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齊魯書社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7

齊魯書社

菩薩戒本持犯要記一卷（天津刻經處本）

唐新羅釋元曉撰曉所著述名稱可考者凡五十部九十四卷現存金剛三昧經論等十六部二十二卷今均著錄此記初有略序後開三門一輕重門二淺深門三明究竟持犯門初門有二先總判輕重後別顯互別[illegible]違犯戒本釋違犯中是染非染輕中上品之義因就四重戒中初自讚毀他戒廣示其相第二明持犯淺深相中亦就初戒以顯約四句而判福罪第三明究竟持犯者謂戒任衆緣而無自相罪相人相亦然永忘三輪不墮二邊方成具足戒度因釋梵網戒本戒光從口出有緣非無心乃至菩薩之根本一段文義結頌七言偈二章大正新修大藏經所載此記乃依日本宗教大學藏承應三年刊本編入卷末有寛元二年寛永十六年題記即宋淳祐四年及明崇禎十二年刻時當清順治十一年天津刻經處據以重刻題記未錄考高麗義天錄云十重戒序附而今本無之豈佚之耶抑即指文末釋梵網戒光從口出一節文耶

大乘六情懺悔一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新羅釋元曉撰曉所著述名稱可考者凡五十部九十四卷現存金剛三昧經論等十六部二十二卷今均著錄此文乃依日本京都寶菩提院鎌倉時代寫收編入藏文纔千言意極精到初普為六道無邊衆生歸命十方無量諸佛約華嚴編攝義總讚佛寶次約無生懺悔根本無明謂蓮華藏界盧舍那佛放無邊光轉大法輪菩薩大衆徧滿虛空而今我等不見不聞無明顛倒妄作外塵執我我所造種種業當於佛前發菩提心誠心懺悔深生慚愧作是悔時思惟實相能悔所悔皆不可得當於何處得有悔法後約如夢懺悔六情放逸謂妄想顛倒計我我所内立六情依而生識外作六塵執為實有不知皆是自心所作如幻如夢夫普賢觀經云懺悔六情根是故六情即眼等六根從所懺從末罪業立稱故名大乘六情懺悔實即修華嚴教者依普賢行願懺悔業障之要文也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一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新羅釋元曉撰。曉所著述名稱可考者凡五十部九十四卷現存金剛三昧經論等十六部二十二卷今均著錄於中四部殘闕不完此疏其一也原疏凡十卷見於日本圓超之華嚴宗章疏及東域傳燈目錄高麗義天錄唐釋法藏華嚴探玄記卷第一中明立教差別略敘十家第七云新羅元曉法師造此經疏亦立四教一三乘別教二三乘通教三一乘分教四一乘滿教是此疏初本即西傳入唐義天錄注云本是八卷今闕第五卷并宗要均作十卷是全疏宋時猶存海東義天猶及見之也。今所存但卷第三之中段乃日本寬文十年寫本即清康熙九年釋晉譯華嚴經光明覺品竟初釋品名以顯來意次科文釋義以品初所列十方佛名菩薩名配釋品中十重說偈讚佛蓋用智儼華嚴搜玄記意而科文不同耳華嚴宗章疏中尚有元曉述華嚴綱目一卷今亦不傳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梵網經菩薩戒本私記一卷（續藏經本）　唐新羅釋元曉撰。曉所著述名稱可考者凡五十部九十四卷現存金剛三昧經論等十六部二十二卷今均著錄考高麗義天錄但有梵網經疏二卷略疏一卷為元曉述而無私記之名東域傳燈目錄有梵網經疏二卷宗要一卷注云元曉亦無私記之名然則私記即是梵網經疏之別稱今考其文亦是釋姚秦鳩摩羅什譯梵網經之下卷原本二卷今但存卷上而已釋至十重戒竟初開兩門一釋題名字二入文解釋科文大要從我今盧舍那已下乃至第一清淨者為發起序從佛告諸佛子已下至現在諸菩薩今學為正說分從佛子諦聽已下訖經末為勸持分釋十重戒中每戒末皆約四句罪福以明持犯。實此疏精要處也。

菩薩瓔珞本業經疏一卷 精藏鈔本 唐新羅釋元曉撰

曉所撰述名稱可考者凡五十部九十四卷現存金剛三昧經論等十六部二十二卷今均著錄於中四部殘闕此其一也此疏釋姚秦竺佛念譯菩薩瓔珞本業經乃大乘律部所攝為佛重遊道場樹下放四十二光集一切衆說賢聖名字觀行義相即大乘六位行德四十二賢聖故亦與華嚴同部智者大師依此判別圓位次經凡八品二卷疏本亦然東域傳燈目錄作二卷高麗義天錄作三卷今乃二卷本而佚其上卷疏自釋賢聖學觀品第三第九地入法際智觀文始以訖經末今考其科文大略初集衆品為序分中間六品為正宗分末集散品為流通分正宗之中有二第一如來為說有五品第二大衆受學有一品前中又二初廣開門有四品後略攝門有一品廣開門內賢聖名字品賢聖學觀品釋義品正明六入佛母一品明六入境略攝門即因果一品也疏中多斷仁王般若經意兼引華嚴瑜伽為證夫曉公學說所宗於華嚴經外以金剛三昧經瓔珞本業經大乘起信論為主四者皆有疏釋而華嚴疏及此疏皆殘闕惜哉

中邊分別論疏一卷 精藏鈔本 唐新羅釋元曉撰

曉所撰述名稱可考者凡五十部九十四卷現存金剛三昧經論等十六部二十二卷今均著錄於中四部殘缺此其一也此疏釋陳真諦譯中邊分別論乃瑜伽師十支論中之第六雖解彰中論也論本七品二卷唐玄奘三藏重譯名辯中邊論唐人疏記釋新譯者多凡六七家今唯存窺基之作釋舊譯者少除真諦自撰疏三卷外唯見此疏真諦之疏今不傳此疏原本四卷見東域傳燈目錄及高麗義天錄今唯存第三一卷耳釋對治修住品第四修住品第五得果品第六之文釋對治品初先以六門明三十七菩提分義然後消文一列名二釋義三出體性四顯明位地五明次第六辯諸門謂七科皆有所緣自體助伴修習修果五門蓋出於雜集論又引俱舍智度瑜伽之說以示大小性相同異之辨文極詳明釋得果品先以三門明五果義然後消文一列名字二明體相三對因分別引瑜伽論文以對辯疏中廣述同異而無所取捨不偏不執隨彼所宗而解釋之此曉公作疏之風度也

遊心安樂道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舊題唐新羅釋元曉撰曉所著述知名者凡五十部九十四卷現存金剛三昧經論等十六部二十二卷今均著錄安樂者極樂之異名此書名遊心安樂道者以卷端云遊心安樂略開七門初述教起宗致二定彼土所在三明疑惑患難四顯往生因緣五出往生品數六論往生難易七作疑復除疑文中牒無量壽經處恒云此無量壽經或云此經或云下文蓋即是無量壽經玄義曉師別有無量壽經宗要一卷較此文約少三分之一此中前四門之文大半皆錄自宗要初述教起宗致前半即宗要中述教大

意之文後半明如來勸意為攝中下根錄極樂有四緣不退義第二定彼土所在明四種淨土差降即宗要第二簡宗致中明果德之淨不淨門之文及第三約人分別中約三聚衆生分別文之一節第三明疑惑患難即宗要第三約人分別中就四疑衆生分別之文後明生彼胎化優劣為宗要所無第四顯往生因緣即宗要第二簡宗致中明因行文又引大寶積經發勝志樂會十心及往生論五行為宗要第五往生因緣出往生品數初引觀經九品往生文次引二釋一謂同是十信菩薩約進退善惡昇降而分九品一謂發心與否大小乘行淺深生死罪輕重而分九品又依起信論別判九品分齊次引無量壽經說三品文謂菩薩二乘凡夫往生自有上中下以凡夫是正生聖人是兼生謗大乘人二乘愚法學人不生菩薩不願生不生一乘無學不問愚不愚皆得往生第六往生難易先明兜率與極樂之優劣略明十四異後述兜率極樂往生難易有七種差別總明難易一任因緣第七解妨除難初會攝論別時義次會往生論二乘女人根缺不生義次明觀經十念往生義及彌勒問經非凡夫念不雜結使念義後述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灌頂光明真言以勸持

誦夫書中所引大寶積經及不空羂索經皆菩提流志所譯一成於先天年中一成於景龍三年曉公生於新羅真平王九年即隋義寧元年其時已九十餘年迨經成東傳當過百歲曉公應不及見之疑太賢之輩抄集曉公無量壽宗要及迦才淨土論等而成又元時日本有僧名元曉卒於順帝至正二十二年豈彼所集因致誤耶

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論纂釋三卷 繡藏經本

唐釋窺基撰

基所撰述存於今者說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今均著錄金剛般若經論西土自有多家。未土所傳實有四種初無著菩薩造隋達磨笈多譯有三卷。五七句義分別此經二無著菩薩頌世親菩薩釋論元魏菩提流支譯有三卷。五二十七疑三金剛仙菩薩造元魏菩提流支譯有十卷。五十二住窺基所爲疑偈四功德施菩薩造地婆訶羅譯有二卷今此纂釋即是合解無著世親二家之論每章皆先解隋譯無著論後據魏譯親論比量考釋至於經文異同則秦之羅什魏之流支陳之真諦隋之笈多唐之玄奘五家譯本無不對證是故此釋又名會釋五經二論也。科文有三分初歎所師敘標作意即論前頌次科宗義正釋經文即論本文後歎悉深法成隱滅即論後偈正文中分二初明七句中正述之宏綱二重解經文釋玄宗之巨要明七句中釋第一句種不斷［種種不斷……］廣解餘六句義解正宗中分種姓不斷發起行相行所住處三科行所住處中又立信行地淨心地如來地三段論末歎悉深法成隱滅偈末釋文中所牒指奘公諸譯則有大般若瑜伽對法莊嚴辯中邊諸經論於基公撰述則有唯識疏樞要義林無垢稱疏等卷下釋佛地文引日照三藏所譯與證大乘功德經日照於儀鳳初至於時復禮圓測靈辯等皆在彼譯場綴文筆受與證大乘經譯於永隆元年而基公卒於永淳元年冬然則此釋其基公最後之作而爲學習此經者於嘉祥紀國至相三家之外所必須受持研通者也

百法明門論解一卷（見陵經處本） 唐釋窺基撰元普泰增修

基所撰述存於今者說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今均著錄法相宗法基公堪稱獨步其所著作古稱百部南宋以後中土盡佚今皆得於東瀛續藏而唯此註中土舊存收入大藏流傳至今論為世親菩薩作於法相宗十支論中為略陳名數論乃就瑜伽師地論本地分中六百六十差別法提綱挈領略錄百法以明唯識端的唐玄奘於貞觀二十二年冬譯玄忠筆受解中先釋題目及論主然後解文卷端無序王亦不以諸門分別釋色法文大致用雜集論義釋心所法全用成唯識論文間有增益亦是唯識述記之語雖可信為基公之作然宋高僧傳義忠傳云百法論疏最為要當移解二無我歸後是以擬慈恩之繫由此可知基解較忠疏為廣且二無我之釋在先者之今本實不然文句於諸疏中最為略釋二無我亦在卷末且釋尋思心所中云遁然大師釋有兼正若是基公原作除奘師外不應有大師之稱而此解亦不載於唯識述記釋聲法中云華嚴鈔唯十一種唯識加鑾以成十二更俟參考若是基公原作何以不牒雜集等論而指華嚴鈔耶況唯識論中亦無辨聲法之文

顯揚論中有響之說唯識為基公所筆受不應錯誤要之此解既為普泰重修名雖曰增恐所刪節甚多日本諸家目錄或云玄贊一卷或云述記二卷決非如今本之單簡也

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述記十六卷 續藏經本

唐釋窺基撰。

基所撰述存於今者，說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今均著錄。法相宗典有六經十一論。六經者，華嚴、楞伽、密嚴、解深密、阿毘達磨、如來出現莊嚴也。後二經未來東土。唐元測解深密經疏云，阿毘達磨大乘經中說十種殊勝，初二是境，次六是行，後二是果。無著菩薩集阿毘達磨經所有宗要，括諸法門，而造大乘阿毘達磨集論。體裁八品，系蘊處界，獨宗法相，多本舊義。於十支論中為分別名數論，又名廣陳體義論。西土釋者衆多，覺師子、最勝子二家為最。安慧菩薩為十大論師之一，論釋雜揉，故加雜稱。此論既直示正義，不設別破，所以述記亦略述外，獨顯於內。每一法相，多門簡別，博貫羣宗，海通諸法，簡明博大，而無紛紜綜錯之繁。初以六門解釋：一教起所因，二論與所為，三彰體性，四顯宗旨，五釋題目，六解本文。但此記中土久佚，東瀛傳本舊作十卷。前四卷半中標論文起止，記文底一格；後五卷半不復標論文。卷十末有日僧跋，謂斯疏第五已降，文句繁亂，且有非疏主手筆者。又云是延應二年所寫，即宋理宗嘉熙四年。是此疏古寫本乃就兩種傳本會合而成。或者此記為基公刪治未竣之稿，所以前半部分段系疏，尋章得義，條理明暢；而後半部或篇終洋灑，環列多義，或句段枯落，文解缺畧也。近人有就續藏本分劃割裂，移徙前後，會入論文而重刻者，既失寫本之舊觀，更苦文句之錯亂，甚無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辯中邊論述記六卷（支那內學院本）　唐釋窺基撰基所撰述今現存者說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今均著錄此論乃無著菩薩頌世親菩薩釋為十支論中之雜辯彰中論東土凡有二譯初陳真諦譯中邊分別論二卷次為唐玄奘於龍朔元年譯即今所釋論是也時窺基筆受論凡一百一十二頌七品一相品二障品三真實品四修對治品五修分位品六得果品七無上乘品今此述記文甚簡要不廣敷揚除牒指瑜伽唯識攝論對法顯揚等論未嘗引證其他經論於釋十六空文雖引大般若經而大般若經譯於顯慶五年正月成於龍朔三年此中所引當是大師口授則此記即是窺基於譯場面承玄旨之作故卷端云舊真諦已譯於梁朝文錯義違更譯茲日也西竺安慧護法二家異同各依此論立己宗義是故記中兼述二家一者如辯相中言安慧以為相分根境必是徧計所執皆體是無而護法以為相分根境亦是依他計所執法體非實有非第八相分體是無也二者安慧謂八識皆能起計所執護法謂五八識中無有執也三者安慧謂所取能取二分皆計所執護法謂依二分能取所取起二所執四者辯真實品中安慧謂二取之體遍計所執此二所依識自證分是依他起於此自證起增減見護法謂二取之體依他性攝即於此上起增減見五者釋二取滅安慧謂二取是遍計所執二取所依識自體分是依他起識自體分斷得不生不生是滅假名依他起護法謂斷此二取所得不生不生是擇滅由依他起而得於滅假說為依他起六者辯無上乘品中安慧云無有實體無見相分以亂識體似所能取行相而生不是全無二取相貌由此八識皆能遍計所現山河等皆是所執而依他心無有二取護法謂依他八識有見相分依此之上所執二取實體是無似於妄情二取顯現以似有故不名全無由依依他而能取故所執二取體是無也七者安慧云通七八識皆能現似二取相護法云唯第六七識餘識變似二取即依他性不能現似所執二取故八者安慧云其計所執由能現似亂識自體護法云由能現似亂識二分並似自妄情而顯現彼所取能取相情有故不可說無如空中花亂識現似妄情有故非謂全無其依他起然記中亦有別進新解者如釋二取滅安慧護法並云依他起而記解云意取所依識之自體圓成實性也至於文中處處指摘真諦舊譯之非是其文繁多難可枚

周叔迦

擧所最要者如釋相品虛妄自體舊論云本識生新譯云識生又空異名中舊論多法身一名無上乘品中舊論作十四二邊新譯作十五二邊等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唯識二十論述記四卷（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窺基撰

基所撰述今現存者說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今均著錄唯識二十論者世親菩薩造於法相宗十支論中爲推破邪執論東土有三譯初元魏菩提流支譯名唯識論二陳真諦譯亦名唯識論三唐玄奘於龍朔元年六月一日譯出八日而功畢基公筆受此論理豐文約西域註釋數十餘家根本即有世親弟子瞿波論師此釋東土未傳後有護法菩薩所釋即唐義淨譯成唯識寶生論也基公於譯場隨翻受旨編爲述記初序王竟以三門辨一顯教時機教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攝分齊二明論宗體造論所由三依論所明判文別釋判文中云總有二初正辨本宗破計釋難後結已所造嘆深推佛正辨之中大文有二初立論宗大乘三界唯識無境後釋外所徵廣破異執立宗中有三四兩種科判不同破執中有七即是二十頌意第一有十四頌小乘外道四事難境無却徵實境執二有一頌半釋小乘等以現量證境有返破憶持執三有半頌釋小乘外道以夢例覺時應知境無失四有半頌釋外難二識成決定外境非無失五有半頌釋外難夢覺心無異造行果差失六有二頌釋外難無境殺等無違詰他宗

失七有一頌釋外難不照他心智識不成失總顯此論以正顯唯識廣破外難為宗世間或執境有或執心無或執諸識用別體同或執離心無別心所或執外境體一或執境多或執極微有相為境或執獄卒是實有情或執獄卒是業生大種或執獄卒是熏習所起記中廣顯如是種種異部邪執申明唯識如理也

瑜伽師地論略纂三十四卷金陵刻經處本

瑜伽師地論抄唐釋窺基撰基所撰述今現存者說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今均著錄瑜伽師地論者亦名十七地論彌勒菩薩說為法相宗之根本論凡有五分謂本地分攝決擇分攝釋分攝異門分攝事分初二分中各有十七地唐玄奘譯為一百卷於貞觀二十一年創始至二十二年畢功論末有許敬宗序北涼曇無讖譯菩薩地持經即此論本地分中之菩薩地陳真諦譯決定藏論即此論之決擇分初又嘗譯十七地論五卷而輟今復佚本基公此纂釋本地分及攝決擇分之前十二地而止餘五地及後三分未釋本地分中聲聞地內論第二十三三十一三十二卷未有釋日本諸家目錄皆同作十六卷自是基公撰述未完非緣散失也註前有七言偈七章次以六門料簡一敘所為二彰所因三明宗緒四顯藏攝五解題目六釋本文文中牒指基公注述有法華疏俱舍抄對法疏唯識疏樞要義林章等是此註之作甚晚其面承奘師玄旨則稱法師云云釋本地分菩薩地中間引隋慧遠師地持經義記之說此外更有景師備師雋師泰師等義惠景師有疏二十卷文備師

有疏十三卷神泰師有疏十卷今并不傳雋師未聞有所撰述此論詳瑒雋師嘗筆受備泰諸師皆證義也

瑜伽師地論劫章頌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窺基撰

基所撰述今現存者說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今均著錄此章凡有七言三十六偈半共一百四十六句集瑜伽師地論中所明劫義以述三千大千世界須彌四洲劫之轉變約可分為二十一門初有四句標成住壞空次第二有廿句約住劫論增減劫三有五句明賢劫過去四佛四有七句明三災五有八句明增劫及慈氏與未來九百九十四佛最後樓至佛六有十句明壞劫欲界次第捨七有十四句明壞劫火災八有四句明空劫九有六句明成劫初梵

天獨建漸有欲界四空十有八句明空輪十一有十二句明水輪十二有七句明地輪十三有九句明天人下生因貪生過十四有五句明成男女情染乃有日月十五有九句明造十惡而生三途十六有四句明修善生三洲及欲天十七有五句總結成劫及示成壞空劫量十八有六句畧明有情壽量十九有三句明小中大三劫量二十有六句明壞劫三災二十一有四句明三僧祇劫成佛也

因明入正理論疏八卷（金陵刻經處本）　此疏古作三卷續藏經本作六卷唐釋窺基撰基所撰述今現存者說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今均著錄明者學也西竺學問有五科曰聲明醫方明工巧明因明內明於中因明論者所以破邪立正與聲明同創於世界肇成之初綱紀粗分而已爰至世親之際軌式稍備而幽致未判陳那菩薩重成規矩作因明正理門論傳之弟子商羯羅主總括量因以成此論玄奘法師西遊異域於北印度迦濕彌羅國從僧伽耶舍受一切有部及因明聲明又於中印度摩揭陁國從戒賢論師重討幽微於貞觀二十一年秋先譯出此論明濬筆受證文且作後序紀證語正字證義監譯諸人名字邁尚昉光等各出撰疏翌年基公始依奘師出家故後序中無基名又宋高僧傳基傳云西明寺測法師於唯識講場賂於閽者潛聽論旨便於西明集僧稱講此論基惝居其後不勝悵怏奘慰之曰測公雖達此疏未達因明遂為講陳那之論基大善三支縱橫破立述義命章前無與比是故此疏最為第一疏前序王既竟以四門分別一敘所因二釋題目三彰妨難四釋本文釋比量相違中述乾封中新羅順憬法師於奘師之真唯識量作決定相違寄請釋答事則此疏成於奘師歿後然此疏宋元之際中土久佚東瀛傳流自能立不成已下諸本文句增減不同考諸慧沼著作之中因明入正理論義纂要乃釋此疏者亦至四相違而止另有續疏一卷始自能立不成迄於論末是基公之疏原缺後章而沼公續之唐世合行如灌頂之續智者維摩疏例東瀛所傳諸本皆就沼續刪沼不同耳若以文字論則以宋藏遺珍中之趙城廣勝寺金藏因明論疏為最正確也

周叔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西方要決釋疑通規一卷（金陵刻經處本） 舊稱西方要決唐釋窺基撰基所撰述今現存者說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今均著錄此書以勸歸淨土啟信教行為宗自唐時流傳東瀛中土久絕凡所會通十四疑端第一會通金剛經色聲求佛行邪道疑第二會通佛藏經心外見佛是魔眷疑第三會通維摩經娑婆有十事善法疑第四會通彌勒問經念佛非凡愚結使疑第五會通最勝妙定經無生道慧為尊勝疑第六會通涅槃經魔能化佛疑第七會通上生經兜率近易疑第八會通無量壽經往生不退疑第九會通彌陀經大善方生疑第十會通淨土論彌陀經女人二乘生不生疑第十一會三階行者五種小疑第十二會通攝大乘論別時義疑第十三會法華經散心稱佛成道疑第十四明念佛作業方軌即長時修恭敬修無間修無餘修也於中前十三啟信後一明行其三階行者乃隋末信行禪師所立謂約時約處約人皆有上中下三階差別教人專修布施不習經教雖屬經禁絕於初唐時仍極盛行玄宗而後始衰日本仁和寺沙門濟暹考正此書成五種疑謂一判往生難易違上生經疏二本覺圓明乖始覺菩提之義三同歸一實語不類此二見通第二疑中三乘真實之旨四判兜率退否與自作疏差異五定來迎有無背上生經文此二見第七會疑中以此等文義違自宗故非是窺基所作而基辨作西方要決真偽造疑及忠良撰往生要集記卷三皆云定是慈恩所作日本諸家目錄同云慈恩造夫古德隨機勸信非有成見因類立言咸當宗旨豈可謂為違自宗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成唯識論掌中樞要八卷（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窺基撰

基所撰述存於今者，說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今均著錄。基公親承玄奘大師之命，翻譯成唯識論，會萃西土十家之釋而成一部，并以聞於師者，著為述記，及樞要、別抄，既同是譯場纂次所聞，故三書互相牒引，無所論於後先。此書初述釋此論有多種不同，第一釋有五門十義分別，第二釋有三門分別，門各四義，第三釋以三門總勸，各開三義，第四釋以門辨釋四種之中，唯述第四，前三種但列綱維而已。若併述記卷第一之五門解釋，是有五種不同也。其次釋五種種姓義、歸敬佛義、斷障得果義、科本頌文多種不同義，皆頗詳盡，自餘但於述記中未盡之理，略加詮解而已。卷一及卷二之前半釋論卷一，卷二後半釋論卷二，卷三釋論卷三四五六，卷四釋論卷七八九十。先詳後略，此基公撰述之通病也。夫玄奘大師，斷為唯識法相肇創之祖，而基公乃守文述作之宗，百部疏鈔之內，對法唯識兩疏相張，斯學為功尤偉。對法抄今不傳，則唯識述記、樞要、別鈔，如是三者，其法相之宗原歟。卷三中云：疏指如樞要者，如十卷中解。是原本依論為十卷，今金陵刻經處本釐為八卷，間或更易

其次第，如卷二初先釋疏中欲貪名取句，後釋起自心相句，正與述記之文相合，而金陵本強以釋起自心相句移在釋欲貪名取句之前，如是顛倒淩亂，凡有四十餘則，殊不知以為知，妄逞心臆，而誣夫人之智，害莫甚焉。

成唯識論別抄四卷（續藏經本）　唐釋窺基撰

基所撰述存於今者，就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今均著錄。基公於承命隸譯成唯識論之際，纂集所聞，成為述記，廣申義理，述為樞要，問答猶蓋，記為別抄。諸家目錄或云五卷，或云三卷。今續藏經本題云卷一、卷五、卷九、卷十，是原作十卷而佚其六，為文將三百條，前二十餘條，一律解釋，文多翔實。其下全是問答，豐約相間，既是師資論難之言，所以往往因文勢便利，旁生枝末，繳難決擇，未可泥於述記次第先後。今金陵刻經處本以此四卷重釐定為六卷，使人不

復知原文之殘佚，又以抄卷一當論卷一，以抄卷五九十當論卷八九十，然則抄卷二三四應當論卷二至七，無乃太略，而抄卷六七八又應何所釋耶？知況割裂原文，前後倒置，以期強合於述記，尤為謬妄。如卷一中釋變礙為色義已，因問薩婆多宗五根極微安布相，然後方論二種色及有對義。金陵本強以問薩婆多宗五根極微安布相文置於有對義後，又如問大乘造色具幾因，問別解脫無表何大所造，問大乘極微有方分不，問大乘立幾因果，問論一剎那聲無詮表故依何有法，問答別釋無表諸義，金陵本強移問別解脫無表

在別釋無表後，又移大乘立幾因果在抄卷一末，而以釋薩婆多憶本所作中瞿波論師頌文置於問大乘造色、大乘極微之間。如是等類，難以枚舉，斷穿鑿以散花，碎彩錦而結縷，其勞甚勤，其識亦太愚矣。膠柱而鼓瑟，刻舟以求劍，奚足以言道耶。

成唯識論料簡四卷（金陵刻經處本）亦名成唯識論開發古作
二卷。唐釋窺基撰。基所撰述存於今者。說無垢稱經疏等經
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十一卷。今均著錄。此書乃就基師
大乘法苑義林章之總料簡章。引申而弘充之。較之總料簡
章約增一倍有半。處處多用總料簡章之文。凡有十門分別。
一教起所因。二漸頓時分。即簡料章之二時利差別門。但省
去述今文中[illegible]略示教一科。三輪差別。四義盡不同。此二
即總料簡章之第一教益有殊門。五所被情機。總料簡章無
此科。成唯識論述記曾略言之。六所明宗旨。即總料簡章之
第三詮宗各異門。其中頗小乘義。多述基師宗輪論述記之
文而加詳。七彰其體性。即總料簡章之第四體性不同門。八
顯其所依。乃發明樞要初三門總勤中教歸所在之義。九辨
教得名。第十判釋文義。皆無文。第九云如別抄說。別抄之名。
凡有數解。一窺基述記以樞要為別抄。二今世傳本有唯識
別抄。皆無釋名之文。此別抄者。殆指義林章中之唯識章歟。
第十云至文當知。可證此書乃唯識論疏之玄義。今考其文。
立義時有與料簡章及基師餘作差違之處。如總料簡詮宗
之中。以性宗為遣宗。以相宗為中主。體之中。以性宗為遣體。
以相宗為中道。而今書於性相無遣中之分。彰體中以十門
廣分別。為基師餘作所未嘗道。雖然。文中多牒樞要義林
章等。又於真諦舊譯多所指摘。所引華嚴皆是晉譯經文。設
非基師所作。亦是同時之人所撰。文中所叙西方諸師異義。
自非親承玄奘大師者不能辨。或曰。文中曾引密嚴經。為永
隆永淳間地婆訶羅所譯。可知此書是基師晚年最後之作。
所以與壯年見解不盡相同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成唯識論述記六十卷（金陵刻經處本） 唐辯窺基撰

基所撰述存於今者說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今均著錄成唯識論者釋世親菩薩所造唯識三十頌者也唯識三十頌於法相十支論中為高建法幢論西土十大論師各為別釋護法菩薩年二十九於菩提場撰註付戒一家之言以待玄鑒居士居士傳之玄奘奘來歸於顯慶四年冬創譯此論十釋別翻昉尚光基四人同受潤色執筆檢文纂義數朝之藏因基公固請錯綜羣言糅定一本奘師乃理遣昉賢獨委基公是故此論雖從本出五天然彼無此糅

釋基公隨翻受旨撰錄所聞成為述記學相宗者奉為準繩亦慧沼命家唯一要籍也記前序王勇以五門解釋一辨教時機二明論宗體三藏乘所攝四說教年主五判釋本文辨教時機中有二初辨說教時會略說三時教之義類年月後辨教所被機略明五種姓明論宗體中先明論宗後彰論體藏乘所攝中先藏所攝後乘所攝興年主中一教興年二教興主略明唯識一宗之源流判釋本文中先判後釋判為三分一宗前歸敬分二依教廣成分三釋結施願分釋中約可分為十段初段釋歸敬及緣起次段釋破外小我法二執依因立量以顯正義闡明立破最為詳盡三段釋第八識有十門其中要義如種子之新熏本有轉識賴耶互為因緣種子六義所熏能熏義識四分義二障義伏斷中異名義四段釋第七識有十門其中要義如所依義諸遍縁義五段釋第六識其中要義如五十一心法所義王所一異義五位無心義六段釋所變其中要義如九難義七段釋四緣其中要義如十五依處義緣生分別義三業義三熏習義八段釋有支別以十門附文解釋又詳解二種生死義九段釋三性十段釋五位所論如見道位之六現觀修習位之十地十勝行十重

障二障伏斷四道十真如六轉依四涅槃四智究竟位之三身如藏一一內外多宗無不詳敘紛紜錯閒博大淵深誠總持之囿苑義法之藪林也古作二十卷處十卷今本會入論文釐定為六十卷云。

大乘法苑義林章十四卷（續藏經本）

唐釋窺基撰。基所撰述存於今者，凡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今均著録。此章乃基師纂次所聞，披示法相，分别宗義，凡有二十九章，曰總料簡章、五心章、唯識章、諸乘章、諸藏章、十二分章、斷障章、二諦章、大種色章、五根章、表無表章、歸敬章、四食章、六十二見章、八解脱章、二執章、二十七賢聖章、三科章、極微章、勝定色章、十因章、五果章、法處色章、三寶章、破魔羅章、三慧章、三輪章、三身章、淨土章，每章各有多門分别。第八卷缺佚不完，故二執章後五門散失無文。此章在基公著作之中撰述最為先完成，最為後所以瑜伽纂唯識樞要等疏中於五心、唯識、歸敬、六十二見、五果等義，皆云如别章，即指此義林章也。或先述章文，撮其要略，以入疏記；或於疏記廣分别已，然後録其大字，編入章中。如淨土章全出說無垢稱經疏，又或疏章互相詳略，如八解脱章、瑜伽略纂中亦以十門分别，而列名、釋名、辨相三門，如此章大異，餘七門則全同。惜今世傳本復非全書。基公所撰疏鈔標指此章者，尚有法輪章、遊品章、五濁章、念佛三學地章等，而今本無此諸章也。夫法相條理，扶疏滲漓，若不會通違異，則滯於一隅，一法不融，諸法不通。今得此章闡幽剖頤，博大精明，大乘教門攝持靡遺，中道妙理周備無極。若能熟習而淹貫之，法相門經了然於心，汎教海而入法藏，又何難焉。

異部宗輪論述記三卷（支那內學院本）唐釋窺基撰基所撰述今現存者說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今均著錄此論乃佛涅槃後四百餘年一切有部世友菩薩所作述小乘分成二十異部之參差東土凡有三譯初為三秦失譯名十八部論二為陳真諦譯名部執異論三為唐玄奘於龍翔二年譯即此記所釋是也真諦曾有部執異論疏十卷文極繁廣盛行當世舊新二譯既多別異基公隨翻受旨故稱述記真諦之疏自是失傳今種散見唐人疏記所引而已論中前有五頌述造論因緣次長行中先顯已傳

聞次明本教主三敘部興年代四述因諍分部五廣陳部執然文前五頌及第五段或云世友所作或云後人所加基公以為前後並是世友自作記文但詳大旨釋其本文與舊同者但則陳梗概與舊異者則反覆盡言焉又窺基大師唯識料簡中曾述小乘部執牒此論第五段文而解釋之與述記文互有詳略間有多處可以補述記文義之未周備其所引申亦皆精要凡留此論者不可不參考焉

諸經要集二十卷（金陵刻經處本）唐釋道世撰世所撰法苑珠林一百卷已收入四庫全書釋家類世俗姓韓氏其先伊闕人因官移居京兆年十二出家於青龍寺與釋道宣同學於智首律師道宣大唐內典錄稱其律學有聲纂重前良緝為稱業有疏鈔注解眾經云云事蹟具詳宋高僧傳本傳此集即法苑珠林之初稿作於顯慶年中前有道世自序云讀一切經隨情逐要人堪行者善惡業報條出一千述篇三十各篇之中又分為諸緣或多或少皆首為述意緣如史傳之序然後纂集經論故實凡為緣一百八十有五莫不序次教法

修行儀軌罪福果報等諸經要義各以類統因述勸誡學覺之人就門隨部檢括所知如提綱焉如纂領焉誠可以探卷而得摩尼拔文而飲甘露矣迨後十年之間增為百篇每篇又增附以中土感應徵緣並更名為法苑珠林所以諸家目錄及宋僧傳皆但載法苑珠林而不及此[illegible]然此書自唐時即入藏流通法苑珠林至南宋之末始編入大藏唐李儼敘法苑珠林稱其褰文圃之菁華緝文義之㵼蔚殆非過譽焉況其所錄間有今世佚經則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沒乎付梁寶唱經律異相之後道世之作最為嚴整所以集陳諸家叡

繹之書皆佚不復傳法苑珠林卷帙繁多此集精粹簡要觀覽尤便故得並存不廢迥非後人大藏一覽法海觀瀾等書所可比擬也

毗尼討要六卷天津刻經處本

唐釋道世撰世所撰法苑珠林已收入四庫全書釋家類又諸經要集今已著錄事蹟具詳宋高僧傳本傳大世公與終南山釋道宣同出於智首律師之門又被召同住西明寺首師之法由宣祖而大盛世公季數之功顧亦匪細自法苑珠林風行千載師遂以此著稱其弘律之作皆佚不傳有宋律宗撰述未嘗一涉師名宋高僧傳列諸義解不入明律篇中今此書乃得之東瀛彼方傳本題云釋玄惲蓋當時避唐太宗廟諱故以字行續藏經中又誤標宋代原作三卷各分本末案大唐內典錄載惲師所撰

八部之中有四分律僧尼討要略五卷而宋僧傳所載十部之中有四分律討要五卷當即指此書全書凡四十章前三十五章通戒僧尼下有五章偏局尼眾每章之中各有多門分別題下原注正釋四分旁通諸部卷端有道世自序稱以四分為宗用諸部補闕與道宣之刪繁補闕行事鈔同一旨趣所標行相亦與道宣相合識足以提綱挈領互相輝映而受善護戒章尤足補行事鈔之闕文字雖較行事鈔為簡絜而條理明晰殆有過之原書題曰長安弘法寺沙門釋道世撰弘法寺乃武德三年正平公李安道所造曾延釋靜琳居

之琳乃躬請智首律師敷宏四分一舉十遍世公之智律當貫基於此而關慶中世公奉詔入慈恩故畫此作當在武德貞觀之間爾

俱舍論法宗原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普光撰光未詳何許人

爲玄奘法師弟子事蹟具詳宋高僧傳本傳奘師譯經二十年間總出大小乘經律論一千三百餘卷十分七八是光筆受而俱舍一論獨承奘師密授多是西印護婆多師口義光因著疏解判爲此卷乃總釋一切有部七十五法宗原也文中先標後釋標有二門初略立五科謂色法心法心所有法心不相應行法無爲法次詳釵法數謂色有十一法心有一法心所有四十六法心不相應行有十四法無爲有三法總爲七十五法爲諸法體焉釋中亦有二門初略標釋即次第解釋七十五法名相後諸門分別先示蘊處界三科攝七十五法義然後廣以百門分別謂二門分別有十七種三門分別有二十種四門分別有二十二種五門分別有十五種六門分別有五種七門分別有五種八門分別有五種九門分別有五種十門分別有六種所有一切苦集滅道四諦中名相悉依增一之次第隨名詮解略示方隅名數既陳體義備舉可謂俱舍之秘鍵有部之明燈夫西竺小乘二十部愚判爲宗俱舍論乃兼一切有部及經量部一切有部當於法有我無宗謂我體爲無而三世實有法體恆有經量部當於

現通假實宗謂現在通於有體無體俱舍論既契二部之綱維攝婆沙之精粹義理廣博如海無涯得此篇者則囊括俱舍法義而無遺如浮海之艤筏登山之階梯矣

阿毘達磨俱舍論記一百卷（支那內學院本）　唐釋普光撰

光所著俱舍論法宗原今已著錄俱舍論者世親菩薩所造阿毘此云對達磨此云法俱舍此云藏謂對法藏論以無漏慧對向涅槃對觀四諦諸勝義言攝於此論也昔佛滅度後九百年中世親初學一切有部後學經量部知經部義勝於有部乃變名潛入迦濕彌羅國四年之間每以經部義詰難有部歲因於解擇及歸國取有部毘婆沙二百卷約其綱要造俱舍日講一偈積六百頌送於迦濕彌羅國彼衆以象迎入謂世親責弘我宗悟入尊者積竟乃曰頌中每表不信是誠毀我宗也彼衆乃發使請世親更造長行果如悟入所說、即今俱舍論是也未久之間世親因無著勸誘捨小向大廣弘法相悟入弟子衆賢論師乃定有部宗義成二萬五千頌破斥俱舍初名雹以示世親世親為更名順正理論不復徵難西土聞來二家論師互相彈破不遺餘力中土所傳安慧糅治雜集論中亦於俱舍多所申救陳天嘉三年真諦三藏於廣譯出此論又義疏五十三卷兩三年間嘗重治定然而論文仍多隱晦如現法非得衆非衆因等時賢莫能辨玄奘法師於永徽二年重譯三載方竣元瑜筆受窺基神泰法寶普光

各為疏記詮釋之次間引俱舍師說破順正理而光記詮次舊聞冶為一爐堪稱義府舊本作十五卷各有本末今會入論文分為百卷論凡九品初界品明諸法體次根品明諸用此二總明有漏無漏三世品明果四業品明因五隨眠品明緣此三別明有漏六賢聖品明果七智品明因八定品明緣此三別明無漏九破我品明無我理無別正頌聚經中伽陀而已是故此論乃結小啟大之樞機而光記則開壅通塞之利器也

大乘百法明門論本事分中略錄名數疏二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普光撰光所撰俱舍論法宗原及俱舍論疏已著錄此疏乃釋世親之百法明門論先以三門分別一明造論意二釋題目三隨文解依文略釋諸法名相於各章末又各以多門料簡心法中以五門料簡觸緣境四緣四界重數三性也心所有法中以五門料簡謂諸論假實四界三性廢立也心不相應行中以三門料簡謂諸論妨難假相也取瑜伽顯獨百蘊雜集以證間敘西土諸師異釋當是面承於奘師者也夫百法論者開空有二門前明世諦百法有體以遣空執後明真諦人法二空以除有見論既翻於貞觀二十二年疏中所引諸論皆奘師貞觀二十二年以前所譯至於後出中邊唯識成業等論未嘗道及可知此疏乃當時譯場纂集聽聞之作於諸家鈔記之中最為本源者也匪特為此論之發明抑亦可以絜攝論之綱維攝唯識之要義觀心入道胚胎於斯矣又題目中餘家皆云本地分此疏獨攝本事分雖曰細事不可不識也

觀無量壽佛經四帖疏四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善導撰導之事蹟見於唐道宣續高僧傳附於遺身篇會通傳後但云山僧善導行至西河遇道綽唯行念佛彌陀淨業既入京師廣行此法寫彌陀經數萬卷時在光明寺說法未詳何許人瑞應傳云姓朱泗州人新修往生傳所述最詳然有兩善導傳一云不悉何許人見西河綽禪師淨土九品道場於是篤勤寫彌陀經十餘萬卷畫淨土變三百餘堵或問導念佛之善生淨土耶對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導謂人曰此身可厭乃登寺前柳樹西向發願投身自絕高宗賜寺額為光明又一傳云臨淄人投密州明勝法師出家悅節西方欣遠師勝蹤遂往廬山後遁迹終南及至綽禪師所從而問津永隆二年卒春秋六十九但考光明寺乃隋文所立因釋曇延蠟燭自燃故名所以宣師續僧傳云時在光明寺說法非高宗所賜額投身之事據續僧傳乃有人告導念佛定生淨土否導曰定生其人出光明寺上樹西望投身遂死非導自投是故新修往生傳中兩傳實是一人以有投身之誤遂不得不分載之耳龍舒淨土文等合此二傳而仍投身之說殊為非是此疏名四帖疏者初卷為玄義分卷第二為序分義釋經初至韋提希白佛云何當見極樂世界卷第三為定善義釋前十三觀卷第四為散善義釋後三觀即九品往生觀也玄義分初有歸三寶偈次以七門料簡一標序題二釋名三辨宗旨不同教之大小四翻說人差別五料簡定散二善六和合經論問答釋疑七料簡韋提希得益分齊五六二科又各開六門序分開二但以如是我聞一句為證信序一時以下悉為發起序開為七緣十六觀文為正宗分餘文開為得益流通二分疏文不尚玄妙唯在真實多約事相發揮所以普利庸俗要義在令人一心持名莫修雜業恐中下人以業雜故心難歸一故示專修上品上生章中發揮定善二善優劣及令生堅固真信雖釋迦諸佛現身令其捨此淨土修餘法門亦不稍移其志可謂淨業行人之司南矣疏末附述撰疏時之感通以徵信也

周叔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轉經行道願往生淨土法事讚二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善導撰。善導所著觀無量壽佛經四帖疏，今已著錄。此讚乃通俗集會行道之法。卷端自序，略明道場法則。第一召請，凡總召請梵偈一、召請佛寶文一、讚一、召請法寶文一、讚三、召請舍利聖衆讚七、召請觀音讚一、召請香華供養文一。第二行道散華，凡行梵偈一、讚五。第三懺悔文二，文中引地獄經文。第四轉經，即姚秦羅什譯阿彌陀經也。凡分為十七章，每章後有讚，句多寡不等，共三十一首。第五懺悔，凡文八章，懺十惡業，而意業共一章，故但有八。第六回向，凡讚三章。第七歎華梵偈二。第八歎佛呪願文一。第九唱七禮敬。卷末有送經龍宮西方等文一行，最鄙陋，當是後人妄加。讚中所謂梵偈者，每句竟下座和云願往生，或云無量樂。偈或七言或五言。讚者高座下座互接各唱一章，文多七言，句多寡不定。夫六朝梵唄，今絕不傳，所存者只樂府詩集中王融法樂十二章而已。今由此讚猶可知初唐道場儀式。燉煌經卷中有唐時俗講變文多卷，又圭峯有圓覺經懺儀，大致與此相同，而儀式繁重。善導生隋唐之際，其風近古，文亦雅馴，聲辯才傳，洵足稱之。梁唐高僧傳皆有唱導聲德之科，讀此讚庶可髣髴其鞺鞳鐘鼓吐納宮商之致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往生禮讚偈一卷 成都刻經處本

唐釋善導撰導所著觀經四帖疏法事讚今已著錄此偈原題云勸一切衆生願生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國六時禮讚偈蓋依經論及西竺東土諸賢所造往生禮讚集在一處分作六時以資專修耳卷初先問答安心起行作業之義中述觀經三心淨土論五念之行又勸四種修法復問答專稱西方一佛名字之意次六時禮讚者第一依大阿彌陀經讚彌陀十二光名求願往生十九拜當日沒時禮第二依大經要文以為禮讚二十四拜當初夜禮第三依龍樹菩薩願往生禮讚偈十六拜當中夜禮第四依天親菩薩願往生禮讚偈二十拜當後夜禮第五依彥琮法師願往生禮讚偈二十一拜當晨朝禮第六依十六觀經作二十拜當午時禮懺願之偈在第一章末餘咸第六章末有廣懺之文及十念文卷末問答稱念禮觀利益蓋法事讚為大衆集會道場之儀此偈為一人獨行禮讚之式考國清百錄亦有六時禮拜之儀是大乘行人禮拜懺悔發願六時行道佛有明訓六朝之世僧衆遵行其後各宗隨其志趣自立軌則非獨淨土為然此偈文既平易又復簡要尤適於在家行人之熏修若能屬心剋已依行莫廢誠足以為淨土之資糧也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觀念阿彌陀佛相海三昧功德法門一卷（北京刻經處本）

唐釋善導撰。導所著觀經四帖疏、法事讚、往生禮讚偈均著錄。此卷乃依十六觀經、觀佛三昧海經、般舟三昧經而集。凡有四章：第一依觀經明觀佛三昧法，第二依般舟經明念佛三昧法，第三依經明入道場念佛三昧法，兼明看病人法用。又依無量壽經、十六觀經、小彌陀經、般舟三昧經、灌頂經、淨度三昧經等六經明五種增上緣義：一者滅罪增上緣，二者護念得長命增上緣，三者見佛增上緣，四者攝生增上緣，五者證生增上緣。第四依觀佛三昧經明道場內懺悔發願法。有三問答：先問答不信往生淨土罪報，引十往生經證成；次闡問答信樂修行現生功德，引般舟三昧經證成；後問答除滅罪障方法，引觀佛三昧海經觀佛白毫相懺悔法。末引木槵經記貫木槵子一百八持名功德。淨土宗慧遠創始於東林，實依般舟三昧。自曇鸞、道綽、善導三師相承，皆以觀經為宗。綽師兼用小彌陀經，教人貫木欒子持名稱念。然其傳稱般舟方等歲序常宏，導師入廬乃豁然。功微理深，未有出般舟三昧者。蓋觀經明事觀，般舟明理觀，必也事理無礙，方能定慧均等。則此卷雖廣引諸經，而正以般舟為主，是亦修淨業者所不可廢也。

依觀經等明般舟三昧行道往生讚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善導撰導所著觀經四帖疏法事讚往生禮讚偈觀念法門均已著錄此讚卷端序勸修大意要須三業清淨及釋般舟三昧樂義般舟此云常行三昧此云等持謂九十日夜常行不坐不卧專念西方阿彌陀佛法出般舟三昧經然導師觀念法門云唯坐唯立七日之間不得睡眠此卷亦云七日九十日蓋末法初心行人體力衰弱九十日為期常行不息人所難能則此道場終當廢息故開坐立减齋七日耳讚文為七言凡一千一百二十六句分為三十七章每章句多寡不等

首句皆云般舟三昧樂每句唱竟衆以願往生及無量樂二句更迭為和所述皆觀經彌陀經大意先讚教門利益即玄義分次顯往生淨土莊嚴次述輪迴六道地獄苦果此二即定散義以經云觀音身光中五道衆生一切色相皆於中現而地獄罪報易啟人深省發精進心故特詳申次讚迴願念佛九品往生即是散善義末讚得益及流通後序勸以欣厭此讚迨是修般舟三昧行道之時久行疲極故依觀經指事造形集為讚偈詠以宮商既可以宣唱法理開導衆心復足以鼓舞神志調節勞逸當悟適時拔邪立信此讚有之矣

阿毘達磨俱舍論疏七卷 續藏經本 唐釋神泰撰泰師參預玄奘譯場貞觀二十一年譯因明入正理論嘗為證義事蹟未詳俱舍論為世親菩薩造凡有二譯初陳真諦譯二十二卷次即唐玄奘譯三十卷此疏釋唐譯日本法相宗章疏稱俱舍論疏二十卷九百九十九紙神泰述東域傳燈同今唯存七卷即卷第一二四五六七各釋論卷一二四五六七當界品根品及卷第十七釋論卷二十五當分別賢聖品蓋初詳而後略卷十七末有日本嘉祿二年藏胤題記一行即宋寶慶二年也唐初俱舍疏釋有三大家神泰普光法寶而光

記寶疏中皆引泰說是泰作最在先疏中多引順正理論但牒文句而無會通正理與俱舍同時譯此疏殆即譯場所撰所以祇科文銷義而不及考覈微辨較之光寶之作文字纔及其什之五六耳又多引雜心間及真諦舊義殆皆泰師所素習泰師本是奘公於貞觀十九年初歸時所召證義大德諸解大小乘經論為時輩所推者十二人中之一籍屬蒲州普救寺周隋之際涅槃攝論毘曇成實即大行於蒲坂所以泰疏未必全宗奘師之學然奘師於印度初學俱舍正理於僧稱繼再受於戒賢更三復於但他揭多毱多羼底僧訶多

陳同異，廣定是非，中土舊說又豈能出乎其外耶。

因明正理門論述記三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神泰撰

泰所著俱舍論疏，今已著錄。此記續藏經本但題泰法師撰，金陵刻本題蒲州栖巖寺沙門神泰撰。蒲州今山西永濟縣。栖巖建於北周太祖，為釋曇延立，初名雲居，後改栖巖，事見曇延傳。續高僧傳有蒲州栖巖寺釋道傑、神素傳，皆宏毘曇、成實。素傳云：多陳同異，廣定是非，鄭重校角，開生覺意，則素賢於傑所匠成者。則裕隆、深英泰之徒，此泰豈即神泰歟？泰師於俱舍、因明二疏外，更有攝論疏十卷，觀所緣緣論疏一卷，因明入正理論疏一卷，掌珍論疏二卷，道品章、四善根章、十二緣起章、劫波羅章各一卷，今皆不傳。此疏古作一卷，今佚其半，只至釋喻及似喻之第二偈止。金陵刻本釐為三卷。奘公於西域所得因明論三十六部，所譯出者理門及入正理論二部耳。此論唐人疏釋有文備、窺基、圓測等十餘家，今皆佚失。所存者僅此，半珠雖不若入論諸疏之激河辯而贊微言，懸鏡智而照正理，要亦足以周示綱紀，備陳幽隱矣。

因明入正理論疏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文軌撰

軌師事蹟不詳卷端稱大莊嚴寺沙門文軌撰世故稱莊嚴疏奘師於貞觀二十一年譯因明入正理論商羯羅主菩薩造為陳那菩薩弟子因明者所以考定是非研覈真偽指初學之方隅舉立論之標幟詮辨難之旨歸序析邪之軌式當時造疏者凡有三家神泰靖邁明覺各疏所聞參差其說其後鈔釋浸廣論中明立宗文云此中宗者謂極成有法極成能別差別性故隨自意樂為所立性軌師本改差別性故作差別為性日本善珠鈔中引定賓疏曰軌法師親承三藏譯論云差別為性後有慈恩法師亦云親承三藏論文應云差別性故而窺基疏中深斥軌師謂不悟所由遂改論文況非翻經之侶但是庸受之輩妄率胸襟迴換聖教其後慧沼義斷廣破軌疏於此句文謂是呂才與文軌所改考三藏傳云永徽六年法師以正譯之餘又譯理門論先於弘福寺譯因明論此二論各一卷大明立破方軌現比量門譯寮僧伍競造文疏譯經僧栖玄將其論示尚藥奉御呂才才遂更張衢術指其長短作因明註解立破義圖譯經沙門惠立聞而愍之因致書於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論其利害其事遂寢太常博士柳宣聞其事復乃作歸敬書偈以檄譯經僧衆譯經僧明濬答之以遣述頌言其得失宣得書又激呂奉御因真其事敕遣羣公學士等往慈恩寺請三藏與呂公對定呂公詞屈謝而退焉則當時道俗興諍之烈可以想見又窺疏釋有法差別相違因中云唐興隽法師囑古疏以文披慧沼後記云古疏者軌法師疏當爾之時軌公已後故云古疏窺疏作於乾封以後是軌公之殁當與奘公後先耳又窺疏釋所依不成云時或有釋亦有猶豫所依不成疏即盛行人多信學即指軌疏是軌疏雖與窺基其趣要亦親承有自成一家言未可廢也此疏原作三卷今所存卷上釋至所依不成而止其下佚失考之諸家目錄軌師尚有因明正理門論疏三卷不空羂索經疏一卷廣百譯疏十卷今并不傳云

阿毘達磨俱舍論疏三十卷 續藏經本 唐釋法寶撰

寶為玄奘法師之神足，性靈敏利，六離合釋俱舍宗義，咸以寶為定量，與普光師同若什門之融叡焉。長安中更預義淨譯場，事蹟具詳宋高僧傳。此疏中土久佚，日本寶永元年刊本缺第十二卷，其後明治二十年刊本續藏經本皆然。迨大正六年石山寺開燉煌會得天平年間寫本，適獲所缺卷，始稱完璧。當時曾別刊行，涵芬樓影印續藏經，據以補入。唐人俱舍疏記凡有三家，一神泰，二普光，三法寶。泰疏今殘佚不全，光記、寶疏同為習俱舍之明燈。光記多述舊聞，冶各師於一爐；寶疏間參新義，就小乘以申小，是故光記義頗煩多，涇渭混流，玉石相雜，後學之輩難知所歸。寶疏多採順正理論微言，對會兩家，彌縫其闕。寶應讚揚疏端，初開五門分別：第一初轉法輪時有四義，一定成道日，二定轉法輪日，三述中間事別，四會說不同；第二學行次第；第三教起因緣有五義，一一切教起緣，二三乘起緣，三空有教起緣，四三藏教起緣，五此論教起緣；第四部執先後有二義，一述部分前後，二述執義不同；第五依文解釋，先釋品名，二明次第，三依文解釋其科文大意。此論總有六百七頌，前之三頌是釋頌序，次六百頌是根本頌，即是正宗，後之四頌及破我品釋頌流通。前三後四釋頌時加，非根本頌。疏中往往評破泰、光，雖間有難信者，而寶師之慧解明斷，誠難可及。卷一中以五門釋擇滅：一出體性，二讚得名，三得差別，四證同異，五斷不同。得差別中復有四義：一述正義，二叙異說，三述違理教，四釋通外難。叙異說，玄奘三藏嘗考大小乘諸師異說，以辨白相應所緣二縛義。泰、光等師皆深稟受，寶師獨不信，遵引教立理，更暢別義，深有淵致。光記親敬三藏，言我親教師；寶疏但稱唐三藏，言端所表，親疏可知。宋傳云息慈頭顱於奘之門，有以夫。

周叔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一乘佛性究竟論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法寶撰

寶所著阿毘達磨俱舍論疏三十卷今已著錄此論原作六卷見於東域傳燈目錄今所存者但第三卷耳凡有二章曰一乘顯密章第六佛性同異章第七不過八千餘言前章中先引梁攝論中邊論及法華涅槃意謂來以真如為體一乘為究竟三乘為方便次藉問端作述異引文二門分別釋二種一乘一密意一乘二究竟一乘述異門中一存三破二異二說時前後異三說位不同異四滅別道同異五分同全同異六有會無會異七合三開一異八為人勝劣異九說義不同異引文門中先引解深密顯揚唐攝論等密意一乘經論文後引勝鬘法華涅槃法華論等究竟一乘經論文後章中取梁攝論法界五義以釋佛性所有佛性論善戒經瑜伽地持大般若楞伽勝鬘如來藏華嚴起信涅槃諸經論義皆攝入此五義中次以三義釋性一體義二決定必得義三因中說果義各開理事二門立三種一自性住性二引出性三至究竟果更依涅槃經以出體得名辨相明見四門分別佛性次以問答明無情非佛及定當成佛不許一分衆生不成佛義立義顯與基公學說相違寶師於武后時嘗與復禮法藏同參實叉難陀及義淨譯場則此論殆其晚年之作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解深密經疏三十四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圓測撰測名文雅新羅國王之孫三歲出家十五請業聽論於常辯二師所是與奘公為同學貞觀中度為僧住元法寺奘公譯經被召為西明寺大德後於終南靜志八年復地婆訶羅場萬歲通天元年終於佛授記寺春秋八十四事蹟詳宋高僧傳及宋政和中宋復撰西明寺塔銘其文載在續藏經玄奘三藏師資傳叢書中宋傳稱奘公為慈恩窺基講譯唯識測賂守門者竊得隱聽歸綴義章奘講瑜伽還同前盜集衆先講然新羅太賢古迹記中多載測奘二師問答則盜聽之事未必或有道宣居西明天人致遺而窺基傳稱因基來謁天人遂不得至由此諸端可見當時西明慈恩門户之諍甚烈今測公唯識疏鈔既佚不傳獨幸此疏頗為周詳多述三藏師說兼存真諦舊解凡收四門分別一教興題目二辨經宗體三顯所依為四依文正釋辨經宗體中以五門出體一攝妄歸真門二攝相歸識門三以假從實門四三法定體門五法數出體門又開四門一法數出體二本影有無三集聚顯現四心差別四辨音一異而慧沼著述中盛破五門出體之非其科文大略序品為因緣分後七品為聖教正說分於勝義諦相品明真諦心意識相品明俗諦一切法相品明三性境無自性相品明三無性境此四明所觀境分別瑜伽品明止觀行門地波羅蜜品明十地十度此二辨能觀行如來成所作事品此一顯所得果分別瑜伽品又科為十八門誠為瑜伽行人修道之準繩疏原作十卷而第十卷佚失即第八如來成所作事品疏後半又釋第七地波羅蜜品題下疏文佚失兩門約一紙許疏中博會羣籍廣列異釋堪稱義海惜闕於法數名相多云具如別章豈測公尚有義章之作而今不傳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仁王般若波羅蜜經疏十二卷支那內學院本　唐釋圓測撰

測所著解深密經疏今已著錄仁王經古目列入疑似部中謂或云竺法護譯或云羅什譯不定故今此疏翻譯時代中云隨譯者異乃有三本一竺法護譯名仁王般若二羅什譯名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三真諦譯名仁王般若晉本創初恐不周悉真諦一本隱而不行故今且依秦時一本真諦復有疏六卷今不傳此疏所引本記殆即諦疏疏中凡以四門分別一說經之意及釋題目二辨所詮宗能詮教體三顯教所依所為有情四翻譯時代依文正釋判文大略序品為起教因緣分次有五品名聖教正說分後有二品名依教奉行分正說分觀空品明自利行為護佛果教化品明利他行為護十地行二諦品明二護所依理此三正明內護護國品辨其外護散華品荷恩供養文中並用真諦玄奘二家新舊異義昔奘公西行初至高昌延留夏坐為講斯經是測師所依舊解亦奘公所取也辨教體中云如解深密經第一卷記是此疏之成在後釋護國品三衣什物句引淨三藏說當是義淨三藏淨自西域歸在證聖元年夏而測公卒於翌年秋則此疏為測公晚年最後之作仁王古疏今存三家天台疏多明四教觀心嘉祥疏多明法性測公疏多明法相行者若能淹貫三疏庶乎異能自利利他護持內外也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贊一卷（支那內學院本）　唐釋圓測撰。測所著解深密經疏、仁王經疏，今已著錄。此贊凡以四門分別：一教起因緣，二辨經宗體，三訓釋題目，四判文解釋。判文大略總為三分：初明能觀智，次舍利子下，辨所觀境，後以無所得故下，顯所得果。辨所觀境中有二：初約四句以辨空性，後依六義以顯空相。顯空相中又二：初顯六相，後遣六法，謂遣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十二緣生、四諦、智斷也。釋中四法各以三門分別，釋得果中涅槃義以四門分別，釋菩提義以三門分別，兼以五門釋四智，七門辨三身義。釋照見五蘊皆空句，四句義、六相義，皆清辨護法釋文差別，以顯性相二宗遣法不同，而意不相妨。蓋示會通，昔奘公於那爛陀寺著會宗論，和會性相二宗，言不相違背。初唐唯識家疏記，今存基測二贊，而基贊多抑性揚相，是測贊乃奘學正宗。歎釋觀自在菩薩，以為即是觀世音菩薩，而奘公西行之日，但一心念觀音菩薩，及此經在危獲濟，實所憑焉。經末咒文，基公未解，此贊略出三種詮釋，當亦得諸三藏西土親傳也。

成唯識論疏十卷（支那內學院本）　唐釋圓測撰。測所著解深密經疏、仁王經疏、心經贊，今已著錄。成唯識論舊疏六家，謂圓測、窺基、義寂、玄範、慧觀、普光，而測作最早，所存奘師口義，煥然可觀。所以宋傳稱所著唯識疏鈔，天下分行。惜自慈恩說張，其疏寢廢，以至佚亡。是本乃近人自慧沼、道證、太賢、神昉、智周、如理、忠安、道倫、善珠、常騰、信叡、藏俊、良算，凡震旦、新羅、日本十三家著述之中，蒐錄遺文，循論編次，一家精義，後來據為門戶之諍者，大體粗具。測與窺基雖同稟玄要於奘師，而宗說有異。其後慧沼、智周、道邑、如理，則確宗基說；道證、義寂、憬興、太賢，則朋比測義。考唯識論每引攝論，窺基必同世親，而測公則黨無性。無性系出難陀，陀與護法同為唐十大論師之列。護法之門復有二派分流：調伏光導源於護月，最勝子導源於難陀。基公一派多宗調伏光，測公一支多宗最勝子。是測公所取，皆西土舊義；基公所取，乃西土新說。奘公學唯識於勝軍，學瑜伽於戒賢，學顯宗對法於調伏光，所以奘師並傳諸說，而窺測殊途競秀焉。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疏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靖邁撰

邁梓潼人居簡州福聚寺茲抵京輔奘師譯經召為證義大德瑜伽師地論中菩薩地有餘依地無餘依地凡十六卷及法蘊足論皆邁所綴文事蹟詳宋高僧傳疏所釋經為奘師於貞觀二十三年所譯於心經為第二譯經中照見五蘊皆空句唯窺基幽贊及此疏於蘊下有等字疏前序王竟以四門分別一明始無如是終闕奉行所由以從摩訶般若一會所流二明說般若意為破遍計所執三明教之宗旨以般若實相為宗四分文解釋總分為二先略後廣略中四句為四一明造修之者二明習應之慧三明契證之境四明理圓剋果廣中亦四初約遣執二約證果三廣歎四寄咒遣執中初約蘊處界緣諦五門明所執皆空二約智得明能證亦空證果中二一涅槃二菩提寄咒中咒文無釋疏義皆明相宗因果緣起三性三無性之義初唐心經疏贊今有四家慧淨疏多存鄴下舊解基測二贊及此疏皆親承於奘師基公多約法相有觀申明空相以詮般若邁公多約法相空觀申明空性以詮般若兼之者測公四家之中基贊為最詳而邁疏為最略也考諸家目錄邁公著述甚富更有金剛勝鬘十輪菩薩藏藥師稱讚淨土彌勒成佛十一面等經佛地掌珍因明等論疏記三十餘卷今皆佚亡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古今譯經圖紀四卷（大正新脩大藏經本）　唐釋靖邁撰邁所著心經疏今已著錄開元釋教錄稱大慈恩寺壁畫古今傳譯緇素靖邁於是緝維其事撰成圖紀題之於壁但略費長房錄續述皇朝直述譯經餘無紀而宋傳稱云銓序古今經目譯人名位單譯重翻疑偽等科一皆條理現編於藏今考此紀實祇經目譯人而已並無單譯重翻等科較之費長房歷代三寶錄文字亦不盡同雖多刪節間亦增益此紀既是題壁畫紀故以人為主不若費錄及其他經目之依朝代編次也所紀經目漢晉諸世全依費錄陳隋近代自為損益蓋是倉卒急就亦不能考覈精詳頗多蕪雜如法矩陀羅尼經既見於闍那崛多又重見於達摩笈多是故以之為藻繪圖鑑之資未為不可若欲考證翻經原委譯事因緣則無足取所以智昇續譯經圖紀末云前紀所載依舊錄編中間乖舛未曾刪補若欲題壁請依開元釋教錄除此方撰集外餘為實錄矣此紀所載唐代二人一波羅頗迦羅二玄奘悉載奘師所譯經論七十六部是故此紀乃奘師既歿之後時作也

阿毘達磨俱舍論頌疏二十九卷（續藏經本）　唐釋圓暉撰暉不詳何許人為中大雲寺沙門事蹟略見宋高僧傳本傳此疏乃因禮部侍郎賈曾及聖善寺懷遠之勸請激讚而作卷端有賈曾序卷一初有圓暉自序曾洛陽人事蹟見舊唐書文苑傳睿宗時為諫議大夫知制誥開元初因事貶洋州刺史六年特恩甄叙歷虔鄭諸州刺史入拜光祿卿遷禮部侍郎十五年卒今曾序題云阿毗達磨俱舍論略釋記正議大夫持節諸軍使晉州刺史賈曾撰而圓暉自敘則云公前任禮部侍郎然則此疏當是開元十四五年時作唐釋法盈俱舍論頌疏序記中釋賈曾圓暉序云有人釋疏主十三講此論十七造頌恐非是或云五十以後造疏當以後說為正文以六門啟論端一明論緣起二釋論宗旨三明藏所攝四翻譯不同五略釋品題六廣釋文義蓋是刪削論中旁論問答增以科判採集鈔疏以釋本頌耳於所牒論文難解者則又為解釋注於文下分卷仍依俱舍論之舊以論卷三十破我執品無別本頌故但有二十九卷義旨多依普光記義良以光師親承玄奘三藏密誨受小乘義如安慧師救論主義筆於中難者則非想見惑繫者則得非得章今疏伸達梗

概其於光記如漢之有汜也然所引用有法寶疏中所破決歸錯誤者亦間有自立精義不依光寶者且偶有脫誤錯簡如日本釋源信撰俱舍論頌疏正文所證者說者以為混玉揉石未能純美但自爾兩京及河間江表燕齊楚蜀無不盛行暉疏研者競為抄釋佚者有崇廣金華鈔二十卷常真之鈔八卷存者有慧暉抄六卷道麟記二十九卷云

梵網經菩薩戒本述記四卷 續藏經本 唐釋勝莊撰莊新羅人西崇義寺僧入唐為圓測弟子居薦福寺曾預義淨實叉難陀譯場見宋高僧傳慧沼法寶二傳及宋政和中宋復所撰西明寺測師佛舍利塔銘其餘事蹟未詳莊有雜集論述記十二卷成唯識決三卷今不傳今疏釋姚秦鳩摩羅什譯梵網經下卷初以五門分別一教興題目二辨經宗體三攝教分齊四教所被機五判文解釋辨經宗體中立三宗一隱空顯有宗二隱有顯空宗三遠離二邊宗依解深密經三時法輪義也教體立四門一攝妄歸真門二攝末歸本門三攝假從實門四法數定體門攝教分齊言十二分教如瑜伽鈔會但諸家目錄不載勝莊有瑜伽鈔之作釋文自爾時盧舍那為此大衆始與天台賢首諸疏唯自我今盧舍那方坐蓮華臺偈頌始者多一章釋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句引護法菩薩等云一切有二一一切一切二少分一切及彌勒菩薩建立五種種姓謂此據少分一切而說戒就理佛性而作是說云釋但解法師語盡得受戒句下以四門分別一明受戒法二明捨戒法三明持犯差別四明懺悔法釋重輕戒皆不開章文但科文解義多引瑜伽智論為證兼及餘經約四十部較

義寂疏為詳約可倍增所引經論亦為廣博較之法藏疏猶為簡略三分及二耳文中又引玄應音義於梵竺名字多依大唐三藏新翻是蓋作於高宗末年也疏末有七言回向偈十二句在明人忍慧疑五言頌前而五言頌不解疑此頌乃西土誦戒儀軌後賢所作既非經文所以隋唐古疏皆不解也

梵網經菩薩戒本疏四卷 北京刻經處本　唐新羅釋義寂撰寂為義湘弟子見三國遺事義湘傳寂所撰述有大涅槃經綱目二卷法華經綱目一卷般若理趣分幽贊一卷大般若經綱要一卷觀經綱要一卷彌勒上生經料簡一卷百法論注一卷成唯識論未詳決三卷大乘義林廣章十二卷無量壽經疏三卷涅槃經義記五卷涅槃經云何偈一卷凡十二部三十三卷今均不傳夫菩薩戒本以智者賢首二疏為宗極其後闡賢首者有太賢弘天台者有明曠太賢古迹中於賢首疏外實兼引此疏卷端先料簡料簡之中先明宗趣次辨體相宗趣之中先受後隨受有二初得受後失受得受有四一簡器二簡師三受軌四遣疑隨有三即三聚戒中隨行之相料簡既竟次釋題目然後隨文解釋文從我今盧舍那方坐蓮華臺頌始與賢首疏同科為三分序分有二翻經序結戒序正宗有二重戒輕戒流通有二付囑令持法通餘化釋重戒中一一以五句辨釋一制意釋名二具緣成犯三判業輕重四學處同異五就文解釋輕戒中唯於初戒畧辨五句自下但明制意及釋文耳疏中處處引瑜伽師地論文為證料簡中又引本業經自餘所引經論不過八九種而已釋[illegible]

辛戒中引五辛經，釋二時頭陀戒中引心王經，皆是僞妄不合援證。釋差遣僧受請戒中云差僧六種，舊疏備論。今考乃是勝莊述記中文。又十重中釋慳戒引決定毘尼經，輕戒中五辛文釋興渠名，皆與勝莊疏同。然則義寂之疏作在勝莊之後，蓋因彼記而重述之耳。續藏經本有日本貞享年序跋各一，即清康熙二十六年也。

彌沙塞羯磨本二卷（毘陵刻經處本）　唐釋愛同撰

同俗姓趙氏，天水人。弱齡出家，以律馳譽。止長安大開業寺，講彌沙塞律。遠近承稟。神龍中與文綱等同參義淨譯場，為證義。著五分律疏十卷，今不傳。事蹟見宋高僧傳本傳。昔罽賓法師佛陀什少受業於彌沙塞部。宋景平中届於揚都，以晉沙門法顯於師子國得彌沙塞律梵本，未及翻譯而卒。建業諸僧因請譯出，一載方訖，凡三十卷，稱為五分律，並戒、羯磨各一卷。道宣續高僧傳明律篇論云五分一本，文極鋪要，深可宏通。時運遷移，律戒皆存，羯磨獨闕。同遂於大律中抄出，故亦名為五分羯磨。前有序目，凡開十門：一作法緣起，二諸界結解，三諸戒受捨，四衣藥受淨，五布薩儀軌，六安居法則，七自恣清淨，八受施分文，九懺悔諸犯，十住持雜法，總有一百二十一法。大文悉依廣律，其中難解之處，兼為細註，或申明事理，或畧述因緣，及引十誦、僧祇、四分、善見、薩婆多論以辨異同。然律法東傳，始自曹魏，依四分羯磨集僧說戒，止有戒本，用備朝夕。廣律之翻，啟於二秦，羅什譯十誦於長安，覺賢出僧祇於建業，故關中盛弘十誦，江左專明僧祇，而始受終隨，應難乖闕。所以自元魏孝文以後，舉世通行四分一宗，餘部盡衰。

隋并州法願四部律本皆製義疏亦唯四分一疏傳及唐代五分一部獨唐不傳誠為遺憾愛同今鈔雖亦祇供他宗之參考而其註簡絜明要深足啟心也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註二卷 續藏經本 唐釋智嚴撰卷端題大敬愛寺沙門事蹟東詳宋高僧傳載神龍時有于闐質子尉遲樂捨宅為寺敕額奉恩翌年捨官入道法名智嚴參預譯場後住終南至相寺蘭若修道所譯經四部六卷其本現存皆題至相寺沙門與今撰者寺籍不同且大敬愛寺當在東都應非一人高麗義天錄作楞伽經註七卷智儼述儼為賢首宗二祖亦居至相寺則更誤矣東域傳燈目錄云四卷本有序是此註或作七卷或作四卷今所存者乃七卷本中諸卷之殘文耳凡有七節第一節自經卷一大慧一百八問重頌中之一百一問迦葉拘留孫拘那含是我起訖經如來偈答下中上衆生身各幾微塵止凡三百三十字下脫經文約六千字之註接第二節自經大慧若復外道因相成常不思議起訖經卷二初重頌如來藏云勝自在作心量妄想止所釋經文約四千字第三節有首題凡經題品名卷數撰人皆具是第五卷所釋自經卷三中大慧請問說宗通相起訖聖智中於性自性得緣自覺觀察住離有無事見相止文約三千六百字以下四節既無首尾疑是註卷六七之殘文第四節只十餘行自經卷四初佛告大慧恣所欲問起訖為作耶

為求作耶為事耶止所釋經文四十字下脫經文三十四字之註接第五節自經佛告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起至經如牛角相似所釋經文二百八十五字下脫經文約二千八百字之注接第六節自經世尊偈答觀察有為法非無因有因起至經非無性無生亦非顧諸緣止所釋經文四十八字下脫經文約四千八百字之註接第七節自經謂識藏意意識及五識身相者不實相妄想故起至經若處所形相色像等現是名為相止所釋經文八十六字以下全闕綜計所存不及全經五分之一註文雖極簡畧然隋唐之際楞伽宗師所

撰疏鈔浩博繁多今悉不傳所存唯賢首之楞伽玄義及此註耳楞伽經極為難解章段科判尤為難明元明疏解率多牽强今註中第二三兩節各得經文三四千字其中剖章立段極為精巧若能尋繹得間平等會通豁然而悟全經之旨何難哉

續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刊定記十三卷 續藏本 唐釋慧苑撰

苑京兆人為賢首國師法藏弟子事蹟見宋高僧傳昔賢首撰探玄記釋晉譯華嚴及新經既譯又撰略疏藏以釋新經未就而卒遺文但始自妙嚴品第一訖十行品第二十一又十定品第二十七之前九定而終初慧誤十行後五品十定後十二品疏文皆未修撰苑公續成之故名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卷端有小引次略開十門一教起所因二藏部所攝三顯教差別四簡所被機五能詮教體六所詮宗趣七顯義分齊八部類傳譯九具釋題目十依文正釋正釋之中八

種科例一一品前以辨名來意宗趣釋文四門分別記文十行已前多依略疏回向已後並用探玄三地以下多錄古疏原本十六卷見東域傳燈目錄今本闕卷第六七及十六唯存十三卷又卷三中闕如來名號品四聖諦品疏卷四中闕問明品前四門分別及初五菩薩章唯自第六勤首菩薩章起卷九闕下半卷釋初地八分中後二說分校量勝分記文卷十二闕下半卷釋十通等六品記文卷十五釋法界品闕前四門分別及初分之前半後至慈行童女而止以下四十三知識記文全闕詳考記文訓詁音義是其所長玄義與旨

是其所短粗尋宗趣畧有五失一破五教而立四教苑公依寶性論立四教一迷真異執教當凡夫外道二真一分半教當二乘三真一分滿教當初心菩薩四真異分滿教當滿教之識如來藏者然判聖教豈得參彼邪外且後二教既滿不應復言一分若是一分豈得名滿二析十玄而成兩重顯義分齊中謂十玄乃是真如德相立因果二種徒益繁多更無異軌既就如以明玄則相用二門無由成異隨性以融相則法界緣起遂成徼隱況德相不通染行交徹之旨寧就既無相入相作即用之體奚成闕無十世託事二門易以同體成

即具足無盡二門豈非與因陀羅網諸法相即二門重複三所引經論及破他義無問性相不窮始末多用顯揚雜集唯識諸論法相而復盡呼為權既引權以釋實又通而不分正非無准四賢首探玄但釋晉經大旨雖同在言或其如發心品晉譯云以是發心即成佛唐譯云以是發心當成佛即當既別豈得直引探玄以釋唐經五釋經名義繁略失當如淨行品百四十一願以諸門料揀釋梵行品四累廣引婁沙及至玄言妙旨翻指在別章闕略不陳要之五教十玄為賢首一宗大綱於此而有差則其餘可知矣

成唯識論疏鈔十六卷 續藏經本　唐釋靈泰撰泰事蹟未詳

此鈔解窺基所作成唯識論述記卷端題云北京沙門靈泰法師撰考唐書地理志北京太原府隋為太原郡武德元年改[illegible]并州總管天授元年置北都兼都督府開元十一年又置北都改并州為太原府天寶元年改北都為北京今鈔中釋厚嚴經云西國有本大唐無也然厚嚴經即地婆訶羅譯密嚴經時在永淳垂拱之際則此鈔決非開元天寶中作應是武后末事世天授以後真經初譯未傳晉地耳又卷七釋制惡見論云想和尚曾向西京諸處不見制惡見論不得元

無制惡見論也想乃湘字之誤即是義湘以龍朔元年入唐咸亨二年返新羅則泰或亦新羅人為義湘弟子於時太原崇福寺有宗哲淨丘二師皆於奘公門下號為得意哲時人譽為法江法海見於宋高僧傳今鈔中引有哲法師說泰殆學於二師之門鈔中所稱和尚當即指淨丘且多指摘窺基疏文之誤是於西明慈恩之外別自為系其於難疑未決者則云更問法師立言重在暢通文句極為廣傳而不及演秘義蘊之精審偶及玄範圓測之說又有超法師光法師數義所引甚少不及了義燈學記之徵覈同異辨析幽微也宋傳稱

浮丘詢於宣剖斂於通解此鈔亦然蓋其祖述有自來矣唯識述記乃法相宗義之巨溟學者於慧沼大賢智周道邑諸作之外更參以此鈔自能闢義路而啟幽關惜原作十八卷中卷第九上卷第十三下及卷第十五十七皆佚亡耳

妙華蓮華經玄贊攝釋四卷 續藏經本　唐釋智周撰周姓徐氏初習天台繼為慧沼弟子深達法相著瑜伽論疏等十三部七十四卷今存十部三十四卷開元二十一年卒年五十六此疏作於開元四年乃釋窺基之法華玄贊卷端有自序詳所攝釋約有七例一明法數凡玄贊中總標法數而不列細目者為補出之二破疑難凡玄贊文字未審者藉問答以微發三述異解凡玄贊中略紀一語而具含衆義者所有多釋次弟詳列四記因緣凡玄贊所引經籍世典之掌故廣引傳記詳載始末五明訓詁多引韻集蒼頡篇說文等書以釋字義六詳古義凡玄贊所叙古義則立議以評其得失七正錯誤凡玄贊中文字錯誤處則略明義理或引證據標明恐誤然改糾正亦有未審者如玄贊釋入無量義處三昧十義中第九入定現瑞發三問答故乃指大衆現前欲聞法成就中彌勒懷疑衆生心惑慈氏發問疏主科文如此而攝釋云應作二者非也四卷之中第一卷釋玄贊卷一第二卷釋玄贊卷二三第三卷釋玄贊卷四五六及卷七前半第四卷釋玄贊卷七後半及卷八九十其發揮經旨云法華以一乘為宗而一乘中有根本方便之殊皆通教理行果於他宗述作

兼引吉藏師解以為證。至於妨難而悉沼義決中已通辯者。則但牒云具釋如決而已。

周叔迦

梵網經菩薩戒本疏二卷 續藏本

唐釋智周撰。周所著法華玄贊攝釋今已著錄。此疏原本五卷。今唯存卷二四兩卷。卷第二釋經自爾時釋迦牟尼佛初坐菩提樹下起訖十波羅夷中第三不婬戒止。卷第四釋經自四十八輕戒初起訖第二十戒止。卷二初云。此是大門三段分經第一徵塵數舍那心地戒品章如前敘訖。從此文已下第二釋迦說心地戒品章。然則卷第一中應是玄義分及釋經文初章也。釋重戒中、一一戒先以五門分別。一制意。二釋名。三具緣成犯。四輪報輕重。五勸斷持戒。然後釋文。釋輕戒中先以八門分別。一制意。二釋名。三數類。四輕重。五一多。六遮性。七粗細。八會通。次於一一戒中前開七門。一制意。二次第。三釋名。四具緣。五闕緣。六輕重。七通塞。然後釋文。章門之文多節錄智首疏。又恒參以天台教義。如釋戒光依天台師作六位釋。一自性清淨光。二名字戒光。三觀行戒光。四相似戒光。五分證戒光。六究竟戒光。釋殺戒中謂華嚴入法界品無厭足王是別教菩薩。圓教初發心住以上位人。釋佛心約通別圓三教明義。釋常住亦約別圓二教為解。釋婬戒中亦約六即義解。釋輕戒第十謗三寶戒中亦明別圓義。周師初習天台。撰此疏時應

周叔迦

甚早，所以不廣引瑜伽、攝論諸法相義也。

成唯識論樞要記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智周撰。周所著法華玄贊攝釋等疏記凡十部，今均著錄。此記亦名成唯識論樞要方誌，乃釋窺基所撰成唯識論樞要者。考注進法相宗章疏及東域傳燈目錄，皆作二卷，今唯存卷上一卷耳。所釋至卷上中勝定果色七門分別因緣故變，疏有四釋而止。當論第一二兩卷文。末記云：開元十三年十二月一日，於聖佛寺寫了。此功德讀者早悟於宗旨，速得成佛也。似是抄經者所記，非周師自題記。後又有一節以六離合釋會釋法苑義林總料簡章得名，懸隔中文，恐是他書錯簡，非此記文也。立義對勘疏文，參酌義林，甚為精要。如釋三類境，頌性境不隨心，獨影唯隨見，帶質通情本性種隨應之文，及釋樞要所說無為種子執受定果色諸義，皆極簡明。間有要義而慧沼於了義燈中已辨者，則標指義燈，以為參證。亦有樞要文義晦澀難以決擇者，則略舉一二異釋，懸以待審。惜文字訛誤脫簡極多，而續藏本斷句分章尤多乖錯。如釋六十二種有情中法隨法行中間云：二性不同，如何合一？但有問而無答等，疑此記乃周師未完之作，故隨文舉疑，未及解答耳。又周師於梵文聲韻之學似若不諳，如釋沙吒多三字合以方成煞言。

此乃梵文三合之聲而記云此義難知稍繁其釋名身中文亦闇昧難通也

周叔迦

成唯識論演秘七卷 三時學會本

唐釋智周撰周所著法華玄贊攝釋等十部今均著錄此書釋窺基所著成唯識論述記於論文中有述記所未逞細詮者更為助釋其中釋述記固多發明解釋論本尤多精義如卷一中解瑜伽菩薩地自他利品可以補窺基師略纂之遺緒卷二中以五失詳未質微之不可憑反明賴耶雜染五為緣義卷三中定力所變義第八識執取能生相續義捩斷續義破生死位有微細意識義卷四中第八識持業果種界地往還義平等性智義不共無明依末那義成所作智義卷五中心所法義別境義卷六中滅盡定義三界唯心義所緣唯識所現義八識觀疏所緣義卷七中釋遍計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等不同義依他如幻義無性攝論所明三性義三事磨練得除四障義六現觀義三智自性義皆極精審且於疏中所引諸經論文句未備者均補出之附以解釋是讀此一書而可以諸經論之盤錯至於繁瑣之弊誠難除免如卷二釋維摩經眾香世界佛說法云由能說者思上名等令應化機思數等上名等得起而許彼眾生總得他心信如是者云何經言但以眾香令諸天人入律行耶況既許彼土內香亦勤勇發如聲得有名則彼

周叔迦

佛何不以香說法耶。所謂由思等雖非賭失，終難免入海算沙之譏。又於當時異解，隨文叙列，爲詳評其得失，惜不標明所破諸義出於何師何書，遂使後世難以考覈。疑慧沼著了義燈以破圓測道證諸說，當時必有破了義燈者，所以智周復著演秘以申師說，其於同時之人，不欲顯斥其名耳。

成唯識論了義燈記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智周撰。周所著法華玄贊攝釋等疏章凡十部，今均著録。昔淄州慧沼大師作成唯識論了義燈二十卷，以釋窺基之成唯識論述記。智周復就了義燈中難解之文，簡畧爲之記。原本一卷，今所存者首尾皆闕，始自義燈卷第七，訖義燈卷十八，即古本義燈之卷二上，訖卷六下也。爲文凡三百四十一則，然注進法相宗章疏及東域傳燈目録均云了義燈一卷，訖燈卷六，是唐時東傳即是殘卷矣。智周論作，皆醇疵相閒，要在讀者善爲決擇。如釋緣起中了義燈云：遂復觀察後集因緣現在衆苦，謂徧逆觀受觸六處名色與識，觀未來苦是當苦諦，觀彼集因是當集諦，觀未來世苦之集諦由誰而有，乃至不應復觀此云何有等文，既處處苦集合說，且云後集因緣即彼現在衆苦，所以云集因是當集諦，嚮此不應復觀此集諦云何有，非不觀此集諦也。記乃云而更不觀未來之集若三世因緣觀不觀未來集諦者，如何得成還滅耶。又釋大自在宮了義燈云：或三地菩薩等往生。記云：八九十地名爲三地，亦殊牽强，若唯指八地以上共三地者，應云或唯三地菩薩往生，不應云等。靈泰鈔云：初地乃至十地皆得往生也。

因明入正理論疏前記三卷 續藏經本 唐釋智周撰

周所著法華玄贊攝釋梵網經疏唯識樞要記演秘了義燈記均已著錄慈恩命宗以法華玄贊唯識述記因明疏義林章四書為要則師資相傳代有撰述慧沼有因明續疏義斷纂要等智周有前記後記畧記等沼師之作雖暢宣八義要旨然於疏文未曾分釋學者猶難以成業智周前記亦名因明入正理論疏紀衡專釋疏文考決茫昧但所牒疏文偶有與今本異者然自喻過以下所有牒文與慧沼續疏完全相合而多有今本疏文所闕者由此可證大疏之文窺基實未曾完成自喻過能立不成以下出自慧沼所補唐時合行所以前記略記依次順釋不復分基沼正續之異今本自能立以下疏文乃是續疏删治節錄之本後人合時不審捨詳而取畧耳昔因明初譯文軌撰疏傳習頗廣時稱舊疏窺基疏中破文軌說多不舉明前記中一一攟述今軌疏既殘佚藉此可以考覈其遺緒又今疏本字句多有脫簡據彼記文所牒可以勘訂如釋不共不定中疏云或所聞性名為有性記中釋云名屬有性等也但智周於前記之後更有後記之作所以增補改訂故前記立義未必盡可依遵如釋同品疏文由法能

別之所別宗因之所成故舉此法以彰彼聚文云後陳別他宗故言之所別宗日本釋善珠破之云能別有二一者別宗二者總宗今取總宗能別之所別宗即聲無常不相離故宗因成所立如濮陽云者非也

因明入正理論疏後記三卷 續藏經本 唐釋智周撰

周所著法華玄贊攝釋、梵網經疏、唯識樞要記、演秘、了義燈記、因明前記均已著錄。竊甚乃法相教中守文述作之宗，而因明一道尤其所尚，非此無以照實而顯理，趣本以離邪也。基師諸疏中抗辨標宗，摧邪顯正，全憑因明以立量，然因明疏文精秘綜博，後學鑽仰，攝概堅深。唐虛其功，難以成業。智周是有前記之作，決擇攝釋，文雖粗備，而義未全彰，故重撰後記。其中餘用前記十不及一，縱有同一牒文，而所釋全異者。如釋序王中初句空桑啟聖，前記云伏羲生空桑樹，義俱未詳。後記引干寶搜神記，謂空桑地名，孔子母禱於空桑，乃誕孔子。又釋歸空寂於兩河，前記引慶喜事，後記云生死涅槃名為兩河。釋初頌疏陳那菩薩以能別不成即是因中不共不定等，前記中立量云對數論師立聲滅壞，能別不成，所聞性因，不共不定。後記中云佛弟子對數論師立聲滅壞無常，因云所作性故。揆其意趣，凡前記所釋而正者，則存之，不別錄出。前記所釋有參正者，則改作之。其所本釋者，則補出之。所以前後二記應並存而不可偏廢也。且後記下卷但至有法差別相違道因疏中敘唐興隽法師事而止，以下闕佚，約有三分之二，更不可賴於前記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因明入正理論略記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智周撰周所著法華玄贊攝釋梵網經疏唯識樞要記演秘了義燈記因明前記後記今均著錄此記首題因明疏抄注云畧記撰人不題樸陽智周而題云定水寺沙門智周卷末有日本享保九年釋胤蕪記當清雍正二年與前記後記同為釋窺基因明入正理論疏之作而此記最東前記約六萬言後記闕下畧之半計亦應有五萬言此記不過萬二三千言耳所釋與前後記文全不同多為前後記所無與後記義鈔為相近重在科分章段詁訓字義首則釋空桒啟聖句前記云未詳後記引

千寶搜神記云地名此記亦引千寶搜神記是此作應在後記之後或云偽作以東域傳燈目錄因明入正理疏記三卷後記三卷畧記一卷皆智周撰略記下注云抄三卷為一卷則文不應與前後記異但考今本第一則前缺牒疏文一行然則原卷初端必為殘闕首題撰人乃後人或東胤所加恐有誤失據東域傳燈目撰疏抄者尚有崇俊一卷茂林二卷要之其為唐人著述則無疑義習因明疏者得此記與前後記相參證庶亦可以啟發幽玄歟

大乘法苑義林章決擇記二十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智周撰周所著法華玄贊攝釋梵網經疏唯識樞要記演秘了義燈記因明前記後記畧記今均著錄此記原作四卷今會入義林章釐為二十卷然記所牒章文有為今本所無難以會入者則錄存於篋末俾不註在某條記文之後使後人考訂難得其間此會者之跡也夫窺基撰大乘法苑義林章乃瑜伽之寶藏唯識之淵府通三性之幽關發八識之奧蘊然文義深邃難以通曉智周此記粗拾綱紀總舉要領假設賓主與起問答隨順正理通曉真實其中如總料簡章解菩薩說法擘

名句文唯有漏義斷障章依行分別中解生法二空三解脫門空四諦之中苦下別空四諦總緣空等差別義皆極精要然亦頗有牽强錯誤處如總料簡章引菩提留支破劉虬五時教文云吾我本淨記曰不執五蘊為我名為我淨夫不執五蘊為我祇是人空而經言四大五蘊六塵本淨然後吾我本淨正是人法二空菩提留支自釋云吾我淨者即我空也亦指人法二我所以判提謂長者是初地或第八地今但約人無我義殊淺近又唯識章中四隱劣顯勝識中云許心似二現以是似貪等或似於信等章文自言心與貪信體各能

變見相二現以心勝故說心似二記列二釋一無別心所知以心王轉為會信名似二心所亦變相見故似皆顯與章文相違又三身章引佛地論四身亦受用亦變化謂為地上菩薩所現種種化身此乃是勝應身地上菩薩是佛所為所現二字就佛而言種種者謂十地所見不同而記釋云種種雜類之身以菩薩所現種種六字合讀謂佛現種種身意今菩薩亦學現種種隨利物此解極牽強如是等類非一讀者慎取之可也

大乘入道次第章一卷 北京刻經處本

唐釋智周撰周所著法華玄贊攝釋梵網經疏唯識樞要記演秘了義燈記因明前記後記畧記義林章記均已著錄此章前有七言歸敬偈十二句然後長行發微唯識道理辨大乘行位最為入道之要初明行位有三門列名釋名出體即資糧加行通達修習究竟五位亦即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也次明修行境有三即遍計所執性依他性圓成實性也次明修行行中發心先以十門分別菩提心一明體性二彰所因三顯行相四辨所緣五明勝利六顯德量七校勝劣八辨其喻九明退緣十彰守護後明誓願引發菩提心論瑜伽論各有十願及莊嚴論

五義立六種誓末附明求善友次明修行行中通相修有三初約三十七菩提分次明四攝後顯六度菩提分略為二門一釋名二問答四攝畧分二門初釋名後辨相六度略示八門一辨列二釋名三顯相四加行五淨相六不增不減七相攝八勝德果利次明修行行中別相修謂資糧位修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十法行加行位修五根五力四尋思通達位修七覺支十六心見道修習位修八聖道十度次明斷障中先明斷煩惱所知二障有四門一釋名二別識三約識分別

四顯俱生分別後明斷位即資糧加行通達修習四位斷障差別修習位中有總別兩門末明得果中先明斷障後明涅槃菩提涅槃開為二門一辨四種二明三事菩提亦開二門一明菩提二身相攝謂法身受用身變化身與真如四智五法相攝也章中辨別相修有諸番問答顯唯識空有之理最為切唐時此書傳習盛極一時創學啟蒙者實應以此為圭臬也

大乘起信論義記七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藏所著華嚴探玄記楞伽玄義密嚴經疏心經略疏梵網經疏今均著錄此記原本作二卷釋梁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卷端序王竟以十門開釋一辨教起所因二諸藏所攝三顯教分齊四教所被機五能詮教體六所詮宗趣七釋論題目八造論時節九翻譯年代十隨文解釋顯教分齊中云如華嚴疏翻譯年代中不述實叉難陀重譯信起論事卷端題京兆府魏國西寺沙門法藏考西太原寺建於咸亨元年於垂拱三年改為魏國西寺至天授二年又改為崇福西寺此記殆即作於垂

拱天授間立義多取海東元曉疏夫起信論所辨要義厥有四端一者一心二門二者無明為緣生三細三者境界為緣生六粗四者無明真如相熏起染淨法異此四義者諸家解釋各不同初一心者隋曇延疏云眾生心即第六七識心隋慧遠疏云心真如相是第九識心生滅相是第八識元曉記云心真如門即是寂滅心生滅門是如來藏今賢首記云眾生心謂如來藏心約體絕相即真如門隨緣起滅即生滅門三細六粗者隋曇延謂三細是第七識六粗是第六識隋慧遠云七識中有六六識中有四前六中上四不相應下二相

應與六識相似即是以不覺與三細為四加六粗中前二為第七識體也元曉云三細但為無明所動為第八識六粗為境界所動在第七識今賢首云三細屬賴耶六粗屬意識末那執賴耶相應與意識為依故不別說也真如無明相熏者隋曇延云迷真故起妄違妄則歸真隋慧遠云真中無染妄熏令有妄中無淨真熏使有元曉記云一識含二義更互相熏即不思議熏不思議變攝論說常法不受熏約可思議熏說又生滅門真如有熏非真如門真如也今賢首畧同元曉說云染淨熏者真無相妄無體也

大乘起信論別記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藏所著華嚴探玄記楞伽玄義密嚴經疏心經畧疏梵網經疏起信論義記今已著錄此記乃隨難別釋之作凡有三十五義約分二周初十六義為一周次十九義為第二周第一釋題目謂大有七義大乘有三義大乘起信有四義二頌內敬意三佛寶義四法寶內功德藏義此三釋論前偈也五體大道染淨義六覺不覺義各開三門七釋隨染二相義謂隨生染自染八釋本覺義本覺始覺各有二義九本有修生義謂本覺始覺總名本有總名修生十生滅因緣義十一生滅相中無明境界義十二四熏習義染熏中配屬三細六粗十三淨熏義先釋二種熏後釋外緣十四畧科文判釋義分之後半十五分別發趣道中發心義立四位十六修道章科文十七色心不二義十八九相不說末那及梨耶有染義十九如來藏中恒沙功德義開為三門二十不生滅與生滅和合成梨耶義開為二門二十一九相義開為七門二十二真如無明義各開二門二十三智淨相不思議業相義開為十門二十四鏡義開為十門二十五始本相依義有七番問答二十六染法熏習中無明妄心義各開二義二十七淨分緣起義開

為四句二十八生滅門中真妄緣起義真如無明各開四義二十九法身義開為四門三十真妄心境義開為四句三十一二諦無礙義開為二門三十二二諦義開為二門三十三染淨義有四種四句三十四如來藏義開為二門三十五四諦義考此別記與義記似同時作別記所詳義記則略之義記所述別記則釋云如疏然義記釋染心六種相應不相應義疏末云不分王數義及不與外境相應義並有覺不覺義等並如諸本相違和合如別記中說而今記中無此文也又卷端有目錄疑是後人所加以所立名與文中義旨間有不符如第五明體大而題云用大唯善是也日本古德對於此記頗有諍論或以為非賢首作者未有確證也

大乘百法明門論疏二卷（支那內學院本） 唐釋義忠撰忠姓尹氏潞府襄垣人為慧沼弟子年十三通涅槃經進戒後師資相將就學於窺基講肄通二經五論卒年七十二事蹟詳宋高僧傳本傳此疏久佚日本東域傳燈目錄中載之至元法寶勘同錄中亦著錄是曾收編於金元藏經今得之於四川疑即金藏之殘帙卷端有疏序原題窺基撰勘其文實是序主或出於窺基疏或即義忠作後人誤題耳疏以兩門分別一釋論題目二釋論本文釋文之中科以三分一引經標宗二尋經起問三依問為通於諸法數廣開章門初五位義以七門分別八識義以十門分別五徧行義以六門分別五根義以三門分別六境義以三門分別法處色義以五門分別二十四不相應行義以五門分別無為以二門分別宋僧傳贊之曰百法論疏最為要當移解二無我歸後是以掩慈恩之業於今盛行勿過忠本列羣玉貫鼎花玉契瓊樹之林花綴蜀機之錦葉流伏響影悠揚信夫

成唯識論義蘊十卷 北京刻經處本 唐釋道邑撰

邑事蹟未詳。此書卷端題唐密州開元寺道邑撰，即今山東高密縣。日本釋永超東域傳燈目錄注云：淄州慧沼大師門人，是與智周、義忠為同學也。又日本釋平祚法相宗章疏作開元寺道邑。未知孰是。此書釋窺基之成唯識論述記，考其義趣，頗有五端：一、正明宗解，旁剖謬解；二、決擇西土十師異說，三他師於疏文有異解而互無違者，並敘而存之；三、疏中自述其解，則考證其優劣；四、疏中疑晦之文，則假問答以徵明；五、疏文誤失闕畧之處，則糾彈改正。立義多扶演秘，凡演秘中廣徵博引以申辨者，此中能以數語而中其肯綮；演秘之所畧者，則補益之；乃至諸別解之裨助於自宗者，無不採掇；其有違反者，但簡畧破斥，不以宣剖為能也。是故淄州撲揚、密州三家之作，了義燈以辨正勝，演秘以廣傳稱，義蘊以精要最。然所解至三自性章而止，當論文之卷八末，撰述之未完歟，東傳之有闕歟。

成唯識論義演一百卷 支那內學院本 唐釋如理撰

理事蹟未詳。日本釋凝然三國佛法傳通緣起云：淄州撲揚，繼踵教義；忠如理並肩立義，因內二明騰羽翼於義天，教觀兩行馳輪未於法地。是理與義忠為同學，應亦是慧沼弟子也。此書卷端題西京福壽寺沙門如理撰，釋窺基之成唯識論述記。原作二十六卷，今本會入論本及述記，釐為百卷。於中原卷六下、卷九之後半、卷十七、卷十八、卷二十二、卷二十五之後半皆佚失。此書蓋承演秘而作，凡演秘中已釋者，此則牒云如演秘說，不重述也。然演秘之旨重在補疏，多詮論本，少解疏文；義演之旨重在釋疏，所引有淨丘宗哲靈卷之說，又有作周曰者，應是智周之說，而不見於演秘，豈是撰述之時與智周商榷之言，因敘述之疑。如理為慧沼弟子而反學於智周者，是故了義燈、演秘、義演三書相貫徹，讀了義燈而參以學記，讀演秘而參以義蘊，讀義演而參以疏鈔，於法相唯識之學可謂有成矣。如理尚有唯識論疏微抄二十卷、法華義苑六卷、金剛經疏一卷，見於法相宗章疏，今不傳云。

成唯識論演秘釋一卷（支那內學院本） 唐釋如理撰。理所著成唯識論義演，今已著錄。日本注進法相宗章疏、東域傳燈目錄皆載此書，云五卷。今所存者只卷第一，首尾復不全，各缺寸數行。所釋當演秘卷第一，為文三百三十六條，解教時、種姓、教體、歸敬、緣起、賢聖、三境、破我、數論、勝論、大自在天、外道諸段中義。昔智周學於淄州慧沼，作演秘以抉了義燈，於燈中所詳者，演秘中但云如燈釋，不更重述，然於燈中文字難解者，別作了義燈記以釋之。今如理作義演以扶演秘，於演秘中所詳者，義演中云如演秘釋，不更重述，然於演秘中文字晦澀處，別作演秘釋以解之。演秘中師判旁宗，皆不舉人名，唯於釋諸識生時變似我法句疏文下所詳異解云此德意取此為勝。今釋中云德者，大德，即指崇福法師，又云崇福法師是基法師學士，蓋是宗哲也。哲居太原崇福寺，著有唯識疏記五卷、樞要記二卷。由此可知演秘所詳，多為宗哲師說，為了義燈所未及破，當是出在義燈之後，而宋僧傳稱哲為奘師弟子者，恐誤，應是基師弟子也。釋中於緣起章辨明獲法主執障不同，安慧立障執無別義，於賢聖章明初二果向次第超越義，皆極明審，非親炙者孰能致是耶。

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古迹二卷（北京刻經處本） 唐新羅釋太賢撰。賢鄉貫未詳，自號青丘沙門，夙究唯識深旨，海東尊為瑜伽初祖。新羅景德王十二年，當唐玄宗元寶十二年，夏大旱，詔入內殿講金光明經祈雨有驗，事蹟詳三國遺事。所撰述甚富，約有四十二部八十三卷，於中三十三部統名曰菩薩藏阿毘達磨古迹記。今所存者五部十五卷耳。藥師本願經世有四譯：初為東晉帛尸黎密羅譯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編入大灌頂經第十二卷；二為隋達摩及多譯藥師如來本願經；三為唐玄奘譯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四為唐義淨譯藥師瑠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隋唐疏解頗多，今皆不傳，所存者唯有唐釋慧觀疏解隋譯經及此記解唐玄奘譯本耳。此記尤為簡略，但是科判經文，無多解義。略以三門分別：一者題名，二者教攝，三者本文。題名中敘第一譯云是宋孝武世大明元年譯，蓋費長房三寶錄云藥師瑠璃光經為宋沙門慧簡譯，不知是由灌頂經別生，此記仍之成訛也。記中數引邁師說，即是靖邁，有疏一卷。唐賢更有道倫、極太、義榮、憬興諸家疏，今並佚之矣。

菩薩戒本宗要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新羅釋太賢撰

賢所著藥師經古迹今已著錄凡賢所著經論疏記統名曰菩薩藏阿毘達磨古迹此卷既是申明玄義不列在古迹中卷初述七言偈八句次釋持犯要略開為三門一申經意門即是釋梵網經心地品義二能所成門三修行差別門能所成中略有二門一能成相門謂一切有心者皆應攝佛戒也二所成相門所成相中就受犯捨三相辨大小乘戒差別修行差別中略有四門一親近善士門謂善惡四友二聽聞正法門三如理作意門謂治四倒四如說修行門謂護正念六度攝輕重性持犯相也於此四中六度攝又開總別兩門持犯相又開總相別相究竟三門也卷末有七言頌四句所記皆大戒綱紀律門樞要熟讀此文則於持犯開遮之義明貫胸臆而塵沙戒理自朗然矣然今本疑是節畧之本太賢梵網經古迹記中有數處牒指云如宗要說如十重中言瑜伽立四如宗要釋十重末之若勝義門即三輪淨如宗要說而今本無此文也續藏經本卷端有唐大薦福寺僧道峰序應亦是玄宗時新羅入唐僧卷末有日本寬文十一年覺雲跋即清康熙十二年也

梵網經古迹記六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新羅釋太賢撰

太賢所著藥師經古迹菩薩戒本宗要今已著錄此記乃繼戒本宗要而作釋姚秦鳩摩羅什譯梵網經現存隋唐諸家梵網經疏皆唯釋卷下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其上卷明四十心者不釋今古迹記俱釋上下兩卷上卷疏中引古疏者兩處引北并州真藏師說者一處則古亦有俱釋兩卷者矣先以七門分別一時處二機根三藏攝四翻譯五宗趣六題名七本文前三卷釋經上卷但畧辨文句而已後三卷釋經下卷先以受得護持犯失三門總辨菩薩戒釋之中不開章門釋重戒中先畧明制意次即釋文科為四段一違犯相二違犯性三境界事四結成罪釋輕戒中亦先明制意科文不等也文中多引賢首疏亦引義寂元曉北并州疏各一二則文字簡明與義寂疏等然義寂疏專約瑜伽為證今記廣引經論義趣淵博實有過之續藏經本前有二序一題沙門僧肇作一無撰人名皆云羅什誦出此品融影等三百人受菩薩戒師徒合寫八十一部流通梁釋僧祐出三藏記集中有菩薩波羅提木叉後記云慧融書三千部流通與此二序文又不同恐皆是後人附會也

成唯識論學記十二卷（大學內本）　唐新羅釋太賢撰

賢所著梵網經古迹、菩薩戒本宗要、梵網經古迹，今已著錄。此記乃集衆說之長，加以評詮。所引凡有十家，謂玄奘、窺基、圓測、慧觀、玄範、道證、義寂、慧沼、元曉及和上也。奘師自無論疏，皆當時弟子各於疏中記所親承。窺基述記、慧沼演秘，今傳於世。測疏十卷、觀疏四卷、範疏二十卷、證要集十四卷、寂未詳，決三卷、曉宗要一卷，皆不傳。其和上不知何人。於十家中以窺基、圓測、道證三師為宗。故記末自題云：諸釋此論，明恩兩疏樞要、要集諸可學處，皆攝在此，更無所求。學者無勞於繁，費也。卷端以三門分別：一顯宗出體門，二題名分別門，三解釋文義門。以護法所述唯識中道境行果為此論宗。夫窺基稟承奘師，揉集西土十師之說成成唯識論，偏重於護法，更為樞要、述記以解釋之。此二書者，法相一宗之寶鑰也。研習述記必先參以慧沼了義燈及學記，以明當時理解之多途。了義燈駕守大家法，學記擇善於精義，次再尋求演秘。義蘊演秘文博而該，義蘊言簡而要，於了義燈演秘文句有所不解者，可求之於義燈記、演秘釋，然後更廣覽大如理之義演、靈泰之鈔。泰疏雖廣泛而寡當，然亦能自成一家，不撓於明恩之間。義演纖弱而詳盡，述記要文大略畫釋。夫如是，始可與言法相也矣。

大乘起信論內義略探記一卷 日藏續本 唐新羅釋太賢撰

賢所著藥師古迹菩薩戒本宗要梵網古迹唯識學記今已著錄此記釋梁譯大乘起信論開為二門一述論大意質美馬鳴二探論中意又開三門先明藏部攝次釋題目後示其旨示旨之中略有八義一歸敬三寶義即科文解釋論前頌也二和合識義即科釋全論五分八因也謂不生不滅是如來藏生滅者是七轉識此二和合名阿梨耶三四相有二門一流轉門二還源門四本覺義有二種一隨染本覺二性淨本覺五無明義卷初標名中有此章名而後無其文六生滅因緣義亦名五意義有四門一釋名義二出體相三廣明義四問答釋疑七六染義有三門一列名二治斷次第三問答除疑八佛身義有八門一定常無常二顯身形量三所化共不共四定權實五相好多少六所見不同七佛身開合八所化分齊[illegible]乃全錄賢首華嚴綱目及教義章所詮差別中佛果義相之文記中處處引元曉賢首起信論疏當時海東習此論者以此二家為宗極也東域傳燈目錄中有太賢起信論古迹一卷而今不傳未審即此書否

大乘起信論同異略集二卷 日藏經本 唐新羅釋見登補

見登事蹟年代皆未詳此集原作不知何人卷端題云青丘沙門見登之補初自序云十一投鐘山僧統十七纔預出塵之真又云略集古迹為備私忘云云鐘山僧統亦不知誰指太賢章疏皆名古迹然則此集殆見登就太賢起信論古迹中辨同異之文而增補之耳文中辨起信論與成唯識論之同異略述八門一建立真理同異門即真如差別二建立真智同異門謂四智及始本二覺三建立八識同異門四建立唯識同異門五建立熏習同異門六建立三身同異門七建立執障同異門八建立位行同異門於法相章疏引窺基圓測慧沼玄隆太賢諸師之說窺基著述引樞要述記義林及慧沼之了義燈太賢之學記華嚴宗章疏引元曉法藏之說於二家起信論疏外更引元曉之和諍論二障章華嚴疏法藏之教義章法界無差別論記唯識十門章緣起六因章等文中稱元曉曰丘龍號法藏曰香象卷末云新羅元曉法師飛龍之化潛於青丘故字丘龍大周法藏和尚觸象之德振於唐幡故字香象餘人皆稱某師太賢則直書其名則登生太賢之同學歟日本凝然五教章通路記卷一卷二十一中

引日本智憬起信論同異集文全同此書智憬為日本天平年人當唐玄宗時東域傳燈目錄並載二書起信論同異章二卷新羅見登起信論同異章一卷興福寺智憬既憬略而登詳或云憬作而登補之也

華嚴一乘成佛妙義一卷 續藏經本

唐新羅釋見登撰登所補大乘起信論同異集今已著錄此卷纂集賢首華嚴探玄記之文以證闡提非情皆得成佛之理先有七言歸敬偈九句次列五門一出成佛種二辨定得人三顯教差別四明得成佛種類五問答分別第一門中有三一約位二約行三約理第二門有二一明三種成佛能得人別二出疾成佛人類不同謂如善莊嚴童子兜率天子善財童子法華龍女四類也第三門依智儼孔目章立六教一人天乘二二乘三約初迴心教約初教已直進位及大乘終教四約頓教五約一乘

義第四門有五一依勝身二依見聞三依一時四依一念五依無念第五門雜敘問答無次第也文中引晉經兼注新經卷數於智儼章疏引孔目章十玄門五十要問答於賢首章疏引起信論疏華嚴問答華嚴綱目教義章他宗章疏引窺基法華疏元曉劫義順憬法鏡論慧苑華嚴疏刊定記太賢華嚴古迹珍嵩孔目章記又有法標慧鏡師說牒指異書屬而無文者有二要記廣記不知誰作也夫教所以明理理所以成觀言教理而不能狀成觀行則有入海算沙之誚今詳此卷雖集至相賢首之文頗嫌割裂且唯約教乘位行以分

別不能增進觀慧義理但間引古師佚典異說可為考覈之資是可取耳

阿毘達磨俱舍論頌疏記二十九卷 續藏經本

唐釋道麟撰

麟為富春沙門今浙江富陽縣事蹟未詳續藏經依日本藏俊法相宗章疏作遁麟者誤應以永超東域傳燈目錄作道麟為正也自釋圓暉刪節論文據集光記以成頌疏盛行當世麟乃為之記解多引毘婆娑以為訓釋閒及真諦舊義及神泰法寶諸師之說文字音詁則引說文桂苑珠叢等書與慧暉之義鈔稱為雙璧俱舍論師以光寶為巨擘普光之記直叙西竺衆解拺集神泰俱舍疏元瑜正理抄以及舊論諸疏之意富於思擇訥於判決法寶之疏剖斷有力評破諸家然多宗正理明此衆賢不用世親正釋圓暉之集頌疏多依光記今釋之者二家慧暉之鈔專宗法寶道麟之記同主普光故於頌疏中漫言有人立此問難者則明指摘之言是寶師文中稱普光記為舊稱法寶疏為新解其有頌疏同於新解者亦多據光記補出舊釋閒亦有評破頌疏之失者如根品中疏釋擇滅之得云諸餘有情者一切聖人也記以為兼餘一切斷惑異生又同類因中不許忍與修為因等是也

四分比丘戒本疏二卷 天津刻經處本

唐釋定賓撰賓未詳姓氏天資穎悟強識過人剃染進具後就長安崇福寺滿意律師學律智解渙發談鋒無敵後住嵩山鎮國寺因東塔懷素執撰四分律開宗記彈糾法礪舊疏十有六失賓乃作破迷執記一卷以扶礪義開元二十一年日本釋榮睿普照二人入唐至長安奏請傳戒賓乃奉詔於大福先寺為授具足戒卒年未詳事蹟見日本釋重慶撰傳傳圖源集解及日本釋慧堅撰律苑僧寶傳此疏釋姚秦佛陀耶舍譯四分比丘戒本初序王竟次以四門分別一總詳諸教約三學門七聖財門以論戒也二別斷此經有四約教所為機即但為大僧大尼通為五乘人說聽功德即說如覩見佛因之斷惑聽則識相護持得勝利樂藏乘所攝即毘奈耶攝宗體不同即善說毘奈耶為宗五篇文義為體也三傳譯根由約漢魏宋秦魏齊傳集戒本始末四依文判釋開為三分一讚德同修分即讚德偈及戒序二開宗審察分即二百五十戒相三結示迴求分即七佛略戒戒序初開二門一汎論論界二正釋和合開宗審察分初先略科文次總辨一切制戒意四波羅夷初約通別二緣明成犯三十捨墮初戒中以三門分別懺悔法受藥過七日戒中以二門分別四藥七滅諍初開釋名體治結罪三門如是諸義皆極精確於餘一一戒相不開章門但隨文科句廣釋也其義於四分律外以薩婆多毘尼母二論為主次引僧祇十誦五分善見諸文及南山義淨之說唐人戒本疏今唯存南山嵩嶽二家是可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分律疏飾宗義記十卷（續藏經本） 唐釋定賓撰賓所著四分戒本疏今已著錄相州法礪撰四分律疏二十卷釋姚卷佛陀耶舍譯四分律號為相部舊疏今記即釋彼疏凡有十卷各分本末成二十卷於中卷一本末卷九本末闕佚其卷一中應是自述玄義分其卷二本初所釋自疏卷一初開發經題須為三要始也其卷三釋律題目中慶言至今大周長安三年並即創始於此歲於諸法義多廣開章門如釋止持中根律儀有三門釋名出體差別釋名中金剛喻定盡無生智無學王見有三門釋名出體辨相受捨門中得捨之體有

四門釋名辨體差別相須盜戒中開為六主三寶主有三門辨盜五用出貸八背捨有六門差別釋名明相出體依身依地相生次第捨懺七有三門罪累多少懺罪次第捨懺還法四食有三門釋名體相廢立三寶有三門一體別體次第禪那三門釋名體相廢立三明有六門列名釋名辨體通名因緣隨釋四諦五門次第名體述惑斷法行相輕重物有四門輕重相違分齊相違諸部獨有諸部共有乃至釋毗尼增一中以六義分別如是我聞一時等七義皆極精審詳明也其義於四律五論之外以真諦義淨二師為宗多引真諦明了

論疏及部執異論疏古今律家則引僧祐道覆慧光道雲法願智首道宣諸師之說凡有不與礪疏合者無不詳破又有嵩覺琛通四師義其違律師疑是西明寺玄通曾受愛同律師遺囑潤色其五分律疏者見宋高僧傳又有崇律師義以崇嘗破法礪疏故記中一一反駁並云廣如破述記釋之釋盜戒中云崇破此舊義十六條云云考日本釋慧堅律苑僧寶傳定賓傳云懷素律師破法礪十六大義師復作破述執記扶礪大義由此可知凡記中崇云者皆素云之訛而宋高僧傳以定賓附於懷素傳謂其記是釋懷素四分律開宗記

者尤為誤失於法相道理廣引婆娑俱舍瑜伽雜集攝論諸論之文古義引曇延慧遠二家新義引神廓圓測窺基法寶普光之說又有常焦譽三師義恒以唐賢不識一性宗佛性宗義而妄破斥為非是釋妄語戒中破窺基說云如瑜伽注釋是記主尚有瑜伽論注而今不傳也

阿毘達磨俱舍論頌疏義鈔六卷 續藏經本 唐釋慧暉撰暉為京兆西明寺沙門事蹟未詳此鈔乃釋圓暉俱舍論頌疏蓋以圓暉疏多依普光記釋慧暉則謂光記義繁煩多消溼混流玉石相雜乃刪略法寶疏兼揉順正理論毘婆娑論對會兩家彌縫其闕以為之鈔卷端有自序次即牒文句而鈔釋然頌疏過二十萬言道麟記亦近是今鈔文字既略什之五六多立問答旁中義解頗為艱深於頌疏所取光記而曾為寶疏所破決者則先引光記次述破意末顯寶釋麟記

暉鈔雖所宗不同其中亦間有相符合處若諍若會約全書言十不及一自餘諸文牒釋全異是故研習頌疏必參考兩家方能詳盡所謂合則兩美離則兩傷也論卷四分別根品得非得章中寶師曾以非想見惑難三藏因而改譯遂令論本有四句三句遮文有無不同其義至為繁難今鈔既宗寶疏所釋最為周悉且於頌疏為之科判尤易明瞭綱綸義理鈔實有焉

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義釋十四卷 續藏經本 唐釋一行撰行俗姓張鉅鹿人從普寂禪師出家髫齡既精諷誦縱其遊學從悟真受篡法占災福若指掌復從善無畏金剛智學陀羅尼秘印登前佛壇受法王寶睿宗玄宗詔對無恒著大衍曆五十二卷攝調伏藏六十卷釋氏系錄一卷等開元十五年卒春秋四十五謚曰大慧御撰塔銘事蹟見宋高僧傳及舊唐書本傳夫佛法者不可以心得不可以身得為方便故或云以心得或云以身得故佛教大乘之中有顯密之分顯教從理入云即心是佛即心作佛密教從事入云即身

成佛論云父母所生身即成大覺位也自東晉帛尸梨密多羅竺曇無蘭等始傳東土至唐善無畏金剛智不空諸三藏而臻大成諸陀羅尼約分五部一金剛頂二胎藏三蘇悉地四蘇羯羅五底哩耶而金胎二部最要且廣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者略名大日經即胎藏界根本經也凡七卷前六卷為經末一卷為供養法開元十三年善無畏於東都大福先寺譯一行筆受兼綴詞理文質相半妙諧深趣今釋解前六卷經文即是一行於譯場承旨纂述所聞舉世流通凡有兩本一名大日經疏二十卷一名大日經義釋十四卷釋

初、二品疏與義釋文字全同自息障品而下文字多異證之所牒經文則疏自息障品下義釋自悉地出現品虛空藏明妃下與今本經文不同多是倒作全存譯場草創直譯之真由此可知疏是一行初稿潤色未竣而一行沒化義釋是其同學智儼受行付囑咨詢三藏繼為治定未畢而三藏棄世卷端有釋溫古序言之甚詳其贊此釋云無言不窮無法不盡舉邃秘兩釋會衆經微言又云經中前後相明事理互陳若不師授未尋義釋而能遊入其門者未之有也蓋瑜伽行法真言則聲字實相壇儀則即事而真約無相以顯圓宗因

緣起以明悉地其中隱伏事法支分非經口訣不能曉解所以秘部經論鈔記甚尠而今義釋一書非徒胎藏之寶鑰抑亦密乘之金匱也歟

曼殊師利焰曼德迦萬愛秘術如意成就法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一行撰譯行所著大日經義釋今已著錄此法中土久佚然何時傳入東瀛諸家目錄皆未載之卷端但題一行撰譯既曰譯則是轉梵為唐不應更曰撰疑撰乃選字之訛謂自大部錄出耳夫密乘宗義依五智而現三輪身自性輪身者五佛也正法輪身者五菩薩也教令輪身者五明王也由妙觀察智厥有法平等現等覺身即西方阿彌陀佛其正法輪身為文殊師利菩薩教令輪身為閻曼德迦明王亦名大威德亦名六足尊其儀軌有五部一為唐失譯文殊師利耶

曼德迦咒法一卷此本中土亦佚日本釋圓珍傳於東瀛二為唐不空譯聖閻曼德迦威怒王立成大神驗念誦法一卷三為唐不空譯大乘方廣曼殊室利菩薩華嚴本教讚閻曼德迦忿怒王真言大威德儀軌品一卷四為唐不空譯大方廣曼殊室利童真菩薩華嚴本教讚閻曼德迦忿怒王真言阿毗遮嚕迦儀軌品一卷五為宋法賢譯妙吉祥最勝根本大教王經三卷此五種皆出於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中也今此卷初畧宗旨次明像法次說一印真言次說曼荼羅法末說符圖有二謂地符天符注云加法口傳

其真言見於耶曼德迦咒法及聖閻曼德迦念誦法中，而像法壇法為彼中所無，殆一行從灌頂三藏受此法時，口傳之言，因而記之耳。

藥師瑠璃光如來消災念誦儀軌一卷 北京刻經處本 唐釋一行撰。行所著大日經義釋焰曼德迦萬愛法，今已著錄。此軌初為五言偈，略說道場儀軌，然後次第說諸印明，即三部加持、被甲、印地、迎請、獻閼伽、獻座、普供養、大慈護、佛眼、讚歎、根本、明加持數珠、正念誦、祈願、十二藥叉真言、讚禮、獻閼伽、供養、辦事佛頂、解界、奉送佛眼、三部加持、被甲、禮佛、發願、經行也。唐人所撰譯藥師儀軌凡有三種：初金剛智譯藥師如來觀行儀軌法，為藥師七佛法，最詳；次不空譯藥師如來念誦儀軌，為最略；此本適合其中，印明周備，不剩不欠，蓋依胎藏

界一尊供養之法而集者，極切實用，中土久佚。宋端拱二年日本釋奝然弟子祚壹從宋左街天壽寺惠文阿闍梨口請傳將入日本，然彼土相傳或云無譯者，或云金剛智譯，或云不空譯，或云一行集，今以三本相校，以一行集為近之云。

大毗盧遮那佛眼修行儀軌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一行撰。行所著大日經義釋、焰曼德迦萬愛法、藥師消災儀軌，今已著錄。此軌蓋是一行禪師親承於善無畏而記述之者。初說不動明王、降三世明王、軍荼利明王、六足尊明王、金剛藥叉明王、馬頭明王、無能勝明王、一字佛頂明王及佛眼明妃之真言印法，觀想悉地，兼約相即無相、生而不生，以明三昧耶之義趣。唯無能勝真言無文注，云在別由極密而暫不注之。次說三力加持、大輪壇印、界道、觀召請、獻閼伽、華座、塗香、花、燒香、燈明、本尊加持、加持數珠、千轉真言、正念誦、供養、送奉，亦皆一一明其印法真言功能。結云：已上是金剛手所說，已下是世尊印可言。諸尊五種顏色、壇相形容之義。佛眼為佛頂部法，於密乘中最為無上，一切諸尊念誦最後皆誦佛眼明。弘法大師云：一切真言遍數須付囑佛眼尊，此等部母攝受諸咒，乃至成佛時不令散失，故早成就也。其真言見於金剛智譯金剛峰樓閣瑜祇經金剛吉祥大成就品及菩提流志譯菩提場所說一字頂輪王經。然瑜祇經屬金剛頂部，其中所說曼荼羅法八大明王為降三世、六足尊、大笑金剛、大輪金剛、馬頭、無能勝、不動尊、步擲金剛，與今軌不盡同，疑是善無畏依廣本大日經中傳受，故五尊五色等義皆胎藏部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宿曜儀軌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一行撰行所著大日經義釋焰曼德迦萬愛法藥師消災儀軌佛眼修行儀軌今已著錄此軌說虛空藏文殊普賢延命帝釋毗沙門日月火水木金土羅睺計都九執曜二十八宿能吉祥北斗破一切宿曜障吉祥等凡二十真言皆先明印相次說真言末述功能其文殊真言為文殊八字陀羅尼日月等九曜及末三真言無印法卷末引金剛大成就經吉祥成就品說世間成就法諸曜運行有四宿作厄害有四大惡曜是時或依八字文殊或熾盛光佛頂或葉衣觀音或一字佛頂息災念誦次說作成就法次說作七曜成就法其中間作成就法之文與金剛頂瑜祇經金剛吉祥大成就品中文同蓋此軌即是瑜祇經大部錄出別譯一行禪師既受佛眼修行儀軌而瑜祇經說佛眼真言威力云一切宿業重障七曜二十八宿不能破壞可知宿曜法與佛眼法相表裏此中破一切宿曜障吉祥真言即出彼經北斗真言見金剛智譯北斗七星念誦儀軌云出金剛頂經七星品此軌即佛眼修行儀軌之一部為秘密法故廻互出之也

北斗七星護摩法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一行撰行所著大日經義釋焰曼德迦萬愛法藥師消災儀軌佛眼修行儀軌宿曜儀軌今已著錄護摩梵語此云燒密法於一期道場圓滿則以真言加持供具於火中焚以獻之由護摩故燒除諸業也此法初說能吉祥真言次說北斗日月火水木金土羅睺計都九執曜二十八宿諸神祇凡十三印法真言次說延命真言次說塗香華燒香食燈明普供養六印法真言次梵偈讚歎次向爐啟請及召請北斗印法真言次供養次撥遣印法真言末補闕真言後附熾盛光要法其中有四真言熾盛威德佛頂真言大聖息災真言破宿曜真言北斗七星真言而熾盛佛頂真言兼明印法此護摩法與一行所撰宿曜儀軌合是一部七曜等真言皆同彼中七曜無印法此中一一印法皆備而闕無四菩薩二天王印明及延命真言印法蓋彼軌為念誦之儀今卷為護摩之法卷末所附熾盛光佛頂法世有兩譯一為唐失譯佛說大威德金輪佛頂熾盛光如來消除一切災難陀羅尼經一為唐不空譯佛說熾盛光大威德消災吉祥陀羅尼經皆不說熾盛光佛頂印法故今卷所附應是第一譯似出於金剛智所傳其文句與不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譯本畧相同也。

梵天火羅九曜一卷（續藏經本）　唐釋一行撰。行所著大日經義釋、熖曼德迦萬愛法、藥師消災儀軌、佛眼修行儀軌、宿曜儀軌、北斗護摩法，今已著錄。此卷端有唐咸通十五年題記一則，蓋傳鈔者為之。火羅，梵語義云時，即依生時星宿占卜運命之術。卷中記羅睺、土、水、金、日、火、計都、月臨命吉凶於一一曜，先說真言，次說供養口決及年厄，末為星神之圖及行年吉凶攘祭之法，末附北斗九曜真言各一。其諸曜真言或一二三不等，羅睺、日、計都、月各有一真言，金、火、木星各有二真言，土、水兩星各有三真言。宿曜儀軌中諸曜真言及九執曜真言，此中皆有，唯北斗真言不與彼軌同。此卷當是一行禪師原作，而後人展轉傳鈔，任意雜入餘經偽法。卷端所錄唐咸通十五年題記亦不完，於諸尊名下註云某星王在某時禳祭法，下注云本命屬某某天，皆是東土道家之說。卷末錄聿斯經說禳祭事，又有葛仙公禮北斗法、祿命書說七星十二支祿命，又錄破一切宿曜障吉祥真言，注云男忌天羅、女忌地網云云。末錄供養白文及一切天兄。考唐書藝文志有都利聿斯經二卷，貞元中都利術士李彌乾傳自西天竺，有璩公者譯其文。鄭樵通志略云：本梵書五卷，唐貞元初有

都利術士李彌乾至京師推十一星行曆知人命貴賤又舊唐書經籍志有祿命書二十卷劉孝恭撰宋史藝文志中有僧一行撰符天九曜算法或即此書符乃梵字之誤是或星字之訛也

七曜星辰別行法一卷 續藏經本

舊題唐釋一行撰行所著大日經義釋熖曼德迦萬愛法藥師消災儀軌佛眼修行儀軌宿曜儀軌北斗護摩法梵天火羅九曜今已著錄此法初列十二月中望日直日星宿以為推其之本次記一行禪師撰此法因緣次叙二名一名副憂婁鬼王收禁二十八宿從者諸行病鬼法一名西國七曜別行法次總明咒願酒脯紙錢祭禁之法次說三十鬼名即二十八宿及文星辰星之鬼一一各有圖像及行病狀況祭禁之法末重明勑禁之法卷末有日本享和二年快道林常跋謂或以紙錢酒脯是道家

所為因廣舉密部經軌以酒肉為祭之例是寄餘道之淺近顯法性之深遠然吳竺律炎譯摩登伽經說星圖品隋那連提耶舍譯大方等大集日藏經魔王波旬星宿品皆說二十八宿吉凶之事其神名祭禳之法與此卷皆不同且此卷所列二十八宿不依方位淩亂無次各宿所有星數多寡亦不與二經合辰星本是房宿今二十八宿中闕無星宿而別立文辰二星諸星鬼名既非譯義亦非譯音全似杜撰末章中史有急急如律令語其為偽造假名一行決無疑義矣考宋史藝文志有唐瞿曇悉達撰二十八宿分野五星巡應占及

一行撰二十八宿秘經要訣想皆此類也。

看命一掌金一卷 續藏經本

舊題唐一行撰。行所著大日經義釋、焰曼德迦萬愛法、藥師消災儀軌、佛眼修行儀軌、宿曜儀軌、北斗護摩法、梵天火羅九曜、七曜別行法，今已著錄。此卷凡分八章，初說選僧十識之法，以其生年月日定其善根有無；二說十二肖生人吉凶；三說十二月生人吉凶；四說三十日生人吉凶；五說十二時生人吉凶；六說十二時各初中末生人吉凶；七說五命得病忌日祿馬正倒；八說十二時歌。於論年月時吉凶，皆每一宮各述七言偈四句，後長行解其十識者：天通識、三合識、善知識、識方丈識、菩提識、福德識、起家識、消災識、佛法識、成就識也。然今世通行有數本，題名或無看命二字，或作星相二字，金或作經，其中偈頌解說文全不同，乃至十識之干支月令亦全不符。考唐宋藝文志所著錄一行撰述，周易類有六部三十六卷，天文曆算有九部一百二卷，術數有十九部四十二卷，神仙家有二部二卷。舉凡術數占候宅墓占卜命相五行，多託諸一行，以神其說。此書既不見於著錄，其為元明人偽造無疑。唯十識之說，今世選僧弟子多依用之，有時亦多靈驗焉。

開元釋教録畧出四卷 北京刻經處本　唐釋智昇撰昇所著開
元釋教録二十卷已收入四庫全書中此即其中第十九二
十兩卷入藏録彼録中因各經譯人時代已見前諸代録及
有譯有本録中故不重亦不載藏經千字文字號今既唯録
入藏部帙故兼出譯人時代各經詳註卷數帙數紙數及千
字文號但紙數之多寡與開元釋教録所記不符蓋行式有
疏密字體有大小當時只就寫經實况而計之非定數也唐
時經典流通全憑經生書寫此録畧出之意即為便於檢討
凡有造寫經藏功德者所需布施易於覈實也全藏凡大乘
經律論六百三十八部二千七百四十五卷二百五十八帙
小乘經律論四百三十八部二千三百三卷二百二十二帙
部合一千七十六部五千四十八卷四百八十帙又開元録
卷二十末附載當時或尋本未獲或別生繁重而刪除藏外
諸經今録亦然就刪繁録中撮要出之皆是當時傳鈔極廣
者故特明之耳

續集古今佛道論衡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智昇撰昇所著
開元釋教録已編入四庫全書中又所著開元釋教録畧出
續古今譯經圖紀今已著録此卷乃補釋道宣之集古今佛
道論衡即是録漢法本內傳及傳法記兩書漢法本內傳於
道論衡即是録漢法本內傳及傳法記兩書漢法本內傳於
道宣之原作中已節引之今更補録注云出後漢書列傳七
十八凡有五卷即為五品所録乃第一第三兩品文考隋唐
經籍志所著録後漢書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
沈袁崧范曄蕭子顯九家今云漢法本內傳出於後漢書雖
不能決其不出於佚書然以文字證之如初品記漢明帝以
周書其記證迦葉摩騰説佛降生涅槃年代文中數引漢統
師説文末記齊大統達摩鬱多羅答高齊法師説即是法上
大統又記佛涅槃至漢明帝永平十年從永平十年至大業
十年從大業十年至貞觀十年通一千五百九十年由此可
知此傳乃隋大業中偽造第三品中説佛有四身五種涅槃
天竺外道八種梵行亦極淺薄傳法記即是集録玄通記魏
書吳書後凉書及魏書明帝時道士姜斌與法師曇無最對
論事其吳書及後魏書二則道宣原作中亦節録之考隋唐

經籍志魏書有王沈撰吳書有韋昭撰後魏書有魏收魏彥深張太素三家涼書十卷注云沮渠國史不出撰人今此所引出於何書乃至真偽皆不可考矣

集諸經禮懺悔文四卷 江北刻經處本

唐釋智昇撰昇所著開元釋教錄已編入四庫全書中又開元釋教錄略出續古今譯經圖紀續集古今佛道論衡今已著錄此集初二卷中第一禮二十七佛於中先有七禮即東方須彌燈光明如來十方佛過去七佛五十三佛東方善德如來十方佛賢劫千佛三十五佛東方阿閦如來十方佛也次有二十七佛出佛名經卷八次有二如來第二禮十方佛名經第三功德山陀羅尼云出大集經而今本大集經中無此咒遂釋智廣密咒圓因往生集中曾轉錄之第四施那偈第五文殊師利禮法身文第六依華嚴經發十大願第七讚阿彌陀佛文第八禮五十三佛第九華嚴經偈第十受菩薩戒偈第十一智度論偈修善業偈等十二往生淨土陀羅尼第十三合香之法第十四禮三十五佛第十五禮二十五佛出佛名經卷八第十六禮十二佛出十二佛名神咒經第十七晝夜六時發願文卷三四中第一讚阿彌陀佛十二光名禮第二依大乘經禮讚偈第三依龍樹菩薩往生禮讚偈第四依天親菩薩往生禮讚偈第五依彥琮法師往生禮讚偈第六依善導和尚往生禮讚偈蓋初二卷即隋信行禪師之七階禮第三四卷即善

導和尚之往生禮讚偈善導之作世本別行前已信行於隋時創三階教法以精苦忍辱為宗死則捨身蟲鳥言人有三等賢愚中庸今並教之故名三階隋之高熲唐之蕭瑀乃至獨孤氏裴氏武氏諸族皆崇奉之於化度寺立無盡藏以儲天下布施奉其教者不與大僧同處於諸寺別創三階院以居之自開皇證聖曆開元以其乖反經旨雖屢禁斷弗能絕也以道宣之精嚴紀其行迹於高僧傳載其撰述於內典錄是其解行有足異者至宋以後其教始絕著作亦亡近世燉煌經卷復得信行著述多種始可考其遺迹其七階佛名一卷亦名晝夜六時發願法亦名禮佛懺悔文識厥今昇既集其文欲以流通於世是昇亦三階者流歟

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一百二十卷（金陵刻經處本）　唐李通玄撰玄為唐之帝胄傾心華藏每覽諸家疏義繁衍學者窮年無功進取開元七年卷齎新譯華嚴經八十卷至并部孟縣鄉中造論五載方就開元十八年年報齡九十六事蹟詳宋高僧傳感通篇法圓傳中此論原作會釋七卷論四十卷大曆八年僧廣超到方山蘭若召書生繕寫由此流行至大中中閩越僧志寧將論註於經下會釋寫附於初合成一百二十卷至宋乾德中閩僧慧研重更條理立名曰華嚴經合論今本卷端有惠研志寧二序及馬支纂錄長者事迹會釋中

初序王竟以十門分別一依教分宗依小乘戒經菩薩戒般若解深密楞伽維摩法華大集涅槃華嚴立十宗廣辯維摩法華涅槃華嚴各有十種差別二依宗教別初依賢首探玄記敘先德十家賢首五教西域二宗次仍依前十種經立十教三教義差別即是陳華嚴十法義理差殊於中第五明地位所行行相別中列六種所乘三種五行十地不同四戒佛同別五見佛差別六說教時分此三門中各開十門七淨土權實依摩醯首羅天靈山唯心及彌陀十六觀維摩梵網涅槃法華華嚴顯十種淨土八攝化境界略示五門九因果延

促十會教始終各開十門論文之中先分四義一長科經意略作十段長科二明經宗趣其義有六即宗趣藏攝序分正宗付囑流通也三明教體先出涉法師四法為體依六處釋次立十法為教體四總陳會數謂有十會也次釋初品先釋經題目後隨文釋義於經初六字八句斷疑成信義為三分一定傳教人二定說經時分有十種說三隨文解釋於一心性中立四種因果法身萬行大悲大智也於諸衆中一一約位名以表法行於一一會初先總科釋於諸品或作三門四門五門乃至十門分別判教極為該博張皇法海羅列義天處處提倡圓頓法門與禪相為表裏宋普庵印肅禪師因覽論序達本情亡知心體合大悟因言長者乃於經首痛下一鎚大地山河等閒俱碎然依瓔珞經謂於第三十九卷下應有第七會三禪天說佛華三昧及解南無言離中虛世或以為加乎十會經文所無依梵字而生解可謂迷名斯論者殆大醇而小疵者歟

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四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李通玄撰

通玄所著華嚴經合論今已著錄此論卷一前有大曆五年方山逝多林寺比丘照明序卷四末有宋張商英後記論初自序略立十門實有十一門以文中重出兩第三門故第一舉佛自果勸修生信門即經初會世主妙嚴品至毗盧舍那品凡六品第二自己發心起信修行門即經第二會佛名號品至賢首品凡六品第三入位契真會佛智慧門即經第三四五六八會從昇須彌山頂品至十地品凡十四品於十地中畧說六相十玄之義此門前序目中無之又第三以定該會古今三世門即經第八會十定十通十忍三品四入佛果位現障成位門即經第八會阿僧祇品至普賢行品凡七品第五明自行所及至果成佛門即經第八會如來出現品第六明自成佛果普賢恒行門即第經九會離世間品第七明成佛果一切皆成法界門即經第十會入法界品如來入師子頻申三昧及放眉間光現法界門第八以佛果法利益人間俗衆門即經第十會入法界品文殊創始就根入俗遊六千比丘在路發心得此一乘法門第九令世間人及龍勤修入法信心修行因果同時門文中又名說教勤修門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經第十會入法界品文殊入俗入間說普照法界修多羅門第十至妙峯山入㒟舉信修行門文中又名善財入位契真門即經第十會入法法界品辯根與法成行門前九門共一卷後一門有三卷謂五十三知識用五位因果進修行門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及等覺中文殊彌勒普賢表智體用也五十位中一一皆有此三以成因果故特詳之耳是故此論綜十會因果之玄要列五十三位之法門配法觀心如如予等經梵行品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則成就慧身不由他悟若方山長者庶幾焉

續古今譯經圖紀一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智昇撰昇所著開元釋教錄已編入四庫全書中又開元釋教錄畧出今已著錄此紀乃續釋靖邁古今譯經圖紀之作自玄奘三藏譯經於大慈恩寺其翻經院堂壁圖畫古今傳譯緇素邁師因為之紀今紀初自序云自藍嚴後傳譯相仍諸有藻繪無斯紀述可見自玄奘三藏以後繼有傳譯者仍皆畫像於斯堂昇公因而為之紀即釋智通伽梵達磨阿地瞿多那提若那跋陀羅地婆訶羅杜行顗佛陀多羅佛陀波利提雲般若慧智實义難陀李無諂彌陀山阿儞真那義淨菩提流支般剌密帝智嚴善無畏金剛智都二十一人其部帙全與開元釋教錄同唯於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經開元錄中云是釋懷迪因遊廣府遇一梵僧未得其名齎梵經一夾請共譯之勒成十卷今紀云是般剌蜜帝以神龍元年於廣州制旨道場誦出彌伽鑠佉譯語房融筆受懷迪證譯由此可知此紀即是依開元錄除其此方撰集以成斯篇而般剌密帝譯楞嚴經事後訪得之故改正焉耳

大乘起信論疏記六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新羅釋元曉撰曉所著述名稱可考者凡五十部九十四卷現存金剛三昧經論等十六部二十二卷今均著錄此疏記原本作疏二卷別記二卷清末楊文會會入論文對勘疏記其重複者刪記而存疏以記中異文逐條附於疏中釐為六卷以便觀覽日本續藏經本即據會本編入大正新修大藏經則仍原本其疏亦稱海東疏與隋慧遠之疏唐法藏之義記稱為起信三師為學者所依用文有三門初標宗體次釋題名三依文顯義解釋極為精明賢首之義記圭峰之注疏皆引用其說宋高僧

傳澄觀傳云於淮南法藏受海東起信疏義其為唐人所重如此疏中恒云如別記說是別記之作在先唯略釋立義解釋二分其因緣及修行信心勸修利益三分不解別記原本凡開二門一者述論大意二者依文消息述大意中所說幽玄贊述如來深經之奧義評古來注家之守習依文消息中但分科略解夫曉公學說教理所依經宗金剛三昧論宗起信行依瓔珞本業引而申之以釋華嚴楞伽解深密金光明般若梵網攝論中邊論等是故此疏義趣深邃理解精明信名作也東域傳燈目錄有起信論私記一卷謂元曉撰而又

註曰或本云塞部撰而文與曉別日本萬治二年刊本別記卷首題海東沙門元曉撰卷末題塞部撰故塞部之與元曉一人二人私記今不傳其與別記一異均不可詳考高麗義天錄中曉公尚有宗要大記料簡各一卷今亦不傳焉

華嚴一乘法界圖一卷大正新脩大藏經本　唐新羅釋義湘撰

湘姓金氏，或云姓朴，雞林府人。武德八年生，年二十九依皇福寺出家。永徽元年與元曉同伴欲西入唐，邊戍邏之為諜者，囚閉累旬而返。龍朔元年重入唐，就學於智儼。咸亨二年返新羅。長安二年示寂，春秋七十八。事蹟詳三國遺事及宋高僧傳，號海東華嚴初祖，亦稱浮石尊者。所著述皆明華嚴性海毗盧遮那無邊契經義例，如十門看法觀入法界品鈔記、彌陀經義記等。其弟子所記有智通之錐穴問答、道身之道身章等，今皆不傳。此圖作於總章元年七月，是年十月儼公示寂，是此圖之成，儼公猶及見之。攝盡一乘樞要，首即印圖，凡二百一十字，為七言偈三十句，列成十五行，行十四字，始自中間法字，隨印迹文，迴環屈曲而讀，次以二門釋文，一總釋印義，二別解印相。於中又有三門分別：一說印文相，二明字相，三釋文意。說印相者有一問答，謂一道繁回為依三乘，顯一乘明。字相有三問答，謂字有始終，示因果不同；字多屈曲，示三乘差別。廣說以六相十入明一家實德性在中道義。釋文意者，先科解三十句偈意，初十八句約自利行，次四句利他行，次八句辨修行者方便及得利益。乃取智儼搜玄記中十地品科文，次有二十問答，明證教緣起十玄之旨。湘既親承至相，故所說道理極精奧。賢首撰探玄記成，特因勝詮法師以寄遺之，則湘在儼公之門，堪稱推首。其所悟入，亦必超群。但以邊方之人，文頗生澀，不能暢達義致。且印圖之作，婢傷纖巧，雖云藉事表法，何必定在篇章？其智者自能忘言而會義，愚者終必拘相而不知反也。卷末續藏經本有日本建曆二年題記，即宋嘉定五年。大正藏經本又依大谷大學藏正德二年即清康熙五十二年寫本校勘之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分僧羯磨五卷（思悅刻經遺本）

唐釋懷素撰。素姓范氏，其先南陽人。父宮左武衛長史，因為京兆人。為玄奘弟子，受具戒後，專攻律部。初從法礪律師研習三載，繼聽道成律師講，自撰新章，卒時春秋七十四。事蹟詳宋高僧傳。考初唐四分律宗自有三家：一者法礪，號相部宗，或稱西塔宗，依成實名曰舊疏；二者懷素，號東塔宗，依一切有部毗婆沙俱舍，名曰新章；三者道宣，號南山宗，依大乘天台教觀。中唐之世，舊疏最盛。大曆而後，元載、章皋皆篤重素公，崇其律教，於是新舊兩家執目，殊異各競宗派，微若參辰，數興諍論，會昌以後，諸家章疏皆失，唯南山獨傳焉。今此本自唐時入藏，流通得免佚亡。原本作三卷，卷端有自序，文凡十七篇，初方便篇有一法，結界篇有十七法，授戒篇有三十法，師資篇有六法，說戒篇有十法，安居篇有四法，受日篇有二法，自恣篇有九法，衣鉢藥受淨篇有七法，攝物篇有十八法，懺衣篇有六法，除罪篇有六十法，治人篇有十九法，設諫篇有六法，滅諍篇有七法，雜行篇有十五法，修奉篇節錄律中毘尼增一篇文，都凡二百一十七法。據序中所當時羯磨有其五本：一曹魏康僧鎧本，二曹魏曇諦本，三元魏慧光本，四隋法願本，五唐道宣本。

曹魏二本自古編入大藏，魏隋二本久已佚失，其評宣本云：近棄自部之正文，遠取他宗之傍義，教行既其雜亂，指事爰有乖違。蓋素公此作，純依四分律藏纂集而成，文無改易，法極詳備，宗纘毘尼者所不可廢也。

尼羯磨五卷（毘陵刊經處本） 唐釋懷素撰。懷素所撰四分僧羯磨今已著錄。羯磨梵語，此翻為業，義謂辦事，亦云所作。凡僧衆一切法事，由茲作法成辦，名曰羯磨，所謂作持也。唐初諸家尼羯磨皆附大僧羯磨後，與僧同文者不別條錄，其不同者各以類分，受行之際，翻檢不易。自劉宋求那跋摩簡尼別行，集成一卷，現存藏中。隋法願總定二部羯磨，僧尼別行，各二卷，其本今不傳。此本原作三卷，自唐時入藏流通。卷端有自序，總述尼法。凡十七篇：方便篇有一法，結界篇有十七法，授戒篇有三十法，師資篇有六法，說戒篇有十法，安居篇有四法，受日篇有二法，自恣篇有十一法，衣鉢藥受淨篇有七法，攝物篇有十八法，功德衣篇有六法，除罪篇有四十七法，治人篇有十九法，設諫篇有十二法，滅諍篇有七法，雜行篇有十五法，修奉篇節錄毘尼增一之文，都合二百一十二法。然考求那跋摩本一卷，凡九篇，其衣食淨法及雜法中云尼無作餘食法、無乞處分作房法，而今本則具有之，雖依律藏成文，恐失西竺傳授。所述固極詳備，行者校理以研尋之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分比丘戒本一卷（毘陵刊經處本） 唐釋懷素所著四分僧羯磨、尼羯磨皆已著錄。夫戒律以止作二持為本，作即羯磨，止即戒本。是故古德莫不式考，義全各申撰集。唐初戒本流行，有四種不同：一姚秦佛陀耶舍譯，自古編入大藏；二北齊慧光本；三隋法願本，今皆不傳；四唐道宣本。此本之作最在後，以智昇習東塔宗，故編定開元釋教錄時，素公所作羯磨戒本獨得入藏流通，餘家皆遭簡棄。其戒序中云我今欲說波羅提木叉戒，初戒中云不還戒，皆同法願所出，是依於廣律，正參諸願公所寫戒心而錄出之。爾蓋嫌耶舍本及光本云我今欲說戒及云不捨戒文辭疏略，所以卷端自序云詳檢律本，參驗戒心，依於正文，錄之於左也。然南山戒本序云世有淳修之徒，同我則富難為易，異聽則違是言非。今素公序則云四本據其理雖復同，會其文則有異，致使弘揚失於宗叙，修奉乖於行儀。可知當時律學對於戒本一字之差諍競之甚。失固在於隨言計執，得亦在於啟文通義，良以彰祇奉之誠，故不憚校檢之繁耳。

四分比丘尼戒本二卷（民慶刻經處本）　唐釋懷素撰。素所著四分僧羯磨、尼羯磨、四分比丘戒本，均已著錄。此本古作一卷。自唐時編入大藏流通。初稽首偈，次戒經序，次八波羅夷法，十七僧伽婆尸沙法，三十尼薩耆波逸提法，一百七十八波逸提法，八波羅提提舍尼法，百衆學法，七滅諍法，凡三百四十八戒，末七佛略戒及戒後序。考東土尼戒，據日本天長七年豐安大德戒律傳來記云：自漢靈帝以來，皆從大僧邊求受大戒。至曹魏中，有東天竺二尼到長安，因歎邊地比丘尼未有具戒，乃還天竺，化得十五尼，三人在雪山凍死，二人隨

黑潤死，屆至此土唯有十人。自爾已來，尼衆始有戒法相傳。未幾，思鄉附舶還國。宋元嘉中，復有師子國尼來，質云此地未曾有尼，何得二衆受戒？功德鎧云：尼無本法者，得戒而僧有罪。當時尼衆苦求更受，重往西國請尼，令足十數，及至功德鎧已卒，便請僧伽跋摩為師，於壇上與尼重受大戒。自爾已來，得戒善受。然四分僧羯磨藏中有四本，尼羯磨有二本，僧戒本有二本，而尼戒本猶存此素公所集，以其全依廣律正文纂錄，無所增減也。南山亦有刪定尼戒，未久不傳。宋元照律師依刪定僧戒本重定，序中云：今所誦者，乃是後人準

律鈔出，且備時用。然以翻傳尚質，受誦尤艱，蓋即指此本也。今時末法，懈怠鬬諍，律風久衰，受若牛毛，持如麟角，致使下壇畢身不誦，是又豈戒文艱澁之過耶？傷哉。

四分律開宗記二十卷 續藏經本 唐釋懷素撰

素所撰四分僧尼羯磨、僧尼戒本均已著録，此疏之作，發始於咸亨元年，畢功於永淳元年，首尾經十三載。卷端七言歸敬偈及序，玉竟，立論宗義，以三位料簡。一總簡藏別，二別藏宗歸，三釋藏題目。初門中開釋名、出體及諸門分別三門，諸門分別，復開為七：別藏宗歸中，開定宗旨、判宗文二門，定宗旨中，敘古師解問答，辨非顯示正義，歷破古師以止作受隨止惡、教行因果、止善為宗，及不可論宗之說，而引律文兼通定慧三行，謂定慧是戒學所攝，應以戒行為宗，判宗文中開宗來為受隨受隨分齊、教行兩別。能詮教者，謂受戒法、聚、尼聚少分，旨歸彰受自餘等文。總明隨相所詮行者，第三法前根本、加行說之為受，第三法後所説相等，皆名為隨。受有受緣、戒體二門，隨有專精不犯、犯已能悔二門。釋藏題目中，先以四門解四分，謂一本制通含二（數通）不分三，五師弘傳，四離分部。別次以三門釋律藏，謂一列數，二廢立，三通塞也。科文三分，知時已前是序分，毗舍離下是正宗，五百已下是流通。序文復二，初偈文是勸信序，蘇羅婆下是發起序。正宗文二，初二部戒本，止持行相，第二犍度已下作持行相。流通文二，初，後代結集；二，現在付囑。其釋第四妄語戒十四種，過人法之第九十一支道，舊皆取成實十一定、具或取舍利弗毘曇十一種，集數法門。釋今疏獨謂是逆觀十二緣起。夫唐時四分自有三家，南山依用智首律師疏，自於廣律未有鈔釋，相部法礪名為舊疏，東塔開宗號為新章，多於古義指摘瑕疵，傳習雖寡，而兩家傳授，各擅專門，學者執見，數興諍論。至代宗時，詔兩街臨壇大德十四人，齊至安國寺，定奪新舊兩疏是非，總會一本，然卒不能齊致，新舊仍許並行，為於時元載盛崇新章，粜寶園寺傳授毗尼新疏記云：素公獨得真宗，虔求證據，辨惑稽疑，始立四分宗記。相國元公命薦福寺大德如淨刪彼證諭，獨留真精，則此疏於四分律學辨同斥異之致，關係甚重。所以宋傳云：彈糾古疏，十有六失，新義半千百條，傳翼之彪，搏攫而有知，皆畏乘風之震，碎鞠而無遺，不聞也。素有新疏拾遺記二十卷，又俱舍論疏十五卷，遺教經疏二卷，鈔三卷，今皆不傳矣。

大方廣佛華嚴經探玄記一百二十卷 天津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藏俗康氏其先康居人弱冠禮智儼為弟子年二十八削染於太原寺年三十二受具戒賜號賢首奉詔於太原寺講華嚴歷入日照義淨實叉難陀諸譯場為五帝門師前後講華嚴經三十餘遍先天元年示寂世壽七十號為賢首宗第三祖事蹟詳新羅崔致遠法藏和尚傳及宋高僧傳本傳此記原本作二十卷卷端五言歸敬偈四頌次序王竟開為十門一明教起所由二約藏部所攝三顯立教差別四簡教所被機五辨能詮教體六明所詮宗趣七具釋經題目八明部類傳譯九辨文義分齊十隨文解釋一一各顯十義以明無盡起教十者法爾故願力故機感故為本故顯德故顯位故開發故見聞故成行故得果故藏部十者一明三藏二顯所攝三辨二藏四釋相違五開種類六定所收七一部收八三部攝九或九部十具十二立說十者敘古說辯是非述西域會相違明現傳定權實顯開合敘前後義分齊理開宗也被機十者違真背正乖實狹劣守權此五非器正為業為引為轉為遠為此五所為教體十者言詮辯體門通攝所詮門通該諸法門緣起唯心門會緣入實門理事無礙門事融相攝門帝網重重門海印炳現門主伴圓滿門宗趣十者古師五說現傳五重題目十者數法喻義德事開具合品也部類十者恒本大本上本中本下本略本論釋翻傳支流感應也義理十者即十玄門一一門有教義等十義重重互具則有十門萬門如混融無礙有十因緣初因緣中又開十門釋文中每品皆以四門分別謂釋名來意宗趣釋文也於諸法相皆廣開諸門以釋然十住十行兩品中釋十住十行義各開十門文皆唯二餘八門缺釋十回向唯第九第十回向之初加以四門分別前八不開章門總釋釋十地品記文最詳全依十地經論業牒論文加以詮述初玄義中立教差別所列十家與教義章微有不同此中多元曉吉藏二師缺[illegible]闍[illegible]玄奘二說釋部類中云更得于闐國所進華嚴五藏頌本並三藏至神都現翻譯蓋指實叉難陀于證聖中重譯華嚴事此記殆創始於垂拱永昌中而成於證聖聖曆間耳華嚴指歸三寶章等記中皆嘗牒之是除作更較先矣

入楞伽心玄義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藏所著華嚴
經探玄記今已著錄賢首所撰經論疏記凡有十部今存其
中具中楞伽疏七卷唯見五祖畧傳其本中土久佚日本諸
家目錄亦但有玄義一卷不及疏名蓋失之矣是故此義十
門分別而文唯有九其第十門隨文解釋闕焉前九門者一
教起所因先總後別總即一大事因緣別顯十義謂順古滿
願被機感破惡回邪矜執酬問除疑顯實成益也二明藏部所
攝就三藏別與經對法二藏所攝約二藏則唯菩薩藏收約
十二部復有六義不同三顯教差別以法數心識緣起回小
就乘就入六義分別四宗差別而牒云如華嚴記中說四教
所被機初簡機謂依權教有正為兼為依實教有現被轉被
遠被後擇器謂無信著有邪求劣求錯求此五非器證行解
信通此五是器五能詮教體略辨十門謂名句能詮門言聲
詮表門聲名合詮門聲名俱絕門通攝所詮門徧該諸法門
緣起唯心門會緣歸實門性相無礙門圓明具德門此十與
華嚴記所列互有出入六所詮宗趣凡立十說謂無宗妄想
聖智一心二諦三無四門五門立破顯密也七釋經題目亦
立十釋謂翻名指事顯用顯德表法辨行表玄開釋合辨解
品也八部類傳譯部類有大次小三本傳譯有宋魏周三譯
九明義分齊略顯十門謂緣起空有門諸識本末門識體真
妄門本識種子門佛性徧通門二乘迴心門行位卷舒門障
治無礙門違順自在門佛果常在門一卷大義此門最要舉
凡一切性相二宗諍論無不約法約教為之和順無違所有
空有徧執悉皆蕩盡靡遺不唯一經大旨昭然若揭可使唯
識妙義明如指掌雖欲無讀明哲其舍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乘密嚴經疏十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嚴所著華嚴經探玄記、入楞伽心玄義，今已著錄。此疏釋唐地婆訶羅譯大乘密嚴經。斯經凡有二譯，其第二譯為代宗時不空三藏譯，同為三卷八品，乃法相宗根本六經之一。疏本據五祖畧記云三卷，東國傳燈目錄及華嚴宗章疏并作四卷，今本即四卷本，而闕其卷一，自妙身生品第二始。疏文科判甚細，詮釋簡畧，直中要理而已，不廣述經論以為證成。藏公撰疏，多於每品之初，以釋名、來意、宗趣、釋文開章分別，今疏但於品初畧明來意而已，不開章門也。藏公在日照三藏譯場最久，對勘華嚴梵本，補入法界品十一善知識文，故探玄記中釋梵文名義，多述日照三藏之言。今此疏殆是永隆、永淳間於譯場考文證義之際，率爾為記，既非講說之作，故不逞典博。於時藏公年方四十餘。清末楊文會曾云觀其文義不類賢首之作，其論似失於嚴[illegible]。今疏文彩固不能及探玄、起信諸記，然其立義則與楞伽玄義等脗合，且賢首[illegible]剃染於太原西寺，是寺乃咸亨元年立，垂拱三年改名魏國，天授二年改名崇福，而賢首諸疏或題魏國西寺，或題西崇福寺，惟十二門論宗致義記及此疏仍題太原西寺，二疏文義亦極相類，蓋此二疏作在諸疏之先，亦賢首致力於空有二觀之蟲軌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略疏一卷（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

藏所撰華嚴探玄記楞伽玄義密嚴經疏今均著錄此疏釋玄奘譯心經卷端序王竟以五門分別一教興者列十因緣二藏攝者經藏菩薩藏實教所攝三宗趣者以實相觀照文字三般若為宗又約教義境智因果以辨此經宗趣四釋題者約教義法喻體用三門分別五解文中科判大略初顯了般若後說咒下明秘密般若前文亦二初略標綱要即有四句謂人行境益也後舍利子色不異空下廣陳實義即有五句謂拂疑顯體明離辨得歎能也其釋拂疑中有小疑大疑正義觀行四番解釋釋顯體中有就位就法觀行三番解釋卷末自跋云長安二年因同禮部蕭檢校雍州長史滎陽鄭公之請而出此疏於時藏公年六十矣又附張說般若心經序謂秘書少監駙馬都尉滎陽鄭萬鈞揮灑手翰鐫刻心經而為作序長史鄭公名不詳萬鈞尚代國永昌長公主子潛曜尚臨晉長公主見唐書孝友傳及萬鈞撰代國長公主碑清末楊文會編刻賢首法集敘云此疏與基師幽贊一時而各出手眼判然不同後世諸賢多有鈔記以輔翼之如宋師會之連珠記希仁之顯正記元文才之慧燈記明錢謙益之小鈔此疏之深奧精要可知矣

梵網經盧舍那佛說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本疏十卷（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藏所著華嚴探玄記楞伽玄義密嚴經疏心經略疏今均著錄此疏釋姚秦鳩摩羅什譯梵網經之下卷斯經上卷說四十心地法門隋唐諸師皆不釋其下卷說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為菩薩戒之根本今疏初序王竟以十門詮釋一教起所因有十謂法應爾故亦本行故攝大機故授法命故勝法被故令成行故得諸位故滅事障故顯真性故得勝果故二諸藏所攝有四謂二藏三藏十藏十二分教三攝教分齊有化制二教約法機蓋主四番分別四顯所為機有四謂種姓遮難發心現位五能詮教體有十門謂能詮門歸實門具二門俱非門徧通門詮旨門唯心門歸真門無礙門雙泯門六所詮宗趣者總以菩薩三聚淨戒為宗別有受隨止作理事造修攝收五番差別以持三戒增三學成賢聖位得三德三身無礙佛果為趣七釋經題目先約行義教戒四番釋經題後釋品目然此中標云盧舍那佛說心地法門品菩薩戒本而序王及傳譯中標云盧舍那佛說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八起教本末先明此戒後明餘類九部類傳譯述羅什譯經緣起十隨文解釋科立三分初十一行

半偈為標源歎戒分從爾時下為對緣正說分從我今在此樹下為結說勸持分釋戒相初先作六門總釋隨戒之相但有其目云如別記而無文次釋十重先以十門料簡一釋名二犯因三犯具四犯境五造境自他六自作教他七犯相始終八犯輕重九諸部相攝十攝三聚其後一一戒相皆就十門以釋謂制意次第釋名具緣闕緣輕重得報通塞對治釋文也釋輕戒中先以八門料簡一制意二辨名三數類四輕重五多少六遮性七粗細八釋文具後一一戒相皆就八門以釋謂制意次第釋名具緣闕緣輕重通塞釋文也文極詳明玄義明教中自云備尋藏經据摭遺躅集菩薩毘尼藏二十卷故此疏獨能精深切當超越古今學菩薩道者得此疏而研習之於持犯之業庶乎具不差矣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疏二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

法藏所著華嚴探玄記、楞伽玄義、密嚴經疏、心經略疏、梵網疏、起信論疏，今均著錄。此疏古本原作一卷，今會入論本，釐為二卷。卷端序，王覺以十門分別：一、教起所因，謂造論通有六因，別辨此有其十二。明藏所攝，謂對法藏、菩薩藏攝。三、顯教分齊，謂先叙諸說，如華嚴疏後，述現宗總立四宗，約乘識人法四義以釋之。四、教所被機，隨前四宗辨所被廣狹。五、能詮教體，開為五門，謂隨事門、攝通門、歸識門、同性門、無礙門。六、所詮宗趣，謂以法界無差別義為宗，以染淨權實理事三門定其義，及辨其名義開合，而以令衆生信受此法，生解起行證果為趣。七、釋論題目，謂一大二乘三法四界五無差別，各有三義。八、造論緣起，明堅慧菩薩名及造論緣起。九、傳譯由致，述提雲般若傳譯事。文云：三藏遷化，瘞於龍門，與日照三藏同處。日照卒於垂拱三年，提雲般若以永昌元年來此，所譯經論六部，迄天授二年以後無聞，則是卒於是年。其時藏公年五十矣。十、隨文解釋。此論明菩提心，略說有十二種義，疏文詮述所引經論約二十部，而以寶性論為最多。此論古無別釋，提雲般若傳譯此論，藏公筆受，故於論中深義，獨能發揮詳明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十二門論宗致義記四卷（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

藏所著華嚴探玄記楞伽玄義密嚴經疏心經略疏梵網戒疏起信論疏無差別論疏今均著錄昔法順和尚著法界觀門以真空觀為首為理事無礙周徧含容二觀之基藏公此記即所以成就空觀也論為龍樹菩薩造姚秦鳩摩羅什譯疏初序王竟以十門分別一教起所因略有其十謂本願故破外故破小故破情故示大故顯空故解經故令悟故護法故報恩故二藏部所攝即菩薩藏對法藏論議經攝三顯教分齊辨日照所傳西國性相二宗之說會通其義四教所被機約始終教辨所被機五能詮教體約事實似性四重通論教體六所詮宗趣總以十二種門破執為宗顯理成行入法為趣又以四門分別謂汎明立破儀軌別揀此論所破總中三論義意一一門中復開多門廣辨全疏精要實寄斯門若能豁然貫通自能契證實相七造論時代辨龍樹出世節八傳譯緣起記羅什譯論緣起九釋論題先釋十二門後明造論人十隨文解釋自第二品已下一一品初皆約釋名來意宗趣釋文四句分別科判甚細詮解頗畧但明大意不廣申述要在使人順斯簡㮣名句得速入般若波羅蜜門而已古本原作一卷今本會入論文釐為四卷云

華嚴經義海百門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藏所著述現存二十五部一百七十七卷，今均著錄。此書文獻通考中作百門義海，蓋與華嚴妄盡還源觀同時所撰，文義亦相表裏。夫行依解成，行現解絕，若不能識病揀境，則定智無由得生。還源觀中所述觀法約行智說，誠恐行者或乖其旨，是以此篇專就一塵一念暢演法界觀境，所以開解也。行者若能於一一義門融入觀行，庶幾得之矣。文舉十門，別開百義。一緣生會寂門，十義者明緣起、入法界、達無生、觀無相、了成壞、示隱顯、發菩提、闡涅槃、推去來、鑒動靜也。二實際斂迹門，十義者二無我、明遮詮、如虛空、不生滅、無自他、無分別、入不二、無差別、明一味、歸泯絕也。三種智普耀門，十義者顯如量、分六通、明難思、生佛家、示圓音、辯依正、會機感、施佛事、開五眼、分三智也。四鎔融任運門，十義者會理事、達色空、通大小、收遠近、明純雜、融劫念、了一多、會通局、明卷舒、總圓融也。五體用顯露門，十義者顯光明、了境智、明二因、明佛境、辯因嚴、明佛性、表性德、自心現、出世門、托生解也。六差別顯現門，十義者明止觀、開二諦、出入定、通性起、辯六相、顯帝網、鑒微細、通逆順、定主伴、登彼岸也。七修學嚴成門，十義者法供養、弘六度、修解行、常莊嚴、明智慧、崇善根、了夢幻、曉鏡像、達五蘊、不共法也。八對治獲益門，十義者觀因緣、四威儀、明三性、顯教義、示法輪、知無常、入真如、出魔網、消藥病、離解縛也。九體用開合門，十義者顯入法、世流布、觀體用、明法身、開三藏、即不即、異不異、明本末、會三乘、畢竟空也。十抉擇成就門，十義者簡正見、辯染淨、顯無知、佛出世、辯四依、除業報、定權實、明頓漸、入佛海、證佛地也。一一門文皆先畧論，次列名，次釋義，後總贊，唯第十門末闕總贊云。卷尾有宋釋淨源校記，是宋時已無完本矣。

華嚴經旨歸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藏所著經論八疏，今均著錄。此卷端有自序，次開十門，每門又分為十，以顯華嚴十十無盡法門，為習賢首宗者所宜深究。一說經處，始自閻浮，終同餘佛，從狹至寬，有其十處。二說經時，始唯一念，終於本末，短修分齊，析為十重。三說經佛，謂用周相遍，寂用依起，真應分圓，因果依正，潛入圓通，十重無礙。四說經衆，謂果德常隨，嚴會供養，奇特影響，表法證法，所益顯法，十位五說，經儀通開十例，別現言聲，亦有十例。六辯經教，始自異說，終於圓滿，析為十類。七顯經義，約所標法，攝為十對，謂教義、理事、境智、行位、因果、依正、體用、人法、順逆、應感也。約所顯理，有十無礙，謂性相、廣狹、一多、相入、相是、隱顯、微細、帝網、十世、主伴也。八釋經意，畧辨十種因緣，謂無定相故、唯心現故、如幻事故、如夢現故、勝通力故、深定用故、解脫力故、因無限故、緣起相由故、法相融通故。九明經益，謂見聞、發心、起行、攝位、速證、滅障、轉利、造修、頓得、稱性，十益。十示經圓，即總上九門為一大緣起，謂處、時、佛、衆、儀、教、義、意、益、普十門圓通也。如是總舉十門，別顯百義，華嚴機要，備於斯篇。賢首撰華嚴探玄記，玄義第九門末云：如指歸中說。蓋探玄記乃是此篇引中之作。此中第六即探玄記中第八部類門，此中第七、八、九即探玄記中第九義理分齊門，然彼中明十玄，增託事而删相入，而此二書所明十玄，又與至相十玄門有改易也。

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

藏所撰經論八疏及華嚴指歸今均著錄賢首著作編入大藏考有七而世以華嚴指歸還源觀金師子章名為賢首三要焉卷端有自序文分六門二十一科一顯一體謂自性清淨圓明體即如來藏法性體也二依彼一體起於二用謂海印森羅常住用即海印三昧及法界圓明自在用即華嚴三昧也三依前二用而示三徧即一塵普周法界徧一塵出生無盡徧一塵含容空有徧四依徧境而行四德謂隨緣妙用無方德威儀住持有則德柔和質直攝生德普代衆生受苦德五依前四德攝用歸體而入五止謂照法清虛離緣止觀人寂泊絕欲止性起繁興法爾止定光顯現無念止事理玄通非相止六依前五止而起六觀謂攝境歸心真空觀從心現境妙有觀心境秘密圓融觀智身影現衆緣觀多身入一鏡像觀主伴互現帝網觀卷末總示如是六門即是六種三昧隨入一門衆德咸具矣

華嚴金師子章一卷 北京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

藏所著經論八疏及華嚴旨歸還源觀今均著錄此章乃長安元年武后詔師於東都佛授記寺講新華嚴經感諸瑞應召見於長生殿問六相十玄之旨蓋天帝網義十重玄門海印三昧門六相和合義門普眼境界門此諸義章皆是華嚴總別義網武后於此茫然未決師乃指殿隅金師子為喻曉之至一一毛頭各有金師子一一毛頭師子同時頓入一毛中一一毛中皆有無邊師子如是重重無盡后乃豁然遂肯此篇文極簡約纔及千言不唯述賢首一家宗旨罄無不盡猶若台宗之有荊溪始終心要更於一代時教性相綱要該括靡遺凡列十門初明緣起二辨色空三約三性四顯無相五說無生六論五教七勒十玄八括六相九成菩提十入涅槃新羅崔致遠撰法藏和尚傳讚此章云搜奇麗水之珍演妙祇林之寶豈虛譽哉賢首著述所明十玄增減時有改易唯此章及教義分齊章則全依至相原書但次第先後不同耳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四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藏所著經論八疏三要今均著錄此章以十門開釋如來海印三昧一乘教義初建立一乘門開別同二嚴別教約性海果分則不可說約緣起因分則有二門就分相門中辨一乘三乘有權實教義所望德量寄位付囑根緣難易機感本末十種差別就該攝門辨一乘三乘則不異不一同教約分諸乘則有六重約融本末則同一法界第二教義攝益門先辨教以三義示其相以三句明開合後明益亦開三句第三古今立教門畧敘十家第四分教開宗門先就法分五教後以理開十宗第五教乘開合門先約教開合明五教相攝次以教攝乘明一乘三乘各有五教後諸教相收有其二門第六嚴起前後門約本則一時顯現約末則三乘與一乘有同時異處異時異處二義差別第七決擇其意門就衆生根性有十門分別第八施設異相門有時處主衆依說位行法事十異第九所詮差別門有十謂心識佛性行位時分依身斷惑回心佛果佛境佛身一一各就五教所詮以顯差別之相第十義理分齊門有四謂三性緣起十玄六相一一廣明前八門為一卷第九門有二卷第十門為一卷然日本傳本為三卷以義理分齊門為第九與前八門合題云華嚴一乘教分記以所詮差別門為第十題云華嚴經中一乘五教分齊義總題云華嚴五教章然前九章廣明一乘三乘五教之殊第十獨顯一乘圓教海印緣起自在無盡之旨則中土所傳為正也

華嚴三昧章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藏公所著華嚴探玄記等疏章凡二十五部一百七十七卷今均著錄此章原名華嚴三昧觀見藏公所撰華嚴經傳記雜述門中新羅崔致遠作賢首傳序云就藏公所著華嚴三昧觀直心中十義而配譬焉謂廣大心甚深心方便心堅固心無間心折伏心善巧心不二心無礙心圓明心正與此章文合凡以四門分別發心第一簡教第二顯過第三表德第四發心中列直心深心大悲心各開十門直心十門如上述深心中十門者謂廣大心修行心究竟心忍苦心無厭足心無疲倦心常心不求果報心歡喜心不顛倒心也大悲心中十門者謂廣大心最勝心巧方便心餘七如深心中後七而釋義有別簡教中明十類眾生教行二法受捨分齊顯過中謂執色空若即據人及法各有二過若不即若俱若非俱亦各有四過顯德中有五門一真空觀二理事無礙觀三周徧含容觀四色空章五理事圓融義然前三觀無文名與法順法界觀門同蓋即因彼文故不錄耳日本傳本有據法界觀文補而易章名曰華嚴發菩提心章者色空章中有十門止觀理事圓融義亦開十門一一門中又成十義藏公於華嚴傳記中自述云於上十門亦各以十義辨其所要務令修成普賢行願結金剛種作菩提因當來得預華嚴海會蓋即的指理事圓融義而言則此義信為全章之蘊奧行者之心鏡矣

華嚴經明法品內立三寶章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

藏之著述現存二十五部一百七十七卷今均著錄此章以八門明三寶義一明建立有七意謂翻邪故除病故出怖故生緣念故約三義故約三乘故約三根故二釋得名寶有六義佛有二義法有三義僧有二義三出體性先以義理雙融三門明同相三寶次辨五教明別相三寶後約五教明住持三寶四顯融攝先約三乘教明三種三寶相攝又單就三寶明相收後約別教三義明相通融五明種類就小乘三乘一乘明其總別種類差別六揀所歸就五教次第為五門謂捨邪歸正門捨劣歸勝門捨權歸實門捨相歸真門捨末歸本門七辨業用先總就三寶辨勝劣後別就三種三寶各辨勝劣八明次第謂同相無先後別相有四一約起化二約入證三約興教四約修行次第不同住持唯一又約小乘三乘一乘以辨三寶先後之義考藏公華嚴探玄記明法品中云三寶章如別說起信義記初亦云三寶之義如別記是此章之作甚早大約與華嚴旨歸同時新羅崔致遠法藏和尚傳中云三寶別行記蓋即指此夫佛法以三歸為入聖之根本通發一切戒品及諸出世善法然所歸三寶即是一心眾生六根從一心起而背自心原馳散六塵是故欲妄盡還源歸宗進行者更可不精研此章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流轉章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藏所著疏章現存二十五部一百七十七卷今均著錄賢首嘗廣撰別章闡明華嚴海印宗旨元明藏經皆合諸章統附於三寶章後不別標題易使學者忽略不復探其蘊奧夫此章大旨即生滅即流轉顯不動入道捷徑無過於此矣文以十門釋生滅流轉義第一明違順謂前念滅後念生先總明中有四義一相違義二相順義有四番問答三亦違亦順義四非違非順義後別解中生滅各有二義以成前總中四義第二斷常第三一異第四有無第五生滅第六前後亦皆先總後別各立四句第七時世有三重初約趣向開為四門二約相成開為五門三約時法亦開五門姚秦僧肇之物不遷論當此時法中第四非遷門耳第八因果有四位一無謂非因非果二有謂因果不無三俱謂亦因亦非因亦果亦非果四泯謂非因非非因非果非非果也第九真妄有四位一無人二無法三相盡四理現第十成觀有二先識妄念謂一念無念後攝成觀先解後行各有始終夫修行之要無不從觀一念生滅心始者天台之隨自意三昧覺意三昧乃至摩訶止觀皆然賢首觀法要觀一念圓融重重無盡之境是故此章乃賢首宗

修觀之大要所說理解皆觀行境界學者其勿忽諸

法界緣起章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藏所著華嚴探玄記等疏章二十五部一百七十七卷今均著錄賢首廣述別章蓋為撰探玄記之先導元明藏經皆以附於三寶章後不別標題誠為非宜文以四門指陳法界緣起如帝網該羅之義一緣起相由門二法性融通門三緣性雙顯門四理事分無門然後三門闕而未作初門之中曲有三門一諸緣互異門即異體也二諸緣互應門即同體也三應異無礙門即雙辨也三門又各三義謂互相依持力無力義互相形奪體無體義體用雙融有無義依此三義故得相入相即及入即

自在第二兩義又各開四句第三義又開六句而第三門中復二義未詳述但云準思而已今章文雖缺畧然華嚴探玄記中第九義理分齊中後半以十門明緣起相由及教義分齊章第十義理分齊中緣起因門六義法十玄緣起無礙法皆可以互相參考為思辨之資也

圓音章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藏公所著華嚴探玄記等疏章二十五部一百七十七卷今均著錄元明藏經皆以此章附於明法品內立三寶章後不標標題殊為非宜此文乃說晉譯華藏經盧舍那佛品偈云如來於一語言中演出無邊契經海又十住品偈云一切衆生語言法一言演說盡無餘二門闡明如來圓音之旨但今經文於一語言作所說一語又演說作演作蓋是傳鈔之誤文以四門分別一舉義謂如來一音能說一切差別法一音能圓一切差別音也二決擇述三種一音圓音之釋而和會之謂若偏取三俱有失三會通中釋婆娑論世尊作三種為四王說法事四辨釋

中先明分齊謂佛一言音徧一切處一切時一切法一切衆生也後顯利益謂如來所發世俗言音無不皆成大利蓋舉一語業以顯如來三業之勝佛果妙用衆生心地本自有之但以無明障蔽而不能顯若讀此章能無愧憤策勵勤修耶

法身章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藏公所著華嚴探玄記等疏章二十五部一百七十七卷今均著錄藏公於華嚴經中名義廣闡章門元明藏經悉統附於三寶章後不別標題殊為混淆今章文有四門分別法身義初釋名二體性有十種一依佛地論以法界為體二依無性攝論以無礙智為法身三依梁攝論以如如及如如智為法身四境智雙泯五合上四句為一無礙法身六總別五句通然無寄為法身七通攝法行功德為法身八通收報化色相為法身九通攝一切三世間十總前九為一總句是法身三出因有四一了因二生因三生了無礙因四所依因四業用有四一理法身與觀智為所開覺二依此起報化三作密攝化四徧處重重自在也考賢首所撰義章今唯存七若探玄義所牒更應有法輪章菩提章涅槃章等而皆不傳惜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十世章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藏公所著華嚴探玄記等疏章凡二十五部一百七十七卷今均著錄賢首於撰華嚴探玄之先凡諸要義皆述章門如三寶流轉緣起圓音法身實義等皆各別行隨舉一章皆可以探法界宗之蘊奧而元明藏經合此七章以為兩卷統名華嚴經明法品內立三寶章沿誤數百年無人釐正賢首宗學之衰於此可見此章明十世義凡作二門一建立門明十世義二相攝門中更開相即相入二門由二義故一緣起相由義謂就俱中過去三世有六義相由現在未來亦各有六就不俱中顯現相由各有六義亦然是故九世總為五位十門次以力用體性二門總束相由之義此即別顯九世相攝之義也二法性融通義謂有四重一泯相俱盡二相與兩存三相隨互攝四相是互即即是總說諸法相攝之義也依此習觀若得純熟一切妄執自然消殞藏公立法之巧妙固迥出常情也

玄義章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藏公所著華嚴探玄記等章疏凡二十五部一百七十七卷今均著錄此章乃是華嚴玄義而元明藏經亦併餘章總附於三寶章後不別標題甚為非宜隋唐天德凡繙義章皆各別行賢首自撰華嚴經傳記第十雜述門中列華嚴玄義章一卷尤可為證也文列十門緣起無礙門第一明緣起諸法會融無礙先義融通開三重四句謂空不空相在不相在相是不相是各有四句也後句數抉擇亦開三重謂一多相即不相即逆順各有四重四句相在不相在空不空亦然又三重相融有三重四句總為一百八句法門也染淨緣起門第二明染淨妄與非妄各有四句揀理異情門第三明真空與斷空差別約境約心約德用約對辨異以明之藥病對治門第四謂病有粗細二種又各開二治藥亦然粗中懺悔與質直細中人法二空也理事分無門第五謂理事有無分限各有四句因因果果門第六依涅槃經師子吼品佛性有因有因因有果有果果句廣列十番解釋二諦無礙門第七先約喻顯次就法說喻中如幻兒依中非異有四句非一有四句此二重四句又非一又非異總成十門法說中如來藏與生死非一非異十門亦然更以相合一異相是相在四門明真俗無礙開則真俗各有四義合則合俗有三門合真亦然合二有四門相即不相即各有四句真妄心境門第八約法以分別心境有無通有四句又各約境約心更開四重總有三十二句能化所化門第九明諸佛衆生緣起融通有十門入道方便門第十先明識病揀境定智三義次作懺障發心受戒造行四門造行中有二途六門十六重後明菩薩住不住行有十六門藏公撰述總明華嚴奧旨者有六即旨歸綱目義海教義章三昧章及此章藏公於華嚴傳記自識云遂令浩汗之旨宛在目前有以夫

華嚴經傳記三卷（天津劉經遠本）　唐釋法藏撰藏公所著華嚴探玄記等疏章二十五部一百七十七卷今均著錄此記亦名華嚴感應傳亦名華嚴纂靈記凡分十門一部類敘華嚴經乃常說晉說圓滿法輪引真諦說華嚴有上中下三本及晉周二譯二隱顯引文殊涅槃經智論三寶錄明文殊傳經及智論攝論釋論涅槃經所說華嚴異名三傳譯記覺賢日照喜覺三人事蹟文及景雲元年喜覺示寂然藏公華嚴綱日中已云其經感通及覺賢神迹等并如新集華嚴傳中辨是此傳之作應甚早晚年復補正之耳四支流載華嚴異譯別品凡三十四部又鈔一部僞一部五論釋載西國東土撰述凡五部兼記撰人事實六講解記晉宋魏齊隋唐弘經法師十七人有名無事者二十四人七諷誦記周齊隋唐四眾等凡十一人八轉讀記周隋唐比丘居士凡八人九書寫記魏隋唐比丘居士凡六人十雜述載諸家撰述十五部文中或稱沙門法藏又稱沙門賢首撰又云賢首法師蓋是門下增修或後代改作易名未盡耳又卷末華嚴讚禮十首但記初禮十二句第二會讚八句第三會讚四句餘無文是有闕文歟新羅崔致遠撰法藏和尚傳註云此記未畢而逝門人慧英慧苑等續成之

華嚴經文義綱目一卷（緒藏晅本） 唐釋法藏撰

藏公所著華嚴探玄記等疏章凡二十五部一百七十七卷今均著錄此卷亦簡稱華嚴綱目見藏公所著華嚴經傳記雜述門中蓋即探玄記玄義之初稿卷端序王文與探玄記初序王文全同略開十門第一辨教起所因即是統畧探玄記中部類傳譯及起教所因然彼教與十意中易機感為為歸次序亦有改易第二釋經題目與探玄記中釋經題目大致相同但不開十門文互有詳畧第三明經宗趣較探玄記所詮宗趣文為省亦不開十門但列三師而云今依光統廣申其義與探玄記五門全不同唯取法界法門十事五對復易境智行位為境行人法第四說經時處即探玄記卷第二釋一時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場始正成覺其地金剛下之文於說經處中益以別顯處會一段明八會處所表法之義復以三番問答徵明及述善財求法五十四會此段為探玄記所無而清涼七處九會頌釋章中嘗具錄之第五定教主即探玄記第二釋如來處此寶師子座下之文益以卷五釋佛昇須彌頂品中明不起而昇八義為明業用第六衆數差別即探玄記卷二明衆生世間圓滿先總料簡之文第七諸會請問即探玄記卷三釋盧舍那佛品釋文之初總明請問之文第八所依三昧略作八門一辨分齊二有無三明出入四顯因嚴五入定人六業用七入定意八雙行非雙行探玄記卷三中明諸會入定唯有有無出入因果入定人四門而文甚畧第九光加不同放光有五門一有無二出處三光意四光體五光用後明同加有四門一有無二加相三加意四能加之佛第十所說法有四門一約品即八會三十四品名目二約會、謂攝因從果會別有八分因異果有六十二會異述諸會所說法門名字三約文有六重謂三分四分五分五周八分十分四約義但舉十玄門十義名目而畧釋之十玄之名仍依至相之舊無有改易此後三門既通辨一經諸會之文故探玄記中不復出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華嚴經問答二卷（續藏經本） 唐釋法藏撰。藏公所著華嚴探玄記等疏章二十五部一百七十七卷，復有疑藏者，如華嚴綱目及此卷等六部，今均著錄。此書凡列問答一百五十五則，依華嚴經次第，於諸要義，隨問隨答。章中恒牒疏云，似是就華嚴經疏中述之作。考其義旨與探玄記文極相隨順，如問回向品義，先有兩問，問三處回向義，次問度衆生成佛義，次問代衆生苦義，皆探玄釋初回向中要義。次問起信真如無明互熏義及同體緣起中圓明具德無礙自在就同別二教分齊義，為探玄釋如相回向中要義。疑此問答乃藏公幼

年研習搜玄記時所錄，如辨十地中九種阿含證六地中十番十二因緣觀等文，皆搜玄探玄疏鈔一宗傳承精奧之旨。文較探玄記尤為明絜，亦有不假問端直標綱要者，如明十忍名相等次第，亦間有雜亂，如明五地十種四諦義則在十忍之初，問回向義中問自體緣起中圓明具德無礙自在義與嚴師別教一乘普教有何別乎，此中嚴師蓋指至相，而答中指彼師等在於同教分齊，此師等當別教分齊，則指旁宗為彼，至相為此，尤可為賢首宗師所作之明證。但藏公華嚴傳中不載此書，崔致遠法藏傳中亦無之。卷端但題云沙門

釋法藏撰，而無寺籍，中土又久不傳，清末楊文會得之於日本，謂是贋作。考日本圓超華嚴宗章疏，作於日本延喜三年，即唐昭宗時，其中已載之，似不應有誤。且傳稱賢首平生講新舊兩經三十餘徧，焉知此非初創講時隨人所問隨義而記，遂錄以成篇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華嚴經普賢觀行法門一卷 續藏經本 舊題唐法藏撰藏公所著華嚴探玄記等疏章凡二十五部一百七十七卷又疑惑者如華嚴綱目及此章等六部今均著錄此章亦名華嚴十重止觀文初云依華嚴經普賢觀行門初明普賢觀次明普賢行初中有十門文約五百言即是華嚴三昧章第四表德中之色空章十門止觀文有强半相同而三昧章文為順此蓋其初稿第二明普賢行行初學菩薩行法亦有十門謂一起信心二歸依三寶三懺悔前罪四發菩提心五受三聚戒六修離過行七修進善行八修忍辱行九救護衆生行十

修平等行一一行門各有五種文約六百言卷端但題沙門法藏撰而無寺籍今世所傳藏公著述之中不標寺籍者有三即文義綱目華嚴問答及此章皆是於雲華依儼師聽講大經以後至咸亨元年奉勅於西太原寺削染以前十年中間所作其後或併入別章或重加删補唐人以是賢首之作遂併傳海外清末楊文會得此章於日本以其文重複淺近謂是僞作然此諸章固不能以探玄記教義等衡之也續藏本初有日本文祿元年昇頭陀序即明萬曆二十年也

華嚴遊心法界記一卷 續藏經本 舊題唐釋法藏撰藏公所著華嚴探玄記等疏章凡二十五部一百七十七卷又疑惑者六部如華嚴綱目及此記等今均著錄記端有小引云粗陳綱要總以五門一法是我非門二緣生無性門三事理混融門四言絕理顯門五法界無礙門先列名略釋次有三番問答明立教所據亦復相攝隨機差別又藉門端明入門方便初入三科法門方便即觀五蘊十二入十八界總別相也二入諸法皆空相無不盡方便即無生無相二觀三入事理兩門圓融一際方便即心真如門心生滅門四入言語道斷

心行處滅方便五法界無礙門即為究竟先明此法難信次總釋華嚴三昧義後明入此三昧方便開為解行二門解中有緣起相由門理性融通門就初門中復有二說一者開說二者合說第二門中亦有二門一空不空門二是不是門行中不開章門但於文末明真空妙有之義立粗細二門卷端題云京兆西崇福寺沙門釋法藏撰而清末楊文會評云贋作今考其釋五門名中初門不曰小教而曰即愚法小乘第五門不曰圓教而曰即別教一乘縱非賢首之作亦是儼公餘諸弟子所撰其文多引法華維摩涅槃經義為証所引華

嚴經皆是晉譯餘如密迹力士經不增不減經皆儼公諸作恒引之者然華嚴經問答中訶五門論者爲約相融離性自體門明無礙自在義非即事明如如無礙義故在於同教分齊彼所謂五門論是否指此記雖不可決而此記之旨正如所訶未足以盡法界理事無礙周遍含容之義也續藏經本初有日本享保十三年雨序即清雍正六年云

華嚴策林一卷 續藏經本

舊題唐釋法藏撰藏公所著華嚴探玄記等疏章凡二十五部一百七十七卷又疑惑者如華嚴綱目及此篇等六部今均著錄此卷端有自序次列九番問答一徵普眼二明理事三辨正因四融大小五結成壞六通二界七明隱顯八明因果九達色空每番答文不過百餘言皆首云私對末云謹對文極浮淺混昧九問次第亦毫無宗趣卷端但云大唐賢首國師述不標寺籍僧名夫華嚴策林之名新羅崔致遠法藏和尚傳中曾載之其文不應淺近若是續藏經中又有華嚴略策一卷題云澄觀撰凡有四十二番問答文筆與此篇極相似每條末亦云謹對疑皆是唐時沙彌等習經時試擬之作以爲試經得度之資糧既非撰述更無所闡明後人誤題名字或竄篡之遂致流傳耳續藏經本末有日本正德元年寬政七年題記即清康熙五十年及乾隆六十年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華嚴經關脈義記一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舊題唐釋法藏撰

藏公所著華嚴探玄記等疏章凡二十五部一百七十七卷，又疑惑者如華嚴綱目及此記等六部，今均著錄。此章中土不傳，日本所傳本卷端缺十餘行，故無撰者人氏，卽續藏經所收，但據圓超華嚴宗章疏及東域傳燈兩目所載，謂是賢首作。今大正藏經所收為法蘭西國民國書館藏燉煌經卷本，首尾完具，字句間與日本傳本微異，然亦不載撰者人氏。考其文字不類賢首所撰，文云聽習數年，彌增愛樂，依傍師訓，有少見聞，殆出賢首弟子之手乎。文凡四門：一展轉無盡勢有二門，一展一為多，卽展法界為理智，開成經題，又展經題為初會，展初會為後七會，乃至無盡會。二類結成本，卽結無盡會為下本，次第展為中本、上本，喻說本現說本也。二卷攝相無勢有三門：一攝廣就略，卷現說為廣本，乃至上中下本一會，以至經題，以至一字。二以義圓收，謂散唯一文，義唯一性，成唯一會，處唯一塵。三攝末歸本，攝一部義入於無性，無言也。三卷展無礙勢光明展，則無盡後明卷，有五門：一以位統收，謂解行證三節，四分二攝，會從人，三攝人從位，四境智圓融，五泯同果海，皆總括全經，當於第八會旨。四問答，取文勢有二：一問答會違，有六番問答，明第八會中要義；二結勸修學。然文中述第八會已有德生童子等，是在法藏與日照勘補晉譯華嚴之後，而文云八會，是在新經未譯之前，蓋是盡拱三年至聖曆二年中間賢首弟子慧苑、慧英輩所記全篇，所述唯是闡解文字，於法界理事觀智了無所明，殊不足取。文中作師云、三藏言、師蓋指賢首，三藏蓋指日照耳。

法寶壇經一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慧能撰能於禪宗為第六祖新州盧氏子初不識字聞客誦金剛經云黃梅忍大師謂讀此可以成性因於咸亨中至黃梅謁祖入碓坊而舂讀神秀上座題壁偈重作一偈而得傳衣授法儀鳳元年於南海法性寺論風幡因緣始剃髮住韶州寶林先天二年卒春秋七十六事蹟詳法海集外紀柳宗元劉禹錫撰碑及宋高僧傳等壇經既為弟子法海所記其後展轉抄錄傳示代有損易卷數文字增減相差甚遠今畧舉其要者最古之本為燉煌經卷本一卷不分門品文約萬六七千言題云六祖慧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卷末云此壇經法海上座集上座無常付同學道漈道漈無常付門人悟真悟真在嶺南溪漕山法興寺見今傳授此法其二為日本興聖寺翻北宋本六祖壇經二卷十一門一緣起說法門二悟法傳衣門三為時衆說定慧門四教授坐禪門五傳香懺悔門六說一體三身佛門七說摩訶般若波羅蜜門八問答功德及西方相狀門九諸宗難問門十南北二宗見性門十一教示十僧傳法門文字較燉煌本約增二千字前有依真小師邕州羅秀山惠進禪院沙門

惠昕序云余以太歲丁卯月在蕤賓二十三日於思迎塔院分為兩卷凡十一門以曆推之應是宋太祖乾德五年又有紹興二十三年晁子健刊行記卷末記其付囑云法海上座無常以此壇經付囑志道志道付囑彼岸彼岸付悟真悟真付圓會其三為郡齋讀書志所載六祖壇經三卷亦惠昕撰凡十六門周希復有序其四為北宋至和三年釋契嵩所序曹溪古本凡三卷此二本今未見傳本其五即明藏本為元至元二十七年南海風幡報恩光孝禪寺比丘宗寶編即今通行本亦有仍題門人法海錄者凡一卷十品行由第一即惠昕本第一二門般若第二即惠昕本第七門疑問第三即惠昕本第八門定慧第四即惠昕本第三門坐禪第五一本云妙行即惠昕本第四門懺悔第六即惠昕本第五六門機緣第七頓漸第八此二即惠昕本第九十門但惠昕本第十門唯列志誠法達智常神會四人悟法緣起今以法達智常神會增以尼無盡藏法海智通志道行思懷讓玄覺智隍方辯二僧凡十四人為機緣品以志誠一人增以志徹凡二人為頓漸品宣詔第九一本作護法記中宗時詔遣內侍薛簡迎請問答法要為前本所無付囑第十即惠昕本第十一門

諸門文字皆有增益約添五六千言前有元比丘德異序及宋契嵩法寶壇經贊末附六祖大師緣起外紀題云門人法海等集夫自南宋興而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是故六祖所說法獨號曰壇經傳本差異互有得失然文字者道之筌蹄耳何須深考哉

金剛經解義二卷 續藏經本　舊題唐釋慧能撰能所說法實壇經今已著錄此義亦名金剛經口訣前有慧能序洋洒千餘言題下曰梁昭明太子蕭統分章唐六祖大鑒真空普覺禪師解義後有宋元豐七年天台羅適撰六祖口訣序文約一千八百餘字云廣求別本勘校十年凡得八本唯杭越建陝四本文多相同可見宋時此書流傳甚廣諸家史目無不著錄新唐書藝文志作慧能金剛般若經口訣正義一卷宋史藝文志作惠能金剛經口義訣一卷金剛大義訣二卷文獻通考作六祖解金剛經一卷又有禪宗金剛經解一卷引晁氏說云是宋安保衡採摭禪宗自達磨而下發明是經者參釋之下引六祖序即見今本卷首通志有金剛經口訣正義一卷六祖慧能撰夫能雖為禪宗六祖而初為樵者不識文字何得有此解義及序文之作且自達磨以楞伽傳心印五葉相承壇經中云五祖欲於廊下畫楞伽變相及五祖大師傳授衣法是為明證自六祖以後始易以金剛經今詳解中釋梵語皆曰唐言某某所引入佛境界經菩薩瓔珞經最勝妙定經淨名經大般若經等皆是秦魏初唐所譯第二十二分中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下有爾時慧命須菩提

等六十二字經文為秦譯所無而後人據魏譯補入故隋唐注疏及諸石經皆無此節今解於此段註云靈幽法師加此慧命須菩提六十二字是長慶二年今見在濠州鍾離等石碑上記六祖解在前故無解今亦存之就此數端可定此解為貞元元和間禪宗學人所為妄託之六祖文極平冗於觀心宗旨殊未能徹見根源洞達宗本所謂知解宗徒之作耳續藏經別有慧能金剛經口訣一卷乃即此本羅適序之前半則更錯中之錯矣

禪宗永嘉集一卷 北京刻經處本 唐釋玄覺撰覺姓戴氏永嘉人精天台止觀因左溪朗公激厲與東陽策禪師詣曹溪見六祖而得旨焉少留一宿時謂之一宿覺先天二年卒事蹟詳宋高僧傳五燈會元等此集乃慶州刺史魏靖緝綴遺文凡十篇前有魏靖序慕道志儀第一明修達立志之要事師擇友之儀戒憍奢意第二極言憍奢之害妄心皆擾徒自迷癡也淨修三業第三於身業無殺盜婬之想觀身來幻而報應不爽於口業修四實語於意業正觀因緣唯一心作我法皆空奢摩他頌第四文初有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四句乃永嘉中牛頭法融禪師答博陵王語既廣明靈寂之義次明初心三不應有又戒定慧見偏圓各有三別應識應簡應具初修有五種起心一故起二慣習三接續四別生五即靜須六種料簡一識病二識藥三識對治四識過生五識是非六識正助也毗婆舍那頌第五明空智優畢叉頌第六明定慧均等捨於二邊更以十門明觀心一言法爾二出觀體三語相應四警上慢五誡疏怠六重出觀體七明是非八簡詮旨九觸途成觀十妙契宗源三乘漸次第七明三乘悟入之淺深事理不二第八則觀心之宗

趣也勸友人書第九郎荅朗法師書因朗遺書招山棲而作發願文第十誓度一切也其文既非一時之作又是魏靖所緝故不及智者止觀之周備然得此文以為修止觀者省察參考之助自有大益且可以知當時止觀諸師口訣相傳之大畧也

永嘉証道歌一卷（北京刊經文本）　唐釋玄覺撰覺所著禪宗永嘉集今已著錄此歌談禪宗圓修頓悟之旨文凡一千八百餘字天台家以覺曾習止觀故譏此歌辭旨乖戾為非真作如歌云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宋釋從義曰討疏尋經分別名相自不達爾非經論過不知討誰疏耶若慈恩等疏則可耳若天台疏皆有方軌攝法入心觀與經合非數他寶豈可謂之分別名相耶釋道因則曰以證道名歌而如來設教修證之法不出藏通別圓今所謂道者藏通修證乎別圓修證乎若舍此

而別有修證得非永明所謂不依地位天魔外道者乎釋惠洪則曰梵僧覺稱謂西竺目此歌為東土大乘經若以義天跋別傳議例之此歌特未遭有識考焚之耳夫如是諸評似涉門戶之嫌智者觀心論云不染內法外著文字倫記注而奔走尋經篋而浪行然則入海算沙之誚亦正智者所呵安可非議此歌之騰耀古今膾炙人口信為禪宗名著後世解釋有宋熙寧年清泉頌紹聖年彥琪註紹興年知訥註元至元年永盛註云

大周刊定衆經目錄十五卷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明佺等撰

佺東都佛授記寺僧也尤精律學兼閑經論事蹟附見宋高僧傳慧智傳中天后天開萬歲元年敕刊定經目佺首末條錄編此次序與翻經大德道愛福慶思言墨懿明遠玄奉知方等七十餘人同共參定蓋就僧皎僧祐寶唱法經長房道宣諸傳記目錄纂集而增益之凡分十目大乘單譯經目大乘重譯經目大乘律論目小乘單譯經目小乘重譯經目小乘律論目賢聖集傳目大小乘失譯經目大小乘闕本經目見定入藏流行目而偽經目附焉所載大小乘經律論及賢聖集傳合三千六百一十六部八千六百四十一卷而見定入藏者八百六十部三千九百二十九卷偽經不預此數卷端有明佺序卷末詳列校經目僧名籍然智昇開元錄中評此錄云雖云刊定繁穢尤多雖見流行實難憑准蓋此錄所載支經別品雜沓不倫宜為智昇所黜也

甄正論三卷 北京刻經處本 唐釋玄嶷撰嶷姓杜氏幼為黃冠號杜乂鍊師為洛都大恒觀主武后時詔許度之住佛授記寺尋為寺都績參翻譯事蹟詳宋高僧傳嶷既反邪歸正乃造此論設主客問答以斥彼妄源令歸正真凡有二十八番問答初一問答叙意發起第二問答弱周易鈞命訣易緯通卦徵天尊若無形色不能生在五運前若有形色不得在太易先豈能先天地邪第三問答明天尊之義史籍不詮第四問答明道經虛妄具叙當時道經綱要云三洞三十六部三洞之名還擬佛經三藏洞真者詮法體實相洞玄者說理契真洞神者符禁章醮之類老子列在洞玄其洞真部即是靈寶經數並是吳宋齊梁道士葛玄宋文明陸修靜顧歡等偽造洞神即後漢張道陵偽作第五問答辨王宇殊於篆隸之誕第六問答辨三十二天之妄天名中有婁梵等字皆西竺之音出於佛經第七問答辨天尊居始青天大浮黎土之說謠第八九兩問答辨度人經中天尊神力之虛偽第十問答辨靈寶經旨之雜亂第十一問答辨樂靜信修道證得天尊之無稽第十二三問答辨吳楚春秋及越絕書記禹治水得靈寶五符與道經靈寶之不同第十四五六問答辨化胡

經之誣第十七問答辨道法重玄三寶大道福田控鸞駕鶴御氣躡雲之謬第十八九問答辨道經說劫數三籙三元之非第二十問答辨河上公老子註出於假託第二十一問答記道士觀守之始第二十二三問答明道家十戒真文上清符籙之矯立第二十四五問答明道士不禁婚娶然其言老子之子名宗宗子名瑕仕魏封段干與史記不合第二十六問答明太平經總一百八十卷是蜀于吉造本際五卷是隋道士劉進喜李仲卿造海空經十卷是唐黎興方長共造洗沐經是李榮造大獻經九幽經是劉無待造並楷寫佛經自餘偽者不可勝計第二十七問答辨儒家道家老家之得失第二十八問答辨章醮乃鬼神之道有驗亦焉足憑大抵即宿預彼教故所言皆洞見癥瘕文極省要此所謂知己知彼也夫

略明般若末後一頌讚述一卷（支那內學院本）　唐釋義淨撰淨字文明姓張氏范陽人於咸亨二年年三十七自番禺附舶西行入竺經二十五年歷三十餘國以證聖元年還至河洛得梵本經論四百部金剛座真容一鋪舍利三百粒初預實叉難陀譯場久視以後乃自專譯迄景雲年所譯經論六十八部二百八十九卷別撰傳法五部九卷先天二年卒春秋七十九法臘五十九事蹟詳宋高僧傳開元錄及西域求法高僧傳等淨於景雲二年譯無着之能斷金剛經論頌及世親之能斷金剛經論以經末一頌云一切有為法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是觀釋文既隱學者尚昧故述此讚良以經末一偈為修止觀之要行處生死之寰宇而能成悲智之勝業胥由於此今讚申無住涅槃之義極為簡明卷端有自序謂凡五言十八章章四句以經中九喻即顯九法謂見境識界身用過現未故讚文事喻相次以為九對一論見二喻星三論境四喻翳五論識六喻燈七論界八喻幻九論身十喻露十一論受用十二喻泡十三論過去十四喻夢十五論現在十六喻電十七論未來十八喻雲每題下先櫽以二句標明宗旨然後述讚卷末復更收攝事喻撮其要義總

為一讚為七言偈一章十句又别據三性三身真俗般若以明觀行為五七言合偈一章十四句但讚中作境作界無著頌中作相作居處餘名悉同自序中云世親復有般若七門義釋比丘師子月優婆塞月官皆有疏解東土未傳慨何如耶

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天津劉氏藏本

唐釋義淨撰淨所著般若末頌讚述今已著錄此傳乃淨於永昌元年自天竺還到廣州與貞固等四人重還南海室利佛逝抄寫梵經在彼所撰與大唐西域高僧傳并雜經論等十卷同寄歸傳中所記皆依根本一切有部現行要法凡四十章一破夏非小二對尊之儀三食坐小牀四餐分淨觸五食罷去穢六水有二瓶七晨旦觀蟲八朝嚼齒木九受齋赴請十夜食所須十一著衣法式十二尼衣喪制十三結淨地法十四五眾安居十五隨意成規十六匙筯合否十七知時而禮十八便利之事十

九受戒軌則二十洗浴隨時二十一坐具襯身二十二臥具方法二十三經行少病二十四禮不相扶二十五師資之道二十六客舊相遇二十七先體病源二十八進藥方法二十九除其弊藥三十旋右觀時三十一灌沐尊儀三十二讚詠之禮三十三尊敬乖式三十四西方學儀三十五長髮有無三十六亡財僧現三十七受用僧衣三十八佛遮燒身三十九傍人獲罪四十古德不為卷端有長序總明一代時教西方部執東土法弊考歷來遊方傳記若法顯傳西域記等唯詳道里風俗及應化事蹟而僧伽藍中憲則規章闕畧無文

況止作二持乃律法宗旨自古言作持者唯依律藏抄錄正文而臨機應事威儀節度文字所不能備者率為積習參差有乖綱致而莫能改正故所纘述雖廣採諸部詳結科句反豐繁雜之譏此傳獨能纘述西國依教準事存護儀軌簡絜詳明乃律相之實錄制教之條例初學必先熟讀此傳然後再涉及羯磨戒本自然威儀儼然行止可觀矣

攝大乘義章一卷 支那內學院本

唐釋道基撰基俗姓呂氏河南東平人年十四負帙彭城博聽眾師隋世於東都講揚雜心纘雜心玄章并抄八卷玄奘少時與兄從之聽受毘曇攝論隋末同達長安乃入巴蜀宏揚攝論綴大乘章抄八卷貞觀十一年卒春秋六十餘事蹟詳唐高僧傳基公著述世已久佚此卷乃日本大屋德城氏藏燉煌經卷本唯題攝大乘義章卷四而無撰人復闕佚其後半卷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收編入藏今以日本善珠之法苑義鏡及基辨之法苑義林師子吼鈔所引古基師章文對校處處符合其為道基所撰無疑章中引貞觀七年波羅頗蜜多羅譯大莊嚴論蓋是晚年定本文唯存斷結三性二義斷結義以七門分別一釋名二出體三治斷差別四觀行同異五退不退六品數多少七治斷位地三性義七門分別一釋名二出體三辨性差別四攝法分齊五觀行除障六諸門分別義異七開合多少三性義中復唯存前二門夫對治之談乃攝論師之宗要窺基法苑義林斷障章中引破古基師之說甚多今適存斷結義可以對勘且舊攝論師重義多途基公獨整畋先撒綴續亡遺觀斷結義第七門中列破真諦三藏及晉漢諸僧攝論諸

師數處頗見其概是可貴也

釋淨土羣疑論六卷（金陵刻經處本）唐釋懷感撰感不知何許人為善導弟子居西都千福寺事蹟見宋高僧傳此論亦名決疑論卷端有唐孟銑序云感先逝其同門懷惲以貴成於舊友因藉為序引考惲師碑銘惲卒於武后大足元年此論所引有玄奘譯瑜伽師地論窺基彌陀通贊中復引此論是感卒於高宗之時而論成於高宗初年也論有十二大門第一明凡夫所生身土有八章其七章引晉道安法師淨土論然出三藏記集安公注經錄中無此論法論目中亦不載也第二明凡夫能生有相有六章第三會通相違成凡夫往生有二章第四就凡夫往生明其本往處有二章其第二章明極樂中有事相皆出懸測實可不論第五成就凡夫往生明增長信心有七章第六會經異說破他謬解有十二章初章釋觀經無量壽經惡逆生不生義列十五家異說於中廣破信行禪師三階教說第七兜率西方相對優劣有二章初章以十二義彰其優劣次章明其修行有十五同八種異第八明得生者業或起不起有七章第九雜明往生行業種種義有三十三章第二章言了不了義已於觀經疏中具述是懷感師尚有觀經疏而今不傳第十料簡九品位行有二十三

章第十一料簡念佛三昧行相有十三章文極簡明甚為切
要其末章云處在閒室閉諸光隙勵聲大念蓋是當時行儀
如此第十二料簡投地自撲懺悔有一章每章或又開多句
一一章句皆先問次釋唐人論淨土書今存九家道綽善導
迦才窺基元曉懷感飛錫道鏡法照而以懷感此作為最詳
明博要也

金光明最勝王經二十六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慧沼撰沼姓
劉氏彭城人龍朔二年年十五始入道咸亨三年服膺基光
二師後預菩提流志及義淨譯場為證義開元二年卒春秋
六十七事蹟詳宋高僧傳及唐李邕撰塔碑故沼公所撰疏
義或題淄州大雲寺沙門或題白馬寺翻經沙門此經凡有
五譯六本初北涼曇無讖譯金光明經四卷十八品有隋智
者玄義文句二宇文周耶舍崛多譯金光明經更廣壽量品
大辯陀羅尼經五卷三梁真諦譯金光明經七卷二十二品
四隋闍那崛多譯金光明經銀主陀羅尼品囑累品一卷五
隋釋寶貴合涼周陳隋四譯為八卷二十四品名曰合部金
光明經六唐義淨於長安三年譯金光明最勝王經十卷三
十一卷沙門波崙惠表筆受即此疏所釋疏原作十卷今本
會入經文分為二十六卷纘述玄致文義豐富所引經論凡
百部卷端有歸敬偈三行卷末有回向偈二行第一卷為玄
義凡以五門分別一敘經起因二彰經宗體三明經時利四
辨經得名五依文料釋明經宗中謂以菩提因果為宗亦說
涅槃因果為宗明經體中於窺基四門出教體外更益以第
五總攝諸法體一門釋文中初品為序分從壽量品下九品

為經正宗餘二十一品是流通每品之初以三門分別一來意二釋名三解妨所有真言皆不釋者真諦於梁大清五年曾撰金光明疏十三卷今不傳今疏於法相諸經論外獨多存真諦舊說釋前三品最為詳盡斯經者文號經王教窮滿字若欲津深妙之義傳真空之理者此疏其蹄筌乎

十一面神咒心經義疏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慧沼撰 沼所著金光明最勝王經疏今已著錄此經凡有四譯一宇文周耶舍崛多譯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一卷二唐玄奘譯十一面神咒心經一卷三唐地婆訶羅譯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一卷即陀羅尼集經卷第四也四唐不空譯十一面觀自在菩薩經三卷經中觀世音菩薩說種種持咒求願殊勝法乃密教之要典今疏所釋即玄奘譯本卷端題白馬寺翻經沙門慧沼是沼公五十以後所作序王竟以六義分別一明大意欲令一切入於佛道故二明經宗有三觀世音菩薩行法說

觀世音菩薩神咒為一切有情欲示所皈依處也廣釋十一面義三明功能離有三種滅八難拔三道苦滅四重五逆也得有三種諸佛攝受現世豐安生安養國也四明階位述觀世音本迹五明感應述感應事理六釋正文科序正說流通三分序有通別二段正說有釋咒功能正說神咒修行方法三段大經既屬於密乘自非通達密乘觀行實相者不能詮解今詳此經前半玄義當是得之譯經三藏尚可為觀行之資後半釋文則於密教方軌了無發明雖於事儀中約理事不二之旨略有申釋然不得謂為密乘宗義且多乖舛如以

五義釋五方第一義依五行釋殊不知金木水火土五行乃東土之說西竺唯約地水火風空五大以配五方密乘亦然不可混同也疏中所引諸經凡十五部於中觀世音三昧經弘猛海慧經皆是僞經見法經開元諸錄又天地本起經天下萬病經諸目皆不載當亦是僞妄以沼公之淵博而具引之何耶

妙法蓮華經玄贊義決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慧沼撰沼所著金光明疏十一面神咒疏今已著錄此疏題淄州大雲寺苾芻慧沼撰唯識了義燈中已牒此篇故是沼公盛年之作乃就窺基所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引申其義別進殊解而已基公既科唯方便品以下八品為正宗故今義決亦唯就玄義分序分正宗分發明幽奧文凡一百一十則敘經起意門有十四則略敘吉藏法師說經十義有十六則解經品得名門有七則於中解妙法者引南岳思禪師十妙義解蓮華者引吉藏法師離合通三喻義顯經品廢立門有三則釋經本文分判經文有一則序品序分成就有四則衆成就有四則依止說因成就有一則大義因成就有二則方便品定記分有十則斷疑分中實得羅漢不信此法無有是處有一則未修善本有三則佛眼以五門分別一出體二釋名三得人四廢立五相攝共有九則菩薩疑除有四則譬喻品舍利弗得記有二則火宅譬有十三則信解品窮子譬有一則授記品有五則化城喻品有七則十無上有三則所說於法相宗義頗能提絜綱領間引南岳嘉祥師說是沼公於天台三論之學亦所兼許也卷末云略因講次聊述少分蓋是演玄贊時

發揮己意之作耳。

成唯識論了義燈二十卷（支那內學院本）　唐釋慧沼撰。沼所著金光明最勝王經疏等疏論九部七十卷，今均著錄。昔窺基獨承玄奘，採集西土十家之說，譯為成唯識論，而偏宗護法師義。於是法相宗內西明慈恩同瀾異派，並策分鑣。圓測道證太賢諸師頻申異見。沼公乃作了義燈以解成唯識論，於窺基唯識述記中牒其難解之文而注釋之。決擇小乘外道他宗自宗之正否，以建立唯識性相之了義，所徵破者有圓測道證慧觀玄範義寂元曉普光諸師。考諸日本藏俊之法相宗章疏，圓測有疏十卷，道證有要集十四卷，慧觀有疏四卷，義寂有未詳決三卷，普光有抄八卷，元曉有宗要一卷，今引其判比量論。玄範纂唯識疏，而有雜集理門因明等疏。今一切不傳，此中援引破斥，因以得知其梗概。是故此疏上承窺基之樞要，下啟智周之演秘，號為唯識三科疏，為考古稽疑者所不可廢也。原本古作七卷，各分本末，成十四卷。今本會入論文，釐為二十卷，前三卷末附以校注，蓋據日本善珠了義燈增明記以正今本錯簡。增明記四卷，唯盡於了義燈原本卷一而止，故唯附於前三卷也。

因明入正理論義斷一卷（續藏經本） 唐釋慧沼撰沼所著金光明最勝王經疏等疏論凡九部七十卷今均著錄昔窺基撰因明入正理論疏闕無能立不成以下之文沼因續注成之世已併入大疏合行間有別抄號曰續疏者又著因明義纂要以釋基疏撰因明義斷以攻異說所以義斷自序云緬藻鏡是非詳議得失豈只故乖前哲務為成其本宗也文中但作有人解云云因述答以難破而不言出何家疏鈔今因明古疏除基疏外均不傳軌疏只存上卷其文與義斷所牒多不符且軌疏作在基疏之先今詳文旨多是基公之後他

家注述有依軌疏而駁基解者如定賓之流沼公因而闢之爾下卷末疑有闕文未竟以末章云十四過類義今應略述覓狹同異至下當知又再三云其中義旨如下當述末檢如實待後細尋而文遂終訖竟無所述何耶且末句云將好故錄亦不成句讀又云大乘心鏡論明八支龍樹菩薩造羅什法師譯今考諸家目錄皆不載此論名今亦無傳本疑是偽論也續藏經本末有日本建武四年文安四年永萬二年嘉應二年正德四年諸題記即元後至元三年明正統十二年宋乾道二年六年清康熙五十三年也

因明入正理論義纂要一卷（續藏經本） 唐釋慧沼撰沼所著金光明最勝王經疏等疏論九部七十卷今均著錄其因明述作凡四種一因明略纂四卷今不傳日本藏俊因明大疏抄中頗引其文二因明續疏補窺基疏自能立不成以下今併入大疏合行亦間有別抄者三因明義斷乃破他家之駁基疏者四即此卷乃申釋基疏以基疏至因四相違過而止故此卷亦然處處和會理門文義引如實論及瑜伽唯識所立量以為證夫沼公之於基師誠所謂干城禦侮者矣於義林章則有補闕於唯識述記則有了義燈於法華玄贊則有

義決於因明疏則有義斷纂要世之宗沼公因明義者號曰纂家李邕撰碑云更有能斷般若盂蘭盆溫室等經疏今不傳續藏本卷末有日本建武四年建久八年正德三年四年諸題記即元後至元三年宋慶元三年清康熙五十二三年也

大乘法苑義林章補闕八卷（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慧沼撰沼所
著金光明最勝王經疏等凡九部七十卷今均著錄昔窺基
撰大乘法苑義林章凡二十九篇於瑜伽法相仍多缺略沼
公續之故名補闕中土久佚日本相傳唯有卷第四七八而
已日本諸家目錄皆作三卷自是唐代東傳唯此耳今本釐
卷四為二釐卷七八各為三故成八卷凡十二章一三科章
有五門分別一出體二釋名三廢立四假實五類異此章窺
基原有其文今特加詳焉二得非得章有十門分別一所依
二得名三差別四約識五約位六內外七大小八三世九曾

得未曾得十問答三空義章有五門分別一數不同二出體
性三明廢立四三乘得五顯證位四十二支章有二一雜染
妄立觀二清淨非妄觀五二攝生死章八門分別一出體二
釋名三辯相四差別五依位地六與四種生死相攝七會釋
三種意生身八問答六三求章五門分別一名二體三異流
及相攝四七隨眠五諸論不同七界處章七門分別一釋名
二出體三立意四次第五廢立六諸門七問答八五蘊章六
門分別一釋名二出體三次第四廢立五論門六解妨九五
境章四門分別一釋名二出體三廢立四諸門十見道章九

門分別一得名二出體三位地四能入人五入方便六真相
業用七真相時分八真相差別十論門相攝十一二量章四
門分別一出體二釋名三廢立四諸門十二十業道章十門
分別一出體二釋名三辯相四廢立五三乘同異六定散闕
具七異趣有無八業道依處九得果差殊十問答料簡文中
所牒諸經有十謂大般若楞伽十地勝鬘涅槃無上依維摩
華嚴仁王法華所牒諸論於法相一本十支外有七謂佛地
法華彌勒問成業珍理門俱舍也

勸發菩提心集五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慧沼撰沼所著金光明最勝王經疏等凡九部七十卷今均著錄此集題白馬寺翻經沙門蓋是沼公五十以後寓譯昆尼之作古本作三卷今以卷第二三各分為二故成五卷唯是隨文雜抄諸經論纂集為六十門於中無所申述卷一總明發菩提心有九門一明菩薩種姓門二明發心因緣門三顯勝劣論門四譬喻讚歎門五勸發勝劣重廣門六立誓發願門七復說發心及哀愍門八雜明修行及是不退門九依觀普賢菩薩經懺悔受戒門卷第二三總明受戒有十七門前九多明十善戒後八多明在家行一讚受戒門二顯過勸持戒門三明護戒門四受齋門五說受益門六正受門七受戒得益門八受十善戒門九護忍護戒門十白衣五戒門十一供養門十二供養見利門十三障治門十四勝劣門十五善友門十六雜行門十七婦德門卷第四五總明菩薩戒及六度行有三十四門一受菩薩三聚淨戒門二得捨門三自受菩薩戒門四八勝五想門五聽法門六說法門七攝生方便門八求法門九入法門十應護正法門十一六度依莊嚴論十種分別門十二似饒益門十三菩薩五希望門十四六決定應作門十五六度瑜伽九種分別門十六五相名度羅密門十七七相施等清淨門十八七非田不應施門十九四攝如度九種門二十各九得果門二十一十業得短命報門二十二十業長壽報門二十三十業多病不病門二十四十業醜好報門二十五十業生下上族門二十六禮塔十功德門二十七施蓋十功德門二十八施幡十功德門二十九施鐘鈴十功德門三十施衣十功德門三十一施器及飲食得十功德門三十二施香十功德門三十三施燈十功德門三十四恭敬合掌十功德門所抄集合有十一部經九部論謂十地觀普賢瓔珞本業文殊問梵網優婆塞戒法句尸迦羅越六向拜玉耶文殊問般若業報差別經瑜伽莊嚴顯揚十地發菩提心文殊問彌勒問智度十住毘婆娑也然隋唐諸錄皆列法句經於疑偽而今具引之卷四初受菩薩三聚淨戒門注云大唐三藏法師傳西域正法藏受菩薩戒法翻經沙門基錄甚為精要晉宋以來受菩薩戒法有其六種如智者菩薩戒疏所說今皆不傳續藏中有南岳慧思受菩薩戒儀一卷燉煌經卷中有羅什傳受菩薩戒法一卷此二皆不載於古錄真偽難辨此集所載奘公所傳信而有徵實可依憑者也又第三十一

門無文，唯云如盂蘭盆經贊述。而今沼公之盂蘭盆經贊不傳矣。

能顯中邊慧日論七卷（支那內學院本） 唐釋慧沼撰。沼所著金光明最勝王經疏等九部七十卷，今均著錄。此論乃申瑜伽之正義，破他家之傍解。卷端有七言偈四章及自序，文有三章三十五科。援真破執章第一，有七科，謂破定時因、破定時教、破定權實、破妄通經、破行性、編破定顯密、破緣正佛性也。引鑒除謬章第二，有十一科，謂標彰五姓、謬種姓不同、謬本性住姓、謬五姓唯新、謬真如為種、謬通經法爾、謬滿生無漏、謬說教前後、謬增壽非了、謬說妄通經、謬通釋外難謬也。依文顯正章第三，有七科，謂明佛性不同、明有無差別、明闡提種類、明聲聞有殊、明二死不等、明佛三身常無常異、明離決擇也。夫窺基獨從玄奘大師受護法宗義，以弘唯識之旨，立五姓各別及三乘真實一乘方便等說，而圓測、神泰、法寶等以從玄奘所受異，故於是一姓五姓、三一權實之諍紛然競起。以法寶造一乘佛性究竟論，中明一乘一性，沼師既為窺基弟子，遂作斯論以對之，兼破天台師說，詳明生界種姓，約理編有，約事或無，有性有定不定殊，無性有暫畢竟別，乘分一二三五，果別凡聖權實，佛因有為無為之異，佛果有常無常之分，廣破真如為生因及心體為諸種等義。文既辯達，慧

思自宗之時趣盡在斯篇矣。

瑜伽師地論記一百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道倫撰。或作遁倫者，誤也。倫為新羅興輪寺沙門，入唐為窺基弟子。見宋藏遺珍中趙城廣勝寺金藏本記卷一，東宋宣和四年李焕序。此記古作二十卷，今本分為百卷，卷端以六門分別一叙所為二彰所因，三明宗要，四顯藏攝，五解題目，六釋本文。釋文之中，廣集衆說，以啟後昆，不專以慈恩為宗，故其疏駁雜而不純。所引有三藏解，當是諸家疏鈔中所述最詳者，為窺基、惠景、神泰之說，其次則文備、惠達、僧玄、圓測等解，復有元曉、靈雋、如廓、泰師、玄師、宗師、新羅證師、興師、昉師等，其義則數見而已。於古說間引真諦解及隋慧遠地持記。考諸東域傳燈及義天錄等，窺基有略纂十六卷，惠景有疏二十卷，神泰有疏十卷，文備有疏十三卷，惠達有疏十卷，元曉有中實四卷，餘師著述無聞。今世所存，唯有二疏，一為窺基略纂，而所釋至卷六十六而止；一為清素義演，素晚出，為貞元時人，且殘缺不全。獨此記完整，文義豐富，信為考證古義之滙源也。夫此中所引惠景說有二，其一當是景疏，其一為景補闕。又有決擇一書，不知誰作。東域傳燈錄有瑜伽決擇補闕抄五卷，為大薦福寺道峯撰，疑決擇即補闕之異名也。

無量壽經連義述文贊三卷 續藏經本 唐新羅釋憬興撰

興新羅國熊川郡人姓水氏年十八出家新羅神文王元年即唐高宗開耀元年以文武王遺命為國老住三郎寺著述甚富其見於諸家目錄者凡四十部一百八十餘卷今存者五部十二卷耳事蹟詳三國遺事此疏卷端略作三門一來意謂次觀經後說此經與有觀經疏二卷今不傳此贊即繼彼疏而作二釋名三解文疏卷上廣述如來成道化跡釋法藏比丘謂是十向滿位釋五逆誹謗正法不生中廣評諸家異說釋三輩往生謂即合觀經九品為此三輩不許七義證西

方易生義而謂十念往生乃難中之易以大圓鏡智等四智配釋不可思議等四智疏文處處和會支謙護三譯又多引法位師說法位亦新羅人據東域傳燈有疏二卷今不傳於諸名言多引字書及世典以明訓詁又引密嚴經及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密嚴經譯於永淳垂拱間內法傳傳於永昌以後故此疏當是武后末年時作此經古疏今唯存四一淨影二嘉祥三元曉四今疏嘉祥文字太略元曉唯明宗要此疏洋溢五萬餘言文義事理皆極博雅惜其泥於法相宗上生兜率之說故於往生旨趣未能暢達究竟也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疏一卷 續藏經本 唐新羅釋憬興撰

興所著無量壽經連義述文贊今已著錄此疏亦名上生經料簡記義致淵博文字雖不及基疏之縈而所會通諸經論則過之所引大小乘經凡三十餘部論十三部於舊解多存真諦說於新義多引玄奘說及基疏又引元曉文備惠景師說各一則又有泰師說一則泰疑泰字之誤蓋神泰也科判亦多依基疏卷端以五門分別一述教興緣起二廣釋教體三經本單重四略釋題目五隨文解釋至於法相事緣隨文各開章門廣釋釋彌勒受記作六門一劫量長短二佛

數多少三發心先後四修行次起五莊嚴權實六還釋本文於陀羅尼義作四門一釋名二辨體三問答四釋本文於修行生兜率天略作五門一辨脩因人二辨所脩因三見聖不同四彰生得益五還釋本文辨莊嚴劫賢劫星宿劫略作四門一建立意二佛出時三劫次第四解本文於授記義略作五門一授記意二授記者三受記人四時差別五釋本文夫上生經古雖有多釋今皆不傳所存唯四一嘉祥遊意二窺基疏三元曉宗要四即今疏嘉祥元曉但明玄義故基憬二疏可謂芝蘭並秀日月重光矣

彌勒下生經疏一卷（續藏經本） 唐新羅釋憬興撰

興所著無量壽經述義述文贊彌勒上生經疏今已著錄考下生經有二譯一晉竺法護譯二姚秦鳩摩羅什譯開元錄云護譯缺本什譯現存興公上生經疏中亦同然今藏經中觀彌勒菩薩下生經西晉竺法護譯文約三千餘言正是今疏所釋藏中別有彌勒成佛經一卷為羅什譯文約七千餘字即疏所謂大成佛經據開元錄及上生經疏皆云護譯十七紙什譯經九紙以古寫經每紙二十五行每行十七字計之護譯應有七千餘字什譯應只三千餘字恰與今本相反蓋古錄誤

以護本作什譯故護譯闕而什譯反贖也此疏原與上生經疏成佛經疏合名三彌勒經料簡記或總名彌勒經疏下生成佛二經教緣經宗譯本既於上生疏中總辨故釋此經但視若彌勒經之一品解義甚略文纔六七千言所引經論不過十餘部祇以三門分別一來意謂為教下品衆生為顯入聞勸導故上生經後說下生經二釋名有三對三釋文中處處引竺法護及羅什所譯大小二本成佛經又阿含經中所說賢劫及彌勒化迹補處因緣以為會證此經疏解今無他本是故此疏為修兜率業者所不可廢也

彌勒成佛經疏一卷（續藏經本） 唐新羅釋憬興撰

興所著無量壽經連義述文贊彌勒上生經疏下生經疏今已著錄成佛經凡有六譯三存三闕一彌勒當來下生經西晉失譯二彌勒作佛時事經東晉失譯三彌勒來時經東晉失譯四彌勒下生經姚秦鳩摩羅什譯五彌勒下生經陳真諦譯六彌勒下生成佛經唐義淨譯於中第一二五譯闕本今所釋者即羅什譯本以亦名彌勒當來成佛經故疏題彌勒成佛經疏以別於異本下生經疏也此疏既原與上生下生二疏合名三彌勒經料簡記其教緣經宗譯本已於上生經疏中總

辨故此疏亦如下生經疏唯以三門分別一來意二釋名三解文疏文較下生疏為尤略文纔四千餘言但科判文旨而已間引阿含下生及大成佛經以為會通不復廣引經論詳述解義也

毆蠱燃犀錄不分卷 寶鐵山房刊本

清燃犀道人撰。姓名里貫不詳。光緒丁丑間民間有妖人剪髮之異，道人直指為蠱，乃取法周官，述其說以為是編。共分原蠱、避蠱、驗蠱、蠱證、蠱脈、治蠱、蠱案、論蠱、附錄九篇。首有序、凡例。其大旨謂後世之妖術，即蠱毒一類，教匪紙人紙馬，亦即造蠱之術，自謂苦心研究，全從閱歷得來，惜古人未有明言，恐拘墟者以為杜撰。三十六峯主人跋，則謂其發千古未發之秘，豆眼人當不以方書視之。案蠱毒一症，歷[illegible]方書載于金方、醫書匯參、驗方新編均載有治法，蓋醫家相傳原有是科，若專門研究，當以是書為創作矣。是類事情，從來為學者所弗道，惟蠱事載於周官庶氏，亦未可以不經視之。第謂蠱毒妖術同源，實前所未聞，不易考實者。已是書所敘源流，多取證於經史所列，脈治各方亦足有裨實用，醫案一篇皆述其治蠱所歷之事，旁及稗官所載，別為附錄於後，而於方士符籙之說皆所不載，尤見去取有法，是亦醫門支流，足資參考者矣。

端匋齋商周吉金款識考釋一卷 藕粟摘錄本

清王仁俊撰。仁俊有[illegible]，已著錄。是編為自藉槃雜志中摘錄者。端方匋齋吉金錄有圖錄而無釋文，仁俊夙與之交，諗蓋專為補苴其書而作也。卷內所錄彝器祇二十一器，較之所藏不及什一，或其未竟之稿。是編題匋齋吉金款識考釋，乃各器目下仍間註以陶齋藏器，如彝蓋、壺中、姞鬲、螺敦，皆周器，而併誤題商器，何從人附益所為者。祖甲鼎跋文一則，誤錄立戈父辛彝跋內，殆後人謄就草稿，遂錄淆之，致淆序顛倒時代，舛誤也。是書於吉金錄諸器稱多有更易，如旦爵旦字，足正舊釋豆之誤；作敦蓋、小子師敦均吉金正續錄所無，藉是以考見。姬彝雍字引伸許說，謂○象城池形，水在○上，象形兼會意；諫敦旦字謂即商君書清端黼旦一字之音轉；謂孟鼎字从門，取入門納誨之義，皆能深造古義，具有根柢之說。惟繼司字從倸同柏，吳大澂釋駿，駁式芬釋繼之非，則孟鼎等器原有此字通駿，不如從舊說為長。仁俊考釋金文之說世多未見，得此可備一家解矣。

捧喝篇不分卷 同治五年刊本

清養心居士撰，姓名里貫未詳，僅知其為廣東順德人。書分戒嫖戒賭戒飲酒戒鴉片四總，集訓文所錄，皆神聖訓文儒修格言，取為勸懲，所記多身有之敗俗，蓋專指為通商巨埠風俗奢靡流毒難返者，叙鄉邦之病痰而救之方，可謂切中時弊者矣。觀其自序云，幼而不讀小學，則天性已漓，長而不讀聖功，其所行孟謬，無怪其去古愈遠，而世鮮完人，以為朝夕董閱，弊俗所致，而期之數古返淺，是其人固理學者，不徒為勸懲膚言而已。粵之弊俗，曰賣瘋，曰珠江花船，曰花會，曰白鴿票，洋煙亦程源於此。是編皆詳錄其事，為戒若引吳虎峯戒鴉片說，以鴉片為鴆毒，非罵粟，成林娃鴉片煙毒原錄，畜人以夫虎老鴉煎煮而成鴉，鴉壓慶造之說，清末深考戒權為是說，以警愚盲，在勸戒書中，亦可謂切中時弊者也。

戒淫實訓二卷 嘉慶庚戌刻本

清傅伯辰撰。伯辰字青野，浙江山陰人，康熙時人。伯辰與其弟蒼野交相勸勉，採葺舊言之關於色戒者，參以己意，著為是編，上卷題戒淫實訓，為金閨善錄，採入摘錄者，下卷題色戒，即伯辰兄弟所自撰也。色戒錄凡蒙養正心養心生仇儆責、閨功名嗣續官吏遇難婢妾附婢僕遠嫖妓童附、凡備口德附豔詞補遺、福善禍淫十六條，多引證事實以為勸戒，所採雖多通正史載籍，文筆亦明暢，足為勸戒之善本，惟卷內載名哲王事，及嘉慶年事二條，皆出撰者時代以後，蓋後人之所增益者。末附長壽四言，為文海所撰，文海字錢涵，旗籍，道光時人，是文勸人節欲保生，起居修養之母法，玉居實鈔亦載之。

物猶如此十四卷 南昌刻經處刊本

清徐謙撰。謙字鶴子，自題三巖人，始末未詳。是書立義主於愛物戒殺，為闡明動物之靈智不下於人，輯比其事，以類統屬，俾觀者易感動。著是編時年已八十有一矣。全書分孝友、忠義、貞烈、慈愛、恤孤、眷舊、踐信、守廉、異善、報難、酬德、雷冤、知機、通慧十四鑑，每則後附以諸家評語及謙所作詩，贊為例頗為淑備。其通慧鑑所錄，多闡於佛法靈異者為多，宗旨亦大歸於佛教者近是。然引徵雖多，獲明較少，於內典所載故事論理，竟無隻字引及之。又除介葛盧聞牛鳴條引鍾惺述賴范說物理之通有不可測者，仁蜂條引張翻說佛氏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良然。外大通論便性，界及物理，李翊均序引西儒達尔文及儒者學說，而結以馬鳴菩薩三界惟心所作之旨，感足補董其遠矣。近來科學新說頗注重動物智力測驗，與是書意義頗有闇合之處，惜作者之不及見也。

文昌孝經一卷 道光辛巳刊本

是書為文昌帝君仿至聖告曾子十八章作，於七曲曰傳柔生士保護教育同來根心承歡體志諭道盡孝變，日辨孝經行恆性守身教孝孝感重戒，述以四言韻語，凡追原其孕育之恩，推衍其顧復之勤，動之以劬勞之恩，示之以體備之事，反復申詳其義，皆本儒家學說，而於神道設教之事，無一載焉。據乾隆二年帝君自序，言此書為十八章，昧者改為六則，且贊篇頌讚充滿，然皆西方梵唄之旨，黃子正元請刻是經，爰以七曲舊本刪之，一切佛氏星曇之說盡從刪削云云，則是書傳世二本不同，自舊本改觀，新本殆已罕行於世。此本首載明邱濬序，述其闡試遇奎斗事，語頗不經，似為偽託。又載雲門方國序、梅國氏靈驗記，多記奉持流傳之靈驗，蓋是經平正切實，無悖於孔孟之旨，以故士林亦樂為習誦之。惟帝君化書及陰騭文，其宗旨皆兼通於佛，而於是經序中獨致不滿之說，前後異趣，未免可疑。或即刊印者為便於士林諷誦而為之，是則無可考已。

呂祖三世因果說一卷 [illegible]抄本

是書傳呂祖降筆三世因果之說導源於佛經後世道家以是為勸善之旨呂祖降筆訓文每有與佛理相通者斯編之旨亦猶是也書為通俗體以白話敘述間以文言設為問對以合世人今世所受罪福之報不同由何因緣為發端雖述其前生所造之業以明之均為七言韵文以勸人修福[illegible]先[illegible]罪[illegible]未[illegible]世人善惡喻以醫藥而究其味性功能俾聽者易曉[illegible]其說特為杜造而[illegible]深近世科學家述人類善惡之時體中微素亦為之變佛經且有三毒之稱皆足以闡明此旨政[illegible]未能以勸善淺文而易之耳。

太上感應篇直講一卷附靈異紀崇奉三寶靈感錄俞淨意公遇竈神記 國光印書局本

清不著撰人名氏乾隆間湖南黃體端得感應篇此書稿於廢紙簏中刊以行世其後屢有重刻是書為以白話注解感應篇文義頗為明切賅括間以音釋於每句句注內附解釋文義之後又別為反面之引伸引徵[illegible]道家經典及當時勸戒書籍甚博據注文有奉陸稼書夫子作師範五語數書年譜文集之語則其撰述當在康熙以後矣前有直講三勸直講講法六條末附靈異記崇奉三寶靈感錄俞淨意公遇竈神記及極樂寺釋印光修放生池疏復念佛居士跋各篇大抵為善書彙刻之習見者光緒十七年無名氏跋稱此書與彙編年代既相近手眼亦同二書或出一手其說或為可信釋印光序謂此書究極而論止于成仙若以大菩提心行之則可超凡入聖其義殆本歸本佛教[illegible]通釋之義而詞旨[illegible]未為明晰晚近三教歸一之說盛行是亦足覘宗教思想之會著[illegible]之一斑云。

呈定金科輯要上集十一卷中集十二卷下集十二卷 北京金科流通處印本

是書為天曹律格傳文昌帝君降筆請頒於金闕者書成於咸豐八年降筆在湖南長沙之鸞壇共三集都三十三卷首有天篆勑文上集無序為誅罰科分誅不孝不弟不忠不信不禮不義不廉不恥各科每科下復以類為奴雇工商農士官七類將以逆宗倫兇逆不弟科同將以誅虐不忠科類增門丁差役書吏幕賓四類不信科類同不孝不禮科類同不孝將謀害兇殺不義不廉兩科均類同不孝不恥科類同不孝將姦淫統者即條款總名每各款仍於類下標見之此外則有閨範為婦女之條例凡分從父從夫二範曰綜雜凡分九流雜術異端邪術下士八等三類曰補遺為補葺各科條款之未及者中集為特宥科蓋原情以赦準折以贖者科統與誅罰科同首有序凡例所贖通數數驗各條例於各類之後別出標見之下集為例賞科卷首有則例凡例賞貽科目分賞孝德弟德忠德信德禮德義德廉德恥德仍分統官士農商工雇奴各類目與誅罰科同惟弟德後增慈德將清節閨德分在室孀婦宜家令範雜技九流技術為不同末有跋則例凡六十六則款例均照誅救程式而八目次第相反則取於流降進陞之旨所以示懲勸又例定三十六格其中分上中下三等且有不止於三等者則各編號以別之如賞格之標內外額千是也其三等每等又各分三等則又以義相劃三字別之以為填格又有圖格定式其格名曰蒲田閬苑延壽康寧前萬(?)延嗣殷富顯貴光前裕後福先爵(?)[illegible]胄教育提携久安樂清暢安富安貴[illegible]殷承榮出祿通賢考安樂歸[illegible]實[illegible]牛眠金福進福流芳[illegible]祈[illegible]轉禍在[illegible]道出[illegible]獨樹三科三奇四美五[illegible]六陽七成八[illegible]九如十全末附陰[illegible]劇医因可新修舊規例世俗於冥律之流傳[illegible]為習見重於天府律格從未[illegible]見[illegible]傳[illegible]是編當為習見矣。

玉歷輪科輯要二十七卷　北京國書社印本

是書為冥府律格傳文昌帝君降筆頒自金闕者咸豐戊午帝君頒天律玉定金科輯要行世已著錄同治甲子復續請頒塗律輪科至光緒辛巳乃成即是書也降筆在湖南長沙乩壇卷首及卷一有玉勅及諸仙神序例述實例總目凡例仙衛圖像蓬萊山及八仙圖像詩句附若辨論社令城隍東嶽酆都大帝幽冥教主圖像及十殿圖像十殿冥獄十殿冥程十殿各處罪例赦例列聖誕期卷二以下為不孝不悌不忠不信不禮不義不廉不恥各引及地獄例案卷十為善生途引善生九等述式卷十一以下為德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各部善生例數卷十九以下為胎生卵生濕生化生例案卷二十以下為賞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例案曰輪科者蓋取六道輪迴為獄而兼總罰惡賞善之二義為其凡例之縣牌大要縣括述之一以孝弟忠信禮義恥為綱以各殿諸獄諸刑輕重大小為目以罪犯多寡分為款以綱目條例為正以重犯遺作情迹為附或數惡至數十惡者為罰或數十惡而有一二善者為賞為反或一人延及數人或數人從一人而隨助者為側一凡通目有六曰遷惡冤從罪孽而有功自六曰功果善緣

恩澤一功過滿百者曰格十二格曰貫十二貫曰盈十盈曰引十引曰極一人生十日曰悔一月曰協一年曰斂十年曰旬三旬曰算十二年曰紀五十年曰足六十年曰全七十曰數八十曰耋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一是科有八重大地獄處誅不忠者爲懺以至不恥罪孽極重者不輪迴於陽世者諸小地獄之中亦有重輕重則死死而後苦受陽報過至五罪而赦十次之死生是謂死死則生再苦陽世為人身陰罪較陽律有加以示陽罰之不足盡其罪又陷地獄以誅之遏惡自權[illegible]功果自[illegible]一遇惡自權至貫者生前已受陽罪死後[illegible]受報自盈至引至極者生前雖受陽罪死後仍歸地獄受苦善生若至引至極者死歸大地獄永不准善生功果自貫以上者死加天堂貫以下者歸冥王布排若善緣至引至極者恩澤至貫至盈者均天歸天堂[illegible]冥王布排一功多過少者至壽終時[illegible]命[illegible]域[illegible]命[illegible]至貫者[illegible]功過[illegible]往冥界[illegible]功果[illegible]恩澤[illegible]均同查[illegible]過[illegible]功少差冥役[illegible]究[illegible]而平者過[illegible]往候生[illegible]金科補陽律之不及輪科補金科之未言凡誅罪例案下即以各大地獄分為條目賞功例案下仍分各善行道[illegible]例名目每條目下聚以案即業件事[illegible]情略如陽世之刑律匯案以備查

校、陰律之書、玉歷寶鈔始為概見、惟僅載大綱、而賞格則從未見聞於世。此書於各律格之巨綱細目、臚列無遺、可謂陰府律格之大觀、幽冥研究之總匯矣。

玉曆寶鈔一卷 中央刻經院本

是書爲玉曆行世之新本、萬鈞所重編者、共分圖像、序論、緣起、流傳、印証、善報、惡報、善法八章、末增超脫輪迴捷徑一篇、於旧本之勿逞筆記、益壽里言、藥方等、皆加以刪芟、而增以佛理學說、亦歸本於佛教之義、惟筆記一篇、載有是書源流、刪之則令人無從考究。旧本附益凌雜、文不雅馴、輒令學者掩卷弗觀、鈞為之編次、補葺使之蔚然、允稱足為雅俗共賞、雖失其真面、未始非流通之善本也。

玉皇寶訓註解一卷 刊本

是書傳玉皇大帝降筆，韓文公註。道光己亥玉帝降筆於河南南陽之羅家場天后宮，見道光二十一年關帝降筆序及同治八年王允中序。為六言韻文，首述天地開闢、陰陽造化、四時風雨雷電、羣生蕃殖，以及人心德性、五倫之敘，為禍患懲戒。爲註文每句下有敘解，有註，有贊，亦明暢可誦。末附純孝王菩薩養性文，據注乃閔子騫降筆為訓勸儒生養性持躬者。是傳所述頗有典則，言止於庸言庸行，不為高論，亦可資儒生訓迪之助，於士林捨本逐末之習，庶有足針砭焉。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竈王經一卷 通行印本

是經又名竈王寶誥，流傳甚久，始末未詳，但通行民間為時已久。各家奉竈者往往奉持之，有載敬竈日期及開經偈。經文在雅俗之間，所述為勸人務倫理和睦家敬奉竈大等事，凡有六誡，又有十條禁忌，附載歸者識後，但不知其何人。考經文有不孝父母不敬三寶等語，又開經偈所稱佛號為太平開國普護皇輿總攝全球十百萬億大首金剛司命佛，是亦兼歸於佛法者，惟全球名詞近代始有之，則此偈之為近人所加或增改已無可考矣。案竈祭本在古禮為五祀之一，獨存於後世者幾於家喻戶曉，雜五行書載竈神名禪字子郭，大抵為漢魏以來傳說，蓋已非古制。至於經文之奉持流行，則約略不出明清之季耳。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竈王真經一卷　永盛齋印本

是經與竈王經不同，為十字韻文，類民間唱詞之體，無源流傳緣起可考，未有關鶴軒識語，考其文義，殆出於前經之後，似專為庖人之所諷誦者，較前經俚俗為過之，多述勸各色人敬竈及廚中十戒，是固庖廚之所習知者也，首托以唐三藏所取自西土者，則已不足考究云。

玄靈玉皇經註解　天華館印本

是經流傳始末未詳，題燃燈古佛鑒定，白雲禪師註解，民國初年鸞壇傳說，謂舊玉帝已退位，關帝代之，玄靈玉皇即關帝為玉皇之名號也，是此經即造之時，當在民國以來可知，首開經偈啓，讚聖經寶誥，分救劫、任法會、機理、凡因、仙果、彰著五品，末有收經偈、誓願文、迴光咒，經文以駢體為之，文字雅俗之間，法會者述法會之緣起，機理者天地之玄機，凡因者因果之報應，仙果者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八目八實，取喻仙果及身靈修持之關係，彰著者為彰明是經之功化，其文艱澀聱牙，不類從來降筆之易於曉，述天道人體一貫之旨，而歸於勸懲報應，如云天地人三心連貫，水火風一炁變通，集靈鍾秀，物外人尊，拒物怡人，靈分秀減，闡述玄奧之詞而無註，頗不易解，註文亦多用俗語，又引佛經三藏，實雜三十六種煩惱等說，謂人身有十二神將七千葉，又則釋道二教皆所未言者，蓋通道、儒、釋三教之說而歸之於神道一派，此民國以來扶鸞作偈，與所有新理致也。

忠孝經六卷 龍雲善書處印本

是經本名忠孝誥，民國壬申吳佩孚始為刊行，易名為忠孝經，見吳佩孚所為序。佩孚晚年歸依道社，疑即是時鸞壇降筆所錄也。首有西祖總論忠誥，次孝誥。二誥皆分上中下三卷，每卷後殿以度請諸神名號，皆古帝王先聖先賢之名見史冊者。次分為至忠至孝大忠大孝神，末有總跋題詞及張廣建贊詩，經旨在闡述忠孝二德之義理，引證經史以為伸明之闡發，頗為盡致。無神道設教之語羼雜入其間，文亦雅馴可觀。然卷後所羅列諸神名其事，乃晚近乩壇所始有者，於以可証知其撰述時代焉。

關帝三字孝經註釋一卷 天華館印本

是經流傳，始末無詳，註者名氏均未詳。為三字韻文，述孝德要義及古來孝子事親感應，如文帝之司桂籍、楊丙之列諸仙、姜詩、董永之承帝寵顧、鼎彥之掇大魁等事，以為勸法，而歸本於身體力行，俯仰無怍。註解亦復詳盡，明白易曉。末附崔鶯臺勸孝歌四首，並製以西式樂譜焉，亦勸善文字之別創一格者也。

太陽太陰真經合卷 永盛齋印本

是經為太陽太陰兩經合卷內題太陽星君聖經太陰星君聖經流傳緣起未詳行於民間頗為普遍僧道及俗家均有奉持者蓋二經同時唪誦故多合刊一卷考其文義亦同時所作也太陽經為七言韻文凡二十六句太陰經凡二十二句中有南無佛咒語八句即世傳觀音咒之中八句二經後并附有禮拜日期後有齋戒日期天地交泰日期純陽祖師廷壽育子歌太陽經示靈驗錄佛說眼明

真經皆刊者所附益此經稱太陽為珠光佛太陰為太陰菩薩大氐依附佛教之旨然詞句質俚祇使於愚夫愚婦諷誦即不識字者亦可上口其為出於里俗流傳可知惟所奉敬仍為神祇敬仍歸之道家門類為宜也似為近之印度波斯古皆有拜火拜日之教此經則兼拜日月而源出道釋冥為不侔亦可謂崇拜自然之現象已其佛說眼明真經凡二十五句文義與此經大略相同宗旨則純為歸依佛教者蓋俗傳治眼疾之經咒而附載於是經焉

桃園明聖經註解三卷附寶誥籤詩 光緒十六年四寶齋刻本

是經內題古佛應驗明聖經又名協天明聖降福免災經為關帝夢授於玉泉寺僧者經文所云書於玉泉寺夜夢於禮人是也流傳時代未詳據卷內關帝降筆述解此經在嘉慶十五年則是經傳世久矣不出清中葉前後其註解為胡萬安撰萬安字印田自署定邑人道光十二年註成後帝君復命高天君守仁降乩修改之以行於世其後至光緒十六年江南豐運使德壽重梓是經復補入忠孝立身偈及降筆二

則末附有帝君勸世孝文覺世真經戒士文寶誥籤詩經文為長短韻句自三言以至七言不等首為帝君自述事蹟繼述忠孝廉節四義為全經之大綱皆本儒教綱常倫理以立言而禍福感應之道亦即不外乎是理詞義淵足扶世道而正人心在神道諸經中其敘述詳盡音節諧暢便於受持諷誦流傳至廣其亦蓋有由矣至所敘事實多采取稗官之說故為中下人說法未可以考據繩之也所附各篇除覺世真經有單行本外餘皆附

載是經訓孝文僅百數十言，大旨伸明孝道，重天倫而盡人事。戒士文為帝君職司糾察場闈善惡，著以垂訓士子者，多述往事善惡因果於科名之發達蹭蹬一一列舉勸戒。蓋彙者科舉時代最重陰騭感應，訓文行優可保成名，舉重難期發達，足以概括此意，而是編維正人心之功，亦可以概見矣。實諸為嘉慶六年京師降筆，蓋帝君奉玉旨以太微功過格行世，後復著此訓以誨人心習尚之非，纔列條徵顯為切至，要以遵行三十條為大旨焉。載詩為帝君廟中卜籤，凡百籤，每籤繫以七言絕句一首，而以十天干紀其吉凶差等，自甲甲始至癸癸終，每詩間或有解不等，首載祝詞及以錢代籤卜法，後附占驗，據所記有天啟甲子科應試生事，足徵明代已通行於世。王士禎池北偶談亦記所占第十三籤事，陳錦備跋謂或傳帝君托乩所作，已不可詳考。今京師陽門帝君廟籤所載占卜事由較此甚多，迺今猶以靈驗見稱於世，溯厥源流，亦云久矣。

玉皇心印妙經真解一卷　新建學肆重刊本

清醒夢道人覺真子撰，姓氏里籍始末未詳，據自署為廣野山人，又康熙六年其弟子明中子跋，稱遇之金陵茶肆，其人蓋道流也。心印妙經在道藏洞真部，已著錄。醒夢為得於金丹之道者，即以丹訣之旨詮解是經，自序謂於三星之地遇月明老人，授以玄關修鍊之法，其後因靜坐性赴太華宮中見上聖高真，囑其與世同修，乃即藏林藥物火候老嫩消長剛柔諸丹錄已還丹溫養脫胎神化安方訣，旁引三教真言以闡經旨云云。其詮次經文分為二十四章，大略以回風混合為初功，剝陰取陽抽爻添象以為要闕，出入玄牝為真妙，還丹神化為歸結，皆以丹訣尋詞釋之，不易領解，蓋猶待指點親授也。其說多混合三教，如謂金丹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只是一道毫光，為語大莫載，語小莫破，三寶合一，鍊成舍利金剛，現不生不滅真体等說，皆於儒釋經典援引取合以借証其本說，蓋後世道家多為合儒釋之說者，實則學說根本不同，未容牽混為一，其如儒之無論，如釋教之義或無為，若以明老莊自然之義，尚可望以

金丹修鍊，適見其南轅北轍，而胥失之矣。惟就丹訣之學而論，尚不失專門研究之一種也。

文昌帝君天戒錄一卷　刊照齋印本

是書傳文昌帝君降筆，揚云帝君奉命按延酆都冥獄，見星輔孽業，惟淫罪天律最嚴，因述大要以為懺悔，凡姦玷婦女寡婦尼僧亂倫理，造作淫書傳奇各四條，其意蓋重在文人之運筆風流，流毒後世者。有註解，題蓮池大師撰，謂於定中見地獄諸相之事而作。案袾宏竹窗隨筆載有其辨白時人假託其名作為詩稿一事，又嘗以所守分僧自居，甚不輕於著作，知明見當其生時已有某知某作偽託其名者。是書註解未詳，且是書明代即有傳世，尚為不可知者。此書首載光緒甲午一了山人、同治戊辰茂苑清河一琴二序，一琴序稱為元明以來降筆顯化，其事不足據，推測其情，大略不出清代中葉以後，而蓮池之註解，其或即一琴所為，亦未可知也。

葉啟勳

蓋太上為老君之稱，此經合編三聖所作，乃借以太上統括其名，則又俗所妄為也。

三聖經不分卷 佛經流通處印本

是經又名太上三聖經，世以太上感應篇、文昌陰騭文、武帝覺世經三經合為一編之名。此三經流傳最遠，信奉者亦多，合卷一編，俾便誦奉持諷誦。弁首載勸人修持，次為三經白文，皆無注解。每經後各附靈異記，其中除太上感應篇靈異記單行排印，餘皆另見。是經由蓋均萬鈞所輯者。今世俗往往立有三聖廟，所奉即為太上、文昌、關帝也。此則是經合編之由來，蓋亦通俗所為歟。

三聖經靈驗圖註不分卷 上海宏大書局印本

此經即依三聖經舊本增以圖註者，不著撰人名氏。中錄感應篇首錄讀法纂要五則，每經皆先載全文，後繪以感應事蹟之圖，多本於各經靈驗記所載者，惟感應篇有註，陰騭文、覺世經均無之。圖註事本為推廣傳播起見，此亦太上感應篇圖註之嚆矢，疑即宏大書局所編也。

漢碑雜詠一卷 排印本 一名選學齋集外詩

民國崇彝撰。崇彝字巽盦，自署臨潢人，旂籍。是編書名題選學齋集外詩，而又別署漢碑雜詠，蓋全帙所錄僅其雜題漢碑絕句二十四首，已所錄漢碑類皆足供臨摹者。其敘述源流，評賞書法，多為中肯，詩筆亦矯然可誦。及碑隸池之灕宋拓郭有道碑、夏承碑，世俗競為流傳，此獨弗所取信，又直謂夏承碑為宋人狡獪伎倆，可謂一語破的。然於楊震墨寶碑等搨本則又無閒言，似亦病未能深考也。他若樺宋搨漢碑若成陽靈臺碑、朱龜碑、魏元丕碑、圉令趙君碑及宋拓劉熊碑各碑，皆於未採入，尤令人嘆竟令韵華夜者也，未免有遺珠草草之憾已。

梁任甫

藥師七佛如來本願儀軌一卷 民國十四年景印雍親王府刊覺筞本

烏斯藏達賴喇嘛造，清果毅親王譯，自署為自得居士，顯親王重訂。延壽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東土梵俗奉持已久，另有藥師七佛如來本願儀軌流行者寡，惟清果毅親王依藏文譯有此本。其後乾隆間顯親王詢于喇嘛琺瑺瓔珞，乃備西番學總謂準此土之儀與藏文不甚相協，乃管儀賓工布札布照原本重譯一部，又與此土梵誦遲庭，故二本叢林皆未諷誦。嗣取果毅親王本重加釐訂，并遵同文韻統，將其中咒文音釋比次校正，印行於世，即是本也。藏經之譯以陀羅尼為最難，以其字之連珠配合反切連帶音諸法與中土不同，是經對於譯音並標釋最為詳確，實此經儀軌最完善之本也。

宗喀巴大師顯密修行次第科頌一卷 華北居士林印本

明宗喀巴大師造，民國釋能海譯。大師一名羅卜藏札克巴，明永樂十五年生於西寧，為蒙古族人，幼名阿叔，八歲出家，二十四歲赴西藏，三十四歲後闡明黃教。是頌為華譯藏文經典，未見收於續大藏經者，為顯密修行初學入門之資。顯密修行次第分五大科：初三士前導，二下士修法，三中士修法，四上士修法，五密乘修法。所示士用修持各法，詳見瑜伽、顯揚、吽、婆沙、俱舍、毘曇等論，此則簡為節要，且科頌以便本節也。密乘之修法分五：初密義略釋，二密果之鑄成，三擇師法，四受學密乘戒，五修行要道。偈且總其綱要於尊貴微細普徧，遍顯總持發心次第無知之密義之詳義，皆著在科判中。

浪忍科判一卷 華北居士林印本

明宗喀巴大師造，民國釋大勇譯。大勇一行，於民國十六年經佛學院派赴西藏，翻譯藏文經典，留於甘孜馬爪寺，即在甘孜時所譯出者。又名覺道次第浪忍，藏語具云絳取浪既忍巴，此云菩提道之次第，業菩提道即覺分，為大乘要論。此則原本印主阿底峽尊者所造菩提道炬論根本所依而造者，但就原論文簡為科目，重疊列屬，為凡二十有三。其科判甲凡四：初釋作者之重要，二釋注之重要，三於此法應如何聽受，四講說正教授。次第引導之次第，如何於覺道之大小乘一切義諦，樹心學行之法門，加持悉為貫攝，由淺入深。大師雖立宗密教，此論專闡菩提道分實，兼取他宗之長，足補本宗所未圓。大勇又以依本論加行六法儀軌請求啟白詞，分全論為十段，撕以三士四道，尤足籠顯括論旨。胡瑞霖跋謂大師之黃教，實舉大小性相而貫之、

與弘法大師之闡揚密教同有殊功藏文譯漢並為刪補亦足見此論在藏密經典中之重要已末附大勇自甘孜來函及現留甘孜人名表亦佛學重要史料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春秋左傳讀敘錄一卷 章氏叢書本

章炳麟撰炳麟字太炎浙江餘杭人清劉逢祿著春秋左傳考證及箴膏肓評本漢儒左氏不傳春秋之說謂條例為劉歆竄入授受為劉歆構造炳麟撰是編逐條一一為之駁辯因及議公羊家之為晚出劉氏竄為逢祿據左氏之說其書實為經典釋文所載五傳授受方兼採別錄及儒林傳為之皆歆博采名儒眾合佚書所妄造漢書藝文志春秋家左氏微以下至虞氏微傳均歆所偽託劉錄鐸虞所作抄撮故冀其篇卷名目以惑後世劉歆傳歆時從尹咸翟方進受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今李左氏書法及比年依經為歆所附益之明證炳麟所駁則據王海引李淑書目春秋公子血脈譜明其紹述世本傳自左氏新書稱學為今天子之逢係於老聃語謂指張蒼中是指吏荀張賈之傳授見劉長卿以毛詩為始左氏以證左傳授受之非誣藝文志猶七略原文與別錄有異鐸虞之抄撮又與所作之春秋不同安得卷數相同以證班書著錄之可信歆傳所云引傳解經義理備者言傳之凡例始由歆發揮非謂向所造杜預春秋釋例所載歆經說尚數十條以證歆無附益傳文之事案七略別錄猶向受詔所作大旨當無異

同春秋古經及左氏張蒼諸儆國劉向父子所校定者不常時
復命歆卒其父業漢世法度至嚴歆亦敢私改其父書以干欺
罔重罪耶使其如此則不待師丹之擧劾而後懼誅求出補吏矣
春秋微之作原與校定根為表裏亦不待而後知者也是七略所志
所載左氏條例源流秩然俱無可疑者矣如逵條所謂左傳載
悍公捐諡謂左邱明書有二人說苑異起對魏文侯元年義
明習之說為公穀非左義等說又擬附會支蔓無關則言炳麟所引
荀卿胥祖貫長卿授受諸說証據不足亦未能質以為說者然其持
論大體固可伸左氏之誣矣惟所論公羊家則又極詰難之事夫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論公羊晚出者終不能沒其為七十子之傳炳麟乃比附三傳文以
為其時代前後之據不知其為未卽
殆時無同特此以論難夫穀傳其均不足為定論明矣

劉子政春秋說　章氏叢書本

章炳麟撰炳麟有春秋左傳讀叙錄已著錄漢書劉
向傳云其子歆治左氏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猶自
持其穀梁義桓譚新論則云劉子政子駿伯玉父子俱
吟左氏炳麟以譚親見二劉見聞為切証向實綜貫三
家之學輯錄說苑新序列女傳所舉左氏事義六七
十條為之疏証案向雖博綜各家之學未能即以為
兼治二家之証要其篤守家法史有明文史稱譚好
非毀諸儒則其言蓋不足據矣至說苑諸說取公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穀與取左氏是原其別裁舊作固不同於章句授受
也如隱元年經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說
苑載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
一匹五經異義云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
說天子至卿大夫同駕四詩云四騵彭彭武王所駕王
度記說與易春秋同炳麟謂毛詩說周制王度記說春
秋制大路乘輿諸名公羊左氏有異天子駕六之制公
羊左氏相同公羊知春秋改制不識周時舊章左氏事
從其舊法從其新業賈子等齊篇乘輿諸名實殊公

羊家說，祇從名而不從數，與四馬爲乘之訓無涉。詩大明所記時武王尚爲侯伯，未即天子之位，則其駕四正諸侯之制，安有新舊之制，謂爲左氏取法，亦甚矣。桓十一年經御廩災，引說苑公子成甫對魏文侯語不有天災必有人患，謂傳所云不害乃大害也，斯則等於度詞歇後語矣。成二十九年經伯姬歸於宋，穀梁云賢伯姬，公羊謂錄伯姬，謂讀列女傳爲其守禮不渝，乃知左氏義過二傳，則其事爲左傳所載，疑後人附會之談，亦未能列爲左傳義。至如解襄十九年傳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引賈子古者大夫下逮士庶，士庶四十而冠，故五十有室，相距十年，猶後世二十而冠，三十有室，亦相距十年，以荀賈所言上古冠昏之時，推後世之從減，考證綦詳。列女傳穆姜作繆姜，引周書謚法解名與實爽曰繆，証爲本字，亦精確有裨古義，而藉說苑列女傳校正左氏異文，亦往往有所發明，要其瑕瑜固不相掩也。

四書典制類聯音註三十三卷 刊本

清閻其淵撰。其淵字靜波，安徽六安人。始末未詳。是書分輯四書中所載諸典制及經籍所載，略類旁通，撰爲聯屬之文，並逆類書之體例，曰學觀摩、氣運、天文、時令、地理、人倫、人品、帝王、聖賢、古賢、王侯、諸侯、國邑、古隱、大夫、雜人、列女、文學、人事、性情、身體、官職、庶民、政治、武備、禮制、樂律、祭祀、喪紀、衣服、飲食、宮室、器用、珍寶、庶物三十三類，並亦間爲經解之文，附諸篇後，如山年旅孝旅于泰山，山川四注江淮，拜下侍食於君君先飯，使者辨南客，祭禮率方臺，閣力役自版，丈夫場師各執其禮制，樂律祭祀所辨尤多，雖未能深造考據之學，於經典制亦能辨其大概，以為初學觀摩之用，尚為讀書者所資也。

八旗爵秩俸祿考 官刊本

清俸餉屢修是編爲八旗職官支俸底簿清代官制至光緒二十七八年增置裁撤多改舊觀此係最後修定本首八旗爵秩凡分七類一宗室勳戚自親王郡王以至額駙一八旗廕襲自一等公至八品官生一文職自正一品內閣大學士至九品欽天監天文生一武職自正一品領侍衛內大臣至八品暨子官達一內務府文職官自二品總管大臣至八品一內務府武職官自三品一等侍衛至六品藍翎侍衛一王公府官自三品長使至八品羊牧長各記其歲俸數目其俸祿之制有正俸恩俸之正俸有陞任官仍支原俸有支他品俸有照原銜食俸有罪俸其例頗爲不一又各官秩有事例見載則例及奏報咨行者並附記其下已經裁撤之官仍著其目於冊尤以內務府官多有不見則例爲雅旗報奏者當給者如備長等亦載於是編有清一代八旗爵秩文冊所不及詳載者於此均班班可考足資參證焉

補二十八年

以有差

乾嘉以來各家藏器目四卷附錄一卷 油印本

丁麟年撰光緒庚寅麟年官農曹從潘祖蔭盛昱遊肆力於吉金拓本所收逾三千種時王懿榮所藏亦數二千之數因商之就兩家所輯參以見諸著錄者編列成目用備校訂所列各家爲阮元錢坫葉志詵張廷濟程振甲曹載奎劉喜海李璋煜吳式芬李佐賢陳介祺吳雲王錫棨潘祖蔭李宗岱廷暄丁彥臣沈秉成顧壽藏吳大澂陳學表盛昱丁樹楨王懿榮費念慈丁麟年自藏凡二十六家每家各器目下間注字數形制收藏源流款識真贋其前人著錄之偽器諸所不錄漢陽葉氏所藏則出至百餘器亦足見其精審矣江標靈鶼閣叢書刊有阮元葉志詵張廷濟程振甲劉喜海李璋煜吳式芬李佐賢陳介祺吳雲王錫棨吳大澂十二家藏器目與此詳略不同其稿亦不詳所自是書自序云曾寫有清本在陝失去未知其是否即江刊所本乾嘉道咸以來諸家藏弆於是目足徵較諸其稟英成編較江刊零星各自爲卷尤便於翻檢考己酉劉體智善齋器目一卷乃闕遺所補者

蹇峪子一卷 光緒丙戌刻本

清不著撰人名氏。凡分守真、觀化、原神、勁氣、尗藏、牲詁、史裁、籌元、銳制、伭昌、齊贏、継隨、揩昌、明政、明教、明儒、崇樸、鎮毒十六篇。其自記守真以下七篇自抒為學所得,籌元銳以下四篇有感於咸豐時事而作,明政以下五篇有感於同治時事而作,則其人為咸同間人。守真篇謂真出於性,致於養,致以為基,義以為規,中以為主,和以為輔,老子贊其用而不宣,揚子體其源而未暢,輪之需(?)甄之時,光甚畧(?)。志全忠者,悟其有餘乃可謂不易真,是固儒家之備論性易中為真不見遏於物者。觀化、原神二篇,多分別人物性理,謂存人之理,書物之性,可以轉風氣。籌元銳篇以下皆論政治經濟,其旨主於培養元氣節,謂錢鈔穀帛皆錢之影,不專在銀而專在錢之國,則普根之弊不識於司門胥吏鞅弊,而見時弊之癥結,重論西人數藝,謂為守於儒可以不變於夷,而為夷所變,故之重巧者乃所以為重拙之樸者,乃所以為重巧,則固能為守固執而不為風氣所移者矣。

考友三字經一卷 排印本

清不著撰人名氏。光緒初,有人携是書由鄂至長沙,儒士徐士棻見之,嘉其意而洒其詞,重加潤色,更名弟子必讀。民國初,長沙王時潤復為石印,鐫圖以傳世,而復其故名。時潤時洋及同事南昌劉棠、青州蕭錫珍共撰為注解。書仿蒙書三字經之例,列述史傳孝友事蹟凡三十二人,採為韻語,舊所謂洒詞,今不可見,蓋經士棻刪改已非原本之舊矣。其書蓋為啟蒙之用者。

乙黄夏10

養正家塾訓言 一卷 景印手稿本

袁世凱撰。是冊為世凱手書訓其家塾諸生條規及自有宣論章程，撰於宣統二年者。此稿付其子克文收存，後克文收存，後克文即以傳世。其條規凡十一條，皆訓飭諸生之章程。第一條云：求學貴乎力行，敦品重於文藝。若舉止不端，言語不慎，最足以敗壞品行。雖能博學，亦歸無用。當引為深戒。讀見切要，足見其平素作事之一端。世凱他著作多為賓幕代擬，唯此冊為手稿，亦足貴也。

格言聯璧 不分卷 通行本

清金纓撰。纓字蘭生，浙江山陰人。纓於道光丙午秋，先志輯戴希錄後，偏閱先哲語錄，遇有警世名言，輒手錄之，編為十類，曰覺覺錄、因春帙，業多錄其警句為是編，足見其究心義理致力之勤，而其學為有本源者。是編所載大旨，以切於實用為多，於存心持躬、當世接物，均能得其體要，而一以儒術為宗，不涉雜學異說，尤近醇正，雅好言因果倚伏，稍未免近於世俗之見，如篇中引汪瀫夫食牛果報、汪龍莊云科場武應二事，原不礙其大醇之小疵也。凡分學問、存養、持躬、度事、接物、惠吉、從政、齋家、悖凶十類，持躬篇後附有攝生一篇。

公門果報法戒錄不分卷 光緒庚辰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播芬植敬序、徐敬齋跋。編自惟揚宋氏，名字事蹟均無考。是編蓋為公門人修勵而編。語云公門中好修行，其編輯大旨猶是意也。劉傳曾序謂使人知福善禍淫之道，與賞善罰惡之王章相為輔翼，而不疑為惝恍，則胥吏修飭行政，自為易舉，而能啓其向善之念，果報有足以動之，是亦有裨吏治之一端也。刑名家多兼重因果之說，如汪輝祖佐治藥言等書，每載其事，理此則後世刑名學者經驗所得，為古人所未及言者。全書凡分公門果報法戒錄、佐治果報法戒錄，并以顏光衷、陳宏謀、熊勉齋諸刑案因應事蹟於後。公門為吏胥，佐治為幕友也。後官長幕友胥吏各不當功德，均為治公之重要，例諸為公門中人所必讀。原本僅幕友、胥吏二項，其官長一項乃徐氏所補，且跋云勿令下之人競修善行，而服官一生造無窮惡孽，可謂善為補闕，柳得為政上下[illegible]之[?]矣。

拔緣歌一卷 光緒戊申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是編為朝陽南龍王山子復興善堂鸞壇所錄乩文。首有慈航佛命序云真武大帝開壇於龍王山子，飛鸞顯像，作拔緣一歌，蓋拔度善緣之意。所降壇仙佛有慈航佛、濟公、老祖、真武大帝、土地、蘇公、雷佑帝君、遊化帝君、逍遙大仙、白雲老祖等，降筆多為通俗宣講之韻文，或七字、或十字、或十一字不等。文義頗為近俗，然時亦引經據典，不為太俚。惟臨壇者皆稱為吾佛，而濟公亦自稱老仙，其文亦多為北方方言俗訓。文壇內執事有壇長、外主管、內主管、副主管、內櫃等名稱，亦可見組織之一班也。

勉行齋放生儀軌集一卷 光緒辛卯刊本

清顧長祿集長祿字翰臣大興人又號悟明長祿於光緒十六年在京師通明寺結放生社勉行齋因即蓮池大師放生文及放生儀軌附以所選擇每月諸佛聖誕放生日期及放生規條並放生詩詞於後蓋為放生時修法事所用惟其詩詞錄呂祖鍾離等作不合釋藏之旨蓋其學識淺及於此也祇可入之雜家類矣

安樂銘不分卷 明德堂刊本

清王正明撰子文選續輯正明四川萬縣人始末未詳案是書正明序稱余居市井未嘗學問凡讀正蒙訓俗之書莫不信若神明近復獲覩安樂銘一冊不禍國祖刊刻行世其侄文祖序則云是書之傳先叔正明公在日嘗以訓選弟因募諸公醵金付梓鋟叢南序則又云王子文選所集善書云云蓋是書正文正明所輯其全部實文選增補所成也書魚尾上又題傳家必讀每篇上下分格下格列安樂銘四川總督部堂蔣大人勸諭魏士良先生勸族俗言三文上格列聖賢佳言內載治家箴言等文百餘則均先賢神聖之格言訓文首卅朱子家訓後附戒煙詩賦應驗藥方孫真人海上方考佳言篇後署有翰齋選錄印章翰齋為文選字是其編確為文選所編戒洋煙詩賦則重刊時漢皋主人所益也銘為六字韻文皆倫常日用持身涉世之理於尤三致意焉其文曰與其朝山供佛不如捐賤救貧又曰三教雖兼釋道還是儒家為真亦足見其宗旨所在勸諭

為道光時川督蔣攸銛所作、為十字韵文、勸教百姓
者、魏士良萬縣歲貢生、以篤行受旌見府志、文亦篤
實可行、又附有欽器還韵各國三寶聖訓、以彰文書
之亦足見其襲集匠心、惟正明意專主儒教、文選則
間引神聖訓文、以其父子所見不侔、然神道設教固吾
書之要旨、要之此書切於實用、雅俗共賞、亦是類之
上乘者也、

敬惜字紙善緣纂合錄 道光丁酉刊本
是編為兩種合編、敬惜字紙錄不著撰人名氏、善
緣纂要為清吳鉀撰、鉀字練齋、遵化州人、始
末未詳、敬惜字紙錄據鉀跋、嘉慶庚辰獲於
鄭氏、所載多神聖降筆訓文、為文昌帝君勸
化字紙寶誥、勸人敬字紙文、戒惜紙詩、惜字十八
戒、惜字真詮、佑聖真君惜字文、三元三官大帝善
訓惜字文、惜字說七篇、其未有單行之訓文、方
此編以考見、善緣纂要所述、為勸人戒食牛
犬戒淫、載有呂祖戒食牛歌、鍾離仙祖戒淫歌及
食牛犬果報、持戒功過格、過淫詩等、益鉀本刊
敬惜字紙錄一書、因輯戒食牛曲、犬戒淫等善
文以附之焉、

大學義疏一卷 刊本

日本西師意撰。師意又號舍城子，致力於經術，又博通新學。此書大旨以為聖教可崇，於行之惟能知其真旨，然不可不喻以時勢。西人釋耶蘇經卷多參考實學新理，故布教少有滯礙。故以說古而不遺新為宗旨，舉朱子所謂三綱八目，一以泰西新學之理通之，可謂解經之新作。其節目首標經傳，次曰疏，曰傳者以己意抒之，不依傍前人一言一句。如釋大學之道為立教於君子以勵治理，小學者為民同之，大學者君子在之，……為洞見原理。知止云陽電積蓄而不得所止則迅雷地震怪電跳起，電歸其性所安則風雲自定。人心意情亦若雷電，種種動心電，持其平於中而不失所止，則七情自得其正；若不知止則意態變遷無所定。致知云腦宮受諸覺由其靈動之力，腦司發動謂之意，知啟意而定其所向謂之志，情感意而催其動謂之欲，……以科學之理參證經義，自謂……成一家言……

格物之言有躐知，精不及……於物理不覺不曉……

總其所學……

吳冀州讀書一卷 手稿本

清吳汝綸撰。汝綸有尚書故，已著錄。是編為其手稿，未刊行者。首列古今韻書，次唐宋以來韻部表十家，分部表七家，入聲分部表五家，合韻表。次秦石刻及雷浚校來韻，蓋未竟之稿草，故……僅備所列韻表，未及江有誥，則未見其書也。其四聲分配多依戴氏，而於等韻音紐均未……載。視江有誥音表……述甚，謂霽至寘卦之字與志部為部，近儒支脂之為三部，又分祭泰怪夬與至部為二，其說誤。引秦石刻秦泰山刻石琅邪臺刻石職德以下轉入寘至志部，然古音止部轉入寘至志部。雖此諸部平仄可通，而文字節奏殿愛實已分為兩韻，未並而偶雜之字乃是四聲通用。其說甚新，然精韻通用之說……來紛擾，以定分韻部也。其於江永用易若干用雜韻之說亦不謂然，謂明於審音而昧於用韻，仍未透其所以然，則音韻通合……也。目前有稿未便輕於翻覈……

經學輯要二十四卷 石印本

清吳穎炎輯。穎炎字亮公，浙江諸暨人，舉人。首有李慈銘、俞樾、王詠霓、陳遹聲各序。是書共輯古今經解二十三種，以為制科所用者。穎炎學有根柢，輯錄以備一為求實之學為宗，所採皆歷代師儒專門著述，錄載全文，合併為卷。易部取李鼎祚周易集解、姚配中周易姚氏學；書部取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詩部取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王應麟詩地理考、三家詩考、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范家相三家詩拾遺；春秋部取趙坦春秋異文箋、杜預春秋釋例、孔廣森春秋公羊通義、劉逢祿公羊何氏釋例、侯康穀梁禮證、許桂林穀梁釋例；三禮部取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胡培翬儀禮正義、朱彬禮記訓纂；四書部取翟灝四書考異總攷、淩曙四書典故覈；孝經部取孝經鄭注、臧鏞孝經鄭氏解輯；爾雅部取郝懿行爾雅義疏；說文部取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於漢宋解學，均能擷取其要。惟左氏不取賈服，以為於義未周；孝經鄭注無取二本，亦未能定於一是；周禮、樂書則以其時尚無通解之作，故從闕如也。

二十四史論海 三十五卷 石印本

不著撰者名氏。蓋光緒時上海書局延人所編纂者。有王以鎮、知新子二序。王序稱論史之難，甚於觀史，主人有鑒於此，畧為旁搜博采云云，是謂書局主人也。知新子序稱今朝廷改設新政，科舉廢八股而策論，凡鄉會兩試首場均定以史事，是編彙昔人之著作，益以近今各書院之課藝，而畧有簡略之處，則再延淵博之儒分標題目，合計共得三千餘首，用泰西石印法以傳之。凡分儒論、唐虞夏商周、春秋、春秋晉宋衛鄭楚吳越秦、戰國秦趙燕齊楚、秦、漢、三國、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遼、金、元、明、補遺各代，凡三十五目。標者自北宋以及清末名論定評，論博雅，然皆為大觀，惟所採僅於文集，而無歷代史評著作，未能涉及。蓋原為策論稗販之作，為專應時之章，而略考據，亦其缺憾。第就所載，亦足見知人論世，尚千古得失之林也。

朱子節要鈔四卷 刊本

清潘世璜撰。世璜字理齋，吳縣人。朱子語錄廣博浩大，讀者若莫測其津涯。明高攀龍輯節要一書，即仿近思錄例，分十四卷，足為後學津梁。世璜復節鈔其書第一至五並第十二，共為六卷，依近思錄分類標目，間採五子近思錄中數條附入，以為納取之資。但錄原文，并引註闡明之處，不加注釋，蓋為研治之資，有不敢妄下己見也。

傳習錄欄外書三卷 日本排印本

日本佐藤坦撰。坦字大道，江戶人，教授講學，為林氏塾長，擢儒員，安政乙卯賞耄老教授。坦究心於陽明之學，然不喜標榜門戶。此書就傳習錄本書欄上別判其說，蓋研讀時記注眉上，後因錄以成書，仍不改其格式也。其書有校勘，有考證，有發明，有引證，然不離分總判眉上。又於錢德洪本所刪諸條，以及王張施俞各本所多者，皆補錄於後，考訂極為詳覈。於朱陸二派異同，雖有所主，亦不至阿其所好，能為持平之論。如論致良知工夫，謂非義襲助長可得，樸實用功，如攻玉石，是知龍溪一派以頓悟虛見為陽明者，殊失文成之旨，盛稱其求是有得，足救王學末流狂禪之失矣。又論朱子晚年定論，謂王氏委曲調停之無事於搘擘，然異同不敢自欺，祗搘非所欲論。朱學謂朱子諸書可取者亟辭，譬之畫龍而待陽明為之點睛，可見其為學大旨。

管子餘義一卷 章氏叢書本

章炳麟撰。管子一書，文詞近古，名詞訓詁，往往後世罕傳，註家多無達詁。炳麟以聲音訓詁之學疏通證明，辨獲之，餘自得者衆。如幼官「刑則交寒害釱」，引說文「釱，脛鉗也」，釋為鞊釱，釱脛，驍交強郊，引月令注強境之地，謂即境，校強境紹昧斷絕，引廣雅「刌，斷也」，公羊襄二十七年傳「昧雉彼視」注「昧，割也」，謂皆斬斷之刑，況疑得民之道也。引說文「告，言不正曰抗」，中民亂曰「抗」，當為「嗚」，家語王肅注多言也，以正尹注訓為譁讀之誤。有次侈也，有差樊，引既夕禮「徹巾包牲樊」，通「潘」，通「振」，引既夕禮「設披」，謂「包」「潘」之差次。鑄枝蘭鼓，引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支蘭藏書」，以附著順，即蘭者，橫節，以證鼓樹之同名；天子祀於大，引說文讀項雜駱，云瓊為祀門之禮，說皆精確。又謂傳形有時而變乎一節，乃管子述讖，引左傳所載史墨論之，謂應國即晉國，寶傳能發，驗言於既往至如謂崇孫即曹孫，宿以証讖，讖孫當指高之，說為魏氏代漢，亦為穿鑿。其他附會，亦多有之，所究以闡微為多云。

雙魁歌一卷 道光刊本

清陳武韶撰。武韶里貫始末未詳，據其道光十一年自序，稱書於興糧廳署，疑曾任糧道人員。又云其七載宦場，閱歷報洗冤錄之最要者，衍為歌四十八首，以便誦。凡於傷殺、傷縊、勒溺、水燒、傷毒、傷壓、胎滴血、合檢、地中署兼辟癥、壓天、雜傷、疑難十二目，每目若干首詩，數首詩下復雜注解，以明之。首有凡例，謂洗冤錄有要義，即傷痕之持盛証相驗時要細心審視者，設入歌；有餘義，如眼闊拳握之類，事勢變改，輕重互易，有時不能勝枉，故設一照合，故不盡入歌；生前死後真偽關係不小，因其要緊，故入歌；凡篇種種不一，難與書服，若刀斧痕一切俱不入歌，正恐以詞害意。稍序毒近來多有，故入歌；東呈報命案，獨遺屍用蠟浸，乎滿又參考入細蓋所本洗冤錄而作，參據其經驗所得，有所訓亦有其實用之書也。

易筋經二卷 同治刊本

舊題後魏達摩著，唐般刺密諦譯。下卷附錄，清李來章輯。是經傳達摩在嵩山少林寺，化去面壁處碑砌壞，寺僧修葺之，得一鐵函，中錯以臘藏經帙，二曰洗髓經、易筋經。洗髓經言臟腑，易筋經言筋骨，皆闡內功之道。其洗髓經附衣鉢秘而不傳，惟易筋經行世。然皆梵文，未譯。至唐世般刺密諦譯於蜀之峨嵋山，以授徐鴻客，鴻客授虬髯客，虬髯客授李靖。前有貞觀二年李靖序，紹興十二年牛皋序。及後刻咸豐八年潘霨、同治十二年宋光祚二序。易筋者，謂髓骨之外，皮肉之內，莫非筋，連絡周身，通行血氣，凡屬後天，皆其提挈，借假修真，非所贊襄，立見頹靡。大旨分內外兩功，內功養精氣，外功強筋骨，而歸於一致。其言曰：煉筋煉膜煉氣，始為全功，煉筋而不煉膜，則膜無所主；煉膜不煉筋，則膜無所依；煉筋煉膜而不煉氣，則筋膜泥而不起；煉氣而不煉筋膜，則氣痿而不能宣達，煉壯之功，外資於揉，內資於藥，是初學入門之大概也。是卷

為總論、膜論、內壯論、揉法、采精華法、湯洗法、內壯丸藥方、藥洗藥水方、初月一月三月四朔行功法、行功輕重法、用功淺深法、內外工夫、木杵木槌說、石袋說、五六七八月行功法、配合陰陽法、下部行功法、行功禁忌、下部洗藥方、用戰、內壯神勇錄舉功、外壯神勇、八段錦、神勇餘功、貫力運力勢法、十二勢圖、搓膀腕法、搖鍊手足、鍊指法。下卷附錄為玉環穴說、打虎狀元丹、大力丸、洗手仙方、任督脈圖、骨數、氣血說、分行外功訣、外功論及內外功圖勢、全圖說。此書雖於歷代藝文志漏未著錄，然少林寺僧自唐以來相傳武勇，近世遂為技擊正宗，其為傳自少林寺僧則要可疑者，以此書為入門之圭臬焉。

養生保命錄一卷 天華館本

不著撰者。是編大旨為勸人戒淫，凡二十一則，附勸說十則及戒淫歌詳註、文昌帝君戒淫文、呂祖戒淫文、金科輯要、錫賞清節條例。首有光緒庚寅懷鳳池序，謂其友如致中醵資重刊。末有民國六年吳郡靜觀氏、乙丑季時品二序，末有己未曾志遠跋。據李序，文昌呂祖戒淫文及金科錫賞清節條例，皆重刊時附入。蓋是書以遠色編為藍本，所載多採其文，言多切實警惕，而節目詳明，尤為便覽。

菜根譚二卷 刊本

清洪應明撰。應明里貫始末無考。書有乾隆四十年釋際願、同治四年許恬二序。凡分修省、應酬、評議、閒適、概論五篇，所述皆抒所自得。大旨以禔躬養性，歸於清心寡欲，閒居無為，則參合儒道，非粹然儒家言也。蓋其見地明利，於世俗榮利，皆能看破，其理遂歸於閒散自得適之一途。如其閒適一篇，多屬此旨。其論尚不失庸言庸行規範，間多格言法語，而篇末歸於閒淡之旨，如云此身常放在閒處，榮辱得失誰能差遣；此心常安在靜中，是非利害誰能瞞過，是合曲晉玄談、戰國陰謀而一之矣。宋儒云咬得菜根，百事可為，蓋儒家刻苦自勵之語，是書以為命名，蓋亦能剟其實歟。

測繪儀器考一卷 刊本

清羅長禕撰。長禕湖南湘鄉人，翰林院庶吉士。是書
所列為歷代儀器、新法儀器二門。歷代儀器自上古以
至明代；新法儀器皆泰西制造各器。凡歷算測量
所用，一一標舉出處，以備考驗。蓋其官翰林時，以
陳學耀素于青浦，以推步天算受知于時，為詞林
故事，而風從事國興，國推測算之學，以新法諸儀攷
求經緯度分，暨以圖說，復輯為是編。於古法詳其
器，於新法詳其器之制與用。未若測量之齋晉
番禺宗儀度時表、經緯儀、紀限儀、象限儀諸器，歷
象之子午儀、牆環諸器，均敘述測驗算方法，至
為詳觀。惟是書作於光緒二十二年，其時西儀
器製造研究已突飛猛晉，長禕未及搜錄，
多蓋闕，其見聞，地考察之概者
矣。

金科賞例選讀 天津館本

□□李時品輯。前有民國丁丑自序，蓋自金科輯要
選其賞善諸格，以為執簡御繁之法，以便□者，是科原
總分誅宥賞三大門，而登賞格者自可逃誅，更為用宥，
且若能受上賞，餘賞均在所包，則大欲守約於是科者，
其若從賞例中簡練揣摩入手。賞例共有四十六格，修
士所尤重者有九：為福先延嗣考終穿幽通幽福
全福流芳獨樹，又於九格中能得全福流芳獨樹之
一者，餘格皆在所包，困於各格中選得一百六十條，
編修士以便持循，末附金科賞例選格說，計表

金科輯要楷字條例 天華館本

北京金科流通處輯。首有弁言、目及凡例。金科輯要內載有楷字條例，並發明各節，述天律賞罰此事甚嚴明，足為勸戒之資。該處特為摘錄付梓，以廣流傳，蓋為別行之本也。其凡例云：咸豐六年文帝傳知都司屬武昌顯祿二位會同本宮仙眾降筆於湖南醴陵縣擂鼓橋誠意壇。林清大學士李鴻章奏請將是書收入道藏，以[illegible]其傳。其事既不見金科輯要序錄中，然實莫須有之事也。

經濟尋源六卷後集三卷 文寶書局本

傳關帝降筆。首有同治乙丑關帝及諸葛武侯序。覺空子跋。凡關帝示訓，同治時降筆於麟經閣，未詳所在。是書蓋接心傳語而作，宗旨多言心性天人之理，以啟發三關為主。三關者，初關以紫接自然為下手，由無而有，有之極而復歸於無。二關從無極之真下手，歸於太極之帝。三關則以無極之真凝合於太極之帝，煉成一元，所謂三才定位；又有天元現象、地元正位、人元出於是。[illegible]而天人合一，體先後合一。所謂經濟，即孝悌忠信禮樂刑賞等篇，亦純從天理人情上立論，教人於自家身心性命上去覓源頭，以性功即學問，學問即經濟。謂所說神天造化等義，正是學庸希聖希天之旨。凡所引證，以四書及宋儒語為多，蓋更[illegible]，傳為降筆書中參合儒理之巨觀者。

警世要言不分卷 排印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編乃匯集降文八種，曰關聖帝君降救劫文、關聖上帝靈寶真經、勸十字韻文及關聖帝君荊州降壇乩判救劫文、格言摘要、齋家法語、道德勸人方、紫陽真人高無河孫降佛註解等，曰八德功過格、金光古佛空字解、勸世文，曰袖訓必讀，為太上感應篇、關聖帝君覺世經、帝君陰騭文、元天上帝金科玉律，曰快看看，燕王天君飛鸞顯化救劫諭文、玉華仙子諭文、白雀寺救劫仙方，曰南海佛救劫文，為觀音大士降像諭文、文殊菩薩降慶賓偈、南海聖佛救劫文，曰呂祖天律、萬法修規、呈詩、往經，曰罰律及文昌帝君懲淫迴狂寶訓、警世攝言、壽生經，為某人在冥間之遺，經數目及之事，頗為冥報。其餘亦有不見集錄者，有白話，有文言，雅俗間出，仙佛雜出，且其分別部類，尤未明晰。蓋叢雜之刊而成，無統系可言，第足以為考數之資而已。又凡降筆所錄，佛菩薩諸文，大氏依託，文至鄙俚，或以道家學說講之，全非三藏義諦，既不能入釋家類，又不宜歸併道家，祇可附麗於無本書之中，從其大旨所歸云爾。

胭脂牡丹六卷 刊本

不著撰者名氏。是書專為仕途應酬而用。凡賀壽、賀節、賀喜、慶唁、請安、感謝、薦託、借貸、雜件，雜有補遺，摘古、別稱、對聯，十五目。其摘古一目，乃摭錄前人所作名目，附有隨園尺牘、玉茗堂尺牘摘句及聊齋誌異摘句，足知其人固無甚學問之淺陋矣。別稱一目，頗多內外名官別稱，亦足考見時俗一斑。對聯僅寥寥數副，亦多無甚精通者。蓋其通用之書，無甚高深，僅供坊本書肆取詩曲，自知不入時人眼目。以胭脂牡丹之名，則其雅俗可知矣。顧名思義，其書體例可想而知矣。

心身藥四卷 道光甲辰刊本

清魏題而清虛編。清虛別署丹真道者，又號靜緣子。自序稱其隨門弟子之請，聞陰騭報應之理，更集經驗之方，合為一編。其例言則稱呈仙師所批定者，謂乩仙降筆。蓋是編前部多錄神聖訓文，所以治心者；後部全載藥方，為治身者，故名心身藥云。又是書向不分卷，此重刊時始編為四卷，復有首卷以弁於前。卷首為勸行聖訓、太上感應篇，卷一為元皇帝君陰騭文等十二篇，內有丹英先生陰騭文注、原隨時示道、內諭看格言、知命說四篇，即是書之編者也。卷二卷三卷所載悉為藥方，凡內外兒婦各科均有，而於婦科言之獨詳。末附呂新吾閨戒及婦人望江南詞，亦為訓飭婦道而設者。後增刻有婦科十八論。

家庭直講三卷 刊本

清陸鈞川撰。鈞川浙江嘉興人，始末未詳。是書為勸世演講而作，用白話體，俾雅家諭戶曉，書人可知。內分存心主敬、言語、作事、讀書、經營、耕織、技藝、儉樸、警戒、勤勞、父母、祖宗、伯叔、兄弟、夫婦、教子、訓女、睦族、鄉鄰、親戚、朋友、僕婢、濟人、愛物、刑法、報應凡二十八篇。上卷標端本務實十一則，中卷考悔敎睦計八則，下卷應酬世務、積善畏刑計九則。中所論多庸言庸行，業行事，種物處世之道，頗為切實近用。惟書內刑法一篇略言政易，蓋民國時吳兆元重刊所改，因國體更變，致舊刑律之不復適用也。其論儒道原非聖人之教，若愚夫愚婦非儒道不能勸化，他又引蓮池大師放生文、純陽祖師戒殺歌、莊子先生除神罰等語，則仍不能以純歸儒家之通目之矣。

徹悟禪師語錄一卷　河南刊本

清釋際醒述，了亮集。際醒字徹悟，一字訥堂，號夢東，住京師覺生寺、資福兩寺。乾隆間參粹如於廣通寺，得印心，為臨濟三十六世，磬山七世。後繼席於廣通寺，領衆參禪。迨丁卯歲，乃歸心淨土，輟參念佛，將其十餘年之語話積稿悉付於火。他人於灰燼中撥出若干則，已百不存一。其後復積有所作，為門人輯為是錄，多為開示淨土之文。上卷為示衆語錄，下卷雜著，其普說兩有解各篇，皆純演淨土宗旨，兼融通於禪宗之說。所言淨土願信行三旨、罪業懺除、善根成熟等義，均深切著明，有資啟發。而於華嚴觀經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之旨，反復推詳，尤三致意焉。其說一寸時光一寸命，光提撕警覺，不遺餘力，亦足見其致力之勤。念佛伽陀百偈，以棒喝之文作蓮邦讚歎之用，尤為是宗有數文字也。

莊子解故一卷　章氏遺書本

章炳麟撰。炳麟有春秋左傳讀，已著錄。莊子書多古訓、方言、假借、學術專詞，閒亦往往有之。後世不識古誼，多失其本解。炳麟以聲音訓詁之學，求其文理之難通者，其足疏通古義者，發明頗多，而武斷者亦不少。其間採用舊說，未以命亦已者為斷。如人間世小枝泄，從孫詒讓說，泄借為抴；大宗師厲乎其似世乎，俞說世假為驕泰，泰字；在宥篇禍及止蟲，孫說引墨子蜚貞蟲，當從崔本作正蟲，諸確鑿無可易者。至應帝王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孫說謂胥通諝，訓才智；天地篇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孫說兄即況，弟為夷之誤，如其說，則於本文之上下文理皆不可通，反不如舊注之為長也。其自說如釋弔詭為諔詭，謂弔叔古字通，即倜儻字；如雖落天地，辯雖彫萬物，謂落通包絡之絡，引易智周萬物，彫即周字，雖堅

白若縣寓謂縣寓即棄守為名家言所根柢古訓補正舊說所不及至寓言受才於大本復靈以生謂復靈即茯苓引史記龜策列傳下有茯苓上有兔絲大本則根也說亦新穎可喜若人間世篇迷陽謂陽通場引爾雅場道也即迷途則不免於單文孤證甚假借字之說類類旁通展轉為訓將汗漫而無所紀極是欲明古義而反晦矣至其翻護主處實足闡明古訓裨益實學要非俗學媕娿者所可及也

齊物論釋定本（章氏叢書本）

章炳麟撰炳麟以莊子齊物論一篇為一往平等之談非獨等視有情亦泯言說名字心緣諸相其文既破名家之執而泯絕人法兼空見相上悟唯識廣利有情域中故籍莫善於此故為是篇解釋一以莊說通於佛學者為宗廣引佛教經論判為驗證其中間涉西哲科學及周有名理者不過什之一二而已蓋先秦道家精微學說頗有闇合於佛學者惟思想學理均根本不同蓋佛學為有條理之研究道家為空洞之理論是未容林雜一二偶合之言証其即為一體之學是編所証莊子通於唯識之大端者如南郭子綦節吾喪我謂為人我法我之雙亡天籟吹萬者即喻藏識萬喻識中一切種子末吹萬者喻咸以藏識分至人我法我二執一切種子所喻並未諦且吹萬義只近藏識三相之異熟果相其於能藏所藏執藏之三義亦未能具足又謂真宰為阿羅耶識意根恆審思量執以為自我意識分別所不能見

故曰可形已信，而不見其形，則莊真宰之喻，略如心法之心王心所，惟循宰字之義，擬以心所為近，其誤本與上同。至謂靈府有藏義，即阿羅邪識，靈臺有持義，即阿陀那識，是莊已會顯藏識三相，則畢描迦識又何從安乎？案庚桑楚靈臺者有持，蓋謂復有持靈臺者，非阿陀那識持一切種子之義。若其解業入而不舍，謂為六麤所起業相，則業力之說本出佛教，中土未之前聞，而謂莊已會斯旨，真穿鑿之奇矣。古之人有所至矣節，謂無物之見即無我執法執，有物有執有是非見，法我二執轉益堅定，皆徧計所執，依他起自性，果且有成與虧乎哉二語乃圓成實性，實無增減，則莊明分次第，始有物，有物未封，有封未是非，三等其說，正與三性有殊，而次二者亦未諦於依他起性義也。莊文若斯甚多，將不勝其附會矣。謂天倪即自然之分，成唯識論契經說一切有情無始時來有種種界，法爾而有，界即種子，無盡緣起，色根器界，相名分別，悉號為種，即天倪義，引寓言篇萬物皆種也，始卒若環，莫得

其倫，是謂天均，天均即天倪以為証，則莊天均天倪本屬兩言，其為一解，顯無明證。惟天均之說，當顛近種子麤相，然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自為其獨有學說，與唯識種子現行迭熏藏識為不同，未應即以唯識種子解之。至兩間最節釋待義通緣生，引庚桑楚篇有生黬也節，謂與緣生十二支大體相符，設庚代沙門謂莊生不知緣生，案彼節特言生死之大分，實異緣因之諦理，此所云持者，蓋謂形識之分，故下文又云吾所待又有所待而然，則謂識之所本，與彼節文義本不相蒙，是更非莊之本旨矣。若其拜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通華嚴經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義，博徵數學進位退位法，科學原子細胞原理，補正法藏華說，以最新學理闡玄言之妙諦，是固其非為附會而獨有發明者也。要之其條解之失，終不掩其精蘊，所得可謂非徒為莊書之故解，亦自成一家之言也已。

齊物論釋一卷 章氏叢書本

章炳麟撰。此編爲齊物論釋之初本，蓋先已印行於世，其後章氏重定此本，於舊說頗有更易，名爲定本。浙江圖書館刻其叢書時，因并刻之，而存於世。此本首有炳麟自序，後有釋宗仰跋。其文義與定本相異者，如南郭子綦節，啟以地籟種種譬喻，意想分萬竅怒號，喻世界名言各異。其之說，定本删去，易爲名相所依爲人我法我爲其大地一，定本所載，總充符篇所言靈府即阿羅耶，至恆轉如瀑流也一節，此本在罔兩問景節釋中，非彼是我節。其此論真心無生滅心也，定本更爲此因我執之說而論真我幻我也，身無體，隨定本作神，任立胡即且定本作神，但單細胞靈臺爲阿陀那識一義，定本皆有，後充符篇心爲阿陀那，常心爲菴摩羅識，此說夫隨其成心節定本多釋於大地風唯心變現，若於人生體唯是四大集成二節，體鶴子節謂田子方萬化而未有極也，此乃神我說亦通如來藏，定本更爲所謂我即如來藏不變隨緣者也。昔莊周夢爲蝴蝶節，引大宗師卜梁倚事謂爲佛法之遠行大士，定本則增田子方篇老聃遊心於物之初爲十地，而畫究竟地，貴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爲不思議隨處普現色身二語，其自注亦以定本爲較多，亦有此有而彼無者。莊書玄義本無定解，以佛學之理釋其近似之文，尤旋轉皆可，或理或說，定本之說雖較爲精，而此本之舊解於義亦未嘗不可通。宗仰跋云三藏妙諦條理可知，內篇宏義難觀，其於章氏此書殆有微詞，然實炳麟之諍友，定本削此跋而不載，其或因是故歟。

抽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純陽呂帝心經一卷 文奎齋本

傳呂祖降筆，是經為四言韵語，述以心治心之法，即以道德之善心，克制邪僻之惡心，凡述以老老心治不孝心，以長長心治不悌心，以下百十餘句，雜糅多人儒理性言，園庸言庸行，所不廢也，末附偶及消災增福良方，為良藥十八味，孝順十分，陰騭全用等，切忌笑裏刀，暗中箭，平地風波，其言雖近俚俗，然苦口婆心，未[illegible]人心世道也。

不著撰人名氏

正一雷闕桓侯大帝明倫忠勇寶懺一卷 刊印本

是懺為奉旨桓侯大帝者禮拜之經，懺桓侯大帝為張桓侯，執掌上天雷闕，故云正一雷闕，蓋與桓侯忠勇經並行者，案桓侯之祀盛於川中，其經懺或流傳自川省者歟，此懺凡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皆有懺儀，式並同釋道二教所禮拜之神祇，共二十有五，儒釋道之聖賢仙佛皆有焉，蓋主三教一貫之旨，懺文所說，盡為三綱五常五倫八德，獨以倫常日用之道為要也，其文詞最為淺雅，引經據典，斐然可誦，如出名家手筆，為神道經文所罕見者云。

桓侯雷膈忠勇尊經一卷 排印本

傳桓侯大帝說此經不詳緣起所自其是否為降筆不可考案經文上帝封侯執掌雷火二部為五大雷君說此經似又非乩筆也全經文體首尾皆彷佛經為四六句文叙臣子忠孝之大義及桓侯降世三武三文事蹟三武三文者夏龍逢商比干周蘇信漢桓侯唐張巡宋岳飛中惟蘇信不見經史無所考見其唐張巡宋岳飛一說又見桃園明聖經末為訓所奉行五倫及五大雷君所作偈讚

桓侯大帝明道經一卷 排印本

傳桓侯大帝說不詳緣起所自凡分十一章曰性善立志讀書受教慎交崇儒闢異篤信人禽之辨成己成物皆源本儒門義理之學闡明立身修己之道每章末歸結以孔子之語言以為取正焉於每章後標題右第幾章亦從學庸朱傳例也其文無言簡意賅深有法則如古格言法語亹亹可誦如崇儒章云三教之一理惟儒可宗不言玄妙使人難窺不言烹煉使人難行不言拜佛持齋啟天下謗口不言證果成仙闢後世弊門其評三教得失可謂要言不煩而是經之大旨亦不外乎義理神道經典中純宗儒義若此經者頗為罕見此經與忠勇經俱多為合刊本蓋便於誦者奉持之故惟諸善籍中罕所稱引度其傳世或較晚於明聖覺世諸經卷末附載淨口心金光解穢諸咒道家所習傳者

長生妙道勿藥玄詮一卷 永盛齋本

是書又名陸地仙經，傳以遇仙人張姓所授。凡是書戶部尚書馬原序稱其祖任慶陽縣，因感山嵐，遇仙師治之而愈，并書此言授之。馬不詳其為何人。考明史馬文升傳，年八十，修髯長眉，遇事侃侃不少衰，他書亦不載其學道事。又文升官乃吏兵二部尚書，非戶部，頗疑後人附會其事為說。胥芳林序亦云豈以其易，故託仙師以神其說，殆未可知也。書凡五言詩二十句，言導引養生之法，每句下有馬所釋義與詩旨相發明。後附錄內經調息法、蘇子瞻養生頌、小周天說及道經六字訣、一軒金訣、金丹秘訣及李東垣醫說各條，後有續增釋義增注，乃道光時魯石如撰。祈如號守味禪，順天人。跋稱汪昂抹此法輯於醫方集解之末，因於本集之外另增數條，發明善惡禍福之報，俾修者以知栽培，是此書實因昂以傳也。

造化究原二卷 硯山房刊本

清丁守存撰。守存字心齋，山東日照人，道光乙未進士，以道員發直隸。留心西學及奇器火藥製造之法。道光二十一年，以大學士卓秉恬薦，諭令進呈方略，特旨令隨欽差大臣賽尚阿赴天津製造地雷。咸豐初，復隨賽尚阿赴粵西軍，函致炸藥轟洪秀全未遂。復奉命督辦大順廣團練事務，詳見其火機石礮用法總述中。是書即其講求所得筆之於編者也。書內原題一集二集，而書口則署上下卷，蓋似隨時撰集付刻之作，未竟，或有其他餘稿，今悉不可考矣。首沈兆澐序稱其於河洛先後天融會貫通，既多發前人未發之義，而撫餘說一卷亦復總括中西之學，推闡書致而能挈其精要。考其論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及河洛先後天諸說，多根據周邵朱子及江永之說，謂先天卦象與洛書比合，以洛書配先天，河圖生後天，八卦干支為氣形相化，先後分合一貫之道。大抵以數位五行氣形比附會說，不出宋以來數學緒論，自謂神物所啟，豁然生悟，翻數千年之成案，實不足為是書重，而其推闡物

理之說及所載水器火器製造分法轉為諸者乎生心得所在是為是書之精萃也其原氣原形原水原火諸篇多為研究天地間自然物理如地球日月之運綫電氣潮汐虹彩火山地震各原理於泰西學說皆條詳為採納引證推求並遺據餘論所述則多以出於己所發明者為多如論火藥燃而地上氣與氣積致推墻倒屋以證空中之氣為力至大以空玻璃器倒入滿水器中氣必收小數分證水重於器水愈深力愈重氣所不能收小之處即與水力相均之數

窗透日光乃係鋼影漸漸放圓以孔之大小與交線去地遠近為濃淡影外微陰是日體左右交線處故愈遠愈寬以心鏡取大用返射以全光收入歛而放之天色玄地色黃玄黃相配即綠色故草木之色上者青多於黃下者黃多於青蓋落入土全作黃色是見其於格致之學皆研有素非歸心空談者比至謂輕清二氣生於先天之乾坤養炭二氣生於後天之坎離月即足冰結成等說則雖無實驗之談不免於附會支離者矣

神論雜一卷 玉函山房本

晉范宣撰清馬國翰輯宣有禮論難已著錄是書雜論神惠或雜闡古義或斟酌時制頗能自申其說而聞或失之迂曲如以春秋聞注出盧氏即葬後祔桐之義可見鄭用大傳之是杜解以喪之服設暢難應引春秋相難而所據皆周之末失因謂禮有正有變能究晝臣之義始可與談春秋通人之論得未嘗有以難記注大功親以下之隔或作大功親之下隔為傳寫之誤深得鄭旨否則下隔何得有弟誠無解於

諸儒之疑議鄭亦何至有此謬無其他謂禰祭亡無後收子之後可以傳重謂大兒無子小兒之子應服三年謂庶子有母之喪禰母雖貴宜降居其子謂神無書疏稱孤孫孤子之文今代行之合於人情此類或主經或通變皆可遵從謂設真宜備帝王神祟王儉雖備其太重而後世竟遵施行謂毀主宜別立廟方之遷埋許敬宗難以為事無典故而亦稱其頗協情理謂舜廟所以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毀不居舜廟上不序昭穆謂為有禘即無祧雜禘難起於

槐卿校本漢刻所以稱卿含又宜槐所除今皆未詳所本亦可謂儒博通綜者矣惟以檀弓防墓為防虞兆地名此與庾蔚云防守其墓備擬其崩同一紕繆疏孔疏云如更之言墓崩鄭何以言修之而來以子何以言其不修墓可見大傳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以宗字絕句謂與上文自小宗而無大宗者注攷漢解以宗之義甚顯不煩而司孫父服雜記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以為在者二義一者生存為在一者旁例為在此云母在謂在母之側則未知下文別言母在不稽顙此處乃誤衍母字而曲為之說周神大視賈疏所引記云父在為妻不杖不稽首是正范氏所見本之誤又三等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小功為母表既練降服大功則易衰其餘則否此以變受通例為言未始無見但服問云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三等大功皆變喪服則大功已不易練冠何以云小功不變此文何得渾言以大功之麻易之賀瑒云其三等大功衰既七升以升九升之布有細於三等之練衰以其新衰重故得

易之帶以此說為長是可為范氏進一解者也其四大功之末一節乃范注說見通典六十兆范宣說馬氏誤轉又父母墓毀服議一節與本文不協此乃通典標題原有旁注曾祖從祖墓毀附之字范宣曰上原作聞曰曾祖墓從祖墓毀舉哭劉云何十五字當去被六字為此十五字為丸買迷錄之柳亦疏矣

禮記范氏音一卷 玉函山房本

晉范宣撰 清馬國翰輯 宣字宣子 陳留人 博綜羣書 尤善三禮 郗鑒命為主簿 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 皆不就 事蹟具晉書儒林本傳 是書本二卷 今祇存十二條 往往可以考見字之本音及韻音 與徐邈相似 仲 如月令蜡者讀為哭 蜡音橫 考程大昌演繁露云 徽州稱長者爲呼橫 嘗疑此亦橫之讀 橫當讀戶猛切 不讀戶盲切 與徐音華猛切合 蜡橫並在今段氏音韻表十部也 樂記 卵生者不殈 殈戈質切 音溢

考血聲在十二部 益聲在十六部 不相通轉 而詩維天之命假以溢我 左襄廿七年傳 溢作恤 莊子齊物論 以言其老洫也 釋文 洫本亦作溢 是古從血從溢之字聲近相通 說文無殈字 當從外編以為即殟字 殟從昷聲 在十三部 廣韻十一沒 殟烏沒切 在十五部 一與十二部近 一與十六部近 故可憑其互相通轉也 中庸 一卷石之多 卷音羌遠反 一作音遠切 其音相同 蓋讀如大司樂大卷之卷 卷者拳拳之義 與鄭注卷猶區也之訓合 詩假樂有卷者阿 毛傳 卷曲也

亦是此義 李軌音權 七經考文云 古本作拳 恐非鄭意 而即鄭本也 若訓為急而急 意讀陽江反 又丁繹反 前者明其字從春 與從舂訓為亂者不同 在九部 後者謂字與慧同 在八部 兩部通轉最近也 閒表志德氣盛 德音閟 考說文心部 德 燏也 從心 滿聲 廣韻二十四旱 莫旱切 蓋以為滿 亦猶古音 在十四部 今音悶者在十三部 兩部亦通轉最近也 大學 於戲 戲音義 考詩烈文作於乎 從八柳篇 兩言於乎小子 前者文選出師表李注 後者離騷王注 均引作嗚呼 雲漢王

曰於乎 暨戲 鄭箋禮記 亦引作嗚呼 說文部首 烏 孝鳥也 孔子曰 烏 盱呼也 取其助氣 故以為烏呼 鈐案 古文烏省 (有部 乎 語之餘也 等 象聲上越揚之形也 口部 呼 外息也) 是嗚為增字 於乃古文 乎為烏乎之近字 呼戲並假字 廣韻十虞 以戲為古文呼字 非也 今不云音乎音呼者 戲義皆許羈切 在十七部 為音同 乎則戶吳切 呼則荒烏切 在五部 為音近 范氏辨別甚細也 古者疑言於和老 典 於懸哉 詩文王 於昭于天 於緝熙敬止 是長言於乎 抑及雲漢 自是 故知呼為段字也 徐邈亦音義 數者有所本 哉不謀而合 其他亦都

可尋繹史稱其於學手不釋卷宜乎韻學之至於此也

禮論條牒一卷 玉函山房本

宋任預撰清馬國翰輯預字里未詳隋書經籍志載是書十卷注云宋太尉參軍任預撰則其仕宦尚可考見也今祇存二條一論帝王之改樂一論禘禮之方位蓋當時條上議禮之件故稱條牒非為說經而作其引孝經緯樂緯等所列伏犧以下樂名以為周禮惟存黃帝堯舜禹湯者為繫辭鄭注金天高陽高辛遵黃帝之道無所改作此不存者其義亦然然鄭惟據五帝之中言則三皇之樂不存者以質故如其說是三皇以質少昊顓頊帝嚳無所改作故樂皆不存而漢書律曆志三統曆譜於少昊稱帝皆云周遷其樂故易不載則劉歆說固將自有少昊諸帝之樂以等代寖遠遂廢不用其說互異參之緯書所載以劉譜為長任氏前既據漢書禮樂志為說而此不及律曆志未免疏略至伏犧立基神農下謀祝融屬續三皇以質亦未嘗無樂五經通義云五帝三皇樂所以不同何樂以象德有優劣故不同（北堂書鈔一百五引）是可證改樂之說也（律大戴貫疏其引任牒論以至樂此知有改樂之法也正下文基者任牒去矣）

當為實說今姑輯本論之其云稷壇在社壇西俱北鄉並列同營共門故曰在社北當以在北之說為是獨斷云天子社稷土壇方廣五丈諸侯半之社稷二神同功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此但言社稷並在未位不言稷在社何所未位者以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門在午社稷在右是為未位也蓋以周社神通故云社稷皆有壇而亦環以垣其垣東木為之而堊以土亡國社屋之變其上楬其下不樹以木國社有樹不屋亡國社在中門之東國社當在中門之西中門內為內朝故曰間於兩社宗廟在亡國社之北稷壇亦當在國社之北此取會鄭特牲左公穀三傳及夏五季秋而言亦以為稷在社北不在社西任氏反主社西而以在北為誤說是為無識金鶚求古錄社稷說云社字從土明是土神稷字從禾明是穀神穀為土所生故社尊於稷而穀與土別故稷可與社對地道尚右何以社反居稷之左社宜在稷西明不易之理此駁稷在社西之說從以理言若未見在社北一詳說者似矣而尚未盡也至用玉無文今神用兩圭有

蓋當時從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之文推見而得後崔靈恩三禮義宗云社稷同四望其玉盡同以圭鉞首為土生物十五引通典四又於鄭特牲社稷太牢云五當神州同用兩圭有邸以四望亦用兩圭故孔疏引即是此意而任氏竟無一語發明迷則所在而僅孫希旦敘以其力劉宋人說聊備一家而已其書為致為類典禮之屬今姑仍為存錄於此焉

周禮疑義十九卷（本實遺稿詒經堂續經解宣正）

清吳廷華撰。廷華字中林，仁和人。康熙甲午舉人，官福建海防同知。四庫著錄其儀禮章句，孜原本章句目錄後有其子壽祺識語，稱三禮疑義諸書未克即刊，學海堂本藏述附記亦稱疑義原稿存汪壽祿處，提要疑章句敘疑義殆為未是。張金吾編輯詒經堂續經解曾將全書寫入，此即三禮疑義之第一部也。原書四十四卷，缺四卷，存二十八卷。其體例首經文，次引鄭注賈疏及他說，或程下己說，分訂義疑義二例。每多刪節移易前說為所取，間加案語，議者所不敢往往掊擊甚力。前有無年月自序，謂注疏大概割裂經文傳會史傳，經文史傳之不足，又廣之以緯書，緯書之不足，又廣之以漢法莽制，且又好為武斷穿鑿之說，其義既盡，其疑益多，是皆為當時神經會元所蔽。孫希思說經貴有據，不引經文史傳，所引何書？緯與讖有別，無與經義，比附多七十子之遺言，況元所訂諸經精密，文甚有綜卷原等律條不起於兑乎？辨凡五篇，言之綦詳。其引漢法莽制，乃舉今以曉古，

此法由來已遠。禮器周禮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孔疏曾子引世事證周禮旅酬之儀，要是其法掊於孔門，正所議武斷穿鑿附。又未知鄭君推闡之法，正所以補經其遺，賈疏亦用此法，為陳澧東塾讀書記所稱道者。其有依緯釋義之例，如孔子言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孟子言畜君者好君也，洚水者洪水也，及庠者養也等，皆書尤難悉數。是故戴震序宮人下稱其黨閭以祿稱者有從坐稱令之侍史官婢，勝夫庖人下稱膳之言善，庖之言苞，天宗伯（信五）禮神四方下稱神衆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等（原書缺此見太宰祀五帝下），掌若凡諸侯之禮下稱損其衰云云，皆不足以相難，觀孫詒讓正義可見。唐官乃立冢宰下謂冢宰太宰為一則，總百官曰冢宰，主天官曰太宰，二者自別。內豎下謂豎不可以名官，則在氏路四筆倚以為豎官時何以說。夏采下謂即國語大采，則校文王有以采在周禮為何官。鬯壺氏下謂壺不可結，則鬯發揣東鬯鬯壺謂采持何謂之有道。僕下謂道是行道之道，則所云與諸臣行先王之道者，乃釋為路名道車。

之義道在注王者道德之事可以五從到方氏下謂
鄭注主教道四方之民與注不符則注文明云正歲
則布而訓四方鄭云教象懸法備載鄭大夫氏下謂匠人二
字不可解對此乃都家貴族之子弟京師而在官者
故其於府史隸徒之前當盾之處下都則亦有匠人
宜得以為儲胥傳文太宰正月注關之正月此蓋別
於正歲之為夏正周禮義例如此乃以為夏之正月
載師受田等注類往者之家所受田云云此謂受祿
者其家者有所受之田是為半農人非即田祿乃以

為皆為田祿而設（原書缺此見太宰八則下）司服冠弁服注冠弁
委貌也以弁加於冠上謂之冠弁服猶下文以經加
於弁上謂之弁經服故以委貌釋冠字乃以為冠字
句弁服二字句（原書缺此見序官弁師下）大司馬建牧立監注監
一國君也此與太宰注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
又引書王啟監一貫乃以為前後互易鄉以州長注
卿則鄉鄉親東鄉為人此當根據世本二氏皆系出
宋戴公他書頗可考從見程氏正義乃以為無考職
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注王者之前無不服此釋

官名服不之義乃以為廟無無謂方士縣灋注縣師
之職也此與稍人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輂輦相同
乃以為縣鄙之法司刑掌五刑之灋注夏刑大辟二
百云云周則變焉此本呂刑序呂命穆王訓夏贖刑
故稱為夏刑乃以為穆王周法非周變夏法大行人
繅藉注繅藉以五采韋衣版若奠玉則以藉之此蓋
以其畫采言曰藉繅以其承玉言曰繅藉與聘禮垂繅
屈繅者繫玉之繅由禮有藉無藉為束帛之藉迥異
乃以為五采韋衣版曰藉用組繫圭而垂其餘以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飾者曰繅考工記輈人輈中有濟注用力均者濟遠
此謂輈用力均調轅不外出軓不內傾而七寸與版
與輈亦相承而受於濟得以久遠乃以為不可解韗
人臯鼓注臯讀為臯之中此以古時鼛鼓本在正月東漢
始改為二月乃以為臯字衍匠人世室注世室者宗
室如有白牡此用先王之禮此本明堂位為說用先
王由即承上言乃以為禮屬受事而誤其證凡此數端
注義或失鄭指均不足信其他謂序官如天官之奄
士看宮內外宗女有爵祿官朝大夫之屬皆不詳言天

官序官冥氏至銜枚氏設官細瑣（秋官序官）五官序官未必皆
神僊之舊（天官序官）作於鄭（秋官）士師職疑後世增益
考工記輪人以其圍之阞圍當作徑五分其範之長
長當作徑輈人蓋弓參天以下疑錯簡治氏重三垸
弓人利射深物疑誤此記不合經者甚多若梓人抗
而射女則甚謬皆不得其情而妄疑考工圖此周禮
然必在秦前乃一則曰漢人偽作（太宰）再則曰特漢人
之書且曰漢人賤金之計（並本記）抑何以小人之心度
人若是又謂冢伯之朝真贋不可知（秋官序官）明堂位文
王世子言周公踐祚皆劉歆輩拉雜之作明堂位本
後人誇大之書（並天官序官）閽寺律鋪張僭神與明堂位
同（鄭）僕王制作於漢人晉義月令等皆三代後之書（並太
宰）聘禮工公七介三句此後世記載之說（司儀）漢志引
管子謂太公作九府圜法疑漢人傳會（天官序官）其贊此
使諸人盡屣古書不止至於不知東晉有文及孔安
國傳而偽引大禹謨（天官序官）冢宰（太宰）泰誓（職）又謂鄭據
孔傳又謂古文尚書出自晉共王實謂書不足不可
解（並小宰）是於顛倒大司寇注不在足曰桎在手曰梏

謂本屬桎梏約法變而不記祝融讞人從之謂主社
猶說則又顛倒之甚者也惟於序官以候人為所候
之使環人與秋官環皆同彼周禮守衛者賓客而設
此周環往來採聽家司馬之使者為經文其經文宗
司馬亦如之為序官誤於經文射人王以六耦大夫以諸
侯士耦言於興司晁互文見義試僕以大僕為
燕寢以寢投人僕夫為御者駁載僕等節馬為以馬為
御大司寇仲基為直糾其暴小司寇上服下服為注之
拜宗朝士外稍為右旗門外小司寇注是非在庫門
外司約大亂為亂其約劑此必係王請盟司儀致饔
餼為獻者皆題迭考工記玉人大金勺為即裸盤此
類甚足匡鄭君備一義未然要諱於經學孫氏正義
亦同節取其說別不未客竟屬焉

儀禮疑義四十八卷 本書通錄諸經 堂讀經解為本

清吳廷華撰即三禮疑義之第二部也本五十卷缺三十八九兩卷體例一如周禮前有雍正乙卯自序辨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非即儀禮案儀禮篇次以大戴本為最當其書以冠昏相見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鄉飲鄉射九篇居首故曰士禮后倉傳其學作曲臺記九篇即說此九篇士禮以推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大戴以之列首正明授受所自黃以周禮書通故詳哉言之儀志焉可議也其篇中有駁鄭而得者如士冠下引特牲注以明筮卦是卦者非筮人引說文及釋名以明爵弁與冕不與皮弁同非冕之次士昏下謂主人受酬獻賓意釋主人當如鄉飲少進非能疑立鄉射下謂三耦專為獲者設非箭侯三處爵俱皆八尺例明七尺幾禮下謂射贊為八珍之一不得雜入庶羞士虞下引少牢以明徹室中之饌亦歸人非兄弟特牲下謂旅無當門之理門外下脫東字有司徹下謂祜是袝神之神與釋為文繁不同此類辨注頗明確是其得也有駁鄭而失者士冠下謂素

裳說不知何據副有渠端戴聖云朝服布上素下績輿服志補注引為鄭說所本謂缺項本在冠外別有物則下文青組纓屬于缺即屬於冠何以冠在纓而纓在缺謂中等相授中間還有一等士堂當高四尺則中等補隔等言授受不越等而立鄭意固合堂與地為三等鄉射下謂序無室之說無秀對爾雅無室曰榭外其旗文有三盛世依集偏膳則表明謂縣弗為物非右以之我物即司常九旗之物則旗與物皆九旗之通名但文旗是通名記文物亦通名故云名以別之然禮下謂入堂者之獻飲食從宰夫之為主人誤否宰夫膳夫為二則從云主人膳宰並攝國事與膳軍則大射下謂堂柱來右為工蓋交相右此注獨言相並用下三耦射之相左任意爽入則各以右尊人耶兩相左鄭意本自一貫既夕注云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為得說吉於凶謂三耦為習射者不選以大夫士言則三耦皆正射亦可命士特牲下謂君行一臣行二之說無謂則此為最可春秋內篇羅上述上堂之神引之以見其鄭亦微公食下謂宰太宰或宰夫

注一箅為箅矢之屬誤則東夾北䢴太室直位是時
箅夫位亦在房中故知為箅矢之屬覲禮下謂寬亦
閒有兩龍蹲龍二龍是旗制則旗為交龍而一升一
降說文不知究云卷龍繡於下裳幅一龍蟠阿上鄉、
尤足為證喪服下謂二十兩曰溢不可信則古量甚
小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當今二合有奇既夕下謂
看徒無稱士之禮則擅於管書之士祭法庶士無廟
將何以說謂侍廬在門北東南壁下則此難表記
注固自一義而東方北戶鄭蓋別本閒傳為文白虎通表

引服篇謂惡車是王喪之素車則惡車乃從喪所當
屬巾車之木車馬諸點乘其次之素車特牲下謂奠
酬薦左北為奠不舉覺不知下有膳乘之奠則鄉飲
記凡奠者於左將舉於右此奠觶者似於不舉故鄭
特為別列謂嘷之者發其旅酬也不可解則奠爵於
無醉鄭意尸之象而舉之以示已飲是從其欲醉也
之意少牢下謂從言丁巳注云丁亥為非則鄭引
大戴文正以明丁日已日之皆可用謂減置於羊俎
兩端俯就殽之與經不合實當作益則謂乃齊之段

與詩楚茨既齊既稷之義同鄭蓋誤減獸也可以互
證有司徹下謂俎不可以盛涪當以脅則俎亦無明
文經言羊匕涪豕匕涪鄭意以匕盛之加於俎上此
類讀注少牢脊是其失也亦有鄭失而吳仍未諟者
士昏注謂自以東送國備今謂壻車攝車並笑旁所
其亦非詩韓奕百兩御之迎車也百兩將之送車也
北東序之備士禮見注下謂居所國未安今謂亞極
也極下謂下如擯亦傳會下謂堂下無牌注司宮天
子曰小宰園不備今謂宮人或司尊彝之屬亦未盡

合下文司宮執燭與周禮宮人職掃除執燭正樸災
合不應混曰司尊彝大射注謂書還三耦於是圖未
協今謂三耦未比此當在下文第二番射比耦中亦
條內經此蓋類皆堂上下為耦之法有司徹注冀於
若者不舉神惠有不舉圖失經意今謂此不當冀
於左則是經既經又蓋二人舉觶一以為尸一以為
侑侑尊於右以示儀耳此鄭吳皆非其所貴也士
冠下謂舊儀為先王舊法非夏殷士昏下謂蒙者欲
辱之物鄉大夫以將訓實之意亦上下之辭 頭揖其

義成則鄭皆無禮下謂奏僭夏者宜不得奏肆夏則大夫奏肆夏郊特牲云自趙文子始明此正禮體記下謂諸侯以命所掌錫爵謂諸上節之大夫士則不得見之以其肆復見之以其肆復與又明是經上之辭明例失之與鄭異禮記大夫不當天子大司樂國語今謂諸侯無大司樂之說無據亦不足以服實周禮皆有大司樂明是天子之官文王世子所記乃諸侯時事亦稱有大樂正無大司樂士庶疏翔月屬新有春穫而書未有纂圖不皆可謂祖其既有春穫斷無疑纂之理則朝夷本無春穫黃氏表祭通故辨此蘇轍此又實失而莫未得也其他陳禮體掌節謂之記謂以前命在掌人之前錯簡今食之者反之所謂當在射後稍前之于冠禮多關文錯誤亂于天子而記說者因經以此大宗伯親諸侯之某方明本無可摘戴大猜為日月則稀與常混表服傳攝人冠去外必有婦宗曰以宗是可疑鄉飲記其牲狗也不見此從御射記與諸禮多不符聘禮記朱白蒼來儒藏此書制館于工商此禮費今之道館不致賓

不相之語可疑特牲記壹於禁錯于東序南北者之誤喪服記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此漢人臆說士喪禮陳宣用葛柶綴足用燕几說多記實已互古蹟左蹟皆可疑此皆不得其說而妄疑歡胡培翬正義黃氏通故諸書言之又謂夏小正真偽未可知康誥為武王誥康叔考工記記為周法為嬴秦時大戴記公冠為仿禮志皆漢人傳會冠遺士禮者不加排斥必旁從皆著傳遺史所少陋說也士相見禮謂兩漢之詩有士冠而亡其經不足信鄉飲酒王制周立四代之學傳會無稽射天子之服內本屬漢人說大射禮運大同小康說此夫子之言疑漢志墨子為儒家其說荒誕十七篇本殘闕之書朝事儀亦漢制聘禮三年間為短喪張本孔子所謂不仁者喪服以及鄭注要妄牽明道堆與大樞震諸訓此日以意言之士冠是冠卬曰如奇士昏實疏對文類文等說此日習說妄謂鄉飲卬田徒見大響御射儀禮下謂知疑後遲皆傳之翻注疏家所謂對文散文是也可拼一類之明猶是周禮疑義之談見也聘禮明廟門不辨引聘義孔疏以正廟門之為大門徑曰當有錯誤士冠注爵小史冠不

鈔引信讖輿服志以補明制其缺但曰冀考其宏疏抑亦不足責矣然其書凡從胡氏正義節取處亦疑可觀存學者之慎擇焉耳

太常因革禮八十三卷附校勘二卷（廣州局本）

宋歐陽修等奉敕撰修字永叔廬陵人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贈太子太師謚文忠事蹟具宋史本傳四庫箸錄其詩經本義是編前有修序後有淳熙十五年李壁跋述其例極詳潔樾疑書錄解題稱姚闢蘇洵撰蓋本嘉祐時修以參知政事提舉編纂姚闢衛貴出於姚蘇二人之手李跋所稱代爲潤色語明矣之陳氏特從其實況元豐禮官所集以為不載者撰也原書一百卷而從方氏皆琳琅館本寫刻缺五十一至六十七凡十七卷從阮元據舊鈔影寫進呈本足顧廣圻跋係阮本（出自通志堂集亦舊藏）陳穀原藏舊抄本其後又據原本亦缺同出一源而傳鈔互有謬誤也凡朝廷議禮往往不能便一書劃所著以作典禮載有制禮之度與前元祀其所與聞實通神亦異者不能備其詳未易提解題載其請從云聞實亡禮損之禮爲積其空詳者右尤甚然緊闕失中諸闕不補何樓醜之甚是於此書額致不滿而闊本奉議禮方旣去從闕且奚止是以興數喜大異前所援敦

其意曰甚甚誤事而使後世無忌那曰劉為興神而
使後世遵行云云是清臣既與其本旨相悖李誠稱
謝與張璪爭其事所謂臣祭又稱諫者未之思則隱
斥清臣也後蔣勝仲書續是為宋史本傳稱請為三
百表於此知敘宋事者其後未曾又知宋代典禮屢
有增改訂矣所附校識近人廖廷相撰其光緒甲午月
識語稱從臣于錄條多詳為推勘亦互有得失謹例
五篇三酒下鄭康成注謂名神逢特牲而禘祀之
類謂其首言神日而主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十九下
謂此下二十四行為祀圜丘儀目其事不盡載於此
未列之以後圜丘一所之儀不宜亦中其失稽的路
漢下張仿尊南海神條謂長編無龍女十一字據文
義補今案顏注本有此十一字所謂通志語類實係
誤發而此本某內正作靈發廟該元德皇后黃氏下
語曰目閱湯泉之澤條凡四百八十四字謂原錯簡
在淑德皇后廟該則奉表之下今更正今案顏
注本不錯簡可見通典自有凡此皆足証據嘉神太
皇明皇下皇帝服通天冠條凡十三字謂考政和新

儀皮今案顏本亦誤漢本作皇帝服衮冕乘玉輅至
於次當為原文封禪下方石九尺厚一尺條謂此下至
今與陽城增應又多舛誤今案顏注本深六寸闊下
缺七字據云闊一寸半深三寸石檢各長三尺闊一
尺厚六寸刻金泥道云云此又缺闊一寸五分長六寸
凡十九字皇帝升壇條謂開元神主匱藏于太廟此
文敘述未明今案顏注本同惟下文明言金匱藏于
太廟神座側疑此處本云封金匱玉匱玉匱內于石
礙而後人誤刪下玉匱二字遂至光緒于以集下唐會
要亦□祀條謂引述未明今案顏注本空五字缺空
一字則此乃脫誤非引述不明欲依叙事條謂脫略
不明今案顏注本同不過文義簡質初非脫略耕神
上帝后諡號冊寶條下于神為稱謂可條謂此處原
缺大半案不可容字懸之某今條謂以下原缺今案
顏注本作太尉上冊寶條次五室下種種皆如上儀
至拜表稱賀如儀康熙四年上真宗皇帝諱后尊諡
冊寶條不可容字懸之某今下種種太室七室之行
告神主訖可以皆不缺闕識誤昭憲皇后杜氏下太

常少卿馬吉樸謂下卷作馮吉，未詳孰是。今案殘本、同治本並作馮，以馮字是。此則猶有可商者也。廷相南海人，光緒丙子進士，官編修。

太常因革禮一百卷

宋歐陽修等奉敕撰。案宋自太祖始命儒臣約唐之舊爲開寶通禮，至仁宗初年，禮官王皞復論次太宗、眞宗兩朝已行之事，名曰禮閣新編，止于天禧五年。其後賈昌朝等損加編定，名曰太常新禮，止于慶歷三年。嘉祐中，修奉敕重定此書，至治平中上之于朝，英宗賜名太常因革禮，見于修之自序如此。然書後有治平十五年李壁跋，以爲此老蘇先生奉詔所修，攷歐公爲老泉墓誌云：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修典禮，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則此書雖爲修所上，其體裁出于蘇洵居多。書中分總例二十八卷，吉禮三十三卷，嘉禮九卷，軍禮三卷，凶禮三卷，廢禮一卷，新禮二十一卷，廟議十二卷。總例內子目二十八，吉禮子目三十七，嘉禮子目十七，軍禮子目六，凶禮子目二十五，廢禮子目九，新禮子目三十七，廟議子目二十六，計共百卷，八門，一百八十五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不載此書，儲藏家亦絕無著錄者。茲從舊鈔本影寫，失去五十一至六十七凡十七卷，書中亦多闕文，無從訪補。其書所采擇者，自開寶通禮、禮閣新編、太常新禮三書之外，復有會要、實錄、禮院儀注、禮院例冊、封禪記、明堂記、慶歷祀儀等書，至爲賅備。蓋治平之際，正宋室最盛之時，而又出于名臣名儒之所訂定，汴京四朝典禮，粲然具備，足以資考鏡者固不少矣。

禮記沈氏義疏一卷 玉函山房本

後周沈重撰，清馬國翰輯。重有毛詩義疏，已著錄。是書所輯亦音多於義，與詩疏同，蓋其音學為獨長，釋文稱引其義，則亦有取於時制焉，故有時亦重於詩迦逦篇首協句之說，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云：協句即古音，便沈重音韻，傳於之乘，才老叶韻，豈不簡易可信，反重韻出於梁宋，去古已遠，而於當時經書音，亦合者謂之協句，即是能識古音。今觀是書如曲禮篇不妄興具於不反，此古音無效，以明詩與與戲歲成宿賓為韻存改之音均為三部，說文與作竿，從竹部竿，亢也，从竹來聲，咍部來行讀若來，是則在十四部，此蓋以變讀為音，猶告之音西音也。罷之讀為不寫，誤讀謂閑，釋之屬閑，音遼亦古音也，閑釋之閑，本當作閒，閒同韻在音均為三部，今人於秦閒外凡閒字皆讀若桃，不知詩鳳之陽陽篇閑與教為韻，又齊風閑閑逝逝釋文讀音遂也，為大夫累之法累，儽也，儽胡瓦反，今本音也。類記娽竊釋文娽，胡瓦反，又胡瓦反，某即說文本部之婐，又女部婐，一曰女侍曰婐，讀若騧，一曰若委

果實為字，讀古音切，在十七部，是知古音讀果為字若華，上實方也，華果妻悅，從騧，則俱妻，析為音逝此從當時讀音，析字今音青逝，其說精著，為音以為古說。又是部過，从析實讀若瓊，王部實，从折，今韻在音韻表十五部，論說顫關篇析徵音讀折為制，古制制以刑罪，不尚同篇作析，對刑可互證也，凡此皆釋音之義者，至其釋義，如解坊記投堂上親手並及備客大夫不親四句，獲協禮義，極為分曉，解奔喪師於廟門外二句，亦足以備一通。明免麻於東序類本無安生說，將於堂，無以表所為頂處，而見去殿頃，頃明豐恆清尊四句，初云胡沈解射，義投天合之大戰二句，亦以喜意疑實相望氏舊說，自有其曲禮篇首恩重反，第符所陪也，書記準以發，唯子堯反，狃也，謂恩也，雜記則既顧題者，猶反草也，注同，細字釋文反字下以皆陸讀，非沈讀，馬氏一并歸之沈矣。

禘記外傳一卷（王玉山青本）

唐啟伯撰張幼倫注伯璵中山人有毛詩指說四
庫已著錄幼倫吳郎人事蹟均無考是書仿白虎通
體例就古禘制從撰義蓋無有根據大致以鄭學為
宗而兼論異通有二十為失歸袂據隱五運湯以說
晉嗣晁以武讀書志云義例兩美五十篇君數兩美
六十九篇續以禘記為目通以三禘言之疑此兩條
在君數中也今就斯本言之而五齊三酒六飲本須
正及撰人斬息以大寸之有盧四寸為息本表服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祫大禘小本魯禘祫志（陳祥道禮書七十一引）而知王肅張融
執昆羣禘祫以者皆（論語）制（詳王）天子廟主長尺二
寸本五經異義（曲禮疏及通典四十八引）及公羊文二年傳何注
而知穀梁麋信注引衛弘說有主八寸左主七寸有
明此桐（穀梁文二年傳疏引）為正虞主表其筆種本並五人間
世而知宋蘇尊謀者其集俞樾論諸鄭義必擬周禮
王廟日三祭以議論語朱注者失之（過）本氏將錄時先
鋪氣於終下以舉尸本書推去（士禮）盥事而知表大記既
執事徑云氣不云行以議皇侃義疏者未得（明於鬯）其通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之絰者實也本檀弓絰者加絰也本喪服傳注以釋
名釋吉制與方覺也本白虎通辟雍篇等覺景類勝
於訓故訓樣籍方借也本戴震屛箋箚記注及說文
未部精氣注蔣備足養勝於訓詳訓瑞凡者斯類義
據宏深去取精當惟夏至祭皇地祇於方澤四句則
本緯讖云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虞喜信書沈伯儀傳）
引是周人祭地祇配后稷不以后土其立說之疑其
由禮疏夏正之月及建申之月兩說同一以意為言
（皆）殊不足據毀廟無時祭則天保云論祠烝嘗于公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王異義引古左氏說亦云時享及二祧（柳說五百二十八引）是
時祭及毀廟禱有明徵其說亦不足據凡禮之重數
一節謂漢因數向外其意不離髮貞之觀深得禮弓
之旨而祧禮一鄭注云所謂椑禮是祧即椑內以為
兕革禮一名椑禮又為觀棄為不合又謂兕革檀未
三寸祧禮八寸屬禮四寸大禮六寸與表大記君大
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乖盤疑傳寫有誤字也張注
亦頗簡明如名之儀者取其較為簡潔之足補諸
家所未及漆書謚號曰神主即本異義皆剖謚於背

為說可見古之主但稱謚不稱某祖考而明世宗之於武宗曰皇兄於孝宗曰皇伯尤為不經請當時無有援此正之者至一月令為秦書列說鄭注之失也御覽五百六十二引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謚法周公所為也是羅泌謂皆謚遺議其功耳此本未類當補致謚法起於殷初於白虎通謚篇以是舜為諡成湯為謚鄭注鄭特雅引以有者為殷以前成氏蓋本鄭說其書從及三禮為三禮總義之屬而從以禮記為目今姑仍焉不錄於此焉

禮記箋四十六卷 光緒丙申東州講舍刊本

清王闓運撰闓運有周易說已著錄是書前後無序跋其所說視周官箋尤甚如釋立如齋壯有室負劍辟咡不識閨日月告君採掌鼓下霸牛其慎也華而睆三妃禱暮丹質之句主人既祖填池社無束一哭於后土桃茢塗車芻靈公輸若方小天子植祊三節西方曰棘二月順非而澤鮮羔開冰王瓜生盲風至禘覓有司帝糈不厭祭不配陰厭陽厭周公其衰王祓卷鄭素嘏臺興之病有由辟焉矜莊不敢嘖端行井行跌屏伊耆氏拊搏擊楷君臣未嘗相識褒衣素沙擱祭祖訴於眾傷侯殺傳侯尹告曰唯尹躬在者上帝周二句中庸標題絜矩擬王大學窮鑒傳會不足據信其似是而非者謂曾點不宜以七十老人從為弟子對論讀先進篇曾點坐次在子路下當視子路稍後故萬斯大禮記偶箋閻若璩四書釋文疏證四書釋地並以點年為幼惟其事可疑未足據信識編謂當作豐點頗近情理謂文姜為寡心女獨有禮引此微足正左氏毛詩之謬則左氏據史詩序亦據

太史所記不應皆誤俞樾平議疑此王姬是齊穀印
齊僖公若穆父之夫人當得事實謂仲尼諡尼父子
孫當稱其諡則尼父者因其字以為之諡尼即諡檀弓
誄明言之論語子張篇末四章皆稱仲尼且有其死
也哀之語尤足證仲尼者正是稱其諡非呼其字謂
下為上堂下者升飲為上棗則此為以尊酬卑觀鄉
射禮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注更為酬疑謂業
公相楚為王作顧命楚僭王故妻稱后則此為祭公
謀父臨終之言葉當為祭逸周書祭公解載其文與

緇衣大同小異可以互證其於王后禕衣二句謂鞠
衣丑等同稱狄於君命屈狄四句謂侯伯遂為二伯
鞠衣亦禕衣言再命者自屈狄禕折二等於君夫夫
卒於路寢節謂君必有二寢男外寢女內寢正也則
亦如王后云云者舉后夫人以例乎諸侯之服君者
舉侯伯子男國之君夫人以明乎諸侯之通制再命
一命者舉小國大夫士之妻以明凡為大夫士之通
制君夫人云云者謂君與夫人夫夫與世婦以明大
夫以上妻其死與夫異處而死必皆於正寢非適寢

黃以周衣服及喪禮通故言之綦詳其平議從史實
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云於其國謂其國人稱之於外
父未分明備百姓節云親不迎不得作詞成六神而
方言備論為誤矣其大功章云異父無族不得偏母
私親之天子雷禕郊社五祀之祭云七祀祭法一家
之說有今所不行飲春種福祭云此皆公食大夫神
之記不宜入內則篇又天五月卒哭云曾孫已漂服
未可行也其次含襚賵贈云含賵同事見儀春秋此
記失之此則[illegible]

首角異讀指紐云捨端迷也謂主婦後寢內寢後師
羔鳥以績云情織縷也絲帛之端美於布賦云端
麻摩也以主篆言之八篆色云菓當為蓝塗說由此
其遂云其遂也其神以防夫重神云讀如重席之重
重鬼以神之霤遷云遷掃也所以掾髮者進職云職
啟通用字啟小食也不以饌云讀若鈔臟謂本稿為
墓云墓讀若餘樂屬為冀云冀疑服屈柔木為之不
毀牆云牆柩牆猶有奇邪云邪讀為餘奇亦餘也謂
奇餘不蓋從命不忿云忿當為念忽也此類足備一

義有藉云朝聘圭璋璧琮皆有繅繅藉二物繅非藉
也伯氏云同姓大夫之稱非劉氏謂之以兵云戟也
野外軍中無摯對以矢非無衣南宮縚云縚字子容
疑別一人非南宮适敘遂異云環櫝而已非報葬設
櫝云櫝設於壙以櫝榆計者似非佛并櫝云國語作
康直蒙文累辞相似直積義同六十養於國云國謂
公家非学其神句芒云此記五神皆天神非人為之
五霤瀆五反云一瀆副指之云云五反下非反瀆
傾側之而后歸之云女父專主其期日不待親迎而
嫁女與之三而一有焉一有謂皆有也一閭壹居子
曰德云曰于也居子教子當于德行之義也云旅旅
養老也之德詞以為之往之之殄非迷相端云端同
揭竿也迷端直也五行星有高下相帀棗而上曰揭
凡帶云非有司以下此通言帶制應上在父室云謂
女子也若妻子對不服其母父兄服之又不得云在
父室千給云千猶上也非其所敢祭而上祭之大王
之道云受命之王非古公大王之德云受命稱太祖
之王為帝是也好德如好色云古讀也引以譔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居不內配之故注以此句屬上節故文似不足擇之
云擇讀為斁敗也間傳標題云間代也五服遞代為
濩殺短毋見膚云膚讀為趺過失可微辨不可面數
云容者小過失細微別辨之乃見此無顯然可數之
事苟日新云苟自急敕也此數畫傳僅備其他五制
非為文書月令非秦書足明盧鄭之失大學天子之
学此篇言古聖教育子之法亦惟為人所不樸学者
誠能分別觀之其書亦宜容輕廢歟王氏於月令兼疑鄭氏可兼
衣韻神此家祠禮之衣非法服也於萬民致歲與女節不取周禮先鄭後鄭訓禮為細書之羅而去羅氏謹
別作羅穢維衣以衣女者以一歲一女至嫁令眾觀之此未免穰疑於王制篇云作記者啟其制之書
啟定一王之制以周為中於中為惡而溯自帝節云此記子自言作者敘說王於易於三帝云通三統於
而綱云所以不者於帛之意於表記所禮為朝成虞帝帝可成施云記者自輸此傳附於畢說帶時傳
其言有序乎溫有為序言說其說異處力主記子說制為序於此數學制之宜慎焉

周官箋六卷 光緒丙申東洲講舍刊本

清王闓運撰。闓運有周易說已著錄。是書前後無序

跋，中加以塵慕者為釐慕繫析而比為擺版書，當直者

為繫析點眾窯比之，非官正自行度六牲為牛羊豕

犬雁魚，代王為所代者制，王甫字代其酉，今羣菜食

王為以王者北飲其小也，守為卿遂官長者有定守

者。夫家九比為夫之數，九之役與井家之數比之計

其功。十煇四日監，監刑祲為雲承日光照見上下物

象，若兩日以上及日中人馬形，遮蔽恒恒即垣壁北

之處，為主恒遮蔽。夏官環人當為擐人，與秋官環人

兩誤。弓三等為良，詰弓之等弟類頭如華瓜之弟，故

為背，呂與畢之畢聲近，東矢為十矢，矢工矢養越

鄭矢則非者，當戴國即隨不疑於鬱甌，從若廢而不

斷之斷，說水為境，草淋取水令直謂之涑水，欲無擇

當作但，即擇凡者斷類左正鄭義，補鄭義本成說，義

下乙意足備一通。官正修火禁，凡邦之事蹕，謂此讀

禁當依漢鄭，蹕當從先鄭。遂人其責裏栗謂栗為粗

遂此粟糧，掌朝士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

謂當於家徒而先得其指情，以王燕飲酒為鄉飲，則

徒見燕義，未知文王世子亦云若公與族燕則膳宰

為主人。六獸為麋鹿狼兔鶉鷃，六禽為犢羔豚麛雛

服，則羔豚犢乃牛羊豕之小者，六畜中已賅之，且焉

鼓雞可通名四禽，而此經專獸禽三者對舉，文云辨

其名物，安得一鶉鷃廁獸中。王鮪為鱣即鯉也，月令

薦鮪註取鮪也，今鮪魚則王取乃大小之別，安得一

為鯉而一為鮪。肆獻裸饋食，今為大夫士者，其詞皆

四者據薦獻事于皇祖，皇祖太祖之稱，大夫士無太

祖，緣人情而詳之，則士與神有皇舅文，將何說。用牲

社稷為月令之祈天宗，祠於社，則但不應以社宗在

上。且裸之言灌，祭祀灌尸與灌賓，客字義同，其作果

者，從故字，乃謂從有裸果，神人異用。名冕僅卷龍於

衣，卷龍謂龍卷曲，古卷音同，故神記從龍卷為龍

衮，乃謂衮之名，將於卷卷冠圓也。龍蓋為毛，足玄端

素端是服名，非冠名，與凡冕弁冠諸服並繫冠為名

者不同，觀經文其齊服三字可見，乃疑玄端為齊冠，

又謂天子齊用素端，則未聞王無出入，地有遠近，祖

亦各以其等如戴弁乃謂有脫文歟喪禮之目是塗
車爲靈輦注文脫遣車之馬篇字可見乃謂鄭馬紉
瘞牲凡社稷用黑壇土師甲士夫田人亦足備二
尸乃謂肆社不必言稷鄭亡國社無配又以著一尸者
一爲軹圜此軹自謂車軾之直木橫木與輈人底軹
凡去三爲軹不同蓋一名而三物若采芑之軝毛傳
或從文並訓長轂之軝爲去三爲軹之軹非此之軹
軝爲錯簪字乃誤以爲會意錯軹當爲軝其文甚確
李黼堂之氏在教下纖精互旋以防兩旁堵蒸保布

思防堵蒸與堵蒸通相反其情政與以平邦國讀
爲辨治職以平邦國讀爲均平之平徵有廣狹則怨
〔作圜神者於〕賦義兩平字系而如此分別之謂賢之三月則從羊
賢牛反不足以見數蓋養之十日則直爲王氏之閒
禮其於宮人云六寢爲明堂五寢宮中一寢皆路寢
也小寢即后正寢於內寧云六宮爲后一二勝者一
三夫人者一於內司服云禕衣當王大裘翟狀屬狀
無五等之分於大宗伯云敬服之禮惟玄衣爲異禕
則爲一王而一祈無所謂三等一袷五等一禘及一

祫一禘相間之事於戴師云宅田士田等皆非常受
以上所著載由誤解或將翻案類不勝辯觀書以周
官室衣服井田肆獻祼饋食神名通故其尤自明九
祭九拜三侯旗物亦互有得失又當以相見神射神
學神軍禮名通故授之呈以琮射爲毛羽膘灰果皮
核玉石質不祿純策皮視策爲視由紱爲韍鄉深蒲
爲深蒲北宮爲太后宮致于有司爲酒人之類皆良
爲良綠若桑十有二土爲六鄉六遂歌豈非歌謹爲
胖柯之柯系胜於於國服爲九服之國植嫌爲祭法

相近於坎壇相為樣之誤禰亦植慷見世祠禰當蒸
爲祠禰禰祖嘗嘗蒸禽祈類類禯爲瀆謂祈禰類裁
不入兆域爲刑篆以護之敝物爲兩鄣屬摩九德歌
據真代言之日月食去樂爲凍兵以備誅常威陽爲
祀伊陟巫咸爲未餽館爲蜜饌以茅蒩蓋之牲魚爲
白魚周見膳之祥屬囊爲個野囊者小而爲選於學
去中貫禮爲環衣凡雜爲今堂制遠常爲自蓋填通
下至墓性桃氏爲取農桃最中康旁兩枝時丈思豪
爲進而見制醍人從於用魚成乙物後時從革大以

圜齋叢稿之類山以畢水以說爲山國誰以章水國
以說祈壽以功爲爲壽一選賢士薄其撫遊讀爲撫
謂兵漢祀中撫而去任能畫謨抑亦不足辨矣無使
觀全書信學無師法而摭拾前人之說以爲解說
嘗與同官周小學校對讀過而覆之無有過而存之
焉無錄注解曰二字謂字誤矣閒今案疑誤已矣云解爲譬字之誤著譬即謂擬其說故書存錄前
而此世存據當能見之未嘗其以爲何如

夏小正集解四卷 原刻本
清顧闓撰。闓字桐陰，吳郡人。是書就黃叔琳注本重
加考訂，但則析其末之儀神任傳通解傳則就正金
履祥通鑑前編徵目讀有乾隆甲辰自識并例言四
則其中駁辨黃注如鵝鵝不可分爲二黃星是瑞應
不得入紀候之書乃依作乃衣謂命民爲衣鑒甚慶
竊亦蟬之別名不必以匽爲人非處人因獨爲王者
謂三時皆不識又近於鑿即菽非卵與菽此類切極
允協而以黃引師說原隱從切田爲非則亦未足詮
信南山毛傳爾雅釋詁注詁訓墾辟說正與除田合
其用黃注如雪澤爲雪之澤初昏參中今測與古不
同察鮪以美物薦非祈嚳黽鳴蝈非蝦蟆耳有參日
即月令日長至參中則旦非參見漢箭羊爲服所獲
獸其筋革可供兵甲之用者諒之諸麋角不言實有
須其須有須之者未保切甚當而初服於田爲夏無
於田者有是義則與經文違藍古言猶蓋讀謂
古來相傳之常義無甲爲五上當有三字則古人紀
日以前五日即十五日觀說文日部冥篆解可悟矣

蟬鳴傳誤以為蝭蟧則蝭蟧即蟪蛄蟬本蝭蟧之字
名漢乃為通呼之總名遂與蜩字混殊無別令一概
引用張虞可議其自為訓解如園有見杏云有牆曰
圃與說文口部圃篆解合鷹則為鳩引周禮羅氏鄭
注變為新之義亦頗切合采芸引爾雅翼七里香
杷桃引陸璣所說山桃業見笑堂筆記 昆小蟲引月令蟄
蟲咸動皆極明晰攝桑謂桑於此而尚含蓋從釋本
葉蓋蠶將出也聞孔廣森大戴禮補注之先妻子於
蠶引月令有擇桑以勸蠶事執陟攻駒謂與周禮廋

人教駣攻駒同意頒馬即月令游牝別羣亦得之但
謂從之法當為不通即畜人不得向傳文尤足正蔡
元定張爾岐諸本之誤據說傳厥某以農為農官則
厥者明是厥農夫萬即詩七月所謂三之日于耜以
時有俊風傳含冰盛於南風為不可解似亦未詳引
御覽含收皆言北風謂傳文當是傳寫之誤則冰冰
南風不信有時猶此傳蓋不誤以農率均田為農亦
農官則傳明言農夫在詩稱釋為與農之夫同食跡
去田率田畯遺不足據以采芸為湛芸似都為可食

為閩氏注則初學記卷三已引之應人盈得引宋人
注以田鼠化鴽為鴽即鵪則鴽者夏有冬無鵪者四
時常有鴽與鵪為一物異名鴽與鵪則同類異物以
蝘蜓為蝗蜥則蜓為蝘之蝗蟬即月令之蝗蜩鳴者
蛣蜥乃周禮蜩氏實說引服虔左傳注所謂南方蝘
者所生者小白何所取而化蝘以取茶為苦菜謂釋
為茅秀七月灌茶為重出則用物因取謂取前年七
月所貯之茶而用之傳文一曰為廣蒲一曰為蘼蒲
亦定兩本似盧氏盡堅增羣亦未敢斷定並存之

其意可會以蓼藍為藍染草藍亦草名則說文艸部
藍云藍蓼秀當為一物又引說文藍瓜菹也此據誤
本說文當作蘆瓜菹亦可彙合蓋藍為一以閱本精
未嚴覈四字則仍文為訛則下文蠶纛傳以在傳中
者一語得何所承以奠死為莫草又夏枯草之屬則
夏枯草即夕句草夏至即死何以能至七月以時有
菤夜化於十月為錯簡則有者不定有也假令冬至
在十一月朔則冬至之氣必早三日有餘夜之長即
在十月晦前數二日或三日雖不能為據引本年歷

據方書之說以為陰陽異氣所生則海市外又有山市地市皆由大地之氣映濕日光照之空明如鏡所有樓臺等遂反映於上興層疊然此皆小夫無累大

抑其書本為課徒而作不可謂非初學之津梁矣

神記義證一卷 玉函山房本

後魏劉芳撰芳有毛詩箋音義證已著錄是編祇六條有得有失如云卜赴也赴來者之心此其得也赴從卜附許大田秉畀炎火釋文秉韓詩作卜卜報也表服小記報葬者報虞鄭注報讀為赴疾之赴卜報赴一聲之轉今訓卜為赴者蓋亦讀如赴疾之赴禮報義為精白虎通蓍龜篇卜赴也據是此也訓其說遠有所本矣云通其率以十一為正謂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國中什一夫之田而稅一此其失也孟子九一是九中稅一則十一當是十中稅一謂十一而稅一孟子言貢助徹皆十一以九一與十一所差甚少亦可謂之十一若以貢助通率而為十一則殊不當貢法將何以為十一其義難通以賦有田疏見助貴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貸一夫之穀通之十夫而稅一未免沿其誤矣云周之小學為辟廱在郊此又失也王制云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是辟廱為大學之定名安得施之於小學疏亦王制此經之辟廱與大學為一因而說之不必

掌以大學為辟廱，以學亦可，是又淺而為之辭矣。云路寢下之燕寢，經有皆，此亦未也。斯干築室百堵，鄭箋謂築燕寢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此播下而南，其户向，故以燕寢立文，實則路寢有左右房，觀書顧命、詩王風內神喪大記自見。凡禮經所言多是正寢，鄭注無以東房西室為說，殊不足信。闈門左廟、燕路寢（論語注）今以為燕寢，殊嫌似是而非。斯干疏云天子路寢既如明堂，自然燕寢之制當如諸侯路寢，故知有左右房。玉藻疏同，則亦從為舊

說所關矣。云玄端為玄端也，又失也。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凡玄端朝服皆用布，若以備衣褐便是以帛裏布，記意斷不如是。熏以周衣服通故以狐裘為士服，不關天子諸侯，最端孔疏引皇侃云玄衣玄端也。裘內諸侯朝服用緇衣，裘外用玄衣，此狐青又是裘外，諸侯朝服之裘，當然非讀為孔疏所亦長云六冕之裘皆黑羔裘，此其誤也。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云云。大裘為天子祀天之服，其時必當春秋四時祭

中值冬夏亦必裘，祀五帝中祈穀一祭亦可裘，故從承上譯言之，為四時無皆裘之理，人所易曉也。孫詒讓周禮正義一再駁劉氏，此說恐為所笑。西南疏云二劉等以司服云服大裘而冕，以下冕不復言裘，司裘云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亦不別言袞冕以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大裘之羔裘。二劉者劉焯劉炫也。是焯炫亦承用之矣，其為之說失如此。又者分別觀之可耳。王制以田藉而不稅，疏引劉氏皇氏云夏時民多，家得五十畝而貢五畝；殷時民稍

稀，家得七十畝而助七畝；周時其家益稀，家得百畝而徹十畝，故云其實皆什一。此當為義疏中說，鄭注引孟子諸而為民未采。但此說殊謬，井田通考已議之。又馬驌紀種種有附載，今考經義及北史本傳並載劉獻之與王肅問答，極言男女有稱，冠尊故奪其稱。此說頗精，亦與禮記相涉，是附識之。

夏小正釋義不分卷　本會移錄原稿本

清宋書升撰。書升字晉之，濰縣人。光緒壬辰進士，欽點翰林院庶吉士，即隱居不仕。是書前盡無序跋，每月題書名及濰宋書升學，似為十二卷，末附雜記遠文一條，亦似題賛，不分卷，蓋尚未編定也。宋氏洞明天文曆法，解星之遠中，必明其日躔其宿度；解鼓變，春日養庭，必別其中氣、節氣，皆他家所未及。鞠則見，謂孫星衍、洪震煊以鞠為虛，而録之云虛星即卯墟之虛，爾雅北陸虛也，夏后氏因唐堯之舊用

為中星，旁也。其說甚覈，視孫、王鞠虛為相近。洪云鞠有多義，古人相反命名，為勝。初昏南門正，辨洪氏以南門在庫樓外，而釋之云：古人名星皆因其取向者象也。南其方也，人君南面，視星必兩星左右峙列，與戶之勢左右相當，乃所謂南門。正者，以亢之南北星為南門，則與東壁之星同，是壁別派門行焉。謂是正天官書南北宮，北為北之誤，其下當有地字，以本篇狼南北地大星曰南極老人句推之可見。案宋意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史記原作其南北地兩大星曰南門。此說讀書得間，足解洪氏之

惑。參中則旦，從顧鳳藻以參為星，而申之云：堯典所引中星此時尚不見，易小正若昴若大火若鞠，此三星即堯典所用為候者，四仲之星不當獨缺，為之一宿。仲秋旦中之星，即仲春昏中之星，皆去日九十度。依此推知參定星之誤，又其據閏甚為了曉，所以然者，列星東移，其差積歲，四仲中星遞閏者時。訓解神記、月令皆與堯典不合，惟小正尚合也。丹鳥羞白鳥，云國策莊辛曰：王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於天地之間，俯啄蚊虻而食之。蛉為唇閩蚋之物，明其蜻

蛉以青得名，而丹者當名丹蛉。晉韓郢丹良此物也，日中的大雨初晴，往來空中，如織云云。頗據而實塙，論為鄭所謂紅蜻蜓，正如宋氏所說。其他引說文諸書以明鼬鼪之引，引管子立政篇以明均田乘馬篇，以明雩澤，風初服以國執篇以明禪衣輕重乙篇，風雅甫田篇以明樹麥，旗見義從食菜，從大戴鄭注以為蘋藻，不從先鄭以為羅采，服采及呂覽高注以為采帛，不單之幕從當戰鄭注以為幕，碟不從俞樾以為事，必試香南門，正從孔廣森以香為香烟，不

從洪震煊速讀以南門為興四月南門不同亦見去
取采識為蒸之別證王萱為黃蒿草蜋蜩為蟪蛄亦
可備一義慎謂其日當興從凡霖雨一例五日翁翁
從羽得義蜃初出其翼如攝葉之狀冬夫歸之騎從
一本作夫卿謂夫須同卿有祿位者漢棗戶若以手
按物者也主夫出入傳中主客與經文主客不同切
嫌述曰謂文舞用羽籥武舞用干戚武舞得兼文舞
凡桃皆可煮以為豆實梅桃熟以五月從記文飲
亦近四謂以鳴鳩為斑鳩則鳴鳩即鶻鵰譚以苑傳

有羽又鳩果雕與鳩同非斑鳩且此文當從鳴札鳴弋之例
非以鳴鳩為名故王廣傳文疏曰鳴而後蓋當依依
尾也不以上依字絕句謂依依乃附著之詞則當字
似贅底從傳從一本為說謂善而善而為句固可通
謂之鵻而生之幽居也不言之訓其興底之養也三
之文義相承多以之字為句瑞則底之養居之居
幽並非句瑞殊屬穿鑿其尤以足而非者鷹為鳩云
釋鳥鴞鶻鵃鷹來鳩鼓為翰之說鶻鵃即布穀之轉
屬來為爽之說二者一物更相鐘化故同類遮釋則

說文鴞篆次鶹鷅間不次鳩鵃間顯非一物要得傳
會采鹽傳爾采從一本作朝采謂經傳二采字不同
經文采為采取傳文采為食采之采曹詩天子大采
朝日少采夕月大采即大食采則朝日亦傳曰朝食
采而但曰采文不嚴義更為云更者高明之地如左
傳之言爽塏爽與上文之溼之為下處對死與生萍
對凡生爲爽之地並秋漸桔槁如蓬蒿莞蔚之類皆
是並引通卦驗鄭注澤藪塞陵陸死矣為此外為
爽之地但曰爽亦屬不詞鄭讀可通宋說費不可通
然百密一疏無人能免要其博采眾家自下己意考
證之大出以曉暢之筆在小正諸書中殊不多見焉

夏小正疏義四卷附釋音異字記 傳經堂本

清洪震煊撰。震煊字檆堂，臨海人，拔貢生。是編以傳為主，實事求是，不敢稍有出入，深合疏家體例。前有自序，謂解必先諸古訓，說義貴乎持異，但斷以傳釋經，以希觕信。猶有不至，為向壁虛造之談，並盡黜不知而作之論，以循前模。今更正異義而言，書中如采若梅杝鳴蜮取荼莠騎賣及剝棗此條在釋音並引賈逵

蓋其所取有據，此類詞句不盡合，而義則同也。今姑仍其舊，管窺就疏義言之，如農緯厥耒云：農民自為耒其耒，豳風所謂三之日于耜。君率同田云：躬耕帝文藉。有說文：稻，芸也；芸除田薉。鞠則見云：鞠，處星也。小正凡言星之則見者三，皆謂晨見。正月晨見者，非陸

虛獲獺獸云：獺當從如生態之態，時有見獺云獺當讀如美引詩靜女篇傳彤管之彤，生可以供祭祀。其子始蠶云：其蠶其蠶者也，子女子蠶者也，匽之興云：匽有文，據有下傳云：匽蜩鳴者匽也，是匽即匽蜩之赤鳴者，皆深得經指。譯上多云：譯，讀如液，引考工記水有時以凝，譯文譯音亦訓之，則必獲之云，言獲盡

物也，言獲不長物也，蓋當依依長也。云說文依，倚也。年為當甲未申為當倚依長也，讀依如虎，義亦深合傳意。據往擾黍則禪，作往擾黍則禪，云黍當為釋，古文省，謂往擾新田及富有文，禪單字通，單禪字亦通。謂擾時期於禪盡，則黍有早晚，早黍二月禪，五月熟，故月令仲夏農乃登黍，不必改為黍。其自序云：二月種實者黍。據鄭注此，助厥母粥云：助當讀為沮，沮止也，則傳云：不食其母，正謂助其母乳汁所生，故得假助為沮。榮堇云：當本為菜，假借作堇，則堇者，人恒需用之物，故對凡士會禮，故其不夫禮鄭注並言堇，不當易堇為菁。韓羊云：韓當為翰，謂羊相翰精而死，則羊不常殯，當以乳鹿森翰毀之說為長。南門正云：天官書所謂南門為東，今之所謂南門在庫樓外，庫樓外之南門已入地平，不見則南門二星，其時在地平上，人盡見也。鄠但有從苦(?)一諱明矣之，蓍幽云：蓍草故幽茂則小正四之，正四月即七月詩之四月秀葽，乃謂其幽蘭讀未見棟蓋賴其賣死云：賣當為乘，古文兼有說文，果蓏華蘭，頻作蘭，薦蘭果之通，又有蒼蘭于蘭即此之果蒼即

此之猶猶亦當為在文莆有則是華傳草董于以草
亦可合一主天出大云主有文作之謂絕出人出大
則昆蚳整而大田之類納大時大亦未蓋可廢不當
讀主為之初昏南門見云與四月南門不同則傳文
及此再見正承四月南門之蓋初昏謂昏細不當與
南門連讀亦以孔廣森說為得黑鳥浴云浴當為俶
或御當之謨謂鳥勞而後飛則七月鳥洌豐滿正建
飛之時浴字乃形近飛貌鳴弋云弋當為鳶翔之翔
即子規則子規暮春始鳴史記秭鴂先滜大戴誥志
篇秭鴂作瑞雉王念孫據說文為䳏其他鴻不必當小
正之遰者也此以九月時雁未能與鴻同遰一處所
正之地循道正正月則先鳴而至枝時之鴻不必當
小正九月所遰之處故至不同時觀小正正月月令
十一月但言雁北鄉不言鴻九月則一言遰鴻雁一
言鴻雁來賓可徵乃因為遰此謂遰也往弋也不定
得信人之徵財珠為他傳何以謂之此四字傳文屢
見乃顧震嚮不改以為正謂橋正鴻不必當不必等
設問亦嫌迂僻為蘭采也此作得當必有依據特遂

世道文云既乃稱廟[illegible]御覽引作為朝采
朝義猶早[illegible]則[illegible]
益義蒙之也此字當即是甲之至乃謂采字之誤
文穗猶[illegible]則[illegible]蓋物
至是動而滋蕃此充類之辭乃謂萬物至三字句絕
興十月傳陽氣至閉蓋則陽氣至可通而蓋物至號
不能通有鳥皆曰巢窒穴此窒用[illegible]無見騎
皆非窒之窒乃以窒為竭謂竭而入穴竭而出穴則
皆曰巢窒穴五字狀於不辭猝瓶亦此瓶為瓶之誤
蓋謂羊初生有因乳而瓶乃以為壯羊則屢積釋詁
三歲曰瓶不關未成之義亦若瓶且與小正上言事
下言物之例不合大正所取法此對小正言為
佛職衛之注協用五紀是為大正又疑大正外勸恭
及時耕耘其時正月初昏寅杓適建寅遂以建寅為
正月是為小正乃引周書常參解以大正為百刑官
興小正書何涉其不等之時也此興正月傳以暑毅
之時也同清相似乃改為見減但督其產滅應漢殺
地以為不合則下文云時有養日此鳩[illegible]尚在夏至

前穀梁未有敘曰不韋高誘實與傳義互相足讀敘
之辭也此謂正釋經文言聲之義乃以為衍敘則經
傳互言之妙俱失嘗考之夏出也此出字對蒼言小
正以蒼夏不言其出正中記經不記顯之意乃謂出
當為在夏歷有與歷同則是否歷為晉解其尤人
是而北者初昏大火中為經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
為傳又以穀歷為經時也為傳則心中種黍稷與類
榮樹麥同例而經有時之意也謂此似未了時也二
字又詩似稽疑誤本知寒日滌凍塗又昆小蟲抵

蚳之例經作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傳作大火者心
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各本誤脱蜮鳴蜮此其篇末禁歸本
於豕首卯昀是謂家白駒故是謂也所附釋者如切
田九廣森讀田為耘今云正月耘田所未有燕乙九
音軋今云鷹人匠謹若甲乙字解兔乃分喙異字紀如
寔也為鳴也响也者敲其翼也戲震故云震响互易
今直作其非果畢說綏謂云震之言鳴响之言鼓皆
播字音釋義此可復明其說云

夏小正經傳集解四卷 道光辛巳士禮居刊本

清顧鳳藻撰鳳藻字播生長洲人舉人是編以宋韓
元吉所刻大戴禮為主其或舛誤則正以傳崧卿之
本博稽約取例殿於謹嚴前有道光辛巳夏見盦
序讀有目其中如雞桴粥云桴字借字桴桐芑云芑
苑有鳴札云札疑當作王萯秀云萯秀借字辰則
伏云辰震省字內文云內古納字梯則苑云苑苑省
字畢縣云寧縣省字此明其省借也鳴鴈云遞與逝
通始用暢云暢與鬯通鵠則鳴云鳴鵙借字養日云

養與羨通濟漆云濟漂借字其後云梓縵借字樹幟
云綏縭借字燥幽云幽蜩借字幽駒賁云賁與奔通
肆狐云猻與抵通率之云率遷借字此明其釋近通
借衍肆殿来云肆讀若肆章之布助厥母粥云粥讀
為蜀依字作蠶時開請剝云開當為開鞭與肆云
狸依字作貍筆暮云筆當作莾剝棗云剝讀為撲箕
鳴云鳴依字作鶴閔蜩云依字作蝭蟧此則或疑其
音或易其文數著其本字旬見深通小學啟發引號
志精審昀引洪範五行傳見進引春秋繁露類聚祭

迺引呂覽高注王蕢引本草乃瓜引盧諶祭法以場人職敵灌藍蓼引戴安生禮記義疏對祭獻引呂覽注黑馬謂引淮南子解鱓引易本命由魂引太元解義證亦合其他以驛羊為羊相近說鳴鳩為鶻鳩主夫為主縱火之小正昆蟲之火正寠穴為窟穴鷹為鳩鳥與鴝異鵙為伯勞蒲盧為螳螂非坡屬之屬說傳明說執陟攻駒騰駒攻駒非夏攻時此意在申傳其說王筠正義通與此相反其尤精者以傷風為傷風引南山經食邪之山其南有谷曰中谷條風之所自出謂傳本其所出之方君之令人推其源其一參中則旦為參當為望七星也篆書參望形相似貴黃帝人所未嘗見所南方來為之精風仲秋里中之星所仲春昏中之星與亮與星焉馬郎注蕃分之昏七星中（夏孔疏引）可互證此星宿七其中張嘆即馬之嘆興尚書大傳主春者張昏中（亦書疏引）亦可互證也惟鞠則見云鞠當為匏不如從星衍虛星之說五日翕云疑即五月之堂不如宋書升書人紀日以司之說縠蘩云菽當為菽捨也藩依字作蘩蘩無也是食矩關

云食當為捨矩關當為藍蘭則不特改字太多蘩無亦不得單稱蘩爽兒云瓦當為趣瑞風叉則涼風亦不得但名爽也皆未得其義而從為之解初昏南門見云初昏字衍亦不如孔廣森不與下文連讀謂旋含民昏姻遲來歲春仲而正之說以廟果之果為菓則傳意從夏采去為廟祀而采仍以作果為合以萬動之萬為旁則萬旁相近萬動旁動皆貿貿形況字不當云四旁動宇之說以不章之時為章之句絕則小正傳文皆云時二字屬讀此義與鷹則為鳩傳非其殺之時也同義然全書中可取者正此數條其釋文亦不失為經生家言在小正中尤稱善本焉

夏小正疏注一卷 乾隆癸卯經訓堂刊本

清畢沅撰。沅字纕蘅，號秋帆，鎮洋人。乾隆庚辰一甲一名進士，官至湖廣總督。是編從文用篆體寫傳文用隸體寫，而附釋義。其字亦必求合於說文，此目敘一家之體，以矯馬徵麐黃疏間從說文本字而易為隸體者。其例較為純粹也。其釋義亦不盡從傳，前有乾隆癸卯自敘，稱戴氏說是，必由譯以中明之，偶得一聞，又求之諸經以附合，本有庶得尋經達傳之義其華較也。然其書亦有得失。如時有俊風云，凡言時有者皆不時有也，此深得時字之意。農及雪澤云，記時之善，曰雪為五穀之精，故農需其澤，此知雪澤猶雨澤，不必讀澤為釋。王萯秀云，王萯即王瓜。是月王瓜生，此據月令為說，最得觀美，以周經說農王瓜篇時謂小正以著名之，云時先見下云以著君正月耕初，釋之辭足訂東方移於篇首之誤。此之燕者去正月見非，得圓圓之燕者，蓋類物釋義，燕應生於圓者應生於山頭，見足據傳文下語之精，讀下處云下讀為吁，蒙蒙符云蒙讀如薊，符應讀如字，甲之當此

明其通段而義益顯，惟暘用暘作暘，引說文暘不生也。啟記晴之意，謂根可拔，耕者急發，以為即用暘之說，殊嫌迂曲。糊剝見，以為即柳，是則柳當十二月已皆見，不當於正月言之。榮董既引說文董字解，又疑董當為蓮，亦不明。而下昧燁華，引周書王會圖頭燁根，則以正如從黑鳥鳴，鳩鳴，札植焉之類，皆以字足事下字是物，今不言其事於例難通。薹然作薹萋以萋為二物，體與萋肆以為釋，即體与不必以遂經兩義。解之並同。此出又引漢志鼷腰伏儀曰腰音劉劉殺也。以為腰有劉義，釋獻遂鼷則犀肆為鋪殺之語亦通。又下昧而下明主天出火，以為天者走道則司炬光。鄭注云夫獲獵即取獸者而夫遂者得單稱夫虞人入梁，入讀如內，以為內罟罩之具，則此所主制之虞人入澤梁傳云主設罟罩，謂主於其地設罟罩以鼬鼠為即鼬鼠，固是，而傳之鼷鼷為鼬，以其同聲乃引史記漢書謂鼷與鼬同，意亦糾纏處其義未免附會。以佀訓為即佀道，亦是。又引左傳佀瑣氏司其者也，謂道字從走，有其義，尤失之鑿。以犁牽大麗

本則與記作不記辭之語乎以蒲盧為果作蘆據本
失之混兄物之真也惡戒者無論動植皆得名蒲盧
鳴又作鳩謂微射飛鳥傳云畜也者謂如鳥尖前禽
則與下文語意不能貫其他尤多訛誤如大西所取
注令作以正則去一意説尚不致疑誤邀當而擱溯
之時作相斟斟呼稗單也作鐸畫也業突穴作業室
穴為蔣作廣將放蕭作示麋鍵閩作主蠲蜒螺作蟆
底皆無別本可據俱不足信惟相斟斟呼猶而豈本
同疑盧氏所畢本段十月初昏南門正未知初昏為

一事南門為一事乃謂是月南門朝見於東南隅云
昏見者誤甚是無疑經矣然其書今則正誤頗多可
取類凡蔡集解為氏箋疏大半本此蓋非精通小學
者不能為也後畢氏擇其疏說貫江瑋代撰諸文有
尚有集注音疏去有篇者正考而本今此書算意近
集注音疏實本江氏為之歟

王氏喪服要記一卷　玉函山房本

魏王肅撰請為國翰稱是書乃引申喪服之義如親
喪君及弔節本士喪禮及喪大記三年喪禮服不弔
及有小功喪服改葬父母節本雜記老喪三課去者
節本喪服傳爲喪三月章為舊君之第三節斬衰之
喪來葬節本喪服小記閔則沒閏本宜五年以年文
六年穀梁傳凡者斯類致約其旨或衍其義俱程君
通而為子服出母及為出繼母無服節一謂父在服
齊縗周父沒不服一引鄭氏禮說謂母在如母出則

為父所去不服則出母有服繼母唯從者有服不從
則不為之服神任所載甚明出母者出而不嫁者也
嫁母者出而改嫁者也檀弓記孔氏兩世出妻有服
有不服在此子思之道隆殺隨道污隆污亦在此今
服出母以父存沒為斷不以嫁不嫁為斷殊非禮意
繼母既加母那出亦當視父族不據以定服不服方
合情理顏鄭篇逵商聞亦云繼母而為父所出不服
與鄭氏學合通典引九十四列為其說所本然義伯未安其他
謂師弟子無服則檀弓云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

出庫房列經出則晉鄭注云庫謂之十二弟子相為
朋友服是師弟子明秀有服王說與記文違異又謂
改葬總既虞而除則葬以藏形廟以安神改葬之神
在廟已久安得遷而虞之就寢已為傳說所駁通典一百
二引 是又不無可議者也至若宏以祖載其父與孔子
合關疑皆肅所依託而表門起大禹旅廬起太伯五
穀豐起伯夷數穀桂樹起介子推現石起宮斷桐人
起虞卿三桃湯起衛靈公其事必有所本亦足攷掌
故而廣異聞國翰序因鄭道元水經注水篇注誤桂
樹事而繫以為誤則未免為王氏所笑矣

禮記孫氏注一卷 玉函山房本

魏孫炎撰清馬國翰輯炎字叔然樂安人授學鄭元
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為祕書監不就詳見三國魏
志王肅傳裴松之注云叔然與晉武帝同名故稱其
字此用史篇稱名今據專稱叔然特明史之實例而
廣用吳而友錄云叔然本名炎與武帝同名故以字
稱則鑿其說而炎之者也然與炎名字相應而顛之
指宿列者辭篇云孫叔言創爾雅音義獨知反語則
又因然言音相近而誤者也孫為鄭之弟子而其書
乃不前為異同如檀弓師吾哭諸寢云奔喪師哭諸
寢門外是周禮也與鄭志答趙商問同引水樣雜記已
為另異也檀弓葬而就云就除也蓋禮就為撓說文
土部撓以漆和灰而鬈也可從與鄭注從舊說以就
為剔斷目其盍讀就為剔異內則后王命冢宰云后
王君王謂天子也與鄭注以為記者據諸侯異禦記
故德燀動於內云德燀明惠也明惠疑皆明慧論語
衛靈公篇好行小慧魯讀慧為惠可從與鄭注類也

澗澤異其廣直勁正孫本動作縱邃訓為法更不必
論此不為前閒也亦有以異而實同者禮弓長三等
以為極二句釋文極七里以極字絕句七作志向下
讀孫依鄭作七而如鄭王分句此句釋文誤讀鄭本
上七是段字下志是本字句法與大戴禮曾子立事
篇備則未為備也相似鄭注於七字無釋亦以七則
連讀非以極也連讀觀王肅之注義述聞固明國語
序以此為鄭孫之異實則所異蓋不在此也如樂記
屬至德之光云屬蒸也以著萬物之理云著猶成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理發諸外云理言行也報神有報云報謂神所格來
以勸進之與鄭注屬猶勤著猶成理發猶之進止報
讀曰褒猶進也皆讀異而義同者也又有似同而實
異者玉藻諸侯元端以祭二句鄭孫並云端當為冕
而鄭云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遂亦破端
為冕孫云祭服之下其祭是居亦裨冕如其說則端
當為冕讀時養冕同讀見王制注以此文上卷下冕
為字之誤出逐段作端貴以同為服通攷制斷甚明
俞正燮有元端云元端是元冕不樂記衛音趨數
煩改字此不主孫說而何攷駁難義

煩志云趨數音促速而數煩也與鄭注趨數讀為促
速順相似變則鄭以字孫不改字趨數二字鄭並列
孫衍注則又讀同而義異者也餘如鄭辯之后王孫說
是德輝趨數鄭說是華晚元清而說立通樂記神者
則宜居鬼而從地云居鬼為處人鬼之志勝鄭居鬼
謂居其所為亦言稱之之說律小大之稱云作差字
大小稱十二律與鄭云律六律六小大謂高聲正聲之
類義皆未安史記樂書律作類類謂類次下文比終
論之序此謂比次其義一也神記孔疏引孫注明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凡七事馬融皆據舊得自全置眾疏引屬循累置阜
注以其文異不敢攔入孫帶思疏引雜注必係記通
無注可附課以資考明不應順記文列入如大附錄
則眾四眾費一字亦可采入又雋祖補其前二句下鶚
鶴云細澤疏文皆引雜注今直以為記注前有不
明體例讀者讀者未審耳

禮統一卷 玉函山房本

梁賀述撰清馬國翰輯述生平仕履無考其書以同聲相諧推論名理物之皆見所詞釋大學謂有根據而往往不能得其出處類屬梁人之作以漢代之書如天有鎮神移三義一本春秋說題辭 兩引釋文引 一本鶡冠子度萬篇而移義未詳地有施諦二義一本釋名釋地而施義未詳日有實義本春秋元命苞 月令疏引 釋名釋天雲有運義本說題辭 初學記引 而有輔義本釋名釋天雨凝曰雹本春秋漢含孳 初學記引 月令鄭注辟雍圜如璧雍以水泮宮半有水半有宮本白虎通辟雍篇而生曰帝死曰帝本辟詩 一切經音義引 三禮及公羊莊廿五年傳注屍有尸陳二義本曲禮鄭注白虎通崩薨篇而尸義未詳極有大義而不崩薨篇劉決疑要節自本國儀周書 玉海引 義二引凡斯之屬義據實深耐人探討至蔡有睢移節本禮記蔡說天子諸侯節本儀禮喪服傳疏虞翻責臣妻妾及不杖期章妻為女君傳乃彰明較著者也神祗之義節本晚興說苑辨物篇所載靈祗同難屬權釋通神祗靈祗一致者對文則別散文則通其長尺二寸本三正記 白虎通蓍龜篇引 者漢食貨志謂之元龜說文龜部龜象謂之巨龜也其云夏天子曰世室諸侯曰廣宗殷天子曰廟諸侯曰世室是於夏殷既序夏序殷替宗夏東序西序殷左學右學外別有重室廣宗廟世室諸名為自來考學制者未及其間為同為異惜無從推究其云夏為清臺殷為神臺黃以周禮書通故云未知所出孟子民歡樂之云云以臺沼名靈前無所因今案本書明言質者據天而王天者稱神文者據地而王地者稱靈則臺沼名靈之為周家所稱可以質諸決之疑此為春秋緯說之書本十二卷今所存不及十之一而已殘篳不盡若是使全書具存其有裨於禮學當更何如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殘本禮記子本疏義一卷 羅氏影印本

案是書原爲寫本卷端已斷爛書題及撰人姓名不可見末題喪服小記子本疏義第五十九爲日本田中光顯舊藏旋歸早稻田大學羅振玉據以影印後有丙辰仲月跋其書每見灼案字羅跋據陳書鄭灼傳灼少受業於皇侃尤明三禮家貧鈔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等語以此卷爲鄭灼所鈔之皇侃義疏灼案隋經籍志所載並有鈔本皇侃禮記義疏及喪服義疏而成卽新唐志皇侃禮記講疏百卷之一數卽灼所手書云云今以諸書證之其說有得有失禮記孔疏以皇氏爲本以熊氏補所未備今孔疏述經大學見於此者甚繁取皇疏則知此亦鈔皇疏也唐志講疏與義疏並列隋志同是講疏非卽義疏今阮刻禮記孔疏凡六十三卷喪服小記爲第三十二此卷爲第五十九以此差之全書當爲百卷但此由案語之增益必謂合喪服義疏未免臆測且隋志無有稱皇疏爲子本疏義者子本二字殊卽灼以之爲區別此書課日人藤佐世見在書目禮記子本義疏百卷下稱梁皇侃撰蓋灼非自爲疏解其說卽附皇疏中故仍題侃名觀此子不爲長子斬節孔疏大事繁取灼說則知孔所據皇疏兼及此本也可鈔錄脫誤衍及誤字頗多然此灼書而書法草率中仍具古雅之致據足爲本良足寶貴其中稱灼案者三稱灼者四稱賀瑒云賀云者各一庾云者六卽蔚之崔云者三卽靈恩稱數問者九稱問者一皆灼引成說以設爲問答以暢其旨疏子不爲父長子斬節中明庾說極爲詳賅其尸服以士服及祭不爲除喪等語雖不盡灼當爲灼讀前者雖未知士虞禮尸服卒者之上服謂士有上中下三等故元端服有元裳黃裳雜裳之異名當視卒者之等以爲服而疏通鄭義已得大祭淺若推闡盡致以鄭注引禮正月存親爲出母等傳正月謂親亡之月尤合鄭意貫通服虔云禮以之喪至是第三月期而小祥（詩甫疏引）亦與鄭云題之是否而期互相發明又說喪注讀如無禮則從今云服注曰免不應也杜傳作脫字是補李臨德左傳賈服注輯述所未及亦可稱一字千金者矣從別爲宗以下諸從

字切(作)是依而注文致從高祖以下諸繼字仍作従宋詳其意然宗所以尊祖禰也作致宗者尊祖禰之義也當補入阮元校勘記中其繁之間不同時而除喪之下時下切以疏讀隔之(敖脚衍讀)是作三月讀視孔疏為勝譯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經注已列於下疑從鄭注改無為居之父母妻子長子節近臣居服斯服矣節居賤未知表師則知此三節在下參首也親親以三為五節孔疏曾孫服曾祖正三月曾孫正服總麻據於期之斷殺使正五月從伯叔亦正報五月正皆作上而阮氏無校語可見各本皆誤猶賴此參足以訂正特為尊是叔薄至期尊是作首足與衛湜集說惠棟校宋本同則知阮刻所據非宋本之善者也灼字彧號東陽信安人官至中散大夫贈國子博士事蹟具陳壽祺南史本傳是書鴻為灼撰今仍闕其姓名以示慎焉

明堂制度論一卷 玉函山房本

後魏李謐撰清馬國翰輯謐字永和涿郡人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眡謐貞静處士事蹟具魏書李孝伯附傳北史本傳是論因明堂之制言人人殊晉裴頠有就使其儀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為設虛器之議(本論亦有此語今從魏書本傳)以為頠惑於神道據考工記匠人職大戴禮盛德篇參之月令玉藻明堂位以成斯篇大致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修廣盛德得之於戶牖而失之於九室不知匠人所言為周制盛德為秦漢制未容雜糅為一匠人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此總記一堂修廣之制又云五室凡室二筵此又分一堂而別記五室之修廣文義主為周布置一堂之上中為太室四達無四壁其四隅室則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凡僻橫各二筵餘為太室之數四室皆四壁去設牖戶一室四戶一戶兩窗亦撤戶曰假窗凡十六戶三十二窗匠人云四旁兩夾窗白盛文義亦為明堂是故四室

類分於太室而實一室明堂雖分為五室而實一堂
其所以必分四隅室者明太室為祀五帝之所非於
四隅室祀四帝也於隅室二筵不嫌其隘李氏不以
之察乃以匠人言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
凡室二筵為自相違異又於二筵之數種種設為疑
難曰置五室於斯堂雖班倕巫藏不能令三室不居
其南北則三室間便居六筵地而室壁外裁有四尺
五寸之堂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外為丈三尺五寸
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中南北裁丈二尺曰若

為三尺之戶二尺窗當戶間裁盈一尺曰為四尺之
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曰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
而壁戶外裁四尺五寸以為記者之謬不能附會記
意以求五室之梳置安能攻擊是謂以不狂為狂至
疑周制狹於夏世室亦知有蓋即有損讀四秀兩夾
窗為白盛謂鄭注之誤猶失之小者也戴德云明堂
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
又云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上下文
不同上所記為秦制鄭駁異義云似秦相呂不韋作

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禮記正義引續漢書學文禮傳引禮
圖云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此足見九室之
為秦制下所記為漢制學文禮傳又引禮圖云建武
三十年作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
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窗八九七十二法一時
之王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此但戶
數不合續漢書光武紀李賢注引作十有二戶法陰陽之數白虎通辟雍云明堂
篇云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風四闥法四時
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

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此則差合知白虎所論當
屬時制蓋秦分太室為四堂而得九室漢又於四隅
外環列四室八堂也李氏不以之蘇乃以秦制為周
制又置漢制於不問以為戴氏所謂三十六戶七十二
牖亦題其制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窗計其戶牖之數
即以為九室殊非愚周制自五室則秦漢制自九室謂
為曾合兩失之值此又讀大戴神不佃者也至于蔡
注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此本周書作雒解乃
近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

元命部者說亦祇言其大判故鄭未一一求合數也亂其異義取水木用事交於東北云云（玉藻疏引）此以五行生成數合八卦方位與盛德篇引明堂月令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以九疇數言者相類為自有此法乃一則責其數言左右與否以為矛盾一則諾其出何經與以為異端未免知其一不知其二蓋以周明堂考通故云李謐作匠人文譏多博聘其竅（設）五室外有左右个實亦九室之制與匠人文不同此切中其病矣其結謬周禮正義亦以李氏以夏周文質之異度明堂筵几之殊并駁傳文之謬為是而稱蘇李誦足證鄭注之疏則仍未盡允蓋以其為後魏人舊說其論之而著於錄焉

神義答問一卷（玉函山房本）

南齊王儉撰清馬國翰輯儉有喪服古今集記已著錄是編據南齊書禮志與服志所載輯錄蓋儉議神之作在刊定新禮之前本傳所謂儉長禮學諳究朝儀每博議證引先儒罕有其匹者既非與人答問亦非設為答問斷非隋志中之神義答問國翰序謂當時有司奏下通關八座答問之義取此標目殊曲說也茲姑勿深論第就所輯言之中引禮律錯命徵者經樣神契五經異義鄭志及馬融盧植王肅諸說之皆散佚為漢魏輯佚家所取資致足寶貴其云王制天子先祫後時祭諸侯先時祭後祫本鄭注又云鄭為皇天之位明堂所上帝之廟引徐邈說郊為天壇則堂非天廟足見其[illegible]異敗又云漢魏以來救辛就巳而用辛常多考之典據辛日為允其說亦得情未知召誥丁巳用牲于郊乃因遷邑而發非常祭之禮當據以正用巳者之非既引蔣斷及馬融說知南郊明堂各日矣又引易說及盧植王肅說判圜丘祈穀為二祭矣乃一則謂為祭雖同而所以致祭則異明堂有

歟〻時南郊亦旅上帝此則不疑於其日今何故獨於國展一則謂有二丘八并二郊義在報天事乃祈穀既不全以祈農何妨從天啟蟄前倘懷請全素神意前者在建元元年後者在永明元年還永明二年蓋嚴王祐劉蔓蔡仲熊陸澄皆主南郊明堂異日顧憲之謝王江淹皆主共日而儉則謂異日之議於理為密禮前說嗚然既變可稱進退然謂宗立明堂須攝自郊祖宮之祀宗遠祀天旅帝之首其祀攝周神類是其附會諸說則祇請為山荒編禀有神並祇常

祭自郊祖宮詩將順文反之斷祇一日中事國語謂蓋志所采備說多攝新神孫弗恩新禮皇有共日異日之說蓋又祀說也其中仲熊引鄭說宗舊聞明堂以何月於月令則以季秋蓋此為錯開意惠請我將詩祀文王於明堂說以辨鄭志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祇云鄭意乃志者之失最為精細而周明堂以何月則無定論今集鄭以月令為秦書故所言如此當則月令周世所遺而所攝皆其之時斷以漢儒者晉蔡傳所言為據釋文引蔡伯喈王肅且以為周公所作

然則周祀明堂當在季秋孫吾疑義此則可為仲熊進一解者也總之周以而後朝廷議禮每多遷就遷合不能盡通以古制叔孫通已然於儀真吏其為名為政者類所無禮之屬樣如何焉亦列函

禮疑義一卷 王玉山寫本

梁周捨撰捨字昇逸汝南安城人官至
官至右驍騎將軍知太子詹事侍中護軍將軍謚
簡子事蹟具梁書本傳及南史周朗附傳隋兩傳稱
武帝召拜尚書祠部郎時代儀損益多自捨出是編蓋
即議禮時所記如云王制天子七廟或四廟其云四
廟者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而立四廟鄭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又文王世子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鄭注實四廟故而言五廟者容
顯考為始封君此其所本也又云記稱明堂祭用純
深緅冕樽文於鄭質於廟止一獻用清酒此則從無
見文疏以意言又云有虞氏皇而祭樣禮如虞冕則
宜是衣有虞氏言皇皇不是衣非冕此殊不然皇與
深衣並舉獨下文改興燕衣字與縞衣冕與玄衣皆
上冕下服故鄭注云皇冕屬詩文王篇常服黼冔是
傳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往大婦亦服釋例
云毛以周之冕殷夏之收殷之冔皆為冕然則皇亦
為冕無疑其他謂慈祖母無服庶母不世祭本喪服

小記為慈母之父母無服及慈母與妻母不世祭焉
有根據而王肅謂子宜以叔服日草衣一日為位受
弔世子為服可著細布衣絹為領袖三年不聽樂此
蓋儀禮度義摘顯加一日意於已之意矣太妃既朝
命所加得用安故神轉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此蓋
貴其之命與慈母如己貴父之命呼母同皆無可議
至梁武帝言慈母有三識鄭注之誤為訓釋則禮經
[illegible]慈母[illegible]事庶母慈己[illegible]
言慈母三年庶母慈己小功並主大夫以下之庶母
言大夫以上慈母無服其有以庶母而慈己者依禮
比於緦麻章之乳母大夫以上尤不為之服內則所
言之慈母其擇於諸母者為庶母其擇於可者為女
師可為服之服字從又女師殺去女師也讀若阿傅
其讀者阿故列女傳華孟姬楚昭伯嬴傳皆謂之保
阿鄭引內則文以證此庶母慈己明內則諸母亦庶
母也武帝又監之筆語証鄭此語殺出擇乎貴矣鄭
謂武帝又引喪服傳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以為證
言曰貴無所不包於是司馬筠等遂定嫡妻之子母

殁為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者暇並同以為永制不知儀禮喪服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據此則公子生母父不為之服故己亦不敢服之外斷無為庶母慈己者服小功之理自晉唐類延儀禮往往悖于古更無論明之孝慈錄矣是書據所輯存當為政書類典禮之屬而清史志皆列經部今亦仍為存錄於通禮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釋疑論一卷 玉函山房本

唐元行沖撰清馬國翰輯行沖名澹以字顯河南人官至弘文館學士累封常山郡公卒贈禮部尚書謚曰獻事蹟具新舊唐書本傳是論因張説駁奏其類禮義疏使不得立學官恚而作此以自釋國翰序也據舊唐書明之僅稱其敍述諸儒興廢前儒得失甚為詳晰殊未盡述行沖之安國尚書劉歆左傳卷遑積於叢墨敘見重於隋唐今其論左傳國是其論尚書則孔今之尚書孔安國傳乃王肅偽撰自吳棫而後久有定論在唐時未發其覆在今日應正其誤行沖又云二鄭之鑿殊天之祀此元謀也其如玄天祖所自出之帝亦無處之失也此尤甚於王肅謬說以不狂為狂肅以郊丘是一不知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是器物牲幣不同大司樂凡樂圜鍾為宮云云冬日至于地上圜丘奏之凡樂函鍾為宮云云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是神樂時地不同緊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今列而甚明則二郊之説鄭獨

不誤也爾以上帝即天不知圜神自服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五帝與昊天上帝不同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是五帝與大神不同掌次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是大旅上帝與祀五帝不同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是旅上帝與祀天亦不同所以然者祀昊天之大神曰昊天上帝祀五行分王之神曰五帝兼祀五帝於南郊曰旅上帝兼祀六帝於圜丘又曰

大旅上帝祀為事故有會而祭之也諸經凡渾稱上帝者多合六帝言故五帝得與昊天同稱上帝而不得與昊天同稱天劉謂天之祀鄭亦不誤也劉以禘非圜丘不知祭法有虞氏禘黃帝節與國語魯語雖略異而禘在郊上與下文禘郊祖宗報及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又謂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天子親舂郊禘之盛故同禘郊之祭帝而必以其祖配者公羊宣三年傳所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漢書韋元成傳所謂然後郊而王祭

天以其祖配而不為五祠親盡也是也則皇天祖所自出之帝鄭又未失也張從曰行沖等解撰所注與先儒第乖章句隔絕此蓋病其別為篇第實尊經之盛心王應麟困學紀聞譏其文人不通經恐張說不足行沖意諸儒之排乙未免誤會且失之不廣然使當日與孔疏並行則其書凡五十卷今於論中略見一二類未免協而全書引范行恭施敬本諸人檢討必有足與孔疏相發明致精以訂正者惜其官不傳所謂道之行廢有時者竟一厲而不復矣紀聞又言

顏氏家訓云王粲集中難鄭元尚書事今傳見於行沖釋疑今案行沖稱馬伷請業遵刪修孔季彥專於古學孔族隨佐湛沈亦不為概見致唐書藝文志有司馬伷神記軍精新書二十卷舊唐書經籍志同謂以本為常與本臨之例馬伷當即司馬伷志五有神記業遵注十二卷舊唐志不載釋文敘錄作業遵注二十卷隋書經籍志云梁有神記十二卷業遵注七知業遵即業遵釋文二十傳寫誤倒孔季彥當為季彥見後漢儒林孔僖傳今兩唐書本傳皆作季

虞又引逸致誤孔叢子載孔大夫與傳子季彥問答

大夫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為章甫內學而居

獨治古學嘉固已乎與所引襍謂虞云云大同小異

然則前者為軼聞後者亦不知孔叢為王肅偽撰而

誤據之耳

夏小正箋疏四卷 思賢書屋本

清馬徵麐撰徵麐字素臣安徽懷寧人是書前後無

序跋據卷端因治戊辰自識知其為其父作會編入

二五陳叢殘叢書月令篇徵麐復乃為之疏大致以黃

叔琳注本為主加以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一家而

引徵繁富意議辰拓又淵晚舊聞辨別正誤過實書

倍蓰如二月榮堇為采芑之誤八月參中則旦為七

月錯簡是於經文有考正八月辰則伏之缺時

或又於辰從間衍人字或戴傳附或曰一解非經之

正文今經意（案正月初歲祭耒傳以日冠非也亦謂經文不同馬氏未及此）三月委

楊下楊則苑苑通苑依誤苑二月有鳴倉庚下長股

也三字為四月鳴蜮傳錯簡五月參則見下伏星也

傳本誤者校是則何盡其解之有是於傳文有審定

十二月隕麋角下陽氣旦睹旦傳本作且睹為睹之

誤且睹者以日擬月謂時加丑則天且睹尤足會通

他如萬為文武舞之總名頒馬為均軍賦之車徒無與

馬政足正傳誤從黑為爰之借字謂專其足無全近

母羿羊為羝之誤字謂羊相羝積者驕薪委積取茶

為民間取以補卧具不必恚為居薦薛執傷攻駒為
民間自有兵車之賦不必恚并之君仍卿麻為令民
取而畦植之不必仍之居凡此截本段說數下已悉
頭與傳異足備一義惟田鼠（鼫）出云鼫鼠則鼫非也駕
之田鼠傳云嗛鼠嗛者鼫之段墨子非儒云鼫鼠藏
蓋冬藏穴中故曰小正先紀其出後紀其化當以傳為
正傳並非謂駕鼠之嗛鶉則見云鶉蓋駕之假字駕
者鶉也南方朱鳥三次之星名則他書不言鶉星也
駕為鶉且鶉星為赤鳳之鶉亦非鶉屬之鶉疑死云

更鳩鷹也鷹三歲為老則未聞鷹七月而死遣鴻雁
云鴻者雁之段字亦作鳿鳿雁猶大雁無大鴻小雁
之別則孟子梁惠王篇顧鴻雁麋鹿明鴻雁為二鳥
猶麋鹿為二獸亦麋下已在經中云亦即上文禮本
亦麋之亦則上文亦麋各本皆為傳文此本亦然必
如洪頤煊本之改亦麋二字為經文讀意乃相應斗
柄正在上下四蓋當依依尾也云上依倚也下依當
齋之段借尾星古有齋尾之稱則當依承上不在當
心而言當心為當中過中則倚當依猶當倚亦即當

尾不復曰當尾者嫌人以為當尾星也與九五星無
涉循之山海經叔均作牛耕以為秦漢人傳會與伯
牛名耕司馬牛名犂以為更適之誕其妄固不待辨
以十月詩受引王貢義為幽釋不知鄭以幽郊鑿而
但讀義幽或經稱義姜證人數不精接遵王貢言
之以司嬪先據鄭注為譯不知小正出於興周祖
內大通相反未定孰古大戴以用閩治明
司嬪出內之大專主閩治非田畯而受之食大亦非
田畯芸菜之大也故贄之教當作君執蠶之執當作

贄用鵰為蚕之段剝譯為蓋之段此類均得其正字
而頒冰作頒父梅杏作果杏載稟作示麋啟作蟄鞠
作蘭以及律文噢塗作漢涂閑物作蘭物竟解數十
事相傳之舊本段借述字壽起太過所改未能一律
亦為例不純尤甚者謂說文以鼫為鼃之或體誤謂
萑葦之萑從艸崔聲讀萑從萑聲似是而非亂王
引之經義述聞以設史發注自見伯為霸假可通作
博百為豈微不可通作伯則知細而失之泥伯百
開在殺氏青均甚五郭也然有密突有一疏論其大

輿豐與程瑤田書相併仲夫箋疏大率同義而亦有
偶異者梅杏杝桃箋云杝諸也疏引戴說為四木以
疏為長俟王箋云者以俟為發之借疏以為發之誤則文
疏為短云

夏小正通釋一卷 光緒丁亥浙江書局本

清梁章鉅撰章鉅字茝林一字退菴長樂人嘉慶壬
戌進士官至江蘇巡撫是書前後無序跋據章鉅歸
田瑣記載其所著書是書下稱視芳齋師丹踰日後
佚之也其體例首經文次傳文次己說以傳曰釋曰
別之中如農及雪澤澤如字讀傳雪之澤不讀作釋
田鼠出則畢之非儒有鼹鼠臧謂鼹鼠之藏於中故
記其出農率均田引說文均平編也地官有均人主
平土地之力政者謂月令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

端徑遂亦與此同焉焉當從本經作焉焉獄焉之之
類故傳曰鳩而後知其鳩也以鳩為鳩名煮桃即內則
之桃諸梅諸之桃不言杝用裨蓋實有桃杝實可食杝
桃之實不可食傳云杝桃似誤此數條極為通初昏
參中及初昏大火中下一辨無藏蓋之說一明藏蓋
之數在古法為黃道西移在新法為恆星東行尤能
得古今差之理傳梅杏杝桃則華以杝與桃為二物
因是而以傳文山桃為小桃之誤證之六月傳恐此
字非誤但其解實誤果某傳考勘以舊本考作萬為

誤不知萬當倦相迭考之為萬枕枕之為禱又為防也士表神設枚今文枚皆為禱周官表祝掌大表勸防之事杜子春云防當為枚是其例也取荼傳荼也者以為居薦蓐也疑為七月灌荼傳衍文無荼即月令之苦菜不知無荼即灌荼之荼每年七月獲之為來年四月用之以薦蓐被傳曰為蓐種之也種當作釋灌字或此曰為居薦蓐正釋取荼取明所取即取之於所種之室也鴂則鳴傳其不辜之時也謂不辜直當作不皓辭傳義言以正不皓之者以紀時也不知不辜之時猶云非其殺之時可據傳鴂為鳩傳相比擬織女正北鄉傳織女星名也謂當屬七月織女正東鄉傳文不知傳者以後說前之例如五月參則見傳參也者伐星也而前此正月初昏參中三月參則伏傳不言參也有星名也此亦補足也他如遰乃睇傳有鳥皆曰巢突穴復舉本穴突為室初昏南門正傳蓋大正所取法又肌役大為小皆無根據抑亦不足辨矣然全書有引證有意識掌淺明亦在以正中不失為善本焉

禮經通論一卷 吳氏望三益齋本

清邵懿辰撰懿辰有尚書通義已著錄案曾文正同治甲子日記稱是書似是咸豐十一年將在杭州搆難以前所作凡三十篇上卷十九篇下卷十一篇下卷遺失無存今此本祇上卷十九篇與曾記合有同治二年丁巳序並跋又附錄懿辰與張錫蕃書及高均儒與張書（高書備舉其目篇數今考本與曾記合而韋薦遺文與祥實勞言已取者十八篇此書未成書時就已成者言十八十九非時誤也）儲余舊藏本王氏取以刊入經解續編依例將序跋等盡去而邊神不足憑篇有丁晏附注補存從原稿刻本則序跋等皆存而附注獨去學問淳朱異精其見即求亦甚足諱也其書攢禮神意議論多而攷證少故曰通論中如訂禮運鄉字為卿字之誤謂冠昏喪祭射鄉朝聘八者適合大戴十七篇之次序而十七篇無闕佚讀書得間謝裴先儒所未發又以禮運首段有錯簡謂自為又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二十六字移置不必為己下是故謀閉而不興上文順而意亦無病足徵善悟謂高堂生字伯傳其生必在高堂生後亦見攷據謂何武

傳之戴聖不法無頭證其為屢盜者乃其子之賓客足正鄭樵所稱身為贓吏子為賊徒之誣謂内則中養老章記曾子之言一段曾子問中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數語皆曾子門人附記謂子夏有大傳閒居等篇謂經解子思之徒為之謂檀弓為子游門人檀弓等篇即其所記謂曲禮禮器郊特牲玉藻並子游之徒所記謂仲尼燕居與禮運同出子游所記皆肊為之說其以禮運自稱言偃故知子游作則論語陳亢問於伯魚章亦問為亢作也孟子諸云齊隱之士章一篇咸即蒙問曰真稱咸即蒙曰興禮運屢稱言偃相類亦閒為蒙作也然所言雖無徵而要皆無悖大義謂經中有記記中有經似也但前有文王世子學記引記固是漢者據本校定一見鄭注一見鄭目錄猶有明文餘無所證謂儀禮當復為禮經似已但禮經古稱禮如漢書景十三王傳周官尚書禮禮記之屬是說更欲其稱禮屬官皆古文是亦稱禮記如詩采蘩箋引少牢禮曰禮記王婦髲鬄是然則禮經亦非古稱謂十七篇有大夫以上之禮似已

但以史公稱高堂生傳士禮為誤則大戴十七篇之次冠昏相見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鄉飲鄉射九篇居首士禮為多因稱士禮漢藝文志及儒林傳亦並云高堂生傳士禮士字非誤謂古止賓軍嘉五者周官鄭目錄仍已但題帝嚳祖宗禮也如其考紕遺慮八音止禮也五戴一巡屬后四朝覲禮也今北三苗贊降續虞軍嘉禮也是屢虞已具五者之貴謂鄭氏誤解經禮三百為周官曲禮三千為儀禮似已但謂誤以周官合儀禮小戴記為三禮則荀悅漢紀成帝紀云劉歆以周官經六篇為周禮莽時因仍莽以來之名稱耳其曰三禮乃漢儒林傳總括其辭而後鄭并注大戴禮必曰通為四禮無疑謂將來宜以儀禮大小戴記為三禮不宜復溷以周官似已但謂周官孔子不以教人則周官實子所雅言黃以周禮書通故云執禮猶後人所謂掌故周官禮經為周人掌故之書詩書執禮猶云詩書周官禮也其說致為精當謂記為記其儀節學記坊表記空論其理為變體則記非一人所作何變體之有謂冠昏居北方主母表

祭於東方主春則遷於四隣之義而表主春未免望

渾謂樂本無經寓乎詩與禮之中則無論考工記磬

氏實疏引樂之隱前長二語三禮圖以為樂經四庫

提要以為王奔書尚書大傳引樂曰舟張辟雍四語

全祖望困學記聞箋以為河間獻王雅樂而經解廣

博易良樂教也與詩書教等並稱曲禮讀樂章與

讀書禮讀祭禮相次明別有一經宋書樂志云秦焚

典籍樂經用亡當得其實其他小戴刪大戴馬融益

月令等三篇王制孝文時博士作皆沿舊誤辨見戴

震大戴禮記目錄後語孔廣森補注丁晏禮記注釋

黃氏通故諸書至遠禮為鄭丁氏附注己返其誤故

丁有佚禮扶微成於嘉慶間而此但云當依吳氏別

為逸經者蓋不欲以所輯自矜也總之此書疏於攷

證而闡明禮意議論頗精高稱精奧諸瀚胥稱淹貫

精深丁輯文字精密義蘊闡深雖推拖稍過而意亦

近之言學者分別觀之也可

禮說六卷 五禮本 做季權著

清黃以周撰是編初讀秦氏五禮通考病其言禮之

雜亂鄭君禮之太阿鄭執有紬正既而撰禮書通故

遂輟業後復重加刪訂并增益若干篇別補通故所

未備不盡闡於秦書卷端有癸巳春自識中如袁服

虔除討戴德諸公謂鄭注指髮見鬣訂賈疏解屨絇

屨訂朱子江永偏兩卒伍專參訂江永沈彤軍賦訂

金榜跣徒跣訂夏變皆塙有依據此外為辨難足令

諸人心折封建法及月令補馬端臨通考孫星衍平

津館稿所未逮明堂通釋視阮元學堂基尤精審

其他謂天與帝偏言之互相通對言之義無別帝既

有五天亦何嘗不可有六成王賜魯重祭有廟禘無

郊禘禘壇皆既祭而禘之壇之不在祭初亦不在降

神後歆神初釋奠有幣帛犧牲釋菜祇用蘋藻古者

天子諸侯並有三朝卿士先私朝後公朝其聽私政

自在公朝退後六尺為步步百為畝三代所同而步

有八尺六尺之異以縱數言步之橫度世不變縱則

隨時而異軍中五兵為戈殳戟酋矛夷矛取其適用

無取方色以及宿賓在期前遷處在即日處士為未
與賓興之士居士為與賓興而未仕之士故善為祕
府所藏之古文書或為先師所傳之隸古定明堂月
令為月令之屬於明堂古記今月令為月令之頌諸
漢代民山之類或前人誤解或是非互見或疏略未
詳今列定事求是一一尋繹往復會其通而折其中
在惠士奇淩廷堪金鶚等禮說上尤要者以明堂位
為西周古書作於幽公之前其魯君孟春云及魯
公之廟試似之衛東廡庠類宮同學等與遼人靡

入一雪鄭注以來疑傳者之誣實啓先儒所未發不
知其墓二句為賢叢少孤五父其墓謂郰大夫所營
施母之墓殯殯郰大夫也郰大夫卒孔子年方三
歲不知前母之墓所在無由合葬其父少長問於郰
曼父之母知郰大夫所營壁地在防然後合葬於施
母之墓此妮它少孤為說最詳情實不特見孫護孫
禮弓論文之讀為未足並可信俞樾群經平議宋翔
鳳過庭錄以其墓為郰大夫墓殯為殯顏母與施氏
殿崇雖博通觀全書竟無一可議與馬羅謝氏禮記

晉義德同禮學至斯乃盛然拭目以竟無或乎近世學
者罕言三禮矣

禮說畧三卷 南菁書院本

清黃以周撰 以周有禮書通故已著錄此即傚李五禮中之禮說初稿本甫王氏刊經解黃氏適主南菁書院講席遂采其稿入續編中濟復重加增損凡七十五篇此本祇四十四篇其中有包總題五種本所删者六篇曰五門曰九拜曰立馬從馬曰六尊曰冕弁服曰慈母服蓋皆後來所删云

夏小正正義一卷 邗寫四禮本

清王筠撰 筠有毛詩重言已著錄是編大致以惠叔琳注本為主凡金履祥張爾岐黃說金謂者删之是非異見者辨之金謂而是啟濬生者亦辨之前有咸豐壬子自序係刻四種後序又有道光己酉庚戌兩序列序述作本書之指也又有凡例五則其大綱列注文在前以示學者占書體例據讀每月分列經文再列傳文凡文字異同音注辨正隨注於下其例精通小學如以柳稊為夷之溢出字釋卑為榛之訛字梯桐芭為苑之省字以及堤縞本專字改小正傳堤縞爾雅作 紫爾雅縞作蕩此據說文蕩字蝚蝚也謂許用爾雅古本 莎雞動於居之不可據字鑿為漢說文漢疊韻謀蹶亦平。入聲韻方位謂不可鑿說幽菱在今為雙聲在古為疊韻此類具見特長圍之燕如燕朝燕居之燕賞亂今謂之念亂濡回謂以田於田濡之也編非以除釋均其中傳書睽萬者千戚舞不反荷宁傳以千羽釋萬為完備執陟者陟所攘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仲夏游牝則為則縶騰駒即此攻駒者、貞官廋人

攷騐鄭注驗其歸鑿者樸人夏領馬瑊特先鄭注攷特謂騋之是也傳以皆誤其駁傳亦當作如以正為政政古文非正朔之正國謹又引夏令令即政也者是正朔何分大小解釋小正君義致為明塙又云正月繫表用隅必天子事而不記王之耕籍二月記妻子始蠶而不記后之躬桑此所謂小正也三月越有小旱四月越有大旱為書雩記也而不記雩祭亦小正不記大祀也亦能發遠厥指其辨釋秖云攝桑萎楊上字是事下字是物若釋草是秖羊不言其事不可通又辨萩蘩云煮擣斜心皆上字是事下字是物若下文夏言萩蘩不言其事非倒也尤能會合其神例之通獲溓下而澤上多傳意謂未化為溓已化為澤溓愈下則澤愈上愈多乃泥溓結自上而下溓解自下而上之物理以為傳不可強解夏有煮祭煮當為著謂夏世有迎著之祭乃引夏祭曰祠以祠繭會百萬皆曰某突穴此突謂戶突御覽一百八十八引會人云東方萬物生發於必畢業與出亭不由戶突蓋所據通作東閒漏謂之突突作突漢書敍傳守突奧應劭注引爾雅作突殿本載蕭該音義云郭璞曰突音突莊子徐無鬼篇鵲生於突釋文字又作突郭璞怒反是突突實一字而有突音足以證成會人本之義乃引說文堀穴也疑突即穴則與下文穴字為複一則存本一則在末謂夏至之氣越在月初越在月終無定日乃以為二句類解謂夏至前十五日為月本後十五日為月末桃有杝桃杝桃園不可食乃以為當作櫨則櫨桃小而多毛核黏味惡亦堪浮煮為豆實豈月令為秦制小戴删大戴則又沿襲舊謬未及細考者矣然此皆小失論其大體固遠出黃本之右焉

夏小正分箋四卷 郵寄叢書本

清黃模撰。模字相圃，錢塘人。是書前後無序跋，獨列諸家說凡四十餘家，頗多不見於他書者。今雱傳本或僅據原稿或同時商訂，皆未可知。即如初歲祭耒下引洪震煊說，固與義疏同。惜麋角下所引則不盡相同，而洪書於元駒賁下引其說，殊同本書。取茶下所引則又並無其說，蓋有改定也。書中謂記是春夏則由晨及夕，秋冬則由夕及晨，能舉經文之要。謂何以謂之為居二句及末索則不為重書二句，似較梁

又謂直指經文則用其曰，兼存異文則用或曰，皆較梁文淦能得傳文之所昧（時法），以初歲為立春日，條風為協風，助厥母粥為或牧人傳爲動詞，傳是參以亂其子，祇蚳為秋籍，付其從大為行，大之謂異爲治為昳。其飛何足以備一義，惟促偽無專字，故爾雅又作蝭。蕭乃以為女拜要燕，故名媞，殊失之。鑿拂桐芭拂字本就桐芭言，乃謂拂而過之，青媽又近於穿鑿。鸛與能鷂，則以傳於鸐而若變輝穴，而者內絕之辭。詳經傳釋詞。乃以若變為經文，而字連下榮鞠為經文，謂

五月乃衣，而九月而榮鞠，皆有難解，又當人不從傳於時月也，萬物不通，此中庸不從之義，乃以為經文而於音焉，皆迂曲不可信。其他各采為釋帶躍本高誘注不如鄭元薮藥之說為正。頒梁突穴之突爲突，謂突讀如荏者鵓，生於突，青與孫希旦諸子釋文云鄭讀如反字，則穴下尤是被書鄭本突正作突，則此正不必破讀突為突。鳶鍧為鸘之謂，鸘即鸘雛率也，如八翟之嗣，雨若將黃熏於暖，尤牽附不合文理。派特於時月也下云三王情夏尚后，與本書王特之文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十月傳多如再見下云經止一正一見，有兩又與四月傳歲再見壹正下引丁晏說再見兼十月壹正互再見中背已也。然其考據述輯寫詞意兩暖難未以經偶有異說之他望亦有錯擘不盡者矣。是本惟十月有熒冰二字，云為刻錢本有此文，未詳是何本刻，特揭之以俟考云。

夏小正異義二卷 南菁書院本

清黃模撰。是書亦前後無序跋，而郵齋叢書本刻大戴夏小正為正義，此為別義。夏小正箋注釋全文，此則有異義者載之。兩書絕不相涉。如夏小正箋斗柄縣在下，此則以前傳蓋記時也，云之云疑斗字。工夏小正箋無采芑條，此則據初學記引增入。夏小正箋王夫出火在九月，此則從任兆麟本移於三月。夏小正箋乃瓜，此則從金履祥引書注作乃衣。夏小正箋種黍菽糜，此則從金說糜作麋。夏小正箋時有見稊在正月，此則從任本移於五月。夏小正箋栗零，此則從大戴禮，謂本當作栗。夏小正箋入於淮為蜃，此則從程榮本，雖上有元字。夏小正箋納卵蒜，此則從盧文弨所見別本作納民算。夏小正箋無緝，攻亂，此則據乾鑿度注引，列入而即就本文為釋，較鍼引成說，斯勝。攜之。竟其宗旨在參別解而廣異聞，其他農率均田，夏小正箋從傳專訓循，此以為農帥即農師。鞠則見夏小正箋謂鞠即鳧，此以為當作鼠，即辰星，以及鼠以為抵蜮為小蟲，不專云而卵，青蓋蝶為蜂，揚興韓，羊文連而互誘鷹始摯為摯與鷙同，將入於其羣而用摯，東

死為郊園毒秋，黃蘚丹鳥羞白鳥，為蚋螞蠅之類，均與夏小正箋說絕異，尤甚者水蟲有七名，一曰小正疑小正之名由此起，第一名積，今之萊草飾户以禱夏時所尚，故曰以為君薦。元秋者元，其被九蒼，秋丹檀宮檀周尚赤，赭丹之，商尚黑，被元之，好為前異，雖無通於此然其書徵引為說，亦不下數十家，號為異義，學者總定其名而采者之，未始不可博學問之趣，然昔左氏親見聖人，公羊穀梁皆子夏門人，而春秋三傳其相異處乃若方圓之不相合，乎與淑夏最善說禮服而禮亦大小戴之異，東西異方，同徒數子之表而經異用必叔本與狀，儀之所為，功異論，至說屢不移，有異同，今以模一人之所作，而夏小正箋若彼，異義若此，亦可見著說之正變，主名剩入，遽解意在斯歟。

禮書通故一百卷 光緒戊己刊本

清黃以周撰 以周字元同 定海人 同治庚午舉人 官分水訓導 後以一再薦舉 特賜內閣中書 特旨升用教授 補處州府教授 是編攟摭禮學 上自漢唐 下逮當世經注史說 諸子雜家 義有當涉禮學者 咸錄之 凡求是剖析其中 足當禮家之思精細密 自禮書通故至名物通故 分四十九門 又有禮節圖 案敘目作儀節圖 本書有禮節圖 表六 敘目未之及 蓋以此續之 名物圖 及敘目 凡五十目 前有俞樾序 稱其究天人之奧 通古今之宜 李慈銘桃華聖解盦日記 亦稱其於喪服最審 心性所論 足正前人之失 皆精確 甚至 案三祀以鄭注為宗 而此判駁鄭處 不下百條 如精人 卹來注 來讀興徹同 今云 鄭特牲 卹來 洪讀為徹 與此同 無須破字 朝神士 外朝注 殯門為中門 今云 中門實非殯門 當為廬門 廟門 禰神下達注 先祖 媒氏下通其言 今云 六神之行 自天子達於士 故有不舉士而同 禰神下達 非若冠神自士始 士虞記 禰薦普淖注 嘉薦 菹醢也 今云 鄭說求合於士冠 神然 士冠以腊 言皆非 用祭祀之祝辭 文王世子語於鄭者 注謂論說於鄭當 今云 虞庠在國之西郊 故謂之鄭 當鄭以為國學於千載 拘不可通 至陳夫人揄狄注 三夫人及侯伯夫人 今云 三夫人以上公夫人之頭是也 亦有他人駁鄭 而今申鄭者 如大司馬壇之注 壇讀如墠 置之空墠 以出其君 惠士奇禮說以為墠之者 出之 今云 當從鄭 出謂出其君於墠 對立賢為文 特牲嘷酒奠之注 嘷之者 答其欲酬已 胡培翬正義從吳廷華疑義 以為注說不可解 今云 奠爵本無酬 而尸乃祭而嘷之 以示已飲 是答其欲酬已之意 欲皆自有義 王制 庶人祭於寢 注 寢 適寢 金鶚禮說 謂鄭不知寢息在室 其堂乃行禮之地 今云 古者寢廟皆在室 金說未諳古神之數是也 又有舊疏中鄭未合 而今重申者 如職內注 若今之少內 今云 蓋即少府 賈疏即以當夫宮職內 未是 就少府稅 執功布注 功布 灰治之布 以拂神為有所拂拭 疏謂拂抆去凶邪之氣 今云 拂抆不拂拭之義 賈疏非鄭 特牲 鄭表暇注 謂田暇所以誓約百姓於井閭之處 今云 表 刊表 車井閭 羈暇 其實指祭鄭之所存 孔穎

畷為綴可通鄭訓食非鄭意之類是也其他謂畷者
通之以泉穀放大軍職曰以九賦斂財賄中其九夫
通地勢為之故有匠人遂人二法治田有二法一用
叢一用推相其土地所宜而為之以及其定讀爲前
諸儒解補釋禮經用遂字之例皆襲前人所未發
井十為通通十為成云云不過舉一法以明大判三
分去一二而當一皆是大判言之遂禮若射則大射
正為司射而鄉射之禮亦大判言之融會經文是為
捐章者箴砭閩官經有周官傳摻入其中故間有可

疑儀禮古本稱禮古今鄭注本有大疑儀禮當是東晉人
所加添鄭謂戴德删古禮戴聖删大戴禮記皆失實
推之禮与非經王制明漢博士作月令亦秦制明堂
位為西周書郊特牲為朝覲私覲之非禮與司儀合
雜記言大夫為其父母之喪為大夫者如士服與中
庸不悖然謂言天子諸侯大夫廟制與諸書異而實
相通然說言於禘譜昏服與月令互見行禮封侯
不同為三代殊禮而戴世佐儒禮集编章協事義訓
之服仲尼遊居及射義對又直作其字凡此類鑿訂光

有功經學顧猶不敢自是如西南其戶以為此經無
確解謂從社當秀說譯申鄭義又別言之以持德人
論定是也惟如則注水清新乃引作清醉以為小醉
不分神食訪說疏此大判言之其間多曲細別不同乃
引為評凡其義青田鄭特牲疏引皇侃云詩美璧散率
謂墻玉也乃引作雚靈恩說鄭禮皆係推測意下文崔氏未當
作皇氏義疏從文献三四彩屑田日會者乃引作三日會
意四日利屑當是筆誤時言神祗一卷乃兩稱說詳
卷二常作說譯饋食門衣服宗法門並引家南山說

而其違注王輔乃不注於前注於後亦屬可議饋食室
成即諸居設以為非盡古本鄭禮又以為可疑屋社尊屋
四河設以為四下室宮又以為用四曲梁神宮圜壺膳方
方壺膳圜設引陳祥道說以見何從名資之不稱又
中何亦陳並見名物門前漆未是這異然此皆小失至於
千禘實尚權柳梳本重數小功之麻有斷本不斷本
之別神從中或加釘正或謂附明副又見屋門下等
小窮而於本名初無損也是為僅散德居集纂議詳慎
亘經其義為之作者類讀者亦不易及微引故說較

仍率哉竄改在黄氏自成一家言倘不求原書而標
據其所引便為不合即所引鄭說如釋小雅引王六
牒云云是否宮人内宰二注為一釋正引侍中〻大
小云云是否司農掉人財人三注為一學者不可不
知云

石渠禮論一卷 玉函山房本

漢戴聖撰清馬國翰輯聖字次君梁人官至九江太
守事蹟具漢書儒林傳是書即漢藝文志禮家中之
議奏三十八篇而自注石渠論（本脫論字）者隋志稱石
渠禮論四卷注遂不見著錄案宣帝時五經諸儒雜
論同異於石渠閣其將奏可考者施讎歐陽地餘等
凡二十三人議奏〻見於漢志者書禮等凡一百五
十六篇隋易詩二經尖散佚大都漢書雜疑自元
康中始講至甘露三年積十餘歲始合蕭望之等平
議於殿中詳閣壽昌漢書注校補馬國翰序亦及此
而微引殿多疏略嘗據錢周說訂之戴聖撰集石渠
論猶班固撰集白虎通義故書例不標多人姓氏間
有脫佚而大體完具此書者僅也佚所禮論亦祇存
若干條而聖及韋元成蕭望之聞人通漢尹更始劉
向梁丘臨（通典云失其姓名未考梁丘賀傳）之人〻論及帝臨決語
今猶如昨日事則輯佚之功大也中如元成云王者
不為無義制禮聖之使通者舉其宗廟故以長子為
文又云君子子為大夫滿其〻子通漢云父母之喪

某甲光猶稱孤皆深譏神慈聖云君死未葬曰不祿
既葬曰薨則知赴諸侯亦得稱薨詩既醉疏引石渠
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為尸則知天地山川之祭亦
得用三公為尸是補神所未及聖云傳子不報者
猶斷周（當作期通典作期）蓋以諱名改 不得申其服宣帝制曰為父母
周是也帝以表服得本兼男女而傳但舉女子子者
謙女子適人為其父母期與顧相亂故辟其所報而
帝師以為父母期明之此則文義簡質既待後人之
善會其通者矣儀禮鄉射請射請樂俱告於賓不告主

人大射請射請樂乃告於公主獻酬諸侯同樂例不
告賓主人凡鄉飲鄉射燕禮大射並同觀儀禮目見
聖乃謂請射告主人以賓主俱當射樂主所以樂賓
故不告主人聯屬所是鄉飲燕禮作樂（備）有歌笙間合
樂四節鄉射惟有合樂大射有歌有笙觀儀禮亦自
見元成乃謂鄉人本無樂故合樂諸侯當有樂不必
須合樂而後射故不云合樂時以鄉縣皆是其議而
實未合喪服父為長子斬長子為父遂者之長子不
必五世喪服小記鄭注云言不繼祖禰則不必五世

是也聖乃通讀乃謂以其為五世之適則是舍子而
言曾孫亦未得情也西漢經師遂說傳為什一小小
疏謂無害金神要當與白虎通義並重也此本采輯
有漏有衍如鄉人告崇鄭聞人說前通典有戴聖曰
鄉射目而無樂者質也大射人君之禮儀多故有合
樂也二十五字不解何以缺略又續漢輿服志劉昭
注引石渠論元冠朝服戴聖曰元冠委貌也朝服布
上素下緇帛帶素韠注云此五禮新儀十一引石渠
禮議主人不親自來請賓其敬如亦謂人之父恥自

來其子故請賓也皆未之引而書中不注採乃異鄭
駁異義證元之聞也四字而亦漏入毋乃網羅太疏
歟

魯禘祫志一卷（玉函山房本）

漢鄭元撰清馬國翰輯元有周禮鄭氏音已著錄是書以周禮在魯因依春秋傳所書禘祫事互相參校以其所為推其所不書蓋猶后稷等推古禮而致於天子之意其書曰儒者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學者競傳其聞是用訩訩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其禘祫之先後考其疏數之由而粗記注焉此即作書之本指惜全文已佚今就所輯言之如太王王季以上遷主歸此以魯禮推天子禘法從劉向五經通義祫者取未遷廟主合食太祖禘則取已遷廟主合食（御覽五百二十八引）而小變其說魯莊公其三十二年卒以魯禮推天子禘法用禮家禫讀有祫及春秋左氏家僖禘之說而以春秋今文家五年再殷祭及禮家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為條長吉發諸推行之法其見學識宏遠致足據信而唐人趙匡大肆攻擊謂禘非時祭之時名禮記諸篇皆仍春秋為之見春秋禘於莊公遂以為時祭見春秋

順四時為禘一春一秋夏故謂之春祭故謂之夏祭云自著書不相符會鄭之不達其意故譏鄭特牲之禘當為礿祭取與鄭相背同鄭遂不注（陸德明春秋纂例卷二引）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禮不王不禘禮運魯之郊禘非禮是有時禘之禘祭義春禘秋嘗王制天子祫禘是趙氏因不王不禘郊禘非禮之說見得禘為天子大祀不可以為時祭然大傳禮運禮記也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傳禮運而詆者王制祭義是據禮記以攻禮記焉端臨文獻通考宗廟篇已譏之宋人於之奇胡寅朱熹楊復輩皆從趙說而讀尤甚其儀禮圖解云鄭氏專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祫二事穿鑿傳會以文致其說遂世所以信鄭氏者以其所據者春秋也而鄭氏所據者乃左以無為有鑿虛為實則傳二年有祫文八年有禘乃春秋家屬辭比事之古法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為禮家師儒相傳之古說禘一祫一祫之文見於王制五年而再殷祭之文見於公羊傳楊氏譏鄭為鑿虛楊氏先未觀實黃以周禮書通故亦斥之悖謬謂周禮大宗伯正

義云閟制毀廟之主並藏太祖廟不藏文武廟則禘
祭遷主亦當如祫通合食於太祖廟遂神肆詩五經
通義之說實為允愜鄭謂以文武為二祧凡文武以
後遷主藏焉故謂禘祭亦取文武後遷主以昭穆祭
於文武廟與禘制不合此外條是條典據不可易則
鄭之所以少爰劉向通義者以曾子問言祝取羣廟
之主惟天子崩與祫祭時不及禘春秋書禘有曰禘
于太廟有曰禘于莊公有曰有事于武宮故也鏵龕
禘通故又明之然則孫氏錄舉唐以前說約二十一

家與鄭義異者括爲一說足以相難矣以此見是書
之可貴也胡培翬禘祫問答云春秋傳書禘年分
本無定程鄭氏錯綜其文彙合附會作禘祫志蹐駁
難通胡氏固神堂恭派趙匡輩可比而其言乃亦若
是又以見是書之不易讀也陳祥道禮書七十一引
祫備五齋三酒主禘用四代之樂通典昭共一下程
擇其五齋至澤祭別用一日亦禘祫志文此本皆失
輯錄魏書禮志引鄭志昭公十一年夏禘于武宮云
鄭小同所撰之鄭志非謂禘祫志又引鄭元解禘云

天子祭圜丘曰禘王祭有兩端明也其文亦見通典
所說未明引禘祫志而皆濫入王肅云趙匡資宗鄭說
則鄭謂以祖配帝趙謂以祖配祖顯然有別比而同
之抑獨何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魯禮禘祫義一卷 光緒己亥刊本

清皮錫瑞撰。錫瑞有易經通論，已著錄。是編就袁鈞、盧見曾、馬國翰、黃奭各本為之疏證。前有光緒戊戌自序。其不題魯禮禘祫志而題禘祫義者，從袁氏書本傳所稱也。其書大致以孔穎達詩禮二疏、賈公彥周禮疏之申鄭者為義據，而昭十五年左氏傳孔疏所指禘之年數，則謂其用左氏，有禘無祫之義，自與鄭義不符。疏又云唯識莊公之速，其餘不識，則謂其非鄭意，則引鄭志答趙商問為釋，分別去取，具見師法。四月祫不譏及不刺有恩，顧皆未得所據，而一以為常事不書之義一以貫之。指文公欲服喪三十六月言，疑其出於公羊，當亦得鄭義之所在，為前人所未發。其他徵引如杜預禘以祫大之說、馬瑞臨大禘時禘之說、皇侃崔靈恩五齋四齋之說，證於鄭義亦曲為疏通。引畢元成五年再殷祭言一禘一祫，及劉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謂章創在緯書未出之前，足正宋人據鄭溺於緯書之誤（案緯與讖別，緯候不起於哀平，得義）。叢鈔中有孫著，引尤璟禘祫論三年祫以還禘二年（原傳辨五篇）禘之說，尤與孔疏云禘祫自相距各五年非祫多禘少之說相異，而實相成。惟杜佑申鄭謂文王以上毀主在后稷廟，文王以下毀主在二祧廟，其說固是，而上文引逸禮及韓詩內傳則謂毀主俱在太祖廟，與鄭微別。杜既含混，此亦未加分析。杜又謂禫祭於祫時，可同日而畢，杜鄭亦是，但鄭注即特牲以為禫即祊之大者，與傳文言禫之祊言朝市為三事，皆為鄭學者亦當引此以明祊為正日祭，繹為明日祭，以見此疏之精義，而亦未之及。至錢塘魯神禘祫攷以祫禘特禘相對，謂嫌彙涉，且如其說，祫禘宜稱祫，而僖八年禘于太廟與禘于莊公之特禘同名，特禘宜名禘，而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與有事于太廟之祫禘同稱，案諸經文，亦不可通。皮氏徒以其有百王不易之道一語，遂以為申鄭，鄭意何嘗如是。然全書可議者止此，其於鄭學可謂盡心焉耳矣。王制疏鄭康成禘祫及四時祭所以異者，此祫謂祭於始祖之廟，毀主及西方上即接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至各穆主是。孔以祫禘二者並言，乃其言禘則據通典輯入，而其

言祫因通典未及亦未歸入饋食神通故别為言祫
亦有補祫義文是亦學者所宜考也

禮記要義三十一卷 江蘇書局本

宋魏了翁撰了翁字華父號鶴山邛州蒲江人慶元
五年進士官至知福州福建安撫使贈太師謚文靖
事蹟具宋史儒林傳了翁九經要義明代已不全四
庫提要著錄其周易尚書儀禮春秋左傳四種而禮
記缺如儀徵阮元得宋刻影鈔並撰提要一篇進呈原
書三十三卷失去一二二卷廿乃知尚有遺殘本也
本光緒丙戌蘇局用姚氏咫進齋所藏影宋鈔本校
刊前有釋五經義主人錫壽識語稱已訪得宋雕
本禮記要義當即姚本所從出又謂凡此本與阮本
異者如與山井鼎所據足利本同已不盡核又摘出傳
僅有疑義頗能彙通識引析意於至當往往若符節然
附了翁題書初還奉加一語又稱奉使約刻此溫益
多乃艱此等為國天壤之鴻寶則其說頗是也又有
阮元提要乃板刊時所加凡九經要義宋史藝文志
著錄外諸書附志諸書不載目閒者目所列已有闕
失以及陳直齋有序方回跋了翁所撰周易集義末段
諸經要義書之纂得又謂諸經注疏自宋進傳至今

脫文誤字不可勝舉了翁所據猶系時善本足資糾
訂此說亦是而謂禮記孔疏文繫義密未易譯其區
略了翁刪汰過半頗為精允則亦未盡然也要義為
讀易靖州時所作蓋讀經自課摘要以便檢閱並無
刪訂之心故每篇多為偶目經文注文皆刪略不完
又不甚依經次第宋史本傳曰要義訂定精慤先儒
所未有提要於易要義曰翦除支蔓獨擷英華於書
曰汰其冗文使精華畢擬皆影響之談未下己意何
云訂定略載經注注如帶論經並有冗蔓精華之別

所謂經注因疏訂正義而後則有但引經注而不及
正義者將何以說甚矣讀書心細者之難也惟其所
據為宋本與今本異同處直一字一據阮元撰校勘
記尚未得見善哉引衛氏集說而未及此今據阮刻
注疏本姤就第三葉校之如注文屬讀為姬構之姬(?)
此本同足利本為作如〔其書以足利本為長經典釋文〕〔業讀為者為其字讀如書擬〕
〔本衛氏集說亦然〕凡權因能遷之物因作用與足利本合誅
其竹以為謚也此本同足利本重隷字〔葉下隷字當為累〕尽
文因其字以為謚此本同足利本其作且〔累且當為也以足利〕

〔本為長並本亦作且〕此可見錫壽說之未是核疏文則乾為君
為父為首下無為字其文闕處闕作既說謂類鼻耿今
鼻作性曾子重其郭而輕其鮮郭作身故鄭云二十
六月也六作七鄭注婦姒婦者注中有云字逕遜無(?)
禮神作理猶有贈賻賵作贈小歛則以饗焉而加武
與帶經其襲下無焉字互說是也互作元不設碑繂
不設碑繂不備碑無下不設碑繂四字焉騶亂之上
繼作驂黃拾裏也拾作袷上有杭席故也杭作杭此
數大致與惠棟校宋本山井鼎引宋板同其餘校不

勝校亦非片紙所能容然即此已可見是書之大槩
矣光緒間蘇局重刻阮本十三經注疏曾用要義校
勘凡阮本字圓作之讀要義僅見者加以實圓(?)余撰
周易校勘記餘由他人任之惜劃至尚書而止今撰
是書提要而言之者亦以明諸要義之用在此不足
以見了翁之經學其經學當於周禮折衷〔並在鶴山全集中〕
見之耳

魯禮禘祫義一卷 鄭氏佚書本

清袁鈞輯鈞有易注輯本已著錄是編考據有自識云魯禮禘祫義凡本傳注義疏諸史志傳引者多稱禘祫志蓋目明其標題之所從也今以皮錫瑞疏證本校之春秋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節前年薨載太甚春秋二字雖擒觀者神志而請元馬禮記王制疏引皆無此二字疑觀志所增當刪通典吉禮篇其尸后稷廟中主僖公薨則同一日凡一百六十三廟宗廟上無移主也此詳譯文義亦為禘祫志文今屬之引當補儒家之說節三年一禘五年再禘上禘皆當為祫並摘錄本詩疏衆録順而附採曾孫堯年校閱於請書攙引異同之處言之頗詳足備參考耳

魯禮禘祫義一卷 通德堂經解本

清黃奭輯此本春秋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節前年薨載太甚春秋二字當衍儒家之說節一祫亦作一禘未與袁本同首其尸后稷廟中主譯祭則同一日視袁本為備而誤以觀書神志引鄭志始於十一年至禘于武宮為禘祫志文夫又與馬國翰本同也

禮經箋十七卷 光緒丙申東洲講舍刊本

清王闓運撰 闓運有周易說已著錄 是書喪服第十
一次於士冠禮千有進成婚者三字說篇四外於於首
學曰蓋其言說也前後之序故中有殽亂而譯者以
士昏席于北方為異北非北墉下記士受處者為大
夫賓臣此中士下士卿歌記卿相配而謀事為此禮
直謂卿非謂卿大夫進禮當通正為者之左右攜僕
記之僕人有射人臣此當人曰僕人曰記筋數為節
日意數固執臣禮不宜射位乃進說請御之班以主
假之義大射遂以三耦為大夫時未備諸侯門者同
射先後從為上之公卿通次繼之耦又云通次命三
耦三耦不在次外以亦有次外位此類頗合經旨是
正鄭說有駁鄭而仍未得者如冠主端玄冕爵以八
玄端玄裳為玄端服之正義黃裳雜裳為備類許
可之解鄭云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因以今
謂玄裳當士黃裳大夫之子雜裳世子兄為不備士
相見非以君命使鄭當以則不稱寡大夫為司士當
作使鄭於則不稱寡從司國知今刊本遂為禮射士

上必添公字士下必添擯字乃明且同一舉儀而賓
大夫賓長之先上下分屬更難據經聘禮記館當以
有文館為藏例之蓋謂近於當也鄭云館獎也當以
東面為從固非可以館為指聯而言則經義都不及
渠聽鄉射記大夫畫以虎豹士畫以鹿豕蓋謂大夫
或虎或豹士或鹿或豕鄭云臣畫二國此今謂王國
侯國大夫士異等亦由說喪服傳妻不得禮是為其
子得遂又曰得為其父母遂此恐人疑妾不得體尺
有尊厭之嫌特言妾故不得體君而於其父母及其
子得遂以明妾於其君親有不服也鄭以女君此
例固反證非傳誤固非今一則曰妾服同君然遂不得體
以得為體一則曰妾從不敢服父母父母亦不服人
妾以別嫌更屬支離特牲主人更爵酌酳亦更為
受此當從古文亦受酌醋則為二事凡致爵必受爵
其酌醋不受爵故但每言受爵以別醋鄭云主人更
爵自酢固知今以古文為是謂更爵不待言是正鄭
說但未知酌醋與受爵為二事于文致主人主婦更
爵且亦當從古文作受此類非一不能一一見其跡

首鼓鄉而失者迎神當東霤鄭云亦南北以堂深四
以殿屋四向流水可謂四阿乃謂霤出檐以霤階号
所謂南北東西則作何云東霤接於于下新以於為
解之誤此據翻譯皆用聯字之凡作中於解字無迄
誤鄭考複于今文一一是正最為精審乃引據人獻
以屏而翻以於相雜則後文於字亦當為解鄭複注
及異義駁異實賤及神孔疏引書之甚明焉者熟視無睹又引
論語於不於而謂於如解鄭不知而反謂之誤則解
敢作脈角鬲氏反相亂與於不於異涉轉相展失人

之聘享鄉鄭云上介不覲蓋以西如之者亦如上拭
主執圭拭璧廢聘者勢請儀不閑上介覲之在內乃
謂既畢展賈人告畢乃展幣帶則上介既覲何復賈
人再告而待告於覆酸泰清鄭云酸白酒也凡酒皆
有清白以泰閒清白者互相備此以酸即士虞之湲
酒所謂以新水湲釀此酒者亦即內則清白之白所
謂尊酒者酒者此之酸清即彼之清白乃以為醴即
醴則與諸文無一可通記十六斗曰籔鄭云今文籔
為逾此逾即籔之段字乃謂籔語詳未度則更為二

斗四升其正字當作斛觀神右內組鄭云刑宜施於
右此蓋扼要有字譌誤述職猶衆祖界乃右內祖
以告聽事下云伯父無事而事字相應乃謂內祖者
射者則射禮皆左袒何楝楝乃偏袒服公士大夫之
眾臣鄭云士卿士也此據下傳公卿大夫為義以卿
釋士乃謂卿不得稱士公士在官為屬吏四私臣則
詩者乎言卿士且屬吏何以列大夫之上傳一溢米
鄭云二十四兩為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此
以為量甚小一升又十分分升之一當分二合積贏

乃誤其不思之甚謂溢即捖則一捖規三尺可少幾
何士虞饌設于西北隅鄭云所以為厭飫且即陽厭
乃以為誤謂隅設與釋為對文得以厭神意於人設
以厭神意於鬼則未聞古有是神此類未足憑信斷
宜從鄭重於以士冠之國為當非講上所蓋未右盡
裧為今緇裧衣為綃襌之多服昏禮當何為當限衆
帛為昏所用帛別制二丈為兩纓為今豐肩也稍見
編貫為編當從咕無當一點所謂點心歡飲也王稱為
一門橫相背揖至階揖點且為有待未定辭王人辭

作繢謂繢當為作起而匯通謂公為方伯三監公之
遺者即前貢士老者若今東宮屬吏御服之靖宥
之服御射記德稱乃稱通繻裂帛以縿臂配邇遂稗
累脈為累者居服器之名若遠世之御用大射考七
十千五十為參三也千入一也即二傳禮秉錦為錦
之本字金儀交絲織之竹篚為必加於者時篚篚已
用閑器不腆為不腆為主西夾為鄉大夫室别唯一
夾請僕乃有兩夾中屋與東楹之間為四楹之堂既
于東方而加之西北上以西字德句謂嫌二夾同時

並陳故曰之西記衙但為衙則方字至一尸為祐祭
於太祖祭四親必食軍而上為長屬自為一班親廟
商夫為君管人司宮四等為方國二等外二伯又自
致等書服傳必有歸宗以歸字從而絕為季妙字士
表簪為死持髮異於表據段別制字說乃封帶為特
制五合領幂記濮將之濮為虎韔毛之廣隋綏隋越
作蓋為蓋屬為差今據字記顕相為顕方之要適爾
為適近特牲不取日之取為取記椁葉為椒祭尊亨
可置器也一樣二壺禁為豐千兩尊若一禁可兩壺

任亂妄説猶是闓實叢之說皆繼聞運以詞章自盛
若毖疑誤遠望紕繆式錄為分別論之如右書服載書曰文
載以曰文以字居中寫于表為說節下據補曰不據
愛曰皆未詳其指大射公坐奠觶節及者腰觶也節
以為誤一曰也曰於邇篇一曰觶見前而並補前
節無變澤節奠之君觶不可疑曲於此觶邇並篇有
誤脫故據知鄭不誤而刪
之大射篇未刪而誤妙

禮記疑義七十二卷 安黄遺錄稿 堂續經解寫本

清吳廷華撰。卽三禮疑義之第三部也。體例一如周

禮；內缺中庸、大學二篇（注云），蓋因朱子章句無前無自序（蓋倣儀禮疑義之例）

以（二禮皆）儀禮疑義有自序例之，疑傳寫者（誤遺漏）脫佚。其書務

與鄭注孔疏為難，辨不勝辨，姑就一二端言之。王制天

子三公節，鄭云此夏制，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官百，最

合。信惜石渠王氏（據）以周官駁之，殊為無識，乃謂可

從此注之謬，以明堂位之不足據（信），則周官為偽古文，明

堂位為西周古書（疑從以周鄭神通駁），亦見柳何相續樂記以

歌南風，鄭云南風長養之風，以言父母之長養己，其

辭未聞。此本不指凱風，凱風詩言亦日未聞。熊氏以為凱

風，孔疏已正之，乃謂注從熊氏說，又曰其辭未聞，自

為矛盾。則孫豈能下見凱風之詩，有何矛盾。鄭述在

熊前，更何從而駁其說。堂獻之神，鄭云堂獻士飲酒

之神，此謂本貫串之神，乃謂冠禮禮賓一獻，饗神神

屋亦一獻，不得止以為士禮，則凡獻卽可謂之無亞

獻者，冠禮禮賓一人，可無進饗神，神賓無進者殊

讀也。是為知其一不知其二。坊記居陳日，鄭云居除

周公次子伯禽弟，此必有所本。故詩譜又云伯禽封

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乃亦為謬。又竟指王書偽傳

詳君之說，則孤卽古文云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

治東都。沈約注周平公卽君陳，周公子伯禽弟，是一

謂成鄭箋去於鄭注者，但先後異時，推推不合。王制

則職三田，下乃謂當出眾手，故多矛盾。是誤認鄭注

為賈書。某內神客車不入大門，孔引覲神偏駕不入

王門云云，又云墨車龍旂以朝，墨車得入大門，墨車

得入，則從上而傳出偏金路等不得入王門，從

偏駕而傳出也，乃謂疏造入大門說是。以又云

二字冒之，其粗疏也。可鄙檀弓[illegible]諸市朝，孔云大夫

以上云云，謂諸侯大夫士也，謂諸侯句是。孔中鄭注

讀闕監己無本，謂上俱無鄭注二字，殊據宗本并

無謂字，乃謂今實疏。周禮神無此注也，從實刪去。孔猶

引之為酒[illegible]其謬甚，可哂。猶不

非尸斯先見乎西邑夏，孔云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云

伊尹之先祖，乃（補）則謂漢書本傳明言宋代偽悉祖受

古文尚書，下注引古文尚書，孔又言鄭注古文尚書

以相類則前所稱百文尚書猶太甲篇之為東晉僞古文毀鄭不見謂所稱百文為古指君奭篇之為壁中真古文毀鄭嘗注之吳氏[illegible]其譏通又可闕至於因疑為疑小學通例由神不讀字數下乃謂訓詁為據學聲光甚是未知孔琮有師承矣然猶可曰鄭孔非一無可據乃其於經文則又橫加塗毀由神前有車騎之騎非三代書據職為次攏賦非器不可言造光釋主人於經無考焉不皆毀當是漢法天子有后部屬不經見六大六大草畀不備

國而國[illegible]司士又司馬之屬士類而祖權予子張之表師請人傳會曾子問於質夏師及曾子鬼露如部師請氣流濟毀宗職行三句於古甚考[此見由神謂新]國之不欲遠賞亦非居子之言實害至師此[illegible]高誤[注下]實屬無謂像[illegible]二句小祥無用源黃之[illegible]析徑篤而葬當是春秋以後事表不應居當是後世事廢其祀則其久[二隊]當是亂世事入於其廄而儒家記者傅會王制凡四海之內九州節特假設之法天子之縣內不言幾之縣為漢人法州有伯州自應曰牧[此非古]

制八州八伯無依據[此見由神謂五長曰伯]天建天五今九卿節於古無考[如]國三卿節於他經無考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因管蔡霍而傅會古者公田是漢人溯三代而言月令記不用犧牲節為漢人雜湊之文臘先祖五祀是秦法曾子問昏禮既納幣節既有吉日則禮將啟遣表勿殺無理可說[主]猶之不厭祭言疑不應言厭此言不厭蓋謂公穀與公羊為曰公羊公穀譯三字不可解文王世子吾與爾三此漢方士之說啟王幼節大顛劉子駿等為新莽居攝傅會神逆吾得神

乾易應有乾曰坤乾則倒置明係僞說用人之知三司非王者之道必本於大一大一太極之賓文已近三代之說篇中大同小異[康]不見道老氏一遂神宗大文特二句本是可疑郊特牲郊之用辛不足據[此見由神]外事以剛日下[以]明堂位魯大夢事執賜魯重聲說而廣推之不足據周公踐天子之位其說最謬又祭秋嘗節多祭以下諸侯皆無曰天子之賦考辭采廣節四代之學是謬書之詞[此見學記是之類者節下]大傳遠大王二句遠王謂王述所由興[此以]卑極尊其說已疏學記未卜

禫不視學五年一禘考校大誤若以時然矣如王制鄭特牲說又春秋亂世之事鄭記其衰後禘僖禘人服男女不應有此喪大記屬纊以候絕氣非古制士喪禮浴當是承謬世之誤而言主人房外南面言南面者誤君設尊節亦後世事樂作矣故也祥禫無作樂之理禫而從御二句記之誤夫人視世子而歸言歸者誤祭法天下有王節鬼因壇墠儀非古制特因顧命而附會之此篇見唐義註錯誤錯下王自為立社非古制侈解霸王之器言王又言霸非孔子之言盡刪繁歟

……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此古制將由夫情節之居與於父母喪而第謂之情歸天性何講至親以期斷七句何德似穿手家法合義三公九卿九卿謙制喪服四制禘之日哉棄其名謂世之書非古法以及曲禮檀弓不識主人蹤西序設當作僅壇弓主人與有司視虞牲與設使之誤樂記投殷之後投盡封之誤韓記校律日作僅作是西之誤閒傳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當在是食親由下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當在禫而牀下此哀

之發於衣服者也當在易服者下凡此數這那無說數無理甚顯倒錯亂讀書不多者不辨評識人而雜非儒人所撰其於王制天子雉材節議鄭注云說儒之精其善於此是亦傳記之所竊謂是兩其傳記之所也已謂如曲禮釋愛於尊所引少牢禮下篇主人獻於人于阼階上釋于下州受此明作階主人之階即所謂尊所禮之名篇如是論公冶長春秋之顏王制夫圭田無征夫當者原作似誤執語辭由對揖以太牢下言凡揖天自相應亦據于可知禮器為材于非禘是禁前求神之類鄭則明日尋繹之祭表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牖當作墉此類[illegible]使有[illegible]揖讓其人[illegible]

王制箋一卷 思賢書局本

清皮錫瑞撰。錫瑞有易經通論，已著錄。是編以王制為素王之制，據俞樾說孔子將作春秋，先修王法，斟酌損益，具有規條，門弟子與聞緒論，私相纂輯，而成此篇，因為之疏通證明其義，全載鄭注，閒附其失，孔疏擇其合者錄之。前有光緒丁未自序並後序。案俞樾語見達齋叢說，其湖樓筆談又謂周禮乃周公有志之書而未成，雖自成一代之制，以詔百王之法，此周制。又謂中庸為秦書，蓋皆中年時所說，濟則不從此等語，復王制果為素王之制，荀子亦有王制篇，王者將觀謂乎是，故俞氏此說以為一家之言則可，以為不易之言則不可。皮氏是箋毋乃過信？此謂據周禮之合者證明此者可也，據周禮之不合者駁難此者非也。實為通人之論。中以賜諸侯樂則賜以子男樂則皆八，則皆諸侯國家宰制國用為天子之大夫。此周官家宰，深得記意。祭國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引顧炎武說，足正鄭誤。屏人於朝，刑人於市，引白虎通說較為備，足訂孔失。謂陳祥道禮書引大傳作會

會子作儐，是鄭義。非伏義，當以隋書所引為正。此於家法尤為分曉。而謂殷爵三等亦有公侯伯子男之分，伏傳作毀辭，別無左證。今考黃以周禮書通故云孔疏引異義古左氏說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是左氏說唐虞夏之制皆三等。禮含文嘉說與春秋有文家合。但此所云三等言其分土之等，其爵則五等也。虞書曰輯五瑞，謂其尊有五也。是可以異義說推見殷制。祇以偏主今文說，遂屏古文說不用耳。引尚書夏侯歐陽等說以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義擇可稱。然繁富準諸說，苑君道臣術二篇，明是殷制，而鄭以為夏制，以其本於今文尚書家，遂不加別白。前以公宮南之左為即虎門之左，不知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乃卑據朝儀言之，不涉教學之事。經文未嘗謂小學在虎門左也。孫詒讓周禮正義言之甚明，詎容牽合。以祭法於祖無廟與韋元成云於祖配天而不為立廟為同一類，人聽聞之，說不知祭法所謂祖者者乃於祖上之無功德者也。非謂有功德之於祖可

去而在壇也宗廟神通考又明言之其書說實本小
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為
義書以明云親盡也何駭聞之有不獨有從列命大
司徒教士以車甲為賦事不必據大戴千乘篇改司
徒為司馬也詳王制訂偽下封國通考云孟子王制所言三
等之封為三代之舊法其云百里七十里五十里際
山川附庸言之故田石山大澤不以封周禮所言五
等之封為周公所立之法其云五百里四百里三百
里二百里百里兼山川附庸言之故殿王命魯侯也
大啟爾宇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韓奕錫韓侯曰其追
其貊奄受北國錫名以田錫山土川予周受命據此
則注冀州與營州大九州之界之說不必設職官神通考云四神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州
長在外本稱伯王制所謂方伯是也入天子之國曰
牧避二伯之稱也凡一州必有一伯故虞夏分十二
州書稱之曰十有二牧夏分九州左傳稱之曰九牧
周亦分九州左傳稱之曰九伯據此則殷中權虞夏及周皆
曰牧之說可切辨矣述其書義據閎深條例明晰類

屬一編之說要目不可廢也

禮記補注四卷 鍾氏重刊函海本

清李調元撰。調元有易古文已著錄。是書專補陳澔集說之略，間訂其誤，并及鄭注孔疏。前有無年月自序，稱使由崇訓而入經術，用意甚盛，惜學力殊未逮也。中如以大夫之簀為牀棧，非簀塗車為刻木為車，前低為車之類，上加塗畫，非以泥為車。設椸為設披設旐之屬，非佛老聃曰正為惟師得呼其名，非有二人。周公踐作四字為信，工文莽無此語，未必不為據。禪杓為杯杓，非盥具；弄則為甚為神不備，非淫奔史。定墨為氣色下，非墨畫龜甚。祔祖姑為祔廟，非為壇以祔。祀墠為洒埽，非廣埽。術有序，術當為遂，不當為州。倨中矩二句為矩之直者曰倨，折而衡者曰句，非微曲甚曲。度筐為安の種八筐之筐，四制為邲恩制、義制、節制、權制。凡此數本殿說，蓋備一義，足資參考。而不能矣數處，別本作走，以為遂人妄加，則此為盧植本。䨻室為竈，則此乃為證於室，不用囿人掘坎填池為。以鐵為之，如鼎四足，則今所稱池子，未必即此。瓦不成味之味，陳音沫，鄭注當作沫，為皆非，則漢書

神史志沫流赭頯注云沫沫而通，沫者是被面如頮，從午未之未，音呼內反；沫為言汗流沫出，從本末之末，音亦如之。是則鄭陳皆是。設練而祔為祔於殯宮，則祔者付新死於先死者，自在宗廟，從上文明言祔於祖父母。靈為佳，蕢為靈坐，對束草為人馬，鄭注不誤。陳節馬字亦何數，與備無異。畫宮為影堂，則畫宮室之位，陳實本鄭，當得記意。刎其人為斬割其人之木以為植櫛，則襲於字辭，隱語古人無此文法。九京為山嶺名，應居鄉切，則下文觀乎九原，明作原字，仍為三分之一，則視十一為大，不得執考工記注以例王制。鄭與祈穀為一時兩事，則鄭在元主，祈穀在啓蟄。王瓜為萆薢，則近人考定為桔槔（詳黃以周學禮說）。燒灰為燒炭，則灰非即炭，周禮掌炭及慌氏亦別甚明。元路之元不得為旂，則元旂色同，今月令輅字實誤。大酋監之為大酋，猶內謂兼用六物監之，乃謂酒官，則上文乃命大酋將作何解。陰厭陽厭為饋祼，則厭之主厭飫，不得讀作壓。磬於甸人為磬控，磬折之磬，析其[illegible]

義而性剌々則穿鑿尤甚瓜華為瓜曰華之々華則
樹字不可通當夕為當夫々々夕則陳云當夏承上斐
不在言即是此義臂膝為膝亦假膝則膝々之言熟於
義類通陳云臂腳猶今稱前腳夏楚為楚即壯剌多
彦楚地坊名有者刑杖以荊故字從刑則此荊从字
從疏越為清越以長則與記意以来鍾對說不合益
飫為香臊之屬則與鹽字未融不如從鄭訓飫飫為
正使璪學士表神而疑語語不見璪惡則不見在前
省神在漢居蒂用輔卻謂輔與軵同不與輇同輇與
蜡諸書多誤蜡可數柩輇止可約軵輔當作軵國本
應從王氏讀如字則輔車當聲之誤國本書字之誤
致為槫為團書字之借端者車之正名輇者蜡車之
輪也黃以周表記通故辨之甚嚴李說皆似是而非
大社為在中門內則通義明云中門外中門非路庫
門內孔疏已合嚴說草為以三月為草月則亦近於
謹讀誠猜度為猜度二字不連上言當作事於風度
則記文裝不成義閒表間傳三年問為喈小戴作傳
則小戴作編輯不同作傳賜濮為虐飯則與瑞以灌

賓客並非虐飲箇曰篮看為冠為乞身用金石用卜
則內卦乞身外卦他人亦詳所據他如庶人之摯匹
士之有誄華而皖媾表裸縣善桎土鼓飯腥出器
車鞨與達御卻乃授韔鞶政方綴北建橐午共服陳
氏所釋非本鄭即本孔或本王肅而李氏加為疑難
張鎌拘滯於敘末鄭注本當為未此注世本乃以為
非實於經中加傷荒鄭以綠傷為聲之誤最得乃以
為與角幘通而有字實不相通夏日易兩辭至反惡
德鄭注本竭乃引今本尚書為說不知其為偽古文
鬱害於辜陳晉辜為兌此從戴本並不以為也君迎
諸陳引蘇說氏云近於偏僻所為此亦蘇誤並非陳注大
利小利陳引呂說利及天下云云並不以為大小禄
尤異者犢首為節下敷呂說以為原壤所歌非詩而
請奏雅首下乃隱譏之實為考肯說而祭祀說本訓
皆乃泥今考作酷以說為不成語則既怪李氏之不
明而又叛偽古文之誤人甚也然其考頗可節取在
善學者之審擇焉耳

神運注一卷 演孔叢書本

清康有為撰。有為原名祖詒，字長素，南海人。光緒乙未進士，官工部主事。戊戌變業。有為為人品格尚一貫，勝其徒梁啟超。而學術偏主今文，學其新學偽經考一書，最為紕繆，當時為一新，已相與辨難，有朱氏論學札記議者，但知為清廷嚴禁而已。是編以中國今已小康而不求進化，是失孔子之意，爰為之注，得以崇孔子而開大地。其意甚盛。前有光緒甲申自敘，中如以尊之，鄭注十四節為鄭玄錯簡，又於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一節，夫禮之初始諸飲食五節，放宗祝在廟一節，皆有移置，責不足織。又言埃及敘利亞、印度、波斯各野番之先，皆以事鬼神為重，印度波斯猶太之經，半為祀神，埃及印度希臘數千年之宮室，皆用石築，牖戶墻多須圓鑿，甚似山洞，並言印度書、猶太經與猶太書，所說圖皆們於祭神神中，殊失注經之體。而知氣者靈魂也，謂同電氣，物皆有之等語，頗精微，可喜。其餘大率本孔疏、陳澔集說，而大戴本儀禮次第，與禮運注合者，蔡射、鄉飲、聘之

存合十七篇，完全無闕。神運鄉學當作鄉學貴本部錄辰神經通論，尤為有見。惟述禮三十九篇作為劉歆偽造，君未見丁晏駁邵氏說者，對以適契其攻擊古文之說也。篇首三語當以與於蜡句賓事畢句為讀，如價鄭注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助祭即釋價事。蜡本在國門，有兩觀，自國至觀不得云出遊。此蜡即臘，臘者，蜡之屬。既蜡而臘先祖五祀於廟，廟在雉門內，觀在雉門外，故云出遊觀上。此則漢人皆不明，蜡黃以周犀祀通故言之。康氏亦置此莫辨者也。要是之，是書別有用意，不得以訓詁家律之。禮運鄭注已不盡得其旨，石渠王氏又以大同小康為有老氏意，非孔子語。學者皆為所惑，康氏獨能發揚其義，推為孔氏之微言真傳，為國之無上寶典，其識在漢以來諸儒之上。黃式三禮運非刑莊說云：大同小康非分皇古三代之優劣也，大同者仁風決也，小康者和平亂而能之，以禮也，能亂以禮，久而仁風決也。舊說尊皇古卑三代，是漢儒據刑莊之意慎對孔子之言。此說最合記意，並足以闡明康氏之說矣。

王制訂一卷　四益館叢書本

清廖平撰平字季平井研人光緒己丑進士以知縣即用改教職學術屢變為四川學派魁爰編撰王制經文約略類次有順接者大抵以之為綱有低一格載二格者以之為目而經文不全載任意割裂又任意去取不知其命意所在前後無序跋亦無案語但注右王臣右侯國以下錫命等情有賞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有上贈司空掌司上又增陰文司馬二字注云徒据千乘篇當為馬不知周官大司徒大軍旅大田役治其徒庶之政令是政事亦在所領非特掌教事司馬進賢興功其屬有司士稽士之功德有諸子掌國之教治是教事亦在所領非特掌政事蓋古者設官職未嘗不分而分職則責專事未嘗不聯而聯事則合職故備材主於鄉及官之則備以司馬然後無倖進教士主於司馬及其業則教以司徒然後無廢事衛湜集說所載長樂陳氏之說致為分曉廖君徒執千乘以疑王制大戴記千乘就平素時言小戴記王制就諸侯時言也曰命大司徒命者王命之也司馬安得命大司徒司空又安得命大司馬況錫瑞王制箋亦同此誤甚矣說經之難也至以興事須稽而以無曠土七句隸於下以任事須稽而以凡使民任老者之事二句用民之力二句凡執技論力四句隸於下尤為支離破碎不可謂非經傳之厄也已而嘵嘵然曰王制訂將誰欺哉

以穀言以名以不與某
穀之穀者以禾者言
周

周禮摘箋五卷 體人書刊 函海本

清李調元撰調元有易古文已著錄是書字訓異文

為釋前有無年月自序稱嘗作周禮箋十卷復以其

繁複取諸中候文並異文字而箋之以精中於一其

字可以
此書如以如宜取孰為此作達為取閒一種細達合

宜從達補實如者據往覆為以本有宏宜從覆其補

為騎實豆稱謂實義事物為穀深詞柏之類統節之

統為全騎步為一俯一仰曰騎騎步之覆具當者其

謹遲十為遲氣遲也凡步皆情氣謹遲故古步之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曰遲援駕為是輝折然之將為數皆殿素稷也記錄

講艮也遲翻之冀為從大達其辭廟庭也其推犢以

章戟送常手於錄為常字當移在常從下予紀卯馬

取謂繁記取馬之取之闕錄其一為之深為深為高

取其一分而也以為史擊之處麗將之則宏為害術

馬不與當實其智則害之害害中出為必者分判之

居一主如四主即與隔四主有即里為式為以里為

式則一日可積百日一里可準百里凡此類采取從

取下己意殊亦有誤足備一通而凡當其蓋為治叢

供王則下去其膜此不應複其自當為異五氣為五

穀養其元氣則近穿鑿矣語自當為五穀諸鑑為斷

冰成鑑則鑑即鑒之古字不得以鑑為冰鑑槃為厭

為壎藏則廞者陳而不用之名周禮大喪言廞者十

有六職義皆如是李氏又於廞衣服即皆而廞訓藏

皆非為之闕為有意出入雖當其闕而闕則闕即五

子辟於人之辟不闕僕意遲棺飾馬故書馬為馬為

馬以為遣車遺祠被為飾則未知馬實誤字於地中

為日影每千里差一寸則此沿前人說從宋元嘉以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來早辨之(詳見語錄)議也凡政役之施各為施捐加含釋通

史也則此於貴賤老幼廢疾外別言之不得仍以貴

賤等為說春秋稱膳為膳之饌則膳與饌雖事相因

而非即膳地政為即地守地職之政則下文切地守

切地職而此句為複政自當讀為征紀布總布與錯

或作次為對辭曰次一辭曰總則次布者廛稅總布

者等其總數以計稅則辭尚不悖一辭則不能通書

禮有承作借神為近是則告字實誤實禁為禁濟通

詩助散舉皆謂螟蝗則實祭國實於神於禁上而皆

為獸或字𤜣曰獸从犬嘼省說文嘼下引作嘼見許
並刻積謂積氣張衡西京賦服禽率嘼韓綜注嘼兆
禽獸將屬之嘼或从以嘼說此文將嘼之嘼為嘼即
嘼字則文義複皆嘼自嘼則特犧犧為位為位為主
則[為]位謂[設]肆[祭]儀之位不得訓主祈禱為祈福於神則牲
耳以為則文不成義祈禱自是古師之訓嘼祭事用
概為概量則與[傳][illegible]獸下十犧獻尊為所獻尸尊則
與象字著字壺字大字山字尊有取義者不類大尊
為太古之瓦字則大卽有虞之泰大泰古通用諸匪
所非用疊為疊取當同臣此一人酢非一華同雷則
皆有疊將何說為帝堯為帝少文也當如字則說文無
帝嚳少文之訓肥造一曰祠為廟祀則於六辭義不
相[顧應]與下文命讀等[出東郊][illegible]衍為瀆胥歌呼舞蹈
屮神痕則作當從衍聲不得云從衍省聲贈政書增
為𩏂為桃為弓矢射四方辟鬼物則文不成義𩏂賓
誤字鴉鸒為鴉鶻鴉也鴉鸒黑色𩀱則當為白色
爾雅釋鳥鸒謂之鵯釋文鵯白也可證鸒鸒為鸒𩀱
烏素色則鸒為青黑色至兵器弓矢殳矛戈戟則以

本訓馬怒為名之說起者要以鄭注本別出之[詳見]以詳
並剌積[說五兵篇]五湖為刻義洞庭巢湖太湖鑑湖則洞庭遠
在荊域與揚澤[何涉]無關湛為湛未詳或曰淮也則湛
水出今河南汝州寶豐縣魯山荊渠不應與青州
川同華鄭為華為鄭鄭為亂則意可通而訓未合國
刑為立國之刑則國刑對上野刑鄉刑言乃國城中
廛甲之刑措氏為措腊通則說文措下亦明引周禮
翟耳釋授弊注授當為受為翟賞釋賞至授弊於主
君授當如字則受弊與耳釋文相屬耳釋屬主君受
弊並屬主君可知故下司弓矢云實釋送弊授自當為
受飾車欲傍為張面外與不同接車斂相內則傍字
但指車耳而及出[戲]目為急視寒暄為暄循而寒寒
則詩無震傳釋文數細也天保毛公傳並云寒散也
數此急寒非寒於眠必擁爾而甦為眠甦覜則眠謂
人眠之不稍[竟]席而覺三佯為三猶參佯之謀也和
之意則與下文三錫三郇三對皆言參對者亦亂其
他椸日視要擒狀爾狀塑柳實田皇舞恩娛珍素順
鬲傳則幼劉傑狼氏赤友氏兩欒烏氏檮氏大車完

鑿傅會憑肊而談皆又式足辨者矣然其書以簡明之筆釋奧賾之文雖非顓門頗便初學云

儀禮義疏十七卷 道光乙巳稿鈔新本　　胡玉縉

清韋協夢撰協夢字云吉安徽蕪湖人乾隆甲午舉人官知縣協夢嘗采鄭注賈疏及朱子黃幹楊復敖繼公諸說勒為集解一書嗣以徵引太繁恐初學窮大失居約為章句十七卷後又校勘參訂鈔撮以成此編前有乾隆辛丑自序及李寅翁方綱序今集解未見章句亦祇見方綱序存復初齋文集中始未刊行也是書不尚引證意在空際虛推求凡事之相同義之未顯或以本經他篇或以本篇上下文互相比附而有得者如鄉射禮主人坐取觶于篚節謂鄉射禮主人奠觶薦脯下當有賓對東面立主人坐取觶洗十一字當以鄉射為正鄉射主人卒洗節及賓卒洗節並謂此說鄉飲之禮當以鄉飲為正又賓升賓拜節謂賓既降盥而升而賓拜鄉飲文略當以此經為正大射儀說于阼階東南節謂燕禮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此文略當以彼為正又媵觶者皆退反位七字及賓告于擯者請旅諸臣十六字並謂燕禮無此當以此文為正之類說皆可從第凡言互備互文互見此亦宜然亦合說經之法惟不引鄉射之處

東面揖以禮大射之反面揖不引燕禮鄉射記之
上射退于物一笴既發則答君而俟以禮大射之
公既發為公先發不引鄉射記之騶虞五終燕禮
記之下管新宮笙入三成以禮大射歷鳴三終不
歌四牡皇皇者華猶之騶虞新宮皆被歌一詩以
為節而反於鄭注多異說是也篇之可疑謂者尚
有漏略而鄉射主人朝服乃速賓鄭注射賓輕也
成時元端此以鄉射雖先行鄉飲酒之禮而其禮
賓輕於鄉飲此經改賓不言朝服至速賓始言故
以朝服蒙之而知或服元端乃以為自立司正以
前皆鄉飲禮則或著之服自同是長發以鄉射同
諸鄉飲大射司射倚扑于階西郵如初二字此因
初射時自阼階下請再射時升堂西楹請如初者
謂如其初射不如其再乃疑為當作公許傳寫者
因三射事主如初而誤則直致遠就以誤組辣為
紘誤至大射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鄭注射義所
載詩曰曾孫侯氏是也此與樂時會之義合即與
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之義合其詩止見大戴禮投
壺篇故鄭據以為說乃以射義為後人附會謂貍
首盧與騶虞采蘩采蘋同類雖必拘拘以射為辭

而不知騶虞采蘩不言射御亦不足辨也燕禮主
人洗升獻工一人拜受爵既不辨大師與眾工
皆為之洗此說甚是蓋洗非為己一人洗而辭洗
受爵必使一人主之通禮宜然觀鄉飲鄉射亦云
主人洗升實爵獻眾賓眾賓之長升受者三人而
記並云眾賓之長一人辭洗則其禮非關於一人
可知乃謂釋受爵乃以為洗亦一人是又說於上
下文而失之者也燕於鄉飲坐取爵于西楹下謂
鄉射禮坐取爵于序端而北取爵于西楹下者彼
無介主人于阼階上受賓酢就奠爵于序端故即
無介主人于阼階上受賓酢就奠爵于序端故即
于序端取之此有介主人既取爵于序端以獻介
而於介有受介酢就遂奠爵于西楹南故于西楹
下取之西楹下即西楹南也分別致為分曉鄉射
三耦拾取矢前請三耦拾取矢題下事也下乃序
其事而言之與前一人洗舉觶于賓同意誤釋者
人屑解之例燕禮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
酌散交于楹北謂前言序進者以序而盥也後言
序進者以序而酌也先者既洗當退立于階下而
立俟後者既洗與之以序而升也升亦先者升三

等後者從之是正敖氏先者既洗即升立西階之失凡若斯類亦禮家所歆賞者也若夫大射禮下射進坐橫弓節謂敖氏橫弓之說詳見鄉射禮而本書不載此必在集解或章句內今據標為此一時未及檢耳

儀禮經注疏正譌十七卷乾隆戊申張氏刻本 胡玉縉

清金曰追撰曰追字對揚號璞園嘉定人歲貢生曰追於十三經皆有校本惟儀禮先脫稿其書專據朱子經傳通解為主附以楊復圖敖繼公集說陳鳳梧鍾人傑兩鄭注本及沈彤小疏馬駉易讀諸說於每節經文標起止各二字而以所校經注疏著明於下有脫文脫句脫字異文異句異字誤句誤字衍文衍字誤倒等名色其目為辨譌之語槩依三格以資識別前有例言七則乾隆丁未王鳴盛序張式慎後序王序舉其校士昏禮中五條為顧炎武九經誤字所未及以為鄭賈後學勤此經者璞園為青浦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則以通解於賈疏往往移易其前後所見乃前所刪職其事依朱子為正忘賈疏前文之所有而遽以後文為脫者輒以通解補之益滋其誤其例亦有一二為朱子所增成而亦據以補入如此正譌恐其譌不能盡正與王序適相反今案是書於士冠禮注今時卒吏及假吏皆是也謂通解引疏作卒史不知魏了翁要義作卒吏通解載鄭注亦仍作卒吏又重醴清糟謂重醴下脫稻醴清糟十字固是

又謂疏括注語本曰云重醮至請禮者不知何時
脫去至字殊為悖疏引內則注先釋請醴二字乃
云稱醴以下是也是疏釋注語未必總括五句不
應有至字且疏凡標目用至字述注則從不用至
字喪服經傳疏云為姑姊妹在室亦如之者謂誤
衍姊妹二字不知姑姊妹連文故姑姊妹姑妹通
稱姑姊妹左襄廿一年傳以公之姑姊妻之是也
鍾本鄭注有此二字則賈疏述注決非誤衍既夕
禮注為有所拂仿也謂釋文正作拂拂注云本作
佛仿不知稜作仿佛不作佛仿凡若此類殊為疏
舛王氏推為有功者過也又於士冠禮注數謂妻
親為之冠七字齊所繫而服也六字謂衍乃鄭注
鄭特牲文因通解移策於此傳寫者不察而誤衍
聘禮經複見之以其繫謂之今本作訝誤仍通解
之舊既夕禮經男女改服四字又注為賓客來聞
病十三字謂今本因通解而誤是曰追釋專主通
解而於通解亦頗見斟酌也如士冠禮注句尊升
正升為斗鄉射禮疏縮寸焉正縮為縮又經福髤
橫而奉之正奉為奉燕禮注能修其法度正修為
循聘禮經以二竹簋方正簋為簠士喪禮注服輕

本於陰九字及疏經服本於陰八字正服輕為輕
服經為輕既夕禮經若無器則捂受之又請正又
為三又注五文秘作祭正祭為禁有司徹經主人
共答拜注共為其以及公食禮先者反之注釋
曰反之者五十五字是誤疏為注士喪禮正止于
門外節注喪祝至甲則興正前八字是誤疏入注
文疏是其下專據此三兆也專工脫不字〻類考
正亦頗明晰周氏職為滋誤者亦過也總之曰追
未見宋元舊本據薄弱遂不還盧文弨詳校
既元校勘記之精而所校有與宋元本闇合者亦
未可竟廢阮記序目於通解下云近世校儀禮者
奉此為準則然於其佳處不能盡依而移易刪削
之處則多據之是取其糟粕而遺其精華此似隱
亦正為啟不列其書又於詳校下云記中所稱盧
曰追正為即本諸此蓋以正為與宋元本合者少
既明標載其本其未是者盧氏已刪汰故遂轉據盧
書所引爲由前之說是盛編校經解所以不改由
後之說王先謙續編所為補錄歟

周官學附周官辨非辨一卷 附顧學頡本

儀禮古今文疏義十七卷 武昌局刊本 胡玉縉

清胡承珙撰。承珙有毛詩後箋，已著錄。是書條列鄭注所載古今異文，引說文、諸書以明其正假義，據闡深辨，訂精審，持其大通。前有自序，謂墨守鄭學者厥指歸，其宗指已可概見。惟所舉鄭注既例對證，貴不正此而無此，取其當文易曉，承珙未之深究，如其疏義尚未能盡，閒或失之。竊謂知以士相見禮注今文某為某云咕，嘗膳為當作今文云咕膳，不知周禮膳夫品嘗食，此咕字當為品，塵如徐養原之說。以鄉射禮注今文無執觶及有觶云云為衍無字，不知注云獲奠之者，釋下奠于賓大夫之奠，此釋奠觶之奠，故云飲酒為歡，解乃止。今文無三字句絕，鄭先釋讀奠之義，乃云今文無者，謂今文無奠于賓大夫大夫之奠字耳。云執觶者，指本節執觶者洗而言；又云成賓解大夫大夫之解者，又指上文賓解以之主人大夫之解長受而言，故言及以別之。云皆為解者，明今文於此諸解字皆作解，惟本節賓解為解字，故又云賓解解為之。今振讀今文無執觶為句，遂以無字為衍，所說皆非鄭指。以公食禮注今文雝皆作擁為當從發，正雝難說作今

文髻皆作髺不知今文髻當作今文䰃傳寫之誤
其誤在髻字不在䰃字又以注今文䰃作髻為當
從說文說髺是假借字以其聲同借為鬢髮之髺不
知䰃髺古今字髺非聲義也鬢髮字古文作髻今
文作髻其見士喪禮注少儀及士昏禮乃借字說
孫傳會又以注冪中及今文或作冪為今文借冪
為冪不知今文自作冪其作冪者乃今文之或本
是今文為冪字所傳本今文或為古文冪以士
而宗不傳本詳校儀禮古今文疏證略下
喪禮注今文勞作怒為鄭本儀禮古文作智今文
假怒為之後人盡改經注之智作勞不知鄭自用
今文本作勞其古文則作怒注今文為古文之誤
鹿知惠棟之說以聘禮注古文栱或作栱為鄭
以栱從車為正字並從今文不知栱乃古文或其
古文自作栱此與釋冪冪當嚴求雖嚴又以注古
文柲作柴為柴當作棨不知棨柲古今字乃棨所
以此類引者柴字從木此會意比於聲不得以說
文不收其字為疑說文訓甚米之紫亦作棨不作
紫以士喪記注古文四左服上此字從肉是非今
說此字是才之是聲為當從鍵說作此字從肉從建
肴聲非從是肴之是聲不知鄭惠服故之膳從是

肴之是聲此字從是其聲宜讀如挺為今脡膳之
正字故今文易以脡而注釋以脡脯肉以特牲禮
注古文饗皆作餕為當從餕說作今文饗作餕不
知今古文皆有餕字說文斷無不收之理今本無
餕乃傳寫者脫佚不得據以改鄭注古文為今文
以有司徹注古文鈇皆作壽記或作壽為壽誤加
火旁不知記或作今文或作今文者必今文
同於古文者也此則今文鈇古文壽本異字而或
作壽又異體故不云今文或而變其例曰記或作
壽仍從古文壽故壹於古文下欲兩通其義故曰
引春秋傳曰若可壽也亦可寒也以明壽為壽之
增文或欲改傳可壽字為壽固非此欲改記作壽
字為壽亦非凡若斯類貫以周六書通故已議之
足正其失黃氏又分別古今文之名自為義規劃
氏之但明通假為尤甚此則又當別論者也然金
壽林此小失其餘疏通證明俱極精核李蓉鏡秋
華聖解會日記稱其深明要旨非特小學之巢要
亦為鄭學之津梁良非溢美黃學齋日記惜其於
鄭君之義猶多游移不主為專家法殊於鄭氏
疏經亦擇善而從間匡鄭失實即鄭之遺意譚獻

續瀣日記云鄭注述今古文今本尚有寫官編棋
者要當以正僃母子之例求之無滋曲說此劉未
覽是書之得失而徒為高論猷本絕不知經學抑
亦無足辨者矣

禮記音義隱一卷 玉函山房本　　補正僃

謝氏撰馬國翰錄謝氏不詳何人國翰序據隋志
而載此書一題一卷謝氏撰一題七卷不著撰人
名氏以為謝氏由一卷廣為七卷又據唐志載謝
慈小戴禮記音二卷以為隋志列此書一卷當在
蔡邕月令章句下七卷者在[illegible]注之上題謝
氏即射慈今案國學紀聞禮記類引隋志作射氏
謝射國通用然不必射慈也謝氏果由一卷廣為
七卷隋志應析寫不應聯以禮記音二卷迻馬說
皆非惟仍依隋志題謝氏是其慎也書中以蕃夫
主諸侯所繫帛帛皮圭之說與漢書五行志云畫
夫常度是合以義為平直與說文少所實疏去入殯
道上無貫土為墓道合其以醲為飯畢禱日祀疏
浣用酒日澱用酒曰醴醴之義以為此私宴用酒以
醕不知對文則別散文則醕亦為澱曰濤澱同義
謝說未審釋破其以甚甫且字為且假借此字案
假借即承聲之意從玉戴縉館樓集且字考云說
文且薦也凡承藉於下曰且凡冠而字祇有一字
必五十而後以伯仲故下一字所以承藉伯仲也
古伯某仲某是稱其字單言某甫是稱其且字是

則謝說實為段氏所本全書攷文要多審無分可
議凡中注處不得不列注文但注注文當標經文
以謝說低一格提行此本乃以注文提行將謝說
經提行下標謝語讀不將實非體例又所謝註一
節不知謝說即財慈仍與疏疑之是未實大者為
王鎮五句乃郭璞爾雅音義細讀孔疏上下文自
見而一併錄入此則考之未審者爾

禮記隱義一卷 鈔本 胡玉縉

梁何胤撰清馬國翰輯胤有毛詩隱義已著錄其
隱義者梁書本傳所謂於卷背書之也國翰序以
此書隋志不載唐志有禮記隱二十六卷不著撰
人名氏冊府元龜有禮記隱義二十卷題何胤撰
以為唐志脫義字不知隱與隱義實為兩書朱彝尊
經義考謂隱下脫一義字當以隱義與音義隱為兩書阮元
禮記校勘記謂疏中屢稱音義隱不及隱義皆
非也其書加以存說為蓋存心為數伴所行為性
述於事為戲一耳之間曰吓族去餘酒曰釋請書
謂教學時語又謂於教又行事時之類詮釋文義
皆頗明通甚厭滿三事外以為死而不得神亦不
弔引臨二十年孔子止琴張欲往弔宗魯事為是
補記又所未備謂揖容在下足進在擯容間此亦
雜記大夫不撤鄭注為義謂羽葆動布等其米
皆如廬此本亂歹鄭注以布為抑揚車者之飾
為義謂皇謂樂懷人時笞十二斛者為錢此數視
小爾雅廣衡兩石謂之鈞已遠視廣雅釋器斛謂
之鼓尤遠知謹世量名之互有不同謂登土釜今
以木為盆象土釜形此可見其時有瓦木二物既乃

神酌說酌拜今文拜作拜當即木製之象土豐者
惟釋受於尊所此記侍長者私歡之禮謂降席拜
受觚士相見禮受爵於席然鄭注謂受爵者於尊
所可悅乃云尊者主人拜者對主人則尊所為主
人處儀屬所誤用朱綠用雜金錯此處綠當定本
誼作瑑瑑為瑑之誤字說文瑑流下涌也謂權與
屬虛空處用朱漆瑑之用雜金屬錯之瑑錯相對
為文乃云朱綠皆繪是所據本已誤據所說皆非
大夫以魚須文竹鄭注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
為笏乃云魚須飾文竹之邊是以魚須文竹為物
名與鄭不合亦與盧植注大夫以魚須及文竹為
笏不合若夫五兵魯以戈殳戟酋矛夷矛為最古
乃云北方用楯中央用鼓楯諸周禮司兵有五兵
五盾穀梁莊廿五年傳有五兵五鼓對楯鼓不屬兵
五兵中其分配方色黃以周禮說略示本無定說
今亦無從論其得失矣此本以注文疑竹不經據
釋文遂改其義章混失與音義僅釋本同於古旁
三拜下文戴一云旁睹不正也數誤此疑孔疏說
非還義文也

周禮故書疏證六卷 研山所著書本

胡玉縉

清宋世犖撰世犖字確山臨海人官知縣案周禮
注多引故書異文段玉裁謂故書舉其異者見於
前某文又曰書或為某某重異其文又曰故書或為
某故有獻疏其說則更曰書亦或為某某其所稱故
書疏稱府所藏之本文其書或即故書或本為先師
所傳之異竟為或書之異讀字而此當世傳寫
本之今文今文在經師口授而未及視注者之今書與
書或為故書異文判然者則樓所祕一本故注
數故書無異文亦不定所讀不能盡異故書或無
有兩書雜見其一以周六書通故書之甚明從未載
周禮漢讀考綜纂原周禮故書考尚嫌其疏略是
書於鄭注體例並不明瞭故謂異字亦疏簡略枝
往辭所貴通視段徐二書不逮遠甚然亦有得有
失如樂師故書遂為舞射夫為射矢立說舞樂字
形近大夫亦形近故鄭中車髮為秘云髮即髮有
讀有次音漢即國志蘭陵有次室亭列女傳漆室
之女即次室之女說與段玉裁師望說為義云數
為古儀字故人數為數云數數一義與周礎或作
破云考工記故其眼也說文引作輾從與徐文學

全隸門彀為材門云隸如兵斯隸釋詩隸作勅聲
彀勅古材字此僅發其端及今足補其闕證云隸
材形聲不同得此尤足通其郵而正其派雍氏所
作叢云叢當為叢說文叢讀若薊讀若叢足於證
二家但以為同聲通假者外別備一義而太宰書
書遂作聯云聯讀為連古文也不知此古書讀古
字與凡書校書者不同淺人輒作攢云校書作攢
蓋古時字不知攢柳作今字又省字聲近可借
形近至不能借華人肆為擊云數習擊形近而假
借大宗伯審紫數為審紫云審蘭形近不知習擊
俱从勅是聲近字審乃紫之誤形近通假也又
凡通假字但取同聲並無一定日有有可例從亦
有不可例從乃大駁較作罰云較罰音近其從係
考編人滅鬣皮作秘云秘當為秘秘皮音同其從
從考亦是一截在發綴決不為此語其然其精當
處實可出自不為在學者分別觀之耳

于于伍出寫

凡其不同須改寫

儀禮古今文異同疏證五卷 前書存稿本　胡玉縉

清徐養原撰養原有周禮故書考已著錄是書臚
舉鄭注所載異文為之疏證凡文有詳略義有兩
通者不謹覈述觀審世異疏證為勝而不違補承
琪之疏義如云古文多假借今文多從省並達蒙構
間今文反作重作稱此類殊由字體爛脫不知今
文例用正字亦有用省體段借者皆當時承用字
照由爛脫觀觀諸於聲今文觀作示說服說素今
文說皆作說可見是其善於古今文用字之例矣
蓋深究以古冠禮注今文扃為鉉古文冪為密為
鄭注本云今古文扃為鼏後人多聞鉉少聞鼏遂以
意改不知說文多從古文但云禮謂之鼏并不錄
今文鼏鄭注從取易曉故從作扃鼏而疊今文鉉
古文密於注而書各自有例今謂鄭注本云今文
扃為鉉是據說文以改鄭注與段氏說文注稱鼏
字乃據鄭注以改說文者同一意在以鄭對注今
文無為今文無奠于笾未知此謂無奠于者大夫
之奠字耳（案謂儀禮今文誤衍奠字）若稱虞禮今文無奠于簠
謂此亦同之與注釋讀奠之讀意不合又以執解
者為古文執解者是解亦疑其字之義以遷就注

今文縢皆作滕，爲今文當作古文，隸釋有漢儀禮
殘碑，有盥洗升縢觚于賓，石經自是今文，乃今文
不知禮記檀弓洗而揚觶，注禮揚作媵，射義揚觶
而語，注今禮揚皆作騰，禮謂古文，今禮謂今文
則作騰者直爲今文，此注不實，誤矣。射注書誤今
反據械以訂此，毋乃慎甚乎。鄭注所稱今文者
爲小戴所傳高堂生之本，豈手石經乃東漢今文
大小戴所謂今文本，其說本臺(?)根，明公儀禮注今
古文鮨作鰭，爲鰭即鮨之俗，當從鮨，蓋以鬐因爲
鰭，不知鮨鰭古今字，古今異對作，有作鬐者不作鰭
少儀夏右鰭，爲借字，鮨本直耆(?)，鰭當以藏(?)之
注純北牢問，安注謂用脊肉之一，記注冪與今文
鼏作冪，爲今文當爲古文，冪本作密，其作冪者儒
者改加冪字，不知此謂今文之鼏，本皆謂古文冪
儒作冪，以士喪禮注今文鼏作冪爲當古今文習
作冪，今本爲妄人亂改，不知今文爲古文之誤，鄭
自用，後與相承亦作扃，其古文則作冪，以既夕注
古文鼏爲冪，冪當從釋文作冪，不知冪即慎字
既夕之白狗幦，幦，周禮巾車之木車犬榠，榠者幦
之叚，禮古文有作冪，不作冪，又此注今文鼏爲鼏(?)

為鞞
鞞同物，不知鞞即說文鞁字爲鞈之鞞，鞈即說文一
曰鞞，鞈之鞞明非一物，以士虞記注古文曰左服
工此字從肉，從殳，今本脫，從身之殳聲爲當從骯
元從勤記作此字從肉殳聲，脫與腦形聲絕不類
無因致誤，故鄭釋其偏傍以志疑，不知此字從殳
其聲讀如殺，與脫賊之脫從殳，殳之殳聲當異爲
今脫腦之正字，故今文易以腦，而注釋以腦脫同
又釋其聲以明脫之與腦音近，而爲古今字，何志
疑之有，以士虞記注古文薦皆作饋爲說文不載
饋字，並儒竟之其說固是，而又引段氏云注當云
今文薦作饋，則明而仍缺，以有司徹注古文饋皆
作薦，記亦作薦，爲本注無薦字，所云記亦作薦者
即指特牲饋食篇薦當作薦，不知薦緊固即饋饋
據鄭據注自有薦字，改爲薦之本，此注既云記亦作
則作饋不作薦，其明凡此皆屬可議，以周禮亦當
通改也，言之然，其古義具漢學家師說，確不及胡
書而亦足以資考證，相見禮記編當胝，今文作哺
當胝胡云當作啗，胝當字衍，春秋利周禮品當哀
禮記命之之當之以爲此從古文作編，今文作哺
疑啗當爲品，此則遠勝胡氏者也，至氏引經解讀

補所爲並既附從書而不及宋本歟

夏小正集說四卷存說二卷集說補一卷 有恒心齋集本 胡玉縉

清程鴻詔撰。鴻詔字伯翔，號黟農，安徽黟縣人。道

光己酉舉人，官至江蘇候補知府。是編取秦漢以

來諸儒先之言，旁羅經傳，廣證子史，雜說下逮近

世，凡並時者采之，釋以己者爲之集說，舍標姓氏

於下，而以己意條之，每條讀者別釋文，但稱姓闕

數舉爲八識異同並集說以示存義，釋文以存異

義也。前諸並有發，如謂言天則試夏時諸術，夏時

數以正說正不執渾天以難蓋天，貴分別解

古書之例，其目以爲獨得者，如謂夏曆用顓頊法

此本黃巴說，又謂尤旅爲娶孀媲法，此本盧文弨

說，求頗其通，而謂鞠者爲鞠鳥不如王貫從鞠始

作者之說，謂南風可兼西東，不如鄭用易承旨

南風不織之說，謂鯉子爲諱鱣，虎狀變，不如汪鐸

漎辟即肆修家之肆之說，謂爰採爲鑊，不如程瑤

田錄國識管之說，紀如時有養日下引孔廣森說

無定日，故以有言之，時有養夜下引王雙於說晴

有者日夜有定候，在孔王不能異說，在此書則爲

自相違戾，寒蟬鳴蕨東下備引達龜素東耜試執詩

攻駒下備引說元卑割圍解述於秦延年之說究

與不如斟藁下之藁之屬具爾雅，就為偏頗，矣人
亦從釋文引俞正燮說，詩甫田箋田畯司嗇，今之
嗇夫也，是用故義，此必有脫誤。鄭玄所注見校讀
古文識存說及集說補肯纖存以持經補者實未
覓之書，其旅弟朝儀為之編次，中引六藝論以集
中為黃帝日是是說，鈔證世本之義，而顧祖禹去
凡地理之南可與東通云云已見集說釋文中，此
為重出，亦屬失檢。然小小疏失無害大體，要其意
在究宗旨選詳明，歷三十餘年，鋪叙此本，有今人
攢擘不盡者矣。

周禮杜氏注二卷 玉函山房本

胡玉縉

漢杜子春撰，清馬國翰輯。國翰有玉函山房輯本已著錄。子春漢書無傳，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云，河南緱氏杜子春，永平初年且九十，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為解，是子春於周禮有說無書，眾逵乃證明杜義為解，觀鄭玄序稱衆鄭興父子賈逵馬融不及子春（亦見序錄，廣興）諸人注，截鄭眾賈子春說則知注中所述杜義僅從眾逵書轉錄，杜既未有成書，玄亦未見其本，國翰此賣乃謂隋唐志皆不載，佚已久，又以賈引馬融傳為衛宏等書，未知其為周官傳，皆不攷之甚者也。今以鄭注校讀杜注，如以牽字引及王宮凡宮，鄭並如字為說，而杜云宮當皆為官，與上麗鄭二字及千官府六敘官府六屬諸文相貫，女祝招梗，鄭云梗禦未至也，而杜讀梗為更（善謂那）嬰會更皮幣寔九王，左傳祈以幣更（[illegible]）杖（[illegible]），振動，鄭云戰栗變動之釋，而杜讀振為振鐸之振，動為哀慟之慟，並謂即士喪禮之拜稽顙（[illegible]），車狄者革作革，鄭云革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而杜云羊車當為辨車，其字當為革，並謂辎

重車從下天子執事悟而得此䟽於鄭者也典瑞珍圭
鄭云王使之瑞節當與琬琰相依杜乃謂珍當為
鎮以徵守者徵召守國諸侯則鎮圭王所守豈使
者可執太山連山鄭云似山出內氣杜乃謂連山
宓戲則八卦重於宓戲六十四卦重於神農杜說
為長據磬師縵樂鄭云縵讀如縵錦之縵謂雜聲
之和樂者杜乃讀為怠慢之慢則慢聲為大司樂
所禁磬師燕樂有似司巫道布蒩館鄭云道布者
為神所設巾中霤禮曰以功布為道布屬於几也
蒩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蒩謂若今筐

也杜乃謂道布新布三尺館神所館止與中霤禮
不合又與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實于筐不合甸
御師茅蒩鄭注可依此杜不如鄭也其他以田軍
二事為縣萬之事以遂人興耡之耡為助謂起民
人令相佐助極合經指鄭無異說此從杜而得實
以司祝表貉為兵祭鄭亦云貉祭不知貉貉字雖
通而祭師於所征之地為貉祭師於所田之表為
貉杜肆師有祭表貉之文又司爟掌者爟為燋杜
云燋當為爟爟為私火鄭亦云爟讀如予若觀火
之觀不知爟即烜字司烜掌取明水火司爟掌取

不火爟當依杜者作燋此從杜而失者也儀之詳
說以春傳為最古聞禮說以此注為最古取其是
而棄其非乃為善學春傳例不破字杜於御師注
辭當為殿又讀為毛髯注常當為定又讀為奠
考工記注箭當為笴又讀為齊辰傅相通而仍存
其舊亦足補師注之謹嚴矣是本采補多疏杜於
醢人脈朔嬰人鬟醫稿人諸作內史以方圖師植
質皆有注今漏輯大宗伯吉禮注杜讀當以為亦
字為古禮也其古禮之別十有二之字當是仍鄭讀今
疑類

儀禮古今文疏證二卷 磁山所著書本　胡玉縉

清宋世犖撰。世犖有周禮故書疏證，已著錄。儀禮注載古文某為某，今文某為某外，公食禮記注又有古文或作字，士虞記又有古文或為字，少牢禮有古文某為某，某或為某，鄉射記、公食記有今文或作字，特牲禮注又有今文或曰，鄉飲禮注又有今文某為某，或為某，士虞禮注據禁字有今文改據，皆為經今文，並皆改要作接，據節字有今文改為接，稍稍為翦，其所據古文為秘府所藏魯淹中本，其今文為高堂生所傳十七篇，本其古文或為先師所傳之隸古定，而今文或如為大小戴兩家所傳本。舊以周大喜通段之之，甚明。是書於鄭注通例未能分曉，疏證亦間有少貫通，與周禮故書疏證同，而據於補益，其功亦未可沒。卷首載王引之札，稱其歸數引申四通六闢，中如缺當為缺，附當為酌，尤見卓識精思，前者未見隨美，後者允為得實。今按：士冠禮古文緇為鬢之，緇文為纋之假借字，鄉射禮職為截，古截當為識，士虞禮祫事，今文曰古事，古古當為合，字之誤，有司徹，振為搌，古搌當為樲，此類頗為兩通。特牲禮皆作搏之，恆當為騐。

未知誰為後出，字亦可備一義，而士冠禮扃為鉉，鼏為密，云从羊聲者通作扃，从兵聲者通作密，不知通扃者其字从冂，驚之冂為扃，作鼏，通密者其字从以一下冂之冂，為聲，作鼏，兩字迥別，不得混合。士昏禮清皆作汁，古清當為清，不知此說僅見張參五經文字，而實未見其所據。士相見禮，古當膳云啗，卽嘗義，故鄭不從，不知啗乃品字之誤。鄉射禮望栗之釋，古下當釋，注今文釋皆為釋之，音誤於文亦通，不知本文取釋卒釋皆主釋，不應於此變釋為之。故鄭從古文，下注釋為之者，謂言釋大夫之釋，今文皆為舍，惟變釋作醳字疑證之為醳，又疑為緝，誤下引上文注今文註為緝，以為緝緝形近傳寫致誤，不知註為緝者，如周禮句師蕭茅蕭或為蘭，舊或為綃之例，註為緝者，如祝生氏故說或說文曰卽引作故說或為說之例。左自通段並未有誤。特牲禮拳為卷，古卷當為拳，不知東帛本有卷稱，雜記納幣一東，鄭注每卷二丈是也。庸不經作拳，亦足依據。公食禮羃皆作鼏，之羃鼏音近寫者承上而誤，不知今文羃當作今文鼏，若羃皆作鼏，於義不可通，又若為羋，下引說文為扃

雅注地黃為說不知古人作黃亦有用地黃者鄭
注已正今文之非今不應牽引從少牢特牲為俎云
鮮獸乃特陳於俎者故古文為俎不知特對上文
俎二以成南上之成文耳經當作特不當作俎故鄭
從今文凡此皆屬可議者如士冠禮醴為均千引
淮南子尸祝袀袨以為即袗之異文袗袀形近古
昏禮橋為鐈云齋爲形近義通士喪禮奠為尊云
奠尊形近既夕禮館為錧云館錧形近士虞禮膴
膴為頭曀云膴曀音形並近特牲禮備為複下引
喪大記注複為服以為服亦作備形與備近有
司徹綏皆當作綏古文為緌云緌綏形聲並近尉
又未知通假者但主形不主聲與前禮注書疏證
同一義也是在學者分別觀之耳又其甚但疑異
字往往不顧經文本指而士昏禮何為厥已厥定
於楣而在楣外鄭云入堂深示親饋鄉射禮土櫨
楣對棟則此當阿之為當棟無疑今文非也故鄭
不從中鄭特為明釋使全書當如此何難與胡承
珙古今文疏義徐養原古今文異同疏證嚴可均學

儀禮漢讀考一卷 經韻樓本

胡玉縉

清段玉裁撰玉裁有毛詩故訓傳已著錄是書摘
經文及注為綱為之疏通證明不專主今古文猶
之周禮漢讀考不專主經書惜祇成一卷以士冠
禮為止其餘十六篇未成後有嘉慶丁卯自識謂
後之人當能續為之蓋年已八十矣中如賓明行
事條從史日部引賓作賓謂戴記多從今文禮然
昏義皆云質明則賓今文皆古文鄭不盡從古文者
側甒醴注古文甒作廡謂從支瓦鄭不從甒從禮
古文小戴多從今文是以有甒無廡如禮喪大
記瓦甒皆是其推本家法為宗世孫義原胡承珙
諸書所未及缺頂注疏諸如有類者弁之類辭
名箇為類據釋名箇條以證諸箇皆類皆覆聲
並正敖繼公江永及其師戴震諸缺箇如字之失
尤見不為苟同而餘論注今莫人名積為錄指瓦
之制似譯謂今本漆數字則經不論不云數鄭不
當不盡數之制如釋當以明指擊
正義之說為得鄭意遂以擊見乎鄉大夫而賓識鄉
字作卿冠義孔疏亦作卿惟冠義陸釋文作鄉者
昏謂注作鄉是仕至大夫曰卿大夫仕至大夫而

致仕者曰鄉先生如賈孔作鄉將在朝者不勝其
執見則國語趙文子冠徧見六卿劉台拱經傳小
記所引乃此經及冠義鄉先生之據據王引之經義
述聞朱大韶實事求是齋經義亦申劉說是為定
論扃鼏注今文扃為鉉古文鼏為密謂扃鄭注時
本作鼏漢人以同音之扃代之鼏以冂訛之冂為
聲不發切鼏以一下垂之冖為聲莫狄切說文鼏
部曰鼏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從鼎冂聲周禮廟門容
大鼏七箇即易玉鉉大吉也从冂鼏蓋也從鼎
一冖亦聲蓋許原文如是因二形相似轉寫遂弃
其一冂義耳十七字實與許書例下一字此據
有頊有失其訂鼏鼎之形甚是其謂說文有鼏字
是據鄭讀以鼏說是許君不録今文鼏從古文也
鄭意舉鼎之杠可通用扃密鼏借字義遠故從作
扃鉉而塗今文鉉古文鼏於注取其易曉
閒不善通校之說從還許鄭之義據段為勝者也
要之校理之學本自無窮此書不足為經氏病其
融通大義讀者不難者在於其書原附周禮儀禮
考後註分列之焉

盧氏禮記解詁一卷 拜經堂本

胡玉縉

漢盧植撰清臧庸輯植字子幹涿郡涿人官至中
郎將事蹟具後漢書本傳庸字西成原名鏞字在
東武進人是本前有乾隆五十四年盧文弨序後
有補遺二則及附録七則不入卷後本傳載其作
三禮解詁又載其上書曰僅知今之禮記特多回
冗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粃謬為之解詁猶得將能
書生二人共諸東觀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
記失得是植於周儀二禮亦有解詁特禮記有成
書耳志盧鍾傳注引續漢書但稱其作禮記解詁
不言三禮蓋據成書言之庸據此以為范氏傳聞
之誤者非也其注所據本與鄭不同如不錯禽獸
作走獸羣之對文則列之例此對上飛鳥言作走
為長羣拜作躍與公羊傳三十三年傳何注釋其
父於師中甲胄不拜為其拜如躍合填池如字讀
陳啓源禮記鄭讀從云填池者謂填縣諸飾於池
此說當得盧意由上讀文是知亂跋謂鄭附盧為
之本有訛而臧氏輯記但以頸當作轠為救
之焉其禽獸作走獸為未嘗差者亦非也既舉笑
節引周禮宰夫為釋於從生者本小記箋記為解

迎春東郊請文用當遠義（見疑者劉秀傳）鄭迎春日之至
用易緯說均也根據大樂正小樂正大胥小胥以
漢制為說鄭注三禮亦用此法無須更析為二物
證以司馬相如子虛賦張揖注以無須為旗柄則
知無須自可為當不必致疑惟以王制為漢文帝
令博士作則稍同對錄之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
制服制篇（見史記封禪書索隱）於說王制次派漢博士作明
甚以元日元辰合陰陽之則仲春元日令民社杜
主陰氣而祀用日不用辰其說頗通經意當是以
日干辰支言以明堂為郊太廟明堂靈臺辟雍皆
同一處則鄭駁異義意準正論已詳辨之（並見詳室臺賦）
五經通義文有三者不同之說（見隋書牛弘傳）以鬱鬯
為天宗為六宗之神則尚書六宗雖異說紛如而
絕無此義五經讀者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為句
更不足辨以鬱合鬯為秬草與秬黍鬱合釀之此
本詩江漢傳箋孟合而鬱之曰鬯然與下文蕭合
黍稷文法不合以朔日為在立春之日則朔日非
正祭與祀日異祀日在正月立春朝日則在春分
尚書大傳分別甚清（見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二）以素端為布
上裳下皮弁服則士冠禮鄭特牲皆云皮弁素積

當以素為司積為白素裳元裳之頌衣裳皆白繒
而裳有辟積也其用白布為之者謂之皮弁素服
乃吊服非純吉服鄭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素服
以送終也明其服緣衣而為布衣也素端亦布衣
而與皮弁素服異皮弁服得稱素端則與玄端同
稱皆屬帽自來稱家於此三者往往多誤惟黃以
周衣服通釋為得其指是亦足徵盧諸之失也
其書本二十卷今所存不及十之一僅全書而在
其精萃處必多以辰較之於為精粗鬳謂普某
之較則與中之較與本文先之辰較次之屬本百
上讀氣相當處乃疑其有誤以天子三推為一推
九推來之本周語王耕一撥班三之為義處乃改
九為三大於郊亦如錯者兼舉所觀以當屬戰記
贊大行人注處乃謂未詳所屬亦可見斠遺之誠
易矣

禮記盧氏注一卷 玉函山房本　　胡玉縉

漢盧植撰清馬國翰輯中如檀弓子游趨而就客
條注當隸後父夫入門右下目今止䟫注乃趨
封獄毋留有罪注父王世子小樂正學干大胥贊
之注胥鼓南注當並入王制五藏於大夫有公諱
無私諱注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注教學臨文不諱
注當入曲禮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
位注當入月令祭法有虞氏禘黃帝注當入大傳
又天子七廟注當入王制此類俱不如臧庸本之
妥協王制執左道以亂政殺注譯韓文義左道謂
邪道也此為盧注也道要皆有為責撮漢書云有
賢左為右貴左賤故正道為右不正道為左此乃
孔疏亦不如臧本但稱邪道司為淫曲禮也鄭僕
鹿裘注裘車轄頭也此據釋文而孔疏作轄頭
轄續漢書志劉昭注引作轄頭段注文革部軸耑
革也在輿與也轄革鞔也之閒則轄頭所施
當以孔引為正轄即書之或體說文車部耑也
阮元車制圖解云閑鉞為空建曰先生言鹿裘以
言裘衣由其上則轄為裏冒之稱非輿中之轄可
知也此疏引盧注轄頭猶頭不誤釋文引盧注謂轄

頭耳、則誤也、此說殊為有見、國翰未之致、疏又曾子
問宗人升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西階
此為檀弓夫入門右鄭注北面辟正主所本禮孔
疏鄭知北面者曾子問云衛靈公弔季康子魯哀
公為主康子立於門右北面辟主人之位故鄭知
此當北面辟主人之位也可見而下云禮本多將
鄭注北面者經文者涉此言檀弓注北面字誤為
經文作夫入門右北面耳今於經文刪去北面字
下引檀弓疏為證不知疏謂古舊本及盧王禮夫
入門右下無北面字非謂曾子問立於門右北面
無北面字也是又讀疏未審者矣盧所據本與鄭
不同詳前臧輯本自序條信孔疏鄭亦附盧焉之
本一讀以為鄭用盧本亦盧未是其他并錯未訂
及尚有遺漏處當舉纂臧本喪服大記矣衣裏
於是弟執之據孔疏夫於裏於裏弟執之者為裏
及自為兄弟但釋之盧無別釋云云補者皇二句
為盧注鄉飲酒義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
據詩南陔等篇小序孔疏云云補南陔六篇今亡
其義亦聞二語與見細心而臧本未之及鄉飲酒
義以鄭注為本盧與坊記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

7 檀 正 18

人以鄭注為本，盧已同。臧本於坊記亦刪鄭注，則知於御覽酒義初派列截直屬略耳。

盧植禮記解詁一卷 漢學堂本

胡玉縉

漢盧植撰，清黃奭輯。奭有子夏易傳輯本，已著錄。是編以臧庸馬國翰二本互校，如門以向堂為正三句，雜禮乃大入門右下不錄上文子游趨而試客位下但為公家諱二句，詩書執禮數詞也二句不諱新君二句入曲禮，不入玉藻。太常卿如大樂正四句入王制，不入文王世子。楛首龍車許者也句，計斷九月二句入王制，不入月令。祥祭君至句入大傳，不入祭法。其餘次第與臧本合。其他如曲禮偃蹇轍駕注，王制執左道以亂政殺注，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四句注，天子三推三句注，天子居明堂太廟注十一句，郊特牲饗之禁也二句注，明堂位者有國以朝諸侯祭明堂之位注，學記貞楚二物二句注，雜記素端一注，其文最志。與臧本同，與馬本互異。所附集語，亦往往與臧相類，凡馬本遺漏而見於臧本者，此亦有之。雖奭竊取臧本，惟將補遺二則順次列之耳。要之，但以輯逸論，固自佳本也。服虔斂也，居服除乃行釋祀服之禮，此曾子問屍之葬服除而後殷祭禮也。注今在嬖上文又設而冠對已冠埽地而祭於禰下

乃傳刻之誤，不可不正。

周官傳一卷 玉函山房本　　胡玉縉

漢馬融撰。清馬國翰輯。融有周易馬氏注，已著錄。是書作於安武都時，年六十有六，敘首學者兩讀其數本文，融便為注，詳融自序。考融為鄭元師，而鄭周禮注所述舊說，獨不及融。國翰序謂融說雖往為鄭氏所不取，然據誤謂周禮正義，鄭氏注下云馬傳伏文興鄭義往往有合，漢人重家法，祖述師說不欲顯駁，故不復別白而從之，相延而賣其書。其一偏今以此補本敘之，如惟王建國云：建國者諸侯國家之事治也，以統百官之統本也，以諸邦國之請猶責也，治鄭都之謂建邑也。小宰云貳云謂祭祀建國，實云二王後，圜鍾云夾鍾地隮。釁之血以塗鍾鼓，樂樓云馬鄭在禮前，中有二市。前樂僕云謂其重樂懸在前，有結在漆往往縫。筆以為璧邦幾千里，節云六服當面者分之者云。囊集十有二村者，比禮神臨臨，奠禮百寶十以為列五果之儀云與上者以功為一物，而鄭注皆與之異，此鄭所不取者，並其兩云並轉而入以徵詔。王云告王以善道。三德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萬民之難云難謂相與為仇。春見曰

朝君在東方者朝春云云朝日云天子以春分朝
日秋分夕月乃以日在云漏凡百刻云云矰矢云
繳繫短矢謂之矰山以釋云釋山獸云云一豆云
豆當為斗此皆與鄭箋合者更以孫詒讓輯三家
佚注中在此本外有校之文小祀云宗廟小祀得
與無疑 此亦鄭所不取者鎮圭云長尺有二寸云
云穀璧云穀善也三排云其象似玉瓦屎之粟璜
以會天位云太歲歲星云云以星土云星土星所
主也云云三婦之鋝量者當與呂刑鍰同此又與
鄭箋合者也其間又有為漢學所當明者勝國邑

云所封國所封邑孫詒讓之封疆謀之誤余如釋文
義先宜作殊鄭云勝國邑所誅討者貴與之合廷
爾云今之算成會稽編未清鄭云如今算成辭蓋
專主算成疑日之字云此食則成數北面射太陰
云云鄭云於日食則射太陰月食則射太陽與疏
作疑解又鄭云成數字蓋月食成數無所取義社
稷之壝云數曰王者五社大社在中門之外惟社
云云不知王亦二社紫注有明文白虎通社稷篇
引尚書逸篇魏書劉芳傳引五經通義五經要義
諸文皆謂於一社之中各五方樹之豈得有五社

鄭注大司徒所宜木云若松柏栗梓皆無釋最詳
其通他如四尺曰鼛二尺曰丘遠郊五十里而望
鍾鼓之說鄭皆不從皆以鄭為正（詳周禮賈氏風解詁條下）融
自有此不為當周之弟子而融益尊矣掌五凡費
疏云沈謂云凡長五尺馬融以為長三尺今案云
人數凡侯縱候橫斷無五尺之理融說近是鄭不
言凡之度此則可補其缺者也是本有遺漏有種
者數況有辨誤甚當依佚注本為標表圓鼓云國
鼓正本多作圜鼓云云乃實鼓說鼓則云則此成
國之名云云乃據賈疏推測之說亟應從刪

馬本無虎條熊條豹條
此志在九節五正下

周官馬融傳一卷 漢學堂本　　胡玉縉

漢馬融撰清黃奭輯奭有子夏易傳輯本已著錄
是書視馬國翰本多中春之月一條正小祝一條
壹三坿一條又若不見其馬數條下王子註曰之
與殺月之長注而少一日注齊僕小祭之星貳條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條以禮祀玄圜裁條五年
賜則條翟車貝面組總有幄條考官考工記第六
條山以獐水以龍條叢集十有二則條張五采之
條九旗條（國九節五正誤　馬本無此）以虎條熊條豹條諸世本則有為馬輯所
無而此本所有者俱不足據如論語八佾篇集解
引馬融云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
有容儀云云此引周禮為說明是融論語注所删
節以為卿大夫一曰和五句注見禮集解為疏削
篇書禮志引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云云此
謂有各以其時兆於方郊注而下去四時合祭卿
作禮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當是月令季冬乃畢
山川之祀及帝之大道天之神祇注者以其時兆
於方郊即指迎春東郊諸文言之此月總旅即釋畢
祀神祇之義而以為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注則
合鼓諸日為贊於記郊特牲疏引馬氏說鄭華名

如鄭玄者章句為是也此則是鄭玄說而以為
鄭玄說抑又引馬融等以五帝為天謂太皞
炎帝黃帝五人之屬此當是月令其帝太皞注
龍月令疏云賈馬蔡邕皆謂迎春祭太皞及句芒
以上可見而以為司服祀五帝注雜綴輯之求
佚注據於最備亦不錄此疏以其為融他經注歟
周官傳也惟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疏
小宰六曰事職下不錄天官六曰事典下冢宰卿也
鄭世釋冢宰卿二人下不錄守祧奄八人下六鄉
之地去邑郊五十里內五十里外置六遂祇見於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下不重出於鄉老則公一
人下此轉輯黃遺脫馬本耳

周禮賈氏解詁一卷 玉函山房本　胡玉縉

漢賈逵撰清馬國翰輯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官至侍中事蹟具後漢書本傳國翰序謂逵有古文尚書訓已著錄今檢目錄下注原闕字蓋欲輯未也是編據諸書所引經注與馬融傳同異兼錄遺義而鄉大夫每鄉卿一人云六鄉大夫則冢宰以下六遂之從云六遂十五萬家絹千里地 此條今本未輯 劉歆斜其謬 見賈公彥序周禮廢興 鄭元周禮注稱逵說杜子春及鄭興父子居多於逵則韗人注錄引賈說大而短一說而圜鍾為宮云圜鍾夾鍾也鄭明用其說春見曰朝云一方四分之一或朝春云云然撰云此果是也鄭不從之而小變其句法國輸謂鄭於其說之云者時以見意破之不知其又有從之者也地如此五帝主東郊不常大縣八里云云此與鄭同今注云周禮近郊五十里不同然尚書大傳 其說不悉 覽引逸禮 續漢志劉昭注 反郊覽五百廿八引 魏書劉芳傳引盧植許慎高誘王肅及續漢志注引蔡邕說並與賈同是賈說非獨理芳又引鄭元別注有東郊去都城八里南郊去都城七里等說則賈義鄭亦不廢也惟其說其錫云四尺

曰正正五重錫居其內而方二尺此與鄭眾司裘注引馬融 詩賓之初筵疏引 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之說互異賈說與鄉射記弓二寸以為侯中考工記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相違鄭且未知正鵠並不在一侯獨鄭注司裘曰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注梓人曰正之方外如鵠內二尺注射人曰其外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其梓人明言鵠居三分之一固知正不如之並以見鵠之異施此其依經立說最足據信賈六鄉云六鄉在六鄉之地在遠郊五十里內五十里外置六遂此與司馬法王國百里為郊不合 戴震晉先鄭注引 杜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 載師注引 鄭眾云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 地官序官注引 白虎通朝聘篇亦云大夫近之百里之郊世子近之五十里之郊皆不以五十里為遠郊故鄭注地官序官曰遠郊之內則居四同注載師曰遠郊之內地居四同注司勳曰在遠郊之內屬六鄉焉不得再三申明以曉讀者此乃所謂證破其說者也是本遠六遂一條次間有未協蓋當依孫詒讓輯本據注本是讀書一條孫亦未引其曰書云馬融云如實

鐘鼓厥賓維均文祝號所謂下文云鼓鐘合織則
此上下皆是祭祀之事何得於中輒有饗祠遂鼓
者也又說文酉部𨠵下引賈侍中說𨠵為饗清徒
本疑人大飲解諸異附及之

周官禮干氏注一卷 玉函山房本

晉干寶撰清馬國翰輯寶有周易注已著録是書
如按日作甲日者據作首據寫作首寫之類則
鄭本異國輯者謂參用賈馬之本其說近是而釋
文宮正下士以下鄭注列六十職序于卷首非
其職前列之因輯之言及職然後義解記云鄭於
每一官之前總列六十職序當是卷首不于於每職
前列之若如詩三百篇序別為一卷是不在於每
篇之前甚百篇序為鄭王本一卷後亂於於每篇
之首皆受亂前事其甚隨數不編竊謂馬融周官
傳叙有省學者兩讀就經為注謹述省繁之于經於
其職前亦所以省便學者也今就所輯注校之如
囊般古也納于納將將舂殺小宰若今御史中丞
胥解類胥也羽門如今校尉虎賁若今力士和覆
皆以金鏡為鄭注目提府中有直宿朝會殿云云
疑士若今都候之屬此明本鄭注為說辟名云辟
不當也覆部鄭注曾云漢之銅虎符則其制也保狀
氏云今卒辟車之屬此鑿其義而不盡其辭而
日月注朱絲縈社之說 見王嘉後漢注本此 與鄭大昆四曰
祭注云每門下士如今門候大僕若漢侍中則又

仿鄭注為〻其與鄭異者蓋以高誘氏云蓋宜作
叟此說以上文牧告師儒宗主吏友皆據人言固
為蓋為叟不知蓋即謂主爵〻人若改為叟則以
高誘氏誤也畢氏異議云美刺者也議於前也刺
而奇其所使〻事則於前不可以刺者蓋當為前
〻誤議亦為議〻證鄭引杜子春云議當為諫謂
以圖云箴此箴設曰美議蓋前亦無定說于注可
備一義鄭眘云箴今鴻臚則漢〻鴻臚如周大行
人其大行令如周行人典屬國如周象胥不如鄭
注渾釋〻云通夷狄〻言曰象胥其有才知者為
常孤旅程其云程其象妖星此其義也程蓋歷為
程直謂程其於孤此乃疑所鄭義不知鄭本當程
緯文春秋考異郵亦云程其賦如流星其見貫珠
者如子說謂孤旅者其無諭九旗並有斿不聞者
矣即者其亦宜直而不程其說殆不可通地如王
籍云天子置籍田其義有三一曰以奉宗廟親致
其孝二曰以訓於百姓在勤勸則不匱三曰聞之
子孫躬知稼穡〻艱難無逸也此頌謂籍田制〻
大義而凡果園節云不言前前為在王者自謂故
者其更而去其先君曰有天地人物無德以主〻

謙以自牧也則文迂曲〻甚矣此本饒解紛卷下
並引方言領謂〻領二句斷非于注當刪叙次亦
多未合且有遺漏當一據說讀輯三家佚注亦為
善或疑司徒氏更遊牧胡大擊牧胡水書以聞輯
獻釋錄卷袖通攷引于寶云五月丙午日中鑄陽
燧十一月壬子夜半鑄陰燧當是佚注為據並失
輯此則未知董據搜神記卷十三之文也

周禮政要二卷 稿本 惠迅藏

清孫詒讓撰。光緒庚子辛丑間，西安行在詔書新政，某侍郎以詒讓嘗治周禮，屬新取其與西政合者數條之，以為是表勝八道呈而未果。故其行文頗於經進之義為近，其體例則列經文及鄭注於前，案取古今見於泰西各國政之作用，總不一一，考合無間，桂鼓瑟之嫌。有朝儀至收教凡四十篇，前有自序，籀廎居士序即自序，又有費廷韜序。淺澤鄉文氏代南昌沈氏撰，新学書目提要稱其奄寺篇不惜寄名僅文字，惠民為沈痛，朝儀篇以常觀之禮，君坐臣跪，為派恩所以貴之，興藝自珍。朝議十學篇所見，合漢任篇，備言其利，可謂知新。其推絕未備。至謂奄寺篇專名從文，則殊未然。周禮自有奄人，乃以犯宮刑者為之，非自宮之人。諸課分別甚明，何寄名之有？其他廣學篇謂學校予以官職，通譯篇謂譯印成書，令送考學堂以備諸生誦習，東語篇謂試而究其之賞以增一正官之傳，判禁增而屍式不足，選舉篇欲應科舉而任徵辟，徵兵篇欲行陸凱之制，又民政多補正，可資參證，博議篇論日本元光院之制，以為興憲變法平議，同一議會，充切中其要，然其作書本旨以戊戌變法中阻，今欲復之，固有鑒於中西新政之無異，執一以疏，外妄言之，其自序曰：識夏後令法，亦無厚力而行之，不疑則此四十篇者，以致富强而有餘，是知國朝變更，所謂德無然，此革外其弊滋甚，即有建設而不然多利少，則節非其人，道不虛行之故也。是書刊行後，高視詒讓者謂不應作此書，此猶嚴元照惜嚴學文書四書典林，達惜其書之出自江氏，不知者書名規其所宜。学問淵博之人，其始為淺近之書，江書為初学而設，其中策論，令人有實事求是之思，此書為初變法而設，其所持論，令人有異世同符之感，彼高視二者實未知二人者也。但書名周禮政要，而於周禮本義不甚相關，當稿之真，仕周禮井田譜之列云。

周禮今釋六卷 桂氏經學叢書本

清桂文燦撰 文燦有易大義補已著錄 案自鄭司
言祝鴇氏為司徒以漢代之官況古官賈公言周
禮猶釀以漢代之事況古事於是杜子春鄭衆馬
融鄭元輩實畢每以時制況周制賈公彥亦以唐
制為況是編即師其意(法)氏周禮制度悉以今制釋
之而心知其意絕不强為牽合頗能得其會通如
媒氏下直云今無此職外酒人醢人云若今光祿
寺酒人醫人值古用奄屬於天官與今稱異閽人
中門云中門若今紫禁城各門惟百官自閽人與
今守以宦(兵)異 以類著為分明於古今制兩無所
盬為注有異義處則又並釋之以存其繫如小宰
宮刑云杜子春云宮當為官考今吏部兵部處分
則例後鄭云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若今大清律
擅入宮殿門者杖六十徒一年之類鹽人苦鹽散
鹽云杜子春讀苦為鹽謂出鹽直用不湅治嘉今
河東池鹽鄭司農云散鹽湅治者後鄭云散鹽鬻
水為鹽先鄭之說嘉今蒿鹽後鄭之說嘉今竈鹽
然鹽不敷通注文為釋誤無所於義實為備
其地於職人掌鹽之政令云古者有鹽官職掌無統

課目質云以產鹽為例漢世取鹽稅取行中鹽
取行引鹽取行票鹽法未盡善今鹽不論紙先鹽
課宜就舊田一征之法不復問其所之則國與民
皆受其益外府掌布之入出云錢鈔之法始於
唐憲宗時謂曰飛錢紬錢於京師籍其道四方合
券可以(取)取錢宋張詠鎮蜀設質劑之法謂曰交子
高宗時又曰會子始以楮為錢然猶以銅錢為本
至金元錢鈔直以楮為錢數錢之值僅比十萬
錢之物以銀折(折)鈔析鈔法而其取則唐宋遺人
川上有徑以達於畿云我朝建都遷京漕運東南
既資且費宜興直隸水利昔虞何承矩李光則元
虞集元託明徐貞明汪應蛟倡國家頗益謀左
光斗數相商正中悟悅親王興其事文端公皆(實)為之
甚屢中讀鍾麟咸豐初徐尚書並興漕(議)與而未果
徐渲於灃瀋園自墾稻田誠有心人也鄉師掌之功
嘉惠將師常之人以權之凡此所言其見經國家
人凡見於兵有不入非誠之教古者建不立師士
益醫有張所屬主謀國裨民固足以見而爭瑞朝
廷若是更冊實知周公之興方將達其還而削其
舊元撫乎哉之蓋周禮本政書治是經者宜通知

考今並稽所見也旗人四千千並云考今樂部司
舞大價閣鼓備大司廷師為千並云考今通政司
習閣鼓吹等說其事亦謂一事分部而實備考工
記某畢近人所謂之言為謂人積考人若非今若
以非今釋二官未能耳讀禮某整讀書記之讀周
禮者知漢晉唐儒有举今曉古之法則當遵循之
讀周禮畢當讀大清會典举國朝之制以況周禮
則周禮亦確而易見而今制之遠有本原亦因之
而見況國朝有會典復有歷代職官表凡今有古
無古有今無與周異異同易異者詳為考證
讀周禮者讀此更證如稽實某文撰為禮易為是
書能即采深意而為之者歟

周禮鄭氏音一卷 玉函山房本

舊題漢鄭元撰 清馬國翰輯 元有周易鄭注四庫
已著錄 案許慎撰說文 高誘注呂氏春秋 淮南子
並云讀如某某之某 不加反切 鄭注經亦止為譬況
之說 則釋文所載鄭三禮音各一卷 考洪頤煊讀
書叢錄謂是後通鄭學者所釋 非鄭自撰 其說是
也 而顧炎武音學五書音論據魏晉義疏疑為孫
炎為叔然窮為音學以為反語實漢以上所有之
說行據善堂文集反語考據漢書應劭服虔注疑加
反音則並釋名長某也某猶某也長音丁丈反 今書卅二
字體廣韻音 蓋此創論 以為反語出於後漢 蓋亦緣其
說 而漢世通謂假作 竊謂賴鄭之說尤易證 但古人
雖有反語 意脈則難加反音 要未可以三禮音為
鄭自作 鄭氏注學廷相據士昏記注婿悉計反 從
士從胥 俗作婿 為聞而不精其為釋文今存因通
解而議意以以鄭自有音則失之 舍今以周禮
音言之 如以宰掌建邦之宮刑 宮 如字 此以鄭音
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 與杜子春云宮當皆為官
異 故別之曰如字 大胥 比眾官 比 如字 此以鄭音
比猶校也 與杜子春云次比眾官 鄭讀比為庇

異故別之曰如字明是他人為之分晰非鄭讀也
讀如天官宮伯中有二人鄭讀宮如請國者思
數凡大宰匪頒之式鄭從鄭衆讀頒為班謂王所
分賜羣臣也（陸音作）釋人總布鄭讀總如租稹之總因音
總此類皆是非見鄭注之本指為國語序王注多
述杜子春二鄭者讀者擇善取從者當依三家音
達者當依改字音本注異在周易猜求高意以本
以此音為非鄭自作而未敢明言是其識之疏也
總之鄭注稱述舊說其去取未必盡當（謂如司注鄭大夫解）
說鄭司農解而即此為一求鄭注豈可以得鄭意
請看卷下
是誠有裨於治鄭學者矣此本各記之六反又之
又反從鄭注互為兩讀之六為釋文引之之乃為
鄭注作音豈容舉混瓚方氏從備類五切從鄭注
稱從蒲本淵是所據本及自注作蒲不作蒲甚明
下引鄭衆云蒲故為蒲是鄭祇有其異本並非改
從其文異體（本）乃謂鄭從上聲讀為自弃焉氏不加
考正而釋之疏矣

周禮徐氏音一卷 玉函山房本
晉徐邈撰清馬國翰輯邈有周易音已著錄案陸
氏時十篇舊集錄有徐氏多爲音二卷不稱
禮詩而周禮未之及今考此本如大宰以樣為氏
樣為備反此大音也蓋其文從樣為機機有柔音
亦有剝音祇一音之轉故書而以反音誤且曰賦
貢注賦口率出泉也率音類此為音也率不有類
音故史記老莊申韓傳正義漢書外戚傳集注並
訓率為類釋人注是取象率焉釋文率本又作類
元是互證類讀所律切又音律者皆非匪頒之式
頒音墳此有音也從文頒為班頒古音在諄文
故讀為郊鄭司農音若先家樣刪山仙部而郊在音
最近故得通假今推詳其讀有頒其首而讀如墳
而書語讀頒服不敢亦無有請符分本實無矣也
札音截此有音也釋名釋天札截也氣傷人如有
斷截也以截訓札漢時用聲相訓之例讀此當讀
側八反而此音通履泊覽羊於毛詩部異度此古
音也詮典案周而切部羊聲光而讀光構之比讀
世皆讀如蜜而此音亦屢稱人著讀者音讀此古
音也釋文非其音下文引說文作道音讀是道即

芹淺也皆讀若勤而此音又按考工記鸜鵒不踰
濟鸜音權此古音也今本經注鸜皆作鸜故春秋
昭二十五年左傳釋文鸜音權左氏作鸜其俱反嵇康音權本又
作鴝公羊釋文鸜音權左氏作鸜穀梁釋文鸜本
又作鸜音權是此經與春秋者有本鸜音為權又
可本與此經皆音合鸜為鴝之假鸜又從瞿為鴝
也此如酌人奇服注狂易音陽知今本易為
易之誤易又為瘍之段說文疒部瘍脈瘍也即易
之正字而瘍醫副殺之齊副工消反與鄭注屠之
刮殺書以副刮為古今字者合古說實以祥招楗

禮樸之事樸音元與鄭從先鄭讀樸為元合非人
非音礦與鄭云非之言礦合其見其端有師法懼
大宰前期十日前晦見皿內司服注王賓宮中裁
縫袂用反素沙注使之張顯張音帳之類未見張
生分別不合古音耳釋人凡撰樸麻枝反今本樸
作鉤鏃氏若鮮採於天人鋼其一云从系从門無
意義段篇文綴字之譌其說近是而徐氏非釋人
作採採字不見此書集韻采其說而錄其字此
則易从受而為从手被之从門其亦昭有篇義者
歟

周禮漢讀考六卷 經韻樓本

清段玉裁撰玉裁有毛詩故訓傳已著錄是書備
經文及注為之疏通證明前有乾隆癸丑自
序謂漢人作注讀經之例有三讀如讀若者
擬其音讀為讀曰者易其字當為者定為字之誤
聲之誤而改其字此書本實昌朝群經音辨二例
而要通之故為精覈阮元序已言此書出當有凡讀
漢儒注經漢書之注如夢得覺如醉得醒不至如
冥行擿埴其推挹甚至因申鄭君讀書記所繫
其說而備方國讀如為某某讀考逐條證之謂
鄭君時業無此起例然抑役凡代為年例然三例
中時有難解則以為之說曰讀為疑作讀如讀若
疑作當為當為鄭君聲同而云不喻執意千載下又
皆鄭君之不喻者不知例無難解以傳寫之誤不
詳不能正其錯又有於是書數則今來之見據
陳壽祺左海文集答段書則懷疑官司烜氏鑽氏
蓋以注植字為燧是誠可疑而大宰王以利得
民條中之利民財利之別匠人廟門容大扃條審
定圜窠之異古女加據鮑宜乎陳氏釋之也案說文錄
虞不釋窠說謂從文首寫窠今據古為一仍此今寫其書如蘇人著箋先

鄭注著蓮韭菹以為韭菹已見上文必韭華菹也
之脫誤古書始雞故書雞作儀杜子春讀儀為雞
聞之類以為如八寸一雞僕之雞議人加人旁司
常師鄭據說文杜仰引周禮衆鄭建旗以為仲鄭
之誤此類俱極明燭而關脩既比故書既為暨杜
子春讀暨為既此文無不誤今作既暨字皆互易
之以為鄭注以互刊暨不知鄭以既先言暨紀從
故表紀既暨處而後言既比嫌比不必暨處故云
及以類舉之非以及比讀既比華氏燋契注燋謂
炬其存火此亦不誤今從係神注以為當作以然
火不知下文遂歙其焌契注曰以契柱燋火而吹
之是燋火者存其火以待然契至是以柱而吹之
字得軌改大馭祭軓故書軓為範此亦不誤今改
範為軓不知軓乃俗字說文所無杜子春云軓當
為軓當從詩范有苦葉疏引作範當為軓今并改
作軓當為軓均屬未是其人官序疏注筍讀為簨
此亦不誤今改筍為簨以為俗故書作簨不知上
文祈胡之筍故書筍為箕杜子春云箕當為筍故
墟此處諸筍字決之其為後改從筍也細小之燼
篡杜為籩為凡鄭司農云凡讀為籩書亦或為籩

古文也凡字從當為丸古文上脫一執字卑僕草
卑之草故書卑作草杜子春云草當為卑其
字當為卒書亦或為萃故書卒千當為萃作卒三
字杜注草車當作平車其字當作卒宜大行人協
辭命故書作叶詞命鄭司農云叶當為汁詞當為
辭書或為叶辭命此僅汁之協之譌餘皆不誤錄
人十分寸之一故書十與上二合為二十字此謂
故書合二十兩字為廿二十字不誤段氏校改互
有澤虞當分列觀之先師緣據先鄭注讀當為藻
讀藻為古今字別當為必讀為之誤從於此失校
校如注有三例而未知故書為祕府所藏之古文
書數為先師所傳之隸古定動謂子春司農從或
本既失之混并謂鄭所見故書非其祕府所藏之
失之細凡若斯類已為貫以周六書通故所訓並
從義類未能盡合而精通小學字之正俗譬之分
合剖析甚細消用理者未能知之先也是本於其
屢次中科減耶用知有未盡處大司馬御以州名
注東鄭當人知耶左傳之御為人稱人非不應注
廉絕也知廉同爐大絕也謂大不絕而爐盧不橋
不煙處亦不暴其經據撰寫書是書據之又與

劉台拱書之已刻寶應清芬小集者而稱篤尤為學者所
當注意

周禮李氏音一卷玉函山房本
晉李軌撰清馬國翰輯軌有周禮音已著錄是編
有古音有時音如鄭注作音外亦為杜子春二鄭
作音如金人篚篋篚方手反此古音也據說文竹
部篚之古文為匡是其字本從光聲春官序官乃
立春官宗伯先鄭注帝曰俞俞音由此古音也故
詩生民揄與蹂使浮為韻司尊彝說酌說音雪此
古音也故說閱兹從兌聲兹讀乙雪切小師篇瞽
注賣飴餳所吹自餳音唐此古音也方言餳謂之
餹郭注江東皆言餹音庚可借其通用者矣恆矣
序長注前後訂訂音亭此古音也訂本從丁得聲
今讀他頂切殊不知有是音輈人下齊注大羽翦
副音笑此古音也副本以肖為聲廣韻私妙切今
讀息約切而此音遂廢學人知樂者先鄭注虡之
鐻中鐻即修反此從肖韻入尤韻一在段玉裁六
書音均表二部一在三部兩部合用最近據方氏
强蒲注在浙浙空定反此從先韻入蒸韻因在十
二部朝士職讀注傳遽也傳音篆此從魂韻入線
韻一在十三部一在十四部亦通用最近司烜氏
墳燭故書墳作蕡一音扶粉反此因蕡從賁聲賁

之淫并脣坆由之韻入深韻一在十三部一在十
五部兩部通轉最近考工記韜胡之笴注笴讀為
其轉反此從其韻入獮韻一在十二部一在十四
部梓人鬚爾類湯過反此從反韻入過韻一在十
五部一在十七部皆通轉最近小宗伯兩䡵䡵音
銳反此為封讀䡵為䡵作音大祝振動動音董此
為鄭興讀動為董作音東人為素匠匠似斯反此
為鄭眾讀底為其韻有底之底作音梓人上兩个
大鄭依字此對鄭注讀个為幹而立此如縣正趣
其糕筝趣鶩茵反疑讀趨為趣馬之趣大司馬撅

鐸撅状表反疑所見本從鹿作摝碧蘇氏碧覔亦
反疑所見本從析作碧輪人擊爾擊所斂反疑讀
擊為搒梓人摝紹摝九夫反疑所見本從瞿作攫
而職方氏摩池池如字則以見摩池為池與江到
為沱異是讀池為徒何切者之失者凡有更晉
周題沈約之學未興故其書時耐玩索惟薑氏據
契疑楚鍠反此誤以炴興楚焞之焞同字則焞非
即焞考工記瞿池也者他錫人同此亦未合當以
徐邈之圖反為正耳曷函輪序以其多與時行者
不同謂必有師受其說良是又謂大率以擾萬氏

擾從徐邈尋偏反上到以語地事注並并宜爾與
聶氏並音七旦反以擾為剝以爾為磔非二字之
本音不知擾為擾之疑（詳周禮徐氏音條）磨當為磨之譌
說文糸部縻縶也从糸麻聲因干半缺損故磨為
誤為縻此皆馬氏所未達者又董氏據契注楚焞
焞一音祖鍠反引人戲於臈戲又音促又且六反
並見釋文此考考工記矢人而為鍾也夫方無
反乃徐劉音戲於臈臈乃柔反乃陸音皆非本音
其餘遂人夫當為縣正輪已摩當為剝矛馬從木
登弛也紛而昔注音讀為變錫之錫當為音讀顧

鍇然之錯勝謨正之未能盡舉云

儀禮注疏詳校十七卷 抱經堂本

清盧文弨撰文弨字紹弓號磯漁又號檠齋晚更
號弓父餘姚人乾隆壬申一甲三名進士官至翰
林院侍讀學士是編大致以賈本注疏為主參以
李如圭集釋朱子及浦鏜正字金曰追正譌等書之
校補初刊於羣書拾補放冠昏兩篇乾隆乙卯為
以付梓前有自序稱糾繆釋疑為天地間不可少
之議論意隨自負然書據單疏本未見魏了翁要
義雖見而未細考故其書勝於正譌而遠不逮阮
元校勘記嚴元照悔菴學文有書盧校首頗致不
滿并謂顧廣圻嘗糾舉其失今顧說未之見於說
其盧校精者如經文則士虞記沐浴不櫛當倒為浴
沐注文則士冠若不醴云不改者也改者為舊鄉
飲酒注祭薦脯肺之膊胳也改膊為膞遵禮宋蘱
云能修其法度改修為循聘禮注賓有事於大夫
云不言問聘以聘字為衍既夕禮注于旁云樓弓
曰有虞氏四字今本脫有求合以為讀氏為望周
作晉省者為是疏文則鄭氏注下若水之註物改
註為注士冠筮于廟門云闑為閾限改闑為閾筮
人贊云主人為筮人而言以上人字為衍離肺

云付切之改付為刌切改鼻云夏殷質則稱仲二
句並改補為讀鄉飲主人獻先生云先就學者
若先生改若為告請庭子賓之前無算爵注以燭
辰改食為飲薦脯五膱之與曲禮補羞改羞為脩
鄉射未旅之放耳釋記即射改釋為獻公食薦盛
祭之云決上三牲之肺改肺為肺士喪宰中之義
取擇扶少之意改扶為挾既夕承如之云上下
共為一段作二為是鼎入乃奠云設注於脾體改脾
為髀此類均極精審遠禮不釋酒不當冒下集釋
有錫文不殺二字鄭注無組改作四字各本皆無
以為剛此之備語尤了當是其得也經文士冠鄉
先生鄉當作卿也人有是論詳儀禮漢讀考乃僅注劉
說於下表顧於禮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以為不
知已誤不知兄弟之子乃言為所後者親之服記
文不誤注文則士冠緇纚云本亦人名作纚為緇纚
韠之韍以韠以韍字為衍不知韍字當下屬非衍
詳周禮漢讀考士相見唯舒武己唯舒者重其坐以為
宋本舒下有武字此據敖繼公集說為言並無端
據聘禮如上賓之明此賓字何改客為容不知
經言如者以此介為賓客宾不誤公食上介出

請云問所以爲乘事以爲疏本無爲字不知單疏
本標目有以字無爲字喪服世父叔父何以期也
云爲姑姊妹在室亦如之以爲姊妹二字衍不知
姑姊妹謂父姑姊及姑妹三字連文左昭廿一年
傳有姑姊字可證大功布衰裳云凡天子諸侯呈
非內喪也五十四字舊釋本在下節注末以爲當
在此不知單疏本與李本正同士喪明衣不在算
云不在數以爲疏亦無在字不知道注明有在字
士虞記免云毋冠士々屬官以爲疏作屬吏不知
疏云今既是執事屬吏々等以屬吏釋屬官上文
賓執事者疏引此注正作官少牢命滌去溉讀
摡器以爲溉字衍不知溉謂拭器與下埽除宗廟
相對成文疏文列士昏以濯醬注用口啜濯用楅
呼醬疏中豐注無用口用楅四字單疏本同乃以
爲當本以有脫欲以加丈夫入云是其當以則非
當以當字猶疑也乃兩當字俱改爲帶御附下個
云縝寸焉偏貴縝々訛說文系部縝下引周禮書
明乃以爲別本有作縝者似當仍々中人定飯圍
九寸巾涌鍾段定爲之蓋據喪服蓋經大搦注乃
改定飯爲之是五記鞶據以改注謂小圍至小握

廿一字今本俱脫單疏本此節亦無疏乃以爲疏
無可考釋記亂虞云云鴈鶩々屬者案爾雅二
足而羽此十三字舊在以二足釋鷲字叔引爾雅
載出々乃移置下文則一變也下並刪謂字似甚
西鄉立云公凡受於序端此皆凡者所受皆也於
序端乃改爲公受凡士喪巾細羃塗燭于坎之方
鬻事此三字文義本明乃改事爲時是其失也又
搖精梭勤々等是皆所其極端然句擲掌作功亦
未可泥矣士冠疏亦知本古時有據以不謂以不
猶興否此說可信喪服疏非正當必而已謂虞人
書止多作正此說可疑宜見篇中正多誤正而缺
爲是耶決歟

禮記淺說二卷 光緒乙亥刊本

清皮錫瑞撰錫瑞有易經通論已著錄是編係
反注疏為綱而以案語低一格列于前襍鄭序說
中如舞斯愠是衍文以困而閉地氣沮泄當作以
固天閉地陽氣且泄處必接身身欲寧接字絕句
身字不重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質當為滑
而食嘗無未是衍當也有福也福字當互易趨
以采薺行以肆夏趨行字互誤以致四海之內天
子如此當作四海之內以致天子如此登降下而
營氣湯仲在熱可衍而宜知興仁知仰知之誤下
天下施天又光之誤是於經文有考正者國王世
為三嚴非自祖至孫視不上給為自視非人視天
子慎於之心為不忍目睹無果非惡心諫艱姬末
之卜為目儷其余下非責卜國無勇行道之人為
道路之人非行仁義治於嬰室為不拔斂塋卻治
於常時嬰室其治仍在適後非穢之以謙恆女夫
五祀當如曲禮注補月令不當據祭法大辟句芒
為天帝天神之號非宗嚴與重高禖為郊禖之說
字非因高辛氏得名獻繭為后妃獻王非獻於后
妃神農之事為農官非土神歷贈為埋帛帛不當

分為二事刊卷為埋牲下當稽伯為伯部以崇伯
食之人非回輔儀顯為二物稍并未非一物不當
破儀為綃紡之於東方為紡即正祭之紡非有二
紡繹在明日非一時之事幽陰與陰幽同非深思
大裘非古為廣譏侯非兼大夫武亂為如殺亂以
飭歸之亂非未行則祀有祖稍當如字不必讀為
褒萬物顧神為服神非禮復不謙於上為不嫌非
懷感不滿猶將不忘猶當訓尚非猶圖如字有數
曰聖或慶萬物有聖之卹知字非訓通亦非訓生
對者為釋之通用字非謂五聚是於經文有訂正
索必以几几為索車之物非在式上疑女於夫子
為比擬非疑其相似其叔父也為摩叔父一端以
見義非上為叔父下為兄弟之子司徒為專文子
非致子既謹而祭為天子親祭非祭事攝主類富
為大學非小學元而論為從猶天子諸侯大夫言
士無禄非以士為主算數休為操休之休非數數
休息廣貴為積之通用字充也非渠營廣大深滾
為速諫我容字非貪義疑於匡為比擬非嫌疑之
生為覆露而生非露見大王之德大肖如字為泛
說非周之大王小功緦麻衰容為衰服見於答說

非亮贊從容章兩為當得通行非孔子特稱之法
通弗違世為通出之道不得訓之是非甚正有糾
謬其他如斯更體謂管即館如新受賜謂新當作（管筆之去）
親不疑在野謂疑當讀為擬成其成也謂成當讀
為糾治亂以相謂治通亂即上文之亂泰以正順
亂以武又謂吉者輔相之相皆非是字祖禍之禍
與禍禊之禍別禁亦若禁而禁禁有別作與作清
者別皆權衣通而中有秦秋而言理焉成呂覽一
作正一作柦馬無政字月令皆用政字可為月令
非秦人作之證尤讀書得間惟未知耕者二人為
耦卿九人不成耦因連諸侯為文卿諸侯各九推
耦之公各五推乃以為卿字下有脫文否則卿當
衍字未知天子聽朔於明堂為王居明堂之禮乎
時未聽朔於太廟說在閏字注有明文乃疑為一
日行之遂謂但貴其當為神不當文武未知玉藻
注天子祈上從養首諸侯不從袞首大夫又祈其
下首廣二寸半鄭意天子大圭從袞首四寸其祈
首二尺有六寸相玉書斑玉六寸自言袞首之廣
非言其縱乃以為斑筍大圭非一物未知君命闕
狀乃本侯國之君夫人以明平諸侯之通制與上

王后禕衣二句為舉后夫人以別平諸侯之服
鞠對與下再命褘（鄭注褘當為鞠書是）衣三司為摩小斷
大夫士之妻以明凡為大夫士之通制相因乃
以為鈍多脫誤鄭本奪為合此類均屬可議而
以公羊實為公明實又謂公羊高即公明高此
洪頤煊讀書叢錄之肊說不加辨正轉相襲和
尤為無識然全書精多疵少瑕瑜之互當以頭
瑕之筆存於記中不可謂非佳本矣

冠儀約制一卷 玉山原本

漢何休撰靖高國縉題休有春秋公羊傳解詁

四庫已著錄考是編亦有僅是兩篇取士冠禮之

意為行冠禮而作非為釋士冠禮而作猶之鄭

衆婚禮亦非釋士昏禮也設若有百官六禮辭

紀筮諸作疑此亦因之也士冠禮筵于東序少

北西面為冠者之位筵于戶西南面為賓之位

而此云西楹間為冠者設北嚮筵又設賓東序

筵西筵相接雖與儀禮不同士冠禮三加各有

祝辭而此祇一加醴用其初加之辭又顯然不

同蓋是漢時制為之陳澧東塾讀書記云後漢

書輿服志進賢冠文儒者之服也自博士以下

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是後漢時士無三禮

冠按晉三加爵弁等晉書禮志士冠禮初緇布

進賢冠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皆於高祖廟如禮

諸王公以下初加進賢而已然則後漢時亦特

士無三禮冠王公以下亦無之漢說是已而未盡

續漢書輿服志引胡廣曰漢常有四冠一緇布二

進賢三武弁四通天冠此今緇布進賢為二而

無爵弁一人之說不應彼此互異如是疑進

賢即古之緇布漢時所謂有緇布故禮儀志緇

布進賢四字連文為初加輿服志明云進賢冠

古緇布冠也其輿服志不云進賢冠古緇布冠

遺象也觀書所引想係而冀以周冠禮通說播

書以相類其元少所賓通其是其當為典禮之

屬非儀禮之屬閱其序書以古禮繁重人多

憚行冠禮設以日儀乃考酌時制而為此亦

喜西為禮之善意加其說則為私家之儀注今

姑從其類附存書類焉

逆降義一卷 玉函山房本

宋顏延之撰 清馬國翰輯 延之字延年琅邪人
官至特進光祿大夫事蹟具宋書本傳是編所
輯祇稱甥姪名義一條而書名逆降義則逆降
云者女子子嫁者成人而未嫁者於禮有逆降
旁親之例似興之不相涉國朝庶云明禮制升
降之義此當是為說未足憑信又或姪甥名義
亦關禮服此說良足通典六十八引雷次宗云
喪服篇無姪字小功篇無甥字可推見也喪服
傳文如九月章云謂吾姑者吾謂之姪緦麻三
月章云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是姪者對姑立文
甥者對舅立文其義甚明安得施於伯叔漢世

顏延之謂非唯施於姑舅謂吾伯叔者吾謂之
兄弟之子謂吾從母者吾謂之姊妹之子是甥
姪之稱其義又頗狹貫矣已姪唯對姑生稱若
對世叔唯得言昆弟之子不得姪名又之昆弟
有世叔之名母之昆弟不可還謂之世叔故名
為舅舅既得別名故謂姊妹之子為甥亦謂為
別稱此說足興雅而相發由是之稱爾雅釋親
云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之昆弟為甥姊
妹之夫為甥孟子萬章篇云帝館甥於貳室謂
甥字皆為別一義未聞人以姪之也要甥之
其字女子雖出情不自絕故於兄弟之子稱其
情愛男子居內據有我故姪於姊妹之子表其

出生考釋名釋親屬云姑謂兄弟之女為姪姪
迭也共行事夫更迭進御也舅謂姊妹之子曰
甥甥亦生也出配他男而生故其制字男傍作
生二者皆以疊韻為訓劉熙釋姪字而表精義
姑舅方面言於吾謂之三字尤得此例較向此
說既闡人謂之本初亦見字學之精矣若夫雷
氏宗之說字有姪甥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
及從母夫之大璧未足與顏語論也

周官參證二卷 同治甲戌書香居重刊本

清王寶仁撰。寶仁字研雲，太倉州人。嘗從錢熙見俞庭椿、王與之、吳澂、邱葵輩漢五編補遺諸書之亂經，別據尚書、大小戴記、春秋內外傳采錄二十有一職，曰冬官補亡。其書未之見，僅見朱彝尊經義考。是編自六經諸子外，僅引國語及逸周書，而不闌入左傳。前有道光丙申自序，謂言之而書闕，如中軍、右軍、左軍、縣大夫、縣人、肆人、山人，祇引左傳，並無他證，與其真說相違。太師、太傅、太保，引偽古文周官，不引鄭志，殊為可議（周禮地官序官賈疏引）。大僕正引冏命序外，又引魏古文大正，不合經理之體。王制一篇，鄭注雜糅以

豈未正殷命數載周禮王制以為殷制，鄭注雜糅殷周，為殷制則寄為秋疑，譯為殷官，周官頒布殷制，放衣殷禮帳，其亞旅經緯者，是文武為諸侯時之官制，亦當為殷官。周禮謂冢大夫眾之家師旅人，據發必謹文言：我先王世后稷服事虞夏，夏衰，棄稷不務，不窋用失其官。是夏自中葉後稷已廢，而謂文公教稼田之興，說云古者大史之稱天子為王，則所謂稷為大夫等官，當為真官，皆不足為禮職人，即先人見實試（史記孔子世家實為司職），史方先人之屬，史所即（先人職未載之設字），司寓即宮人，見胡匡衷儀禮釋官。漁師即獻人之長，並飯、三飯、四飯即大司業之三領，見冀以周職官通推反覆詳遺，致又儀禮士禮諸篇宗人卦者外，卿雅士之私臣也。士喪既夕二篇所云司人，及叔商祝、夏祝家之臣，承接事者也，亦見胡氏釋官。是書均ア詮釋，而舟人之子為匠言舟楫之人，恐誤以舟人為官。鄭表暇為鄭之遂行在而稍聊素遺處，鄭亦非官，既失之。鑑宗有司見晉語，即小宗人；宗正見晉語解，即大宗人；舟墓見晉語，即舟牧。又庶子官見燕義，其職主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倅，即夏官之諸子。下文士季旅行酬後單言庶子，班在士下，即燕禮之庶子，則又漏未之及也。總之，周官一書，為設官分職而作，擇於分經昭於典籍，容有數見於他書而闕稽於殺書。雖王氏所因，僅書祇及五官，遂推廣其例而又未能謂有補周官之學，第因斯資考證，亦見其用力之篤，而存心之虛，惜學問未甚邃密耳。

鄭氏婚禮一卷 玉函山房本

漢鄭衆撰清馬國翰輯衆有周官解詁已著錄

前漢平帝紀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

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立軺併馬見通典

五十八是漢時嘗定婚禮今是書有百官六禮

辭注云帝紀禮改為百官書不應有百官禮也

國翰案稱其禮物贊辭頗有稱可稱而不知

其有可證明經學小學之處如謂玄之納采

雁稱與謂之摯采可各以時與儀禮士昏禮鄭

注從人內其采擇之禮謂異而意相成謂其

問女名云女之名亦與嫁鄭合謂之名物之所表

者元衣天色為地與周禮染人鄭注元纁者天

地之色合是可證經也謂之羊者祥也此

蓋本春秋說題辭古微書引說文部首亦云羊祥也

春秋繁露執贄篇云羊之為言猶詳與其禮物

亦皆類又互相發明又云鹿者祿也此以疊韻

為訓書爵與鈕子大雅鳴和傳云鸞和鈴也

爵使大鏡為懸之證尚書大傳鄭注亦云鸞者

鈴也說文杜部鸞字又鉞家作鑾此部

鸞威從金作鑾水部漸字鉞從金作溙日部暱字

云从日泉讀若庶又凡有泉聲福祿皆作庶

凡與之合是可證小學也六禮文皆先以依封

表文加以皁囊玫續漢書蔡邕傳注引陳武

云其對謂以皁囊封上奏事注引漢官儀曰

凡章表皆啟封其言密事得皁囊也今禮文用

皁囊蓋彷同密事以示鄭重是可證史學也其

他禮物三十種各疑總儀義切足見其當時之

制惜所稱前人不云晉子皆云居此本周制而

有所變通其儀何休作冠儀仍剿則仍稱晉子

毛通典五十九衆作婚禮不甚遠冠婚禮相類而周室

不同如此是又可以考知也其書本為漢禮

之屬與儀禮無涉茲據注疏諸書類以便

檢尋焉

大戴禮喪服變除一卷 玉函山房本

漢戴德撰清馬國翰輯德有大戴禮記四庫提
要已著錄喪服以變除名者蓋言喪服以漸釋
服之儀節亦曰釋禫之禮雜記鄭注所引是也
其中如天子諸侯庶長弟大夫庶子為其母哭
泣飲食居處思慕猶三年也是知厭嫡母之說
為譯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是見禪禫
同月之論為孤子當室謂十五至十九為父
後者宗廟之重者其服深衣不裳能服者亦不
禁緣絰足明古人準情酌禮之精且為君服辭
纓不徒跣故死深衣素冠餘與子為父同是條
漢晉宋齊諸書三年服三十六日而除唐明皇

又謂為二十七日之失其他父之喪稱擾徒跣
為鄭注閒表破類斯為解釋所不置信白傳曰
識又鄭注閒傳所逮用鄭注未引蓋戴冠衆說其意正不
主此表服通政以為斟義如此以此也歲以下至生子月之錯誤
日易月獨父母為之與昆弟相為與喪服傳無
服之矯妻子子女子子者互相發明而互植其
其眾孫此類均精碼不應誤父之喪徒跣極上
社當在為深衣後極者極深衣之社今乃去前
自殺死至成服無冠履今既塈讀有素華而冠
白麻纏履其喪為夫壽為君喪解而襲不徒跣
不極上社經與男子同今乃徒義有解冠
有素纏禫齊元冠朝服今乃元冠葛屨之此誤

為書以閒喪服通政表發通政所刺不獨纏綿
七月之服禁麻絰吉屨無絇一為為親喪服往
傳注通典八十一所破一為採儀禮喪注所破
士布服相為相服加絰鄭注用禮服所破者
說所積此說也不見喪服通證忠傳述之害詳無疏外
其為鄭元當為之注據全書而存其精義當有
不止上文所稱者吳喪服小記疏戴德變除要
第臺深之旨云喪服要深不杖處君云製户
之時云精髮者據此今補本處續不杖周條無
精髮字當為杜佑所刪應加案語說明蓋又引
小斂之後大夫以上冠素弁士則素委貌其素
弁素冠皆加環絰今本輯又引鄭注喪服變除

二則亦未載今所載當為杜佑語亦通典文並錄
注可見鄭特無反切約其體反尤可疑其非鄭
注也

鄭氏喪服變除一卷 玉函山房本

漢鄭元撰，清馬國翰輯。元有周易注，四庫已著錄。是編如父為長子不徒跣、不散帶，與戴德喪服變除合；臣為君不辟纓、不徒跣，與戴德變異；妻為夫、妾為君不徒跣、不扱上衽，與戴德扱上衽異；子為父斬衰說髽帶，深衣扱上衽，與戴德扱上衽說髽之禮又合者也。是其異者皆鄭是而戴非，蓋以周禮說晚有喪服要深禮之某詳，可以參證。此所稱通典所載，稱餘又據禮記注疏採入五則，無以見其出為鄭氏變除文。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子為子禫，孔疏以為鄭氏所用戴氏文，二十八月樂

作疏引喪大記、間傳互相參稱，雖但不言鄭氏文，並不言戴氏之禮。既祥曰縻要約二句標子既祥而緣縷組纓，疏以為上句戴氏文，下句玉藻文，則此鄭氏變除舊新使自用其文，實得執稱為禮。若如馬氏此條，則凡三禮注之涉及喪服者、禮書者，皆可目為變除文。其體變除文不必與注乖異，而別無足見，文為君懸斷也。釋禫之禮云云，顯記祥主人之除也，疏以元衣黃裳及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綅冠，為戴氏文，則鄭氏此注不過俯摘戴氏變除而說其義，所說豈得為鄭氏變除。黑經曰緝，曰纖，舊說纖冠者，未纓也。間傳疏以上句為戴氏文，其實此亦鄭注用

戴氏文，下引舊說，並以廣異聞，其意固主黑經白緯之義，故判戴義於前，下又云纖或作綅，則知舊說乃據或本為義。考史記孝文紀纖七日，集解引應劭曰：纖者，禫也。此與記文禫而纖合。說文糸部：綅，緯緩也。此與舊說采纓義近。玉篇：纖，細也；綅，緩也；緩，綅也；黑經白緯也。廣韻二十侵：綅字引詩貝胄朱綅；二十四鹽：綅字曰黑經白緯。此皆兩義並列，鄭本記注，當訓黑經白緯，編於既祥之後，而異於吉冠之元。鄭注纖義，殊得其祖，服綅冠緯，乃纖之段字，初不謬矣。纓凡此皆與鄭氏變除無涉，國翰摘去為是。每於變除引鄭以為說用，此亦依說，未免補苴之類。其然此條，輯本之精者，若鄭氏本文固無疑，曰存而不刊焉。

七十二候表一卷 光緒間刊本

請羅以智撰以智字鏡泉錢塘人是表凡分六格首時憲書夏小正次以戴記月令次逸周書時訓解次呂氏十二月紀淮南時則訓次易緯通卦驗次魏收史志唐行封上其見諸本書同之故最便觀覽中所考訂亦極精核前有道光丁酉戊戌間莊仲方姚元之胡敬諸人序後有道光乙巳項名達光緒庚辰李慈銘跋皆艷其書中以今月令為讀時月令非呂紀亦非明堂月令單行鶡鴠為鶡雀非雌鳴亦非鶡鴠鶡桐始華為白桐非梧桐而白桐非即椅桐田鼠為鴽鴽非鶉鶉亦非鶉鶉為鶉鳩非斑鳩戴勝為鵖鴔非鷹鳩王瓜為菝葜非栝樓亦非栝樓苦菜為荼非苦蕒亦非苦苣反舌為百舌鳥非蝦蟇亦非鶪靡草為[illegible]為薺菅葍續衛湜新如說皆非此類切足到是白而定一是非第僅觸類中鄭義孔疏雖然漢華流極本經高誘呂覽皆本為且特微也惟深貫時訓之統候以為派周書盛朱明古人錯綜之法對俞氏之十二候月候其云遺於八糞鬱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穀雨為三月節清明為三月中令時訓解雨水先驚蟄清明先穀雨則為東漢末人所作明矣周書去不省驚蟄先雨水穀雨先清明不合晉寫與蹇考本王應麟困學紀聞為說而不知閣若璩已謂之謂是傳寫人以漢之節次改古曆也鄭注月令以荔挺為馬薤目是不誤鄭惠挺為薤之疑雲謂荔草抽莖作華而蕤覽書荔以挺為讀呂覽注荔草挺出則荔中知荔挺生王瓜生半夏生苦菜生凡草名二字者但言生一字者則言始生以是其文亦有此其生之說甚彼持訓云荔挺不生卿士專權亦以荔挺二字連文乃以為沿鄭之誤並列邁針驗元戴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將何以說而羅亦謂漢末人書甚矣其為王說所囿也呂覽注蝉馬蜩也一曰營火高誘時營火特於一曰字以存異義乃徵其誤今為一則又讀注未細也其他小正夏傳禽服者長股也鳴蛾傳蛾田鼠也之屬均以為譯細長股也三字當在鳴蛾傳蛾也者之下蛾田之上應即蟲蜮之誤時嫌也並詳王引之經義述聞云

七十二候考一卷 俞氏叢書本

清俞樾撰 樾有易貫已著錄 是編以七十二候始於周書時訓篇 北魏以來用以入曆 迄當世不改 因剩取其書作為是考 首夏小正 次易緯通卦驗 次禮記月令篇 次周書時訓篇 次魏書 次唐曆書 終以國朝時憲書 其間如小正通卦驗則以今曆明其異 其某候月令曆書則一以呂氏春秋淮南子 一以新書校其異同 而隋書載劉焯之曆 損七十二候 與魏志同 文字小異 不復具論 唐以後諸史曆志所載七十二候與唐志同 但錄其小異者 以明今曆之從違 并附王冰素問注以廣異聞 而備多識 大致應著者略而應詳者詳 頗得著書之體 舊稱曹仁虎七十二候考固遠勝之 此惟時訓在逸周書中 雖非必周公之書 而以古人引他篇者證之 如左氏文二年傳狼瞫引周志云 上二句見大匡篇 襄十一年傳魏絳引君居思危司見程典篇 國策秦策荀息引美女破舌之句見武稱篇 則其傳自古 乃以為周秦間人記之月令而月令化候多寡不備 於是有非候而强取為候 是候而不取為候 又有以數論而遺是候者 不然 五日一候 古人取以為紀 不概標其大判 既立春之蟄蟲始振 仲秋之蟄蟲坏戶 季秋之蟄蟲咸俯 皆取以為候 而不及仲春之蟄蟲咸動啟戶

涼風至 秋之涼風 皆取為候 而不及仲秋之盲風至 孟冬之水始冰 既取為候 而仲冬之冰益壯 地始坼 皆不取為候 凡若斯類 非知德之拘拘於比類為義 正是古人錯綜處 偽周書人强取古書之糅物者比合之 以附於周書周月篇之後 悉反覩態處 不得于人以無議之隙也 仲冬麋角解 時憲書作麈角 俞氏謂乾隆三十一年高宗自驗御園麈角於冬至時解而麋角不解 因敕改時憲書麋角為麈角 此參說文麈即麈第段注之說 實則三十二年十月九日上諭明之 非因參互攷證而究有所目之麈 俗名長尾鹿 此時曹若解角 令侍衛五福前往驗視 並非高宗自驗 段氏為緣記從又三因 改令所謂麈正是所謂麈 其意蓋以諸書作麋者非 遠甚 學者勿為諭旨所惑焉可矣

夏時考訓蒙一卷 同治乙巳廣州刻本

清黃曉如撰。曉如未詳其字，番禺人。是編首錄夏小正，次錄月令，皆有自識，稱小正一篇，孔子得於杞之夏時，傳諸門人，而不書君國議國之貢，秦之從國建子，秦建亥，月令合周秦而謂夏時之義，何以能號之國門，不易一字，殆亦竊取孔門傳述而然。末有自記，即申此意，其書本為訓蒙而設，故小正從黃叔琳增註本，月令從陳澔集說本，可謂深協小正，於黃本外別列秦蕙田等說，丁志澄說頗多可取。夏氏煒萬本有二說，今錄夏氏之說，刪夏焯之說，亦見斟酌。惟雁北鄉傳今載於遷諸雁下，又多刪節，應人從傳竟一字不載，是可議也。月令從孔孟春之月節剛引鄭注及方氏許氏三說，錄無可引而孔陳本杜佑說改，如東風解凍節陳注此記寅月之候，來自南而北，上妄謂來處作蘇，古歸字誤而字旁十一字並改注陳字為蘇。仲秋鴻雁來注並寫之鴻雁來。亦杜來為蘇，工知意是雁北鄉則此當著鴻雁來明其自南方來至中國，得北反其居，興諸書之候雁北者以其南曹相成一德，前東之文一從反北字之文，馬得以為蘇之斷從字蘇，又從字古書馬得從而致誤，此則見屬月令東作歸而乃是得說，到者牽出陳注，但去南音句，有改去句今作句古無句字，其說頗是，而寅亂舊文，不足為訓。無不務內，陳注要精微殿，讀物於內，上妄博內國納三字，而改注內字為納，割文義不可通矣。其他蒙說亦頗篡貫，間有不得視其訛不礙于時令頒行解寫于在前一歲秋八月，月令季秋為來歲受朔日，與今正同，古時頒遲一月耳其說可存。又云舊說小正子夏作，誤，乃卜子傳述。月令居禮曲臺記，案之大小戴記，刪去馬融混入禮記，則前說無根據，淺說沿如學記之論也。

周官禮異同評一卷 玉函山房本

晉陳邵撰。清馬國翰輯。邵字節良，東海襄賁人，官至燕王師、給事中。晉書儒林有傳，考是書本傳不著其卷數，但稱著有周禮評。隋志稱十二卷，是卷帙頗不少，早逸。唐時書錄賈疏周禮序以者疏云以序此疏據陳邵異同評及沈重義為定，是其副為唐人所重，惜今僅存一則，而又語郡未審。如云戴德删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删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則劉向別錄古文記二百四篇釋文引別錄明是皆為古文，而大戴所采記，今文居多，顯然不合。且今本所存如曾子立事以下十篇取諸曾子問，五義禮三本，勸學本篇取諸孫卿子，保傅取篇取諸賈子，孔子三朝記取諸論語家語，亦以為所取等在二百四篇中，其以周禮書通故已刊之。至於小戴删大戴，則今大戴本曾子大孝篇見於祭義，諸侯遷廟篇見於雜記，朝事篇自聘禮至諸侯務焉，見於聘義，本命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殺以制節，見於喪服四制，於而未嘗闡，及投壺二篇文字無甚大異，篇名又相同，安得以為小戴删四十九篇[illegible]戴四十九篇中載大戴禮記目錄諸[illegible]亦非之。又云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是也，則禮記馬注隋唐志不載，惟東漢會要有之，不詳其卷數。盧注隋唐志稱二十卷，不言其篇數，唐書儒學傳引元行沖云小戴記行於漢末，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為之解，二十字恐有誤，今亦無復深考。禮記標題下孔疏引鄭元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元為融弟子，為植同學，使二人果去繁重有所敘略，元不容不知，豈有以今之禮屬於戴聖之理？又王鄭元亦從盧馬之本，則盧本不鄭[illegible]數作[illegible]差釋作禮釋慎地如字並見釋文，馬本食故作[illegible]與見一過，四百建橐作難橐，作難臺也，皆與鄭不同，安得以為鄭依其本？由是言之，使從錄無一相合。然目錄德明釋文敘錄稱引後漢書儒林志、杜佑通典、初學記皆謂知其說謂二戴互相删取，並謂馬融足今篇，此亦事之不可解者矣。之本傳既稱其有條貫，全書必多可取，國編序據董通以存貫疏於康成引杜子春二鄭之說，必明其從違之意，當是采取評語可參觀而得其大凡，較亦一種。茲以其為晉人舊說，故附應著錄，特辨正之以備一家焉。

夏小正訓解四卷附異義通論一卷（同治甲戌著 香屋叢刊本）

清王寶仁撰　寶仁有周官參證已著錄是編前有嘉慶甲戌畢憲曾己卯新兆蘇序及癸酉自序其謂於記文下先系正説傳文下又申傳説往往前後不相應如田鼠出云田鼠鼫鼯鼠與傳謂嗛鼠異説小雅采王制注鼠明也明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與傳謂鼠者眾也異主駒賁云賁讀宮之賁言主駒封土為墳與傳謂走於地中異此類皆當以傳為正鞠則見云鞠蓋柳星則下所為初昏參中此必是春見無疑柳星十二月已昏見不當於正月言之近時如戴震孔廣森汪照等皆以為柳星實不可從洪震

煊云虛星其説較為近似雜稱樹云稱當為字此明稱為字之誤深合記義又云字又讀為赴方言有伏卵未孚讀郭音赴不知音赴者擬其音今乃讀為赴則是易其字於義未協二月往耰黍云二月非種黍之時往種黍當記其異不知黍有早晚早黍二月種五月熟月令仲夏農乃登黍是早黍也至今蟬鳴黍是也此王氏第見南方種黍在三四月未見北方早者二月道者不通五月遊為是讀耳主天出火云司爟氏有夫遂主夫當即其官則周禮先鄭注以夫為雛搭漢劉去夫燧陽燧也安得以夫字當燧其他以傳文屈從之屈當為擢引爾雅襲據為

説則未知原述即是鼫之轉亦即鼫鼯之轉若改為璧非特屈經且不通璧造二字義亦難通薛積之薛當為薄義鬱然則未知此即鷹轉之辭前知其為薛而疑其為薄未免忽明而忽晦然記文卉蓮之卉當為蓮蓮者草木茂盛而嫩黑色之謂引蜀葉蓮萋萋之初也似未足備一義傳文有有焉緊云緊司寒之神果然云突與究通引漢書救傳應劭注爾雅舍人注為證不筆之時云猶非其殺之時若藝而云承上之鳥藝釋之凡若此類亦頗見其通遍而循之無當過而存之其校異校訂精詳引徵繁博并及佚文十二月雜糅亂特為美異通論見讀書叢事之注正補解為辨誤初學輯要有嘉慶甲戌一有道光丙中自序云

佚禮扶微五卷 南菁書院叢書本

清丁晏撰。晏有周易解詁，已著錄。是編以王應麟困學紀聞所舉逸禮篇目有朝事儀、學禮以下逸書逸異證，僅得逸篇凡八篇，未及巡守、朝貢、烝嘗之禮，以逸為不逸，皆未能盡其逸。是傳考摩其鄉，纂成襃聞，附要語為之疏通。首佚經，次佚記，次佚文，次附錄，次補遺。不曰逸而曰佚者，以說文無逸字也。前有道光戊寅自序。其中如說文四部稿字，相引晉郎禮，則載之；而馬部駘字但稱晉郎，則附見於集語中，借極審慎。惟荀子大略篇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下二語似非志文，今一併輯之，此類頗屬可議。夏小正逸文既輯十二月雞始乳而黃模，夏小正分箋十月有黃冰二字，古石刻殘本有此文（今案未詳，姑列此以備考），今漏略未輯。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吳澄儀禮逸經傳並采劉敞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二篇，在敞書且以為與解傳為近，今輯佚禮而載此宋人擬作之文，實與漢石渠禮論、何休冠儀約制並列，難曰附錄，究失之濫。其他自序論說，如中霤禮為祀土神，王制非漢文帝時博士作，明堂月令不止戴記所傳月令，以及烝嘗禮下釋貙膢禮，弓下釋仲梁子，大戴記致錄下謂大戴本無明堂篇文，謂大戴之文而東名儒所通用，並非假託，考證詳明，有功於禮學匪淺。其明堂諸論斷曰篇宣帝時河內女子得逸禮一篇，以明舊說逸禮三十九篇、四十篇之互異而實合，尤勤讀書得間。惟漢志以青史子入小說家，班固自注古史官記事，蓋史與小說本相出入，此必班親見原書，特例而錄此。今乃舉其一端，而於青史氏記下深譏班氏之誤，未免武斷。家語王肅偽撰，書中亦言之，而祭典下乃引家語廟制篇祭典云云，以證祭典之即祀典，亦自相違戾。至於小戴所傳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分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大戴所傳八十五篇，今本實存三十九篇。以大戴三十九篇合於禮記四十六篇，適得八十五篇；以大戴八十五篇合於小戴四十六篇，適符漢志所錄記百三十一篇之數。錢大昕漢書考異之說，而小戴之數似巧合，不知二戴皆有投壺、哀公問兩篇，為說同文字亦無大異，則其說實未能通也。然此皆小失，其書補苴罅漏，張皇幽眇，洵亦佚禮者要必以是為淵藪焉。

雍正長蘆鹽法志十六卷 清雍正刊本

清魯之裕編纂之裕字亮儕麻城人康熙舉人官至直隸清河道在官多政績尤精鹽政水利於書無不所窺若有詩古文及纂輯經史源流諸書共凡二百卷是編為雍正二年長蘆鹽政莽鵠請旨遴修而延聘之裕主纂者四年書成鵠立疏稱長蘆鹽法志書自前明萬曆以來向未重修其錢糧額引今昔不同場竈戶口興革迥異且圖樣模糊冊籍殘缺實難稽考因思重纂是書分目十四為卷凡十六先詔敕次沿革又次疆域職官公署竈籍商政法制禁令宦蹟奏疏古蹟人物末為藝文其例言畧云凡志例載詔敕於藝文而萬曆長蘆志則冠諸首簡茲仍之而附以前代但無關鹽政者不載事必有始而後踵以增華次詔敕於沿革宜也然方輿不辨何以昭物產正經界故疆域次之有疆域斯有職守有職守斯有嚮明之治故次職官即次公署君主臣輔所旦夕孜孜以恤者竈也商也而竈為鹽之所自出先竈後商崇本之義宜然由是而有會權則法制宜先由是而有抖備則禁令宜次建官分職臣品之污潔殊焉獻替敷陳謀國之賢奸判焉宦蹟奏疏可次而考也古蹟為憑弔之資人物為河山之秀藝文發天地之華依類次之一展卷而犁然在目矣云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鹽務備說不分卷 延盈堂集本

清孫玉庭撰玉庭字寄圃山東濟寧人乾隆四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出為山西河東道父憂去服闋補廣西鹽法道累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兩江總督性廉介歷事三朝敭歷中外五十餘年清操碩德為天下望此書為其官嶺西兼司鹺務考之鹽法舊志參以見行事例而著之者也其書大致謂改埠為綱之法亦遠久行之之良法要因運商背本微薄營運難周而正餉則先令完積引不能盡配因之背本愈薄隨誤愈甚而私鹽充斥遂不可制此理勢之必然不待智者而決也早思變計莫如課歸場灶聽商自為交易蓋取意於明鄧元錫之論所語皆精切若得舉而行之誠簡切而可久之法也自稱其所言止於粵他處未便擅議然事理則一變而通之可以偶反如雲南四川之井鹽河東之池鹽皆可照辦惟淮浙長蘆則有根窩窒礙難行此法宜於上所云易行之處先試行之然後酌量情形於淮浙長蘆次第妥辦則偶之說可通之於天下矣書末有李憲喬附識論其書可謂通達古今之識仁卹商民之至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鹺政備覽不分卷 清光緒兩廣運署刊本

清方濬師纂。濬師，定遠縣人。喜著書，著述頗豐。此書為其官兩廣鹽使時纂輯者也。其書不分卷，先為兩粵鹺政行銷引地全圖及省河六門以次緝私各廠地圖，圖後附說，并彙編歷案緝私章程二十條、續議鹽務十條、潮橋章程六條、核覆梧局委員稟擬章程四條，要皆案牘之資。圖為運同江小村所繪，前有自序。其論鹽法有云：道光初年，御史京卿迭次奏請稅歸場竈，將裹平陶文毅力駁其議。予曾檢舊藏邸報反覆讀之，而知將陶兩公所陳，非無見也。今制鹽有額引，引有額課，課從引出，勢不得不劃地界；既劃地界，勢不得不杜私越。譬耕田者勤樹藝而南東其畝，必有畔；善居積者貿劑取息，本在而息亦不虧。天下無不弊之法，得人則理，非其人則雖往古善政，皆足為近今弊端，況天地自然之利，所在必爭，立法以繩之，法愈嚴而爭愈不止，舊弊已革，新弊又乘隙而生。然則若何？曰：爭之難，不若因之易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兩浙鹽法續纂備考十二卷 清同治十三年刊本

清楊昌濬纂。昌濬，字石泉，湘陰人。與左宗棠為布衣交。咸豐間洪楊軍起，昌濬隨左宗棠平浙有功，累擢浙江巡撫，坐事去官。光緒間左宗棠平甘回，復請起用。昌濬官至陝甘總督，在任七年，加太子太保銜。坐甘肅回教復亂褫職。有平浙紀略、平定關隴紀略諸書。是書以同治十二年春綱鹽局重刻兩浙鹽法志，已復纂輯近十年來上諭、部議、奏咨、章程、文劄，為鹽法備考，以補志書所未及。計票運一卷、綱運二卷、復引三卷、復地一卷、收私二卷、竈地一卷、條業三卷，其十二卷。前有楊昌濬自序及布政使盧定勳序、運使霍然諸人序。按嘉慶間阮元修兩浙鹽法志，昌濬亦預其事。書中職銜又署名為副使李綸全編輯，蓋此書執筆者擬為綸全，而昌濬總集其成也。

滿洲東三省鹽法志十四卷 清宣統間活字本

清陳為鎰衆拔雷飛鵬等纂按此書創纂於宣統二年八月為前東三省鹽務局長沈致堅上請督辦鹽政大臣載澤以遼鹽銷食三省推及蒙古前雖有引課其後徵免晚清又行鹽而改革統率已不一端於是延聘內閣中書陳為鎰仿長蘆兩淮諸志編纂鹽法志事未竣致堅去職為鎰亦假歸繼其事者為鹽使熊希齡乃延聘果拔雷飛鵬續纂成時在宣統三年六月也全書凡十四卷先為歷史一卷以前事可師之意次為灘場二卷分上下兩篇上篇列奉天瀕海鹽圖一遼東岸各縣鹽圖二十七篇下篇列遼西岸各鹽灘二十一並各灘製鹽器械圖十四圖附各附以表說次為旗莊一卷以推原舊憲之意次為徵榷列稅率統計等表凡七次為督銷一卷列鹽務沿革大事表一次為轉運一卷繪圖以明形勢列表以明道里次為職官一卷錄有清一代之鹽官弁役諸表凡七次為禁令一卷錄三省鹽務章程及當時之律案次為緝私一卷列統計預算表凡六末殿以交涉凡一卷按其書體裁雖有所未總而依據卷籍頗能提要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雍正兩浙鹽法志十六卷 清雍正刊本

清傅王露纂。王露會稽人，字良木，號玉笥，又號闇林，晚號信天翁。康熙進士，雍正時薦鴻博，部駁不與試，後晉中允，乞歸。平生好學不倦，優游林下，以著述自娛，著有玉笥山房集。先是雍正六年世宗憲皇帝以前明鹽志散佚，特命浙江巡撫監理鹽政李衛重加編纂。衛奉命後，即聘王露董其事。其書凡十六門，門各一卷：先詔旨，次疆域，次圖說，次課額，次引目，次場竈，次帑地，次掣驗，次奏議，次律例，次成式，次優恤，次沿革，次職官，次商籍，次文藝。巡撫李衛撰序略云：是書凡諸程式典章、課例經費，悉載命典者，務相脗合，分殊異同，凡事關經制者必詳審經畫，昭示法守。考前明舊志成於嘉靖丁酉，修於萬曆甲寅，雖體裁悉具，要皆董是役者摭拾見聞，自為編次，孰如斯志之因革損益，定自宸衷，為世法乎。云云。蓋雍正以後浙鹽志大都取法此志，雖為雍正刊本，近亦罕見流傳矣。

嘉慶兩浙鹽法志三十卷 嘉慶七年刊本

清馮培、潘庭筠同纂。培字仁寓，元和人，乾隆進士，官至給事中，著有經學記、纂岳廟志畧、鶴半齋前後集。庭筠錢塘人，字蘭公，號德園，乾隆進士，官至御史。是書為浙撫阮元奏請纂修者，七年刊竣。攷兩浙鹽志自明嘉靖時御史劉仕賢創始，其後重修於參議王圻，迨清雍正二年浙江巡撫李衛兼管鹽區，奉命纂輯。至嘉慶初已閱七十餘載，其間因革損益隨時變遷，元請重纂，題本稱纂書經費約計需銀五千餘兩，為數無多，而巨著釐然，誠非易易也。其目仍舊志分十六門：曰詔旨，曰疆域，曰圖說，曰課額，曰引目，曰場竈，曰帑地，曰掣驗，曰奏議，曰律例，曰成式，曰優恤，曰沿革，曰職官，曰商籍，曰藝文，共三十卷。末有阮元、延豐兩序，楊昌濬跋。

溫處鹽務紀要不分卷 清光緒癸巳臨江刊本

清趙舒翹纂。舒翹長安人，官溫州道。先是光緒間溫溪刁民阻鹽滋事，浙撫命舒翹督同處州知府傅守禮察就地情形，妥籌辦法，終於光緒十九年稟准溫處鹽釐改歸官辦，詳定章程。舒翹始終其役，因而集是役之往來文稿及章程而成是書，以供官斯土者之攷鏡耳。其書雖案牘之文，但是役之始末皆盡於此集矣。尤以書中稟複釐鹽情形籌議辦法請賜核示一文中所論有爾暨制作無大小精粗，大抵皆本於因勢、善習、從俗、便民、平爭、救弊六者，誠治理民事當遵循者耳。此書所錄章程，即當時稟准改歸官辦之原稿，計局卡章程凡八條，鹽行章程凡五條，鹽船章程二條，水販章程六條，亦皆攷浙東鹽攷沿革之資料耳。按道光中溫處鹽務，因官商交爭，致興大獄，雖情勢與是役異，究由辦理者之未善所致也。

乾隆兩淮鹽法志四十卷卷首一卷 清乾隆十三年木刻本

清王世球纂。世球，乾隆間甘泉縣學生員也。按兩淮鹽志，始修於康熙三十二年，再修於雍正六年，此志則成於乾隆十三年，署理淮鹽政吉慶奏請重輯者也。全書凡四十卷，分門為八，而小目凡四十有五。卷端冠序文、奏稿、凡例、銜名、目錄、繪圖等。卷首列制詔，而歷代制詔亦附焉。先為轉運，記疆界、引目、額派、河渠、配運、掣摯、趙運、緝私、敵領，於是川塗之形、掣摯之制載焉。又次為課入，記商課、則例、課目、成本、經費、提綱、奏銷，於是盈縮之數、豐歉之情具焉。又次為場灶，記場界、草蕩、灶丁、煎曬、灶具、亭池、肩垣、灶課、社學、范堤，於是燥濕之宜、煎曬之法著焉。又次為職官，記官制、題名、宦蹟、廨署，於是職官備矣。又次為律令，記律文、條例、考成。又次為優恤，記恤商、恤灶。又次為人物、雜誌諸門。若人物之志，雖似與鹽政無與，不得侵之以入鹽法，惟山陝徽歙之業鹺兩淮者，往往世著其籍，至產於淮地南北諸場，又其土著，故不能以此而為此書之病。援用之書，亦鋪註所出。首冠圖版，繪製頗精，當出名人之手。前有江蘇巡撫覺羅雅爾哈善序。

嘉慶兩淮鹽法志五十六卷首四卷 清同治九年揚州書局重刊本

清單渠纂。渠嘉慶間官兩淮試用運判。按兩淮鹽法志有乾隆十三年鹽政吉慶奏請纂修，後至是已有六十年，此志嘉慶七年鹽政佶山奏請重修者。按乾隆志分綱為八，目四十有五，是志删畧為變通，首制誥，次歷代鹽法源流，次古今鹽議錄要，次圖說，次轉運，次課程，次場灶，次職官，次律令，次優恤，次捐輸，次人物，雜記，分門十有三，各隸子目，其書体例頗為嚴謹，非比新志之排次叢脞徒富卷帙而已。如舊志通部不列一表，體裁未合，此志創表六，更以歷代鹽法源流著之卷首，此外更錄唐以來僚臣論著之有關得失者，復為古今鹽議錄，均足資研究鹽史者之考驗也。又如舊志有輿圖說，是志各繫之說，而于鹽法加詳，俾覽者得按圖索驥，其他如舊志所畧者詳之，訛者正之，闕者補之，正不勝枚舉也。此書除同治九年重刊本外，尚有咸豐原刊本，今所見者為同治刊本，為鹽官方濬頤補刊者，淮南書局印本也。

續纂兩浙鹽法備考 清光緒二十五年刊本

清廖壽豐纂。壽豐嘉定人，字閣齋，晚號止齋，同治十年進士，授編修，累官浙江巡撫。其學以孔孟程朱為宗，熟於史事，兼通勾股算經，在浙時政績斐然，尤留意鹽漕水利諸事。兩浙鹽志自嘉慶間阮元續修後，同治間則有浙江巡撫楊昌濬等續纂有備攷十二卷，迄光緒己亥已二十餘年，因續舊纂要綱羅奏牘，為他日續修鹽志之采，其目凡五：曰票運，曰綱運，曰復引，曰帑引，曰復地，逐年分類輯錄。按昌濬所輯備攷計凡十二卷，分票運、綱運、復引、復地、收私、竈地、條案等七門，此書則為五門，而帑引一門，又為前書所缺，且不分卷數，擬為未成之書也。前有壽豐自序，及劉樹棠、惲祖翼、世杰諸序文。

淮南鹽務憶言 抄本

清董恂撰恂有江北運程楚漕江程鹽務議畧均已著錄此爲鹽務議畧之單行抄本其作書之意因當時淮鹽不能暢銷論者均主禁川鹽恂則謂凡事當求諸己欲辦淮鹽仍詳考成法參酌時勢振淹舉廢以漸而進庶可望有起色蓋淮南引岸最廣割數萬引不爲少添數萬引不爲多況川鹽旺衰無常以後銷衰可不禁自止且川價昂於淮價使淮鹽精潔人亦何樂棄賤食貴現聞川鹽北走漢中南面黔省漸次暢銷亦當自有銷路不必顧與爲敵也若川淮相爭勢必辦淮者袒淮辦川者袒川實以謀出私鹽地步於正供民食兩無裨益矣云云今觀董氏之說誠平心之論而爲理鹽務者當遵循也

光緒增修河東鹽法備覽八卷 清光緒刊本

清河東道江人鏡監修河東掣鹽同知張元鼎纂河東鹽池即古所謂解池也在解州安邑之間廣袤百二十里汾澮襟其東黃河帶其西中條雷首太行諸山環擁前後池泉洗滌斥鹵充溢冀豫秦梁四千里民食皆取給焉此書所載皆河東鹽事全書凡八卷卷首冠圖凡十六凡例云河東鹽法舊有彙纂便覽鹽志紀恩錄等書或繁或簡未臻美善自乾隆五十四年備覽書成冗者芟闕者補分門別類燦若列眉迨道光十五年觀察但明倫延訂永樂司馬周曾毓彙鹽法諸書續以四十餘年往事依志體自成一書未付梓而解任僅存稿二十四冊今取而採擇之並證以課歸地丁後商全書道光十六年以後無書可稽更蒐羅案牘仍分十二門與備覽無異而條目不同第一卷爲鹽池道治職官第二卷爲堰渠坐商運商第三卷爲引目課額第四卷爲律例學校第五卷至第七卷爲疏奏第八卷爲吉蘭泰鹽務本末及藝文考吉蘭泰鹽務創於嘉慶十二年旋於十七年裁撤

分詳始末於其後宜也前有巡撫衛榮光河東道吳其復序

福建鹺政全書二卷 明天啟刊本

明周昌晉撰昌晉天啟間官福建監察御史兼理鹽法先是天啟間閩鹽法敗壞已極私販雲集昌晉蒞任凡數月頗得其概乃檄所司潔己恤商通引完課嚴咨商之玩者禁私販之越既而取鹽志及鹽政檔案鹽法道林紹明及都運郡邑商権刪正而成是編分上下二卷目凡二十六上卷為鹽勅鹽律鹽官鹽署鹽產鹽課鹽餉鹽會鹽運鹽引鹽丁鹽界鹽倉鹽船鹽才鹽捕鹽斤鹽秤鹽票下卷為鹽捕鹽轄鹽禁

鹽疏鹽議鹽碑於當時鹺政利弊頗為詳悉惟不分門如鹽官題銜之後不記官績並不具全前後居官者姓名蓋專為鹽政而作與他志體例不同也是書前有丁卯昌晉自序末有林紹明後序

（道光）兩廣鹽法志三十五卷卷首一卷　清道光刊本

清伍長華等纂。長華上元人，字實生，號雲卿，嘉慶進士，歷官湞粵，尤長於鹽鑛諸學，著於雲南銅法志。此書爲其官兩廣鹽運使時奉命纂輯者也。前列兩廣總督鄧廷楨奏叙述此志緣起頗詳，奏云兩廣鹽法志自雍正六年奉勅纂修，書成僅有繕本，迨乾隆二十六年始將從前原本附以續定事宜，付之剞劂，後並未增輯。道光元年戶部咨令督臣阮元檄運司採輯編纂，旋因調任雲貴總督，未及成書。十三年准戶

部以國史館纂修食貨志咨取兩廣鹽法志，復經前督臣盧坤飭運使設局增輯，分修分校各有專司，祁貢於上年兼署總督之時，並臣鄧廷楨到任以後，均與運使李振翥悉心商榷，博考旁稽，謹爲志三十有六卷。前有總督李侍堯、巡撫托恩多、總督蘇昌諸人序。卷首繪圖、制詔，卷二律令，卷三歷代鹽法考，卷四六省行鹽表及無引鹽斤表，卷五至卷十爲引餉，卷十一至十三爲價羨，卷十四至二十一爲轉運，卷二十二至二十七爲經費，卷二十八爲生息，卷二十九爲

捐輸，卷三十至三十三爲職官，卷三十四爲雜記，卷三十五爲鐵志。舊志分類爲十二，茲析爲十四。又粵鹽舊有外志六卷，此志亦分類編例各門之末，附鐵志一卷，雖與別省志異例，然鐵稅徵於運司，誠以鹽之利出於海，鐵之利出於山，兼領鹽鐵，亦古制也。其他如包稅而稅附引餉，鹽倉穀倉附場竈，商籍選舉附職官，領秤附配運，交盤附奏銷之類，雖可自成一目，但爲喁無多，故於義類相近者酌量附錄，不能病其蕪雜之弊也。

光緒淮北票鹽續畧二編十卷 清光緒十六年刊本

清項晉藩纂。晉藩光緒間官兩淮運判。全書凡十卷，首爲開綱，次爲奏銷，又次爲引額、綱掣、疏銷、場竈、緝私、水利、捐輸、書院諸門。自序云：淮北票鹽續一書，前署海州分轉許朗軒太守所編輯也，始於丁未綱，迄於乙丑綱。其間時事多難，章程迭易。迨大難初平，曾文正公考訂鹺法，參酌新章，每綱定運正額二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二引，並經馬端愍公洞悉驗資流弊，捐收巨款，准其壞運，票販得以世守爲業，衆情騰躍。於是票法釐然，嗣臻起色。自丙寅至戊寅，歷辦十餘綱，因時制宜，章程畧有損益，而引額循環悉遵行而勿墜，鹺務已有蒸蒸日上之勢。迨接開己卯綱，左文襄公以承平既久，生齒日繁，默籌國計，不容引課虛懸，遂請增復四十六萬引舊額。在大憲以規復爲懷，以課餉爲重，實具擘畫苦心。舉行甫及兩綱，適曾宮保節鉞榮涖，籌劃疏銷，奏請每綱仍行原額二十九萬六千餘引，奉定十個月爲限，俾副造報而恤商艱。晉藩涖憲恩，重權斯篆，承乏六載，時切冰兢。當受篆之初，正值曾宮太保奏請減引，深愧才識淺，頻年無所措施，而於疏積引、提綱分，詳晰力陳，荷蒙鑒納，諸事幸獲稟承，銷市由是漸暢。爰於公餘之暇，檢取丙寅綱以後舊卷，蒐羅成帙，截於丁亥綱止，輯成續畧十卷，分列十門。如開綱、奏銷、水利、捐輸四門，事雖各殊，名仍其舊；引額、綱掣，前編悉備載於開綱門內，今則情形迥異，弊之所在，治法相因，另列二門，俾資考究；關稅以色船爲鹽引所需，因附於引額之後；餘則疏銷、場竈、緝私爲治鹺之要；書院亦商竈兩籍文風所關，而以祀典附之云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福建運司志三卷 明嘉靖刊本

林大有撰。大有，嘉靖間官福建運司。此書為其任內所作也。上卷已佚，現存中下卷。下卷末有運使童蒙正纂刻是志之後序，及大有自跋。童氏序云：運司志者，誌運司鹺政也。鹺政興有百數十載之前，而誌作於百數十載之後，蓋世不窮則反，不亟患不至，則謀不生。閩域鹺政，其患甚矣。雖巡臺曾公按治入閩，留心於鹽政，創制立法，剔弊釐奸，沿革興廢，厥宜而清。戍沈公偕涖臨茲土，和濟成政，乃命前運林子大有纂著運誌，以紀謀劃，以昭勸懲云云。全書分三卷，上卷先為官制，次為公署，再次為里至及戶口事宜，中卷為奏疏及臺臣之奏章有關釐革當時諸弊者，卷皆備錄。末為鹽法通制與禁律，而以先代臣僚奏章冠於首。下卷為題名、官績，而殿以藝文。今觀其書，以官制列於疆域之前，雖病於序次之穴冗，雖然，有明一代誌鹺之書，頗鮮著述，故此書亦彌足珍貴矣。

欽定續纂河東鹽法備覽二卷 清宣統刊本

清姚榕纂。榕，安徽繁昌縣人，光緒己丑進士，宣統間官河東鹽法同知。河東鹽法之志，乾隆五十四年運使蔣兆奎輯有備覽一書，至光緒間鹽法道江人鏡又增修之。是志蓋續江志而作，為巡撫寶棻所創修，成其事者，為巡撫丁寶銓。江志成於光緒七年，是志成於宣統初，命距江志蓋有三十年，時在清末之期，其間鹽政法有改革，損益此志，博皆備錄。於此可知續編之價值與必要矣。全書凡二卷，分門為十三，曰圖考，曰鹽池，曰運治，曰官職，曰渠堰，曰坐商，曰運商，曰引目，曰課額，曰律例，曰學校，曰奏疏，曰藝文，子目凡二十有七。今觀其書，所謂圖考，實則有圖無考；圖有此例，凡人物附入學校，而不另列一門，似有不當。奏疏一門，所錄類為豐錢古今書之半，其他則大致一仍江志之舊也。前有巡撫寶棻、丁寶銓及鹽法使陳際唐序。

河東鹽法備覽十二卷 清乾隆刊本

清蔣兆奎撰 兆奎陝西渭南人由副榜貢生捐敎諭三十一年進士歷官鹽漕諸運使官至山西巡撫是書分目十二曰鹽池曰運治曰職官曰巨堰曰坐商曰運商曰引目曰課額曰律例曰學校曰奏疏曰藝文自序其書畧云鹽法志成於雍正庚戌越五十餘年而因革損益亦有今昔之不同擬修鹽法備覽就現行之章程參以曩日之記載首以鹽池提其綱也次以運治著其地也有治人始有治法官職所當重也欲治鹽莫先治水渠堰宜急講也由是而種治與轉輸坐運交資固缺一不可國計與民食引課兼重亦相因而詳非禁私無以辦公律例應懸於犯法之先不正德難保厚生學校宜作興於既富之後而且補救因時名臣之奏疏功悉可稽文章經世前人之著述言皆有物其立目頗有條理例言稱是志分門十二各以類從每門冠以小序前後次第蟬聯而下以綱統目以目繫綱使十二門如一篇庶免飣餖雜湊之弊誠得手著書體例矣自後纂河東志者大都取法此志

清查餘岱鹽案畧不分卷 清光緒七年刊本

書中不著編者名氏亦兩浙鹽署之傳刻本全編彙錄光緒六七年間清查餘岱鹽案牘紹屬之餘姚石堰定海之岱山衢山舟山各沙塗自兵燹以後每多沙梘增設板片刮滷曬鹽曬板年積年多以致私鹽充斥引滯銷故當事者先後派員清查其中載鹽運使司綱運總局覆鹽院呈有云整頓餘岱即整頓引地之根而嚴緝海巡尤爲整頓餘岱之要蓋收買不難難在集資集資不難難在疏銷銷暢則易於轉輸銷滯則涸可立待然則辦收必先辦銷辦銷必先嚴巡巡務得力收效必易數語皆洞中弊竇若生鹺者盡遵而行之固不僅一理一隅之良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川官運鹽案類編十八卷　清光緒年辛巳成都刊本

清唐炯輯。炯字中凡，光緒間奉命總辦黔邊鹽務。按川鹽自道光以前，弊在改邊而利權操之於商；咸豐以來，弊在改楚而利權操之於灶。其始病國，其繼病民，私梟數十萬群起而與之爭，沿江剽奪，所在皆有，蓋百有餘年。官吏紳商因緣為奸，而鹽法遂蹶而不振。光緒三年，丁寶楨總督四川，創辦官運，卒以三年始工成。中凡因參預是役，乃取丁戊兩綱案牘類而刻之，以為後來者知所法守之意也。書成於光緒七年，所錄諭旨一卷，奏稿凡二卷，部咨四卷，局詳八卷，院札二卷，局札四卷，局移二卷，院示二卷，局示二卷，末殿以章程一卷。雖皆案牘文，然亦分類排列，要皆川省鹽政實施之狀況，亦為研究地方史者之重要資料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淮鹽紀畧不分卷　清光緒二十九年鉛印本

清杜文瀾撰。文瀾字筱舫，浙江秀水人，咸豐間歷權海州、通州、泰州運判，淮北掣驗同知，官至蘇松太道。同治二年曾國藩試行淮鹽，以文瀾習鹺事，召與所定章程，皆文瀾參預。其書不分卷，先論鹽政原始，次為稅鹽、改票、產鹽、場務、江運、科則、綱額、盤鍬、折價、官制、成案，末殿以瑣記，解釋鹽政之專門名詞。全書大敘，詳同兩淮鹽法志之所卷，此書大致亦同，而於各場商事較審。舊無刊本，乃光緒二十九年通州張季直得胡季安舊抄本，付翰墨林擺印者。此外尚有淮鹽六弊諸書，皆研究淮鹽者當參考之籍也。

東陽隨筆不分卷　夢梅樓雜著本

清林慶炳撰慶炳有焚餘偶錄已著錄按慶炳宦粵十餘載疊當鹽務公所清鹺局暨東關督配蘆苞甘竹馬口白坭緝私各差使勤慎適恒慶任鹽司皆器重之以勞績轉任東陽振興場務乃力除弊端尤於各鹽廠暨緝私廠情形瞭如指掌此書即其時所撰全書不分卷皆當將之示諭定章意在嚴禁場中積習或禁其既往或儆其將來語皆洞悉利弊誠能吏之作可供志乘之採錄焉卷末附有天后宮柱聯及留別東陽七律二首前有葉大煊序及自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福建鹽法議一卷　鹿忠節公全集本

明鹿善繼撰善繼字伯順定興人萬曆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時遼餉絕廣東金銀花適至善繼請於尚書借給之坐降級調用光宗立復官尋改職方從大學士孫承宗閱視榆關拓地復城堡善繼籌劃為多崇禎初為太常侍少卿著有四書說約說及無欲齋詩四庫入存目晚明之際國家餉匱均取諸鹽利於是閩地鹽司有增引增課之議繼善時作官戶部力駁其非大致主張永革小票而禁私鹽額定裝運速刷引目並禁請乞而恤土商尤以當時閩之興漳泉三府不食官鹽為非舉歷代鹽法及當時制度以駁之書無單行本附刊於其集中者也

斐餘偶錄二卷續編一卷 愛梅樓雜著本

清林慶炳撰。慶炳字耀如，光緒閩侯官人。博通易義，並溥心許氏說文，以及陰陽數學，屢試不第，當道重其器，互相引援，羅致入幕。著有周易述、說文字辨、四書注解述要、斐餘偶錄、東場隨筆、東甌紀略，合刊稱愛梅樓雜著。此書即雜著之一，為其客延建邵時所作之文稿，上卷為正稿，下卷為致各州縣所擬列條規或簽汛填用線、防失誤暨戒學條八則、存家十式。續編一卷，大都有關鹽務之文，要皆熟悉吏治、通達時務之論。據其自序，在粵凡二十年，所積文稿達數千篇，惜其歉建安峯時悉被方丁，此乃集昔時殘稿而成，故名斐餘偶錄也。

粵東鹽法議 鹿忠節公全集本

明鹿善繼撰。此篇則議粵東之鹽法，與福建鹽法議同時所作也。其時畢臣亦有增引增課之議，善繼審勢度機，參考舊鹽法諸書，列舉十四款：曰行鄉引，曰嚴考成，曰重京餉，曰設運司，曰更任職，曰復潮課，曰通海北，曰增埠引，曰鐵商運，曰防菜餉，曰索積時，曰禁私鹽，曰始魚船，曰正鹽斤。大旨皆緊鹽法遺意，參事李櫟之議也。

福建票鹽志畧二卷 清同治五年刊本

清吳大廷輯。大廷同治間官福建鹽法道。閩鹽自乾隆以後迭有更置，至同治間鹽法之敝壞已極。大廷澈稟請閩浙總督左宗棠、福建巡撫徐宗幹奏准改行票運，課耗釐並徵。此書即為其任鹽法道時之文牘章程彙集而成，而於改行票鹽規制權叙尤詳。全書不分卷數，按年編次，書成於同治五年，不但可供研究鹽務者之考鏡，亦可備修志之采也。

東關紀畧六卷 受梅樓雜著本

清林慶炳撰。慶炳有東場隨筆及旋驂偶錄，均已著錄。此亦其所刊受梅樓雜著之一，乃由東關督辦公所事務時所作。先是粵省東關通河私鹽害事者，講求鹺務，乃先將省河東關力除弊竇，次及六門暨西北兩江各埠，隨於是省河風清弊絕。慶炳始終參預其役，後以新定條例章程頗為不甚了，乃體察商情，並搜閱公牘，擇其要者而錄之，輯為是編。於折引定餉、辦埠緝私，以及省河六門情形，莫不得心考究。刪繁就簡，集成六卷。蓋係在東關所著，非徒關東關配運之事耳。前有丁杰序及自序，末有陳兆麟跋。今觀其書，雖為案牘之文，然亦綱舉目張，有條而不紊，洵足備考粵東鹽法者之典要矣。

六櫃運道不分卷 清刊本

清佚名輯。亦粤省鹽署之刊本。全書皆嘉慶間兩廣總督吳態光等奏請重定粤鹽價格之奏章及引商稟呈文稿，雖皆案牘之文，亦可補兩廣鹽志之不足。所謂六櫃者，即廣肇惠潮高廉六府也。

淮北三場利弊說略不分卷 清石印本

清毓昌撰。昌事蹟未詳。今觀其書，大致為其官兩淮時奉命勘查鹽務所上之條陳也。所謂淮北三場，即臨興場、板浦場、中正場。其書先論各場情形，次為商灶，末為臆說。以其勘查所得，詳陳應興應革之點。大致主張淮北鹽場宜分清界限，各專責成。宜就各場開闢大港，宜添設分場以專責成。宜改船運而興路政。西墺宜設公場，宜加運以補淮南不足。宜就各圩緝私，各處宜設官場。皆為久歷鹽政實地所得之論。

自跋云：其書於舊章稍有損益，應不干大部之駁詰，而於無可設法之中，生出無數之金錢，用入勿疑，假以權事，每年不多二三百萬，兩吾不信也。留運商有餘之地，使之捆載而去，公家不勞，大利畢集，謹貢愚忱，以備採納焉云云。其所著尚有淮北三場各垣產數表及淮北三場池圩圖。圖雖為舊法測繪，然亦大略無訛。亦論淮北鹽務者當參考之資料也。

淮鹺六弊一卷 清海州初刊本

清杜文瀾撰文瀾有淮鹽紀畧一卷已著錄是編大致論淮鹽之弊凡六一場商亭鏾太多之弊二各場鹽色滕混之弊三各場虛報堆鹽之弊四運商不問奏銷之弊五清堆提售之弊六緝私不能扼要之弊諸語皆實地親歷鹽政所得之論且有洞中時弊清鹽法志則著錄其文而入名論

訂正鹽志說帖不分卷 抄本

清景賢纂賢事蹟未詳末有說帖一扣詳述作書大意畧稱其往年奉派纂修鹽法心知舊例墮壞頗思更定詳明旋以牽掣齟齬未能發議僅檢本司檔案除不應入例之欵外擬增四十餘條猶因去取消嚴大拂同官之意又以官書未善乃將舊例七卷補注成篇擬錄通例為一冊職掌考成緝商防私紀馬錄長蘆等九省專例為各一冊陝甘等省附焉首冠欽定鹽例釋以鹽志畧諸書後引現行成案為證再加按語以中明仿私家載記之體乃長蘆一冊甫經草創成規兵火紛拏原稿遂多散佚復整理舊檔悉仍原例以通例總為一卷長蘆九省釐為六卷云云今按其書僅存通例一冊依說帖中所稱尚缺長蘆諸省鹽法六卷知為殘缺之本而為戶部纂修鹽法之未成稿也書中所錄職銜都為光宣間官制

鹽務略說不分卷 抄本

清董恂撰。恂有江北運程、楚漕江程，均已著錄。此書爲其官鹽運使時所著也。全書凡六篇，大致皆論兩淮、山東、河東、四川、雲南諸區域之鹽務。其論兩淮鹽務，要皆切中時獘。大致云：夫論兩淮所抽之厘數，較課額所差無幾，而計兩淮所銷之鹽數，較引額不過十分之三，重於抽厘，疏於防私，以爲一時權宜則可矣，若欲行諸久遠，恐弊有不可勝言者。平時鹽價官私相去數錢，鹽法猶以淨爲要。兩淮之官私相去數十錢矣，利之所在，人爭趨之，未審當事者將何術以善其後也。夫淨私者必先於場，此法具在，而人病其太煩，抑又何哉云云。書爲紅格抄本，爲北京圖書館所藏，前無序目。然所論皆咸豐間之鹽務，擬爲董氏私議鹽務之存稿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丁年攷一卷

清沈家本撰。家本有鹽法攷，已著錄。是篇攷歷代法律之確定成年人之歲數也。起自周禮，迄於近代。大旨謂各國學說以舊說爲屬，而別爲之說曰：刑者乃出於不得已，而爲最後之制裁也。幼者可教而不可罰，以教育涵養其德性，而化其惡習，使爲善良之民，此實明刑弼教之義也。其說非不正大，然此教之之意，已包涵於相長相强之中，新義仍古義也。況未成年所貴乎教者，正以其識慮之未充，渴而是非或有未當也。則二義實一義。按家本攷論刑法之書，除此書外，尚有刑法總攷四卷、分攷十七卷、赦攷十二卷、律令九卷、獄攷一卷、刑具攷一卷、行刑之制一卷、死刑之數一卷、唐死罪總類一卷、充軍攷一卷、律目攷一卷、漢律摭遺二十二卷、明律目箋三卷、明大誥峻令者一卷、歷代刑官考一卷，都十五種，凡七十九卷，亦皆攷歷代刑律者當流覽者也。

吉林官運總局續定整頓鹽務章程 刊本

是編係吉林官運局所定分章備列條目大旨裁撤各屬分銷局屏除官派以全營業性質撤退總商發還押岸銀兩以除壟斷居奇之弊改爲民銷發給執照聽其所之以去本郡邑岸私舊禁其變通辦法自稱爲民起見然官收民銷必須設立鹽倉故陸運有九處海運有八處採運鹽倉有五處末附緝私權限籌畫頗爲詳晰

鹺言一卷 海州刊本

清謝元淮撰元淮字默卿湖北松滋人咸豐十六年官海州分司運判擢南掣同知官至廣西鹽法道時鹽政陸建瀛改行票法元淮始終南北改票之役著前後鹺言四十四章專紀其事

整頓淮鹺案一冊 光緒三十三年刊本

是編所載係光緒三十三年鹽院派員清查兩淮鹺弊首錄札文稟稿次錄清摺末錄查呂四鹽業公司情形各文件其中查通泰海三屬各場興廢利弊及整頓辦法最為詳切至呂四鹽業公司以新法製鹽三種較舊法為精美惟成本太昂苦無出路因之停製蓋一時驟言改革固非易易也

浙省鹽務變通章程二冊 道光年刊本

是編彙錄道光二十九年及三十年章奏公牘時以兩浙綱引滯銷酌議減價又籌變通辦法奏請加斤減則裁費緝私以紓商困而裕帑項先後奏准所云變通僅此兩事而已

鹽法攷一卷 沈寄簃遺書本

沈家本撰家本字子敦吳興人光緒閒官至司法大臣精律例之學著述頗富此書為攷歷代刑法之一也起自周禮而迄於元代並各有攷論大旨謂歷代之鹽法以五季立法最為嚴厲私鹽不計斤兩唐宋皆以斤兩定罪之輕重自屬平允元法不計斤兩一概徒二年明律因之而又加重是私鹽一斤以下者亦擬徒没產未免重矣然元法較五季之法已為平恕未可遽議其非明因元律而罪多加重則又過矣實為精於律例者之至理名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淮南鹽法輕本敵私議一卷 刊本

清魏源撰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由內閣中書改知州發江蘇時陶澍督兩江延與論鹺務作淮北票鹽記及籌鹺篇上之此編自序云從來鹽有緝場私之無緝鄰私之法也鄰私惟有減價敵之而已減價之法要在先減輕其成本而已其書大旨如此

歷代黃河移徙圖一册 清繪本

是圖不錄著者名氏，亦不冠圖名，繪歷代黃河改道之沿革，凡二十有五幅，前列總圖一，於禹一，於東漢二，於魏晉一，於前五代各一，於唐二，於宋四，於元二，於明十，圖之第一頁署補勤氏藏，即清人陳錦，字晝卿，署大明萬曆末年八月五日墨筆繪測歷代至明地圖，係光啟測繪，考之光啟年譜，與年譜以及文集諸作，均無此圖之著錄，據盛康所輯之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零八）陳錦張秋草次答翁叔平治河書中，曾引此圖而稱此圖為河源沿革圖，凡二十有九幅，並謂得之河弁之手，評論是圖較為貴重，指所載特詳，亦不知是圖製作時期，且不稱為徐光啟所著，可見此圖稱光啟所作者，為藏書家游戲之筆也，但考其總圖，尚為咸豐五年以前之河道形勢，而圖亦僅繪至明代為止，行省制度亦從康熙以前之輿圖，如湖廣、江南等是，由此可知此圖之製作時期，則至少亦在康熙朝以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歷代輿地沿革圖一册 清刊本

此圖不錄著者名氏，亦不冠圖名，今名據北京圖書館中文輿圖目錄所增之名稱，僅存爾雅職方、春秋戰國、前後漢及三國、晉、南宋、南齊各代輿圖，其圖繪法大致與六嚴沿革圖相似，用兩色套印，惟不如六氏圖考訂精詳，且圖版亦模糊不清，末附有表，錄各代郡縣總數，亦只存自北魏而至明代，其南齊以後各圖及北魏以前各表，均付缺如，可知此圖實為一殘本，非全帙也。

歷代輿地圖 三十冊 清刊本（自光緒三十年至宣統三年陸續刊行）

清楊守敬撰。守敬字惺吾，湖北宜都人，同治壬戌舉人，選黃州府儒學教授，官舍與東坡雪堂鄰，自號鄰蘇，嘗隨香山何如璋使日本，作日本訪書志。張之洞經營湖廣，聘主兩湖書院、勤再存古兩學堂講席，充通志局編纂、參倫內閣中書，生平長於目錄版本金石諸學，尤精於地理考證，著述頗豐，為晚清著名之地理學家。嘗以歷代地志向無圖，讀者不易得其要領，有補繪者多紕繆百出，不足當以參考，乃博覽群籍，考定方位里數，正誤補缺，而著斯圖。全圖不分卷，分訂三十四冊，先為歷代輿地沿革總圖，次為歷代之沿革，起自春秋迄於明代，共四十四圖，各圖大致皆以胡林翼一統輿圖為底本，朱色套印，以示今古地名之區別，而千百年前之疆域沿革形勝、險要，讀此圖則可瞭如指掌矣，誠晚清地理學家之絕大貢獻。其圖始於同治間，完成於光緒三十四年，自光緒三十年起陸續刊行，至宣統三年始畢工，誠鉅製矣。

直隸通省輿圖 清同治元年刊本

此圖為保定府知府徐志導編製，圖創於咸豐九年，成於同治元年。徐氏自識其圖，謂其時直督以徵兵運餉、防堵緝捕、解犯勘災諸政務，應繪通省輿圖，以稽道里，以劃疆界，命志承理其事，遂參以李兆洛一統圖、及方觀承義倉圖等，共成圖二十二幅，首列總圖一幅，以挈其綱，晰各府廳直隸州分圖，以昭其詳，有河道圖以明水路，有海口全圖以備海防，每圖均以開方計里，至其所論直省五大河水利，語均中切，大旨主張疏濬五河，開發農田，誠為利國便民之論也。

山東路程圖 清刊本

清宮刊本。圖凡十一冊。自劉智廟起至江蘇境交界口。皆為山東運河沿岸之地。每圖之後附有縣境所屬之一切說明。舉凡建置之沿革、縣城之形勢、以及交通、山川、古績名勝，均擇要錄之。沿運河逶邐以南，沿途行宮座落不絕，咸標註分明。又自北徂南，州縣村鎮相距里數，亦詳為記錄。其有穿越御路之道途，則劃為硃簽識之。蓋此為清帝南巡經歷山東之路程，其至泮池而止，則又極類專為祀孔而圖之者。惟此乃清帝巡幸所圖路程，當無大謬。至首圖自劉智廟至恩泉而下，即為自本六居至晏子祠，以其他各冊互相接連者證之，其間似有缺佚，固非完本矣。

輿圖畫方 清康熙壬午年原稿本

清畢士望編製。士望康熙間休寧人，事蹟未詳。據其圖自序稱，據元人朱思本廣輿圖改繪，但內容則與明羅洪先氏改本相同，多明代事實，殆據改本繪者。全圖繪各省分圖凡十有五幅，末為古今形勝圖一幅，以考歷代兵要險要之地，然亦掛一漏萬，故無甚精要。至於蒙古、新疆、青海、西藏諸外藩地方，其時未入版圖，故不列入。圖各畫方，每方均以百里計。康熙壬午年所繪成者，蓋畢氏之原稿也。

湖北郡邑道里圖不分卷 清乾隆三十年刊本

清朱椿編。椿字大年，號性齋，江蘇婁縣人。由監生捐納通判，効力江南塘工，工竣，議湖北荊州同知。乾隆二十八年補湖北全省驛傳鹽法道，其後累有升遷，官至廣西巡撫。是書為其官湖北鹽法道時，取前任鹽使石禮嘉舊圖，詳加綜合而彙編之，首以總圖，繼之以郡邑諸圖，除總圖外，各圖均非通常地圖，繪法實為簡明之路程圖表，蓋其因經理郵政而列。考於四至道里，考之尤詳。前有乾隆二十五年長白石禮嘉原序，及乾隆三十年朱椿自序，由此可知原圖成於乾隆二十五年也。

廣輿圖二卷 清嘉慶四年翻刻明萬曆刻本

明羅洪先撰。洪先字達夫，號念庵，吉水人，嘉靖進士，授修撰，即請告歸。嘗考觀圖史，自天文、地志、禮樂、典章、河渠、邊塞、戰陣攻守，下逮陰陽算術，靡不精研。隆慶初卒。嘗以當時輿圖疏密失準，遠近錯誤，偶得元人朱思本圖，於是考所見聞，增其未備，因廣其圖至於數十，其沿革統馭不可盡載者，而附以表，積十年而成斯圖。全圖分為二卷，上卷先列輿地總圖，次為兩直隸十三布政使圖，下卷為九邊諸鎮河漕海運四夷諸圖。其圖均開方計里，不但山川險夷言之甚詳，且於明中葉之建置沿革、統隸分轄、藩封衛所之制，兵馬芻粮、沉罷戶口貢賦之數，列眉指掌，各疇等區，詳而有法，足補史地理、職官、食貨、兵志所未及也。故明代輿圖，大都本此。原圖除朱思本序及羅氏自序外，尚有嘉靖辛酉（四十年）胡松及徐九皋序各一，嘉靖丙寅（四十五年）霍冀、韓君恩序各一，最後為萬曆己卯（七年）錢岱重刻廣輿圖序。胡序云，佐余意程梓辦費，是正讎校，則武進左于丞勞多矣。韓序又云，念庵

羅先生考訂增定，從而廣之，家藏未傳，冢宰我柏泉夫子刊佈著論，始傳於浙，猶歎未廣，夫子以恩為門下士，付刊本命翻刻焉，可知此圖最先由胡松刊行，繼而韓君恩又翻刻，至萬曆錢岱已屬第三次之刊行本矣。今所見者，都為清嘉慶間章學濂之翻刻本，明本固已罕見，又此圖中之流球日本二圖，為胡松刊布時所增，蓋胡氏序文中固已言及，而卷末尚有華夷圖一，朝鮮圖後之東南海夷圖，及西南海夷圖，羅氏序目中均未曾述及，則不知為何時刊刻者，所增補也。

廣輿考二册 明萬曆刊本

此書不錄作者名氏，僅存下半册，九邊各鎮，四夷，河漕，海運，馬政諸圖，各圖均有畫方計里，並附表說，末有論文十八篇，大都皆議時政要害之文，其書雖不以圖名，而實具輿圖之規模，卷末有跋亦不全，不見作者姓名，但知為編者之子，今觀其圖，雖無廣輿圖之朱序，羅序，而其以朱圖為根據之痕跡仍存，除全書編次，輿圖之體制，與朱圖相似外，即九邊圖中所附建置表格，亦幾乎完全相同，今據內藤氏「地理學家朱思本」文中，言及萬曆三十二年汪作舟刊廣輿考，當即是書，但不知刊此書者是否即編者耳，舊天一閣書目（羅振玉氏玉簡齋叢書本）著字號廚有廣輿考二本，殆亦即此書也。

萬里海防圖一長捲 清道光二十三年刊本

是圖不著撰者名氏，所繪起自廣東，歷福建、浙江、江
南直隸，而迄於遼東，計程八千五百餘里。圖有畫方
而不計里，設色彩印，並其所繪沿海形勢以及海防
建置，均為明代制度，而與鄭若曾之海防圖略有不
同，可知是圖雖非清人作品，而其成圖時期當在明
末以前也。圖末署有「道光二十三年春三月仁和秋
舫朱子庚摹刊，板存甘泉署中」，知是圖為朱氏所刊
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地圖綜要三卷 明崇禎刊本

明吳學儼、朱紹本、朱國達、朱國幹仝撰。學儼等事蹟
未詳。卷首有崇禎癸未（十六年）臨川李茹春序，其後
即為紹本、國達序各一，繼則為學儼凡例、吏例、參閱
姓名凡一百十餘名。凡例中有云：予偕友人矣志天
官地誌，考鏡全史輿廠，原委意欲博綜三圖，勒成一
書。今據其圖內容，所謂欲博綜三圖者，即採自羅氏
廣輿圖、桂萼輿地圖詳論、九邊圖論，按李序僅言此
圖作者僅及紹本，而道光徽州府志藝文志則記學
儼紹本編，清入禁書目亦僅作紹本耳。全書凡三卷，
先為總卷，大旨記全國道里、山水及形勢要害等總
圖考；次為內卷，記兩京十三省分圖誌，每京或省之
首，為建置總數，次為分里圖及分界圖各一，再次為
各府州縣志，最後為總論及事宜。所謂分里圖，即以
每方百里為比率之圖；分界圖均不畫方，且甚簡略，
四周約註某府周界而已。各府州縣志，記以雜誌名
山大川、土產、名宦、流寓、人物、土產、古蹟、關隘、諸次目。
雖所記不詳，亦可謂末於大本，而與圖反若附錄矣。

又次為外卷、記江防黃河河漕海運海防九邊四夷諸圖說、其中江防特較前人著作為詳、蓋例言中有云、我國家懷柔宸疊、中外帖靖、故江防無事、間有記錄、亦祇詳自潯陽以下、周聞華竊、今集慈抗行、震箕關洛、自荊襄而抵斷黃、三流志稱要害、茲遠採前史、博綜吳宋綢繆之策、較之往牒、當為獨周、是可見此圖之獨勝於前修者、亦應時勢之需要、圖則成於明崇禎間、採輯頗稱完備、記錄山川道里形勢亦甚詳、盡可補史志之不足也、

輿圖備考十八卷 清順治刊本

清潘光祖彙輯、李雲翔參訂、光祖字廣文、明末關中人、事蹟未詳、是圖詳名為彙輯輿圖備考、卷首有順治七年李長庚序、次為崇禎癸酉(六年)宗敦一序、及李為霖序、今參以為霖之序、始知是書成於潘光祖、至順治間經為霖以光祖原稿、增輯始刊行者也、全書凡十八卷、卷一為圖、卷二為總考說、卷三至十七為南北兩直隸及十三省志、卷十八為四夷、凡例稱其書以一統志止載郡之沿革、而稅根屯田不載、及嘉隆以後之征討、吏置郡縣俱未及錄、此則以一統志為主、而參以諸書、採其有關於民事、及當時之吏置、悉為載入、故此書雖名為輿圖、不如稱地志較為合適、且省志中所載、除記山川物產屯田鹽政及古蹟祠廟寺觀陵墓等事外、更雜記名宦列女仙釋諸端、實併方志與一統志之體裁也、目錄之後並附采錄諸書目錄凡二十九種、多為明人著述、其第一卷之圖除總輿圖、南北直隸十三省、及黃河漕運海防九邊諸圖皆為一般輿圖所常有者外、其中更有夏為治

水圖及璇璣圖各一、而諸圖之首、則冠以天文經度圖二、均為通常輿圖所無、至於南北直隸及十三省等圖雖均未畫方、但其形式與廣輿圖無大差異、故不敢斷為與朱圖無間接關係也、

皇輿全圖不分卷　清同治刊本

清鄒伯奇製、伯奇字一鶚、又字特夫、同治間南海縣諸生、精於天文曆算、萃會中西之說而貫通之、為粵中名儒、時郭松濤撫粵、以伯奇專精數學、特薦於朝、請置同文館、以資討論、而伯奇澹於利祿、堅以疾辭、家居養母、卒於同治八年、著有歷代地圖、測量備要、乘方捷術諸書、又以世傳輿圖、均以天度畫方、不合地球弧面法、因之邊地竟成斜方形、既非數理、又失地勢、蓋地圖當以經緯度為準、乃據董方立輿圖、參西人渾蓋儀法而作斯圖、每格之緯度均無盈縮、而經度則漸狹、相視皆為半徑與餘弦之比例、橫九幅、縱十一幅、合之則成地球瀉汶四顛之形、全圖共六十六幅、首冠總圖一幅、合訂一冊、分圖兩橫線、相距為二百里、圖例亦甚鮮明、所載山川形勢、亦頗詳盡、蓋不僅錄府廳州縣之名、凡村鎮要塞、亦皆俱備也、於道光甲辰年、末有其門人馮瑞光跋、光據康圖所刻州縣、仍本董圖、其時黃河亦已改流、經長垣東明至利津入海、亦依董圖並未改易、由此可知僅以董圖

加以整理、並未增訂、畧變更其繪法而已、

南疆勘界日記圖說不分卷 抄本

沙克都林札布岱筱羅氏撰、氏為滿洲正白旗人、咸豐六年承襲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同光間隨同都興阿等轉戰陝甘新疆直隸奉天各省、屢立戰功、官至領隊大臣、參贊大臣、副都統、於旗務邊務均能認真整頓、是圖為光緒八年時、於經定畢次奉命勘分新疆南路邊界之日記也、自序稱其圖自光緒八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止每日行程辦事、就其大畧梗概、公餘之暇、筆記數言、兼爲繪圖每日繪一圖而成斯篇、全圖並不分卷次、圖為主體設色彩繪者、所繪皆其勘界經歷之地之山川形勢等、而不註道里、或當時邊徼之地缺乏輿圖之參考歟、至於其每日記錄、不僅記沿界之山川道里界址牌博等、且兼及山中之天時、物產、地方之興替、世傳之遺蹟、俱有記錄、蓋皆為其耳目所及、筆之於書者、均實地所得之資料、實可補史志之不足也、卷首列有中俄兩國地名呼音異同表、及光緒八九二年南疆分界路程總單、今所見者為一傳抄本、有無刻本未能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詳也、

内府輿地全圖　清康熙刊本

是圖不著名撰、今據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之錫名之也、取藏書家大都名之以内府輿地圖、不知有何所據、首列總圖、次為各省圖、每省先列省之總圖、而繪以府州廳及邊鎮衛所諸圖、共凡二百二十二圖、前後並無序跋、亦無著者名氏、更無刊梓年月、推其製繪之精審、佈置之準確、殊未遜内府銅版諸圖以上、今觀圖之内容、蓋成於盛清初葉、沿明舊季年舊製作者、而舊事構定、據所列盛京全圖、括有全遼、而亦別列熱河全圖、熱河者、古濡水、亦曰武烈水、其境實屬明圖牌漢曰武烈、曰濡、曰熱、蓋為音切轉、乃一名也、積若陝西全圖、而括有今甘肅、湖廣全圖而綜有今兩湖、江南全圖、而統今安徽江蘇二省、考明置陝西布政使司、更置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於甘州、清復析置甘肅省治、與陝西分立、明置湖廣廣東廣西三布政使司、實析由元湖廣行中書省所統兩湖兩廣地、而為之省、清後析置湖南湖北二省、化盡湖廣境域為四省、又清初置江南省、轄今安徽江蘇二

省地、亦沿明南直隸境、統有全江下游南北、故界、後康熙間、改直安徽江蘇二省、凡此皆仍未分載、此在清初也、明矣、即以此圖所列今山西虞鄉縣治、猶為虞鄉鎮、考虞鄉直縣、於清雍正八年、則此為雍正以前製圖、尤明矣、圖為閒化鈔列本、刊刻精細、實足供吾人徵古之資、讀史之佐也、

輿地總圖（抄本二冊）

此圖不錄著者名氏、但其圖內容不僅為朱思本系統下之地圖、且疑即由羅氏廣輿圖增刪而成、蓋其圖均以硃絲欄畫方、圖式及數目畧同、惟缺華夷總圖及日本流球三圖、各圖所附建置表格、亦大體相似、但不附桂萼圖敘及許論九邊論耳、每圖兩旁多有附註、大抵記述山水為主、是為羅圖所無、而間有引羅氏語、按嘉慶章學濂刊行之廣輿圖、章氏序稱嘗讀無錫顧景范讀史方輿紀要、其圖最善、而傳鈔家多有書無圖、以為難遘、近讀此圖始知景范本於合庵、但增山水考註耳、今據章氏所稱、而與此圖與方輿紀要之輿圖要覽校對、僅文字畧有不同、故擬為顧氏所作、而為紀要未刊刻時之傳抄本耳、否則殆即是顧氏採取此圖而附刊於方輿紀要者也、此圖並不少見、坊間亦往往有之、北京圖書藏有兩部、均不分卷、一為四冊、一為二冊、今據圖之內容分訂二冊者、較為合體、蓋上冊為總圖及各省輿圖、下冊為九邊諸鎮以及河漕海運四夷諸圖、圖中文字頗多

訛誤，擬為傳鈔者之誤。季滄葦書目，有精抄本輿地圖一册，不知即是此圖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甘肅邊疆圖不分卷　舊抄本

此圖不著編者名氏，亦不冠圖名，前後并無序跋，今名標圖是北京圖書館中文輿圖目錄所錄。圖版模糊不清，且甚簡陋，圖自古浪城起，經至高清堡止，至於墩堡之建置，尚是明末制度，殆非完本也。

沿海全圖一卷圖說一卷 清刊本

清陳倫炯製。倫炯字次安，福建同安人。父昂，本以販洋為業，康熙二十一年從靖海侯平定台灣，琅又使搜捕餘黨，出入東西洋五年，叙功授職，官至廣東副都統。倫炯少從其父熟悉海道形勢，及襲父蔭，發往福建以參將用，授台灣總兵，歷江南蘇松狼山諸鎮，擢浙江提督，蓋皆濱海之地，故能詳察海疆形勢也。此圖為陳氏海國見聞錄之單行刊本，前列四海總圖，次為沿海全圖，末為台灣諸圖，舉凡沿海山川之形勢，砂礁島嶼之遠近，皆條舉無遺。末有沿海大勢一卷，不著撰者名氏，其為何實增撰者歟。

河南省圖一卷 清同治五年刊本

此圖為河南巡撫李鶴年所修，而任此圖編製者為劉絢。絢字子度，同治間隨鶴年官豫中。前有鶴年序，略謂同治五年予持節豫州，以豫中舊圖之疏漏，因為之定其條例，檄州縣吏各以其地之圖進，俾劉令絢任校讎之事，往返駁正，歷二三期，而圖始就。全圖總為一幅，仿內府圖例，分切七条，合為一卷，並有開方計里，每方格為二十里，至其所繪不但僅及郡邑城鎮，而於山川之形勢、道里遠近，考訂尤為詳確。如胡林翼、輿圖合淮源於灃源，使江淮河漢四瀆為一，是圖均有所正之，故以之校志書諸圖，究備多矣。首列總圖，實為是圖之目錄也。

肇慶府屬基圍圖一冊 清光緒二十九年刊本

清王秉恩修。秉恩，華陽人，光緒間官肇慶府知府。按肇慶府屬地當西江、北江之衝，屢以江水漲溢爲災，尤以高要、高明、四會、鶴山四邑爲害尤鉅，乃皆作基圍以防水。是圖即繪各縣基圍之形勢，並詳究利弊著之於圖。前有秉恩自序，稱任是圖測繪者爲羅博士照滄及其弟子陳慶濤、潘文番等。凡例則稱其圖以基圍爲主，故山水村莊等近基圍者較詳，遠基圍者則從畧。先爲總圖，系以各縣基圍總圖，並分繪各圍之分圖。各圖均有計里，極爲精詳。圖例亦甚顯明，不但可供研究水利者之參考，亦志書可取之資料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東道圖說便覽一卷 清光緒十六年刊本

清直隸布政使裕長編製。是圖成於光緒十六年，記清帝祗謁東陵之經過道路工事圖也。前有裕長自序，稱是編刊自道光十九年，距是書之成已逾五十二年。歲時寖久，地勢改移，路情間有變更，舊本所載已難依據，往往有紀畧之名而無徵信之實，乃令工員悉心講求，逐段繪圖，觀繪紀載，並考訂舊本，參酌同異，編輯而成斯篇。前列東道全圖，共凡三十四幅，並標出當時新增道段，錢分甲乙，繪列卷首，而附以道段設畧，記沿途之工事，以及各縣承辦道差之官所，雖爲官刊之籍，亦研究昔時帝王巡幸之典制者，當流覽之籍也。按清帝祗謁東陵，駐蹕行宮之地有四：曰燕郊，曰白澗，曰桃花寺，曰隆福寺。臨幸之州縣有五：自大興而通州、而三河、而薊州、而遵化，計程二百四十里。

江蘇全省輿圖併說二十五冊 清同治間刊本

清丁日昌等修，沈善登等纂，顧澐等測繪。先是同治二年，清廷詔行各省纂修輿圖，時曾國藩總督兩江，乃設局纂繪，延善登主纂是圖，而從事測繪者為顧澐諸人。但是圖雖創自國藩，而繼其事者為郭柏蔭、王曉、邊諸贊撫。觀其成者則為丁日昌，而杜文瀾為之付梓焉。經始於癸亥，蕆事戊辰，計全圖共為四十二幅，先為蘇松常鎮太倉總散各圖及太湖全圖，併例皆遵康乾兩朝所頒輿圖格式，仿照裴氏地圖之

作之意，而參以泰西測繪之法，畫方計里。總圖為二十里方，府州郡圖為五里方，縣圖為二里半方。舉凡郡縣建置之沿革，山川之形勢，交通營汛暨諸河流湖港、海防、水利悉俱載。是為圖之羽翼，末附表凡五：曰北桂道里表，曰疆域表，曰各府州轄境清冊，曰海塘江岸黄浦太湖清冊，共凡十卷。圖中復詳論江蘇水利之今昔異同者，於歐橋畢鍔邦重諸人之說多有論正，然亦不免有失，蓋未能遍覽志書之弊也。至其圖所以不注經緯，凡例中謂：蓋其每圖所繪廣袤不過四五百里，占度甚少，而伸縮甚寬，若註以度線則界限太疏，若詳細分杪，則又纖毫難辨矣。

新疆輿圖風土考五卷 上海點石齋石印本

清尼瑪查七十一撰。圖氏撰，春園氏，滿洲正藍旗人，乾隆十九年進士。據其自序，知是為其官新疆時所作，時在乾隆四十二年也。全書門目凡五：曰新疆紀略，曰外藩列傳，曰西陲紀事本末，曰回疆風土記，曰軍台道里表。卷首則列輿圖，詳注道里之遠近。惟所記回疆風土詩諸目，頗多質考證。雖以羅卜淖爾為星宿海，蘇勒河為疏勒，偶而疏偽，不為詬病。其外藩列傳如哈薩克、布魯特之類，歲時朝貢，土爾扈特和碩特之屬，耳目較近，紀載亦詳。至述悉顏以西各國，則妄誕傳聞，十偽七八。如控噶爾[illegible]之屋退木爾沙之誤妄愛烏罕，謁為敖罕，汲斯謁為基克，謂俄羅斯一姓相傳，不知閱數千年屢數之。於控噶爾稱首稱臣之烏有之事，孟浪之誤，蓋亦糾不勝糾也。此書刊本頗多，但書名往往均不一致，除此名外，尚有西域紀聞錄、新疆紀略、異域瑣談、西域瑣志、西域記、新疆外藩紀略諸名，不下十條，種而內容實相當同，由此可見乾隆朝頗流行此書也。

大清中外一統輿圖三十一卷卷首一卷 清同治二年湖北撫署刊本

此圖為胡林翼創修，而終其事者為巡撫嚴樹森。近代地學家嘗以胡林翼輿圖名之。全圖以南北四百里為一卷，卷容兩緯度，自北而南，上下相屬，共分訂三十一卷。卷首先列清乾隆帝之御製皇輿圖詩，次為湖廣總督序，及樹森自序，又次為凡例目錄，又次為總圖，及東西兩半球圖，末又為樹森之跋並屢記圖之作創。樹森稱此圖本康熙乾隆內府輿圖，初任此圖之編輯者為新化鄒世詒，晏圭齋殷鎮，繼之者為黃安李小軒廷簫，江寧汪梅村士鐸。全圖所繪北抵俄羅斯北海，東至日本琉球，西至地中海。不僅記府廳州縣之名，而關塞要害俱皆備錄。其圖所列地名，斷自同治二年，至於其圖之繪法，大致遵內府輿圖之定式，採用橫縱投影，而強加以計里開方。方皆百里，雖病於新舊雜糅，亦當時調濟新舊學術之意也。是圖亦為清末地學界之一大巨作，當時頗多流行，即近代輿圖往往尚有以其圖為藍本者，由

此可見當時學者對其國為何重視矣。惜於邊徼之地，尚欠詳盡，然當時交通阻塞，且鮮記載邊徼之圖籍可供參考，誠不足以為此書之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直省分道屬境歌畧并圖不分卷 清光緒辛丑刊本

清潘清蔭撰。清蔭事蹟未詳。全書先列總圖一，各省匯圖二十有二，圖註經緯，各附以歌詞。清蔭自跋其略云：右歌二十三首，乃甲午乙未間課兒時作，頃見蔣氏升所撰直省府廳州縣歌括凡二百八十四首，為文萬有五百，竊謂課蒙以簡要為尚，此編述各道所屬府及直廳州，而畧其餘，欲學僮粗明梗概，文視蔣本尚不逮十之一，意主簡要故也，且此為小學初級，由畧求詳，循進功有序，特縮摹鄂局分省各圖列於左，俾誦覽得兩便焉云云。

廣東圖說九十二卷卷首一卷附廣東二十三卷 清同治刊本

清瑞麟等修，王示燕等編纂，鄒伯奇等繪圖。瑞麟姓葉赫那拉氏，滿洲正藍旗人。道光間由生員累擢內閣學士。咸豐間洪楊軍路靜海，瑞麟擒賊有功。同治間擢兩廣總督，在粵十年，頗多設施，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卒謚文莊。此圖為其官粵時，有旨命各省疆臣進繪圖冊，乃延聘宗蘇等設局纂輯，採取粵省志書，詳加考核，並彙集當時文武各屬繪圖，互為校勘，而成斯篇。全書凡九十二卷，卷首列圖說之告成表，次為總繪圖說之職名，又次為凡例及總目，為圖凡一百有二幅，並各附以說。先為省圖，次為直隸府廳圖，每府廳則系以州縣散圖。其凡例有云，其圖大致均仿康熙、乾隆兩朝之一統輿圖，圖說所載亦甚詳明，舉凡險易道路、墟市營汛、鹽官關津、礮臺古蹟、衆石鹽田、界至咸臚舉無遺，頗似清一統志之體例。末附廣東圖，乃以一全幅之圖，橫截為二十三卷，直分為二十三行，訂為書篇之式，可以分合，前列總圖以代目錄，檢閱頗為便利也。

中越全界之圖 清光緒刊本

清蔡希邠纂。希邠新建人，光緒間官廣西太平思順兵備道、鎮南關監督。是圖成於光緒十九年，為其奉檄會勘越界時所得之輿圖。故中越圖界分滇越、桂越、粵越三段，是圖雖名中越全界之圖，而所繪則僅及廣西之東西二路。東路自春舍山起至平而關止，西路自平而關起至各達村，合計中尺一千九百零一里，上列廣西，下列越南，中繫以界，分繪圖五十三方。雖無今圖精確，而於沿界山川形勢、界牌關卡、隘口礮臺營壘之建置，以及內外村墟鎮路之交錯，均臚舉無遺。惜高山大嶺之名未能一一詳注，殊為此圖缺點也。其圖雖為清季繪圖，然欲考中越國界之沿革者，讀之亦可瞭如指掌矣。

雲南騰永龍順思耆沿邊圖一卷 清光緒十二年刊本

清吳其禎編製。其禎光緒間官官廣西，是圖為其奉命查閱騰越關隘、布置邊防隘口時所作，大旨以通志及永騰諸志均為早年成書，其時沿邊夫事形勢頗多改易，乃翻閱圖志，證以當時道里，分晰詳著。其友人余澤春及覆考證閱四月而成斯篇，先列騰龍永順思耆沿邊圖，系說以考滇邊建置沿革、山川扼塞、道里遠近，所述均為親歷其地、咨詢考究，精其實據，非剽撦史志以書。與書生紙上談固有殊焉。末附緬甸輿地全圖，譯自緬文原圖十圖，則成於光緒九年，惜均不註比例，亦此圖之一大缺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水經注圖四十卷補一卷 清光緒乙巳刊本

清楊守敬編製。守敬有歷代輿地圖已著錄。蓋守敬尤專於水經之學，除此外尚有水經注疏諸書。按清初之為水經注圖者，則有黃儀，其書不傳。咸豐間汪士鐸始為之圖，胡文忠為之刊行，但多憑臆移置，左右易位，未足為酈氏之功臣，即全趙戴之書，亦但憑昔日輿圖以律酈書，恃其所學，參觀大意，遂下雌黃也。守敬之為此圖，皆循酈氏步驟，一一證合，以書考圖，以圖覆書，無不脗合，而係移發動，如指諸掌，近人素嘆其地理之學與王念孫段玉裁之小學、李善蘭之算學，可謂清代三絕學，誠非推挹過當之論也。全圖凡四十卷，以胡文忠輿圖為底本，惟畫方則展為五十里，西域為八百里，前有楊氏自序及凡例，又以洛陽、長安、鄴城、晉城內外古蹟、山水甚多，非五十里開方所能容，別為圖十四，附錄於後，圖為兩色套印版，刻亦極美觀也。

長蘆直隸二省運河總分圖 清同治繪本

清華樹編。樹字蔭清，天津人。此圖成於同治二年，爲樹官長蘆時所作。今觀其圖，大致以長蘆所屬各處引鹽備分於河，御河、上西河、下西河、黃河南、黃河北共六河，挽運赴各引地銷售，其運路遠近不一。舊志諸圖均不精詳，乃作此圖，共七幅，各附以說。凡爲直隸兩省引地總圖，以業其所，再將六河引地爲圖凡六，以清其界。總圖則分府郡，分圖再詳爲邑。至六河，則紀來源，其支流匯流，非挽運所經者，均不具載。至於臣川，則標其名，其橋梁閘堤、沿岸村莊，非引鹽儲藏之所，悉皆略而不繪，僅列衙署、臣鎮，以取河形而已。緣此圖爲挽運而作，非水經地志比也。圖均設色，彩繪極爲工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九邊圖攷一卷 武進莊氏玉青館景抄本

明程道生編製。道生字可生，天啟間浙江海寧人。事蹟未詳。此編乃道生所撰輿地圖攷六卷中之第四卷。民國八年武進莊氏摘抄印行者也。前列莊氏重印序，稱其書述北直隸、南直隸及諸行省府縣衛所，與明史無大出入，而敘九邊事特詳備，曲盡蓋皆明史所未曾言。但清人因以建州考一編醜詞痛詆，爲人子孫臣僕所不忍聞，故置全書於禁燬之例。故有收藏者輒罪之，以是傳佈益稀。茲得之於粵東，摘抄付印，以廣其傳云云。今據其序中所言，知其全書編製體例，殆亦如羅氏之廣輿圖、陳氏之職方地圖、吳氏之地圖綜要等相似，即此圖爲莊氏所稱譽者，亦不過與許論九邊圖論相仿佛。蓋明人著書大都互相沿襲，亦一時之風尚，故無甚精要也。

七省沿海全圖一卷 清同治十年重刊本

清邵廷烈重編製。廷烈字子顯，鎮洋人。留心經世之學。其時海波不清，更講求海疆形勢，道光間嘗客兩淮運使但明倫幕。明倫官鎮鎮通海道時，廷烈以大府達鎮治江，並著圖說，以進，皆子顯為之籌劃也。是圖成於道光間，首列地球全圖，次即七省沿海全圖，而附以江東形勢及吳淞口放洋圖，亦防海與防江理勢相應之意。至其所繪海疆之形勢，亦較詳於陳倫炯、圖前有但明倫、陳嵩等序。興廷烈自序。據其自序，知是圖乃據東臺周北堂所著七省沿海圖，增以當時海疆情勢。惟周氏原圖之附說，不識孰為妥誕，未有但明倫子恬氏同治重刊跋，則知是書當是尚有道光原刊本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歷代輿地沿革圖七十八冊 清光緒十四年毘陵惲氏刊本

清李兆洛製。兆洛字申耆，武進人。嘉慶進士，官鳳臺縣知縣。工詩古文，精考證，尤長輿地之學。嘗著有歷代輿地沿革圖一卷，有郡無縣，又有地理今釋二十卷，有說無圖，均刊行於世。厥後又考核史志諸書，辨其建置沿革，考其郡邑方位，起自禹貢，而迄於明，共為圖十六幅，郡凡七十八冊，以其所書（增附方志）皇朝一統輿地圖為底本，每邑各即古今沿革，一望而可識，誠用世之實學也。是圖初無刊本，此為毘陵惲秀琦所刊，秀琦作有是圖之校勘記。序稱是圖迄未謀付梨棗，輾轉傳抄，訛缺益甚，且求原稿又不可得。幸地理今釋猶是先生訂本，子姪輩爰取各史地志稽核全圖，証以今釋，以為補缺，粗有可觀，可知是圖為其後人校刊之本。雖未知兆洛原稿何如，而視序中所稱傳抄本當完善多矣。按秀琦原籍亦武進，著籍大興，字亦韓，號筆裴，咸豐進士，官至湖北督糧署道，有

捐齋文集、獨能發揮鄉賢遺著、改刊書亦多

廣西全省輿地圖說不分卷 清同治刊本

清廣西巡撫張凱嵩門、蘇鳳文偕裴鳳文事蹟未詳、甫有凱嵩鳳文序各一、鳳文序稱同治三年、經理本省軍務衙門奏請命各府繪造輿圖、凱嵩乃開局纂繪、延鳳文任編校之役、於是徵載籍、拾官書、閱一年而成、其圖不分卷、凡為圖八十有三、分訂四冊、省領郡、郡領各廳州縣、每圖皆系以說、詳於沿革、參覈掌故、著之於篇、舉凡名山巨澤、以及陵谷之所在、城塞關津營汛之所守、師旅關公行役之所經、悉裡圖說、麗具條理、惜其圖無開方計里、僅於每圖註四至八到之道里、殊嫌簡略、然較之史志附圖之精詳多矣、

奉天省輿地全圖一冊 清宣統三年石印本

此圖奉天民政司所刊，圖成於清宣統三年，據民政司候官張元奇之序文，知主繪是圖者為經理科科長劉文馥、司書官毛鴻賓也。前列總圖，為設色石印，比例為一百四十四万之一，次為府圖，再系以州縣散圖，各圖比例不等，以西法繪製，圖例精詳，舉凡山川城、郭航、軌道路，悉具，亦清末輿圖改進之標準本也。

山東郡縣圖考一冊 清光緒八年任道鎔主刊本

清景圭撰。圭撰有山東省全圖，已著錄。此圖係自圭撰所撰繪山東考古錄中錄出而單行者。圖凡十四，首山東總圖，次濟東泰武臨圖，即濟南府東昌府泰安府武定府臨清州五圖也，次登萊青圖，即登州府萊州府青州府三圖也，次兗沂曹濟圖，即兗州府沂州府曹州府濟寧州四圖也。末為水經注今山東境內水道圖，又新增海疆塗沉黃河穿運會濟圖，當是任氏補繪。其圖一準當時定式，郡縣脈如，與山

東省全圖可称相為表裏，宜作合璧觀，而不可偏廢也。總圖每方三十分，二方為一度，後附山東州縣北極高度表，經緯以北京為本初子午線。各府州圖每方二十里，每十方緯度一度。凡府直隸州州縣古圖邑古郡縣、依戴分駐之地，鄉鎮、城堡、道路、古水道、古關隘，均標以符號，其地名沿革，限於尺幅，不及備載，但書現在稱名，其詳則俱載考古錄，即古國邑郡縣均略可考，未能確指其地者，亦惟書名而不作識，水經注今山東境內水道圖、海疆塗沉黃河穿運會濟

圖，均不畫方。水道圖平度以東為水經注所不及，故圖即迄於此。

台灣輿圖并說不分卷 清光緒五年刊本

清夏獻綸修。獻綸，新建人。光緒間官台灣兵備道。自序其書，略稱其時海疆多事，清廷有開撫番之命，獻綸乃周迴撫巡，所由多為無人之境，而內山道路形勢又為古方輿所不載，乃命候補道余寵周歷各屬創為之圖，並採用王熊彪臺稿，參以案牘，又延閩縣王廣文元稺為之纂校，復參酌審定，而成斯篇。共凡十一圖，首列總圖，而系以府縣分圖。總圖以梯形投影繪製，注有經緯，比例則每一度六十分作直地二百五十里。分圖均有畫方，計里不等。各圖均附以說略及道里，另附台灣前後山輿圖一大幅，尤詳於番社之道里、島嶼之方向，可補史志之未及也。

蘇松常鎮太二里半方輿圖 清同治七年刊本

清沈吉登纂訂、顧澐測繪、沈寶禾繕校。此圖為江蘇全省輿圖之刻出者，首列目錄十四排，縱橫凡二百六十六格，每格註書所在該地之州縣名，開卷即郡縣並陳，瞭如指掌。其繪法大旨一如全圖，山從占地平基，推出積高，實數以析算磴道上下盤曲之路。水由地形之方斜、高下，以辨其經流順逆、支幹分併之條。陸由城、市通行大道，及邊隘堡鎮而定四出之要。皆非倍圖可及，為縣治分圖之上選也。

山東省全圖一幅 清刊本

清葉圭綬製。圭綬字子佩，滄州人，仕履不詳，僅知隨兄為官山左，因得考覽齊魯文獻，為續山東考古錄以補顧炎武之闕遺。圭綬究心地理之學二十餘年，孔憲庚謂其才大思精，任道鎔謂其考核駁辨，多與志載有異，洵齊乘一大羽翼，可踵行，皆由衷之論也。案清康熙間命西士繪皇輿圖，遍行天下，測量北極高度，以定各府州縣落地精密，殊常視古人講廣輪表率者尤為善。茲圖各州縣落地皆本此推測，每方十里，全圖共四十七萬二千六百八十四方里。凡古城曾為帝王所居者，及諸侯之國，均標以特識。其村莊必驛路所經，及有關考證者方入。至如佐貳雜官分駐之所，古時關隘水道之跡，皆一一記之。蓋此圖以考證古城為主，圭綬雖志書古蹟一門，每多錯誤，故肆力於考古志趙之闕，以為志書之輔。圖中不及詳考，則於餘紙擇要而書之，其詳明論列，概見續考古錄。全圖分為八幅，合而可為一幅，附古歷城縣城圖，於歷下諸蹟亦多考辨。大抵其考證尚稱精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如縣治之沿革、河道之遷徙淤塞、與夫古蹟山川,咸有記載。所引多史志諸書,所論頗多確解,如謂館陶即唐時永濟縣,冠縣即古黃量城,皆前人之所未言,於古地學之鑽研不無裨助焉。

直隸全省輿圖 清光緒石印本

清裴李倫編製。李倫字芝階,河南人,光緒間官直隸,嘗從事於宣河。此圖原為咸豐九年知府徐志導所製,李倫因其圖距當時已有四十餘年,其間河川遷流、建置沿革,頗非昔觀,乃搜原圖,考以史志諸書,復據當時形勢為之詳訂,計圖共二十六幅,先為直省總圖,而領以各府廳及直隸州縣圖,又次為扶治河道海口諸圖。惟志導原圖均有開方計里,此圖削去之,殊為無謂。至其河道圖則較志導原圖特詳,蓋因李倫嘗從事宣河之役,故能熟悉水道之大勢也。前有李映庚序及李倫自序,末有孔繁淦跋。

陕西全省舆图八卷甘肃全省舆图八卷　清光绪二十五年石印本

清魏光焘编制。光焘，光绪官陕甘总督。其时清廷重修会典，通令各省进绘舆图，并颁发舆图章程，是图即绘于其时。惟自序称其图成于光绪二十八年。各图均经测量，但亦多伪误，且所列郡邑之方位多不准确，可见亦多抄袭旧图，自称经实测者，盖官样文章也。全图凡百有一幅，分订八卷。先为总图及河套图，次为府县散图。各图均有画方，总图为百里方，分图为五十里方。图各附以表，每表均注以沿革、疆域、天度、山镇、水道、乡镇、职官诸项，仿明代舆图之例也。

甘肃全省舆图八卷，亦光绪间至修会典时所绘者。第一卷为总图，而附以海图。第二卷至第八卷为各府厅州县之散图。总图为百里方，分图均为十里方。前有凡例八条，列云总图暨各府直隶州厅图所有经纬度数、方位界址距离、冬夏至日入日出时刻及山向河流源委，均载于说。而黄河均经躬历河面，故其水流方位较前特详。又因川边土司辖地甚广，以前各图均不载，此则另列洮番简图，并详载种族隘口名目，盖备改土归流时可以按考方域也。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　卷　部

陝西全省輿圖八卷 清光緒戊戌石印本

清魏光燾編纂。光燾，光緒間清廷重修會典，通令各省進繪輿圖，並頒發輿圖章程，是圖即繪於其時。惟自序稱其圖成於光緒二十八年，各圖均經測量，但亦多舛誤，且所列郡邑之方位，多不準確，可見亦多抄襲舊圖，自稱經實測者，蓋官樣文章也。全圖凡百有一幅，分訂八卷。先為總圖及河套圖，次為府縣散圖。各圖均有畫方，總圖為百里方，分圖為五十里方。圖後附以表，每表均注以沿革、疆域、天度、山鎮、水道、鄉鎮、職官諸項，仿明代輿圖之例也。

奉天輿地總分圖 清光緒間銅版印本

是圖先列總圖，次為府廳州縣散圖，皆清末之省制。共凡三十一幅，至其圖之繪法，大致皆仿內府輿圖例，用梯形投影，而終加以畫方，不註比例之里數。雖為舊繪地圖，而內容所記之山脈、河流、郡邑、村鎮之名，反較今圖為詳。圖例亦甚顯明，惟於方位間有謬誤，亦當時測量術不精之過也。今人選用地圖，往往忽視舊圖，今以此圖視之，可知圖之精詳與簡陋，並不能以新舊而確定其內容也。原圖不錄製者名氏。最末海龍廳一幅，有崇祜跋，自稱是圖奉天將軍裕德所修。德有奉天全省輿地圖說，圖表已著錄，蓋即以此圖縮印者也。

清內府一統輿地秘圖（民國十八年奉天故宮博物院石印本）

是圖不著製圖者名氏，板藏盛京大內，今名為民國十八年奉天故宮博物院重印時所題。全圖四十一幅，凡關內諸省以及滿洲蒙古新疆諸地均已繪入。其圖刻製極為精密，一望可知為實測之地圖。圖用梯形投影法，故經緯線成直線，緯線愈北愈短，經線除中線外皆斜向北極。全圖之比例，圖上並未注明，今按中經線量之，約為一百四十餘萬分之一。內地各省地名悉用漢文，邊疆諸地則用滿文。按清聖祖時有測製全國輿圖之大計劃，創始於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十六日，至五十六年一月一日始全功告成，名曰皇輿全圖。凡滿洲、東蒙古、西藏及關內各省均為其實地測繪之範圍，即哈密以西，其時準噶爾猶獨立，間接亦有所探訪測量。任是役之最力者，皆為西洋傳教士，而費隱、雷孝思二人竟偏歷全國，始終其事，厥功尤鉅。然吾國之明天算者，如何國宗等，亦均嘗參預其事。但所謂皇輿全圖者，據向時學者所

稱共有兩本，一為康熙年測製，一為乾隆年續康熙帝之圖以成者。據此圖封面金梁氏重印題識，稱為人間未見之瓌寶。細繹此圖之寫法，與雍正十三年法國學者赫德書中所記康熙帝規定之記注方法既完全相符，而圖中天津縣猶作天津衛，榮城縣猶作成山衛，可知是圖為康熙時所製，亦即向時所謂內府之秘藉，外間絕少流傳之康熙皇輿全圖殆無可疑矣。又考清史稿何國宗傳，載有皇輿全圖告成，帝謂大學士蔣廷錫曰：朕費三十餘年心力始得告成等語，雖不免誇大之辭，然其未測繪以前，於新學天算多得張誠及[illegible]之多明[illegible]前後啟發，處心積慮，預備測繪，必歷年所，可知也。今原其成功之要素，實由中國地理之記述與西洋測繪方法二者會通，故能成此距製，不但奠定中國地圖之基礎，且富有世界學術之意義。凡斯成就，固藉西洋教士測量之功，亦中國政府提倡之力也。

清乾隆內府輿圖一百○四幅 北平故宮博物院影印本

是圖即世所稱乾隆十三排地圖也，首有清高宗御製詩二首，一署乾隆丙子，一署乾隆庚辰，當即彼時製成者，蓋纘康熙輿圖重加纂修之圖也，共百○四幅，其幅員所及，北盡北冰洋，南抵印度洋，西至波羅的海、地中海及紅海，東至朝鮮，其所包含不僅中國全國，實為彼時最完全之亞洲大陸全圖也，大陸之外，惟有庫頁、台灣、澎湖、海南諸島，朝鮮以東至對馬島而止，日本、琉球既完全不載，南海中東沙、西沙諸小島更毫無踪跡，想見彼時製圖者於海上殊不注意矣。圖最精詳者為康熙朝實測之滿洲、東蒙及關內各省，與乾隆朝實測之西域各地，至中國之西，遠及回教聖地之費格，惜其間地方率甚模糊，或僅留空白而已。是圖測製之法，及所用之比例尺，與康熙圖相同，所兩圖相較，除關內各省一二地名有所變更外，其餘大半相同，及西南方面亦繪至鐵門關而止，但北西方增加者則甚多，西經至九十餘度，較康熙圖增四十餘度，北緯至八十度，較康熙圖增三十餘度，幾多一倍以上矣。蓋乾隆一朝遠征準噶爾廓爾喀諸部落，西北武功稱為極盛，於是圖之繪製至有關係也。惟中經線不作零而作東一西一，故欲推算其經緯度，皆須識一方為正確。至圖之繪製年份，據清高宗詩自為乾隆二十五年，但清宮史不載此圖，其所著錄之皇輿全圖等，均與此圖不同，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目著錄之，而不載年月，實無由確定也。至其圖名原無專稱，學者往往以內府地圖或欽定輿地全圖稱之，而十三排地圖之名，尤為通用。原圖為精刻銅板，極為精詳，世間罕見流傳，其板當存大內，故宮博物因檢出重印行世云。

坤輿萬國全圖一幅 民國二十五年影印本

明利瑪竇製。利瑪竇意大利人，精通天文曆數地理之學，明萬曆中航海至廣東，于是西法始入中國。此圖成於明萬曆十二年，作橢圓形投影，參合西洋麥克托、粤提力阿斯、蕃蘭惠阿斯諸家之圖繪之，以地勢劃世界為五大洲，曰歐羅巴，曰利未亞，曰亞細亞，曰南北亞墨利加，曰墨瓦蠟泥加。所畫海水波紋，極為細緻，皆具意大利地圖家法。蓋西洋地學之輸入中國，是圖實有啟發之功也。所注地名雖不若今圖之詳，然所繪全世界之形勢尚無不合。圖中並詳注各國產物、民族之圖形，附有九重天、天地儀、南北兩半球、日月蝕、赤道諸圖。書前除利氏自序外，尚有吳中明、李之藻、陳民志、楊景淳、祁光宗諸人序。按是圖明代屢有刊刻，最初為萬曆十二年重慶知府王泮，及二十八年吳中明據王本增刊於南京，三十年李之藻據吳本利於北京，三十二年郭子章亦據吳本縮印於貴州，三十四年李應試據李之藻本再刊於北京，前後共五刻矣。但據所存題識考之，皆推崇利氏及之藻之言，可知此本為據李之藻本利印者矣。利氏之圖因刊刻甚多，故亦時加改善，自序謂庚子至白下，蒙左海吳先生之教，再為修訂。辛丑來京，諸大先生曾見是圖者，多不鄙棄羈旅而辱厚待。繕部我存李先生夙志輿地之學，自為諸生編輯有書，深賞茲圖，以為天度之上應天纏，乃萬世不可易之法。又且窮理極數，孜孜之晝年不捨，歎前刻之隘狹，未及西來原圖什一，謀更恢廣之，乃再加校閱，取原圖及西文通誌諸書，重為考定，訂其舊譯之謬，與度數之失，兼增國名數百，隨其楮幅之空，載厥國俗土產，雖未能大備，比舊亦稍詳云云。李氏所刊較其他各本最稱完備，而亦利氏最後修正之定本矣。

中俄交界圖一卷 清光緒三十四年石印本

清洪鈞譯製、鈞字文卿、同治間進士第一、由修撰累官兵部左侍郎、光緒間出使俄德荷奥諸國、熟悉西北地理、於元史致力尤深、著有元史譯文證補諸書、是圖為其使俄時、據俄國所繪界圖以譯者、其時喀什噶爾續勘西部界約、國中圖學未精、無善本可據、鈞以是圖所繪、與界約符、乃譯成漢字、以備交涉時之參考者、前有光緒十六年鈞自識、謂俄文原圖成於光緒十年、在立約定界之後、皆為俄人躬履周歷實測所得、原圖不過三五幅、鈞展繪成三十五幅、由中國字體不能再收縮故也、云云、全圖以銅刻影印、經線因俄人所作、故經線以俄都為中線、注有縮尺、每工部尺一寸、合一百里、所繪界線、東段界自恰克圖起、東至圖們江東岸土字牌止、西段界自恰克圖起西至烏仔別里山口止、凡沿界山川郡邑城鎮村莊之道里、形勢、界牌關卡隘口、廠台郵電鐵道之設置、與夫寺廟鎮廠府第之所在、悉皆注出、惟其所繪界線以光緒十年所定者為斷、於已失地舊界、則均未列考證、似欠詳明、且譯自外人所製者、主客異勢、取舍各有不同、洪氏以之爲邊界之左證、亦大謬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中俄交界圖一卷附中俄交界記二卷 清宣統三年湖北亞新地學社印本

清鄒代鈞撰，曾寅增補。代鈞新化人，字沅帆，光緒間隨使歐西，後充京師大學堂教員，官至學部參議。精地理之學，著有西征日記等書，嘗刻中外輿地全圖，為近世輿圖之佳本。此亦代鈞所撰，成於光緒間，至宣統三年，其門人曾寅復據代鈞原稿增刪而成。是圖全仿西法繪製，圖中密布經緯，以京師中線首列總圖一幅，分圖凡十五幅，總圖之比例率為一千四百四十萬分之一，分圖比例率為一百五十萬分之一，各圖可遞相啣接，東自吉林，西至新疆，所繪界線畧分三部，東南自圖們江口北，西北至額爾古納河旁之阿巴海圖為東界，即今日滿洲國東北部諸行省地，與蘇俄西北利亞東部交界之地也。東自額爾古納河旁之阿巴海圖西至沙賓達哈巴為北界，即蒙古車臣漢土謝圖汗、唐努烏梁海諸地，與蘇俄西北利亞中部之界也。東北自沙賓達巴哈西南至烏仔別里為西界，即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塔爾巴哈台伊犁新疆諸地，與蘇俄西部西北利亞及中亞細亞之界也。共長凡二萬餘里。按中俄國界，自康熙以迄光緒十二年，歷經會勘改訂至十餘次之多，是圖凡歷次所勘定之界線，與已失地之舊界，悉皆備載，而沿邊內外山川形要、卡倫牌博、度里方位，與夫郵電鐵路之設置、礦山工廠、教堂廟宇之所在，亦均廣搜無遺。圖為銅刻彩印，故極美觀顯明。圖東附錄中俄界記二卷，大都記定界之年次及訂約之原起等，而於沿邊要害，亦莫不詳為討論。界記之前，並冠以摘要一覽表，尤為簡明。又附八方偏度圖解，以釋偏度之應用法者。考其所著，雖非得諸親履，然博考中外圖書，融會新舊界約，故圖說俱能詳確有據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皇朝一統輿地全圖一幅 清道光十二年李氏刊本

清董祐誠撰，李兆洛增訂。祐誠一名曾臣，字方立，江蘇陽湖人，嘉慶舉人，負經世才，游歷所至，山川形勢、政治利弊無不留心采訪，後更肆力於輿車禮儀、輿地名物之學，尤精於曆算，著述甚多。其兄董基誠曾以其所著算術諸書附以文集及水經注圖殘稿合刊為董方立遺書。此圖亦為方立所作，成於道光初年，原圖已佚，今本為道光十二年李兆洛重訂者。據兆洛序稱，祐誠以清初康乾兩朝之輿圖均為內府秘藏，外間流佈絕少，乃精心仿繪，博稽掌故，旁羅方志而成斯圖，至於州縣之更置，水道之遷移，則以道光二年為斷。四周所至，東至朝鮮，西至新疆後藏阿里，北至外喀爾喀，南至於海。繪法悉宗內府地圖之例，開方計里，而以虛線為天體經度，所錄皆府廳州縣之名，而關塞要害，則略而不書。原圖分繪四十一幅，兆洛以大小不均，難於拼合，不便觀覽，乃總而為一，又以藩屬之地，遺於簡略，複據乾隆內府之圖增益西北外藩諸屬，而天度大要，及郡邑更置，仍依董圖無所更制，自是以後，屢有傳刊，大都均據李圖刊佈。惟咸豐六年長沙胡錫燕重刊本又以李圖紙幅頗大，改為書本之式，內容亦均仍其舊，無所更張也。惟此圖遺陸深遠之地，詳注民族之分佈，實為清人作圖之特色，亦兼有近代人文地圖之神貌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江浙閩沿海圖一冊附圖說三卷 清光緒閒石印本

清朱正元編製。正元事蹟未詳。惟圖名上冠御覽字樣，自稱臣朱正元恭識，據此知為繪進之圖。正元以當時津滬各地所繪之中國沿海圖，都譯自西人原本，雖能洗昔時望洋影響之陋，但主客異勢，取舍有所不同，以之航海則可，以之籌邊則不足，若地是名非，譯時亦無由更正，遑論加詳，實由於考訂未能詳審也。乃於光緒丁酉冬十二月自江浙起程，且行且測，經一年餘，江浙兩省始行完竣，更於庚子秋七月測福建一省，至壬寅夏四月始成，共凡三十有六幅，計浙江省十二、江蘇七、福建十七，每省均冠有總圖一幅，據書前凡例所講，知圖之繪法，大致皆就西圖增改而成，所繪頗為精確，凡近海地形之高下，道里之遠近，沙礁、島嶼之險夷，潮汐氣候之測驗，以及通商口岸、礮台建置，莫不詳為標測，即航海需要之羅經、海深、沙岸、海岩等，至各地帶宜種植物產，所出物產，亦均隨地注明，故自序謂實測所得，圖非誇大之言矣。其圖經緯線之投影，則採用梅爾格達圖柱投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亦中西人士認為最適用於海圖之投影法也。又以諸各重要港灣之不能詳於圖者，別附圖說三卷，分目開列，以記其詳，計有鈐轄、里距、水道、潮汐、沙礁、島嶼、城鎮、形勢、船隻、礮台、營汛等，各卷之後，更附以各港灣附近海島表，載各島之偏度、面積、居民、船隻、錨地、土產、異名、譯名、華名，詳畧得宜，與圖可相為表裏。全圖編製之詳，頗具近代輿圖精神，雖海地時有變遷，然為時非久，大勢尚無差異，故仍不失為學術上研究之資料也。

海口圖說一卷　清光緒十一年刊本

清朱正元撰。正元字[illegible]，四川劍門人。光緒以道員隨海大臣出使出通防，故能熟習海疆，曉暢戎事。其時法事初平，尚慮以不明海疆情形為命，遂赴台澎觀法兵之，考察沿海各省水陸各口之形勢險夷，未奉命後親歷各地，細心勘察，越一年而功成，乃以目見著是書以進，頗為善慶所許，因力薦之於醇親王，充海軍值日官局書凡二卷。前二卷所論為全國海口形勢，總論閩東直津山東江浙閩粵沿海諸省之海口，并附台灣之土番形勢，於台灣方言之記載尤備。末卷專論礮台築法，舉其最要者凡八種，曰雲鋼鐵礮台，曰鼎角鐵礮台，曰島嶼暗礮台，曰平陽暗礮台，曰土囊沙礮台，曰中流浮礮台，曰竹木浩礮台，曰沙石魚鱗礮台。所著雖卷帙無多，究以實地履勘所得之論，於沿海之一切險夷言之最悉，故數陳利病之議多考證。沿革之文少，且其所論亦不僅及海防之事，凡鐵道之建設，河防之工事，稍與海防有關者，無不詳細備載。雖今昔異宜，情勢已不盡合，然以之作參攷之籍固當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光謁陵路程圖并說一冊 清道光間繪本

不著製圖者名氏為清宣宗展謁祖陵巡幸盛京路經直隸省各站之圖說全圖起自京師之朝陽門東北行逕三河薊州玉田豐潤灤州永平撫寧諸州縣地以達榆林縣之山海關凡十一站又自玉田逕遵化而至薊州界則為展謁東陵之路程其圖為設色彩畫以山水畫之筆法繪成圖式頗為精緻酷似近代所稱鳥瞰圖式凡啟鑾之經由道路均以紅色線表出而沿路之尖營行宮所在與夫附近之村莊坐落註記皆極詳備雖至今河流村落之名已略有更易然大致尚無變化每經一站均附有圖說於沿途之名勝古蹟山川都邑悉考其沿革注其距離遠近雖為巡幸而作於地理亦頗有所補圖中粘貼黃簽大都皆記承辦巡幸御差經費以及行宮所在地之承辦州縣等式即當時直省官吏所繪進以備皇帝途中參考者也圖封面標道光九年當即巡幸之年矣

廣東輿地全圖二卷 清光緒二十三年石印本

清廖廷相編製廷相字子亮南海縣人光緒二年進士授編脩充國史館協脩丁難歸不復出長學海堂菊坡精舍講席凡十年後又主廣雅書院其時粵督張之洞開設廣雅書局校刊群書延廷相總司校讎之事生平邃於經史之學尤長音韻嘗著有經說韻學諸史劄記金石考略及文集等書事蹟俱詳宣統南海縣志光緒乙丑開會典館重修輿圖廷相奉粵督李瀚章檄繪圖進呈及張人駿督粵又以原圖仍沿用嘉慶間之舊式與各省繪進者未能一律因復委廷相遵照光緒新頒之圖式重加摹繪於光緒二十三年繪成即是圖也人駿復以原圖不註經緯另繪全省之經緯度圖一冠圖首以明方位次為省之總圖每府及直隸省之下為所屬之州縣散圖共九十有二幅每圖均以畫方計里之法省圖為百里方府直隸州圖為五十里方散州縣之圖為十里方省及府直隸州均繫以說以考疆域之廣狹散州縣則附以表表記沿革疆域天度山鎮水道鄉鎮職官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事今觀其圖總分各圖繪製均極精細圖例亦甚詳明所附表說亦頗簡要凡例稱省城之經緯度為實測所得而府州縣亦均綜論里數按圖推算參之志乘折衷入表故雖非一一實測之點然亦曾詳細考核故視其他輿圖之掎摭附會者當較勝之矣

浙江全省輿圖並水陸道路圖記不分卷 清光緒二十年浙江官書局石印本

清宗源瀚編製源瀚字湘文江蘇上元人少游各省幕游保知府官浙江歷署衢州湖州嘉興府事敏於吏事功晉道員署杭嘉湖道生平精於史地之學著有頤青銘集金石書畫題跋名賢碑傳錄諸書事蹟俱詳清史稿本傳先是光緒間重修會典詔令各省繪輿圖以進浙江輿圖即為源瀚所領修者此圖乃據進呈底本重加釐訂而成全圖共八十有四幅依當時府廳州縣之制編次極有條序各圖均以開方計里之法但不註經緯度省圖為百里方府圖為二十里方縣圖為五里方凡例稱其圖皆以三角法實測而得故記註地名亦極詳細每圖附有說府圖載其方域州縣沿革並詳記水陸之道里頗能與圖互相語明前有凡例自序凡例中論其圖不註經緯度之由頗為懇切大旨以地為圓體四面皆與天空之經緯相應其線實曲而非直各處測點皆為直線故推得里數往往不能與天度密合此

曲線直線之不同，亦猶弧線切線之有差也。此外目力之强弱，有視線差；天氣之清濁，有光線差；以及儀器之易變，微杪之難分，地平之難取，底線之難準，一切致差之由，非一端所能盡。如五里方圖本欲略為伸縮，添畫經緯，然地面廣濶，名目繁夥，一經改動位置，未必悉當，長短亦難添勻矣。故不用經緯度，而憑實測之爲道，以存地球上點直距之確數也云云。

雲南全省輿圖不分卷　清光緒間寫本

清龔啟藩等纂。啟藩，雲南人，光緒間官貴州修文縣知縣，因事革職。此圖為滇省進呈會典館之稿本，而為啟藩所主纂者。圖共百有一幅，首列總圖，各府及直隸州之下領以所屬各縣散圖。圖式悉遵會典定式，以畫方計里之法，省圖定為縱十六格，每格當度之半，為縱橫各一百里；府廳州圖每幅為縱八格，每格為十五分，得四分度之一，為五十里方，八方共容南北距四萬里；散州縣圖每幅為縱十六格，每格三分，得二十分度之一，為十里方，共容南北距一百六十里。各圖均注有緯綫，並注明北極出地度分，經線注明偏西度分，均以直綫開方，頗可免北斂南侈之嫌，而計里亦甚密。各圖雖未經實地測量，但亦頗精詳，尤以州縣散圖更為詳密。凡一地之山鎮、市集、橋梁、渡口、礦廠、關隘、驛站、塘舖、電綫、釐卡、關稅、防營、駐紮等，悉皆注記。而省圖及府圖更有說，以考沿革疆域、山鎮、水道，大致皆據道光通志為之，間亦有所考論。如論境內諸江源委，於通志及陳澧之漢志水道圖

訛誤尤多不誤徵引甚為廣博持論皆極精確至
州縣敘圖說所以表載沿革區域天度山鎮水道鄉
墳職官等蓋亦取材於志乘者也前有凡例算例亦
皆極有條理實邊地輿圖之佳本也

直隸沿海各州縣入海水道及砂磧遠近陸路險易圖
說 清光緒間色繪本
清周馥製馥字玉山安徽建德人嘗為李鴻章幕累
保道員歷署永定河道津海道等遷按察使四川布政使
擢直隸兩江廣東山東諸省撫卒諡愨慎著有周愨
慎公全集是圖為官直隸津海道時所具時海防綦
嚴增兵築壘因考察地勢參以舊圖作此以為行軍
駐防之嚮者北起山海關南迄山東海豐之狼坨子
凡七百餘里逕臨榆撫寧昌黎樂亭灤州豐潤寧河
天津滄州鹽山十州縣均直省沿海地方凡各水入
海之深淺傍岸砂磧之寬狹州縣之分界道里之通
塞以及駐軍防汛堡灘鹹淀地均一一纂繪標註臚
列無遺即各州縣之村鎮亦擇其衝要而為舟車所
屆者酌為記載於河道之分佈尤極詳盡蓋雖為海
防而作並及河渠之助誠為經實用之圖也雖以舊
法設色描繪但極精工有畫方而不計里數圖之右
端附有圖說於清末海疆之情勢敘述頗詳與圖中
標註可互相發明今雖地形已改易如大沽礮台等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為歷史上之陳跡，盖圖成於光緒庚子以前，故欲考清末海防之建置者，與河道之遷徙者，是圖固未嘗不可備考，故仍不失歷史上之價值也。此圖雖為繪本，但坊間流傳頗多，可知此圖實為當時行政上備用之地圖矣。

大清萬年一統天下全圖一幅 清乾隆三十二年刊本

是圖編製人不可考，清和黃宗羲曾為刊行，此刻宗羲孫千人所並製者。千人字詮孫，官泰安縣丞，篤逸敦行，工詩，著有螢秀集、希夷集、箏野堂詩鈔、竹浦孫翁詞諸書。千人以原圖刊於康熙癸丑，已閱九十餘年，其時此數十年間，國勢日盛，版圖益擴，如征服台灣，平定伊犁等，均未繪入，而灃州為府，改土歸流，分直府縣，裁併衛所等，莫不多所更置，於是采摭史志諸書，據原圖詳為增訂，爲凡海岸山脈河川湖澤道里城邑關塞等，無不詳細登錄，惟邊塞之區，似傷於簡略，註字亦多偽誤，如以潘昂霄為潘昂霞，朱思本為宋思本，其尤著者也。至其圖之繪作，則仍襲明人舊法，尤以山川海水之形，極類羅念庵之廣輿圖，故宗羲原刊所據之圖，與羅氏之廣輿圖，似不無關係也。是圖除千人之增訂本外，尚有蓋色套印本，內容悉同，惟圖版較此增大三倍，未註刊者名氏及刊刻年月，當是坊賈傳刊之本耳。

淇縣輿地圖說二卷 清光緒二十六年刊本

清曹廣權撰。廣權，長沙人。是書為其官河南淇縣知縣時所作。大致以淇縣志修於順治間，此後二百數十年間，曾未重纂修。光緒中雖有教諭俞章甄閱訪舊為淇邑徵信輯畧，意蓋萬志，成草稿二卷，然亦但記人物藝文，他未遑及。廣權因編聯戶口之便，循行鄉閭，辨方位於平原曠衍，以步弓繩之廣袤方邪，皆記其鳥里。境內水道，則循舉斛量，得其經支迂直闊狹之數；巖壑阻深，亦窮境探悉，以眾水之條流，辨山脈之支幹，隨地準望，加以鉤稽，綿回層嶺，因而識之。又參考檄牒，旁採碑記，周咨於士庶，下逮於胥徒，彙輯而成是書。分上下二卷，上卷著沿革及境域之四至、村鎮戶口、土宜；下卷專論境內水道源流，而於邑中水利考論尤為詳明。大致主張有三：一曰濬趙渠，二曰復思德故道，三曰堅築寺莊草店二口。蓋以趙渠通則陂中水暢，思德觀則上游勢分，隄口堅則西衛患少，誠為熟悉地勢而明於水利者之論。首冠邑圖一幅，圖以開方計里之法，方為一里，圖例亦甚鮮明。今觀其書雖只二卷，然一邑中地之衝僻、民之利病，大都皆撮舉其大端，而不以山川古蹟登臨題詠為重，亦殊有裨於實用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新疆全省輿地圖一册　清宣統元年石印本

是圖不著製圖者名氏，圖為清宣初年所繪，以西法製成者也。按新疆建省始於光緒十一年，是圖均依當時之行政區劃編次，首列全省總圖一幅，四道各一幅，府廳各縣總分各圖四十八幅，伊犁將軍圖一幅，外附阿爾泰山脈圖一幅，統共五十八幅。總圖之比例為二百萬分之一，比各分圖之分率大小不等，地名記註甚詳，凡山川之形勢，郡邑之方位，村莊地方之名，與夫郵路電線驛程驛站牌博卡倫學校廟寺官署設置，森林礦產，亦均詳舉其名，且地名之譯音，尤為準確，圖例之標識，亦極顯明，一寓目間，瞭如指掌。按記載西域之籍，昔時雖有所輯，大都為新省未建置行省以前之作品，與後來形勢已多不合，然輿圖製繪，素以新穎為貴，是圖成於改設行省以後，自當視舊作較近實際矣。

莊浪鎮地理圖說一册　明絹繪本

不著製圖者名氏，全圖所繪皆明末莊浪衛所屬之各堡圖說也，先說後圖，猶古人左圖右說之意，首冠莊浪衛總圖，以次為各堡分圖，曰沙井堡，曰苦水堡，曰南大通堡，曰武勝堡，曰岔口堡，曰鎮羌堡，曰通遠堡，曰西大通堡，曰平城堡，又次為松山新邊圖，以次為新邊之各堡分圖，曰大松山堡，曰雙井堡，曰阿壩堡，曰裴家營堡，前後共十五圖，繪製頗為簡略，然說極詳，凡莊浪衛之形勢險要，建置沿革，以及官師兵馬錢穀水利之事，悉皆備載。考莊浪衛為明十五年所置，旋廢，改置莊浪守禦千戶所，永樂元年復為莊浪衛，屬陝西行都司，清康熙二年復降為所，雍正三年改莊浪所為平番縣，圖說中載有國朝畧定河西一語，當是指明洪武五年平定河西而言，設為清人繪圖，決不能稱之以國朝，而述前代之事，故為明人所繪無疑，又松山新邊圖圖說乃記萬曆二十六年平定套酋著兒之事，則為明萬曆二十六年以後所繪者又可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浙防紀實圖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不著主編人名氏，為清寧波府鎮海縣人士所製，以誌提督歐陽利見於甲申之役守鎮海擊退敵人之功績者。按歐陽利見，字賡堂，湖南祁陽人，善水戰，因軍功累擢浙江提督，駐甬江，嘗慮海氛有變，又以鎮海為浙東門戶，嘗相度地勢，擇要害，命營弁統所部分屯之。又以舊置礮台顯列高阜，易為敵之目標，乃躬率營勇於金雞山巔掘坎二丈餘，築隧道螺旋而上，設伏其中，山下隱置巨礮數十尊，礮門由地穴出，望之為無備者。凡敵可登岸之處，密埋礮彈地雷，以電線連為餘，於瀕海山岡多設虛壘為疑兵，又於金雞嶺築土室數間，以為指揮之需。經營佈防凡二年，迨中法之役興，法艦寇浙，卒被擊退，鎮海居民追念其功，因作是圖，紀其防守之工事，凡是役之防營分屯處所，各繪為圖，凡九幅，首鶴鳴山之迎敵全圖，及蛟水平夷圖，各附圖說，記是役之始末，及隨戰諸將事績。其圖皆為鳥瞰式，蓋為紀實之圖，固不必明道里之遠近，實為考究中法戰史者所當瀏覽，亦可補志乘之不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新疆駐防圖二卷圖說二卷 清宣統元年抄本

不著編製者名氏。圖成於宣統元年，似自原本過錄者。全書凡四卷，第一卷為新疆各地訓練防隊駐紮分配區域圖，設色彩繪，注有經緯線，經線以北京為本初子午線，比例為四百二十萬分之一。第二卷為新疆省城常備軍駐紮分配圖，亦為設色彩繪，用五千分之一比例，並繪等高線以表地形，緣之距離為五十尺。兩圖皆為防守而作，故凡營汛駐防之所在，記注甚詳。三四兩卷為新疆之輿地圖說，俱依州郡編次，每一圖說中均有標目，先記疆域之廣狹，次考建置之沿革，再次為山脈河流之所經。縣圖則增以驛路村鎮、卡倫、牌博諸目，敘述雖簡，頗為切要。數之修該山水、誇人物、輯詩文者，其有用無用，則迥殊矣。然題曰圖說，止有說而無圖，且前二卷之圖，大都關於防汛之事，此圖說則志輿地者，當非前二卷之圖說，故疑佚其半矣。

甘肅全省輿地圖二冊 清光緒二十三年繪本

清李長林編製。長林光緒間官甘肅，以試用經歷任甘肅輿圖局委員。按甘肅輿圖，初為[illegible]魏光燾所創，亦既清實測輿圖之一。是圖即依魏光燾圖重加編製者，其大旨謂原圖測繪雖極精詳，惟其所測皆用測面畫法，不免有千得一失之病，又為西寧府涼州府總處邑燕戍格礙伯武南斗合分圖之山，以次在皆于下，嘗古哇等處，原圖製成時期，尚未經敦煌番素之事，故均略而未繪，此則悉為補入，其他均仿魏圖畧者詳之，誤者正之。以黃河南北岸分訂為八卷，第一卷為全省總圖，附嘉峪關內外及青海諸處，第二卷為蘭州府屬諸圖，第三卷為平涼、慶陽二府及涇州直隸州屬諸圖，第四卷為鞏昌府及秦階兩直隸州屬諸圖，第五卷為寧夏府屬諸圖，第六卷為西寧府屬諸圖，第七卷為涼州及甘州府屬諸圖，第八卷為肅州及安西兩直隸州屬諸圖。其圖雖有畫方計里，而方格之大小不等，似欠詳確，但注記地名則甚精詳，實為魏圖所不及者。附錄圖說，亦頗簡明，圖為彩繪。

捆繪本，繪法頗細，並署有臣某繪進字樣，或亦進呈

之稿本也。

福建全省地輿圖二冊 清光緒二十七年石印本

清傅以禮纂。以禮光緒閒官福建，以候補知府領修輿圖事，襄其事者為董毓琦。毓琦字手刪，臨海生員，以通算術，屢參預輿圖工事，如吳大澂之三省黃河圖，馬徵麟之長江圖，毓琦多有建白，是圖成於光緒間，亦董修會典時進呈之圖。首列總圖，每府及直隸州之下，繫以州縣分圖，各圖均仿胡林翼一統輿圖之例，注以經緯，而強加以畫方計里之法，省圖每方為百里，府圖每方為五十里，縣圖每方為十里，凡例稱省圖為四百四十萬分之一，府圖為一百二十萬分之一，縣圖為五十一萬四千三百八十分之一，圖例依會典館之定式，略加以變更，總圖及府圖均附以說，考其疆域之沿革，論其山川之形勢，縣圖則附以表，以記沿革，疆域，大度山鎮，水道，鄉鎮，職官等，末附海疆圖四幅，蓋錄自八省沿海圖者，其圖雖為光緒閒所繪，然頗具近代輿圖之規模，不但於山川道里，郡邑方位，村鎮礦壚，均能一一詳載，即如交通之建設，軍事之設防，以及海關釐卡，鹽場，通商口岸，領

事術者、亦恙能備載無遺、輿圖以愈近愈佳、然亦宜考其詳略及繪製之如何也、

浙江郡邑道里圖一册 清乾隆二十年刻本

清伊靖阿編製、伊靖阿乾隆間官浙江鹽運使、清制鹽運使、大都兼管驛傳之政、是圖即成於其時、大致以浙省雖有輿圖、然亦僅存其畧、未詳其遠里、更以浙省環列諸山、致使水陸途程多少夾雜、難以稽核、乃考核史志、稽諸案牘而成斯篇、前列浙江總圖、次為郡邑分圖、共七十有五幅、總圖所繪為全省水陸道里、均各隨郡邑之所向、悉按道里之所遠、挨次注明、疆界劃然、道里井井、其郡邑諸圖所繪頗異於道常之地圖、僅具圖表之式、但凡此邑之通彼邑、一郡之達數郡、亦皆縷析而條分、蓋專志驛傳之圖、自與水經地志各圖為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同所屬各城堡圖說 清初彩畫本

不著製圖者名氏、圖之封面題為整飭大同左衛兵備道造完所屬各城堡圖說、按清制山西大同左衛兵備道兼分冀北道、其所轄為右衛與助馬、威遠三路、左雲右玉、威遠五衛及高山等二十八城堡、即今山西東北部長城附近之地也、是冊即繪其時所轄城堡之圖、首列三路總圖、以次為各路所屬之城堡、公圖共三十二頁、圖以設色彩繪、均附有圖說、記城堡建置之沿革形勢要害、以及兵馬餉量之制、雖甚簡略、然在當時亦可為留心邊政者矣、考山西通志稱左衛兵備道初駐朔州、後移左衛、康熙元年裁、皇朝通考載順治六年設右衛協副將、圖說則謂右衛城設參將、殆為順治六年以前之制、通志又謂左衛兵備道順治元年為劉遇、三年為胡良左、四年為宋子玉、子玉又見王氏東華錄、以姜瓖之亂殉國、細繹圖說謂闖賊雖滅、餘氛未盡一語、則是圖當為順治二年以後所繪、蓋李自成亦死於是年、然胡良左僅任一年、未必能詳故實、故疑撰是圖者、或為宋子玉乎、

黃淮運河圖說三卷 清繪本

清張鵬翮編製、鵬翮字運青、麻城人、寄籍遂寧、康熙進士、累擢河道總督、長於治河、凡所經劃、無不完固、雍正初、拜武英殿大學士、卒謚文端、著有忠武志、敦行錄、信陽子卓錄諸書、是圖為其官總河時所繪者、圖凡三卷、第一卷為黃河圖、自星宿海河源而至海口、第二卷為淮河圖、并附以五水濟運圖、衛河圖、及山東新泰、泰安、肥城、平陰、汶上、東平州、鄒縣、滕縣、嶧縣、蒙陰、禹王台、寧陽、泗水、曲阜、滋陽、濟寧、金台諸泉源圖、第三卷為運河全圖、各圖不但詳繪沿河之隄防工事、即歷代疏濬得失之利弊、各河支流之源流分合、無不俱載、繪製極為精工、除淮河圖為設色彩繪外、餘均不着色、其圖雖為清代所繪、於今河道已有更易、但康乾兩朝為清代治河極盛之期、故仍可為究黃淮諸水源流、考河防沿革者所依據也、

沿海防衛指掌圖說一卷　清繪本

不著製圖者名氏前有序稱長洲後學魏闇月山氏敬繪錫山後學王維丁炘氏較正二行據魏王二人署名語氣或係魏氏據前某人之圖暨撰述繪成者，又經王氏校正者序內述沿海之防衛形勢頗詳於是圖之所繪情由及原撰人姓氏並無一語及之故不能定其為誰氏編製也全圖起自盛京經直隸山東江蘇浙江福建以迄廣東總七省沿海之地計程八千五百餘里末附台灣前後山圖及澎湖輿圖其圖以海居上地居下之式繪成乃畫家遠視之法凡沿海之抗塞道里之遠近近海沙礁島嶼之分佈風雲汛候之測驗以台灣澎湖諸島之形物產圖中俱逐東為盛京當為清代所繪無疑又據其防海衛所之制及以為清康熙時規模故知是圖之成當在乾隆以前也其圖雖無開方計里然所繪沿海情形頗極詳實雖後來地形多有改易然欲考防海之沿革故實者亦不可少之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畿輔輿地全圖一卷　清同治十一年刊本

清黄彭年製彭年字子壽貴州貴筑縣人道光進士官至湖北布政使生平以整飭風紀扶持士類為己任嘗掌教保定蓮池書院著有陶樓文鈔陶樓雜著諸書光緒間李鴻章奏修畿輔通志延彭年董其事是圖即製於其時圖之所繪直省境域北至巴林錫喇穆楞河東至內蒙古科爾沁右翼後旗西北至察哈爾右翼正黄旗東南至海及山東武定濟南臨清東昌曹州境西至山西大同代州平定遼州境南至河南彰德衛輝開封境圖其式仿乾隆十三排地圖之例以一整幅地圖分切六幅八排縱為一百七十二方橫一百三十五方方為十里記註頗為詳明舉凡郡邑之方位山川道里之遠近防汛關驛之佈置與夫鎮集堡砦村莊之較為重要者莫不歷舉無遺而於驛程之迴曲例言稱別有紀里之書難以方論故畧而不繪也又以直省諸河變遷無常故所繪河形則以同治辛未年為斷於舊跡之可考者亦均一一註明所圖直省境域於今雖有改易然欲考清代

畿輔之疆界者未始不可以此為考據也

揚州歷代疆域沿革圖考不分卷 清光緒四年刊本

清徐庭曾汪桂森仝撰庭曾字慶孫甘泉人光緒間貢生邃於經史之學於天文算術無不通曉尤精於地理著述頗富桂森字仲丹儀徵人事蹟未詳前有庭曾自序大致因揚州之地歷代屢有因革乃作是編以考揚郡歷代疆域之廣狹建置之沿革其疆域不可考而建置尚可考者更就當時揚州之地考之大致以正史為宗旁及雜史野史及各家著述而證之繪圖凡三十有四幅圖各附表說圖以紅黑兩色

癸卯標識亦甚鮮明於古今沿革一望可識全書上起唐虞下迄於清均按時代排列凡有更置者均詳載其本末而於五代建置沿革更特詳密為志書所不及者考古來誌地理之書皆略於十國五代況揚州所屬在當日不過為淮南一偶之地更為輿地家所不經意者矣至其論清代沿革至乾隆三十三年而止蓋其後無因革焉今觀其書援據該洽條理詳明凡所考辨俱見典覈如論江都一縣非置於漢項羽時已有此名尤可證歷來志乘之誤按庭曾桂森均

籍揚州以是地之人而考其因革故非影響附會者所能擬矣

湖南全省輿地圖表不分卷 清光緒二十二年石印本

清陳寶箴纂修寶箴字右銘義寧人咸豐舉人參曾國藩軍幕以知府官湖南光緒間累擢至湖南巡撫務分官權與民而尤以開通民智為急湖南新政之推行實自寶箴始後以保薦楊銳劉光第落職事蹟俱詳清史稿本傳是圖即其撫湘時所修纂者亦重修會典時進呈之圖故悉遵會典格式也首列湖南全省總圖又以衡岳九疑為楚南名山洞庭為楚南大澤以其附於郡縣圖表未易周詳故各自為圖而別著於總圖之下次為各州縣散圖共凡九十有四幅均用畫方計里之法總圖並加注經緯度凡圖不能形者或不能詳者均以表說補之表載沿革疆域天度山鎮水道鄉鎮職官等其圖大都皆測繪所得故極精細所附表說亦均參以史志諸書蒐采故實博徵今事故詳加考訂而成故均能與圖互相發明也

歸德寨堡圖表九卷 清咸豐間原稿本

清傅壽彤纂。壽彤貴筑人，咸豐間皖捻逼近豫境，巡撫恆福奏請於沿邊歸德陳州汝寧光州南陽諸府州所屬，仿照堅壁清野之法，築立堡寨，互相保衛，以杜匪患。時壽彤方隨袁甲三從事亳州軍營，以其嘗隨英桂勦賊皖楚，武事習知，地勢民情，又以歸德為豫東最要之門戶，乃檄壽彤督理其事，不兩月，凡歸德所屬七邑成寨堡七十有九，並作是書以紀其事。全書凡九卷，卷首為上諭，一至八卷為各邑之寨堡圖表，各卷之首冠以總圖，繫以各寨堡分圖，各圖後均附以表，自序稱其表仿史家年表之例，首紀周圍距城里數，以提綱領，次四至，紀勢，次門樓牆濠柴口，以紀形，次歸併村莊，以紀強弱，次紀正副長，以見得人與否，而備勸懲，次紀丁壯，以備戰守，次守具，以紀器械。凡表所不盡者，如歸併村莊之方偶也，小首領也，道里也，排戶也，別為表，附於各邑圖表之後。第九卷皆為巡撫恆福所頒之守寨告示條約諸文，以及奏章。所載著雖僅及歸德一府之事，然於此篇中亦可以窺其時豫有防禦捻匪規模之原。書各冊上皆有標注紅簽於各卷內容，頗多糾正，而批校亦甚多，卷九本內恆奏一摺，應入卷一上諭之次，據寫疑為未成書之稿本也。封面題己未孟夏成於大梁，自是咸豐九年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畿輔輿圖 清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為直隸省所屬各府廳州縣之輿圖也、編次悉依行政區劃之序、首列總圖、府圖之下繫以所屬州縣之圖、均以開方計里、各圖並注經緯、省圖百里方、府圖為五十里方、縣圖為十里方、圖例悉仿光緒會典館所頒之輿圖定式、惟圖說所載頗為簡略、僅粗舉山脈河流城鎮關隘村莊橋梁營汛之名、而注以道里、於沿革無所考論耳、按直隸省之朝陽縣、清光緒二十九年錫良奏請升為府、管朝陽建昌二縣、並分平泉州設建昌縣治、此圖朝陽仍為縣而未升府、合建昌縣尚為承德府屬、據此知是圖當為光緒三十年以前所繪者無疑矣、

浙江通省志圖說一卷 清乾隆寫刻本

清沈德潛撰、德潛字確士、號歸愚、乾隆間舉鴻博、未遇、及成進士、年已將七十、乾隆帝稱為老名士、嘗召對論歷代詩源流升降、擢禮部侍郎、晉尚書、以年力就衰、予告歸、乾隆帝賜詩極多、與錢陳羣並稱為東南二老、嘗著有五朝詩別裁、古詩源、竹嘯軒詩鈔、歸愚集文鈔及西湖志纂諸書、是編乃其志全浙各郡之輿地圖說也、德潛以浙江為東南要區、因援全省諸郡暨江海湖山巨鎮關隘名勝之地、繪圖陳說、凡有關治術者、著於篇、今止見其說、圖則無傳、或已佚失歟、說共二十五篇、先記全浙及浙郡會城者、次府郡、次錢塘江、次西湖、次天目山、次烟雨樓、次太湖、次海防、次普陀山、次禹陵南鎮、次天台山、次雁蕩山、次玉環山、末殿以仙霞嶺、文筆頗為典雅、考據亦多精核、各篇之中、尤詳於文風之盛衰與名勝古蹟之沿革、而於海防水利、亦有所陳、按德潛屢恭逢乾隆南巡、每次均獻詩文、今觀是編所載、頗足於游覽考古之資、多關治術之文、其亦為是時獻集者歟、書中有周

準之評點準字欽萊亦長洲人評語均甚洽當其書刊刻頗精可見當時物力之豐文治之盛矣

鄂省州縣驛傳全圖二冊附錄營汛地全圖一冊 清同治間刊本

不著繪製者名氏古之驛傳其源甚遠清末改為郵傳即今之交通等制度彼時專司軍政情報之速送者也郡志雖載其始末大都只及沿革與餉糧之制而不繪圖表其所經是圖即專繪同治間鄂省驛站舖遞之道里者首為全省驛傳總圖一幅次為各縣驛站驛舖圖凡六十九幅按鄂中驛傳圖創於乾二十五年驛傳鹽法道石禮嘉至乾三十年朱椿復增訂禮嘉原圖而刊之然兩圖之成距是圖已有百餘年矣且乾隆間圖均非以地圖繪法所製成僅俱圖表之式不易觀覽此圖則依開方計里之法凡非驛傳所經均詳註驛站驛舖之名稱記以極準確之里數至非關驛傳之地名則不錄蓋為驛傳而非通常地圖比也另附鄂省錄營汛地圖一冊亦為圖鄂省防汛佈置之事均可與郡志並觀圖為兩色套印以紅格開方以黑色為路線頗為醒目圖成於同治間為湖北輿圖局之刊本也

兩淮案牘抄存不分卷 稿本

是書不列撰者名氏，惟據其內容，知為光緒間兩淮運使趙濱彥之文稿也。全書不分卷次，共凡五案，曰呂四垣蕩案，即駁斥淮紳張謇請變更鹽法自運自賣一案；曰通海墾牧案，亦張謇所請以通海為墾牧之區一案，而遭濱彥駁斥者；曰喬楊案抄，即楊請優吞喬勤恪公垣產一案；曰盧紳控案，即查封盧晉恩垣產一案。最末為雜項案牘，大都為其創設學校、辦理鹺務及上蓋院被參免職之始末情由、諸奏稿、摺牘。

彥字渭漁，浙江吳興人，為趙景賢子。景賢當洪楊之役，戰紓難，官至福建督糧道，後食盡城陷，繫獄不屈死。兩江總督端方念濱彥為難裔，殊期許之，屢擢司任凡三載，頗有興革，力除弊端，致遭紳史之忌，而為御史保某所參。端方以其任內之功績，復為詳切辯陳，卒得昭雪。罷官後因輯其任內遭忌於紳史諸案牘，以自表而求輿論之意，雖並志為書，均有所載，但不能如此冊之原原本本，始末詳明也。

三代制作，類非後世所及。推輿圖之法，則愈瀾愈精，自裴秀設分率、準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六體之制，圖體始漸備焉。元明以降，中國地圖更受西洋影響，於制作之法，雖稍有更易，仍未失晉唐規模也。古人為學，置圖於左，置書於右，索象於圖，索理於書，故人亦易於學，學亦易為功。鄭樵之言曰：圖，經也；書，緯也。一經一緯，相錯而成文。況地理之學，尤非圖無以明其跡。前人攻斯學者，未有不以圖為經要者。惜譜錄之家，約重書而輕圖，王儉、鄭樵雖主圖譜一門，後世不師其法，致失前人左圖右史之意。茲遠仿王鄭遺意，近取時勢之需，于地理類中特立輿圖一目，取其有關經要，而規方形勢所必需者，並及前代史實諸圖錄之。先為輿地，辨方域也；次河渠、防務、界劃，實用也；次宮殿、軍功、地志等，備考核也。至名目之編錄，惟輿地、宮殿諸目，以乾隆一統志之次第，界務依劉錦藻續文獻通考之次第，河渠則依水系為序，邊防、軍功、地志等皆閱史實之圖，故依時代先後為序焉。

水利之制肇於三代，禹貢周禮已發其端。自太史公撰史記，特立河渠書，于是始有專目。遷書之名河渠者，蓋以河原天設，而渠則人為，因兼天險人工之義也。自是以降，溝洫地理、郡國水利，皆有專書矣。譜錄之家，則以言水之書均以地理為經，水道為緯，故以其書列於地理。鄭樵通志析地理為十一目，言水利者標名川瀆，其後諸家率皆宗之。然標目各有異同，或曰水利，或曰水道，要皆言水道源流及海塘河防以及疏濬水利之書。惟四庫列曰河渠，蓋依史遷之名，亦推本溯源之意也。

今標目仍其舊，惟于其下更分子目。書籍日益繁多，勢有不得不然者。言水之書，當以水為序，故蘇譜錄列子目四，首總錄以統其綱，次河防以紀黃淮，而運蓋前代水患以河為巨，河防實為經國要政，而治黃皆兼治淮，運故淮運諸水亦志屬之。次江防以紀大江，蓋長江淮錢州郡灌溉之利，罕有決溢之災，專著較少，然亦巨瀆，故另列為目。江河均古無志，郡邑必可資其利矣。故末殿以郡國水利，以郡邑為序，郡邑之下復系以水系排比其先後焉。

東南水利論三卷附棲流論一卷 清光緒七年高氏刊本

清張崇傃撰。崇傃字補庵，又字孝則，嘉定人。乾隆五十七年恩貢生。為人敦厚樸遜，嘗講求水利。見吳淞江清水來源日微，渾沙去路日壅，其時大吏雖有濬吳淞江之議，然亦僅及七丈，未能復古制，乃博采蘇松兩府志、上嘉寶諸邑志所載前賢治績奏議，提要鈎元，著為此論。上之當道，書凡三卷。上卷論吳淞江水利，大旨取明海瑞之言，合蘇松太杭嘉湖六郡民夫通作，以復古江深闊之制，而洩太湖之水，以存禹績，以利運漕。且極論東水攻沙及黃浦呈實宣洩之非。中卷論嘉寶水利六事：一曰修水利以防退糶；二曰疏支河以利旁通；三曰通下流以清後患；四曰濬諸埠以清茭蘆；五曰求墾室以垂永久；六曰深濬浚以福東南。四五專言嘉寶利弊，其六兼言海事宜，雖專為嘉寶之民編役者營之作，然亦非同推諉之論也。下卷論淞南水道，大致以閘港、偏浦為當時急務。末附棲流論，祖述宋代富鄭公移民之方，書中

有王竹侯、楊恒福之評，今觀其所論，雖能窮源竟委，利弊瞭然，然亦不免有偽誤，如以泖湖為河流，則未敢信；蓋沙洪之害，自宋已然，何待元初奪淮入海而始有哉，且自清咸豐河北徙以後，而淌沙減，是不能為崇傑曲辯也。前有劉瑞芬、程其玨、王承基、馮錦同、高善源序，蓋此書為善源取其原稿而委之馮錦同刪併者，錦同稱是書為崇傑未竟之書，辭重語複，乃據王、楊二人之評，釐正刪併，編為三卷，按光緒嘉定縣志著錄吳淞水利論一卷，為崇傑所著，當是錦同所稱崇傑之原稿矣。

重修桑園圍總志十四卷 清同治間刊本

清明之綱修。之綱字禹書，號立峯，南海人，咸豐二年進士，官直隸知縣，未到省丁外艱，以母老絕意仕進，居家力為鄉閭興利除害，道光癸巳西潦大水，桑園圍榆岸敗決，之綱時居於鄉，乃多方設策，露立風雨中，督促之竭三晝夜，堵築堤，後完固，計前後連呈請，發歲修官帑息銀六次，此後六十餘年，圍堤未嘗潰決，之綱修築之力為多也。按桑園圍在廣東南海縣南跨順德縣地，所以捍禦西北兩江之水也，圍堤建始北宋，其後雖屢有修築，而記載闕如，圍之有志，則創自乾隆甲寅（五十九年），自後歲修均各有志，之綱因各志大小參差，遂重為翻刻，重者刪之，缺者增之，合為總志，即是書也。共凡十四卷，計乾隆甲寅志二卷，嘉慶丁丑志一卷，己卯志一卷，庚辰志二卷，道光癸巳志二卷，甲辰志二卷，己酉志二卷，咸豐癸丑志一卷，同治丁卯志一卷，其嘉慶庚辰以前之志均不分門目，至道光癸巳志始分類纂輯，凡十門，曰奏稿，曰圖說，曰沿革，曰基段，曰修築，曰搶修，曰防潦，曰圍

户曰章程曰祠宇門目雖繁實極有條貫也甲辰志
陸前十門外又增撥款起料培護渠實四門史覺詳
盡矣其後各志均依例增修無所更易前有之綱重
修渠圖圖經志序稱任是書編校之役者為盧明經
葛石與梁孝廉翰林全書於同治九年始刊成之

康熙帝治河方略不分卷 闕北鈔本

原書不著編者名氏首述京師玉泉山河及玉河次
潭河次子牙滹沱諸河次永定河次江南水利
其書大半採自實錄諸書前半直隸諸水都為清聖
祖巡視河工指示之方略及河封答之章奏今按東
華錄所載閱於康熙一朝河工治績亦頗不少是書
均未採錄且清聖祖自二十四年至四十六年間凡
六巡江南均曾親歷河干審工度勢指示方略是書
江南水利只有自條奏章未及南巡事實不足以代
表康熙一朝之治河方略也按原書每編之首題名
曰聖祖合天弘運文武濬哲恭儉寬考敬誠功德大
成仁皇帝治河方略惟江南水利卷首無之除第一
二兩編外以下各編題名上皆鈎乙之此疑易編正
本時所乙也又子牙河首頁眉端有查正本字樣豈
當時史館所錄之草本耶又按清宮史書籍門著錄
治河方略一部聖祖仁皇帝巡行指示河防底績恭
紀方略十二卷注云凡自康熙元年至六十一年治
黃運兩河諸事備紀為附錄一卷紀八年至四十年

治渾清河永定河、三十三年至三十九年治渾河涇
河滹沱河子牙河諸事、由此更可證明是書即清聖
祖治河方略史館所錄副本之殘存者也、

敕封大王將軍傳一卷 清光緒七年刊本

清河東河署編、前有總河李鶴年序、鶴年官以宋元明以來、異蹟顯著、寵以大王將軍諸位號、立廟河壖、有司以時致禮祀、惜諸神靈蹟、散見靈史及諸私家記載、向未成為專書、因屬事朝人任某旁稽博採、而成此編、其或志乘無徵、則姑從蓋闕之例、以待隨時補輯、以期傳信萬世也、其後至光緒十五年、河南開歸陳許道朱壽鏞復命工考察六大王六十四將軍生平、圖寫神理、成畫像一卷、朱任某此書所刊傳略

重加編訂、石印成書、及光緒三十三年陸條霖復依任書重加編訂、更略有增輯、改題曰河神事蹟紀略、山東河防總局曾為刊行、近河南河務局亦據朱本重為印行、此外尚有河神蹟四種一書、即以此三書及木龍書內附錄之敕封靈佑襄濟河神黃大王事蹟合刻一帙者、蓋便於披閱之意也、按河神本屬迷信、然自宋以來、時致禮祀、時亦極有靈驗、及於近今尚未廢除、固不致信其必有、亦不必信其決無、要皆數百年相沿成風、一時難以驟易、故清代河臣以朝

庭大員亦不能不修設神怪其辨是書則又抒鄉老之抱思備治河之掌故者也

湖北安襄鄖道水利集二卷 清乾隆十一年刊本

清王槩撰槩字成木諸城人雍正癸丑進士乾隆五年以部曹分守湖北安襄鄖道兼董水利在任六年頗有治績清制安襄鄖道即楚北地方之安陸襄陽鄖陽三府地為漢水所經流故素有水鄉之稱而鍾祥天門京江潛江荊門沔陽諸州縣為患尤鉅乾隆七年江水暴漲隄防屢決於是言官有開調絃、東穴、楊林、虎渡、采穴、龐度、白口、深家口等河以疏江漢之水之請槩奉湖廣總督之命得於勘議乃考自國史相度地勢力闢其非議乃羅述集其任內有關水利之案次第編列而成斯篇首冠江漢圖一而系以所為之襄陽當陽鍾祥荊門京山潛江天門沔陽諸隄圖凡八幅所議多為其任內堵修沙洋諸隄之案牘以及奉命查勘水利諸文其論治水之法全在疏濬疏濬之宜全在審時然又必須身臨目擊使全江之水何處應疏何處應濬通盤計算始可見之施行倘或執古今之成說與舊日之耳聞意為利導而未有不先受其害也所言極為明晰又稱漢之白口深家

口渠五通口計長八九百里中間烟火萬家田疇称望今若浸諆開浚費將使千萬頃之良田骨為河流經行之道而兩岸隄防之費殆不可以百萬計此漢永不能疏者亦究志物情之論也

治河要畧殘稿四卷 正氣堂抄本

清劉士林撰士林字子志山陰人事蹟未詳是書為殘稿本所存共凡四卷曰圖說繪圖凡三而運河圖黃河圖泉河圖曰河源考大致皆轉自山海經禹貢書禹貢漢西域志元史河渠志潘組綬黃河源解等書而成曰河決考以考歷代河決之塞決起自周而下迄於明萬曆六年曰治河羣議輯歷代治河名論以及河臣奏疏前有自序稱所作共有十卷今所存者只四卷都為輯錄之書而其自著之疏濬管見六卷則已佚之幸於序文中尚可窺其大概大旨為其時

治河者盡在借河營私而未嘗求所以治水之法塞出海之道堵淮河之口使水無去路處處冲決於是別開新河增築高堤動支帑金數十萬未嘗有分寸之功名為治河其實因治而大壞矣故力主以行所無事為治河之法以盡力濬海為濬河之要又考書中有謂捆黃填為姦賊為佑之奸謀堵絕黃流歸海之正路一語指為佑於康熙三十八年間董安國任總河時曾任河道再往其書中所據之姦類皆明代

以前之著述，由此可知士林當是康熙年間之人矣。
書衣有劉士林子志氏小方印各一，板心刻有正氣
堂秘書五字，蓋即劉氏之清稿也。

三吳水利條議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錢中諧撰。中諧字宮聲，號庸庭，江南吳縣人，寄籍
昌平。順治戊戌進士，授編修，此集即其為諸生時所
論三吳水利者，皆大半切於國計民生。凡六編，首論
設水官，謂杭嘉湖蘇松常鎮七郡江湖固脈絡流通，
不能分疆而理，故力主仿明永樂宣德之制，設專官
以理七郡之水利，而專責成。次考圖志，論太湖三江
五堰之水道源流，與其歸墟，則以江浙七郡惟吳淞
下水之所都，其入海之路，故辨施工之次第，則曰先
三江，次吳江之長橋，所謂三江者，即吳淞江、劉家河、
白茆河也。又次考古今疏濬之利弊，而論吳淞江、劉
河、白茆及江海支流。又次論水勢網身，以明治水之
方。末論五堰之不可決。書雖一卷，而所言皆三吳水
利要害，蓋中諧博考羣書，故其言皆有據。尤以所謂
杭嘉湖蘇松常鎮七郡江湖固脈絡流通，不能分疆
而理一語，更為熟悉水利明於地形者之論。治三吳
水利者可不流覽歟。是書除昭代叢書本外，尚有道光
三年其族孫泳校刊本，又見一抄本，封面題錢中諧

奏議書內首頁下又有臣錢中諧進呈字樣，當是大內流出彼時進呈御覽之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豫東宣防錄六卷續錄二卷南河宣防錄二卷紀恩錄二卷 清乾隆寫刻本

清白鍾山撰。鍾山字毓秀，號玉峰，正藍旗人。雍正由筆帖式奉旨命往河工，以河道同知補用。乾隆時歷官江南河東總督，並工四十餘年，於河道情形、工程利弊，無不周知，事蹟具詳清史稿本傳。是書即其歷官總河時所上奏疏也。豫東宣防錄六卷，為雍正十三年至乾隆五年東河任內所撰。續錄為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二年復任河東時撰。南河宣防錄二卷，為乾隆七年至十年南河任內所撰。紀恩錄則皆為雍正十三年間所進者。按鍾山於雍正十三年由江南副總河調任河東總河，乾隆七年調任江南總河，十一年以陳家浦衝刷漫溢坐革，十九年復任河東，二十二年又調任江南，至二十六年卒於任。今南河宣防錄所錄奏疏只及乾隆十年南缺，乾隆二十二年再任南河以後諸疏不知另有續錄否。豫東宣防錄前有乾隆四五年間黃叔琳、陳弘謀、陳法諸序，當即刻於其時。其他當亦是陸續刊刻者。鍾山治水大綱由

陳弘謀序文中可知其概。陳序云：公嘗為弘謀言曰：治水以秦為取順水之性，而不與水爭地。又曰：河防為國家第一要務，因循者躭事，而更張則弊生，守其成規而隨時按理，斯為得之。又謂與奏議中如增培河堤、而寓賑於工，歸實際，勤種葦柳而取材有資，皆援其作要，籌其永遠，絶非補苴罅漏為苟且目前之計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巡查日記不分卷　清光緒三十三年排印本

清凌重倫撰。重倫字慎夫，自稱髫時喜讀經世之書，尤能究心時務。此冊乃其作官河南時，適值會匪作亂，因承漕督責陽陳某之命，巡查蘇省淮徐海與東省毘連各州縣時之日記也。自序稱其所逵之地，由宿而邳而銅而沛而豐而碭而海而贛而沭，共凡九州縣，蓋皆為蘇省水患之區也。故書中所記，於治逵各州縣之防禦匪亂之籌措，及其他政情之得失，與夫山川道里之形勢，古蹟名勝之所在，悉有所載外，而於水利之興廢，條陳尤為詳盡。蓋其時海運大興，運道失修，重倫書中力主修復運河，河海並行，並舉其利有六，大致謂運停而海不可廢，以息水患，一利也；以疏地脈，二利也；以通商賈，三利也；以溉阡陌，四利也；以辦內地之水師，五利也；以備海疆有警，仍可由此以漕，六利也。觀其所論，皆能中切時弊，究水利者固宜有所參攷矣。

河上語一卷 清光緒二十三年刻本

清蔣楷撰。楷，荊門人。清光緒中官游山東，精勤敏治事。光緒二十年，利津趙家菜園及西韓家決口，楷奉命堵塞，事竣，於河事閱久諳矣。是書為光緒二十三年於西韓家工次所成。全書皆河防實用之工程術語，引注甚詳，實為整理水工名詞者考鏡之資料也。卷首有數語述其作書之程序，頗為精切而條貫有序。大義謂，嘗有言水工視土工為難，中流視河濱為難，決口視中流又難，實則塞決非難，相地勢為難，故始之以語埧，所以進也。故次之以進占，進占以與水爭，故次之以語水。克水莫如土，故次之以語土。用土上水，厥名曰堤，故次之以語堤。堤不能禦者，制之以埽。埽不能制者，挑之以埧，故次之以挑埧。挑埧不能平者，分之以引河，故次之以引河。河以載船，故次之以語船。船以載料，故次之以正料。土料肉也，樁為之骨，故次之以語樁。有骨必有筋，繩為之筋，故次之以語繩。樁、繩皆雜料也，故次之以雜料。土料不足，大工將合，故次之以金門。金門閉矣，畢乃事矣，誰司厥事，而可無紀，故以語工員終焉。今黃河水利委員会病無其圖，仍恐讀者不能瞭然，因就其文叢其義而附以圖，更名為河上語圖解，於此冊更臻完備矣。

可也簡廬筆記一卷附續記一卷又養恬齋筆記一卷

清咸豐間漱琴仙館刊本

清高驤雲撰。驤雲字遠仲，山陰人。咸豐間歷官直隸保定、房山、密雲、良鄉各州縣。是書為其官保定、房山兩縣時所撰，雜皆記事之文，亦可補方志之不足。前書所紀皆保邑，後書所紀皆房山也。保邑志料以河渠為治邑之大關鍵，故水利隄防之文獨多。而於保邑之形勢、河隄之脈絡、營田未成之由、堤城當培之要，無不疏證明確。故雖僅數條，而源流秩然。其論玉帶河之源流，據會典及畿輔通志以下並間考諸書，以證邑志之誤。至考證盧溝桑乾之為一，黑羊河不至九河之數等條，尤為有據。附有保定縣圖一幅，以畫方計里於縣之四境，方位遠近粗準，考訂亦極詳審。附續記一卷，則記咸豐四年保邑培修千里堤工事之文也。至養恬齋筆記所記房邑志料，不僅記水利之事，而於古蹟名勝、建置、科舉、藝文，亦都有所補證也。

河務所聞集

黃河水利委員會藏抄本

清李大鏞撰。大鏞，泉州人。事蹟未詳。自序云：余賦性愚鈍，不工詩文，以致秋闈屢北，年未歲需次河工，又苦茫然從事，素餐。因思身臨其境，必辨工始得其詳，而諸成書閱卷又何嘗無益於是。遍搜前代成編，今人續其最精要者，分為數類，名之河務所聞集云云。其書凡六卷，首列黃運兩河圖考，次為河工摘要，次為河工雜考，次為河務須知，次河工屬分劃例及合龍做法、傍工預備器具，次河東文武職官錄，次桃園大工輯要，次搶工隨見錄，共八篇。其河工摘要自徐端安瀾、迴瀾紀要二書錄出，河工雜考自麟慶河工器具圖說錄出，合龍做法自黃河堵口圖說錄出，其他各篇則皆大鏞於工次所得輯錄而成者。是書蓋大鏞研究河務時錄之以備參考者，不能謂為著述也。然各篇均不錄所出，亦未免有掠美之嫌耳。

修防瑣志二十六卷　水利處藏稿本

清河蔡傳鈔本。其書性質大致如河漕考例相同類，皆為河工人員實際應用之文，於工事尤加詳焉。全書凡二十六卷，各卷均繫以子目，曰器具，曰錢糧，曰水性，曰河工，曰堤工，曰埽工，曰揵埽，曰防守，曰搶險，曰塞決，曰石工，曰磚工，曰閘工，曰涵洞，曰橋工，曰板土，曰水窖，曰估算，曰閘頭，曰堆垛，曰炭窯，曰瑣隸，曰誌隆，曰工程，曰算法。因條輯錄之書，故無體例可言，然欲知舊河工制度，則此書可稱具備矣。惟卷二十五下者，淮山李世錄敘述，他卷無之，或即此書之輯錄人歟，未敢臆定也。書中述黃河源流，皆南河故道，則輯書時期當在黃河改道以前也。

河工摘錄十八卷　舊抄本

清黃之紀、料之紀，字鑒嚴，上元人，事蹟未詳。其書摘錄潘季馴河防一覽、劉天和問水集、靳輔治河方畧、胡渭禹貢錐指、鄭元慶七府漕經、顧炎武日知錄、顧祖禹川瀆異同、張鵬翮河防志，以及史志諸書中之有關河事者。全書以河流分門輯錄，關於全河者凡十七卷，先述河源，次故道，次當時黃河形勢，次歷代治河總論，次治河要訣，次黃河堤工，次閘壩涵洞，次搶修工程，次淮河源流及治淮總論等，次運河源流，末殿以漕運之道里。各卷中之紀，亞無論證，所錄各書均著其出處。惟黃河源流與治淮總論，則不言輯自何書也。全集所載，大旨皆乾隆朝以前之材料，體例則不如陳潢河防統纂之善。第一冊首頁題備書分類錄，殆為從事治河研究者所集之參考資料耳。此抄本為王友亮舊藏，前有王友亮葑亭方印各一。友亮為乾隆時人，著有葑亭文集，故是書成書時間當亦在康熙乾隆之間也。

練湖歌叙錄九卷首末各一卷續錄及三續不分卷四續六卷卷末一卷 民國丁巳鉛印本

清湯諧纂輯。諧字褱生，清康熙間丹陽諸生。練湖在江蘇丹陽縣西北，即古曲阿後湖，今名開家湖。地勢最高，納鎮江長山之諸水，注於運河。晉陳敏據江東，遏馬林溪以溉雲陽，曲阿後湖亦曰練塘，為丹陽之水利。歷代以來，屢有興廢，此則僅書康熙一朝後湖事由，於前代之沿革無所記錄。書雖為九卷，然不分門類，頗無條例，極似官書存卷。續編迄於嘉康，為邑人楊先蓁所纂。三續四續均為近人孫國鈞所纂，大半採自道光間太湖李某奉委會辦閘工文稿，摘其要者錄之，皆同治甲子以後五十餘年間之案牘也。

靈璧河防錄不分卷靈璧河渠源委三卷 清乾隆靈璧縣志附刊本

清貢震撰。震字息甫，江陰人，乾隆辛酉拔貢生，嘗官建平、靈璧、鳳陽等縣。其時黃河南徙，奪泗入淮，靈璧遂為河防險要之地。震亦因之嘗得參預河事，後休河防錄及河渠源委，附刊其所纂修之靈璧縣志之後，以備官靈璧者之參考也。河防錄不分卷，全書大致取材於史志河渠諸書，凡有關靈璧河事者，均所採錄，輯為一卷，先河隄，次閘壩，官司、夫役、漕規、河交諸編。其河渠源委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述泗、淮、汴、沱、洨、澥、淝諸河，中卷為濉、澮、減濠，並通論合境濉澮形勢，下卷凡境內巨川細流，莫不考其源委，究其利弊。原書目錄載有河渠圖五，此本無圖，按靈璧縣志列冠首圖，圖中繪有諸渠甚詳，疑即此書所附之圖也。

黄河紀程三卷　行水金鑑刊本

清周洽撰。洽字載熙，少有才稱，尤工畫。康熙中客總河靳輔幕時，河工告成，輔欲繪黃運兩河圖呈覽，以事屬洽。洽以歷年所進河圖，多不稱旨，非親歷其山川城郭，則位置不能無誤，乃編歷豫兗雍冀四州之地，相度河勢逆直緩急，及隄閘要害之處，凡四閱月，手自摹寫繪成，更別為此編。今其圖已佚，紀程則幸賴行水金鑑之附刻，尚得流傳也。書凡三卷，其行程日期，自康熙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至九月十七日止。凡道途所經古蹟、間志一二、諸水源有關繫兩河者，俱有考訂，卷末有周氏跋語。

兩河奏疏不分卷　清道光十二年白紙刊本

清嚴烺撰。烺，仁和人，嘉慶以主簿發南河，道光間歷官河東河道總督、江南河道總督。其治運河北路，以蓄汶敵衛為最要；論江南河務，以蓄清敵黃為最要，在任頗有奏績。事後以病乞休，坐事降通同，事蹟具詳國史本傳。此書皆其歷任河督所上奏章，全書十冊，未分卷。一至五冊為道光元年七月至五年三月東河任內所進；六至七冊為道光五年四月至六年四月南河任內所進；八至十冊為道光六年四月至十一年十二月，復任河東時所進也。

溝洫水利輯說八卷 清咸豐元年刻本

清陳仲良撰。仲良字希亮，番禺人。道光舉人，歷官四川、河南諸州縣，多善政，尤注意水利，嘗輯有經濟考一書，分門別類，搜羅頗富，內水利營田一類，全主溝洫之說，嘗以西北水利崩壞，溝洫夷廢，古昔衍沃之地，旱則千里焦赤，潦則萬頃汪洋，良可慨嘆，復以時事多艱，理財孔亟，因取營田一類重輯，是編共八卷，上溯虞書決九川，下迄清嘉慶初年，季凡歷來採求溝洫之論，與夫典章奏疏有關溝洫水利者，悉為採錄，其名言有遺者補之，按語未當者更之，緣意主溝洫，凡河渠水利概不採入，意在西北，凡東南水利亦從略焉。卷末則附以己見條論凡十二則，皆關於工事，持論實不出前人之範圍也。

防河奏議十卷 清雍正十一年刻本

清嵇曾筠撰。曾筠字松友，號禮齋，無錫人。康熙進士，雍正元年以兵部侍郎乘傳至豫，奠定中牟河患，分任北河，調任江南河道，任河務頗久，其治水用引河殺險之法，啟動能奏績，善建壩，每於引溜頂衝之處輒為磯嘴壩以挑之，至今猶有嵇壩之稱，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卒謚文敏，事蹟具詳清史本傳。此集所錄奏疏，共百餘首，分為九卷，均其歷官東南兩河時所進御進呈之有關河事之奏疏也。名疏之後，間有附記，記工事經過之始末。第十卷為論水工諸說，凡分十四目，計有挑挖引河、堵塞支河、理工、埕工、支滴、石工、減水、滾水、閘壩、順水、挑水壩、堵塞決口、盤壩、進埽、签椿、壓土、釘欄、縴纜、擺埽、龍捲、埽工、走漏、合龍、閉氣等，所論頗為精詳，文筆亦甚雅潔，非河幕所錄可比，前有雍正十一年自序，後為范昌治徐志岩跋。

重輯桑園圍志十七卷 清光緒己丑年刻本

清馮栻宗修，何如銓纂。栻宗、如銓均南海人。如銓字桐叢，光緒元年舉人，博洽能文，曾主學海堂爲坡精舍講席，事蹟詳宣統南海縣志。按桑園圍志創自乾隆甲寅，其後每有修築，均纂修志乘以紀其事。同治間，邑人明之綱以先志大小參差，曾重爲翻刻，彙爲續志。栻宗又以其書出衆手，文不一律，乃倡議重修，以如銓學問淹貫，屬任編纂之役。全書凡十七卷，分爲十六門：曰奏議，曰圖說，曰江源，曰修築，曰搶救，曰蠲賑，曰撥款，曰起科，曰義捐，曰工程，曰章程，曰防患，曰渠竇，曰祠廟，曰藝文，曰雜錄。其大旨仿楊鑅海塘擘要之例，更參以癸巳、甲辰諸志而增易之。計刪沿革一門，增江源、蠲賑、義捐、藝文、雜錄等門。徙併基段於圖說，併圖戶於起科，併培護於修築，至易奏稿爲奏議，易防潦爲防患，易搶塞爲搶救，則皆文字之修正，無關于大旨也。又以舊志防潦、搶築、修築諸門，雜引他書，無與桑園圍事者，是志概入雜錄，用備稽覽也。

水利紀略一卷 清鈔本

此書不詳撰者姓氏，大致採錄通志、通考、歷代史書以及方志文集諸書中，凡涉及歷代農田水利之建置者，悉仿史紀編年之體，起自周齊管子，而訖於清雍正五年。凡前賢功績與夫議論所及、條約所垂，皆所備載無遺。每條之下，悉注其所出，間又加以按語，詳其得失，語雖簡略，亦皆精要之言。至末於水利全局之形勢，亦皆有所籌劃。其大意以舉水利不能限於地之南北，蓋江南以水與平地較，水得十之五六，故稱澤國，環江帶湖，縱爲浦，橫爲塘，其支流所在，爲港、爲涇、爲蕩、爲浜、爲瀼、爲漾、爲溇、爲瀆，隨地異名。堰以瀦之，壩以壅之，堤以束之，圩埝以衛之，閘以時而啓閉之，水至有以泄橫流之潰，水退有以溉高仰之田，所以雨則不溢，旱則不涸，田獲有秋，而東南財賦甲於天下也。若乃西北地高水少，水利之行，難於南土矣，然亦非不可行也。近山者闢泉吐潤，濬河者穿渠引流，導之灌田，以殺水勢。其淀之低窪者，堪以蓄水，稍高者如南方築圩之法，皆隨時宜淺至平行處

勸民墾田，足資灌溉，此西北水利行之未嘗無成效也。大抵東南地下而土面堅實，故水之消長也徐而緩流也。彼西北山多而土性鬆浮，故水之盈涸也驟而旋於地中，水性殊而難易別。議者謂淮北之水治其與江南之水治其於，亦祗言其大略，其實僅也。制宜式除之而使通，或停之而使泄，或瀦之而使暢，或傳之而使迴，所謂以其利利天下，而行水即以利為本。因乎地，乘乎時，仍行所無事已矣。所論誠皆乎情之言，而於南北地形尤能切實詳陳，究水利史者觀此一編，宏目巨綱，固可見其大凡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下河水利集說不分卷　國家圖書館藏沈氏文選樓抄本

清劉台斗撰。台斗，寶應人，嘉慶四年進士，官工部營繕司主事。傳經學於其父，尤究心水利，凡治河得失、漕輸利弊，無不洞知其源流。嘉慶十一年，治河之校興，大吏薦台斗知河事，奏留南河協塞黃營城壩。時河決入射陽湖，眾議有欲因其勢改建新河，由射陽入海者，台斗作黃河南趨議千餘言上之，總督於是南新河之議不果行。旋奉檄勘下河水利，乃採前人之論說奏議，以及史志諸書有關下河水利者，彙成斯篇。全以抄錄為主，疑為台斗研究下河水利時蒐集之資料，故無甚精要也。原書無總目，下署劉台斗進，並有沈亭藏章，自為沈氏文選樓抄本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江北水利二卷 世業山房全集本

清晏斯盛撰。斯盛江西人。康熙六十年進士。乾隆三年官江南布政使時。奏請興淮揚水利。勅部興修鳳潁廬三府六安滁泗等州縣水利。上從其議。遂通檄各府州縣勘查應修各工之緩急先後次第。此書即彙錄當時檄諭諸文而成。附列於其集中者。其論江北水利。則謂鳳潁二府。有淮水為之經。而汝潁濉渦沂淠減諸水緯絡其間。廬州府以巢湖為之委。而大江山河通其流。至若合肥一縣。地多高阜。而深鑿池塘。亦可瀦蓄以備旱乾。六安係山城。而東西南北四鄉。多有池堰舊蹟。久經湮廢。泗州所屬。居淮下流。滁州所屬。亦多溪壑。並可一例修治。能如淮揚水利大發帑金。必令諳熟水利人員。董集民力。大加鑿治。貧民既有所資藉。而利濟亦可久遠。其大旨蓋本斯輔奏請開鳳陽海口一疏。而推廣之。誠熟悉一方地利民情之論也。

河防雜著四種四卷 周愨慎公全集本

清周馥撰。馥有治水述要。已著錄。此書即附刊其後者。凡四種。曰黃河源流考一卷。大致錄自皇朝通志。而以咸豐五年改道以後之河補敘於後。併附注其支水之可考者。曰水府諸神祀典一卷。皆輯有清一代受封號之神。并注受祀地點及其小傳。皆有功於水工者也。曰黃河工段文武兵夫記略一卷。全師行水金鑑東南河防工員弁兵夫數目一文而為之者。曰清朝河臣記一卷。蓋錄自俞正燮之河臣編年紀略而加以增輯者也。

歷代治黃史六卷卷首一卷　民國十五年山東河務局排印本　林修竹治河叢書之一

徐振聲編。振聲官山東河務局秘書。是書前有山東省長兼河務局長林修竹序，其書乃彙輯古今治河事蹟之概要者，清以後多採自山東通志河渠志中文字，做編年史鑑之例，上自夏禹，下迄民國，間亦錄古今治河奏疏公牘及名人生平事畧，依次載入。首卷冠以河圖及歷代治黃大事表，其圖凡六：曰歷代河流變遷圖、豫河圖、直隸河圖、最近測勘魯省三游現勢圖、勘測黃河入海尾閭圖、黃河堤岸實測圖。其書雖名歷代治黃史，實則僅以山東為範圍，蓋專為山東河防而作，故於治黃全局不能悉舉，且有僅據運河工程局報告者。然清末以至民國十餘年間事跡，賴以存其畧焉。

皇朝經世文續編工政河防十七卷　清刊本

清盛康輯。全書百二十卷，蒐集道光初迄於光緒二十三年之諸家文集公私論議，以續賀長齡之書也。其論工政者凡十八卷（自百零五卷至百二十卷），而河防及各省水利共十七卷，凡河防五卷，直隸河工一卷，運河二卷，通論一卷，直隸水利、江南水利二卷，各省水利三卷，海塘一卷。經目工政河防下自序有云：茲編薈列衆論，得失參觀，仍原編之例，南河舊牘，與今時勢雖殊，足備一朝掌故，列為三卷。後兩卷皆近今論河之作，淮瀆與黃河相維繫，專淮諸議，可互證也，並附入焉。云云。今觀其書，輯錄而綜詳，體當時名言讜論，大體具備，尤以河防後二卷，皆咸豐五年黃河改道後之論文，頗可供研究清末黃河工程史者之參攷也。

河南治河工程舊冊不分卷 抄本

是書不錄著者名氏，皆嘉慶二十五年儀封漫口合龍、道光二十二年祥符大工合龍、二十五年中牟大工合龍之工程檔冊，係爲當時河臣之奏疏以及各河者中咨承諸稿外，大都皆關兩大工之工程則例、河身丈量、工料估計以及在工職司諸名冊，共凡四十件。考清嘉道間南河淤墊，黃水壅漫，此塞彼潰，工之大者如嘉慶間之衡工、睢工、馬工、儀工，道光間之祥工、中工，俱糜帑數百萬兩，且有經年不能蕆者，尤以祥符、中牟兩工，前後御援，最為可異。是集雖為案牘之資，而於是役之工事史料，頗為不尠，河志雖有所載，然不若是集之完備，故未始不可以備從事河工者之參攷也。

河工策要四卷 清光緒乙未年上海蜚英館石印本

是書不錄著者名氏，前有序，亦不著作者，石印本，牌頭小字據序中所稱，知是書成於光緒鄭州決口之後。全書凡四卷，雖不列門目，而編次亦釐然有序。先論黃淮河水源流，以及歷代河決，又次考三代以下治河之策，以及宋元明三代治河器具，又次為晚清治河諸論，大都皆論鄭工之文，又次為兩漢以下河臣之奏章。各卷均附有永定河之工事，目錄載有黃河圖及鄭州決口圖各一幅，缺。今視其書，大致皆採某地理河渠諸書摘錄而成，所錄均按年編次，為長編性質，惜引錄各文均不著所出。其書雖成於光緒間，但各所考歷代河決治河之策以及輯錄之名臣奏議，均只及於道光末年，按咸豐五年黃河改道，為清代河史之最重要之資料，反闕而不載，亦未免病於脫略耳。

黃河考不分卷　抄同齋本　青照堂叢書本

清汪份撰。份字武曹，長洲人。康熙癸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事蹟具詳國朝先正事略。其書凡分四節：先考禹河故道，大旨本班固之言，兼節取諸家之說，互相參考，以尋求禹貢大伾山西析而北行東河之舊跡。次則就水經大河故瀆，博採史志諸書，以考禹河初徙，自晚周以及西漢之河；再徙而為東漢之河；三徙而為商胡決商胡北流東流之河；四徙而為金明昌以後南北分派之河；五徙而為元明以後至於清和由汴合泗，挾淮入海之河。並詳論河道變遷之由，及其始終曲折；次論河水源流，蓋宗胡渭禹貢錐指之說也。其書不但考證詳贍，且於歷代治河之方，亦有所評論，文字亦頗典雅。欲考黃河史者，不可不瀏覽焉。此書除抄同齋及青照堂叢書本外，尚未見有單行本。青照堂本有李元春之評註，不分卷數。抄同齋本分四卷。按光緒蘇州府志藝文志著錄份有河防考十卷，或即是書歟。

河渠紀聞三十卷　清嘉慶十一年霞蔭堂刻本

清康基田撰。基田，興縣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累官江南河道總督。治河數十年，宗潘靳之成法，屢有奏績。事蹟具詳清史稿本傳。是書成於嘉慶間，大旨採輯經史地志河渠諸書，舉凡歷代之因革，全河之要領，及地方水利興廢之迹，悉按年編次。上自禹蹟，下迄乾隆五十四年，共三十卷。其中清代河史占全書之大半。每條之下，編考覈書說，度當時形勢，詳加考證，并繫以工事之始末。語極深切精詳，實可謂河務之冠，且後來研究河務者之導師矣。自後潘氏續行水金鑑、周氏治水述要諸書，莫不採錄其文。書雖嘉慶刊本，亦頗罕見流傳也。

河工簡要四卷 清人緒丁刻本

清鄧步洲撰。步洲漢陽人，光緒丁亥河決鄭州，步洲方以河工官豫，目睹洪波沖決之憂，因思補救之方，乃綜考成法，搜羅群籍，以及當時部署例案條例而成斯篇。全書凡四卷，第一卷考河工官制與黃淮諸水源流，亦只豫省一地之河；第二卷述河防利弊，以及工料名物之制；第三卷專言埽工程之做法，附以水金合；第四卷為水工算例，附以年工雜記及器具雜名。所錄各書皆未注明，然序述則條理極為詳明。觀其內容，知其所輯若其時河工流傳最盛而河工人員認為秘笈者，如黃河初學須知、河上金針諸書，悉皆網此書存其梗概。至諸工算例及鄭工雜記二冊，一為算術專門，而實施於河工者；一為清末河工之重要史料，尤為有裨實用，故雖係輯錄之籍，無所發明，然採輯之富，存佚之功，實為他書所不及也。類例不免稍有冗雜，然實用之書，固不必以文章体例繩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河渠考畧一卷 舊鈔本

明曹胤儒輯。胤儒事蹟未詳，自序稱隆慶己巳自吳歸，道平原，話由梁值大水，詢之故老，蒐諸史乘，又嘗繁荊湖，泰乾眺梁山，有所見聞，彙而次之，作都南全陸考，書成未嘗問世。頃有嚴氏賜卧山房，反於中皆以不能自秘為言。時值河復，漕運遙且阻後，遂乃博考經史水經記志，旁及雜家諸書而成此篇，以考黃河之源委。其書大致仿水經注之例，論宋元以後黃河水道經流之狀況，與入河諸水之變遷，並及沿河掌故，不但考證詳明，敘述亦頗雜糅，亦考黃河故道沿革者當參考之籍也。原書為抄本，嘗否刊刻，不可知矣。

河工見聞錄不分卷 邵成工存本

清邵遠平撰。遠平，仁和人，康熙進士。浙江通志及耆獻類徵均未載其服官南河事，今觀其集中所錄，則亦嘗從河督張鵬翮治河，如督閘陶莊引河、建築挑水大壩，遠平均參預其役。是篇為其工役之暇，採輯舊聞及所見筆記彙錄而成。其書所記共二十二條，仿輟耕錄之例，專記河道源流及沿河雜記，有不專論河事者，亦皆錄於集中。惟如新閘中河記、挑水大壩賦、督閘興主開陶莊引河建築及添築挑水大壩、河工慶成等詩文，則皆為康熙朝河工史料也。此書為成三文存之一，單行本則尚未見有傳世者。

河上金針二卷 清抄本

清朱霈編。霈字學成，浙江山陰人。觀其道光五年自序，謂自棄舉子業後，隨其父僧著河上，凡案牘規矩準繩，以及形勢工料之機宜，專時時聞諸餘訓。及其為官河上，因從友人處假得河防須知、河工備考兩種，斟酌時宜，量加筆削，彙為一冊，即此書也。上卷論黃、淮、運諸河之源流，以及當時河工之定例，并附以上諭、部文等。下卷論防守之制，以及各工做法、文筆雖不免於粗陋，然所述皆切於實用之學。卷末附有明清兩代河工章程，并附注議准施行之時。對又道光十一年嚴河台奏請碑石寸價諸條，據此而論，則朱氏之書雖成於道光五年，而其後亦有所增補者矣。書內批校甚多，無由考其出何人手筆也。

江湖源流辨一卷 清抄本

清王士銖撰。士銖字蘊生，咸豐辛酉拔貢，著有讀杳樫吟草等書。於方志之學尤所究心，咸豐重和縣志，即其手纂。此篇專論浙江水道之作，起自浙江而迄太湖，于諸水源流及支脈分合，皆能綱羅羣說，互為考証。於浙西水利，則主開濬疏洩為務，要皆不出前人範圍也。惟書中謂婁江、松江、東江即禹貢三江之說，雖始於揚都賦注、吳地記等書，而尚書蔡傳從之，然先儒班、鄭諸家皆所不取，而近世解經大儒若德清胡氏渭、儀徵阮氏元，俱已詳切辨析，而士銖猶蹈此失，故亦不免白璧微瑕矣。原書為一抄本，無有王受祐藏書印一，受祐並校此書，為士銖子，觀卷所鈐，錄當非原稿矣。然其書有無刊印，亦不能知其詳也。

河防考四卷 清抄本

明鄭大郁撰。大郁事蹟未詳。是書為大郁所著經國雄畧七種之一，大旨皆取材於經史地志諸書，全以輯錄為主，但均不註所出，殊為疎漏。書凡四卷：卷一考河志及西北水利，卷二考河源及九河，卷三考漕運漕河，卷四考川澤諸水，名附以圖，圖有畫方不計里數。前後無序跋。卷端書安南伯鄭芝龍鑒定。按明代仕宦，嘗摭取故書作干祿游說之用，是書即其類。雖名為考，並未見其有何發明，不過摭錄羣書之有關河務者而已。且如潘氏之河防書、劉氏之問水集，為有明之河渠巨著，志未載入，其疎舛亦可見矣。書內有鄭十師評，尤為明人陋習也。

河防考五卷 抄本

不撰著者名氏。大致皆採自公牘以及地理諸書，凡涉及東省河務者，皆採錄。其書首列河流變遷表一卷，自周定王五年至清光緒三十年，表列時代、年分、分流入海、漫決地址等項；次為河工職官表一卷，列清光緒間所設官暨汛防守人員、工段里數、駐紮地址；次河防考三卷，上卷為咸豐五年黃河未改道以前歷代修防之策，中卷附錄諭旨奏，下卷東省河道流決之異、修防之制、疏濬堵塞之法以及財用物料、職官營制諸章程，而殿以小清河、運河、徒駭河、海運諸考。搜採充備，敘述亦頗詳明，尤以全水之源流、諸法之利弊，更為詳核。故欲考近時東省河務者，當瀏覽是書也。

運河伏汛奇漲搶護堤工及啟放車南壩始末詳細情由不分卷 清鈔本

清署理淮揚道吳學廉等會稟稿。清代初年，高郵、清水潭屢決，康熙中靳輔建通湖二十二港口，又建歸江歸海壩，後張鵬翮改建歸海壩，計共五座：一曰南官壩，二曰五里中壩，三曰柏家墩壩，四曰車邏壩，五曰昭關壩。後亦稱下五壩，以別於高加堰之上五壩。其柏家墩壩廢，又別建南關新壩，合之仍為五壩。五壩啟閉之標準，常引起上下游居民劇烈之爭執。上游居民希望啟壩尺寸之低，少利其早啟，藉以減少沉溺之機會；下游則希望啟壩尺寸增高，尚能不啟，即免下河凡縣之沉溺。故五壩之啟閉，向有水誌定例。此書為宣統間運河盛漲時地方官吏奉陳，皆據詳叙守壩時搶護堤工與啟壩之情由及災情之狀況等，雖吏牘文字，頗能詳紀當時情形，實有關運河之直接史料也。

治河管見不分卷　清光緒間刻本

清董毓琦撰。毓琦字子珊，臨海人。諸生。以通算術製造快船，充福建船政局委員。光緒十年河決鄭州，毓琦上圖本清源二策，所謂圖本者，舍虛章難泥之舊教，船改鉄柱之法以築黃河之堤，固其本而千年不拔；所謂清源者，即窮其源於青海，合金沙、雅龍、滄、怒諸江入於南海，分水勢而中流乾，終古永無河患。當道雖然其說，終因不能應鄭工之急而罷。此書即其條陳諸議與當道來往討論之稟札諸稿，并具所著鉄舒圖彙合而成，雖為光緒間刊行之本，然傳世頗罕也。

河務初模不分卷　清光緒刻本

清林紹清撰。紹清，昆明人。光緒庚辰歲分北河害河道六安史松園幕，預挑河、歲修、搶險、合龍諸工，立工無能布衫草笠幾步河下，指示機宜，乃以經歷所得考其規模，究其利弊，隨筆記之，而成此帙。其編輯体例，用問答体而加以解釋，先總論興工要則，次堤岸，收坡，次核算土方，次就挑河之土以築堤，次碱工草土，次估壓田畝，次驗收工程，次水勢論略，次測量地勢，次歲修，次魁期告竣，次辦法三則，雖不列門類，然敘述亦極有條貫，尤詳於工程之算例。書雖一卷，亦可為究心河事者之考鏡焉。

治水述要十卷 民國十一年周氏家刊本

清周馥撰。馥字玉山，安徽建德人。清末嘗從李鴻章治水永定河，光緒三年署永定河道，官至山東巡撫。事蹟具詳清史稿本傳。其書仿行水金鑑例，採錄歷代治河成案，擇其可為法者錄之。其有今昔異宜、南北異勢及事宜之未詳盡者，各加案語疏通證明，間訂其錯誤。上自禹貢，下迄於光緒二十四年，以下則為樊臨昌、吳篔孫等所補輯者也。前有子式枚序及自序，并凡例八條。凡例有云：「歷代治水，惟治河法最多。清代治河尤精，故編中所錄黃河案牘十之七八。其他濬渠水利，亦畧舉其要。」全書前三卷記禹貢至明代，條六卷皆清代治河史，末附黃河源流考、清代河臣記、水府諸神祀典記、黃河工段文武兵夫記畧、錫名河防雜著四種，亦黃河文獻之資料也。

西北水利議一卷 昭代本

清許承宣撰。承宣字力臣，康熙丙辰進士，選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嘗陳揚州水利時論，此為其論西北水利之文。大旨謂天下無無水之地，亦無不可以溉田之水。古者眾建諸侯，各食其地之所入，其時稅沃饒者皆在西北，不聞其仰食東南也。夫西北之所以沃饒者，以溝洫之制未壞也。遠秦人盡壞其制，後世莫能復，間有言西北水利者，而卒不可行於久，輒罷。然則水利終不可興乎？曰：不然。蓋水之流雖藏於東南，而其源皆在西北。凡東南杭稻之田，所資以灌溉者，卑江湖河淮下流之水，一旦奔騰衝激，時有漂土沒稼之患，因其未可常恃，故力主興西北之水利，以省東南之歲漕，為萬世之利。其文大義如此。明徐貞明曾著有潞水客談一書，所議亦主開西北之溝洫。承宣此論與貞明書大旨相同，或即採其書擴充之耳。

栗恭勤公磚壩成案一卷 學強恕齋筆算叢書本

清梅啟照輯。啟照，南昌人，光緒間官河東河道總督。嘗以宣防之要必先明高下強直方邪之數，審全勢以權其緩急，其次則料物之鈎稽，錢糧之酌劑，非明勾股乘除之法，雖欲繩核明實，其道無由。著有學強恕齋筆算叢書等，並輯栗毓美之磚壩成案附刊於末。毓美，山西渾源人，字友美，以拔貢官河南知縣，道光間官至河道總督。清代河工護隄之方，率用稭埽，毓美則創以磚易稭石，力請廣碎石稭料舊例改用磚。責難當時雖有譽之者，而持異議者甚多，且有糜費事小、節費罪大之語，卒至道光十七年，因御史李蓴之奏請而廢。蓋實因清代河臣往往利用決口而中私飽故也。是書所輯，即毓美當時所進奏請減石稭用磚請疏，以及有關是案之公牘，暨當時成對毓美諸奏稿亦附之。按史傳雖載其事，殊為簡畧，實不能如此書所載原原本本始末詳明也。

都江堰工程紀畧二卷 清嘉慶間刊本

清強望泰撰。望泰，字籌圃，陝西韓城縣人，嘉慶丁亥進士，官至四川忠州直隸州知州。此書則其官成都府水利同知時所作。都江堰為成都灌縣之水利也。望泰以其年久失修，審閱歷各壩，至索橋上內外江分水魚嘴處，見河口寬四十餘丈，河身自六年舊河口起至寶瓶口，祇均僅寬四五丈至十二丈不等，河岸一帶積沙石，踰數丈，河中為沙石淤塞更甚，各堰龍堤亦沖刷積壞者過半。因訪延紳耆，披閱志乘，細繹深思，求所以治之之法，始明於深淘灘低作堰之本義，乃多加河防，廣作埂籠，深去河底之砂礫，低砌龍堤之層數，更察看水勢，益知古制六字之法之可行。援於各堰一律如前修治，工未訖，因有懋功之行，後以歷次興修工程之始末紀載，以成是篇。全書凡二卷，上卷皆為當時往來公牘之贅，下卷誌其修造工程之制，而於一切條規載錄尤為詳盡。蓋望泰以堰工不遵六字修曆有年而失，因將各工紀畧於冊，以備守斯土者有所依據，亦千慮一得之意也。

大清渠錄不分卷 清康熙五十一年刻本

清王全臣撰、全臣字仲仙、號清渠、湖廣鍾祥人、康熙甲戌進士、歷官河南甘肅各州縣、累興水利、此為其官慶陽府同知兼管寧夏鎮倉場攝理刑屯田事時所作、寧夏有漢唐二渠、引河溉田、人享其利、自河勢東徙、而兩渠漸以湮廢、全臣築迎水堤、導河而折入渠、又於唐渠下開渠一道、其末與唐渠會、渠成而高卬之田咸得溉焉、今所謂大清渠者是也、此書即輯錄其當時公移、及渠成後所刻圖記碑文等、而附以當時人所贈詩七十二首、彙編而成、書成於康熙五十一年、書內上舒撫軍渠務書一文、於是役籌畫撥夫派工之事、革弊剔奸之舉、纖悉俱備、極為精要、至附錄之詩文、則皆歌功頌美之詞、於河渠初無甚關係也、

海塩新辦塘工成案三卷 清道光四年刻本

清汪仲洋撰、仲洋字少海、成都人、嘉慶舉人、道光元年知海塩縣、浙江之有海塘、所以為民捍水患也、而海塩石塘尤異、越七郡之保障、初建於唐時、為土塘、至明乃易以石、因其當江水之沖、故屢築屢圮、故歷年均有增卑培薄之工、其經費始則動支省庫、自乾隆三十年則歸於嘉興府之七縣捐資公修、嗣又令海塩一縣獨任其事、於是多因循苟且、不能以時修築、歲月既久、頽廢漸多、道光元年帥承瀛巡撫浙江、力興水利、重視塘工、而以海塩海塘尤當衝要、乃命仲洋董修、仲洋不辭勞瘁、悉心經畫、其用材也順土之性、其程工也爭潮之時、既築石潭以護其根、復用鐵鋦以鉗其面、凡三載而蕆事、共築塘八十餘丈、視舊塘尤堅固歷久、人稱為汪公塘、自後悉以其法為定式、工竣、乃集錄是役之前後案牘、附以海塘全圖而成斯篇、書雖僅三卷、而於是役之規畫撥夫派工之事、纖悉俱備、而所論塘工之築法、尤為詳盡、實可補塘志之不足也、

許仙屏侍郎督河奏疏十卷 清光緒刊本

附奏定東河新設河防局章程不分卷 清光緒刊本

清許振禕撰。振禕字仙屏，江西奉新人。咸豐初以拔貢生入曾國藩戎幕。同治二年成進士，授編修，出督陝甘學政。丁父憂歸。光緒二年起故官，授彰衛懷道。豫修裏河隄防，淮海各鹽區得免水患。十六年擢河東河道總督。築滎澤大堤，捐家屯米，重秦各石堤，河楨以無患。其要尤在嚴稽查，不私財權，令七戶往赴司庫支領，故積弊除而工堅。二十一年遷廣東巡撫。事蹟具詳清史稿本傳。全書十卷，所錄凡百二十餘疏，皆其任內所上關於東河工事，及奉旨會勘畿輔永定河諸疏。全集起自清光緒十六年至二十年，亦可為近代治河史所當採摘之資料也。奏定東河新設河防局章程一書，記其時言官張廷燎指摘河工積弊，工部命振禕查議，乃力陳河工諸弊端，主張改章設局，以除陋工而節浮費，疏上從之。此冊即當時所上奏疏，而附以設局之條規。雖其奏疏已見其所著奏疏集中，但其設局諸章程則無記錄也。按清代河工設局，實為振禕所創，欲考清代河政沿革者，固當有所採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裘文達公奏議一卷 清嘉慶刊本

清裘曰修撰。曰修字叔度，江西新建人。乾隆四年進士，授編修，歷官刑、禮二部尚書。與修熱河志、太學志、西清古鑑、秘殿珠林、石渠寶笈、錢錄等書。其爲官所至有政聲，治水尤著，屢奉命勘視江西、河南、山東、直隸河道，卒謚文達。事蹟具詳清史稿本傳。此集爲其子行簡所編，附刊於集末者。於嘉慶八年編成，類皆其歷官奏疏，共凡四十篇，前八疏爲奉旨赴巴里坤時沿途次入告諸疏，均有關邊情事者，餘爲歷次命勘查河道水利諸疏，於全河形勢均能窮源竟委，措畫精詳，至永定河工程報竣摺尾附稱一切淀泊蓄水之區，不許築埝佔種，與水爭地，俾歸宿免致壅遏爲患諸語，尤於直隸通省水道極有關係。今觀其集中所載大半與清史本傳相同，而其事蹟原委年月先後則較史爲尤詳焉。

河防要覽四卷 清光緒十四年刊本

題硯北主人輯。硯北主人不詳爲何許人。是書爲光緒十三年所輯，蓋以其時河決鄭州，漂溺八九郡縣，長堤傾圮者千餘丈，壞禾稼田廬約三千里。清廷軫念民艱，特簡明敏河務者籌防籌賑，復發帑金數十萬爲修守計，暴露日星，櫛沐風雨，逾之半載而功甫竣。著者感於河艱且鉅，乃輯前人河防諸書，擇其要者錄之，以類編輯而成。斯篇共凡四卷，先爲河源河決考，皆錄前人文章之考黃淮諸水源流者，共六篇；三卷爲河防制度，如潘季馴之河防險要、陳瑄之修守事宜、張靄生之河防述言、丁莘之治河要語、靳輔之治河前後經理十六疏，凡前人以爲治河法則之文，悉皆採錄無遺。四卷爲歷代奏議文字之有關河防者，共十八篇。按其所錄，雖皆前代成規，於黃流之通塞、閘堤之變遷、官師之修守、工力之難易，於今勢有互異，然觀其大略，究其旨歸，固當有今古同揆者，故是書所錄，未始不可備究心河務者之參考也。

疏河鈋陣圖說 清咸豐七年泗陽沙鎮山君堂刊本

清臧宗海編。宗海字東瀛，泗陽人。嘉慶二十一年間，淮水驟漲，江水逆淮泗之下游，廉陽河決百餘里，鄉人欲謀疏決而苦於無策。宗海沿河履勘，爰出新意，造鐵木二鈋及粮車、竹簰等四物，講疏濬之法。左右兩巨舟，中置粮車以懸鈋，而升降之，前洗竹簰如植籬，兩岸役夫牽纜而行，以水數簰而鈋隨之，以遏泥，往復滌蕩，渾濁去而河道通，民賴其利者數十年。此書成於道光間，繪鈋簰諸器為圖，揭其施用之法，為說，圖為其子天懸所繪，說為其姪天值所撰也。

治河議 小方壺齋本

清陳虬撰。虬，瑞安人，光緒間幕客東省，見治河無效，乃進三策，大致謂導源葱嶺，橫截北徼，率順水性，循山入江，撓中朝內外之防，開塞外富强之源，為上策；引河出河套而北，徙徙於蒙古荒漠之地，頼致富强，東南罹患之區可慶安瀾，是為中策；而所謂下策者，蓋水出高源，而以海為尾閭，若能於上下游分殺水勢，則水自循軌，故其主張上流多濬大渠，下流多開支河，至主河水改流由鐘口入海者，則從東撫張曜舊議，其他尚有引用山陰陳維本之說者，維本於光緒間幕游陝西，刻意求河務，而於東省河務亦屢有所陳。是編為一策議之文，故無單行本，除小方壺齋本外，廣治平畧亦録其文。

黄運兩河修防諭旨奏疏章程 故宫圖書館藏抄本

是書清史館舊藏，爲河南河防局抄呈，蓋彼時纂修國史時所徵集之資料也。所録起自咸豐五年至宣統三年八月，凡關於黄運兩河之修防諭旨奏疏章程，集爲一書，共百四十條，則按年編次，因全係徵集之材料，故無体例可言，但收羅叢脞爲豐，當按河渠編年之書，行水金鑑及南河成案均止於道光間，關於之治水述要，雖述至清末，然其書失之太簡，咸豐改道以後之文字尤爲疏漏，此篇所録皆咸豐五年以後之史料，雖爲採録之本，亦可補周氏諸書之不足也。

水學贅言一卷 清道光四年刻本

清錢泳撰。泳字梅溪，金匱人，中書銜。是書先總論次太湖三江來源支河水利水害建閘圍田溇池專官協濟列目，略似中書所著三吴水利條議，且自序有云，余既刻族祖廣庭先生三吴水利條議呈之當事矣，暇時又翻閲前人著述有條議未盡者，輒録數則，或取古人之陳言，或抒一己之愚見，或耳濡目染者，或道聽塗說者，彙於一帙，分十二篇，名曰水學贅言，余生長鄉曲，祖父皆讀書務農，故略知治水治田之法，非妄爲臆說也。至於設官分職，經營財力，事在有司，非草莽之所敢議。云云。是書雖爲道光間刻本，坊間亦罕見流傳，惟南開大學圖書館及常熟縣立圖書館均藏有此書耳。

河務摘要二卷 清抄本

不著撰者名氏，亦爲清河幕抄輯本。全書二卷，上卷輯錄明劉天和六柳法、清陳潢河務摘要及郭成功河工器具圖說，下卷摘錄其他治河書及官頒有關河工之則例、諸章程，惟其中算例、其他治河書中尚未見有輯錄者，殆爲當時河幕下級官吏自備之手冊，故全編不分章節，次序凌亂，魯魚亥豕尤不可勝計。輯錄者亦不著所出，不足視爲著述也。

山東黃河南岸十三州縣遷民圖說不分卷 清光緒間中上海點石齋石印本

清黃璣撰。璣字仲衡，南海人。光緒間以道員官山東，爲時山東河患頻仍，黃河下游青城、濱州、蒲台、利津及上游歷城、章邱、濟陽等十三州縣，夾河以內村莊終年淺於黃流。璣乃上遷民之議於巡撫張曜，曜韙其言，請於清廷，而以璣任其事。曜卒，官福潤撫東，仍倚任之。閱五載，事竟全功，共醵金九十八萬有奇，都十三州縣，戶五萬九千八百有奇，立新莊五百五十有七。凡田廬塚墓及日用織積之事，皆籌劃完具。此圖即爲當時進御之圖，而附以東撫福潤所上之奏章等彙輯而成。前爲遷民圖，附以圖說，次爲徐繼孺諸人之序及巡撫福潤奏章，以申遷民之緣由，頗爲切要。大旨以其時東省黃水之爲災，由於河身偏窄，勢不能容，故力主遷去歷城以下沿河村之居民，而寬河身以紓河患，蓋宗漢賈讓之治河上策，所謂不與水爭地之說耳。

治河要語不分卷 抄閱齋本 青照堂叢書本 宦河

安覽本

清丁履曾撰。履曾字壽亭，山東日照人。少負異才，博極群書，為文豪放不羈，奇氣充溢行間。選拔入都，名動公卿。中年多故，遂絕意仕進，著述頗富，事蹟具詳光緒日照縣志。全書凡八卷，皆論河防工事。首論提工，次河決，次塞決，次閘引河，次埽工，次堤工，次訓練，末附穆曾錫石工說。河決篇論河性有五，水無情而有性，故下以為道，而智者順之，人之力非水之敵也。善治者不與水爭而與水讓，全地之形，控水之性，循次行之而斷水不逆。書中多引用經文，各篇所敘述頗為詳明有序。惟日照縣志本傳所記不載其曾歷河干，疑為博覽治河諸書之所得，而筆之於書者也。

對河決問一卷 抄本

清胡宗緒撰。宗緒桐城人，字襲三，雍正庚戌進士，充明史纂修官，旋遷國子監司業。辟心天文地理之學，著有環偶集。星編印自環偶集中摘出者，據其自序，知星編為其備員史館時所撰。蓋其時河有睢寧之決，適有以其事責問者，乃查據其地高下之形，察剛柔動靜之本，又參考明實錄及地理諸書，究其人事利害得失之理，作為問答一編，而告當時人士者。大旨主張通河於衛，歸於海，為河運兩利之道。卷首附清黃圖一，圖有畫方而不計里。卷末引明實錄中萬曆三十三年陝西參政苑守己之言以證其說之不誣，然亦一偏之見，不可以為據也。

合龍大工全圖不分卷　清光緒丁亥年沙致良繪本

是圖為黃河築堤之合龍圖式，首冠合龍大工總圖，次為分圖，凡合龍之經過情形，每一動作，繪為一圖，曰堵築大工捆廂出占合龍式，曰未捆龍船式，曰捆龍骨式，曰明過度式，曰暗過度式，曰底鉤掛攬一式，曰底鉤掛攬二式，曰面鉤掛攬活涵式，曰撒纜式，曰壯占式，曰撐擋式，曰打張第一式，曰打張第二式，曰打張第三式，曰船上填上條伏式，曰出船式，曰合龍閉門掃式，曰掛攬式，曰全門合龍式，曰拌水填及正填圖式，都凡二十式，圖以彩色描繪，並各注以說，按郎步洲河工簡要卷二雜記中所載合龍定式，雖未繪圖，然文意與圖相符，又李大鏞所著之河務所聞集，所載之圖，與此相同，惟圖說略有增補耳，據上二書可知是圖當係沙致良由前圖過錄者，欲推致良之原繪，蓋歷來河吏相傳河工合龍之定式也，圖內各式之名，於大半皆不可理解，要為當時河工通用之術語，相傳如此，不能以文理解之也。

河防一覽纂要六卷　清康熙三十九年刻本

清陳子豫纂。子豫，天長人，康熙間奉旨効力河工，是書節取河防一覽原書刪繁就簡，約為六卷，而以明朱國盛南河志附纂於後，凡河之關於運道而地隸淮揚者，無不詳明。高郵孫弓安為之校刊行世，上有眉批，皆出弓安之筆。卷首附刊弓安之父宗彝所著治水諸議一卷，則自愛日堂文集中摘出者，首冠以黃淮分合新舊圖二幅，曰黃淮合流故道入海圖，曰黃淮合流海口淤墊圖，悉遵河防一覽及南河志原圖而參合當時河道形勢，圖版用黃綠色套印，極為省目。河議凡六篇，論淮揚治水利者二條，四為論治河成法，周橋翟壩清水潭諸議，並附以李宗紀條陳河工疏，其論治河之法，大致主築歸仁隄，周家橋蓋約宗河防一覽及南河志之說，弓安因以其文附刊於此集焉。全書卷首有陳子豫及弓安序，弓安序云謂於己卯刊先子集中治河諸議於大梁，據此則知是集當有單行本行世。按宗彝，高郵人，字孝則，號虞嶠，順治進士，官吏部，罷歸養母，因議河事而瘐獄死，錢

陆燿撰墓誌銘、及家傳年譜等，均有詳文記述其事。四庫地理類存目有治河要議一卷，提要云「此書載曹溶學海類編中」，而學海類編並未著錄此書，當是四庫之誤矣。

三省黃河圖說五冊 清光緒十六年上海鴻文書局石印本

清光緒間河東總督吳大澂於鄭工合龍後，會同直隸總督李鴻章、山東巡撫張曜，委調上海機器局天津製造局、廣東輿圖局精於測算工於繪畫之委員學生，測量直魯豫三省黃河，並委道員易順鼎總理其事。圖未竟，大澂以事去職，繼之者為倪文蔚，圖始繪成，經始於光緒十五年五月，成於光緒十六年三月，前有倪文蔚進呈三省黃河全圖奏稿，此冊為進呈之副本，編印者，凡清末之熟悉河勢者，如劉鶚、董毓琦諸人，亦均曾參預其事。所圖西自河南閿鄉金斗關河流入豫處起，至山東利津鐵門關河流入海處止，凡二千四十餘里，分繪一百五十七幅，合之仍為一圖。用畫方計里之法，並注經緯，以當時之工部尺布算，每里一百八十丈，以五分為一方，方為一里，較原形縮為三萬六千分之一。另附有圖說，以記道里、兩岸堤身遠近長短高低厚薄之有關工程者，均各附有表，以記堤之高寬與里數丈尺，未有述意

十二條及吳大澂跋所謂述意者實為敘述此圖製
作經過之報告書論河關之沿革頗為詳明按黃河
關向無善本而河渠諸書中為時人所稱道者如明
潘季馴之圖清靳輔之圖亦僅繪河形於工段長短
形勢險易道里遠近初無可鈎稽大都臆度為之者
此圖則以實地測算之法繪成故可稱黃河實測圖
之首創者其圖不但於沿河州縣村莊隄岸埽垻均
臚舉無遺即兩岸隄工曾辦大工之處亦俱載施工
年月始末雖以測繪當時之河道為主而於故道可
指者亦存其形識清末河渠之鉅製矣其圖雖成於
光緒中年然距今不過五十餘年耳河形雖略有異
同亦足以通局部之變遷故欲綜全河形勢者舍是圖
莫由矣

三元溝始末記二卷新港閩塞編一卷閩會水利故一卷福州濬湖事畧一卷　全刻　道光編刊本

清郭柏蒼輯柏蒼字兼秋又字青郎侯官人道光二
十年舉人由訓導晉內閣中書升主事識見瑕廓時
有新議展人所聞不慕祿仕殫心有用之學凡有益
於鄉者皆抗議久遠尤習掌故故于鄉梓著述綦多
此編專論閩會水利史實都凡四種曰閩會水利故
一卷大致以三山志所載城濠諸水利澄以八閩通
志及郡志諸書並參以所見而別其異同先記城濠
附以橋梁次為附城水利末錄水利諸議數則皆為
明代閩會人士論水利之文曰福州歷代濬河事畧
二錄自歷代史籍所載古閩西北湖水利之文按年
編次並附姚循義西湖志所載湖業之有關於修濬
者曰三元溝始末記為其經修福州南城城壕時見
福州府學池泮之三元溝年久湮沒以其有關通省文
運請修復於大吏者此編即記其修復工事之始末
而於歷代修濬三元溝之碑亦附錄之曰新港閩塞
編福州新港為明宏治十一年鎮守太監鄧原所開
鑿自後屢開屢塞紛如聚訟柏蒼乃錄有明以來至

家議海閘塞故事、畧為彙輯、以備論閘塞新港之致核者、今觀其所著、陳三元溝始末記為專記其經理是役之工事外、其條雖皆彙錄前人著作以志閘今水利史實之文、然亦考證詳覈、無所遺失、其條例簡而易明、不但可備言閘今水利者之考核、且可補志書之不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河防芻議一卷 清同治十三年刊本

清劉成忠撰、成忠字子恕、江蘇丹徒人、官河南陳許道、調彰衛懷等河道、按羅振玉撰其子鉄雲傳、稱鉄雲年未逾冠、已能傳其先德子恕觀察(成忠)之學、精疇人術、尤長於治河云云、成忠官河南陳許道時、為光緒元年、然此書為同治十三年所刊、刊當是未官河道所作、上當道之條陳也、其書大旨皆論豫省河防防险工事、其論有四、一曰外隄宜守也、二曰蓋埧宜建也、三曰埽制宜更也、四曰重堤宜築也、文雖有所建樹、亦不適引用前人之說、參合當時形勢、以證其論而已、實於之有裁焉否、自不敢它甚覽舊之識固難辭也、惟於埽制之沿革利弊、叙述頗詳、亦為此書之精要處、豈朝經文續編及豫河志二書、均錄有其文、

河工奏議不分卷　清抄本

清尹繼善撰。尹繼善字元長，章佳氏，滿洲鑲黃旗人。爲大學士尹泰子。雍正元年進士，累官文華殿大學士。書於一月並換將軍提督巡撫河漕鹽政上下兩江學政等官九印，案無留牘，與諸生論文課時，閱者駭服。一一督雲貴，三督川陝，四督兩江，故在兩江最久。於河務亦屢擘行，奏績稍著，事蹟具詳清史本傳。此集爲其子慶桂所輯錄，蓋專集其歷任總督兩江時所上有關河務之奏議爲限，因名曰河工奏議也。全集不分卷次，共凡二十五疏，均按進疏之先後爲序，各注以年月，而前後所奉諭旨亦悉編入之，故於時事本末頗爲詳盡。尤以集中所載之請先開天然壩疏，議論明切，深中當時要害，不愧一代重臣也。蓋乾隆八年帝命開天然壩，繼善不可，力言天然壩與毛城鋪及高郵三壩均宜仍舊。適直督李衛入覲，遂請江傳旨嚴飭，且云衛已奏明黃水小開因無妨。繼善又覆奏：李衛不問河身之淺深，而但問河水之大小，非知河者也。論河淺[illegible]，閘宣流太過，則湖水之弱不敵黃水之強。疏入，帝喜，撤御衣賜之。其他若請修鳳潁泗田間水道圩塍疏，及請將銅沛等地河曲處挑直並開引田疏等，亦皆有裨於國計民生之言。且大都均見諸實行者也。原書亦一抄本，前後無序跋目錄，僅標明慶桂所集錄，曾否刊行，無從考之矣。

下河水利輯要備考不分卷　清嘉慶間抄本

清朱楹撰。楹嘉慶間嘗爲河幕，於河防之學素所究悉。又嘗輯錄東華錄與河臣之治河方略諸書中有關下河水利之諭旨奏疏而爲一集，以備究下河水利者之參攷。其書編次頗爲明晰，全書無卷次，首列新輯下河形勢說，次列諭旨及奏疏，各以年月編排，起自順治九年而迄於嘉慶九年。按下河者，即揚州之江都、興化、泰州、高郵、寶應、淮安、鹽城七州縣迤東近海之地，闊三百餘里，長二百餘里，地勢窪下，形如釜底，外海內田，常苦海潮內犯。宋仁宗天聖元年，范仲淹倡築捍海堤，天聖六年工成，即今之范公堤也。自黃河奪淮以後，運河之水由五壩下洩，歲竟漫決隄防，下河益遭沉溺。至康熙二十八年，始允淮揚士民之請，挑濬下河，大費帑金。當時諸臣大爭意見，而靳輔則主張築隄束水入海，然因非難盡起，卒不果行。其後張鵬翮於康熙四十年間通海口，疏下河積水，民困始得以蘇。降及嘉慶之初，淮水盛漲，於是歸江入海，議莫能決，議論雖多，然仍未見大效。此書雖以纂錄爲主，無所發明，然搜採頗爲完備，欲追溯清人治理下河之沿革者，固可有所本矣。原書爲朱丝欄抄本，上有丁丙藏書之印，知是八千卷樓之舊藏矣。原書曾否刊印，無由得知，未敢臆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木蘭陂集節要十卷　清乾隆刊本

明李熙原稿，明鄭岳編次。熙字興周，莆田人，明正德時諸生。岳與熙同鄉，字汝華，弘治進士，累官至兵部侍郎，著有莆陽文獻及山齋集諸書。木蘭陂為福建莆田水利，陂在邑之南，惟新里創自宋女錢四娘，侍郎林從世繼之，俱弗就。至熙寧間，有福州侯官李宏者，應詔至莆，始工成之。自後朝代屢易，而陂亦屢有修築。熙為宏之裔孫，因以其家藏上世誥詞、公牘及一切條規與名公讚頌之詩、碑石刻文章，彙輯而為是集，以進知縣雷應龍。應龍則因其卷帙浩繁，乃命岳節要編次，為書八卷，並刊以行世，即世傳之官刻木蘭陂集也。此為乾隆間宏之二十一代孫李浴勝官刻原版而重印者，惟內容則增至乾隆十九年為止，續成兩卷，共為十卷。書之首冠水利圖及李宏劉像與封侯誥詞、褒疏、廟宇、墓域、諸制，第二卷為祭品、儀式、祝文、諸典禮，第三卷為歷代官司與李氏子孫有功於陂者之姓名及陂溝方位、深廣、橋梁、斗門、涵洞、陂田之名目總數，第四卷為宋宣和以來至於清

乾隆間所訂之修築陂工、官司守防以及工匠錢糧諸條例，第五至八卷為歷來諸名公紀述水利祠廟之詩歌文章，九十兩卷為順治、康熙、乾隆三朝李氏族人請免錢糧與迭次重修陂工上大府之稟稿。今觀其書體例雖不免冗雜，然搜輯尚能詳略得宜，較於陂之經始、興廢顛末俱備，亦言一方水利當參攷之籍也。

續刊木蘭陂集二卷　清乾隆刊本

清李嗣岱、姚文燮同撰。嗣岱，沙縣人，康熙戊子舉人，莆田教諭，擢知縣。文燮，古田人，雍正六年由歲貢任訓導，遷歸化教諭。先是萬曆間莆田縣有余米等十四家刊有莆陽陂水利志一書，敘十四家遠祖余子俊等十四人捐鐵以助李宏之功。其立論僅略及李宏，而歸重于十四家。修志者不擇，亦以余子俊等十四人與李宏並列義行，故李氏族人與十四家累有爭辯，均莫能決。至雍正八年，清廷詔修各省通志，延按趙國麟審查志稿，閱送本知余子俊實係宋紹熙元年進士，上距李宏熙寧八年應詔修陂相去百有餘載，因按年譜之先後，攷前志之有無，敘鑒稽核，宏之勳烈，而他姓無與焉。史考黃仲賢之宋治志載木蘭陂水利源委，知余子俊等十四人，雖非陂之創者，然亦有功於陂，乃為志館刪去余等傳記，而詳其事跡。旬後疑案始決，紛爭永息。宏之二十一代孫李泌既重修木蘭陂集，因復延嗣岱、文燮輯此書，以為繼世攷古者有所依據。其書上卷大率為通志及木蘭陂集諸碑文，有以證十四家所刊莆陽木蘭水利志之偽者；下卷則為趙國麟批檄與志館按箋之文。觀其所辨，雖皆案牘之資，然引據嚴為詳瞻，條理分明。究木蘭陂之源委者，據此當有所考證矣。

重修木蘭陂集一卷　清乾隆刊本

清李從拱編。為木蘭陂創築者李宏之第二十一代孫。乾隆間貢生。其時木蘭陂年久失修，且屢遭巨浸，不無敧傾之勢、坍圮之形。有司擬循例飭南北兩洋濟水田畝按畝攤捐，而謀之從從以兩岸居民皆屬貧苦之户，乃不惜巨貲，承先志，破例獨認捐修。凡閘橋、濟岸悉有興築，總計費用工銀千有餘金。自乾隆十八年十月興工，至次年正月工竣，有司嘉其義行，特題請以主簿用。事跡備詳志乘。從飛重印木蘭陂集，復創作此篇，以紀其工事之始末。其書首列邑人廖必琦重修木蘭陂記，以次列為興工時諸稟稿，及有司之檄批，而附以當時名公詩詞文章，雖為歌頌之辭，然亦有關一方之水利文獻。且其稟稿中亦多議及早役修築之方，於水利之利害，尤能懽切詳陳，固不能目為案牘之貲也。是亦言木蘭陂水利者當參考之籍矣。

歷代治田水利考不分卷　清抄本

清黃輔辰撰。輔辰字鳴琴，貴筑人。道光乙未進士，累擢吏部郎中。咸豐間因籌辦團練，其時陝西議興屯田，輔辰采錄官私著書，輯營田輯要三卷，述古今經制詳矣，以貽陝撫劉蓉，遂擢鳳翔道，督其事，期年墾田十萬餘畝。著有小有山房文集若干卷。是書亦其所撰，惟成於何時，未能詳知，亦考累代營田水利之籍也。全書不分卷，次目凡四，並曰水利田考，並考歷代引渠溉田之建置者，自魏史引漳灌鄴起，迄元至元十四年。曰屯田考，記歷代墾荒撫民之設者，起自漢宣帝時，亦下迄元末。曰黃河考，附記歷代河患修防堵築之績，上述禹貢，下至元至正三年。曰職役考，記歷代鄉里私役之制，由職方以及至元中統元年，而版籍職役附焉。四篇各以事之先後分條列敘，每條目之下，又注事之始末。大旨採錄各朝通致諸書，並雜取野史成之。輔辰並無所發明，雖視史志稍詳，然頗傷冗雜。且雖標歷代治田水利考，然所載僅止於元，明、清兩代均隻字未及，似為其著營田輯

要時擇錄舊聞以備參攷者，當非完書也。或後人取其殘稿錄存而成者也。

南湖圖說一卷　清光緒正學印本

李祿來撰。祿來，浙江餘杭人。廩生，頗究心水利，於鄉里尤多建樹。咸豐十一年，殉於難。是道光末年，南湖水汛爲災，祿來周歷全湖形勢，乃作此篇，以上當道。其書首列南湖經圖，圖有畫方計里，極爲精細。其說不但於南湖源委脈絡具能明晰，而於歷來濬治之蹟亦皆條而不紊，詳畧得宜，誠可補志籍之不足，而能與明人陳幼學之南湖圖說並存於世者也。其論當時疏濬之策，尤能切中時弊，大旨主張光闊一十字河，挑出之土，即可燒磚，磚多價廉，築塘以磚，可以禦水云云。亦關切民生，明於南湖地形者之論，故能爲當道所採納，而見諸施行者也。其書前有道光祿來原序，及光緒間邑人張光三重刊序，知是書道光間雖經刊行，原版遭劫燬於兵火，光三以其書有關浙西水利，乃據原本重刊之。惟以原書所載歷來南湖治績，僅以道光末年爲斷，故畧有所增補，並光緒二十八年爲止。是書雖爲清末印行之書，然流傳極少，是不但可供治水利者之參攷，亦修地志者所

當採輯者也。

淮黃策畧一卷　清稿本

清潘餘亭撰。餘亭爲嘉慶間海陵人。其時黃水倒灌，黃高淮下，運水不能執而上，於是黃病則淮病，淮病則運病，而眾議遂紛然以起。有爲黃河北決之議者，有爲開濬之議者，有爲明人鄭濬海運之議者，有爲唐人劉晏囊藏之議者，有爲倒灌塘之法者。餘亭此書則以其時諸人議均未能中其要害，且行之亦非易，乃彙集古人成書，參以當時形勢，而作此篇。書中大旨以其黃強淮，疏濬清流，俾沖河底墊高。治之之策莫如殺黃濟淮。其法於碭山毛城鋪直減水閘壩各一，減黃水入小神湖，歷靈芝孟山等湖，由睢仁堤五堡減壩，使民閘，全洪澤湖助淮。徐州十八里屯直減水閘一座，減黃水入萬廠湖，經永固湖，歸靈芝孟山等湖入洪澤湖助淮。如黃消淮漲，可以直閘壩於不用。若淮消黃漲，即減水助淮。二瀆並驅入海，而運道以通。更審地勢，順水性，則主上流入江之河當開者二，下流入海之處當疏者一。所謂入江之河當開者其一即於天長六合如紅山冶山之間鑿一河，通瓜

埠入江。其一即於揚州西北之僧道橋與高寶湖之相近處，鑿一河，從儀徵入江。然後沙水俱從西南入江，不致向東南停蓄，使運艘阻滯不前。亦治淮不與黃爭，而自能濟運之善策也。所謂疏下流入海之路者，即於山寶交界之間，有古澗河、澄河地界，添設一壩，並疏通馬家蕩口，就現成之壩基石工，疏有達之引河，直達海口，使黃、淮均可無旁決，而清並驅入海矣。觀其所論，大致不出前人之範圍，然所策劃亦頗詳盡。末有小序，稱其策作於嘉慶十八年，曾上之中堂松筠，筠極喜其論，終因經費維艱，竟不果行云云。序後鈐有錢亨印章，知為錢氏原稿本矣。

豫南水利危言一卷　清光緒二十七年刊本

清徐壽茲撰。壽茲，元和人，光緒間官河南上蔡鎮平諸縣知縣，所至均有政績，尤能講求水利。其在上蔡任內，曾規復駐馬河、陽丙河、草河及杜濟蓮溪水，在鎮平任內，曾修築照河堤工，均有利於農田而關係民生者。其時豫省河患年久失修，漸多壅塞，每遇盛漲，漫溢成災。清中以其熟悉中州地勢，召對議修豫省水利，乃以疏濬沙河、渚河、石洋河，達環湖於洪河、澧河，列以水勢論急，故需疏築並舉以對。帝嘉其所陳，命東河總督任道鎔與撫裕長詳細履勘，分別修濬。道鎔、裕長並以洪河、沙河工事屬壽茲，工竣，後乃檢與工之案稿告示諸文，凡七篇，輯為是書。書中首列豫省水利議，其他皆為其奉命勘查洪河、沙河並籌議修濬諸稿，與勸民廣開溝洫諸告示。觀其所錄，雖均案牘之資，然皆因閱歷河干所得，故凡河道源委、支流脈絡，細及一溝一瀆，亦莫不條分縷晰，而所籌劃尤能詳明，皆中其要，可見諸施行者之言也。至論洪河發源，更能於歷來志書有所考正，大旨謂洪河

淩涂於壽陽城西南山中，在壽陽為瀼河，而壽陽志載涂出蘇寨山，上蠡志載涂出壽陽筆峯山千家峪，壽蠡則以壽陽城南錦亘皆山，不但蘇寨山、筆峯山、千家峪所出之水皆入於瀼河，即稍東之白石崖、九頭崖、母豬峽諸山之水，亦入焉，而其正支出自千家峪云云，蓋皆經親至山中目擊所得，故視志書摘拾附合者詳畧得宜也。此書不但可供治瀼者水利者之採擇，即治地理水道之學者，亦當有所稽考矣。

會通河水道記一卷附板閘喻一卷 清抄本

清余正燮撰。正燮字理初，安徽黟縣人，道光舉人。家貧性介，才識俱長，其學主於求是，其文典重，所著癸巳類稿，自緯度輿圖經技史證以及靈素道梵方言之表，皆無綜條貫，發前人所未發，又有癸巳存稿、四異新詩、海國紀文諸書。道光間總河麟世序纂修續行水金鑑，正燮實亦參預其事，故於水道之學亦有所考究也。此即其考會通河之水道者，頁數雖寥寥無多，然自元以及於清，其間沿革綱目俱在，考證亦頗明晰，文筆尤為雅潔，書中於胡氏尚貴雖指亦多所補正。末附板閘喻一卷，雖非言其建築之方，然於板閘之用意言之甚為透澈，考全通河之史蹟與司河工之責者，當有所借鏡焉。原書為一抄本，紙頭小字緒錄極精，又有硃筆批校，不著名氏，不能知為何人也。其文曾見載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及皇朝續經世文編諸書，知其所論，當時人士重視矣。

畿東河渠水利通論一卷 清抄本

此書不著撰者名氏。論京師以東各地方水利之書也。凡一卷，首冠畿東河道形勢圖一幅，凡開方分度，悉遵清康乾間之內府輿圖，而於河流所逕及支源脈絡之灌通類會者，與夫沿河附近之重要城鎮，各以方隅繪畫，以著其詳。書中所論畿東諸河共目凡三：曰薊運河、曰塌河淀、曰七里海。各論與圖可互相證明之處甚多。考京東諸水，其匯流之大者莫如灤河，餘若石河、湯河、洋河、潮河、清水河、陡河，皆稍行赴海，其他枝津别派附巨川而朝宗者，亦不下數十百道。是書例約未具列，誠不免偶於簡畧矣。然於所論各河之曾經修濬而有關民生者，亦頗能舉其大要也。又書中所論有主凡淀泊涸出之地毋得聽民退墾諸語，尤可為留心地方而熟悉形勢者之論，故方志諸書頗多採擇。原書為抄本，前有序，亦未標姓氏，考其語氣，似為撰人自序，內有雍正四年怡賢親王之治績等語，可知是書為雍正年後所撰成者矣。

河務全書八卷附河工例律成案一卷 清抄本

此書不錄撰者名氏。觀其書中所載，知為司河者互相授受，解工時應用之秘訣也。全書凡八卷，卷各有目。第一卷為水，子目凡七，皆四季河水汛期之流勢，與諸水之名稱，以及測量水深淺緩急之法。第二卷為堤工，子目凡四十有一，皆堤防修築與估工丈量開算之法，以及諸堤之功用利弊名稱，而防險諸器物亦附焉。第三卷為防守，子目凡二十有八，皆修防巡守之制，與河堤閘埧護衛之方，以及河夫額數。第四卷為揺墨，子目凡十四，皆河工錢糧之數，與審核工料之算式，以及一切曾工之要點。第五卷為埧工，子目凡十一，皆論建埧之功用，及減埧、滾埧、挑水埧、魚鱗埧、束水埧、攔河埧建置之工事，而附以工料估計之方。第六卷為算法，子目凡十六，皆為諸種工料計算之通式，並附以圖。第七卷為南河工程，子目凡二十有三，皆黃河源流與淮徐運道之形勢，以及各廳施工之案例。第八卷為石工，子目凡五，皆石工之修砌估計諸法式，及工具器物之名稱。書末附河工例律成案一卷，則從徐端之迴瀾紀要中錄出者也。觀其書中之類例，標目甚

況雜然所載皆切於河工實用之言，尤以諸工制算估計之法較諸治河書特能詳明。又據書中所載，知所言為嘉道間東河工程，至第七卷之南河工程，則為舊業成例錄之以備參攷者也。原書為一抄本，書中前半冊有硃筆批校，不知出自何人手筆，至其所載雖皆前代令例，然亦大都從經驗中得來，故雖於今時勢已有懸殊，倘能準今酌古，矩矱終存，固亦講河務者所宜參攷而變通矣。

荊州萬城堤圖說一卷　清光緒十三年刊本

清倪家幹撰。家幹光緒間以從軍苗疆有功，擢荊州府知府。荊州萬城堤，堤亙如城，自馬山以迄拖茅埠，綿長二百餘里，所以捍大江之防者。堤雖有圖，大都附錄於諸堤志中。家幹以歷次勘辦歲修，周歷大堤，逐工相視，凡宜土宜石宜增卑培薄者，均隨筆記之。惟以堤志所載紆曲夷險，雖尚可觀，然僅其略而不詳，因於光緒十三年驗收春工之時，仿實魯驗狀為圖之意，撰為此書，共凡一卷。其圖為兩色套印，用開方之法，以工部尺每方一寸計地一里，原為整圖，分割為二十三幅，合訂一冊，各幅首尾均可互為接合。不但於諸工段形若重塗，俱能詳細測繪，而於堤內外湖潭並鎮市村落及堤外民流洲灘，亦悉為注錄。堤名大都與諸堤志相合，更將歷次堤工之險要情形，與工段之遠近距離里數，官司防汛之制，歷代修防之績，以及工程修築之方，而可為通堤籌劃者，無不詳注於圖內。雖其所繪尚非荊州全堤，即江陵所轄湘陰城堤並監利所轄下拖茅埠堤亦未繪入，然

考清制，為城堤工，為荆州知府之專責。是圖以府堤為主，亦職守所限，固不能病其缺矣。且圖中致訂既詳，而於堤形坐向紆直尤能各肖其形，蓋皆經目驗所得，始能條畫明晰。考為城堤防工事者，當有所遵循矣。

唐太極宮暨府寺坊市殘圖一卷 拓本

此圖為一石刻，所繪繪唐西京之都城宮殿坊市圖也。今石為陝西考古會拓得於陝西省會之城南门內小湘子廟街，為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五日出土者也。圖中所繪唐代之宮城府寺坊市之制極為詳盡，雖已殘缺過半，然亦尚能窺其大概。圖之下端刻有元豐三年五月五日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府事汲郡呂大防題跋，並者有京兆府戶曹參軍劉景陽、按視邠州觀察推官呂大臨檢定、鄜州觀察支使石蒼舒書等人名。觀大防題跋，雖未言此圖為何人所創作，然考宋程大昌雍錄及趙彥衛雲麓漫鈔，與元李好文長安志圖，於此圖為大防所製。好文並謂即直齋書錄解題所稱長安圖記，而彥衛更詳考其製作之法，蓋以隋都城大明宮並以二寸折一里，城外取容不用折法，大率以舊圖及韋述西京記為本，參以諸書及遺迹考定。太極大明慶興三宮用折地法，不能盡容諸殿，因別為圖。據趙氏之說，知此圖即大防所作之長安總圖，此外別有諸太極大明慶興宮

分圖之作也、又考鄭樵通志圖譜畧亦載有呂大防唐長安京城圖及唐太極大明慶興三宮圖、據此則趙氏所述圖亦有所本、夫據宋史稱大防兄弟皆習禮學、言行動作、頗多規則、宮室禮制、尤所注意、大防言宮禁則本唐人閣圖、言門禁則用考工水地置臬法、至大臨則撰考古圖以見古代禮制、此皆呂氏弟兄行事切實、好為圖譜、不事空疏之證、不但能博覽群書、且又多能實地考定古迹、是所作自宜較諸書考核有據、固非抄襲一家之說、而人云亦云者可比、究唐代宮室之制者可不泥覽歟、

石刻黃河圖說一幅　拓本

此圖為一石刻之圖、圖為民國二十五年近今黃河水利委員會施工洛陽時出土者、圖中署稱嘉靖乙未夏四月欽差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天和刻石、天和字養和、麻城人、正德進士、以御史出按陝西、許中官下獄、謫金壇丞、遷湖州知府、嘉靖間撫陝西、其時黃河南徙、命天和總理河道、疏汴河自朱仙鎮至沛縣飛雲橋、又疏山東七十二泉、自竟尼諸山以達南旺、役夫二萬、不三月訖工、改兵部侍郎、統制三邊軍務、因軍功以兵部尚書歸、卒諡莊襄、有仲志問水集諸書、尤以問水集論當時之河勢利害最為明晰、此亦其總理河道所作、蓋以治河昔成周迴相度、深知導河濟運之弊、因據當時河勢、參諸圖籍、而為此圖、以進於帝、後之並刻石立於河上、以備後世治河者有所取法焉、全圖一幅、上流起自潼關、下迄淮安入海之處、又以運道所關、故北繪至德州、而南及於淮、其圖以主體形之鳥瞰法繪製、不施計里之法、蓋以明河水源流而備治河者審度河勢、故只詳疏濬沿革、與導河濟運之利弊、不考道里之遠近距離也、圖中附說凡三、一為古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治河要略，大致皆節錄前人治河立論，二為明代河水入運表，三為治河臆見，乃論河水不可入運之非，而力主引沁之說，頗合當時形勢，而與圖可互為發明者。書曰治水之臣，惟當時疏濬隄防與相高下順逆之宜，酌緩急輕重之勢，因其所向而利導之數語，尤可為治河之本也。

光緒湖北輿圖記二十四卷 清光緒湖北官書局刊本

此書不詳撰人姓氏。考光緒間以詔修會典，曾令各省猶繪製輿圖，其時會典館並頒有輿圖及圖表之章程款式。此書之內容體例大致與會典館所頒之章程款式相似，疑為當道者據舊有之圖表撰先增訂而成者也。全書凡二十四卷，首為湖北形勢說，以下每府各一卷，府列領縣，先記府之總說，以繫其綱，至各縣則分條記載，凡分沿革、疆域、天度、山水、鄉鎮、驛程、職官諸目，所記雖簡，然皆據其時所屬實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調查而得之資料，並參諸通志及其他圖史互為考訂而成者。故其編次既能條分縷晰，而考核亦皆詳明，實可與輿圖互相見證也。考光緒二十六年湖北善後局曾有輿圖刊刻，其圖亦以郡邑編次，而各為一圖。據此可知此書當亦與圖同時問世者矣。至其論湖北形勢，尤為精要，如論省會之所在，則力主武昌不可移，蓋謂武昌、荊州、襄陽同為湖北要地，如鹿足並峙，荊扼江而不能扼漢，襄扼漢而不能扼江，武扼江漢之會，可以制東南之命，可交南北之衝，非特異

其所憑依，實為四方之輻輳，所言皆有條理。又論田家鎮為九江門外之屏蔽一語，更為中切地勢之論，實自來言形勝者所不能及也。

黑龍江輿地圖一冊　清光緒刊本

清屠寄製圖，崔祥奎、畢世俊、張士元、劉鴻恩全測繪。寄字敬山，武進人，撰有蒙兀兒史紀，為清末大儒。初光緒間詔令各省繪進輿圖，黑龍江將軍曾測繪有詳細輿圖，然以會典館原頒格式太小，山川地名不能一一詳載，當道以其缺略可惜，乃屬屠寄據原圖縮小十分之七，並參閱諸通志史籍，詳為考訂，而為此圖，凡六十一幅，乃一整幅分割而成者，中有向方方為十里，凡境內郡邑城鎮村屯與蒙旗聚落之地名，記載頗能詳悉得宜，亦沿革可考，即古史所載者亦均詳記其由，其疆界邊防險要之情形更特別標識。至於圖以則別大小而分數率之縮圖，則依平視而具，頗具泰西輿圖之法，較以康乾兩朝內府輿圖亦無遜色也。且光緒間於黑龍江之建置頗多沿革，若呼蘭之設同知，綏化之設通判，并呼倫貝爾亦特於兩總管，呼蘭城守尉並為副都統，此均其大者，他圖未載，此則一一有所校正，但於通肯之設副都統則因在圖成之後，而缺錄，則以勘成未遂，故均不著。屠

寄稱此圖據選繪稿第三次底稿校印者並謂題後測繪經始於光緒丁酉六月告成於己亥三月用經費三萬二千餘金其經測之處凡車馬可通之地則步步詳測雖車馬難通而人跡猶可至者亦莫不窮幽鑿險而探繪之至科爾沁河呼瑪爾河遜河以及嫩江之上源多寫其哈達人跡罕至亦於相距較近之地訊訪獵戶參酌舊圖此外復據漠河觀音山諸金鎮及通璧勘荒繪丈之圖而補正之據其所序亦可見其用力之勤而參攷之博故能成此精心之作固非阿諛之言實亦晚清官刊地圖之佳本也

海運圖說一卷　清道光間刊本

清施彥士撰彥士字樸齋崇明人道光舉人歷官萬全南皮正定諸縣知縣於經史之學素所考求著有讀孟質疑孟子外書集證歷代編年大事記求己堂詩文集諸書皆先後刊印於世此書作於道光間蓋其時河決運艱清廷議行海運彥士居崇已世世崇地四面環海沿海形勢自所素習乃令集船戶率先領運躬涉重洋又以舊時海圖率皆疎舛因考諸圖志之有關海運者並証以目擊所詩闕者補之訛者訂之成圖說凡一卷即此書也首列圖三曰海運總圖繪江蘇至直隸沿海運道總形勢曰天津運河并海口圖即今海河也曰朝鮮半島圖即朝鮮半島沿海之大勢圖也以次列為海運議海運圖記萬里蹄颿圖記末更彙集當道諸名公所贈詩詞文字等附於後觀其所載各圖俱皆精詳凡沿海運道之要害海水之深淺道里之遠近與夫岸上之郡邑城鎮衛所港灣海口與海洋中之沙礁島嶼臚列均皆明晰至於守風寄碇及危險之地悉以硃字順述於戰

圖尤為醒目。至海運議一篇，於海運之當興與否及其利弊得失，尤能懇切陳之。雖就前人成說敷衍成篇，然疏而詳明，均能就當時所需要而言之也。惟末引徐貞明之說，廣闢北方水利，以省南方之漕運，則為昔人所不取，仍未免書生之見也。其他若海運圖說，乃記此圖製作之由。萬里歸艎圖，為其姪作舟所撰，蓋作舟曾押運直隸之間，即此圖之作，蓋亦與有力焉。

寧夏府輿地圖一冊　清雍正乾隆間抄本

是圖不著製者名氏，共四圖。第一圖曰山廠圖，第二圖曰灘廠圖，第三圖曰滿城外地畝式圖，第四圖曰寧夏府屬輿地各圖，均以設色精畫，凡山河之形勢、郡城之方位、溝渠之分佈、堡壕營汛之建置、道里之遠近，與夫馬廠田畝，悉皆詳列於圖中，而險要之地，且各有簽注，說明形勢要害及兵衛廵防餉額之事，頗為明晰。其圖製於何時，雖不能得知，然據清通考，知寧夏府舊即寧夏衛，屬陝西行都司，雍正二年改衛置府，屬甘肅省，並以各衛所分置一州六縣。至乾隆四年，又以新渠、寶豐二縣省入平羅縣，圖內於新渠、寶豐二縣俱存，可知作圖之時，當在雍正二年以後，而乾隆四年以前矣。其製圖之人，亦不能詳，據圖中所述，大致皆為當時形勢，而於廵防兵守之建置，又能一一舉其本末，絕非未親歷其地者所能繪製，殆為當時疆臣繕進以備史館採擇之資料者。留意清代兵要沿革者，固當有所借鏡矣。

畿輔六大河圖考一卷　清光緒刊本

清黃彭年撰。彭年有畿輔輿地圖，已著錄。此圖為其奉命纂修畿輔通志時所作。大抵因吳邦慶之直隸河渠圖於各河支流多所缺漏，乃據當時新成志稿，參以史志、河渠諸書而成者。蓋以畿輔輿圖同時刊印者也。圖凡一卷，乃一整圖分切六幅合訂而成冊者。圖中有開方，方為四十里。於永定河、南北運河、大清河、子牙河、滏河之源流，分合方隅曲折，以及各河之減河、引河，俱皆脈絡分明。惟所錄地名，則以水道為主，故凡細微之小地名，無關水道形勢者，皆不備載也。至因於潢河、大陵河、小陵河，則因舉省受之，無關直隸而黃河之在直境亦地段不長，其下流則由利津入海，遠隔山東，故圖並不繪入，序內已詳細言明。故去取頗當，不能病其缺失。其圖說則考各河變遷沿革，亦皆言而有據，條而不紊。尤於各河之減河、引河之名稱，及其利害議論，頗為中切，實可為言畿輔水利輿圖者之善本也。

黃河改道形勢圖一卷　清同治末光緒初閒繪本

此圖不著繪者名氏。蓋繪黃河下游之形勢者，為一長卷。所繪起自陝西潼關，而迄山東利津入海處，為止。凡其間河水遷流之勢，與入河諸水之源流脈絡，皆詳注於圖。沿河險工之地、隄防之建置，無論巨細，均所備載。圖為絹地設色，其中所繪山脈之形，皆以畫家山水畫筆法用立體形以示於圖，故極為精緻。考圖中全河之形與郡邑村鎮之遠近距離之數，均頗能合乎實際。此圖撰人與其繪製時期雖不能詳悉，然考圖中有簽注，所記皆為視察全河所達地之日期，則此圖為當時河工人員審視河勢所持，因可知矣。又按圖中所繪隄防之設施，若東明李連莊以下順河有隄，考此隄為同治十三年東撫丁寶楨奏請建築者。又考閻敬銘治水述要所載，若光緒八年河決歷城之時，桃園曾建有大隄，光緒九年張秋以下亦建有大隄，其他若所謂堵合鄭工等，均為清末河工之最大者，而此圖皆付缺如。據此，或知為同治末或光緒初所繪者。圖末有潘駿文跋，及其收藏鈐記。

跋文為河督潘錫恩子，幼習河務，因功累擢掌東河工事，於河防圖籍收藏頗富，且均為世所罕見之本。跋文中於此圖極為推崇，林其圖之精，不遜於吳大澂測繪之三省黃河圖，雖不免語過其實，為藏書家諛揑之語，然以此圖繪製之精，而繪者又曾親歷河干，自當較勝於書肆一般河圖，固非苟論也。

新測沿海長江險要圖一冊　清宣統間上海鴻文書局石印本

此圖不著繪製者名氏，乃江寧高等學堂編譯繪製沿海及沿江之圖也。考清光緒間曾以測量全國海岸委之於英國海道測量局，並製有地圖刊行於世。此圖繪製頗精，扣亦據此類地圖譯製而成者。凡分二部，一為沿海，一為長江。沿海圖凡十八幅，第一幅為總圖，起盛京鴨綠江口，至廣東防城縣，以次為各省分圖，計盛京二，曰黃海北岸，曰遼東海灣圖；直隸一，曰直隸海灣圖，附以渤海門戶水道圖；山東二，曰登萊海灣圖，曰勝日海灣圖；江蘇一，曰江蘇沿海圖；浙江二，曰泰台沿海圖，曰台溫沿海圖；福建三，曰福閩海灣圖，曰閩泉海灣圖，曰泉詔海灣圖；廣東四，曰潮惠沿海圖，曰廣肇沿海圖，曰高雷廉欽沿海圖，曰瓊州沿海圖。末附以台灣沿海圖。其長江圖凡九幅，曰揚鎮下游圖，曰吳淞口礮台圖，曰江陰口礮台圖，曰圖山口礮台圖，曰象山焦山都天廟礮台圖，曰池州下游圖，曰蘄州下游圖，曰嘉魚下游圖，曰宜昌下

游圖畫所繪湖江而上，由蘇以及皖贛鄂湘五省之江圖也。雖譯自西人所測製者，然其經度則以北京為本初子午線，每方格約占經緯各一度。圖中凡沿海沿江之港灣島嶼與近海岸之郡邑城鎮與水陸交通建置，均有記載，而於礮台營汛之有關防務者，江海航線之有關水運者，記載尤為詳核，然不注比例，於海水之深淺及潮汛風雨之測候，均莫由而明，亦未免有白璧之瑕矣。

各省沿海口隘圖一長卷　清雍正間鈔本

清陳枚製。枚字載東，婁縣人。又字殿掬，號枝窩頭陀。雍正間官內務部中，畫人物山水花鳥得宋人法。此圖作於雍正間，繪以進呈御覽者也。其作圖大意蓋以舊有海防通志等海圖編等書，皆明代專言修備之署，雖特奉帙叢瑣，且時勢亦有互殊，而沿海各省當時雖已有志乘可以按圖索驥，仍因其未能周覽全局形勢，至內府繪圖則又藏之天府，外省罕得寓見，因考諸前人所載，并以聞見之所及，統邊海全體繪為此圖。圖以設色彩繪，凡清代版圖所屬邊海界，共七省，起遼左盛京，東南盤旋轉山東，至廣省南向轉西而至交趾，以天度分得二十七度有零之界。首冠二十等分向球海全圖，即西洋教士所繪之地球圖，末附瓊州澎湖諸島圖。務疏其圖中所繪沿海各省之山川郡邑城鎮衛所礮台之方位，及海岸遠近曲折之形，固均能與實際相切，而於海洋風雲氣候之測驗，海水之深淺，水程之遠近方向，諸島之民風物產情形，以及海路要塞之有關海運者，並條注於圖，

至所附諸瓊州島之圖，並詳示生黎熟黎之界劃，及漢人黎民之分佈，蓋校為有清一代之名畫家，嘗以精於畫工詩侍內庭，必能博覽內府所藏輿圖志乘，故其所繪既極精緻工細，而於沿海情勢，尤能考核詳明，有切於實用也。圖首有圖始張氏鏡菁榭印一，末有圖始張氏鏡菁榭收藏鑑賞印一，又劉永鑑藏印一，至張氏為何人，既不可考，而劉永之印，是否亦張氏收藏之印，亦無從考之矣。

石刻晉省地輿全圖拓本

此圖為一石刻，繪山西全境輿地形勢之圖也。碑在何處則已無從考其所出，惟圖中署有定襄李寶甫繪圖，至其成圖時期，則在乾隆五十二年，圖式為一直幅，其圖製作之法，若山河之形，郡邑城關村鎮之例，均具明繪圖之遺風，雖其製法不免陳舊，然於地名注錄頗為詳盡，除府廳州縣之名悉皆備載於圖外，他若山脈之形勢脈絡，河渠之源流分合，亦皆明晰，而與實際無差，且凡鄉村鎮集之細，與關隘要塞之險，亦皆能舉其大畧，圖中於驛鋪道里之數，省城郡邑之距離，尤能考核精詳，不遜於近代有比例之地圖也。蓋亦參攷內府地圖及乾隆文献通考諸書而為之者也。圖為硃紅拓印，傳本頗希，且為方志之圖，亦志一方圖籍之佳本也。

輿圖指掌一卷　清重刊活字本

王崑繩撰。崑繩事跡未詳。其作書大意，蓋以欲知天下形勝地利，必得周行歷覽，而力有所不能，是則惟賴有圖籍也。因傳覽輿圖，參互攷正，而爲此篇。書凡一卷，以京省分目，曰北京、南直、山東、山西、陝西、河南、浙江、江西、湖廣、四川、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共十五目。凡各郡之建置沿革、疆域形勝、屬邑山川，悉有所載，而古之形勢有足以證其地之輕重者，亦皆附之。蓋以論地利兵要之形勝爲主，故若宮室人物無關山川大勢者，皆不錄也。其書所作雖簡，然議論則頗詳明。至其作於何時，及崑繩爲何時人，雖均不能詳。然考書中於歷代帝王名將之名號，均各冠以朝代之名稱，惟明太祖則直稱太祖，又其京省之稱亦皆明嘉靖以後之制，故知崑繩爲明人。而其成書時期，則在嘉靖以後也。前有自序及重刊此書之跋，然亦均不署年月，及重刊人之姓氏。惟跋文中稱此書舊有全圖一幅，縱橫十餘尺，總論一，各省分論十有五，顧以傳抄日久，圖既不可得，而總論亦闕焉。又觀其自序，稱其書關於九邊附於北直、山陝之後，江防海防之要詳於沿海之中。今觀書中江防海防之論，則均如序所稱，而九邊則未論及，可知此書不但總圖總論均已殘缺，即九邊論亦與圖並缺，固非完本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紫柏山誌圖一卷　清同治刊本

清黃邦憲撰。邦憲字爽堂，山西人。樂善好施，留心內典，每見有關興廢者，莫不贊成之。此集為同治間游紫柏山時，以山中名勝遺蹟及山之張留侯廟興廢緣起均泐不可得，又以廟中舊藏有留侯世家及黃石公素書道德經各版，行將漸就湮滅，而碑記亦多殘壞無存，乃取三書錄之，並採府廳誌所載名人題書類聯碑文之有關紫柏山及留侯廟者，輯為此集，共成一卷。首冠紫柏山之全圖，以次記山中諸洞之勝景靈蹟，而諸地附焉，並考其花木之產生，以次列為廟記、告示、碑判諸文，末並附乾隆間張邦伸所作雲棧紀程等摭紫柏山在陝西漢中道留壩廳山圖。留侯廟有名，故邦憲之書雖以誌山名之，但其所輯列以有關留侯廟之記載較為詳備，有淮揚許武諸人序及邦憲自序。邦憲序中於留侯天師之道派考証頗詳，其大旨力闢世傳之天師派即留侯道派之誤。其書潦草簡略，實無體例可言，文章亦不足取，然據其序中所言，則尚可為考道家宗派者之參考也。

精繪衛藏全圖一長卷　清光緒間繪本

清蕭紹棨製。紹棨字梓廷，長沙人。先是清光緒之季，時局艱，而藏種告警，尤急事機益棘。清廷以川滇與藏毗連，於是有籌設川滇邊務之議，特設大臣以綜劃全邊之政治，填固內地之藩籬，且為經營藏事之根本也。紹棨其時值從軍滇越，當道以其久居滇邊之地，而且能熟悉藏情，故有入藏之命。此圖即作於其時，並以沿途目力所及，諮詢諸土司，歸而復參諸圖志，始成此圖也。其命名衛藏全圖者，蓋括有今之西康及前後藏地方之境域。圖之繪製頗為精詳，凡前後藏之山川形勢、番夷兵卡、四境界劃，均極明晰，而其足跡所經之地，並考其道里之遠近、塘汛關山之險隘，以及民俗風土之情況，條述於圖中。原圖為設色彩繪，圖之下端紹棨有署名及印章，知即其圖稿也。至於其成圖之時期，因叙其題識，故知為光緒十二年之作品也。

南田墾荒圖一卷　清鈔本

此圖不著撰者名氏，圖中亦有批鈞鈐記，其為藏書者之鈐記，或即此圖之撰人，均不能考矣。圖之封面題為南田山十八圖，實誤以南田為浙江青田之南田山，所謂十八圖者，蓋以圖存十八幅故名。今考圖中所載港灣島嶼之名，知為清南田廳，列其名或即為坊賈偽托之名，實不足據。考南田廳在浙江象山縣南百五十里海中之大佛頭山，山多鶴鹿，水多海錯，海中十洲以南田為第一。明洪武初棄沿海居民遷空其地。清時置廳，屬浙江寧波府，今改為南田縣。此圖所繪即清置廳時墾殖情形之圖也。其圖製法頗為罕見，因島中大都為山地，故所繪皆以山之主件形繪成，頗似近代之剖面圖法，每一山繪圖凡一，用彩色繪成，共十八圖。圖中詳考其形勢沿革，與周圍里數，以及田地墾殖之狀況，並詳載墾戶之姓名，及其所由來，其他一切生殖物產亦皆載入。凡考此地者，當面悉也。

自打箭鑪至前後藏途程圖一卷　清安稿本

清安成製。成字仁山，長白人。光緒二十六年奉命任駐藏大臣，居藏最久。此圖即其入藏時所途之地，隨筆記錄，歸而參諸圖志，詢諸土人，繪列於圖者。考中國入藏之路，共有三道：北道由隴，中道由川，南道由滇。自康熙五十八年自打箭鑪起，妥設塘站以來，駐藏大臣往返始皆由川道遵行，由是為番夷互市總匯，商道亦在焉。此圖所繪即川道之所途也。全圖為一長卷，起自打箭鑪，分南北中三道。北道即出鑪關北門，經草地達前後藏，以至阿里；中道出南關北門，赴察木多達前後藏，以至濟隴；南道由裏巴各站台達前後藏，以至聶拉木而西藏邊界，與克什米等交界等地，亦略繪其形。視其所繪，不但於沿途之道里臺站，均能一一臚舉無遺，即山川脈絡之形，亦頗近實際，間或考其分合，至若土司塘汛之情況，列志皆詳注於圖。蓋亦因其親歷其地，始能詳其切實，雖製作之法，因當時圖學未精，不免稍遜於近今輿圖，然視猶擠附會而成者，自勝多矣。全圖絹地設色彩繪，

末有宣威跋，按其圖作於辛丑年，而其年歲則已達六十有八。下有其名號之鈐記二，一為臣宣威印，一為仁山二字。據此知此圖或即其原稿矣。考晚清中藏交通史者，固當有所考核矣。

乾隆內府地圖三十五幅　清乾隆九年刊本

此圖不署繪製者姓氏。圖共三十五幅：一盛京，二熱河，三直隸，四江南，五江西，六浙江，七福建，八湖廣，九河南，十山東，十一山西，十二陝西，十三甘肅鎮，十四四川，十五廣東，十六廣西，十七雲南，十八貴州，十九河源，二十河套，二十一黑龍江源，二十二黑龍江口，二十三黑龍江中，二十四烏蘇里江，二十五金沙瀾滄等江源，二十六拉藏，二十七哈密，二十八哈密噶思，二十九色楞厄河，三十雅旺阿爾布灘，三十一牙魯藏布江，三十二岡底斯阿林，三十三朝鮮，三十四雅礱江，三十五金沙江。觀其圖編次雖甚冗雜，但各圖均密布經緯，詳注地名，亦頗精詳。凡各省郡邑城鎮之所在，關隘衛所之險要，山川脈絡之分合，悉皆臚列於圖，即鄉村市集之小地名之有關形勝者，亦能舉其大要。至各地之方位遠近距離，尤為精確。其經緯線之繪法，大致仿康熙西洋教士實測銅版地圖之例，以梯形投影法繪成者。其圖成於乾隆九年三月，歷代官撰圖籍，類不舉名氏，無由得其擬作人

為誰觀圖中經緯線及比例之精密與所繪範圍之廣闊括有內地諸行省及諸藩部所屬之地設非當比測量者固不能成此精心之作自為一朝鉅力所成迥非私家著述所能望其向背也又考圖中江蘇安徽之為江南湖南湖北之為湖廣天津作衛而不作府及南部濬滑內黃諸縣仍未入河南而屬直隸山東之榮成亦作衛而不作縣等皆仍康熙時代建置之制可知此圖雖成於乾隆時代但其依據之底本當為康熙時西洋教士實測之地圖而加以省區之分而已其所以不依乾隆十三排地圖為之底本者亦因此圖或於十三排地圖之先也至圖之幅數據第三幅直隸圖注明共三十二幅今共三十五幅者或刊印時本定為三十二幅其後有所增加也圖為銅版刊印刻製極精地名細若牛毛但極清晰尚能有目裝潢均以黃綾裱托自為昔時內府所珍藏無疑矣

廣西沿邊各營駐防中越交界對汎法屯距界遠近圖

清光緒間繪原稿本

不著繪製人姓氏亦不詳其製作年月原圖舊藏清軍機處檔案中其圖繪廣西邊界與越南交界沿邊要隘駐軍籌防之形勢也考清光緒八年至十年間中法因越南問題發生軍事衝突此圖當係製於其時圖為長捲東起自廣東省防城縣冷洞界與天蒼山起次及土思州思陵土州明江廳寧明州上石土州下石土州憑祥土州龍州廳下凍土州上龍土司安平土州下雷土州湖潤司歸順州鎮邊縣以達雲南省廣南府土富州各交界為止長約一千七百餘里凡其間各要隘建築之礮台碉堡駐劄防兵之營汎以及法屯距離之道里遠近均分別繪出而俱合實際雖畫法較舊但圖例則頗明晰載錄尤為詳核故雖為案牘之資而非著述之體然與史並觀則可盡窺當時桂省邊防形勢之大略矣究清光緒十年中法戰爭史料者可不觀覽歟原圖今存故宮博物院該院以價值較重因以縮印法刊行矣

南京至甘肅驛鋪圖一長卷　明繪本

此圖不著製作者名氏，上無標題，觀圖中內容，知所繪皆南京至甘肅驛鋪之程站圖也。凡一長卷，約五丈餘，載錄頗詳。其途程起自南京，中途安徽之滁州、鳳陽、宿州，江蘇之徐州，河南之開封、洛陽，陝西之長安，而達甘肅蘭州。圖中不但於驛程之遠近距離及各城鎮衙所之四至道里悉皆考核精詳，且凡沿途所經之山川脈絡、地形險易與夫關隘橋梁堤圩、公廨村落寺廟諸建置，亦皆粗細畫舉。至所載道里遠近之數，雖與明會典等諸書間有異同者，然推測此圖，亦為職司驛道之官者所製，自當得諸實驗，故未必不能正著書者之誤也。其圖繪作之法，皆具明人輿圖之遺風，設色亦頗鮮明，尤能醒目。且考圖中所載京省之制及邊防之建置，俱為明代制度，當為明人所繪圖無可疑者。按明代驛傳之制，雖見諸史志，然所載大都只及沿革，而均略於形勢道里。是此圖之傳，當可與史志並觀，而猶有所參證矣。究明代交通史者，固當有所稽核，亦古輿圖中之佳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猓夷形勢圖說一卷　清刊本

此書不署撰者名氏，書中先列攻剿猓夷諸策及當時勤辦情形，與善後之章程諸文，次為四川五廳縣猓夷形勢圖，即雷波、馬邊、峨邊、越嶲、清溪諸廳縣猓夷佔據之形勢也。又沿邊城堡守禦之名目，所附圖說，皆記其道里大致，據州縣申冊所載者。末附黔楚苗疆圖，則為清乾隆六十年黔楚苗變，雲貴四川諸總督等會勦之情形。考道光十三年，因清溪屬之馬西明馬叟義氏倡亂，煽動夷人，擾害地方，當道未能盡為勦滅，故歷年迭有騷擾。至道光十九年，通判廖應麒、參將馬慶封會銜稟報督憲，乃於道光二十年有遵旨籌議防邊長策之事。此集中首列攻勦猓夷諸策議，題目之下均注有某月某日關賊初議、赴軍中再議、赴省會議諸字樣，且所議皆道光十五年至十九年間之夷情，故知此書之作者，即其時川邊守將條議之文也。其論平夷之策，則以議團練、議雕堡、議添兵，皆如用敷療治腫毒，惟故服其心，則如清理內熱，蓋無裡症，餘毒自消，亦諸葛武侯治夷心上於攻

心，識千古之良法，亦治夷者不可偏廢之策也。書中所條議之章程，均能洞悉夷情，雖所論無多，又大半得諸見聞者，故事均質實，而皆能中切要害之實考川者夷務者不可不參究之籍矣。

長江地理圖一長捲 清繪畫本

不詳繪製人姓氏，圖末題有道光元年山西介休縣西內封村德孟堂宋氏藏題字一行，並鈐記。圖為一長捲，繪江蘇安徽江西所屬長江兩岸之地，上自九江，下迄瓜州，凡其間郡邑城鎮之所在，與沿江山川名勝古蹟港灣沙洲，入江諸水來源去委，去船停泊碼頭，航行道里遠近距離，莫不粗細俱備，外而於守禦兵弁之數，營汛布防之地，與其所當修補增置之法，往來策應地之險要形勢，亦均條述於其中，語雖簡畧，然能切要，末附有官兵旗幟礮疊船艦之式，大致皆軍需之服式禮制，其圖雖亦不詳繪製時代，然觀其所述沿江兵防制度損益，皆為能隆間之事迹，又以其所繪除沿江之山川兵要形勢外，尚有士兵操練之陣式，則此圖為乾隆間江南水師官吏所繪者，固可知矣。其圖以山水畫之筆法，青綠彩畫，雖無圖例可言，然其工則頗細緻可觀，且其載沿江形勢營制官兵沿革，尤為詳備，雖今形勢已有懸殊，然考清代江防兵制者，不能不以此圖為沿革中之一頁

矣

秦晉隴三省邊輿圖一幅　清康熙本

不著纂者名氏據圖中標簽有條陳內蒙開墾練兵等邊諸事更據其黃綾裝潢及繪畫之工細繹之知為清代邊臣進御之圖也圖凡一幅其北從內蒙古至恰克圖與俄羅斯交界之地南從山西陝西甘肅三省以及河北之長城沿邊內外諸府縣東及瀚海與呼倫貝爾交界處西及巴里坤科布多等地所包境域雖廣然僅詳長城內外而於蒙古之地不逮幕後其部落之界劃及有關陰要之重城而已惟圖中於道路遠近曲折之形勢均能有所考核覽其大旨要皆為長城諸省邊防而作也圖中所論多有關時勢需要之言如謂豐金平唐氏受降城地今為烏剌特游牧其地居山西包頭之西甘肅寧夏之東瀕臨黃河距塞數百里實為秦晉隴三省邊境要害始而蒙古利其租漢民耕種繼則潛往日多驅逐不去載成邊制莫若設官為開墾籍地練兵該處雖頂人民自能耕然並可藉以為用且此地去烏剌特駐牧之所非遠與蒙古生計無妨內而靖除隱患外而據

備非常云云於察邊形勢及其利害實能探其本源而痛切言之而尤能有裨於防邊之實也此外所論尚多此不過其大者而已誠近今言開闢邊疆者所當寶視之圖也

江西省輿地全圖二冊 清青綠畫絹本

不著繪製者名氏共凡二冊冊皮以黃綾裱背編有龍形圖係裝潢極爲精緻蓋亦清內府舊藏者也第一冊繪江西輿地之圖先列總圖次爲各府分圖曰南昌瑞州袁州臨江吉安撫州建昌廣信饒州南康九江南安贛州共圖十三第二冊爲名勝古蹟建置之圖曰廬山西山大庾嶺鄱陽湖白鹿洞書院鵝湖書院秀峯寺龍虎山滕王閣百花洲共圖十其圖以青綠彩畫格式極爲陳舊凡山脈城池悉作立體形式山峯並繪雲影彷彿江湖畫譜圖中所載形勢亦只及山川郡邑城池於鎮集村莊細微之名即至險要之地亦皆不載入然於道里遠近尚能合諸實際其第二冊名勝古蹟諸建置圖繪畫極工若山水之勝院閣之景莫不逼真各圖均有圖說與地圖載其四至道里與建置沿革間考其興廢之迹而於清康熙帝巡幸年月亦並載之其圖製作時期據嘉慶一統志載乾隆八年析吉安府安福永新兩縣地置蓮花廳仍屬吉安府此圖無蓮花廳治又乾隆九年廿

贛州府寧都縣爲直隸州此圖仍領十三府寧都仍爲縣治更考諸名勝史蹟亦僅及康熙而止是其圖成於雍正乾隆之間固可不辨自明矣按乾隆時曾效康熙故事屢有巡幸江南之舉此圖與境邑道里既能考核精詳而名勝古蹟亦擇其要者俱備於圖或乾隆初年江西撫臣繪進以備駕臨幸之圖也

浙江省輿路程考略不分卷　清抄本

不詳撰人名氏前後無序跋亦無凡例目錄其書不分門目不分卷次僅以府縣排比惟於縣邑之秩序則紊亂顛倒莫可名狀且標名浙江方輿自屬全省無疑而書中僅及寧紹處州嚴州衢州台州湖州六府之地共凡三十九縣如非殘稿即為傳抄之殘佚也書中府則僅考其水陸四至八達之道里境界與建置之沿革各縣首列五目凡山川關梁古蹟寺院祠墓諸名勝要不條分縷析載其方位考其史蹟更雜引浙江圖經省志縣志元和志方輿勝覽一統志名勝志文獻通考等書暨名人文章題詠之文不下數十種敘述頗具方志之體惟星野城池具全書編次雖異雜無倫然內容採撿蒐羅兩浙賅備雖不免稍涉凡俗之識但其書中於道里遠近距離考核及輿志書能近實際文字亦頗簡潔其書著作於何時雖不能詳然觀其引用諸書凡其建置沿革之前然皆為明代以前之舊作明代以下且有今國之之語自為清初人著述可無疑矣原書為舊抄本紙

為小紅方括號所補之字，亦考斷以方輿之往事也。

明九邊圖十一幀 明刊本

此圖未著繪製者名氏。圖本相連，惟刻本則分為十一幅。計第一幅為遼東鎮圖，第二幅為遼東山海關圖，第三幅為薊州城圖，第四幅為薊昌宣府圖，第五幅為宣府鎮圖，第六幅為大同鎮圖，第七幅為山西鎮圖，第八幅為延綏鎮圖，第九幅為延綏寧夏固原鎮圖，第十幅為臨洮鎮圖，第十一幅為甘肅鎮圖。凡明代九邊形勢要害及其道里遠近、邊堡建置之事，莫不詳著於圖，雖無開方計里，於地望方位均能切合實際。圖之上端並附說明，所述雖簡，然於圖亦可互為發明也。其圖繪製時期亦未可考，然觀臨洮鎮圖說中述及萬曆二十三年鼓勵事，是此圖為萬曆末葉以後繪刻者固可知矣。原圖舊藏清內府，傳本極稀，且圖幅表裱精致，裝書中之圖凡邊者能為明晰而便觀覽，亦明代九邊圖中之善本也。

廣東海防圖一長卷　清雍正間原稿本

不著繪製人姓氏。觀圖中所標，大旨皆繪廣東海防兵要之事，當為粵省疆吏繪進以供清帝觀覽者。圖為一長卷，起自潮州饒平縣黃岡鎮城，而至廉州樂安所新城。凡沿海山川之扼塞、道里之遠近、沙礁島嶼之險要，莫不臚列於圖，而於衛所礮台營汛諸建置之均星棋羅布、防範極周。其最險要之地，並檢繫其形勝營制及沿海守禦官司兵弁之數，標注雖簡，然言皆切要。圖以設色彩繪，地名注錄甚詳，雖間有訛誤，然圖例劃甚明晰，故觀覽極為有目。其圖繪製時代，據海防城所礮台諸建置，大致皆以康熙年間為斷。若雍正十二年增設香山縣屬之大托山礮台，乾隆五十九年海豐縣屬增設白沙灣礮台，圖中既無記載；即雍正九年析惠州府海豐縣之地增陸豐縣治，亦未繪出。是圖之製作時期，自當在康熙末年及雍正初年之間，固無可疑者矣。按此種沿海防汛之圖，雖多為昔時疆吏繪進之本，不能以著作論之，然此圖考核精詳，繪製明晰，較之志書所附之圖，差

較勝之，故錄之以為考廣東海防沿革者之參攷也。

中俄交界東北界約地圖一橫幅　清絹繪本

不著繪製圖者姓氏乃繪滿洲及外蒙古地方中俄交界之形勢者其圖東南自滿洲圖們江口北西北至額爾古納河口再迤西北以至蒙古地方沙賓達巴哈界牌止凡其界牌鄂博卡倫度里方位與夫沿界附近中俄兩國地方之山川形勢邊疆要鎮驛程道里交往要隘莫不臚列於圖其圖設色彩繪完全採西法繪成圖中經緯密佈自東經一百零五度至一百六十度北緯二十二度至四十一度經緯線依

圖錐投影法圖例亦甚詳明惟吉林地方之地名刪亦尚有一二之失若圖中寧古塔西南繪有四寧縣三姓以北繪有托頓縣今考之清人與圖均無此二縣治而通考通志亦無所載不知此圖本自何種圖籍錄之者若非其杜撰即輾轉抄襲之誤或為譯自外人之作而失於考察者矣今觀其圖僅未能括有中俄全界而僅及滿洲與外蒙古地方而已於地名考証亦尚欠詳盡然其製作之精界劃之詳切無差亦足以為究中俄界約之參考也至其繪製時期據清朝續文獻通考所載光緒二十九年清廷曾命大臣於圖們江邊至白稜河入興凱河口止立界石牌十處有土拉薩瑪耶亦喀那倭帕啦等字樣與此圖俱合是其圖自為清末人士所作可無疑義者矣圖末有景岫樓印即南通馮雄收藏之印章也

浙江省全海圖說一種　清乾道間繪本

不詳繪製人名氏，亦無製作年月。惟考海寧州本為海寧縣，乾隆三十八年升縣為州，此圖已為海寧州。又考道光二十一年升定海縣為直隸廳，此圖仍稱縣而未改廳。據此證之，是其圖之製作時期，自當在乾隆三十八年以後、道光二十一年以前矣。全圖凡一卷，首列圖說，載浙洋外洋水師兵制，而分别營縣山嶼島暴水程更數，亦並臚於圖中。其計里之法，以一更為準，往每更約六十里不等，共三十六更，總計水程一千一百餘里。語雖簡畧，亦頗能舉其大要矣。所繪沿海之郡邑城鎮衙署、海島慧山，均各分界限，而汎守台寨防範之制，亦均與說可互為發明。海中諸島且更記其方向，位置誠為其圖之特例矣。全圖以設色彩繪，觀其圖說敘述之詳及其中有合併聲明之語，知為清代負沿海水師之官吏繪製之圖矣。其繪法雖舊，然所載列極明晰，與志書亦無多出入，究沿海兵防之制者，亦未必無所參考也。

江西省全城垣七門内外全圖一冊　清刊本

此圖為清代官署繪製之圖，按江西省垣居贛水東岸，自漢初建都，豫章常為重鎮，此圖即繪會垣之城圖也。舉凡城郭樓櫓制度，均有所考核，而城内外之防禦工事尤能詳悉畢具，觀其所繪知其意重於兵防工事之建置，故於城外附近之山川地形有關勝者，亦均有所繪並詳誌礮位之大小與叢礮之遠近。其繪法以平面法繪成者，故首又題城垣專圖，以明其用武也。繪製時期雖不可詳知，然考圖中所繪官廳衙署建置，皆以乾隆時代為斷，若嘉慶六年以後添設之南瑞總兵署、都指揮使署等，均為當時江西省垣營建之較為重要者，均一無所載，是其圖當成乾隆末或嘉慶初，固無可疑矣。

猺排圖說一卷　清抄本

此圖不著繪製人姓氏。所謂猺排者，即猺獠所居，以竹木為砦柵，謂之排也。此圖所繪，乃廣東連州境內連山所屬之猺人情形圖說也。首冠輿圖，以繪其盤居之形勢，以次為各排圖說，凡八：曰橫坑大排，曰行祥大排，曰油嶺大排，曰軍寮大排，曰馬箭大排，曰里八峒大排，曰大境坪大排，曰大掌嶺大排。各繪其男女之狀，及其衣冠服飾、性情習俗好尚，罔不俱示於圖。並於各排境內之輿地形勢、山川道里，與猺民戶口人數，及歷次出擾之事，與官兵攻剿之期，亦載於說。末並附二十四小排說，蓋皆從八大排內分出之猺民情形也。各圖均以青綠彩繪，極為精詳，記載亦甚詳實。惟無繪製人氏，無由將其時代據圖以知。作者必曾耳目親經，故能較志書為完備且細。考前後大致，以乾隆三十年左右為斷。又所繪理猺廳，仍為連山縣。考連山縣，清嘉慶二年曾升廳，而改名曰理猺廳。此圖既仍作連山縣，則其繪圖時期當在乾隆之三十年以後，其最晚時期亦在嘉慶二十年以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安徽省輿圖一册　清精繪本

此圖爲安徽撫臣所繪進者凡一册共十四幅首爲總圖以次爲各府及直隸州分圖曰安慶府曰徽州府曰寧國府曰池州府曰太平府曰廬州府曰鳳陽府曰潁州曰六安州曰泗州曰和州曰滁州曰廣德州其總圖密布經緯並加以畫方所注經緯度數大致皆採自會典諸書各圖考核頗爲詳備凡郡邑之方位山川之形勢所屬四至境界以及村鎮關隘之地有關險要者莫不粗細並舉更仿內府地圖之例蠅頭小字潑墨設色彩繪極爲明晰是否曾經實測所得不可得知然製作極爲精細所繪亦能合諸實際於各地之道里遠近均無甚差誤惟於府郡城邑共三色或紅或黃或藍極不一律令人莫測其圖繪製時期據清文獻通考乾隆十九年省臨淮縣入鳳陽四十二年省虹縣入泗州又據通攷並稱同治三年析阜陽潁上蒙城諸縣地置渦陽縣直轄潁州府等證之此圖已無臨淮虹縣等名又缺渦陽縣治是其圖爲乾隆及同治間繪進者故無可疑矣再以總

圖論之既繪有經緯又圖有畫方實爲嘉道間輿圖之作風故其圖總在嘉慶間繪成者更可知矣

南北極黃道分界中西合圖二幅　清嘉慶刊本

清徐朝俊撰。朝俊字恕堂，華亭人，諸生，著有高厚蒙求、儀器圖說，嘗自製鐘表儀器諸器，爲巧匠所不及，蓋亦精於疇人之學者也。此圖成於嘉慶丁卯年，大意以恒星有黃道、赤道分界二種，其用可與天體渾儀相頡頏，若恒星全圖則與近南極諸星圖度太寬，因不能與天體適肖，又以七政之行並循黃道，因作此圖。凡二幅，圖中星辰之等級、方位，考核頗詳。自序其圖例，則謂如某星向屬某垣，而西歌或異，則註古紫、今太、今天、今某稱字様於其旁。又如古儀象志作某星，則註以漢字，今儀象志作某星，則註以洋字，繫數於漢數之下。或古有今無，則註西無，或古無今增，亦用洋字註數於漢數之左。條例頗明，而利於求識星象者，可以按圖了然也。

福建閩廈兩海口各礮台圖一卷　清原稿本

未著繪製者名氏，前有自序，知爲清光宣間閩省籌設海防作者曾奉命督修閩廈兩海口之礮台工事，工竣後因作此圖，以進當道者也。圖凡一卷，首列閩海口各礮台地形圖，不用畫方計里之法，而繪有測量表十節，每一節例折中國里一里，亦近代輿圖比例尺之意也。舉凡閩省海岸形勢、海口廣狹，以及礮台方位、射擊之遠近距離，悉皆標例詳明。次爲各要隘之明暗礮台分圖，凡十五幅，曰福斗山明暗礮，曰划鰍明暗礮，曰射馬礮台，曰長門暗礮台、金牌獺石，曰暗礮台，曰廳石龍山寺明暗礮台，曰泸嶼明礮台，曰閩安南岸明暗礮台，曰閩安北岸明暗礮台，曰馬尾船廠明暗礮台，曰鞋歧獅鼻嘴明暗礮台，曰廈門各礮台大要圖，曰嶼仔尾明暗礮台，曰白石頭明礮台，曰盤石明礮台。各圖均以主體形繪出，凡沿海險隘之形勢，均能瞭如指掌，即各台之台基高底寬闊，按置台礮之位數，有關營造之制者，亦莫不詳切言之。清末海防設置頗能力求改進，摹傚歐風，此圖之作

適及其時，是不但可供究海防之參考，亦治工程學當留意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帝南巡經由江南道里圖說二冊 清乾隆四十五年刊

此圖為乾隆間官署刊行者。按清帝巡幸，或為謁陵，或為省方觀民，乃一代盛典。凡經臨之地，駐蹕之所，事先皆繪圖呈覽。此圖為乾隆四十五年第五次南巡經由江南地方之道里圖也。全圖凡二冊，第一冊起自山東郯城縣與江南交界之地，經達龍泉莊、王順河集，以行運河，達浙江秀水縣。第二冊為巡幸浙江後回鑾經由江南時所歷之地，雖僅存自第六站無錫縣十里亭大營起，至山東韓莊止，蓋已非完帙。然所繪則頗精詳，凡巡幸程站，悉以小殿館標誌，均可互相連綫，與站均有說記，其程站起迄、經歷地方及其途程道里，以及沿途駐蹕所在之行宮御營之座落，無不詳盡具載。而運河沿岸地方之村莊鎮集之形勢，亦均能舉其大要。按清代帝王南巡，大都皆利用運河南下。是此圖不但可為究清代帝王典制者之參考，亦考當時運河交通者所當借鏡之籍也。且南巡盛典雖為欽撰之書，然僅具前四次之典制，是此圖又可補盛典之不足矣。

越南圖稿一卷　清原鈔本

不著繪製者名氏。全圖繪製頗為精細，自序稱越南僅存之圖，更參考廣南志、河內志以及海國聞見錄、地理備考諸書，直為參訂，以繪成者。凡一幅，分為十二頁，合訂一卷。圖中於越南疆界、四至、郡邑遠近，以及境內山川形勢之脈絡，與夫道里距離之遠近，莫不羅舉無遺。核有所考核，圖中並有硃筆批語，亦皆考據之言。若謂親川與富家江本為一水，嗜矣。當仆奇華等是也。其他於郡邑之方位，若海陽、太原、北寧、義興、南定、寧平、平江等不下三十餘地，均有改正之處。蓋其書雖非為定稿，然考訂則頗詳明，是皆可與其他越南輿圖有所校正者。原圖為抄本，至其圖之製作時期，當在中法戰爭之前，且據原序知其人久歷滇邊，於越南頗為熟悉者也。

滇番邊鎮輿地總圖一冊　清抄本

不著繪製者名氏。圖凡一冊，共三十七幅，各幅均以彩色彩畫，首列開廣總鎮全圖一幅，凡所屬郡邑山川以及關隘塘舖，迄卡番社之形勢險易，均頗詳盡，而於中越交界之地，尤能條畫明晰，惜圖中無畫方，或因其時圖表之學未精，不能作求全之責也。輿圖以下繫以猓玀圖說，凡三十六種，曰僰人，曰花土僚，曰秋苗，曰窯島，曰白猓玀，曰黑猓玀，曰旱擺夷，曰山車，曰阿繫，曰旗人，曰白樸刺，曰黑土僚，曰沙人，曰黑沙鴉，曰普岔，曰喇烏，曰焚子，曰阿者，曰木擺夷，曰聶素，曰窩泥，曰花樸喇，曰白沙鴉，曰郭欵，曰臘兒，曰青馬，曰馬喇，曰孟烏，曰阿度，曰黑樸喇，曰普刺，曰阿成，曰普剌，曰阿戛，曰白土僚，曰剡樸，凡其人男女形狀、衣飾習俗服食，莫不畢肖其形，且各附以說，紀述頗為有致，惟不免間雜以鄙諺，如記僰人，則曰男子之貌者，即古之滇安宗姻，有不及焉；女子之貌者，漢之飛燕、太真，亦無能出其右矣。紀樸喇，女子歡喜之者，牛馬當以千計，男子不能為龍陽君，有紀之者頗自

敘之云殊非符例之王至其圖繪製之時期據圖中
安平廳尚作白馬閘證之亦為嘉慶以前之作亦甚
宜據續文獻通考曾載嘉慶二十五年改白馬閘為
安平廳其為嘉慶二十五年以前所繪圖可為斷矣

運河來水歸江圖一冊　清繪本

是圖不署繪製者名氏爲清代漕河官吏繪製直隸山東江蘇諸省運河及至入江處爲止運道之情勢之圖中凡運河之來水源流分合以及沿河隄防閘壩之建置官司職掌之境界俱皆條分縷析而於歷次興辦工程亦均備注於圖全圖用設色彩繪當出自畫家之筆故極精緻美觀圖中以黃色表河水綠色表運水工程之地則均以深黃色繪之極爲明晰省目蓋凡直魯蘇三省所轄之運道形勢與夫工程經始之地俱能粗細並舉而無遺是誠非觀歷河干者固不能作此完備之圖也其製作時期已不可考然道光二十七年黃河大漲刷吳城七堡縷隄淺黃水入洪澤湖二十九年又於七堡迤上刷隄於是洪澤湖之張福口張莊裴場太平天然等五引河淤及外勢退落亦只存太平張福兩河又張福河西沖成新天然河一道此圖則五引河俱存新天然河無之又揚州運河之孔家鋪新河爲道光七年開此圖已繪之是此圖製作時期當在道光七年及二十九年

之間因可無疑矣按運河自道光五年黃水入運後變遷頗多而海運代興亦在其時則此圖既為道光時所作其間變遷因革必能有所考究運河沿革者固當有所本矣

廣東礮台圖記二卷 清道光二十四年繪原稿本

清顧炳章製炳章道光間客游廣東適值雅片戰爭之後海防吃緊清廷以粵省兵政廢弛臨事全無實用乃飭將軍等會同地方督撫籌議增修守備添築礮台以資捍禦當道以炳章熟悉廣東地勢尤精時政乃以修築廣東虎門外及內河礮台工事屬之炳章奉命後親歷省城內河沿岸及虎門外洋之地相度地勢審其要害按台勘度凡先後興築修復改造之礮台屬虎門外洋者十六座內河東西南三路者十四座工竣後因繪此圖以紀其興工之始末圖凡二卷均以設色彩繪畫工頗精其第一卷為虎門外洋諸礮台凡十六幅曰大角礮台圖曰沙角礮台圖曰下橫檔礮台圖曰上橫檔礮台圖曰大虎礮台圖曰鞏固南礮台圖曰鞏固北礮台圖曰水軍寨礮台圖曰威遠礮台圖曰靖遠礮台圖曰鎮遠礮台圖曰蛟頭灣礮台圖曰竹洲礮台圖曰九宰礮台圖曰獲門礮台圖曰新涌礮台圖第二卷為內河各路諸礮台凡十四幅曰沖天鳳土墩圖曰大崗邊南固礮台

圖曰崙頭東礮台圖曰崙頭南土墩圖曰東朗礮台
圖曰南石頭礮台圖曰大黃滘礮台圖曰鳳凰崗礮
台圖曰永清礮台圖曰西礮台圖曰西安礮台圖曰
西固礮台圖曰西平礮台圖曰海珠礮台圖各圖均
附有說其圖用平面形測繪雖簡說頗明晰凡兵船
經由路徑海面寬深丈尺及礮台方向四至現駐弁
兵之數與其修建之沿革營造之制度莫不繪載精
詳按虎門位於粵之省會東南伶仃淇澳列峙其南
為今昔廣東內河入海之要道故所繪雖非全粵沿

海之形勢然因地之險要故仍足資考廣東海防者
之採擇不應以案牘附圖目之也

大明宮殿圖一幅　明繪本

明徐杲製杲吳縣人以佐工部侍郎審禮修永寧宮
受知於明世宗時人謂為蒯祥後一人而已蓋蒯徐
皆吳人以工官起家者也考明宮史及宮殿額名皆
稱建極中極皇極三殿皇極門弘政宣治會極歸極
各門之牌文貽武成兩閣皆嘉靖四十一年七月十
三日所更又野獲編紀重修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奉
天等三殿及奉天門災四十一年重修工竣皆匠官
徐杲一人之力完工時杲官工部尚書世宗欲以太

子太保寵之徐華亭力阻乃僅支正一品俸杲繪此
圖即在其時蓋以進御覽者也全圖凡一立幅皆以
鳥瞰之式繪之硃紅彩畫頗為鮮明壯觀凡明代宮
殿門觀池館花藥以及各部官署衙巷牌坊悉皆詳
舉其名圖中天街獨立者緋衣腰玉即杲之影像也
蓋審其圖製作之法全無與圖體例純為江湖畫譜
之式然考清代雖仍明制但更置亦多已非明之舊
是欲溯明代宮室之制度者固亦未嘗不可以備考
核也此圖傳本頗多蓋杲為一匠人竟官至極品其

有以誇耀繪此圖以贈當時人士固亦在意中也

河南河渠圖一橫幅 拓本

清胡寶瑔繪製乃寶瑔官河南巡撫時繪成而刊諸石者碑在今河南祥符縣圖中載寶瑔題識先是乾隆二十二年河南開歸陳汝數郡積潦成災蓋禍及河北之彰衛懷諸地同時被淹者凡六十餘州縣清廷軫念災黎發帑數百萬 旨派裘曰修會同地方巡撫以賑之並開濬水道永俾康乂其時寶瑔適巡撫中州乃尋源訖委凡開幹河六十有七計二千五百餘里皆因自然之勢層注而下分入江南濉汜諸水

滙於淮以歸洪澤湖於是河流順軌歲則大稔因更慮後此官有更易民隸各邑遇修治之時或因無據遷延或持兩歧推諉乃成此圖以獻並勒石而昭布之意甚善也全圖凡一橫幅東至永城西及滎陽南達新蔡北止黃河蓋括有清開歸陳汝諸府州縣之地凡其疏築實蹟若幹若支悉皆會其源流計其深廣丈尺之數繡錯綺交不爽毫釐臚陳既為詳盡碑刻亦頗明晰可觀其開濬事蹟志乘雖載之然僅能撮舉其要者不若此圖詳悉盡舉備圖志並觀亦不

失古人左圖右史之意也，究河南水利沿革者，固當有所參考矣。

臨安開化廣南三府輿地容圖一冊 清畫稿闇石印本

清魏景桐撰。景桐曾官雲南臨開廣道，光緒間雲南邊防吃緊，景桐奉命察看南防形勢，以臨安開化廣南各屬地與越南接壤，沿邊皆蠻地，瘴鄉輿地家罕至，自劉慎武督滇，始遣員歷繪滇越邊圖，然亦未能開方計里，按索易攷。通志所載，又皆詳於腹地，略於邊徼，乃稟絜繪員詳細勘削，始成此圖。首列臨安開化廣南三府之總圖，每一府廳縣均各繪圖一，而土富州因光緒二十七年改土歸流，故亦列為一幅，共凡十二幅。總圖僅載府縣之名，而於形勢險要之地，僅畧有所載。府廳縣諸分圖則均加詳，凡山川都邑，地形與土司村塞，鐵路菌廠，錫礦利源，以及滇越界綫，悉按照勘確本所繪界綫，並於界內外分載中法對汛，頗能星棋羅布，畫舉無遺，其棋圖之詳，經緯而分，圖開方計里，府每格方為百里，廳縣二十里至五十里不等，於道里遠近距離，考核尤為精確，圖例亦頗明晰，均觀之能瞭如指掌，實為歷來繪滇邊地圖者所不能及也。前有序例，稱其圖於邊障之地，均先

後派員親歷兩年始成之，至季頒是圖之工事者，其總圖為候補同知黃誠沅，餘皆典吏陳英炎所勘畫，定則為知州何業進，可知此圖確經實地勘測，絕非徒託空言者，較之志書之展轉抄襲者高出萬倍，可為清末邊防圖籍之佳本，治滇邊輿地學者當有所本矣。

天文圖一幅 拓本

此圖為一石刻，為宋王致遠所刻石，在今蘇州府學前。致遠據此圖為宋黃裳所作。裳字文叔，普城人。乾道進士，累官嘉王府翊善，每勸講，必援古証今，即事明理，凡可以開導王心者，無不言。時光宗以憂致成疾，不過重華宮，裳上疏極諫，寧宗即位，改禮部尚書兼侍讀，後上奏數千言，卒謚忠文，著有王府春秋講議、兼山集諸書。此圖列其嘉邸翊善時所作進獻者。圖凡一幅，上圖下說，皆從天文星象，其說條目十四：曰天體，曰地體，曰南北極，曰赤道，曰日，曰黃道，曰月，曰白道，曰經星，曰緯星，曰天漢，曰十二辰，曰十二次，曰十二分野，觀其所圖，雖簡宜無足輕重，然其說頗能撮於史志，指証詳明，亦足備考天文者之觀覽也。

恆星赤道經度圖一幅　清咸豐元年刊本

清六嚴撰。嚴，江陰人，道光間從學李兆洛，精天文、曆算術之學。先是道光間李兆洛曾命門人宋景昌、徐思鍇、錢維樾等刊道光甲午歲差赤道恆星圖行於世，嚴與其父承如均預其事。其圖今已無存，視兆洛跋文，尚可略窺其概。大旨以欽定儀象考成恆星經緯表及大清會典天文圖推準圖分，自道光十四年甲午上溯乾隆九年甲子，歲差加減表適星增成圖，凡二十有九幅，至咸豐元年，嚴以其板經亂殘滅大半，搜為補刻之，又思重刻新圖，宜依本年歲差，然其時距甲午三十五年，歲差及本度且經甲辰台頒欽定儀象考成續編之後，星數星等多有增損升降，歲差亦改為五十二秒，因以考成續編之經緯遞年算恆星之東行，迄於咸豐甲子，而於宮度星數星等與續編有異者，亦均一一改正，成此赤道南北總圖二，凡四十八幅，合訂為一整幅。圖例大致仍如道光原圖，以三色刊印，並增日大下降陽氣上升圖一，及大清一統志分野圖一，刊印極為明晰。張之一室，坐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視之，仰而視之，均覺如數家珍，如指掌。文誠究天文學之佳圖也。

臺灣地理全圖一卷 清雍正間繪本

清劉貫道繪製。貫道事蹟未詳，前有自序，稱其書從軍台灣，審其地勢，詢問土人，而作此圖，蓋以備行軍之需者也。圖爲一長卷，着色彩畫，繪法極爲陳舊，更無開方計里之法，然考核頗詳明。凡台灣前後山所屬山脈之分布、水道之分合，郡邑之方位，與夫村莊里集細微之地，及其水陸之遠近距離，近海諸港灣島嶼之險夷，悉皆臚列於圖，更以番社之名稱，與其風土民性，及官軍守禦兵弁之數，汛所配置之位，要隘情勢，陳述尤爲詳備。其圖之製作年代，因不詳貫道之爵里，故亦不可詳知。然考台灣府爲康熙二十二年所置，領台灣、鳳山、諸羅三縣，屬於福建省。雍正元年增設彰化縣、淡水廳和廳縣，雍正五年增澎湖廳。其後嘉慶以至光緒，亦均累有所增設。此圖既無澎湖廳，而嘉慶以後所增設之各州廳縣亦均無所記。更考其圖中所載土番歸化之年代名稱，均以雍正二年爲斷，以證其圖爲雍正三四年間所繪者，固無疑義矣。圖末跋文爲貫道親題者，並有鈐記，知爲貫道原稿本也。其書當時有無刊本，亦不能知，然傳世抄本則頗多。此亦因其時台灣開闢未久，故志籍稀少，更因貫道之圖不但記載甚詳，而所繪諸形勢亦尚能合乎實際，又皆親歷其地，目擊而成，爲當時人士認爲稀有之秘，傳抄之風，因之而盛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吳疆域圖說三卷 清南菁書院叢書本

清堯本禮撰。本禮有河渠異同辨，已著錄。此書考春秋吳疆域之廣狹，將史大致，雜採經史，互為考訂而成者。書凡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為有事表，志以年月編次，凡吳師旅使命所經，雖地涉他國者，亦詳載之。中下兩卷為圖及說，然圖僅留空白，蓋未刊刻也。其說凡吳本有之地，及併吞之地，無論山川郡邑，莫不條分縷晰，各隸之下，除博採前人成說，並各加以按語，以考其沿革所在，附書一則，辨漢志中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諸郡，吳分地之誤。又論一篇，以論吳越之戰數有關地形者，亦書皆中切要。考吳自太伯以來，僻在蠻夷，書缺有間，雖良史如司馬遷，亦僅紀世次，壽夢二年，始見於春秋，事實疆域，略可得詳，顧三傳異辭，左國牴牾，而史記雖博采眾家，年表而吳越世家往往抵牾，吳越春秋、絕越書及諸子所載，又率除誕，間有足補經史者，亦不過千百中之什一。焉輔繹史，衆集舊言，高氏紀事本末，採挹說，以附左氏，殊傷叢重，亦乖斷制。今觀本禮之書，

不但於有吳以來之疆域形勢俱有所抉擇，如指諸事，即於前人成說，尤能精博辨晰，亦有所補正，故圖雖未刊行於世，然亦可窺其要旨，考吳地疆域者固當有所依據矣。

南部縣輿圖考四冊　　清光緒丙申刊本

清袁用賓撰。用賓字冠丞，麻城人，官南部知縣，為官頗有政績，凡振興保甲、整飭團防、廣開水利，均皆有利於民者，此圖即其官知縣時所作。蓋以南部界遠九邑，境接三巴，地廣人稠，非有詳細之輿圖，不能明其境域。又以邑人朱帖舫曾著有分方圖說，然四至方位既有訛誤，而地名記載尤傷簡略，因考諸地志，闕者補之，誤者正之，即沿革變遷之局、市鎮興廢之殊者，亦均詳為考核，著之於編，即此圖也。凡四冊，首冊除自序及繪圖說外，餘皆清查保甲、慎選各鄉總保、整飭團防、練勇諸議論及章程條規，又南部縣各場集期里分，與四鄉編聯疆域圖一，城池聯屬輿地圖一，第二至四冊均為東西南北四路各場之分圖，計每場繪圖一幅，圖各附說，共凡八十幅，繪製頗詳，舉凡境內山川形勢、道里遠近、幅幀寬狹、四至境界與夫村莊鄉鎮、橋梁廟宇、關隘之名，俱皆臚舉無遺，圖中雖無畫方，然據其自序於畫方計里之法考述頗詳，且圖中所繪亦俱近實際，或圖中原有方格，刊

印時刪去歟，不可知矣。至書中所載保甲、團練諸章程，雖無關輿圖，然其作圖之意在清保甲、辦團防，兼以施政時便於考証境內地域形勢，故其書不但可供研究地輿者之參考，亦一方主政者亦當流覽也。

伊犁蒙古二十一城圖說一卷 清宣統三年原稿本

清文寶撰。文寶，長白人，字伯剛。光緒間從軍新疆，頗能留意邊地情勢，著有西征日記。凡新疆之地形風土、民情以及氣候物產，具有記錄。此圖成於宣統辛亥年，乃其解甲後所撰也。大旨以回疆地處西陲，為京師之屏蔽，亦邊防要地，因考諸欽定西域圖志，而證以平時親歷所得之形勢，兼繪及蒙古之地，著為此圖，題曰伊犁蒙古二十一城圖。其圖蒙古起自張家口，還庫倫、塔克圖、烏里雅台，至科布多，向東南接

塔爾巴哈台。圖新疆起自嘉峪關，經安西至喀密，分為二路：一自巴里坤還古城、烏魯木齊、庫爾喀拉烏素，以至塔爾巴哈台；一自吐魯番經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烏什至伊犁，又自阿克蘇繪有支路至和闐、葉爾羌、英吉沙爾、喀什噶爾諸城。圖中雖無畫方計里之法，然於道里之遠近距離，考核頗為詳明準確。推所注里數，閒與諸圖志所載略有異同，然文寶足跡所經，記錄之數，未必不較志載能合實際也。其地名注錄雖簡，然因其圖以繪各城之交往道路形勢為主，故除較大之山嶺外，悉皆從略焉。惟於各城之建置沿革及物產，則均有條注，雖未能若志書所載之詳，然亦均能盡具要者錄之矣。又考其圖中於地名譯音，若洽克圖之為塔克圖，哈密之為喀密，與諸書之譯音不同，雖因文寶曾親歷其地，必有所耳聞，然各名稱本清代欽定，相沿已久，似不必故為立異，反使人莫明所指何地也。圖中有文寶自題序，並鈐有印章，又有定祥署名同觀，當是原稿。考西北輿地者，亦當有所借鏡焉。

雲南猓玀圖一册　清精繪本

清何其煇製其煇事蹟未詳因中王昶題識稱其嘗游歷川滇黔粵諸地因精於畫工嘗考諸苗夷之形象繪圖頗多大半皆得諸目擊者此圖爲其客游滇中時所作所繪雲南猓玀之形凡三十七種曰黑舖曰緬目曰聂素曰剌毛男子曰大理土人曰民夷曰海猓玀曰麼些曰輔嘛曰雙西番曰莽子曰苗子曰官民曰普反舍武曰德夷曰蜡欲曰結些曰白窩泥曰莱蒽曰拇玀曰阿者曰老烏曰阿度者曰民家曰濮夷曰普剌力些曰水擺夷曰猓子曰賴吾曰魯屋曰黑土猔曰克孟牯羊苗曰阿繫曰蒲人阿濮曰黑猓玀曰狆家曰青苗圖各附以說蓋凡猓玀種類之別及其所居之地並男女形狀衣冠式樣與夫性情習俗服食好尚其不能圖示者悉載於說並畧考其種族之所出文雖簡畧亦尚能括其要與史傳亦無甚出入至其繪畫因精於六法故所繪亦逼真究史地者讀之亦足以廣見聞也

鎮寧關南北兩路形勢圖一卷　清本鶴年

清喬震生撰震生九錫關官四川嘗奉命入藏往駐大臣辦理藏務頗多建白因居藏久故於風土情勢素所考究於入藏所經沿途山川郡邑形勢尤為留意嘗以其耳目聞觀所得有不解者詢諸土人或考諸史籍因撰成此圖凡一卷蓋以數幅合訂者故均可互為接合其圖設色彩繪所繪道路均自打箭鑪起至川邊察木多為止其南路經阿娘壩東俄洛卧龍石中渡麻蓋中渡工浪西俄洛大竹卡裹塘頭塘剌嘛丫立登三壩大所塘小巴冲巴增牛古渡竹巴籠莽里邦木宗靜山南墩古樹江卡黎樹石板溝阿足洛家宗乍丫昂地王卡巴貢色數以達洛木多北路經長頡春中谷八美吉石中松林巴卡道塢仁達章谷木窩普玉隆甘孜林慈戎巴又王龍著廣細里科摩陆洞德格以至察木多圖中除記其山川郡邑之形勢外於其道里遠近距離之數考核尤為精確更於塗要之地以及當漢官司營弁駐防之所均附有圖說言雖簡畧但能抓舉大要蓋因親歷其地故所述極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史部

能切合地形雖只限川邊之地並亦為入藏必經之要道也據其自序知其圖亦嘗刊行於世此本當為初稿故圖中硃筆校改者甚多亦考康藏地理者當流覽之籍也

鑪關以外形勢圖一卷 清康抄本

清喬震生撰震生有鑪察間道里形勢圖已著錄又以其圖只詳川邊道里於全境形勢尚未能備載因復撰此圖亦一卷其所繪四至東至東谷與三儀大小金川接界之地西至裏塘與滇邊為界東至察木多北至打箭鑪蓋皆今西康省所轄境域圖中於各土司之方位皆無甚差誤即其距離之遠近所轄地域之境界劃分以及各土司改流後建置形勢之沿表與沿革尤能條分縷析備註圖中震生嘗以鑪關以外川邊之地南毘雲南北接西寧西抵藏衛縱橫各兩千餘里為川藏一大關鍵其歸川屬入藏之路有二其一西南行由巴裏二塘轉西至察木多為南路此路附近各土司國初早經投服文武員弁由此先設故悉知之其二西北行由道塢霍耳甘孜德格轉南至察木多為北路地勢平闊比南路較近商人便之柔商皆由此路入自德格西歷西寧屬之二十五族蒙古屬之三十九族亦可進藏地更平坦若修飭軌亦由此路取道附近各土司雍正時始經投服

非根務營弁驗所故多不甚留意而疆封一域實橫亘於兩路各土司之中狗歸藏屬四面使被為害匪淺尤以章谷之地內包霍耳外連德格就地設屯足以聯土司控瞻番計無逾於此者且以時局論之即度觀覦已久藏衛形同甌脫果能收瞻對版圖畫關外之地而經理之蠻本以內尚可屏蔽川省若號三瞻之境與西藏相林連一旦事變勢殊瞻不待言即凡為三瞻所侵費者均將與藏共存亡藩籬不堅戶庭何堪設想云云誠為熟悉形勝者之論雖為當代形勢與亦尚能合于道今建置考西康地理者實不可廢據其自序知曹本與其所撰續滇以外南北道里形勢圖並付刊印刻此亦為所續初稿矣。

東北輯使圖一幅 清原稿本

清陳本植繪製本植光緒間官奉天兵史無傳道此圖即其在任內所繪者全圖凡一幅東至鴨綠江上流甲十八道溝邊西之地西至海城縣南至岫巖州以及於沿海邊本此至通化一帶地方並皆奉天東部沿海及朝鮮交界之地其圖要在詳備數面書有計里之法畫海不甚詳悉盟繪製亦尚能詳畫並不避興字實所製者故不能以之為瞻之省國之也圖中凡奉省東邊之山川大勢郡邑之方位與夫行兵集之有用形勢處處通之要隘者不皆至季要道更於水陸道里遠近一及偏斜互異尤能分列標注如里數之例一如其所畫地之內邊外邊耕與新設道前回知州縣驛管分治縣通巡檢之衙署設置亦均有所據隨時修略盟於當時形勢頗為詳備故不但可供考究滿州地理者之考證從前關東邊建置之沿革者亦可有所參考也圖中與郡縣之制大致皆為光緒初年所增改者是此圖繪製時期自在清末更可無疑矣。

盛京程站細圖二卷　清原稿本

清張若澄繪製。若澄字鏡壑，桐城人。乾隆十年進士，改庶吉士，值南書房，累遷至内閣學士。善畫梅，詩邀睿題。嘗侍乾隆帝左右，因奉帝東巡，並作此圖以進。圖凡二卷，起自京師之朝陽門，經通州、玉田、盧龍等地，而抵山海關，至又珠庵行宮，再出關，逕寧遠、錦州，而抵北鎮廟行宮，更向東行渡遼河，抵遼西永安橋，取道北向，帶入遼寧城，上撫順，直達永陵、興京。凡其間巡道所逕駐驛之行宮、營盤、坐落，悉皆繪列於圖。沿途之山門、郡邑、村落、寺廟等，亦皆有所舉。其圖設色，彩繪取鳥瞰圖式，至其實作時期，據圖中日附考之，蓋自八月十九啟蹕北京，至九月十六日而達永陵，知為乾隆四十三年第三次東巡時所作者。考清代掌故者，實可據為典要。圖末有若澄署款，目某值字，首頁有乾隆帝御覽玉璽，則是圖之珍貴，固亦可想見者矣。

長江沿邊十省計里圖一卷　清光緒刊本

清趙某撰。不詳其名字。前有光緒辛丑汪治元序，稱此圖為其友趙某所撰，並謂作者曾久歷輿圖局，任繪圖工事，嘗隨彭玉麐巡閱長江，歷沿江諸省，凡所經之地，悉皆考其山川形勢，歸而繪成此圖。凡一幅，所繪北至黃河，南至於湖南、湖北、浙江北部之地，東至於海，西及四川漢中諸省縣。圖中於山川郡邑村鎮要隘，以及營汛駐防所在，其地名無論巨細，凡有關險要者，莫不臚列其名，而於沿海諸省之海程港澤島嶼，尤能星羅棋佈，詳列其形勢夷險。其圖用新法繪製，而不注經緯度數，更無畫方計里之法，但圖中各注道里遠近距離之數，考核頗為詳備，亦此圖之特例也。設色彩印，界劃詳明，圖例尤為省目，頗便覽觀也。考其成圖之時，正值清末租界開關之時，更置頻多，圖中所繪，上自雲貴，下及江浙沿邊十省，類皆當時中外交涉繁重之地，是以此圖之繪，固亦有所立意矣。又身歷其境，自為實測之圖，較諸地志之徒憑書本轉抄襲者，固當勝之矣。

黃河發源歸海全圖一冊　清道光間繪本

清張井製。井字芥航，號畏堂，道光間歷官東河河南河總督。嘗上言河水上游各閘壩必水適宜，諸始得啟放，自是河流淤刷田以畫從，又創灌塘法，以利清淤廢除。借黃濟運之議，一時稱便。著有二銘齋文鈔諸書。此圖為道光八年井官東河總督時奉旨與南河總督潘錫恩會勘南河河流形勢，以所見繪以進御者。圖中繪黃河起自星宿海，河源以達雲梯關海口，凡河水迤流之情勢，治河堤壩閘工之建置，以及入河諸水之源流脈絡，悉皆繪出，尤以臚陳接築海口長堤，泰做下游埽壩，添建洪湖濾壩等諸工事，皆言之成理，而切當時之要害，并曾見諸施行者也。圖以設色繪製者，配色頗為醒目，其繪工跳極精美，而於水道及工事建置之佈設，考核精詳，史雖載其事跡，然均無圖相證，故是圖雖為案牘之資，然與史互視之，亦未必不可補史之不足也。考黃河史料者，當有所採擇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東西陵圖式二卷　清同治間繪本

清佟興阿繪製。佟興阿字子厚，姓舒氏，乾隆間由三等侍衛遷雲南沅江營參將，嘉慶間從攻白蓮教匪，累戰有功，官至涼州鎮兵。此圖為其先後駐防東西陵時所作，同治間其子祥連、慶興等摹繪以進呈御覽者也。考東西陵均為清室歷代陵寢，而東陵有二：一在直隸遵化西北七十里瑞山，一在奉天瀋陽。此圖所繪為遵化東陵，凡清世祖孝陵、聖祖景陵、高宗裕陵、文宗定陵、穆宗惠陵皆在焉。西陵在直隸易縣永寧山，凡清世宗泰陵、仁宗昌陵、宣宗慕陵、德宗崇陵皆在焉。圖凡二卷，所繪不僅諸帝陵墓，即其附近之山川亦皆粗具規模，標舉名稱，蓋可藉以觀其形勢也。其圖設色彩畫，地形均以鳥瞰式繪製，而陵寢則悉以平面畫法，故於當時帝陵建築形式，尤便觀覽。是不但可為究清代帝王典制之籍，亦考清代建築史者所當參究者也。

直隸長城分防險要關峪各口山水形勢地輿圖說一卷　清彩繪本

清崔汝立撰汝立光緒間曾官戶部主事此圖乃汝立弟汝棨在直隸候補時奉命出差經歷長城沿邊之地目驗所得請汝立繪成者汝棨每以直隸偏居中國北路其邊境一畢北連蒙古東接遼瀋自古外患多起北方直隸正當其衝昔秦始皇北防匈奴修築萬里長城具有深意因將直隸境內長城東起自海西迄沙坡峪長凡一千餘里悉為繪出凡其間山川大勢防守營寨以及口隘關峪之名莫不臚列於圖而長城之要隘若山海關之為入滿咽喉也張家口之為長城巨鎮也又若喜峯口古北口諸地宇陳其形勢要害所言雖簡然皆條分縷晰均能切合地形之論雖多引據前人舊說然因目擊其地所得故疏証詳明非書生紙上談兵之論雖不以測地畫圖之法繪成然因汝立手筆之神調色之均故所繪均能畢肖其形勢於實際無差實不遜於輿地圖誠如身歷其境者也圖末有紅簽署此圖為汝立所繪汝棨所呈並崔氏珍藏印當是繪以進直省當道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全河圖說一卷 明萬曆刊本

明潘季馴撰。季馴有河防一覽，前提要已著錄。此圖成於萬曆十九年，為其四任總河後，河工告成時所作。蓋以頒發河工人員通時參攷之書也。圖凡一長卷，繪明代黃河起自星宿海，河源至海口，及運河起自神京，而達浙江。樵明代治河類兼治運，故季馴繪圖於有河運，而名全河圖說。其圖為塗文刊刻，甚為明晰，極便觀覽。所繪亦皆於當時全河形勢無大差誤。而於黃運兩河河防之沿革，考核尤為精詳。凡河水之泛決，漬崩與修築堵塞，莫不詳志備載，於其利弊得失，尤為詳切懂諫。所載雖只及明代，然語皆精要。若圖中攷武家墩為隆慶六年所築，係迎溜去衝，最為吃緊，萬一有失，則金鄉等數邑悉成沮洳，且遺患於運河，每歲慎加修守。又謂防禦之法，格堤甚妙，蓋縷堤既不可恃，為一決縷而入，橫流遇格而止，可免泛溢，水退歸漕，淤留地高，最為便益。此皆明於地形，而久於河干者始能言之。季馴為明代治河第一人，其所言自當中切，雖今時世變殊，河形改易，倘能推求其沿革之故，亦未嘗不可有所變通者矣。圖首有季馴自序，下署其下章華刊，知與河防一覽之刻仝一人也。

淮南二十場產鹽垣河道圖一册 清佚本

不著製圖人名氏，亦無繪製年月。其圖首列水道圖二：其一為泰屬水程，其二為通屬水程。圖中地名注錄頗為簡略，大致以鹽運為主，故只繪其河道脈絡、幹支分合，頗能條分縷析。而圖各具圖說，皆載水程遠近距離道里之數。以次列自刈草直鹽以至赴運散鹽為圖十一，圖各繫以說：曰引場，刈草，曰攤灰淋滷，曰鍋遣直鹽，曰灶河船運，曰直丁車運，曰入垣上廒，曰商運捆重，曰官鹽過秤，曰泰壩過掣，曰儀所過掣，曰子鹽開江，曰盤𢷬成式。各圖繪畫頗工，其說與圖亦均有所恭證，文雖粗俗，然敘述簡括明晰，蓋凡曬灰打滷之方，運斯試運之細，以及捆重秤掣，周不纖悉畢具。故製圖之人雖不詳，然以熟悉鹽事觀之，當是主淮南鹽場司事者所作。其作圖之作，大致仿凡人無從圖之意而成者也。考淮南鹽務者亦未必無所補焉。

各省眾水歸合圖表一卷 清原稿本

不著撰人名氏。乃繪各省水道之分合源流者。其書先表後圖，共凡一卷。先為京師順天所屬，次直隸、盛京、興京、山東、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山西、河南、陝西、甘肅、湖北、湖南、四川、廣東、雲南、貴州諸省。其表之編排，凡每水一格，繫以支流諸水之名稱，間或考其變遷之沿革，即別名簡稱，亦悉有記注，疏証頗詳。圖內於郡邑山川之形勢，繪載亦頗合諸實際，惟所繪之地，亦僅舉其形，如近今之晴射圖式，均未能標寫地名，當為未完成殘稿本。主圖中凡村鎮細微之地，皆略而未載者，蓋以繪水道之分合為主，固不能病其缺矣。其繪製時期，圖中未注明，但據圖中江蘇水道，黃河尚由徐州入海，又證書首頁有楊墨林藏書。楊氏山西人，名尚文，刻有連筠簃叢書，亦清道咸間一藏書家，是其成圖必於清咸豐五年以前者，可勿論矣。至其所據之籍，大致皆採自各省志書中水道名稱彙轢而成，而以六嚴之皇朝分省圖為其底本。編錄頗稱博洽，採輯尤能詳盡無遺，凡從支幹脈之

源流分合，俱皆條分縷晰，圖表合觀，尤能互相參證，雖不若齊召南水道提綱之詳，然亦以簡括而較齊書易於尋覽，宏綱巨目，亦可見其大凡，究水道者必當參攷之籍也。

鄭工並沁河漫口各工奏牘不分卷 清光緒抄本

不著輯錄者名氏，全書所錄，皆光緒十三年鄭工合龍時諸大臣之奏疏，其編次紊亂無序，既無類別，亦未能以年月排比，惟輯錄頗稱完備，凡鄭工決口之始，以及御史燕起烈等參奏倪文蔚、大學士李鴻藻、總河成孚等貽誤，兩埧及引河，而至吳大澂接辦鄭工後諸事，原原本本，俱皆輯入，尤以所載御史燕起列題請亟籌黃河故道之疏，於當時河勢利害，言之頗有條理，大致以其時鄭州之失事，既少防範於前，又涉圍事於後，費帑將近千萬之多，卒之盡委洪流，盡皆因當時河臣徒責效於口門，不知堵決口必先啟於放於必啟引河也，語頗中切，又籌全河形勢，則主張凡四，一曰勘驗海門，因勢利導，二曰改治河身，使廣容納，三曰添派武營，藉資摩力，四曰添籌河款，力杜侵漁，策劃尤能明晰，末更謂河道逼近畿輔，若東面長此淤墊，勢必挾溜北趨，奪運道而走天津，吏能慮及後數十年，即近今長垣之決口，亦可謂有遠識者矣，此外若吳大澂之條陳鄭工合龍之善後

情形等疏，凡六十餘則，亦皆為當時河工之要言，究清末河工史料者，不可不有所採擇也。

廣通垻考一卷　存素堂抄本

明韓邦憲撰。邦憲字子成，高淳人。嘉靖進士，官工部主事，佐理大工，糾中貴侵冒，累遷知徐州，所著有文集若干卷。考廣通垻在高淳縣東五十里，一名東垻，所以障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太江之水不入太湖者也。初僅一堰，明永樂時築，謂之上垻，嘉靖間於東十里更作下垻，自是兩垻相隔，湖水絕不復通。惟高淳則以居於垻上，遏水勢，雍遏田，即淪沒。至嘉靖庚申年，西閘高淳又遇大浸，播天淳民紛紛欲掘垻，會下垻偶決，潰陽宜興，而下勢若懷襄。時邦憲居於家，目覩其勢，以為掘垻雖利於淳，然僅利於一縣之地而已；其垻下之諸州縣，必將盡為魚腹，因力疏請不可。惟以伍餘福三吳水利論及蘇軾單鍔之言，為垻下諸郡設想甚長，而未計及垻上，因力請免淳民積稅。書僅一卷，語極懇切，詳明疏達，尤有條理，而所論亦極公允。原書為一抄本，並其曾否刊行，亦無從考之矣。

闸挑老孟河全案一卷　清光绪刊本

清吴润拱润光绪间官武进知县按孟渎河在江苏武进县西三十八里奔牛镇东南接运河北流六十里入江唐元和间孟简因故渠开之因名亦名孟河自后屡年屡有挑浚润官斯土以河自道光初挑浚以来迄其时已有六十余载因覩历河干勘测河势以其河底日高渐将淤塞因禀请大府拨帑修浚阅两月工竣图解其见工前后之禀稿而为是集书凡一卷虽皆案牍之资然于是役之始末以及挑浚河身丈人工之数与经费之筹措悉皆详载于书中附图以开方计里之法方为一里图中于孟河形势脉络俱能考核精详亦一方水利之要籍也

水利论不分卷　叢书本

明曹胤儒撰胤儒有黄河考已著录此篇皆其论三江练湖草堰桥河罈开河之水利者共凡四篇其论三江及练湖二说大抵皆采前人成说无所发明惟论罈开河水利则颇精要大义以丹阳丹徒之交有埤城诸镇西南据山南北达江橘负百余里其地西北高而东南下金牛等山九十三汊之水行其间别无河渎又东南至九曲河甚远故每岁夏秋间江水不入山水不浅埤城而上赤地一望埤城而下鱼鳖行陆民甚苦之因考有罈开河者千贯其间西北为孩溪港东南为新河口长曲将四十里惟自孩溪港而南四五里许至纪湾崗有崗土二里许使为因力主开之有三利一曰鑿崗濬河则方百里之民旱潦胥济二曰江中舟楫往来径取孩溪港以达孟河可免外转圆山飘没之患三曰运河或阻路孟河直此亦济其不及云云观其所论语皆精切于丹阳地形水源悉皆考核详明其所论实可为治吴中水利者所当采择之言也

督辦鹽政處奏稿初編十卷　清宣統間印本

此書為清末官看鑒輯者全書凡十卷共一百十七
疏皆宣統元二兩年督辦鹽政處所進之奏疏也首
列度支部奏陳淮浙鹽務情形並統籌全局奏設鹽
政處疏先是宣統元年度支部以淮浙鹽務疲敝已
極因派參議晏安慶等十員赴產鹽鎮鹽及引界毘
連各處擇要勘查惟以淮浙地處中國之中心北接
東鹽南連閩粵西通川潞壤地毗連數省交錯實有
牽一髮而全身皆動之勢設為整頓鹽務計徒於淮
浙一隅畫地為理則尔疆我界鄰壁仍有灌注之虞
此盈彼絀公家又乏酌劑之術因力請設立鹽政處
統理全國鹽務以肅綱紀而齊權政疏上詔之並命
鎮國公載澤為督辦鹽政大臣此集所錄蓋皆載澤
任內所進之奏疏其書編次悉皆以地域排比頗有
條理採輯亦能完備尤以所錄者宣統間所施行之
收買零鹽之法則整頓山東山西之鹽政及淮北四
川之票鹽規複淮北廳岸與夫粵鹽改章諸疏皆有
關清末鹽政興革之大者鹽志雖有所載要亦只能
採舉其大者而錄之是則原奏本本俱在集中欲請
求鹽政沿革者固可有所考矣

東省（滿洲）與俄交界道路圖一幀　清光緒間石印本

此圖雖不題製圖者姓氏，然據聶士成東三省韓俄交界道里表自序稱，繪有東省與俄韓交界道路草圖一份，表末並跋稱此表所載皆其奉命履勘東邊時所什計，起自天津，經奉天、吉林、黑龍江（皆今滿洲地方）三省，繼行俄羅斯阿穆爾、東海濱兩省，後通朝鮮八道，仍由奉天省高麗門而歸，凡各省內所有往來通行之路，皆分晰著明，共行兩萬三千餘里，繪集成圖云云。今觀此圖，題名既與聶士成序中所稱當同，而所繪範圍亦與其所述行地之形勢相合，必為士成所作圖可無疑也。其圖製作頗精，圖例亦甚鮮明，比例用工部尺計算，寸為百里，凡沿邊及韓俄近中國地方山川險易之形勢，與夫道路紆直遠近之距離，以及牌博卡倫台站郵設備建直，莫不臚舉其名，詳略亦頗得宜，與表並觀，尤便考核。光緒間胡思敬讀其表，皆親歷所得，凡東北沿邊疆界之形勢，載記詳實，因以其表刊入問影樓輿地叢書中，而圖則付缺如，其胡氏未見此圖歟？因圖幅廣闊而未刊刻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不可知也。按士成字功亭，合肥人，起自行伍，性勇敢公直，同剿太平軍及捻匪，中法越南之役防守台灣，有功，甲午之役建功尤多，官至直隸提督，庚子之役，致死於津，其勇敢忠義之氣，緊頗為時人所重。

帕米尔圖說一冊　清光緒間底稿本

清海英撰。海英，滿洲人。光緒間屢奉命查勘中英俄帕米尔邊界事宜，故能熟悉邊疆情勢，建白亦多。考帕米尔地處荒遠，為英印度東北之屏蔽，俄謀印度匪伊朝夕，故帕地英俄在所必爭。截至光緒二十二年，英俄竟有私分其地之議，此即帕米尔問題緣起也。海英此圖，即成於是時，乃以歷次奉命履勘所繪之圖稿彙集以成者。全圖共凡三幅，合訂一冊。第一幅為履勘總圖，帕米尔圖乃訂正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所存之舊稿而作，圖中於中英俄三國疆界考核頗詳，於洪鈞諸人舊圖尤多校正。大致以中俄地界至烏孜別里山谿止，中英地界即應自烏孜別里谿起接由英屬什克南部之塞勒子順大山經過梯尔格阿布河南至伊什什尔庫尔流水出口處，交英屬之瓦罕界。俄界亦即應由烏孜別里谿起，轉向西微直南，與阿富汗分界，並旅圖中自烏孜別里山谿北斜向東南黃綫一道。舊圖似本自洪圖，洪圖又似摹自一統輿圖，但一統輿圖之墨綫，係當年與布魯特屬部出

游牧草場限制，未可執為中俄英三國大界之張本云云。第二圖為查勘中英兩國界圖附綫說圖一，雖據第一圖中之中英兩國帕米尔交界形勢而繪，然較前圖更為詳細。第三圖為查勘蘇滿碑卡圖，所謂蘇滿者，即蘇滿塔什也，地在雅什庫里北岸，有石碑上鐫滿漢回三文字，乃清人追二和卓至拔達克山界而立，實可為帕米尔地屬中國之確證也。今觀各圖，均為絹地設色彩繪，皆極工細。其作圖之法雖尚沿明人舊制，然所載記俱皆詳確有據，亦究帕米尔圖

界沿革史者當參致之圖本也。原圖首頁有海英自序及新疆巡撫劉錦棠跋，當存刊印，不可考矣。

吉江二省與俄交界圖說一幅　清光緒刊本

清曹廷杰撰。廷杰，楚北人，光緒間官吉林，頗能通曉時事，於邊政尤所究心，著有西北利亞東偏紀要諸書，惜均未刊行。此圖作於光緒十三年，乃奉命勘履俄界後所作，蓋以目驗所及，參以中俄官私圖志，以及齊氏水道提綱、何氏朔方備乘諸書互相參考以成者。全幅計一橫幅，紅墨兩色套印。凡吉江兩省自康熙二十八年至光緒十二年歷次與俄勘定之界劃，皆能賅備，雖為疆界而作，然於東北地方，舉吉黑諸省之山川城邑關鎮之有關險要形勝之地，悉皆舉其方位，詳列於圖。圖式則仿康熙內府地圖之例，經緯密佈，每方一格，準經緯各一度，每度縱橫各當地三百五十里，其各處經緯則點列，以張氏翠微山房所載測定各處之經緯度數為準，至於各地方之建置沿革、兵要地利，不能形諸圖者，另各為說注列圖邊。所論雖簡，然皆精要之言，且於前人舊作尤能多所辨正。若奉吉兩省交界之威遠堡門外一帶，吉江兩省交界之松花江一帶，舊圖志皆鉏鋙不接。又松花江水道自格林河以下，舊圖志皆達向東北入海，無折向北流又西北流再折而東南之勢，廷杰之圖則皆一一有所正之。至其圖中所載各地古今沿革之考辨，雖尚未能脫盡先考據餘習，然其所指陳東省疆里險要，則均為親歷其境所得，故能言有成理，而有裨於言兵防屯墾之實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呼倫貝爾全圖一幀 清宣統元年繪本

清宋小濂撰小濂宣統間官呼倫兵備道呼倫貝爾即清黑龍江省所屬呼倫直隸廳蓋以廳西有呼倫貝爾兩湖及其兩湖以名之其地在黑龍江省治西北七百六十里東界西布特哈南界內蒙古烏珠穆沁旗西界臚濱府北界吉林拉林河擬設之室韋廳西北界俄國薩拜喀勒省實為滿洲命脈之邊防要地也先是宣統元年黑龍江撫周樹模以江省地處邊陲三面鄰俄凡與俄接壤之水陸各界自康熙二十八年以來往未復加勘定因奏請派員重加勘詔許之領其事者即小濂也此圖刊僅繪呼倫貝爾沿邊之地圖以西法繪製凡沿邊之界牌碑博山川形勢以及官者城堡營汛建置之有關防務者與夫鐵道橋梁電線礦產分佈沿邊商務交通者莫不備列於圖圖例甚為嚴緊比例為五十萬分之一圖之上端附載滿洲里吉拉林市街圖各一及小濂自序序中於呼倫貝爾之形勢及其沿革記述頗詳且皆精要之言而能補史志之不足也按其圖曾有墨印本傳行於世今見此圖為墨色繪本畫工精細當是小濂之原本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恰克圖邊界譯圖二卷 清光緒三十一年繪本

清吉章製吉章滿洲人光緒間任外交部繪圖員頗精於圖學此圖乃據同治七年庫倫辦事大臣張廷岳所勘滿文原圖譯繪以成者考清制自雍正五年恰克圖訂約後凡臨俄邊境之卡倫悉派有札薩克參領章京驍騎校等官吏駐守至乾隆二十七年又設庫倫辦事大臣以理邊務及中俄交涉並定恰克圖卡倫每十年巡查一次於邊界防務之制頗極嚴密此圖即張廷岳於同治七年按例勘查邊界形勢繪以進御者也全圖凡二幅第一圖圖車臣汗圖什業圖兩部落二十八卡倫自庫伯拉札庫卡倫起至色楞額河西岸之查罕烏蘇卡倫止第二圖圖三音諾彥札薩克圖汗兩部落十九卡倫自查罕烏蘇卡倫起至巴彥布拉克卡倫止考圖什業圖汗即土謝圖汗諾彥即諾顏庫伯拉札庫一作庫布勒哲庫查罕烏蘇即查罕烏蘇雅正五年約作察罕鄂拉蒙語河曰烏蘇山曰鄂拉一言河一言山山從河得名蓋一地也各圖設色彩繪極為工細不僅於沿界之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牌鄂博卡倫凡有關界約之建置者皆能粗細並舉而於近界山川形要之地亦悉備載故雖為當時守界邊臣案牘之資然必目驗當地形勢而筆之於圖者其較諸徒憑史籍援轉抄襲者自宜能詳確有據矣

中俄中段界圖一卷　清光緒間繪本

此圖不題製圖者名姓氏，繪中國伊犁與俄交界之形勢也。考同治十年新疆發生回亂，俄人以維持治安為名，出兵佔據伊犁，事聞清廷，至光緒二年始命左宗棠赴新疆剿撫，越四年而蔵事。遂于光緒四年復派崇厚赴俄交涉歸還伊犁事宜，結果于中國損失頗鉅，清廷否認崇厚之約。又于光緒七年派曾紀澤與俄外部大臣薩那特尔、都堂格尔斯、布策于當年正月二十六日締結改訂條約，其約文第七條即関于伊犁者。至光緒八年，雙方因如約各派遣勘界大臣，自伊犁西南天山之澮納林郭勒山口起，東北至伊犁東北喀拉達坂止，凡立界牌鄂博三十三處。此圖所繪中俄交界之起止及界牌鄂博諸建置皆能與之相合，知即為是役之勘界官吏所作。其圖以淡墨設色繪畫，精工熟練，使觀覽而所載中俄界劃之形勢尤能精確有據。圖中並以畫方計里之法，每方代表百里，黃綾裝裱，地名亦悉以黃簽標注，據其形式知亦進御之底本也，故雖為奏牘附圖，然亦足備考中俄國界史者之稽考矣。至此圖雖未署繪進者之姓名，然考史載是役之勘界大臣為恩然赫恩列，此圖或即恩然赫恩所進者歟。

騰越北段圖說一幀　清光緒二十九年稿本

清丁振鐸撰。振鐸光緒間官雲貴總督。此圖即成於光緒二十九年，乃其任官時參致委查界務武備學生實地勘測之圖稿繪製成圖以進御者也。先是光緒二十六年英兵越界燒燬騰越廳屬茨竹派賴各寨，並擬強以恩買卡河與薩爾溫河即潞江中間分水嶺為暫時從權之界，而否認滇緬接壤之小江為界。振鐸以雲南地處天末，西南接緬甸，東北連吐蕃，為迤西邊要地，尤以騰越東北之地，有龍江蜿蜒數百里，為全騰之樞紐，因作此圖，述其要害。全圖凡一幀，圖之四至，東為高黎貢山，西達尖高山，南至騰越廳北及小江，要皆滇緬交涉最緊要之地也。其圖經線準皇輿圖之例，以北京為本初子午線，地名注錄亦頗詳盡。凡沿邊國界之形勢，山川道里之遠近，以及關隘塘汛碉卡建置之有關防事者，莫不備載。而所聘測英人，非法強佔小江以北之地，及其要害諸語，尤為精切。圖為設墨設色繪製，詳記比例，以推量高深度遠之數，山形以暈渲法表示，間注高度，頗為精確，亦晚清輿圖之佳本，尤能供究滇緬邊事者之參致也。

庫倫所轄中俄界圖一冊 清光緒三十年繪稿本

清德麟撰。德麟，滿洲人，光緒間官庫倫辦事大臣。此圖乃其任官庫倫時依例巡視庫倫所屬中俄邊界情勢時所作。全圖共凡一冊，首列總圖一幅，以次為分圖三十四幅，起自庫布勒哲庫卡倫，訖於巴彥卜拉克卡倫，共凡四十七卡倫。各圖着色彩繪，地名滿漢文並注，首尾均可互相接合。圖中詳注經緯比例，其經線則以北京為子午初，子午線。凡庫倫所屬中俄交界地方近界之山川形要，輝博度里方位，道里之

曲折遠近，與夫寺廟、鎮、產府第所在，以及物產之種類及其分布，悉皆一一詳列於圖。其闕於各地險要，建置沿革之不能形諸圖者，皆另附圖說敘述，雖簡亦皆精要之言，可與圖互觀，而能補其不足。故其圖雖為案牘之資，並作例則頗整嚴，編次亦均有條理。因亦錄而存之，以備究心蒙疆邊事之參考也。按劉鐸編外交部地圖目錄分編著錄有庫倫所管中俄界綫圖一幅，分圖三十四幅，附說另裝一冊，下注光緒三十年庫倫辦事大臣咨，與是圖名稱雖略有異同，然

所記幅數及內容皆兩雷同，當是一圖也。

西藏全圖一册　清光緒間石印本

清欽頒世襲罔替世襲滿洲人。光緒間隨胡惟德出使俄國。熟悉時事，尤究心輿地圖志之學，因精通英法諸國文字，故譯書頗多。此圖成於光緒三十年，乃據法人實脫勒依所著之圖譯繪，復採中國舊籍，校訂以成者。全圖一幅，分切三十二頁，合訂一册。圖以設色彩印，經緯森佈，圖例亦頗明晰。凡全藏四境之界址，交通道里之遠近，方向，城邑土司之建置方位，山川脈絡之形勢，陸要以及廟宇橋梁之分佈，莫不詳列於圖。圖之上端附有藏印通道圖，裝作雖簡，然於印藏交通之經歷大勢已備。圖之下端有光緒三十年胡惟德序。惟德序其譯圖作例，大致謂圖中增修地名，悉從中國舊籍。舊籍所無者，譯其土音。圖中碼數爲高出海面之邁當數，每邁當合工部營造尺三尺二寸有奇。河名列順水流之方向書之，印書有會土司用紅字，河名湖名用藍字。藏語山曰拉，河曰楚，湖曰錯。蒙古語河曰烏蘇，湖曰淖爾，橋曰多罕，均名從主人也云云。按衛藏圖志官私傳本雖多，然均不足稱爲精本。是圖雖亦非親履測勘以成者，然博採中西圖志，互爲考訂，故能較一般圖志精確切實。堪稱晚清衛藏輿圖之善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部

車里宣慰司地圖一冊 清光緒二十年繪稿本

清王文韶撰。文韶字夔石，仁和人，一字賡虞，咸豐進士，歷官湖南巡撫、雲貴總督，剿平貴州苗有功，累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卒謚文勤。此圖即其官雲貴時所作。按車里駐普洱府思茅廳之整洪，西至黑江之北，東至普洱臨安二府交界之打象河，與南掌交界，南至暹邏，所轄共凡十三猛：曰六順、曰猗邦、曰易武、曰橄榔埧、曰猛臘、曰猛遮、曰猛阿、曰猛龍、曰猛旺、曰猛烏、曰普藤、曰整董、曰烏得。考整洪即整董，猗邦作倚邦，打象河即大宣河，一名南烏江。是圖每猛各為圖一，並附圖說，圖中記載頗為詳備，凡各猛所屬山川水道、源流、脈絡，以及鎮關、隘寨之有關形要之地，悉皆臚其名；其不能圖示者，則均載之於說，文雖簡略，然考證尚極詳贍。原圖設色乳繪，畫工頗為精細，乃其原稿，曾否刊印，不可考矣。

清光緒九年勘定俄國借地界圖一幀 清光緒間繪本

清錫綸製。錫綸，滿洲人，光緒間官塔爾巴哈台參贊。此圖即其任官時奉命會同俄領事等勘界籌辦理哈薩克各部內附外屬之事時繪以進御者。先是光緒九年七月，中俄塔城北路界約既經議定，九月又續定塔城西路界約，及兩國所屬哈薩克歸順問題，俄使則以巴爾魯克河山界內住牧之哈薩克久已投俄，一經定界，不免遷移，請借遠安插，許之，盡擬同治三年舊約所開塔屬原住小水地方居民之例，限十年交還中國。此圖所繪即當時俄人租借地界圖之形勢也。圖之四至：東至科布多界，西至齊桑淖爾，南至賽里山，北至阿爾泰山，東南至新疆古城一帶。其圖繪畫精工，圖中紅色之界線，則為光緒九年中俄新分界，紫色為借地界，可極鮮明醒目，而所載記尤為詳實，而能合諸史載者，固不僅可供研中俄國界史地者之參致，亦修志者宜採擇之圖也。

滇越各段订界立碑图说一册　清光绪间绘稿本

清崧蕃撰。崧蕃光绪间官云贵总督，此图即其在官时所绘，乃採其历次与英定界时勘测之图底编制而成者。全图凡六幅：第一图自龙膊河入红江处起至保胜之南溪河入红河处止；第二图自保胜起至小赌咒河入戈索河处止；第三图自小赌咒河入戈索河处起至那林河入开化河处止；第四图自那林河入开化河处起至绿水河卡住新崖止；第五图自新崖起至晋梅河止；第六图自晋梅河起至颜洞河止。皆为云南开化府、安平厅及广南府、宝宁县诸郡县与越交界之地也。图中于开广所属与越南境界之形势以及界牌碑博关隘防汛诸建置，载记均详。各图渲墨色绘，颇为明晰，虽不记经纬比例，于边界地名讲者考核，颇为精确，而能补地志之不足也。图首有崧蕃自序，序称与越订立界约并设立界牌者为开化府知府刘春霖，並谓是图所绘要皆光绪二十一年中法续议界务专条所定改绘之界约也云云。

东北界图一幅　西北界图一幅　清光绪五年绘稿本

清文惠撰。文惠满洲人，事迹未详。是图共凡二幅，合为一图。其一东至图们江，南至山海关，北至尼布楚；其二自尼布楚至喀什噶尔止。皆满洲、蒙古、新疆与俄交界之地也。其图于国境划界之形势及历次勘界沿革均能一一备载，而于内地之山川道里形势、郡邑城镇方位以及村镇乡集之名考求尤能精详，且均能切合实际者。各图设色彩绘，图式则仿康乾两朝内府地图成式，详载经纬度线。图中所书地名，虽皆蝇头小字，然图例颇为明晰，故极便观览。到鐸外交部地图目录分编称光绪年间与俄勘界多以此为底本，诚非标榜之言也。第一幅图之上端有图说，大致谓图们江一作土们江，一作豆满江，一作高丽江，为吉林珲春府属；山海关为盛京锦州府绥中县、直隶永平府临榆县交界处；尼布楚本蒙古茂明安游牧之地，康熙年以贸易无棲讹之所，恳求其地，清廷允之，遂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尼布楚雍正五年约作尼布朝也。语虽简略，然于边地建置沿革已

然括要言之，而可補史志之不足矣。

中韓勘界地圖一幅 清光緒十三年繪原稿本

此圖原題光緒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國勘界官德玉、方朗、秦煐等与朝鮮勘界使李重夏、委員劃輸周等同勘。先是康熙二十八年清廷与朝鮮劃定國境，於鴨綠江、圖們江水源之長白山上樹立界牌，規定西以鴨綠江、東以圖們江為界。及至光緒初元，韓民越墾日眾，七年曹下入籍之令，從此彼之流民懋此樂土，乃稱豆滿、圖們為兩江，以石土堆為分界。十一年彼此會勘，圖們之限已無異議。十三年重勘江源，歧流甚明，惟石乙、紅土兩水數十里之間相持未決。此圖所繪，即十三年所勘定者也。圖凡一幀，設色彩繪，於中韓兩國境界之形勢俱皆確實明晰，地名間附記韓人呼稱。載記雖簡，然有關國境形要之地，悉皆備列於圖，而於沿江諸水韓支分合來源去流記錄尤為詳明，其圖闕於山形繪法，以地之高低示色，頗似近代輿圖設色分層之法。圖中有紅線畫方，每二主方寸為四十里，間於紅土堆及石乙兩水特標以紅簽蓋印，此次勘界爭執之要點也。

科塔邊界圖一幅　清光緒間稿本

清升泰製。升泰，滿洲人，光緒間官至伊犁參贊大臣，嘗奉旨與俄分勘新疆國界，建白亦多，此圖乃其與俄勘定之科塔邊界，即光緒七年中俄改訂條約後所改劃之國界，亦即世傳之中俄界約也。圖中所繪中俄界北，起自塔尔巴哈台東端之賽里烏蘭嶺（別作薩烏尔山，即賽凌烏拉）之木斯島山（別作穆斯塔烏雷山，即穆斯套嶺）西角起，東行順烏勒昆烏拉斯圖（別作烏里昆烏拉斯特）河而北至邁哈布奇蓋（別作參嘎香察蓋）卡倫，由此直北抵額尔齊斯河北岸之河，到克別克河口，復循其上游轉而東，經薩經山灣（別作薩霖山灣）又東至阿克哈巴與喀拉哈巴兩河會口，復循阿克哈巴河上游而至大阿尔泰山嶺，與同治三年塔城所定舊界相接。凡沿界界牌鄂博之名，具皆臚舉無遺，考證精詳，而於近界之山川形勢險要之地，亦皆具備，全圖設色，並繪其界劃以紅黃兩色分別同治舊界及光緒改勘之新界，繪畫亦極工細，與史並觀，頗能有所參證也。

續勘喀什噶尔界圖一卷　清光緒間繪本

此圖不題製圖者姓氏，考中俄續勘喀什噶尔西北界約在光緒十年，亦即遵照光緒八年勘測喀什噶尔東北界約繼續成約者，此圖所繪即當時勘定界劃之形勢，與光緒八年全順所繪之中俄分界圖可以並觀者，疑亦昔時勘界官吏所作，繪以進御之底本也。圖中繪中俄界劃，起自別疊里山口，向西順廓克沙勒山嶺截斷廓克沙勒河上游之一部，西至克列勒庫山口，以中繪有界牌凡十四處，又西南十四處山口至伊尔克什坦，以中繪界牌凡十四處，又向西南至烏仔別里山口，以列皆非險要之地，故無牌博也。其圖以設色彩繪界劃，以紅色區別，極為明晰，而近界之中國山川城邑險要之地，亦皆考訂詳明，而能合諸實際，誠能補史載之不足，亦考中俄國界沿革者當所存也。

清光绪八年中俄分界圖一幅 清光绪間绘本

清全順製。全順滿洲鑲藍旗人，姓伊尔根覺羅氏，字和甫，咸豐間從攻洪秀全，轉战湖北、安徽等省，叠克堅城，剿回于陝甘，功尤偉。官至伊犁将軍，卒謚忠介。此圖即其官伊犁時，因奏陳与俄劃分伊犁南境界務事宜，绘以進御者。全圖所绘中俄界线起自那林廓勒哈上游，向西南行，经木雜尔特山口、順天山往西至其極高之汗腾格里山巔，更向西南順薩雷雅斯山過札那尔特河、喀伊車山口、庫尔㓰克山口而至别㙪里山口。凡沿界界牌碑之建置，与中國近界之山川形势，亦均有所附載。圖以該色框绘界线，專以紅色標比，雖未能詳注经緯及比例之数，然考證列頗詳明，而能合諸史載。今據圖之上端有大清光绪八年年統呈者稱勘分邊界領係大臣沙克都林札布畫押字樣，又據圖之内容，知即光绪七年中俄改訂條約後據約所勘定之喀什噶尔東北界約也。考喀什噶尔東北界約乃據同治三年塔城界約以成者，至此圖所以僅勘測至别㙪里山口者，蓋其時因双方勘測界劃時，適值雪大天寒，無法前進，故暫終止，因立约定次年續勘，即世傳之續勘喀什噶尔西北界約也。惟此圖之成，取據圖中有名勘界官之姓名，自应為沙克都林札布咨送金順，而金順又據原圖摹绘以進御者也。

黃爵滋恭進海防圖二冊附表一冊　清道光間代本

清黃爵滋撰。爵滋字樹齋，江西宜黃人，道光三年進士，選御史，給事中，以直諫負時望，十五年特擢鴻臚寺卿。疏陳英吉利船艘屢奉命出使自山海關南歷閩浙蘇魯洋面，遇習熟洋事之人，逐一訪求，撫其形勢，稽諸圖誌，圖繪為沿海山川地圖。十八年復上禁煙議，重治販賣與吸食之罪。疏上，清宣宗深題之。其時清廷既厲行禁煙，終引起鴉片戰事，至道光二十一年英人攻沿海甚急，海防亟以吃緊，爵滋復據平時所作沿海山川地圖原稿，詳加校定，因以進御者即此圖也。圖為黃綾裱背，分上下二冊，以海疆形勢轉折寬狹，用疊幅伸縮以取定向。上冊由北而南，下冊由東而西，俱依左闊右易。附表一冊。其繪圖之法，仿內府地輿圖成式，每方百里，當天度四分度之一，南北以北極為準，自奉天遼河口北極出地四十一度至廣東崖州北極出地十八度，相距二十三度，東西以京師為中，東至奉天鴨綠江口八度，西至廣東欽濠江南界九度，相距十七度，東西徑三千四百里，南

北徑四千六百里。國中除台灣澎湖海外，通計兩徑延袤一萬三千九百七十里。凡沿海形勢，陸表以及航海路線，無不星羅棋佈。其有為去海遠而無關海防大計者，約略而不載。至水陸營鎮以及口岸山陸水道列圖，圖幅所限，不數於圖者，又均分類標注於表。表分城鎮口岸山陸水道五格，分別其極衝次衝而詳舉其兵要利害，惜未能記其台寨炮位船隻諸制，不免缺略耳。其山陸水道更考核道里遠近，水度深淺，以及海外防汛官兵建置諸制，條例厥明。考核亦皆精詳，沿海島嶼則註以遠近更數，附載於山陸之中。圖以設色彩繪，既極工細，而圖例亦甚鮮明，裝嚴。原圖舊藏清內務府輿圖房，進辦處當為爵滋進御之原圖。其進圖原疏載於故宮博物院出版之史料旬刊三十五期道光朝密奏專號論海防全局深明件，要語均為中切，可與圖互觀也。

廣東廣西中越邊界全圖一幅　清光緒間繪本

光緒十一年中法議和條約訂明兩國另派員勘定邊境。逮於光緒十三年五月由總理衙門慶親王與法公使恭思當在北京締結中越界務專條五款。事前（光緒十一年）清廷派周德潤、鄧承修前往雲南、廣西、廣東會勘邊界。惟雲南界務由周德潤會同岑毓英與法使狄隆劃分五段，至兩粵界務由鄧承修與張之洞、李秉衡等會同商辦。法初勘界之使為浦理燮，第二次改派狄隆。此圖殆即為其時繪進者也。圖共為一大幅，凡分四小幅。其第一圖起自小白龍白龍尾至平而關，第二圖起自平而關至水口關，第三圖起自水口關至上黝隘，第四圖起上黝隘至百懷大隘，而及雲南邊界，蓋為桂粵兩省與越之界劃也。各圖以絲色分界，凡沿界之牌博、界石以及鄉邑村莊之方位、道路、山川遠近之形勢與夫關隘、卡礮、砲台，凡有關中越界約以及防務之設置者，莫不畢羅棋佈，巨細皆列於圖中。圖用絹地，黃綾裱背，繪畫亦極精工，殆為清大內所珍藏，自是進御之物矣。考王彥威清季外交史料，光緒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承修、之洞、大澂、秉衡等會奏粵桂邊界已與法國劃定。摺中附粘與法使所勘定界劃之按盡情事，均與此圖相合。而奏摺中亦稱請曾繪有桂粵全界之圖進御諸語，其界段亦為四圖，則此圖或即其時所進者圖，可勿疑而明矣。

四川全圖一卷　清刊本

此圖未著纂者名氏圖簽題御賜四川全圖下署四川巡撫年羹堯敬纂康熙戊戌年四月八日積雪齋恭識其圖經緯羅佈標其所注度數按以康熙皇輿全圖皆能相合所載地名亦極為詳盡凡川省府廳州縣之方位山脈河川之形勢土司夷民之所在以及沿邊城堡諸險隘莫不臚舉於圖圖幅雖小且所書地名又皆蠅頭小字然圖例則頗明晰而便觀覽按圖簽題稱御賜年羹堯者更因圖中所載經緯及圖例款式又皆同諸康熙皇輿全圖是必為康熙帝御製之圖或當皇輿全圖告成後複繪成各省單圖以賜疆吏備觀地形者也

江南全省營汛輿圖一冊　清張乾開青保重本

此圖不題製圖者名氏舊藏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全圖一冊共凡二十五圖首列江南總圖一幅以次為府及各直隸州各為圖一末繫以太湖全圖各圖均附有說以載江南之水陸兵防營汛之制極為詳盡繪畫亦極工細繪地青綠設色凡山形城池悉作立體形式無畫方比例亦未記經緯度數然於山川地形之遠近形勢尚能合諸實際頗具古輿圖之遺風其繪圖之意蓋以說明各地營防之大概情勢為主故所載地名則均從簡其無關防事者悉略焉但圖說並視亦且能瞭然昔時江南之兵要矣其總圖所載圖說中稱江南沿海沿江水陸兵防星棋羅佈先稱金湯之固磐石之安因繪全省輿圖分繪各府州及太湖輿圖駐防營汛官兵數目恭呈御覽諸語知為當時繕具進御之物也其進御者為何人固已無從考之然其進繪年月從清代郡邑建置沿革中尚能知其大概按江南之分為江蘇安徽兩省自康熙六年始此圖雖題稱江南然圖內標蘇皖已各

以省名更考徐州之改州升府為雍正十一年之事此圖徐州已升州為府又考乾隆四十年分泰州之東台場置東台縣隸揚州府此圖揚州府圖缺東台縣據此種種推此圖為雍末乾初之間所繪進者固可勿辨矣

京省至十四省驛站路程冊十四卷附水道一卷　清抄本

是書未著撰者名氏共凡十五冊每冊均以黃綾裱背冊頁裝潢宋體字抄繕極為工正必為清廷官修之籍以備稽核公文遞送之日期或是事之需也每冊均以京師為起點至各省之全城為到達之目的地凡其間所經驛站名稱各注以相距道里之數頗為舊詳書與志載頗多所出入所謂十四省者即江南山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江西湖廣四川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諸省末附水源說明一冊條目凡十有九曰金沙江源曰嘉陵江源曰鴉礱江源曰怒江源曰瀾滄江源曰墨龍江源曰克魯崙源曰漢江源曰張江源曰淮河源曰渭河源曰滹沱河源曰漳河源曰渾河源曰汾河源曰塞楞厄河源曰積柳江源曰崗噶江源曰龍川江源所載雖簡然語精審考水道源流者亦能一覽了然也至此書之纂修年月據所稱諸省名稱考之若湖廣江南皆康熙六年以前之舊制是其成書之時期亦必在康熙六年以前也

且其水源说明志黄河源亡来及乾隆四十七年侍衛阿弥達湖河源事列為清初之作品尤可証明矣

原書藏清大内造辦處輿图房傳本極為希見者考方輿者之善本也

東洋南洋海道図一幅　清康熙間刊繪本

此圖題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驃進世驃字文秉晋江人由行伍起家康熙間推守海壇總兵累遷福建廣東等省水師提督朱一貴倡亂於台湾總督覺羅滿保出師征討並会世驃進剿之於是台湾悉平卒謚勇果考清史列傳称世驃官福建水師提督在康熙五十一年至六十年間則此图当亦是時所繪進者矣图為設色彩繪繪海洋通路之图也其名為東洋南洋海道図者蓋（中西洋海道圖外）指有日本一部而言也图中所繪

為蘇浙閩粤諸省東与日本琉球、与安南暹羅南掌港口東通寨緬甸廣南柔佛亞齊大哖吉蘭丹、丁佳奴麻六甲彭亨柔佛舊港近西亞齊文来敗闍馬辰單戎系臘甘馬力撥宋大港紅豆嶼邦仔系蘭貓羌文武樓班愛淑務屋兜芒加風土山嘉丹并里闍、三把龍二泊腦氏蛙諸地及航海之針路並各详注其方向道里遠近之数而於各地物產種類貿易情势亡均能有所载記其绘製雖簡然於昔時南洋之海洲大勢已能俱備按世驃因久官沿海諸省習準

水師於海道形勢素所究悉，故其所繪大都皆從目驗所得，自宜較諸徒憑耳聞或稽諸圖籍雜轉抄襲以成者當能確實有據。且其所載至南洋海中諸島國之〔及其風俗〕名稱，尤能較詳於史志諸書。考南洋與中國交通史者，據其圖固當有借鏡矣。

江海邊台營汛圖一卷　清乾隆間絹畫本

未著繪製者名氏，舊藏清大內輿圖房。圖以黃綾裝潢裱成手卷之式，用設墨描繪，設色鮮明。其繪圖之法雖無比例間方及經緯度線，不免陳舊，但江南所轄沿海沿江之形勝、營制以及墩台建置之數，記載則頗詳備。至其作圖之意，大旨以表江自江西彭澤縣入江南省，紆迴數郡，究轉而達於大海。江之南岸為池州、太平、江寧、鎮江、常州、蘇州之常熟縣出海；江之北岸為安慶、和州、揚州、通州之狼山港出海。崇明一邑孤懸海外，相為犄角，實江海之門戶，設立崇明重鎮，統率舟師出哨巡洋，以資保障。沿江上下左右俱有營汛墩台，間為圖象。至於大海，自浙省乍浦交界即為江省，由金山、柘林、青村、南匯、川沙、吳淞、劉河、福山港為江口，對渡而北即狼山鎮標中左右三營暨掘港、兹城、小閘、廟灣、佃湖、海州、東海營以與山東交接。海疆一帶墩汛聯絡，防範嚴密。圖繪江海全圖，註明墩台汛防，恭進御覽者也。至其進呈之年代，案揚州府儀徵縣初名儀真，雍正元年改儀徵，此圖已

作儀徵又海門縣清康熙初因全海於海遷屢至乾隆三十三年以江沙地日廣因劃通州崇明之屬地復增為廳此圖缺海門廳據兩地建置沿革考之當為雍乾間所繪進者矣

京師城內河道溝渠圖一幅 清硃墨設色繪本

此圖不題繪製人名氏亦無製圖年月其圖繪京師城內河道溝渠建設之形勢也按清代司京師溝渠之職掌者初屬街道廳康熙間又改著步軍統領衙門監理之乾隆間又倣內廷總管大臣之例設值年河道溝渠處統轄京城內外河道溝渠然以內城為輦轂所繫蓋以經遼元明兩代孕育一切建設較外城為周備而地方營治亦視外城較為悉厥此界閒所以標明內城河道溝渠圖者殆亦不出此原因也其圖凡一幅為紙本硃墨設色凡所列街巷全用墨筆河道溝渠悉示以硃筆表明之其街巷廟第衙署寺觀均以黃簽標其名稱雖繪法既無比例且間有塗抹之處粗劣殊甚然於昔時京師內城溝渠疏濬之設施頗能有所指考當為昔時司理之責者承修工程時繪以進御者矣至其圖之製作年月據圖中東交民巷一端之街巷衙署俱存可知其至晚之時期自當在光緒二十六年也

大清一統天下圖一幅 清康熙間繪原抄本

清閻詠撰。詠撰太原人，據其自序稱幼奉先徵君指示，近承乏各館收掌纂修一語考之，當為若璩之子。惟國朝先正事略等書均稱若璩子名詠，此圖署名詠。後或詠原名詠，後復改為詠乎？不可考矣。此圖成於康熙五十三年其備員史館時所作。圖中所繪東至日本，西抵蔥嶺，南逾暹羅，北至俄羅斯邊界之地。蓋以黃宗羲之圖雖較他本為善，而蒙古四十九旗屏藩口外，與其時府州縣衛所改置分併，及紅苗八排打箭爐之開關，至哈密、噶爾喀、西番、西海、厄魯特、俄羅斯、達賴喇嘛、西洋、荷蘭諸國暨海口，皆有所闕，用革按蓋圖據典訓、方略、會典、一統志諸書更繪此圖。用畫方例，每方準以百里，圖例亦甚鮮明，而於朝貢諸國更詳其貿易情況、建國沿革，所載雖略，考核尚稱簡明。凡山川遠近、險易，尤能切合當時形勢，且於邊徼外藩之地亦均能多所考證，亦清代輿圖之佳本也。圖用淡墨描畫，本序中未稱曾刊行於世，是此圖為其進御之稿本矣。

揚州府水陸輿圖一幅 清咸豐間繪本

清琦善繪進。琦善，滿洲人，嘉慶間以治河辦運有功，官至直隸總督、文淵閣大學士。廣東禁煙之役，代林則徐督粵，悉反則徐所為，以危言要挾和議，坐褫職。咸豐間太平軍北伐，琦善在豫境諸軍進圍揚州，旋被逮，出華戰面任，卒於軍，謚文勤。此圖為咸豐三年四月所進，即與撥致金勝保等攻取揚州之圖也。圖中於攻守情勢繪載頗為詳盡，而於揚州府城內外徒陸要塞之地亦均能舉其大要，所繪地形亦頗合諸實際。凡匪軍及官軍駐紮之地悉有標誌，使其要書。原圖設色，於繪畫工極為精緻，按判平粵匪方略亦載有咸豐三年四月琦善等攻揚州之事，然僅能敘其事之始末而已。此圖則於當時進剿形勢描繪通真，故其圖雖無著述之作，僅能謂究太平天國者之一種史料，然因其所繪俱為昔時之史實，因錄之以備史家之稽考耳。

西南洋各蕃針路方向圖一幅　清康熙間傳本

此圖爲覺羅滿保繪進滿保正黃旗人姓覺羅氏字九如一字凫山康熙進士累官浙閩總督朱一貴倡亂於台灣出師征討七日而台灣悉平以功加兵部尚書有檢心堂稿圖當奉旨巡海故能熟悉海疆形勢此圖即其官閩浙時所進今據其在任時期推之約在康熙五十年前後之間也全圖凡一立方幅設色彩繪清初西南洋諸蕃海航之形勢也其圖繪中國南大部沿海岸自上海海口起經浙閩粵諸省各要埠凡與暹羅緬甸安南以及南洋諸島航海之往來線路方向轉折與夫道里進近之形勢莫不考覈精詳俱能合諸史志所載且於西南洋諸蕃處之物產土著亦各有所附記圖中繪海岸形式凡漸近海處設色均逐漸加深或爲表明近海岸之海水深淺意頗合近代繪圖之符式也地名標注雖簡且有僅繪島嶼之形而未注其地名者然於其時西南洋通商諸蕃已能摹舉其要亦考清初南洋航海史者所當稽考之圖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海運南漕叢議一卷　清原稿本

清齊頲撰頲字夢樹號梅麓又號廣三婺源人嘉慶十四年進士授庶吉士選金匱知縣有治績生平精鑒藏工書法爲詩出入韓蘇尤長駢体律賦著有雙溪堂詩文集書畫錄天球淺說諸書嘗建議當道力主興海運時蘇撫爲陶澍以易河而海事屬創舉謙之名頲樹再三諮訪頲樹條對詳明澍詞依詩旨獎使陞蘇州府同知此冊皆其在任時所建議之海運議附其時與當道互爲探討之文集錄以成者書凡一卷共目二十七則凡所籌劃具皆精詳而澈見亦極深遠故其所議雖未能見行於當時而後數十年卒行海運蓋仍頲樹之策也原書爲一抄本書末鈐有梅麓存稿印知爲頲樹之原稿書中有硃筆批校要皆推索其論之文但不詳出自何人手筆也

陝西鎮戰守圖畧一冊　明彩繪本

此圖不題繪製者名氏，繪明代陝西鎮之邊防圖也。圖凡一冊，計五十五頁，首四頁為陝西鎮理大總令，其地域範圍限於隴西之鞏慶、固原州、河州、洮州、岷州一帶，其他若榆林、寧夏、甘肅三鎮均缺，以次五十一頁為陝西鎮圖說，地域範圍亦同，首列總說二頁，餘均為各衛所及鎮城等，不同自柔遠堡司以及文縣守禦所四，凡各地邊牆城堡之制，以及關驛道里之形勢，悉皆繪列於圖，至若各地防守之沿革要害，以及兵馬錢糧之數，不能形諸圖者，各載以說，與圖互現，均能有所發明，圖為五彩色繪，繪工雖甚粗鄙，然配色極為明晰，頗易觀覽，裝潢亦極為精緻，似為大內之藏物，至其繪圖之時期，據其圖說中所載沿革，列至嘉靖二十四年止，且凡述及明代帝皇者多抬頭空格，故知為明嘉靖末年所繪，其至晚時期，亦必隆慶間之作品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御題平定廓爾喀戰圖一冊　清乾隆間銅版印本

清乾隆間奉敕製，此圖乃記乾隆五十七年福康安海蘭察平定廓爾喀之役而作，全圖共凡八幅，第一幅為攻克擦木戰圖，第二幅為攻克瑪噶爾轄爾甲戰圖，第三幅為攻克濟嚨戰圖，第四幅為攻克熱索橋戰圖，第五幅為攻克協布嚕戰圖，第六幅為攻克東覺山戰圖，第七幅為攻克帕朗古戰圖，第八幅為廓爾喀陪臣至京圖，蓋凡自興師迄受降，凡軍中將士劇鬥斫陣、盪奮席捲之勢，與夫賊眾披靡潰竄奔鹿駭之狀，靡不摹寫畢肖，幀端各繫以乾隆帝御製詩，圖繪既極工細，銅版刊印尤為美觀，且各圖所繪俱能合諸史載，至其圖之繪法，似為西洋人筆法，考乾隆時，屢命西洋教士測繪各省地圖，同時繪有圓明園等處宮苑圖，以及平定新疆、苗疆、台灣、安南諸圖，各以西法刊諸銅版，則此圖亦必為其時所繪者矣。

沿革史圖一册　明末淡墨設色繪本

未著編製者姓氏亦不載製圖年月用旋風裝簽題
大明畫院進呈沿革史圖起自神禹迄於有明共三
十有二幅曰禹貢圖曰春秋列國圖曰戰國前圖曰
戰國後圖（自赧王元年至於秦）曰秦郡縣圖曰漢高
祖封建郡國圖而文景增置附焉曰西漢分封圖曰
更始割據圖曰建安分裂圖曰三國圖曰西晉州郡
圖曰東晉前圖曰劉宋圖曰蕭齊圖曰北魏圖曰西
魏宇文周圖曰隋郡國圖曰唐太宗十道圖曰唐玄
宗十道圖曰方鎮前圖曰方鎮後圖曰唐府州郡全
圖曰朱梁圖曰後唐圖曰石晉圖曰劉漢圖曰郭周
圖曰北宋全圖而遼夏附焉曰南宋圖曰元省州路
圖最後以明省府州縣衛而於歷史割據僭偽之國
以及海寓承分異雄角逐亦依名代附見間又詳注
起兵年號惟缺金代地圖若國長城以外考之未詳
無遼夏別有之其義例殊不可解至其作圖之時期
雖未能詳但考明崇禎初於貴州省增置開州及廣
順二州此圖之明代省府州縣衛全圖雖缺開州而

繪有廣順知是為崇禎以後所作亦明末所繪者矣
其圖用淡墨色繪山形列省以藍色殆為畫院所進
畫法粗鄙然於史蹟之興廢尚能考核詳備亦可資
史家之參證也

畿輔水利志略六卷附北河志略一卷 清乾隆間抄本

清逯逸撰。逸字蕙青，號野園，歷城人。康熙丁丑長清籍。拔貢，歷官眉州知州。長於經學，著有周易觀玩諸書。居官時尤留意水利。先是雍正三年冬，怡親王暨朱軾奉命修畿輔水利，奏設水利營田府，并分四局四道，一時重農愛民之法，為史冊所未見。逸與陳儀均曾參預畢役，事成，撰為此篇，蓋以記當時設施之大略者。全書凡六卷，一卷為諭旨及官僚之奏疏，二卷為當時公牘，三四兩卷記疏浚諸水大略及河道源流與堤防諸工之丈尺，五六兩卷為河圖及四局水利營田諸圖。末附北河志略一卷，記載雖簡，叙述頗有條理。凡北河所屬之河道源委、山川、圖樣、道件、職掌，均有所載。惟書中所論治流，仍不出潘靳之範圍也。原書抄繕頗精，書首載有乾隆己未年繕錄字樣，冊內並有硃筆批校，惟前後無序跋，不知出自何人手筆也。

農政全書水利輯要補注不分卷 清道光九年敬恕堂刊本

清羅仲玉撰。仲玉字石航，精於考工之學。此書為其幕游甘肅時所作。其時甘肅大府以甘省地瘠民貧，乃欲興水利以厚民生。仲玉奉命親歷河干，考察地形，知患在水低田高，故力主提倡水車取水之法，以興水利。又以明徐光啟農政全書水利篇論蓄水之法，至詳且備，其文類考工，其巧逾公輸，其尺寸多用勾股，故自明以來，其法推行頗久。惜其時所盛行者，僅龍骨車、水轉筒而已，至龍尾車、玉衡車、恒升車，均久佚傳。乃考其作法，指示匠工，成各車之式，並取徐氏原書之水車製造法及水法附錄諸卷，凡製法略者，悉皆詳為補注，並繪圖刊行之，使民間易明。亦考古農田水利之史籍，究心水利者，固當流覽者也。

永定河上源興辦水利全案四卷　清光緒間刊本

此書為清光緒間官書。光緒七年，左宗棠以畿輔水利，乾隆以後均未興修，道咸以後，軍書旁午，更難兼顧，即例定歲修之費，亦層層折減，河務廢弛日甚，而地勢河道，亦多變異，旱潦無從蓄洩，關係民生至重且大。其時清廷曾有飭兵之命，宗棠乃以練兵可緩，興修水利洵為要圖，請廷許之，乃派恭王醇王總司其役，并命左宗棠及直督李鴻章等妥為籌劃，創始於光緒七年四月，完成於八年七月，而實地施工者，則為左宗棠所部王德榜一軍也。是編即以當時來往之公移彙集而成，先為諭旨，及恭王醇王奏疏，次為行文，又次為來文，皆直督李鴻章等查勘畿輔水利諸稿，末為稟函，又皆王德榜等稟覆工事進行狀況之文。其書所錄，雖皆書牘之贅，然亦多為京畿水利之實際資料，尤以書中第三四卷李鴻章之查勘水利諸稿，更為切要。文中論修治永定河有云：永定河上下游二百餘里，自南七工以上，河身寬數里不等，南七工以下，河身寬約四十餘里，中洪積年淤沙，

故議治上游之法，以盛漲挑沙束水為務，治下游之法，以開通中洪引水為務，指陳極為詳切，蓋皆得諸閱歷，故所言皆中要害，雖今昔形勢稍殊，然考其因革損益，亦非無所裨益焉。

經野規畧三卷附劉公政畧一卷 清光緒十六年重刊本

明劉光復撰。光復字貞一，江南青陽人。明萬曆戊戌進士，以治行內升侍御史，事蹟具詳浙江通志。此篇為其官諸暨縣時所作。以邑中浣江上下瀆江之七十二湖，宋以前用以瀦水，厥後閘壁成田，歲仍水潦為患，光復乃興築堤埂，保衛田廬，災害因之以息，吏請求水利，著為是書。全書分轄三卷，前二卷為疏通水利諸條陳及碑記，下卷考浣水源流，及兩岸湖埂丈尺田畝分段之表，而殿以水利倉事宜。各卷雖大半皆案牘之資，然於湖埂之高下，田畝之多寡，埂堤之修築闊狹，與夫築理之方，禁止之條，以及立賞義田、存放倉穀之法，無不井井有條。末附政畧一卷，為雍正時知縣崔龍雲所增輯，以記光復之治蹟者。前有萬曆三十一年光復自序，雍正九年知縣崔龍雲、嘉慶六年知縣張德標、嘉慶十八年知縣劉肇紳、同治五年知縣華學烈、光緒十八年知縣周學基諸人重刊序文，是此書曾屢次刊行，為諸官紳之重視可知矣。

淮郡文渠志二卷 清光緒十一年重刊本

清吉元、何慶芬、何其傑、丁壽炳、劉健吉等輯。淮郡舊有文渠，西由漕河上下興文閘進水，南由澗河龍光閘進水，閘係合郡文風。其時運河水淺，上下興文閘均不得進，元等乃請大府，議落龍光閘之底，并濬文渠諸澗河，以復邑中水利。大府許其請，因撥帑興工，不匝月而工竣。恐日久復廢，遂遍邑紳值年司事，吉元等撰為此書，以志其事。上卷為圖說碑紀，以考文渠原委及渠田界址，凡有清一代前賢挑濬文渠碑記諸文，悉皆採錄。下卷為公牘及工段丈尺，皆當時施工之官牘與河渠工段丈尺，並分別誌其水工、博工、石工等，列為最始次要之序。前有元等序，末有光緒十一年何其傑重刊跋，稱是書初刻於同治九年，曾附於縣志，時論翕然稱之。其後淮郡水利又不講，興前大府所定之分年輪司章程既廢，桂花閘又復淤去，雖存其坊，於是西水又難注郡學泮池，乃重刊是集，以誌因革損益之意焉。

河工書　去偽齋文集本

明呂坤撰。坤字叔簡，號新吾，寧陵人。萬曆進士，歷官山西巡撫、西心風截，舉措公明，擢刑部侍郎。坤幼時資質魯鈍，讀書不能成誦，乃澄心靜居，久之了悟。十五讀性理書，欣然有會，遂致力講學，以明道為己任。著有呻吟語、四禮翼、實政錄及去偽齋文集諸書。此書專論歸德河務，皆其居鄉時與總河往來書牘，共凡九篇：曰與總河部院劉公晉川書，曰與總河部院劉公晉川四書，曰謝總河部院劉公晉川書，曰與守道大參孫公匡救書，曰右轄易公海洲書，曰與總河峒山曹公論河務，曰與總河部院曹公峒山議河務，曰總河曹公四書，曰謝總河曹公書。書中大半皆論徵夫派役之事，雖所論皆為歸德之民苦勞之作，然於當時治河方法，亦有所條論，大旨力主持淮以濟北舟，借湖以防南氾，而復祖陵，以利運道，雖不免為書生之見，然亦老成憂國憂民之論也。

七廳河圖指掌一卷　清光緒間鈔本

清趙廣運撰。廣運，光緒間歷官東河北岸廳丞、順純西惠河事。此圖即其任內所繪者也。所謂七廳者，即東河總督所屬北岸黃沁、衛糧、祥河、上北、下北、曹考、曹河、糧河七廳也。全圖凡一長卷，起自銅瓦廂以迄清風嶺，凡豫河七廳所屬沿河北岸堤埽閘壩引河之制，以及防守官兵夫役之數，悉所載注，而所注河形尤能與實際相合。至近河之城鎮村集，亦皆詳舉其名。圖以設色彩繪，並有畫方，方為十里。圖說所載，皆北岸各廳陰要工程之情勢，而於歷代興工之得失，亦均能有所議論，語雖簡略，但均為切要之言。圖末有廣運自序，稱其圖乃參考吳大徵三省黃河圖，並目擊當時形勢，勘繪以成者，惟以吳圖所注經緯，頗多舛誤，乃據西人所繪輿圖，詳加考核，一一改正。故此圖所繪，雖僅限河南一省之地，而內容之精確，自宜較詳於吳圖矣。

中國黄河經緯度里圖一卷 清光緒間河東節署刊學強恕齋筆算本

清梅啓照製。啓照，南昌人，官至河東河道總督。精於測算勾股之學，輯有學強恕齋筆算，以書刊行於世。此圖即附刊於其所著書之後者。其圖採自胡林翼一統圖，專繪黄河所經之處，上起甘肅，下至山東入海之處。有畫方縱横均為百里，每一横綫為北極出地度數，縱綫斜綫為東西之偏度，每一緯度相距為二百里。經度近極則縮，近赤道則贏。合緯度按八綫推之，亦可以按度計里也。圖中標識悉照普通地圖之例，以輿地圖縮為書頁之式，俾便披覽。惟其所繪入河諸川，只及河南之渭、洛河，北之沁河，東之汾河，河西之北洛，即運河亦只及山東境內者，雖不免病於製作之簡，且注録之地名亦只及郡縣，不載村鎮。然於河水經流之形及遠近之道里，尚無大誤。既專為黄河而作，故不能病其略矣。

寧郡城河丈尺圖志二卷 清光緒七年河工局刊本

清寧邑河工局編輯。記丈量寧郡城河之工事。光緒間寧郡因有濬修河渠之舉，故先丈量全邑河渠，以為興工之準備，為全書二卷。首列城河全圖。上卷分九目，曰府東河，曰府學前河，曰府西河，曰觀音寺前河，曰文昌閣西河，曰天寧寺西河，曰西水閣裏河，曰縣前河，曰縣學後河。下卷亦分十目，曰天封塔西河，曰天封塔東河，曰獄廟西河，曰大廟前河，曰南水閣裏直河，曰南水閣裏東河，曰日湖，曰月湖，曰月湖裏支河，曰三喉出城。每河之前，均先冠以丈量所得之圖，其文詳記河流之所經，並河身長短、河面寬闊，以及加工濬深丈尺之數。按河渠之事，邑志雖有所載，大都皆記沿革掌故之文。此則專為工事而作者，亦考寧郡水利者當流覽之籍也。

廣利渠水利鏡一卷 清嘉慶十九年刊本

清戴寶容纂寶容字日初松江人嘉慶間官唐縣敎諭廣利渠為明萬曆間知縣楊一桂開鑿其後屢有湮廢寶容以渠為唐縣之水利乃作此篇以誌渠之始末大旨仿記事作例首冠以圖次分目敘述目凡二十四先考唐河源流次紀渠之今昔情形又次為大論閘騰播填水渠內村莊涵洞春秋挑濬章程餘水渠界清頭攔夫泄河水澆水擻水搶水偷水送水迴洞迴水澆秋踴株種植瑣言諸條後撰竹枝詞二十三首於渠中利弊敘記頗詳末附寶蓉門人狄澗所撰釋鏡一文以釋是書名鏡之由又附唐縣八景詩亦寶蓉之作前有劉本清序篇首所冠之圖為邑人朱錦雲所繪寶蓉序內特為標出蓋亦不沒其功之意也

四大水考不分卷 稿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乾隆丙申桂月既望夢草軒序文不記姓名未識即撰人否不可考矣其書為考江水河水弱水黑水之源流者大旨以誌地理必以山水為綱紀山亙古不易水則隨勢屢遷水之考証視山為難顧[?]源委中土者雖遷徙靡常而身歷目覩猶可按籍而稽至四大水或源異域而入中華或源中華而入異域或源委悉在荒裔險阻既隔傳聞悉異學者莫不望洋興嘆乃博考群書以禹貢為宗欽定傳注為羽翼而參之諸家之說間附以己見以考證各水之源委先為河水次為江水弱水黑水尤於河源考論特詳文雖簡潔但僅於太略[?]書為傳抄之本標目極為紊亂無序殊為學者隨筆劄錄之稿似不能以著述稱之也

續河渠志不分卷 抄本

此書不著撰者名氏，乃記清雍正乾隆間河渠者。原書為抄本，自題為續河渠志，考其内容所載，大半輯錄東華錄及會典諸書所載有關河渠之職官聖諭，以及臣僚章奏諸文，以史書編年之体輯成者也。以所記事之考之，皆起自雍正八年，而迄於乾隆六年。書中間有眉批，並有請中空無字原本係補字滿書等語，是其書原本或為刻本歟，不可考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歸德府一州七縣水道圖說一冊 清道光六年刻本

清王鳳生撰。鳳生字竹嶼，安徽人，少治舉子業，當官浙江湖北河南諸州縣，在任當興水利，頗多治績，著有浙西水利備考、楚北江漢宣防備覽、宋州從政錄諸書，皆有關河事者。道光五年，鳳生權官河南歸德府時，曾請於巡撫濬虞城夏邑永城之惠民渠、減水溝、巴清河、沈公堤等工，此篇即作於其時。志歸德府所屬之水道圖也，首列歸德府水道總圖，及列各州縣查勘河渠檄文，次為各縣水道圖，均附有興工時各州縣勘查河道呈稟等件，雖為案牘之資，然於地形之高下，溝渠之應興應廢，頗有所論，且多為州縣官吏查勘所得，故非紙上空談所能及也。各篇之下，均有按語，以考各縣建置之沿革，幅幀之廣袤，四至之里數，溝渠水道之要害，而於古蹟人物亦有所載。其書刊於道光五年，附刊於其所著宋州從政錄者也。

南工河祠祀典三卷　清乾隆四十四年刊本

清李奉翰纂。奉翰漢軍旗人，乾隆間官江南河道總督，此書即其官總河時所纂，以志南河神祠廟之祭祀典禮也。大旨皆遵會典所載，并仿直隸所刊之祀典一書，詳加酌核。首載雍正元年至乾隆三十年間祭祀河神之上諭，而附以祭祀通例，並遵通例所定，以沿河各祠廟，分大祀、中祀、小祀，各為一卷。凡器數之文、登降之節，並各有所準則，並附以圖，以為定式。諸神事蹟，皆詳為考證。祠廟之制，亦考其沿革。全書共錄祠廟凡二十有三，末附以耕耤、祭蠶、迎春諸典禮。惟凡例稱其書專主言工，不涉河務者，概不闌入，然書中雜錄開市城隍諸條，不知與河神何涉，是又自亂其例矣。

問水漫錄四卷　清乾隆甲辰柚堂刊本

清盛百二撰。百二字秦川，秀水人。乾隆二十一年舉人，官山東淄川知縣。精研六經，尤究心河渠實用之學。乾隆間崔應階重修靳輔之治河方略，百二曾任校訂之役，著有尚書釋天、柚堂文集諸書。此篇為其在濟寧時所作，選錄漢以來有關河渠之奏議文章，凡二十四篇，及百二所著河源考、沖沖辨二篇，彙集而成。全書凡四卷，以輯錄為主，若漢書之王景傳、潘季馴之修守事宜、靳輔之治河奏牘及通常之河渠書，俱已採及。其中若劉墨之與元戴書、周用之言濬泗疏、周恭之治河議，均罕見傳本，幸賴是書採錄，始窺其一斑也。各文之下，又繫以作者小傳，並加按語，雖皆引各家成說，互為辯證，然文筆頗為典雅。考論亦極精詳。河源考一篇，大旨以其時言河源者，曰西域、曰土蕃、曰積石、曰崑崙，而不知孰是，因歷引爾雅、禹貢、西域記諸書，及各史之文，以考證之，力主積石為河源之說為是，他說為非。對元人之背馳鶩亂，尤極詆之，並謂人但知都實得河源於土蕃朵甘思，為

千古獨絕，不知唐人久已考得。因引長慶中劉元鼎使土蕃，得河源於莫賀延磧尾，及《藝文志》已著錄《河源錄》四卷以證之。其考證之功，誠不誣矣。

河幕學例不分卷 清嘉慶間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全書分十門，先總說，次黃河初學須知，次埽工，次險工，次引河，次霜後工程，次類土，次料物，次節省八束，次詳估，門各繫以子目，共七十七目。惟總說子目注有奏議一卷，有目無書，或已遠佚歟，不可考矣。其書標目雖冗雜，然頗完備，若河工則例，以及工料名稱、做法，悉有記錄，且皆為當時辦工之秘訣。總論中自稱游豫東河工閱三十有七年，可知是書確為久歷河干之河幕所集錄者矣。卷端有戊辰春重抄字樣，考書內所引案牘，有嘉慶八年者，則所謂戊辰者，或即嘉慶十三年歟。書中有硃批，不知出何人手筆。其書內容，與坊間流傳之抄本《隄工須知》、《河渠寶笈》等書大半雷同，惟於例案略有增減，當是河幕傳錄時任題一名，更增益其例案者也。光緒間鄔步瀛刊有《河工簡要》一書，以輯錄河幕秘笈為主，曾將此書全部輯入，由此可見是書亦為清人認為河書之寶笈矣。

河議本末一卷 清刊本

清趙洵撰。洵甘泉人，事蹟未詳。光是嘉慶十年，淮揚大水為患，而高寶一帶尤甚。其時兩江總督鐵保廣求治河之策，洵乃上書，請復撈淺之制，立淺鋪，遣淺船，直淺夫，參用義級之法，疏通引河，使歸江歸海，有其路，江口海口暢其流。又以所陳僅及下游一帶地方，未及河之全局，於是續上書，請從安東以開海口。蓋以其時雲梯關久而未清，斷就淤塞，河水不得不就濱海之安東，泛濫入海，而其時治河者，均以濬梯關為策。雲梯關淤塞既久，工多費重，卒難復舊。安東僅彈丸之地，且城不廣，民居不稠，且舉安東全境廣狹，亦非一雲梯關所可較，故力主徙安東之民於淮揚泰邑東南隅荒廢之地，改河道由安東入海，以暢河之下流，而省靡費之工。顧當道雖然其說，終因工鉅不易行而罷。乃作此篇，以傳其說。書末有其子正文跋。今考其所論，雖皆宗貫讓之成說，然亦熟悉河勢者之論，故其說當時雖未能行，其後道光間河督張井、亦有奏改河安東入海之議，蓋即採洵之成說

也

臨漳縣漳水圖經一卷　清道光間刊本

清姚柬之撰。柬之，桐城人，字佑之，號伯山。道光二年壬午恩科進士，以知縣分發河南，三年癸未補臨漳縣知縣，擢升貴州大定府知府，著有綠雅龕志及詩文集。先是道光三年臨漳漳河水漲為災，清廷派大臣查勘漳河時有議復漳流故道之論，柬之乃親勘全境水道，截皆漳之故道，乃力舉其非，並作是編，以正其誤。全書為圖共二十二，自殷商五遷圖至道光三年之漳河圖，計二十一圖，按時代以次編列。圖各為說，凡水經注、胡渭禹貢錐指以及史傳地志之有關漳河者，皆採錄其文，並各附考論焉。卷末則殿以臨漳縣總圖，圖以硃墨兩色套印，並有畫方。全書各圖計里相同，每方均為一百二十五里，蓋先圖封域之大小，有相差數倍者，故按之實際，恐有未合也。

河漕全圖一卷　清抄本

清劉振撰。振事蹟未詳。前有順治乙未年自序，稱生長江淮，常游齊魯燕趙間，留心河漕掌故，足跡所經，時時諮詢諸故老，更稽諸圖志，而作是編。書凡一卷，繪河漕所經，起自京師之北運河，而進杭州運河。凡沿途山川之險夷，道里之遠近，河身之新舊，與夫高下淺深之數，隄壩閘堰之名，開築疏塞之具，莫不備錄而詳識之。而論河淮之形勢，尤為精要。大旨謂河之在南者以高堰為關鍵，河之在北者以開封為咽喉。蓋河自龍門下游，束於萬山，南至豫州，地平勢懸，一瀉千里，故河之決多在河南，而既決之後，不南侵全淮，即北衝齊魯。歷考明代告河決者凡十數，大抵決口必在開封南北百里間，所被害之地，淮三漕七，後乃駸駸為病漕河焉。夫合大河以歸一淮，而大而水又泥淖多淤，雖一瀆之水，行閘遣之迫，其必潰也明甚。況兗州卑下，齊魯瀕海，黃河所向，並牽漕河，諸水盡瀉入海，故河決之世，法則病水，水則病涸，歲則病水，去則病涸，齊魯病水，漕河病涸，一瀉病水，全河

病阻其勢居然，觀其所論，均詳切著明，誠亦熟悉地勢者矣。然非待諸目睹，亦不能有此精湛之論也。故自序稱曾遍游河淮，歷經諸地，當非誇大之言矣。原書雖成於清初，於今形勢已非，然欲考清代漕運沿革，與河淮故道者，亦有所補焉。是書抄繕頗精，首有清河楊潘淑卿藏書印，曾否刊行，不可考矣。

二華閘河濬渠圖説二卷　清光緒石印本

清汪廷棟纂。廷棟光緒間官陝西水利局提調，其時陝屬華州、華陰二地，水災甚重，廷棟乃親歷其地，考察地形，知二華地處低下，故建白大府，力主疏濬，先閘新渠，次濬舊渠，淺者深之，狹者潤之，是役需帑萬四千有奇，計新閘大小河渠二十八道，疏濬舊河十三道，改河一段，凡閱七月而工竣，水患亦賴以息。因作圖説以識其事，上卷為華州閘河濬渠之圖，下卷為華陰縣閘河濬渠之圖，共凡二十一圖，均以方計里，每方為一里，設色彩印，以區別新渠及舊渠，每圖之附以説，考其沿革及施工之經過。前有凡例，並是圖為畫光議所測繪，廷棟論二華地利頗詳，大旨謂二華南面山高，北面地仰，中間地形窪下，且河底高於平地，往往水漫而旁溢，而不洩，以致頻年為察。久河皆發源于秦嶺，遠近不一，而北流入渭則同。華州有赤水河、遇仙河、石堤河、太平河、羅紋河、構峪河、疏水河、捨河等，又有西溪水、晉公渠、三津等支水匯流，一經天雨，水大涌急，逕爾決堤泛溢。華陰縣有方山

河、葱峪河、敷水河、柳葉河、甕峪河等，而長澗河源出太華峪，又有黃神峪、寶峪、白馬、文仙二峪，並醴泉、蒲峪諸水，滙入其中，為害尤甚。蓋秦嶺自西向東北，渭水又自西而東，二華各河均自南而北，則東北必有低下之處，可以洩水入渭，亦熟悉地勢者之論，故其施工者有成效也。

運河紀畧不分卷 清乾隆抄本

清侯鼎樸撰。鼎樸，乾隆間姜東人，事蹟未詳。全書共分十四目，曰國朝忌辰日期，曰逐日風暴日記，曰潮汐日期時刻，曰唇口用縴條規，曰陳家灣用縴條規，曰歸座皆閘宣例，曰東省泉源運派，曰修治運河考記，曰運河各站地名，曰運河支建水渡，曰京城至王家營站程，曰京城至熱河站程，曰出行選時圖說，曰各省衛幇船數。觀其書雖体例稍冗，標目亦多杜撰，然所記皆漕運故實，凡運道之源流，閘壩之建置，與夫修築之工事，及沿河各州縣之沿革風俗名勝古蹟賢達物產具有所載，尤以所錄風雨潮汐諸事，均為昔時史志諸書所不取者，此則一一詳賅，蓋以實用為主，固不必以文章体例繩之矣。原書為一冊，本首有乾隆八年自序，稱是書以其所錄運河水程增輯者也。

六河圖說一卷　清道光十五年重刊本

清黃仕傑撰。仕傑於雍正間曾官雲南按察使，兼管糧儲水利道，此書即其任內所作也。所謂六河者，即雲南會城之龍盤江、金汁、銀汁、寶象、馬料、海源諸河，為全城水利所利賴也。考各河源均甚小，其流無多，且河底既淺，河身又窄，每至春季，雨水缺乏，河即乾涸，而夏秋間，雨水盛行，則又不能容納，每致沖決漫溢，淹壞居民。其時大府興修水利，議者有主深河底、寬河身以暢其流之論，仕傑親歷河干，窮其源委，考察地形，謂郡城六河，惟龍盤江環遶城市，水勢稍大，所最要者，則為防水害。金汁、銀汁、馬料、海源、寶象等河，分支頗多，俱資灌溉，時值插秧，滴水如金，若將河挖深，則水低田高，若將河閘寬，則水流洩。且考歷年之情形，夏秋間亢溢害不及一，春夏間灌溉利不及百，蓋深且寬則為利少，淺且窄則為利多，故主於河堤加高培厚，疏通河尾，并閘子河及疏通昆陽海口，以為補偏救弊之計。深為大府所許，委任甚專，工成後，乃作為圖說，以志其事本末。全書只一卷，首列六

河總說，次分說，每河均繪一圖，而繫以說。惟總論雖名為圖說，僅有說而未繪總圖，未能比較觀之，不免有遺憾焉。全書圖說，具皆考核精詳，而六河海口諸水，亦均窮源溯委，脈絡分明，即當時疏濬修築啟閉閘垻及一切規條，亦皆備載無遺。末有道光十五年水利道沈藺生跋，蓋非雍正原本，當為沈氏重刊者矣。

霱藻遺書四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胡發琅撰發琅字霱藻江西興國人貢生好學深思尤究心典章制度民生利病嘗博求九經諸史綜覽漢宋傳注及當代通人成說考其得失平心研慮不蹈微敷之習時人每見其撰著拘拟之劉獻廷唐甄後生也卒年二十有九著書多屬草未就其弟以其所作皆經世實用之學乃蒐輯生平遺稿訂為此篇共凡四卷第一卷雜文五篇詩十八首文中治河論一編於疏濬之得失頗能詳盡大旨宗明潘季馴束水攻沙之法而變通之更主疏濬海口並附圖濬圖說於濬河工具之製作亦有發明惜其圖缺而不載殊可惜也第二卷書牘十八通皆與其弟葆珠及友人論學之作亦極切實用第三卷佳游勝記乃光緒五年偶蔣氏兩門人就試廣信舟經南昌新建餘干安仁貴溪弋陽鉛山上饒諸縣境就榜人田父問子市井搢紳章布之舊說雜錄而成共十七條皆夬地之山川風土及墳碑故實亦志書當取之資料也第四卷格致芻言於神魂之學精氣之理亦能窮源

竟委而論之首有義寧陳三立序及湘潭羅正鈞所撰傳末有弟葆珠跋稱其遺稿中文草凡五六冊閒於紡織人力運輸輪舟之屬尚有數十百紙然大半皆為未完稿故僅選其首尾完全者編為此集實非霱藻著作全豹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河漕奏疏十四卷　明潘氏家刻本

河防一覽権十二卷　清康熙刻本

明潘季馴撰。季馴字時良，烏程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河道總督工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事蹟具詳明史本傳。其河防一覽原書欽定四庫已著錄，此為其子大復所重訂者，蓋以原書間雜傳書、條例、叢答，乃為刪汰，成書十二卷。卷一為勅諭及河防河決考，卷二為圖說，卷三為辨惑，卷四為修守事宜，卷五為稽証，卷六至九為季馴奏疏，卷十至十二為衆將諸臣之

奏疏。書中大復並無增訂，且於奏疏中復刪其重複者凡三十條篇，末有其曾孫廉福等跋，稱是書初刊於濟寧報功祠，先大父水部重刊於留餘堂，此刻先父孝廉又加校訂，而三刻於屺堂者。歲久間有殘缺，又照原本補葺刊印，蓋已第四次刊行者矣。其所稱先大父當即指大復而言，然所謂初刊於濟寧報功祠者，乃指季馴一覽原書，非大復刪訂之本，固不待辨而明矣。河漕奏疏十四卷，皆其歷任總理河道時所上奏疏，為其嗣族元氏集其奏疏以成者。書凡三集，第一集三卷，前半為嘉靖四十五年初任副總河議開西城以下故道諸疏，後半為隆慶間二任總河築邳睢諸堤以復故道諸疏；第二集五卷，為萬曆六年三任總河時治崔鎮，築高堰諸疏；第三集六卷，為萬曆四十六年四任總河治淮揚徐邳諸水各疏。全書共奏疏二百四十餘篇，每疏均注明年月，可與史籍互相參證也。考季馴為明代治河第一功臣，即清代三百年間亦多採其制度，故其治河諸書傳世頗廣。其見於欽定四庫著錄者，除河防一覽原書外，尚

有奏疏集凡二，其一為潘司空奏疏六卷，其一為兩河經略四卷，前者皆其總督廣東江西及官兵部之奏疏，後者雖專論河事，然亦及萬曆三任總河時相度兩河之奏疏，固不及此集完備也。即大復之一覽権亦為掾季馴原書詳加校訂而成，較之普通傳本亦精要多矣。河漕奏疏集之首頁有季馴二字小印，並潘樹卿藏書印，然此書為季馴歿後編輯者，印章自季馴手鈐，或其後人所鈐者，抑為近人偽造者，不可知矣。

御製圓明園圖詠二卷　清乾隆十年殿版

清高宗御撰詩、大學士鄂爾泰等注、沈源唐岱等繪圖。按圓明園在北京掛甲屯北、距暢春園里許、本為清世宗居藩邸時賜園、蓋康熙己丑所建也、高宗慶延江浙、羅列天下名勝、點綴於園、其中四十景、俱仿各處勝地為之、乾隆九年命沈源唐岱等倣避暑山莊之例、就四十景分題繪圖、高宗復於萬幾餘暇、親灑宸翰各製為詩、詩各有序、鄂爾泰等就各詩恭為注釋、前有世宗圓明園前記、及高宗後記、末附鄂爾泰等跋、其圖繪製極為精妙、凡山川田石、樹木花卉起伏遠近之勢、疏密背向之姿、殿閣亭院樓台房榭之式、雕琢刻鏤之紋、莫不渲染逼現、窮其雄麗、狀其幽雅、圖工勝蹟、洵煌煌巨製也、亦可見國家盛時、物力之厚、帝王之侈矣、唐岱字毓東、號靜岩、滿洲人、官內務府總管、以畫祇候內庭、王原祁弟子、山水沈厚深隱、詩力於宋人居多、曾邀高宗賡題、沈源籍貫生平均不可考、是圖除乾隆刊本外、尚有著色絹繪本、合題跋共八十幅、亦唐沈所繪、詩文為汪由敦所書、

首頁圖有圓明園寶印、及乾隆御覽之寶印各一、蓋印是圖刻時所據之底本也、此外尚有石印本二、一為香山徐氏摹印、一為光緒十三年天津石印書屋摹印、二本皆照原本大小鈎畫、然不若此本精妙也、

御製熱河避暑山莊圖詠二卷　清康熙五十一年刊本

清聖祖御撰詩，揆敍等注，沈喻繪圖。按避暑山莊為清代之熱河離宮，在承德縣。考熱河本以河得名，古曰武列水，發源縣治北，流東南入灤河。其地距北京東行一日程，羣峰迴合，清流縈繞，形勢融結，蔚然深秀。古稱西北山川多雄奇，東南多幽曲，熱河實兼美焉。清康熙帝時巡過此，見而異之，念其地舊無居人，又去京師至近，章奏朝發夕至，綜理萬幾，與宮中無異，乃闢為離宮，曰避暑山莊，嘗奉皇太后駐蹕於此。複標其勝概之尤者，選三十六景，親製詩以詠之，命左都御史兼掌院學士揆敍等注之，并命內務府司庫沈喻各繪以圖，成書二卷。前有聖祖御製避暑山莊記，末有揆敍等跋。其圖繪製固極工妙，刊刻尤為精細，亦可見勝朝物力之豐，文風之盛矣。畫者沈喻，事履不詳，胡敬院畫錄只記其官司庫，工山水人物。張庚畫徵錄誤喻作榆，亦不詳其何許人也。其畫除此本外，古今圖書集成亦有所刊，但有詩無注，僅為一卷，圖全相同，鐫刻不及此本之善也。自獲清高宗亦屢幸熱河，恭和聖祖詩，并命鄂爾泰等注之，繪圖者為張篁村，蓋另有刊本也。

南河圖說一冊　清乾隆間繪本

此圖不著繪製者名氏，繪南河之工程圖也。考清制河道總督凡三：曰北河，曰東河，曰南河。東河南河為統治黃河下游之官署，所謂南河者，即當時徐州道、淮揚道所管之黃河、邳宿運河、洪澤湖海口、山清高寶運河，皆為其所屬之工程。其圖以絹地設色彩繪，共凡五幅：曰夏家馬路放洪工程圖，曰瓜州江工圖，曰毛城鋪減水壩圖，曰金灣壩圖，曰木龍圖。各圖於河湖之源委、工事之興廢，均有所繪，極為細緻，並各附以說，於施工之經過及工後之河勢情形，敘述頗為詳核。並錄有清高宗御批，其圖雖不見製者名氏，然考圖中稱有臣叔高斌字樣，按斌姪高晉，曾於乾隆二十六年任南河總督，且觀圖中所繪二大事為乾隆二十七年之工事，則是圖當是高晉所繪，其曾進御者。然考自河史，晉任南河之時，興工頗鉅，治績亦多，若唐家灣楊橋諸引河工程，均為當時要工，河渠史籍無不備載，此冊均未繪入，若非製圖時所闕漏，則今本當是殘缺者矣。

南河各廳事宜圖說殘存十一冊　清嘉慶間繪本

清康基田撰。基田，興縣人，乾隆進士，累官江南河道總督。其治河深得束水攻沙之要，坐事奪職，後再起再躓，以三品卿銜終。著有河渠紀聞一書，刊行於世，於歷代流濬得失，考論頗為詳備。此冊為其官南河時所作，前有嘉慶五年自序，稱此圖為循行各河廳考工而作，末并有基田印章，當是原稿。考基田初任南河，在嘉慶二年，此嘉慶五年，當為其再任南河事所作者矣。其圖大致取南河各廳繪呈之圖，考核河渠諸書，參以歷年存案，始輯錄而成。全圖共凡十二冊，首列南河總圖，以次為各廳事宜圖說，凡十一，曰山安廳，曰揚糧廳，曰江防廳，曰海防廳，曰山盱廳，曰揚河廳，曰中河廳，曰裏河廳，曰外河廳，曰水利廳，曰高堰廳。各圖所繪，極為工細，用青綠設色，更極明晰。於黃運河湖之兩岸堤埽閘壩、引河諸工程，記錄特詳。圖各附以說，先述各廳所屬之河湖原委，次記兩岸歷年修築之工事，施工起止、丈尺之數，並各考其興工年月，止於乾隆五十八年，又次記各廳職官

7 藝 正 34

夫役之制，俱繪輸工之數，所載雖簡，皆能粗舉其要，而圖均可互相參證。按墓田久歷河干，尤悉工情，則此圖所繪雖為須行河者考工而作，非若河史志乘所載之詳，且於今河形亦有改易，然考清代治河之沿革者，則亦不無裨益也。

山東十七州縣運河泉源總圖一冊　清青綠畫本

不著製圖者名氏，封面有晴洲主人題簽。考東省運河專賴汶河之水，南北分流濟運，而汶河之水多藉泉源，此冊所繪即山東之蒙陰、新泰、萊蕪、嶧縣、滕縣、泗水、泰安、曲阜、鄒縣、滋陽、寧陽、肥城、濟寧、魚臺、平陰、汶上、東平等十七州縣之泉源圖也。前列總圖，以次為各縣泉源分佈之圖，共十八圖。圖中不但詳於各縣河流及泉水源流，而於各河之閘堤亦均一一備載，繪法極似畫家之山水畫筆法，城池、山嶺、樹林均

作立體形，用絹地著青綠色，極為精妙。圖各附以說，論各泉濟運之經流及其利害，皆能與圖相表裏，頗可補史志之不足也。其圖雖未見刊本，然繪本頗流傳，且圖與說均無不同之處，極似出自一人之手筆者。惜其不著製圖人姓氏，故無從考其所出矣。又考明時職方地圖，載山東泉源凡二百三十四，清靳輔治河方略又增十泉，山東通志所引會典之數，遞至四百二十五，雍正五年著籍者，又增三十泉，至乾隆四十年間，始有四百七十八泉之數，是圖所繪泉數

與之相合，則是圖之成當在乾隆四十年以後矣。

湖北輿地圖四卷　清光緒二十七年刊本

不著繪製人名氏。題營務處展拓，善後局付梓。當為湖北省官修之圖也。首列總圖一幅，大旨取胡林翼中外一統輿圖之式，注以經緯度分，又強加以開方，經線以北京為本初子午線，每度占一方格。地名記注雖簡，而所繪郡邑之方位頗近實際。總圖以次，皆為各府州縣之散圖，共凡一百七十三幅，分訂四卷。其經緯度各府圖以三十分為一格，縣圖以十五分為一格。圖之編次井然有序，繪製尤為精詳。若山脈河湖之所經，郡邑城鎮村集之羅列，與道里之遠近，沿江堤防之形勢，以及關卡營汛郵政電報之建置，莫不臚舉而無遺。亦晚清實測輿圖之佳本，與光緒湖北輿地記同時刊刻者也。考其圖之封面雖曾題有營務展拓展石印本字樣，但亦不著何人編製。考同治間胡林翼總督兩湖時，曾設有輿圖局，刊印輿圖頗多，極為世稱。觀此圖中之標識，與其繪製之法，頗似當時刊印之圖，或亦輿圖局所編製歟。

浙江名勝圖三冊 清乾隆刊本

此圖為浙省督撫繪進者，凡高宗南巡之圖也。全圖凡三冊，每冊均有缺頁，今所存者，凡得名勝四十有六，曰蘇隄春曉，曰靈峰探梅，曰柳浪聞鶯，曰花港觀魚，曰理安寺，曰法雲寺，曰大佛寺，曰瑪瑙寺，曰葛嶺，曰昭慶寺，曰述古堂，曰六一泉，曰虎跑泉，曰杭州府行宮，曰西湖行宮，曰鎮海塔院，曰夫山，曰安瀾園，曰敷文書院，曰鳳凰山，曰斷橋殘雪，曰北高峰，曰丁家山，即蕉石鳴琴，曰石屋洞，曰水樂洞，曰黃龍洞，即黃山積翠，曰湖心亭，即湖心平眺，曰龍井，曰天竺寺，曰蓮花峰，曰雲林寺，曰韜光菴，即韜光觀海，曰普圓院，曰清漣寺，即玉泉魚躍，曰雲棲寺，曰曲院風荷，曰平湖秋月，曰南屏晚鐘，曰三潭印月，曰雷峰夕照，曰觀潮樓，即浙江秋濤，曰六和塔，曰吳山，即吳山大觀，曰瑞石洞，曰宗陽宮，曰觀梅古社，所繪皆杭州西湖勝蹟，及郡城內外之地，而海寧州亦繪及之，蓋高宗第三次南巡時，曾親往海寧閱視海塘也，圖各附以說，略考其興廢存亡之迹，并記巡幸時御題詩賦之年月，僅錄其題，而文則闕而不載，圖中所記南巡事，唯只及乾隆四十五年，據此知是圖為六次南巡以前進呈者，其圖繪製極為精緻，若山清水秀之勝，歷代建築之蹟，莫不渲染逼現，窮其雄麗，狀其幽雅，其出自名畫家之手可知，而刊刻之精，收羅之完備，普通圖志所錄自不免相形見絀矣，實一方名勝古蹟之佳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聖駕巡幸津甸程站圖說一冊　清乾隆五十九年刊本

此圖為乾隆間官刊之籍，為真者承辦清帝巡幸津甸之水陸程站圖說也。前有圖目，所載共九十三站，每站起止各繪一圖。第一站京營交界陸路至黃新莊六十三里，第二站黃新莊陸路至崇王廟七十里，第三站崇王廟陸路紫泉四十八里，第四站紫泉陸路至趙北以七十一里，第五站趙北口水路至泰堡莊六十一里，第六站泰堡莊水路至左各莊三十八，里第七站左各莊水路至臺頭三十里，第八站臺頭水路至揚芬港三十三里，第九站揚芬港水路至王家場五十四里，第十站王家場水路至柳墅三十三里，第十一站柳墅水路至興福寺五十六里，第十二站興福寺水路至寶稼營四十二里，第十三站寶稼營陸路至桐柏村五十五里，圖中除詳注沿途之大營行宮及道里外，凡所營附近之村鎮河道名勝古蹟，俱有所繪，並各附以說，考其沿革興廢，均可與圖互覽，蓋為進呈黃帝巡幸時御覽途中風景之圖也。考乾隆帝雖屢有巡幸之舉，而巡幸津甸共有兩次，一為乾隆五十三年，一為乾隆五十九年，此圖屬於後者，史籍於清帝巡幸之典，雖有所載，但未有詳其道里者，是圖專繪巡幸路程，故考訂特詳，不但可補史籍之不足，而於昔時交通之狀況，固亦有所補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南巡臨幸勝蹟圖五冊　清乾隆刊本

此圖為江蘇省官修者，記清高宗南巡時臨幸之圖也。其圖只繪江蘇省內勝蹟，不及他省。清高宗雄才大略，事事追蹤聖祖，除獎勵文學外，即聖祖南巡江浙、北出塞外，高宗亦皆摹擬仿效，而巡幸江南多至六次，沿途皆拯及地方官吏，莫不盡崇園囿，以取媚於高宗，供給繁費，窮極奢麗，動至數十萬金，民力不堪其苦矣。此圖即繪其巡幸所經古蹟名勝之所，名為之圖，進呈御覽。全圖共五冊，第一冊為沿途所經之行宮坐落圖式，二十四幅，曰龍泉莊行宮，曰順河集行宮，曰林家莊行宮，曰陳家莊行宮，曰楊家莊行宮，曰河神廟座落，曰惠濟祠，曰天寧寺行宮，曰萬壽重寧寺，曰揚州高旻寺行宮，曰金山行宮，曰焦山座落，曰蘇州行宮，曰虎邱座落，曰靈巖行宮，曰千尺雪座落，曰鄧尉山座落，曰錢家港行宮，曰龍潭行宮，曰白鹿泉行宮，曰江寧府行宮，曰滇府，曰柳泉行宮，曰雲龍山行宮。二三兩冊為揚州名勝圖四十一幅，曰香山慈雲，曰青瑯玕館，曰西園曲水，曰卷石洞天，曰蝶雲春暖，曰冶春詩社，曰長隄春柳，曰梅嶺春深，曰桃花塢，曰平流湧瀑，曰春臺祝壽，曰筱園花瑞，曰蜀岡朝旭，曰春流畫舫，曰萬松疊翠，曰山亭野眺，曰錦泉花嶼，曰望春樓，曰白塔晴雲，曰水雲勝概，曰柳湖春汎，曰香阜寺，曰竹西芳徑，曰趣園，曰平山堂，曰小香雪，曰法淨寺，曰功德山，曰高詠樓，曰水竹居，曰蓮性寺，曰淨香園，曰倚虹園，曰慧因寺，曰九峯園，曰錦春園，曰康山，曰邗上農桑，曰平岡艷雪，曰臨水紅霞，曰杏花村社。四五兩冊為江南名勝圖，包括鎮江丹陽、常州、無錫、蘇州、江寧諸府縣之地，為圖四十四幅，曰金山，曰焦山，曰甘露寺，曰三義閣，曰觀音亭，曰惠山，曰寄暢園，曰滄浪亭，曰獅林寺，曰虎邱，曰天稠山，曰靈巖，曰寒山別墅，曰千尺雪，曰法螺寺，曰高義園，曰華山，曰穹窿山，曰鄧尉山，曰香雪海，曰石湖，曰治平寺，曰上方山，曰寶華山，曰棲霞山，曰彩虹明鏡，曰紫峯閣，曰玲峯池，曰白乳泉，曰萬松山房，曰疊浪崖，曰德雲庵，曰幽居庵，曰天開崖，曰珍珠泉，曰燕子磯，曰永濟寺，曰嘉善寺，三台洞，曰後湖，曰鷄鳴寺，北極

閣，曰清涼山，曰朝天宮，曰靈谷寺，曰雨花臺，曰牛首山。其圖以五彩套印，繪製極為精細。每冊之首，均有圖目。各目之下，俱畧述其創建始末，與臨幸之時代，序錄井然，頗有條理。據其所錄巡幸行宮建置之年代考之，栖泉行宮條下，稱為乾隆四十八年奏請建置者。又有今次巡幸字樣，則當是第六次巡幸時所進呈者，蓋高宗第六次巡幸江南，在乾隆四十九年也。

闈閫勝蹟六卷附紀恩纂義一卷及戰功紀畧一卷　清光緒元年刊本

不著撰者名氏。乃陝西榆林鎮士紳志總兵劉厚基官陝時治績之著也。厚基耒陽人，咸豐間以武童從軍，同治間攻盧湖鼎及石達開，轉戰川陝間，所向克捷。又從左宗棠平陝西回亂，積功官至陝西榆林鎮總兵，卒於任。考榆林於古為長城，處陝之極北，城郭宮室，歷朝稱重地。烏其時兵門流擾，廨舍街巷亭郭、樓櫓，以及學校絃誦之區、鬼神憑依之所，焚毀摧蕩，鮮有存者。厚基下車之始，即與府道州縣請求修復，不但於防守之事能盡其責守，而即水利城池祠廟書院一切建設之事，亦有所創治，績頗多。榆人戴其德，乃輯是編，以記其功。全書凡六卷，首兩卷為當代名公之題辭序文等，後四卷皆其次第措施治蹟，各繪以圖，並附錄之碑文傳記，雖皆頌美之辭，然收集頗為完備，亦可為修志者之採擇焉。附紀恩錄一卷，乃厚基所自撰，戰功紀畧，則為吳大澂等所撰，記其生平之戰功，凡興地歲月、戰勝攻取，莫不備載，亦可

備修史者之考稽也。

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註戰蹟輿圖五卷　昭和十年滿洲文化協會影印本

是圖清宮史續編圖刻門著錄，題曰盛京事蹟圖，據其所標圖之內容考之，實即是圖無疑。蓋清人所謂盛京者，即盛京將軍所轄之奉天、吉林、黑龍江等地，故均以盛京簡稱之。且是圖前有乾隆四十三年恭題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註戰蹟輿圖六韻序，可見清宮史續編所載，實為是圖之簡稱矣。又魌圖中之上諭及序，知是圖為乾隆四十一年奉敕製而完成於乾隆四十三年也。蓋清高宗以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乃清代祖宗肇迹興王之所，而舊繪之清太祖實錄戰圖，方幅有限，故復據皇輿全圖為底本，勅大學士舒赫德、阿桂等督率所司，拓大而成之。又以皇輿全圖刊載地名不能賅備，乃考稽諸實錄所載事迹，命將軍弘晌等詳考道里形勢，按圖增補，全圖凡二十五幅，以替幅之圖，倣皇輿圖編製之例，分為五卷，合之仍為一圖。其上雖未注經緯度分，但繪有經緯線，故影印者為與皇輿圖式，凡地名之石，悉注

以戰迹，並各注以年月，均能與史所藏相合，計所錄地凡一百四十有四，以滿漢文並記。凡太祖太宗大破明師及戰勝攻取之地，上溯自長白發祥，以至奄有遼瀋，建國遷都，暨歷次勘定各事迹，並及諸王貝勒之奉遣征討之迹，悉皆備載無遺，誠可備研究清初開國史料者之稽覽矣。又考清宮史續編又著錄太祖實錄戰圖一份，八册，凡七十七圖，當即是圖之底本。然是圖雖高宗敕修之本，但據圖中上諭，猶如何核計里數，展圖若干，足數標識之處，若令西洋人悉心測算，則其所載山川疆域之位置，當均與原圖脗合，不致有所改移也。原本極為罕見，大連圖書館藏一帙，昭和十年滿洲文化協會取原本付諸影印，以公諸世云。

國朝平定粤匪圖一卷　清宣統印本

清劉大成撰。大成，巴陵人，少讀書，屢試不第，乃以作書自娛，尤精史地之學。是圖成於宣統初年，蒐集東華錄、湘軍志、平定粤匪紀畧，暨曾左胡羅諸人專集所記太平軍事，取鄒代鈞圖為底本，詳繪為圖，以紀平定粤匪戰事者也。全圖共七幅：曰二次三次克復湖北合圖，曰二次克復武漢圖，曰小澤池戰圖，曰曾胡兩公籌皖圖，曰平皖圖，附以克復金陵圖，曰平浙圖及平蘇圖，曰曾胡兩公援蘇常圖。圖之底本，以墨色印，而於進兵路線、各軍，均分別設色示之。各圖雖有畫方，然每方之大小不等，亦不計里數，蓋因所繪之地域有廣狹故也。圖例頗為詳備，具近代歷史地圖之規模。然若彭楊大破洞庭，羅澤南由義寧攻武漢諸役，均太平天國之重要戰事，圖均未繪叢，亦不免病於疏漏矣。但因清人言太平天國者，多無圖證，故是圖雖非佳本，然亦可補史書之不足也。

圓明園東長春園圖一册　奉天故宮博物影印本

不著撰人名氏。按長春園為圓明園之分支，故説者常混而為一。蓋圓明園建於康熙年，雍正居之。長春園建於乾隆年，其後續增西洋建築，是圖所繪是也。考西人德賴歐著中國建築論，載圓明園中歐式宮殿二十處，繪製銅版事，稱繪銅版者，為法教士浦武偲。又云乾隆初年命郎世寧及沈源、孫祜、章園、何國宗監造，始印此圖。歟其圖繪製極為精緻，純用西洋畫法。全圖共凡二十幅，曰諧奇趣者二幅，曰蓄水樓者三幅，曰花園門，即通常稱為黃花陣者，及養雀籠者各一幅，曰方外觀及竹亭各一幅，曰海晏堂者四幅，曰遠瀛觀、大水法、觀水法者各一幅，曰線法山者四幅。考圖志之記圓明園者本不多見，日下舊聞考雖有所載，而於長春園之記載又極簡畧。於此圖所寫景物亦僅存諧趣之名而已。世傳之圓明園四十景圖詠，則多為風景畫法，無建築之實。此圖則描繪逼真，實寫景物，尤為可貴也。近人陳文波著圓明園殘燬考，謂遠瀛觀之東有轉馬台，謂係清帝休騎馬游戲之所，此圖不載。然是圖僅繪長春園西洋建築一部分，圖景圖不必俱備，是不能病其缺畧矣。圖前有金梁氏重印序，及卞鴻儒圖記，知是圖舊藏奉天故宮。民國二十年奉天故宮博物院取其原存銅版縮印者，蓋原圖尚大四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貴州苗民圖一册　清鈔本

不著繪製者名氏、蓋黔省苗民習俗之圖也、全圖所列、共五十八類、曰女官、即猓玀正妻也、曰峒人、曰黑樓苗、曰白苗、曰馬鐙龍家、曰清江黑苗、曰清江仲家、曰車寨苗、曰雅雀苗、曰猓玀、曰補籠苗、曰桐家、曰林猍、曰冉家蠻、曰紅苗、曰短裙苗、曰爭伐苗、曰洪州苗、曰犵獞苗、曰九孟猪羊苗、曰白兜子、曰九名九姓苗、曰土人、曰洞苗、曰曾竹龍家、曰花苗、曰樊人、曰樓居黑苗、曰洞崽苗、曰尖頂苗、曰黑腳苗、曰大頭龍家、曰楊保苗、曰爺頭苗、曰郎慈苗、曰八寨苗、曰西溪苗、曰六額子、曰狗耳龍家、曰黑仲家、曰生苗、曰白仲家、曰黑山苗、曰葫蘆苗、曰白額子、曰猺人、曰白龍家、曰紫薑苗、曰猔家苗、曰青仲家、曰高坡苗、曰卡尤仲、曰白猓玀、曰箐苗、曰黑生苗、曰蔡家苗、曰土犵狫、曰黑民子、每圖均繪其男女之狀、衣飾之制、凡性情風俗服食好尚、悉撰為說、附於圖上、以便與圖並觀、並附詩以詠之、文既簡要、詩亦雅潔、均皆非浮飾之詞、蓋為紀事之作也、圖均用青綠彩畫、繪成苗人之圖數、亦各極盡其態、無不畢肖、至苗地山川之形、及山洞住屋之式、均各繪出、非身入其境者、親履目覽、固不如此逼真也、惟圖首末既無款識、亦無序跋、惜無從知其所出、然以其圖繪之工論之、當出自畫家之手、絕非苟簡之作也、取與乾隆時皇清職貢圖相較、固不若其繪錄之詳、但於苗人種類之名異同甚多、故尚有錄存之價值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江南山水圖一卷　清康熙刊本

清呂山嵋撰。山嵋，山西人，别號小田道者，精堪輿之學，嘗謂足不遍天下，不可以盡理氣之全，目不歷九州，亦不足以識理氣之變，乃往來嶓函、滇黔，以達百粵楚豫之域，更自益青徐而南，以至三吳閩越之地，凡所遇名山大川之龍穴、沙水、陰陽、向背，靡弗探其源而窮其委，辨其山水貴賤凶吉，並形諸圖畫，以紀其勢。此圖成於康熙間，乃其游三吳時所作，圖共二十有三，每圖各繫以説。雖名為江南山水圖，然大都皆圖金陵之地，其他僅懷寧縣圖三幅而已。前有康熙乙丑金陵朱英及丙寅烏程邢蓬序，末有丙寅瀨水陳周狄德二跋。考葬地之説，莫知其所由來。周家人墓大夫之職，皆稱以族葬，是三代以上葬不擇地之明證。漢書藝文志形法家始以宅地形與相人相物之書並列，則其術自漢始萌，然尚未專言葬法也。後漢書袁安傳載安父歿，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指一處，當世為上公，安從之，故累世貴盛，是其術盛傳於東漢之後。其特以此擅名者，實自晉之郭璞始也。自是以降，雖亦代有所傳，然大都皆剽取前人成説，及坊本僞書以傳其術而已。此則皆經驗之得，雖不離乎荒誕迷信之辭，亦前代之民間風氣使然也。

解州丈清里甲圖說一卷　清光緒七年刊本

清馬丕瑤纂修。丕瑤，安陽人，歷官解州知州。光緒三年，解州大祲之後，百端具棄，而戶口地糧尤為淆亂，丕瑤以地無魚鱗圖冊，史難稽考，乃設局清丈邑地，並陳訴大府，商榷紳民，擬定章程，先清糧後丈地，始於光緒五年十月，至七年五月始竣事，於是地清糧實，薄賦畫均。又恐法久弊滋，乃取先後所定之章程及清丈所得之圖，彙刊成冊，以志其事，而為後之守斯土者所稽考也。其圖前列清丈地糧章程四十條，次為解州城鄉十六里總圖，而繫以各里之圖，每里圖之下，均繫以各甲分圖，其圖以方計里，並各附以說，詳紀各里甲境界與地畝之種類及其面積，而糧銀數目記載尤詳。末殿以丈清地糧以後之永定章程三十四條，雖皆案牘之文，然其所定條規頗為詳盡。清丈地畝，清代迄未舉行，丕瑤此書實為最要之參考資料也。自序稱捐資刊圖者，為邑紳李修德，丈量者則州民薛嵩齡等三十九人，而總司內稽者，為州貢生孫守恒也。

福建郡縣圖一卷　清刊本

不著繪製者名氏。圖以設色刊印，甚為精緻。首為福建全圖，次為十府二州圖，又次為海防圖，又次為台灣海口大小港水道圖。總圖注經緯，各圖均有畫方，每方二百里，府州及海防諸圖不等，且其計里之方格均為長方形，亦與實際難以適合。至注錄之地名，詳於山陵水道關隘古塞，而略於村鎮市集。其海防諸圖，頗極精詳，不但於沿海之防汛建置一一詳載，即近海島嶼，亦皆具備。其圖未著繪製年代，然考圖中所繪台灣仍祇為府，漳州府已繪雲霄廳，蓋雲霄廳為嘉慶元年所置，台灣於光緒十三年升為行省也。據此則其成圖時期當在嘉慶以後，而光緒十三年以前可知矣。前有序，亦不著名氏，謂其圖有圖說，但今本說已佚之，僅存其圖，當是殘本矣。

清帝謁西陵并巡幸五台經由直隸程站圖并說一冊

清嘉慶刊本

不著繪製者名氏，記嘉慶十六年清仁宗展謁西陵後巡幸山西五台山時經由直隸程站之圖說，蓋為嘉慶時官刊之籍也。全圖凡二冊，每站所至繪圖一幅，圖之首尾均能接合。第一冊為起鑾往西陵之路程，圖自圓明園起，經黃新莊、半壁店、秋瀾、梁各莊、東北溪、隆山村、五郎村、東都亭、隆村、王快鎮、法華村、大教場，而至長城嶺，共凡十三站，皆舊直省境內之宛

平、良鄉、房山、淶水、易州、完縣、唐縣、曲陽、阜平諸邑境之地。其第二冊之圖，為回鑾時經由之路程，途間略有變更，與前往時稍有不同。其第一站至第三站所經州縣無所變更，惟自第四站起，則又東行，經楊莊驛、段村、隆興寺、彭村、東春園、青賑舖、臨濟亭、新莊、紫泉、藥王廟而達圓明園，共十五站，皆直省境內阜平、曲陽、行唐、正定、新樂、定州、望都、滿城、清苑、保定、安肅、容城、定興、新城、涿州、良鄉、宛平諸邑境之地。其圖以山水畫法繪之，不但於沿途夫營行宫均有注記，即於

村莊、鎮集、山脈、河川，以及古蹟名勝之所在，記載尤備。每圖後附以說，詳考道里之遠近，及名勝古蹟之沿革，并凡河渠之源流、水利之興廢，亦皆有考訂，雖皆採自志乘，然與圖可互相表裏也。其圖中注錄之地名，於今雖間有變遷，然與今圖相較，知大都尚無改易。且其回鑾之道，皆近今鐵道所經之地，考清代交通史者，固可借鏡焉。

南海縣圖二卷　清同治十年刊本

清鄒璡、羅璐與全錫製。璡與璐均從學於南海鄒伯奇，故亦精於算術，尤通繪圖之學者也。先是同治丁卯南海人士有修志之舉，初以伯奇精於圖學，乃以圖事屬伯奇。伯奇以圖非經實測不能準確，又以年老不能身任其勞，遂舉璡等司其役，璡等乃周行邑境，閱一載而工竣，成圖二卷。上卷為全邑所屬九堡分圖，并附以縣署、學宮有關建置諸圖，及京師南海會館地基圖；下卷為南海境邑地圖，以暨鄰之圖，分截為十層，縱分為六行，刻成書篇之式。每圖版心皆注有縱數橫數之數，蓋可合而為一也。編纂頗極完備，測繪尤為精確，仿內府地圖之例，而加以改進。若山形，亦不用通常地圖山水畫法，而取近代輿圖之暈滃線法，故雖以內府地圖之精，並微妙不及此圖也。圖中注錄地名，亦稱詳備，即祠堂廟宇、鹽鋪之微，均有所載。每圖縱橫經緯度分，每分劃一線，凡注分數。圖之四周於闌外並畫有小格，每格為一里，以取計里之便。則又不若通常之地圖，雖取法於內府地圖，而圖內又強加以畫方，致失測作精意者可並論也。末有璡後序，並附指南分率尺銘，蓋為伯奇之創作，詳見伯奇測量備要中，蓋此圖即取其法測量者。璡序所記尤為精審，並謂其圖皆足跡所至，故無沿俗襲舛之弊，較之志書之豐言雜援、詞人之度傳懸想，而失繪圖當據實直書之旨，誠遠勝萬萬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青浦縣全境圖一冊 清刊本

不著繪製者名氏。其圖繪法，乃倣同治間曹圖語等刊印之二里半方江蘇方輿圖縮印者，亦以每幅之圖橫截為四排，直為五行，首冠全圖之接合表，注以每幅地圖之重要地名，頗似近代實測地形圖之法。圖中地名注記甚詳，無論鉅細，均有所載，不但於村墟市集之名俱皆一一注記，即祠廟橋樑之小地名，亦均備載無遺，且一地並有數名者，無論是否土人俗稱，并附注於圖上，而於境內之水陸路程及四境

界線，分劃甚明。考青浦為古婁地，左控澱湖，前襟泖水，北倚吳淞故道，為江蘇水鄉之區，故其圖於湖河港瀆測繪尤詳，而其城池及山河之方位，亦頗準確，則是圖確經實地測量無疑矣。其測地之法，即近人所謂三角測量法也。至不注經緯者，因繪一縣之地，因占度不多，無須定經緯，是不能病其簡略矣。圖中標識雖甚鮮明，然卷首未舉其例，似難於識望。末附圖說，亦頗簡要，且於青邑水利尤多考論。全圖刊成期，以圖式論之，當不出光宣間，刊刻頗精美，亦輿圖

之先本也。

津门保甲图说十二册　清道光二十六年刊本

此图为道光间天津道署刊行。考保甲之制，创始於宋，即王安石新法之一。清制各省地方亦有保甲，为民间自卫之组织也。此图成於道光二十六年，值中英战事後，津绅以津城内外人烟稠密，匪徒最易潜踪，乃有创设义民局整保甲之请。其时官天津道者为陆建瀛，经心筹划，又以欲兴保甲必明区划境界，考自旧志均不载都图名目，惟縣記四路乡村三百一十有五，但其时生齿日繁，村落既有增加，迤北之处亦多改易，与旧志颇参差，乃据当时形势，以河海为经，牌分划绘图，图系以说，前列津门保甲总图一幅，次为县城内街道图凡二十六幅，又次为津城以外之四乡各村庄图计共凡一百四十五幅，首则冠以天津道创设义民局之告示条规及天津海防善後章程详奏诸稿，暨关津海防汛之事者，末有天津引河图说，附条议濬筑论闸涵洞之事凡五，盖即近今之海河也。以其有关海防，故附於图之末者。观其图所绘，均极详明，凡村镇之界划、河道渠之经流及祠庙官署学校之坐落、桥梁闸坝防汛礮台诸建置，志皆胪举无遗，编列亦秩而有序。图说所记均能与图互相证明，凡四至界划之水陆道里、街巷户口与一切建置若祠庙学校均皆详举其数，不但专为明保甲之区划而作，於志籍亦有所补，亦主政一方者当流览之籍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部

南樂縣豬龍河圖說一卷清乾隆刊本

清任士虎撰士虎字炳占乾隆閒南樂貢生豬龍河亦名朱龍河南樂有豬龍馬頰二河豬龍水小而地窪馬頰水大而地高自馬頰之水注於豬龍屢以漲水為災士虎此篇即論濬治豬龍河之水利曾上之知縣范敦和者書雖一卷條目頗明先總論全境河渠次擇地勢之可以溝渠者而論之曰古豬龍河曰今豬龍河曰馬頰河曰六塔河曰龍窩河皆有關豬龍河之利害諸河也曰治水患曰治法曰馬頰河曰馬頰河諸決口又皆因治豬龍河而考其為患之源及施工之次第也其大義云南樂諸河名為有河而實則無河豬龍自開州而清豐皆有河形水由地中故不甚為害至邑之璨固邨而河形盡矣水始出於地上縱橫啨薄不可收拾六塔至韓張堡而河形盡如豬龍馬龍窩至龍窩寺而河形盡如六塔焉合於上而堙塞於下此南樂之水所以既苦其泛溢又苦其停積故於河流斷絕之處濬為河形計之上也次則多為溝渠以洩之使水之來者有去之路庶不至於停積而泛溢之勢亦可因之以稍減云云今觀其所論不但於全境形勢脈絡均甚明晰凡開州元城清豐諸州縣之河亦均有所及蓋炳占本為土人故較之考諸圖籍者當為實際矣末有乾隆三十八年知縣茹敦和跋稱炳占此書葢為諸生魏文然所作炳占因其堙沒已久起而補之者也並謂曾繪有圖一幅並存縣案今本則無圖殆已殘缺之本矣

外蒙古喀尔喀四部圖說一冊 清光緒十三年刊本

清姚文棟撰。文棟，上海人，字子樑，有幹略，能文章。嘗隨使節游歷東西洋，凡身之所履，有所得輒記之於書。歸後更留意於邊事，嘗著有雲南勘界籌邊記、集思廣益錄、偵探記、天南同人集諸書，皆關於滇南界務之籍，至今尚有流傳。此圖成於光緒六年，為其客居京師時所作。蓋以其時俄事方棘，時人致索北邊情形者，均以新疆、吉林、黑龍江據俄邊，而蒙古獨未籌及，乃以胡氏一統輿圖為底本，復採輯欽定一統志、綏服紀略、朔漢方略諸官書，以及私家著作，凡三十餘種，擇其有關蒙事者，悉皆注錄。尤於喀尔喀四部所轄更詳。全圖共三十一頁，合訂一冊，每圖密佈經緯度分，比例雖未注明，然與胡圖對校，大致無訛。改易視其國中所繪，不但詳於沿邊山川都邑村鎮之名，而於外蒙古各地建置沿革、征戰之蹟、國界關防，以及直戍開屯、軍務輸送、道里、戶口、錢糧之數，具有所載。末有其弟文枏題識，稱是圖刊於光緒十三年，值其奉遣隨使俄、德、奧、荷，行撰蓋本，付刊以供當世究心邊事者之瀏覽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江陰縣輿地全圖一卷　清光緒重刊本

清六嚴製。嚴字承如，又字可聽，江陰人。長於天文輿地，尤精於勾股之學，嘗從學於武進李兆洛。兆洛刊有皇朝一統輿地全圖、歷代沿革圖、恒星赤道經緯圖等，蓋均出自嚴之手也。道光二十年間，知縣陳廷恩纂修江陰志，因請嚴遍歷境內名鄉，以勾股參合羅經之法，測量全縣，繪製為圖。至咸豐四年，知縣翟錄觀，勤於求治，以其圖所繪全邑城鄉鎮保、毛窟界畫，條分縷合，所給一邑形勢，頗近實際，惟限於尺幅，未能大備，乃囑嚴再將原稿廣為詳蒐，重加校改，成圖六十四幅，並以整幅之圖，分截八排，每排八幅，合訂一卷。縱橫分合，不差累黍也。圖以硃色刊印，以方計里，每方一里。附江邑之城鄉詳圖，及場舍堡城衙卷圖。按楊舍堡為沿江衝要之地，清設水師守備駐之，為江陰之要鎮，故特附專圖，以明形勢也。圖中所注地名尤為詳盡，雖若橋梁祠堂廟宇墳墓之微，其有關於古蹟者，亦皆臚舉無遺。至境內山川村落之道里遠近，以及四境境界，尤為準確。城廂圖所繪，亦頗細緻，官署衙道均甚明晰。圖前附有羅經勾股比例尺，及其他諸算式，論測地之術，頗為精要。圖末附有咸豐四年六嚴自序，及知縣翟錄觀原序，又光緒丁卯章季治重刊序。蓋章氏據咸豐原刊本重刊者也。考嚴圖成於咸豐間，距章氏刊印之時，已五十餘載，而其間形勢已有變遷，沙洲一隅，漲塌尤甚。今視圖中除官署學校略有更正外，其他悉仍嚴圖之舊，無所改易。輿圖以新穎而近實際為貴，非志書之考沿革者可比，章氏未能補其缺，不能不謂為疏漏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順天府輿圖一冊　清光緒刊本

清趙宏製。宏陽湖人，陽湖多句股學者，研究輿圖者尤多。若道光間董方立、李兆洛輩，均為一代名人，而所之地圖，均能流傳於今。宏於算術、輿地、天文諸學，亦素有考究，嘗著有京師地圖多幅，測製之精，頗為時人稱頌。此圖成於光緒間，為張之洞纂修順天府志時，屬其繪製者。全圖共凡二十八幅，首列順天府學校貢院府衙建置諸圖，共五幅，曰金臺書院圖，曰太學全圖，曰順天府學圖，曰順天府署全圖，曰順天貢院全圖。次為輿地圖，凡二十有三，先列順天府屬總圖，而領以所屬之州縣數圖。輿地諸圖，以硃墨兩色套印，並有畫方，方以硃印，頗為明晰。其府圖為五十里方，州縣圖則為十里方，並各注明其全境之面積，惟均為見方之約數耳。各圖經緯度分，不注於四周，而注於圖之右邊，並各附圖說，記四至八到之道里。考其圖雖非實測而得，然亦傳採志乘，始繪而成者，故圖中所列地名，亦尚完備，而於河道山脈繪列尤詳，亦不啻實際測繪者也。故圖之特色，實與近代

輿圖相埒，惟各縣中似有缺少。考清制順天府屬共凡二十四縣，今此圖只有二十二縣，缺固安、大城兩縣，或為殘佚，非漏落也。

通境水陸道里圖一卷　清光緒二十八年石印本

崔朝慶製。朝慶南通人，事蹟未詳。其圖成於光緒二十八年，蓋江蘇省通州水陸道里圖也。清制有南通州，以別順天府所屬之通州，故江蘇之通州俗稱南通州，今廢州改名南通縣。同治間曾國藩曾奏請測量蘇省全境，繪製輿圖，朝慶以其圖中水陸道里，雖皆實地測量所得，畧勝昔日以山水畫法所繪之圖，然因其時繪圖之法未精，故難盡憑，若藉以考輿地，殊未足恃。其時州官汪某亦以舊圖多有舛誤，有重繪輿圖之舉，乃以事屬朝慶。朝慶以非親測不能準確，因擬測繪通境輿圖芻議八條，偕其子姪及諸門人跋履經年，始克蒇事。成圖共三十二幅，並可互相拼合。其圖以方計里，方為二里有半。凡水陸道里之所經，皆詳舉其名，而村城墟集之名悉從畧焉。并附有通州城廂圖，圖中亦有畫方，方為一里。前有圖例、自序及其所擬測繪芻議，大旨稱其圖所繪，只及通境之水陸幹路，至而旁之支路，則審辨大小，擇要測量。凡田間小路與不通船之河，皆不入圖。測量之法，則用向盤看明方向，用繩量其丈尺，隨時登記於冊。繪圖之時，照冊之方向丈尺，先繪成一里方草圖，再行繪為二里半方草圖，詳加考核，始繪為正圖。蓋亦數易稿而成者，故所繪水陸路徑，均能幹支相接，有首有尾，脈絡貫通，誠可謂州縣輿圖之佳本也。

湖北全省輿圖廿卷　清刊本

清湖北輿圖局繪製。其圖首冠全省經緯度圖一幅，投影悉遵內府地圖成法，皆為斜方形，經緯線以北京為本初子午線，次按當時府廳之制，分訂十卷，曰武昌府，曰漢陽府，曰黃州府，曰安陸府，曰德安府，曰荊州府，曰襄陽府，曰宜昌府，曰鄖陽府，曰施南府，府圖之後，各繫以州縣散圖，共凡八十六幅，均有開方，府圖方為二十里，並加以經緯度，分州縣圖方為十里。今觀各圖之繪製，除全省總圖外，均極詳確，凡山脈之分佈，江河之經流，城鎮村集之位置，以及塘鋪營汛、閘卡、橋梁、隄防諸建置，莫不臚列於圖，而於道里之遠近，考訂尤詳。圖以殊色刊印，雖皆蠅頭小字，亦頗明晰，亦一方輿圖之佳本也。其圖雖不知作於何時，然考光緒二十五年，兩湖總督張之洞嘗奏請改漢陽縣北部之地，析置夏口廳，設治漢口鎮，此圖無夏廳，當為光緒二十五年以前繪製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中國簡明地圖一幅　原稿本

清許鴻磐製。鴻磐濟寧人，字漸逵，號雲嶠，乾隆己亥舉人，辛丑進士，補授江蘇安東縣知縣，擢西城兵馬司正指揮，遷安徽潁州府同知，改泗州直隸州知州，所至有循聲，緣事落職，嘉慶二十一年捐復知州，補河南禹州知州，平生博極羣書，不事生產，罷官後貧無立錐，教讀為事，嘗教及門以多讀書見古今大規模為主，然後專用力於一家言，所著書二十餘種，尤以方輿考證一書為後世所稱，不但可補顧祖禹書之漏，且於沿革據陰之區，援據證明，曲折詳盡，使古來戰守圖之所以然，瞭如指掌，並及水利農田，誠有裨益實用之書也。是圖成於道光間，自題為李拉齋而作，是年自內府地圖，以其舊作一十六分之開方圖縮製而成者，其圖雖有畫方，而不注明里數，以設色紀繪，東至於海，西至哈薩克，北至尼布楚，南至瓊島，繪製雖簡，然於山脈之綿礡，大川之流行，邊圍之形勢，封土之犬牙，與夫州廳之星羅棋布，皆一覽而知，且兼錄古地名以資對照，圖之左角下有論山

脈、河源、江源、黑龍江、盤江諸條，並節錄其所著方輿考證者，亦方輿紀要提綱挈領之義也。圖末有許氏自跋及柯劭忞題識，柯氏推崇其圖，為清末言輿地學者之希有作品，與所著方輿考證可互相參攷云。

各省輿圖便覽一册　清道光十二年刊本

此圖不著製者名氏，圖中有道光十二年自題十洲三島過來人邵桓及嘉慶十年陽城劉肇埏識二篇。邵桓稱是圖初為劉氏所刊，劉氏則稱是圖舊有刊本，蓋以原本不詳北極高度及東西偏度，又不載府城附郭諸縣名，故增補而重刊之，然終未舉出製圖者姓氏也。今覈其圖，每圖均詳注經緯，經度以北京為本初子午線，每兩格準一度，為地二百五十里。考其經緯之撥劃，凡近赤道下者，其度偏潤，北則漸狹，東西偏度多作斜線，頗似乾隆十三排地圖之繪法。全圖共凡十九幅，首載總圖，每省各繪一圖，曰盛京，曰直隸，曰江南，曰江西，曰浙江，曰福建，曰湖北，曰湖南，曰河南，曰山東，曰山西，曰西安，曰甘肅，曰四川，曰廣東，曰廣西，曰雲南，曰貴州，而新疆、西藏、內外蒙古諸地，則概未繪入，注錄之地名，亦不精詳，雖僅及郡縣之名，然多訛誤，若江南圖之儀徵誤為義正，河南圖之上蔡而誤為尚蔡，此皆較為大者，至其闕漏，尤不勝舉矣。圖雖刊於嘉慶間，而蘇皖兩省仍依康熙

輿圖之例，合為江南，固已不合實際，而陝西省圖，名為西安，更不知其所據矣。其圖雖非善本，但刊刻至多，流傳頗廣，大率道光以前之刊本，及圖錯誤互異，可知其時坊間輿圖之疏陋矣。其後董方立之圖出，此圖方稍稍斂迹於人間，而刊刻者日少矣。

滇西兵要界務圖一冊圖注三卷 民國二十年刊印本

李根源撰。根源字印泉，騰衝人。清宣統二年英兵札片馬，根源奉雲貴總督之命，察勘籌辦片馬邊防交涉事務，乃攜測繪人員，偕裝猓猓，身歷窮荒，時茶山浪猓猓猺各地原屬我國之左證，復參考滇邊諸志書，及徐霞客遊記，孫士毅綏緬紀事，王昶滇行日錄，征緬紀聞，姚文棟雲南勘界籌邊記諸書，歷時七閱月，將圖一百二十六幅，共分為五綫，合訂一冊。甲綫自雲南省城西行，經安寧州祿豐縣廣通縣楚雄府鎮南州雲南縣趙州下關漾濞永平縣永昌府騰越廳至紅蚌河，皆昔時滇英交界之地也，外附騰越七土司及各關隘邊要圖五十六幅，又附騰越邊要地圖十七幅。乙綫自甲綫永昌起，經潞江上游，通重固六庫至登埂，經茶山小江，逾高黎貢山，至片馬出板廠山，折渡小江，過他戛，經茨竹派賴大小丁口，光明大西曲石，至騰越城。再沿潞江北進，經麗江之落木登，至峨柯羅心，轉向老窩江西進，沿恩梅開江北上，至廠等，復折而南下，至卯高山止。滇緬界務所關之當

時英兵侵略所至，實為其調查之目的地也。繪圖三十六幅。丙線自甲綠下關起，出大理、上關、邓川、剑川、荆鶴、鳴井、營盤街、猴子嶺，至雒夷地之菸木登止，圖凡十二幅。丁線自甲線二十號漾濞分路，經雲龍州，渡瀾滄江至老窩，與乙線之六庫橋，圖凡七幅。戊線乃其從昆明時，由邊蒲線分路，經由旺苑、甸姚、阅湾、甸嵐街、蒙化廳而至迤雲南驛之弥渡大絡，全全圖凡十三幅，附圖注三卷。原為圖目，其第根據摘抄根據原稿時注錄而成者。今閱其圖，悉以西法繪製地形高下，皆以等高線注示之，惟不注經緯度分，為此圖之極大缺點。然皆目識親覽，故當時沿邊界務之情形，與關隘要塞之防禦工事，以及沿途郡邑城鎮村莊墟集之方位，道里之形勢，及地里直之沿革，田畝戶口之數，風俗物產之狀況等，無不有所條陳，即歷代防守攻剿之史事，亦皆詳列於圖，實為專據書本而繪者所不及，不愧為近今滇邊史事最詳盡之圖籍矣。

光緒兩廣鹽法志五十五卷卷首一卷　清光緒十年刊本

清瑞璋纂修。瑞璋，滿洲人，光緒間官兩廣都轉鹽運使。兩廣鹽法志肇於雍正六年，初僅抄繕，至乾隆二十六年始為刊行，其後重修於道光元年，直至十三年始完成。此志為光緒間所增修者，乃鹽運使何兆瀛因道光所修之志距其時已有五十載，一切規章俱有修改，慮日久失修，恐難徵考，乃奉總督劉坤一之命，設局增修，而終其事者則為瑞璋也。全書凡五十五卷，分門為十八，立各類以子目。第一卷為制詔，第二卷為律令，第三卷為歷代鹽法考，第四卷為六省行鹽諸表，第五卷至十四卷為引餉，第十五至十七卷為價羨，第十八至二十七卷為轉運，第二十八卷為無引鹽斤，第二十九至三十一卷為緝私，第三十二至三十三卷為場竈，第三十四至三十六卷為經費，第三十七至四十一卷為奏銷，第四十二至四十四卷為解餉，第四十五至四十六卷為生息，第四十七至四十八卷為捐輸，第四十九至五十二卷為職官，第五十三卷為雜記，第五十四至五十五卷為缺志，卷首

職銜名凡例目録以及繪圖今觀其書体例雖大致皆繼前志增修者然於門類亦略有更置適光志分類十四此則增以當時頒行事例小有更改量為分并若鹽引鹽斤與緝私一類舊志均刪併入轉運門奏銷一門因編幅無多舊志附於經費門解餉歷屆修志均未增入然押運遲速係設總勤惰攸關考成似應列專門以明區劃全書增補頗為得宜故能綱舉目張有條不紊以較舊志完善多矣

西海徵二卷 民國刊本

清丁惟曾撰。惟曾字尊亭，山東日照人，少負異才，博極羣書，學問文章均為當時所推重，凡天文輿地、壬遁風角、河渠水利、陰陽技術，悉皆洞徹原委，事少歲明選拔入郡名，動公卿，中年多故，遂絕意仕進，嘗著有易象偶筆、春秋釋地、說書偶筆、大學臆解及文集數卷。此書成於乾隆八年，蓋以其時日照志未多係草創，尤以星野與沿革，因典籍缺如，更多訛謬，乃博考羣書作為此篇。凡二卷，上卷為徵天，其目凡十四：論北極、論節氣時刻、論北斗、論緯星、論日月、論十二國星、論雲氣、論干支、論經星度分野，而以占驗考證附焉。次卷為徵地，首論歷代沿革，自唐虞迄國朝，次論海防，皆考前明日照沿海兵事，末附海防圖，蓋本之明陳組綬海運圖，而參以袁了凡之說而成者也。觀其所作，均皆考核精詳，確而有據，文章亦頗雅潔，尤於前人成說，頗多議論，亦修志者所宜徵引之籍也。

沈氏玄空學四卷 清刊本

沈紹勲撰。江志伊重編。紹勲字竹礽，錢塘人。事蹟未詳。志伊字莘農，安徽旌德人。光緒戊戌進士，散館授編修，官至貴州思州府知府。此書原為紹勲所撰，由其子祖綿從其筆記及往返尺牘中搜集所得，後經志伊為之分類編次者也。全書凡四卷，曰例言，曰地理以說，曰九運挨星圖，曰章仲山宅經圖，曰挨星古義，相墓之術，曰巒頭，曰理氣。大旨以巒頭其體，理氣其用，兩者不可偏廢，第巒頭徵實，理氣課虛，三元三合聚訟紛紜，蔣大鴻氏雖著地理辨正，然玄空真訣秘而不宣。紹勲嘗取蔣氏書讀之，復借觀無錫章氏仲山所著宅斷，窮年苦思，終不得解。一日偶閱五黄入中宮運圖，始豁然悟後天八卦之理，於是昔日疑團一旦盡釋，始悟三合之盤非未有誤，誤於後人不知天機，死執五運以為運，運如此置八卦摩盪之理不顧耳。於是著為論說，而玄空九洛之學復明。志伊初得紹勲所著仲山宅斷，思之半年，始得其法，於是益精究之，備得其奧妙，因與紹勲子祖綿商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條例，編次刊行，以公於世，亦最近術數家一大發明也。

疏瀹論一卷　清光緒刊本

清潘欲仁撰。欲仁，光緒間常熟人，少讀書於經史之學，素所研究。書論河事，其書大旨以秦漢以來治河者賢哲林立，然均不禹之法，而惟鯀之師，河方橫決，僅以築防合龍為急，不知修禹舊法，或疏或瀹，於是博考尚書、孟子疏瀹注海之說，並發明其義，謂河之為患，沙而已。南流而沙日積，則決而北；北流而沙日積，則決而南。能去其沙，則行無所事而河治；不能去其沙，蟬竭群賢之智，據百氏之書，傾九府之財以治河，而河不長治。何以去其沙？曰有擬法焉，擬地而注之海是也。未河可擬，既河如何能擬？曰有瀹法焉，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是也。禹患河之善壅，釃為二渠，淺河則水由濟漯入海，淺濟則水由河漯入海，淺漯則水由河濟入海，互相迭代以去其壅。九河之分疏亦如之，而河以治焉。何以知其然也？曰於瀹法知之。瀹文從龠，三口錯出，而有合叔，於六書會意，而其義則以一啟一閉為率，啟三孔笛為龠音，發則啟，指按則閉。橐籥者，今之風箱也，前啟則後閉，後啟則前閉；鎖鑰之鑰，分則啟，合則閉；閘下壯謂之閘，出則啟，納則閉，取義類然，何獨於疏瀹之瀹而疑之云云。觀其所論，即疏防並舉之論，雖可為治河一勞永逸之策，然亦不免為書生迂闊之言。且昔時治河之命，多在河患方劇之時，大工之後，勞費已極，主其事者，豈能不為國富民力計耶？是以欲仁之論，亦只能存其說，若執為定論，固不敢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重訂河渠紀畧不分卷　清光緒二十二年刊本

清王世仕纂修。世仕乾隆間官鹿邑縣知縣。記載鹿邑河渠之籍，肇於康熙間知縣謝乃果，迨乾隆二十二年，邑中大水為災，世仕奉檄挑濬，凡五年而工竣。鹿邑水利亦斷而復興，更就乃果舊本增損而成斯篇。全書不分卷次，亦無門目，首錄乾隆二十二年裁幫籌辦河道上諭及當時大吏所奏河渠經久事宜八條，次為鹿邑河渠總圖及四鄉河渠分圖，再次為挑濬全邑幹河七道，曰惠濟河、曰渦河、曰急三道河、曰清水河、曰茇河、曰里河、曰東明河，皆奉旨疏濬之工程，并附四鄉民工挑濬河渠二十四道，又次為四鄉所挑新舊溝一百十三道，則皆世仕所興修之工程也。每河溝之下，於施工丈尺記載特詳。光緒間，梁宗肆襄修邑志，以其書為專言邑中溝渠之書，因重加訂校，並取采訪冊及睢縣王壽仁所著鹿邑縣志圖例參互稽考，其水道有今昔異者，畧加辨證。其溝渠為原本所無而不詳始濬何年者，則第分鄉載之。其載於原本而已湮塞者，亦類註之。撰成辨證二十三條，附於書末。觀其所校正各條，俱皆精審有據，則其鉤索考證之功，亦未可沒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江海扼要圖一卷　清嘉慶間繪本

清高培源撰。培源字師厚，號蒙泉，青浦人。嘉慶間增生。少從游於王昶，以練達時務聞於鄉里，尤究心於海防河防諸經世之學。著有海防備考、河防纂要、海運備采諸書。時兩江總督鐵保、巡撫章煦均極推崇其論。嘉慶丙子，積與修松江府志。事跡具詳松江府志人物志本傳。此圖刻於嘉慶十一年，經數年之力，屢經修改而成者。蓋培源撰江蘇海防小志時，繪此圖以為其書綱領者也。全圖起自江蘇通州之廖角嘴，而至定海之舟山，凡千有餘里。考江蘇海岸綫南起金山，北抵贛榆，然全省地勢，則大江貫於其中，長淮亘乎其北，其尾閭皆洩於海，實為防海之兩大門戶。培源所繪雖兼及江海交會之處，實亦取其要害之意也。其圖用畫法繪製，考據極為明確。凡江海險要形勢，往來策應之地，及道路之遠近，島嶼之主名，與夫沿江沿海守禦兵弁之數，所當修補增置之法，悉皆備注圖中，極為詳盡。視鄭若曾諸圖，尤為簡易。非若書生紙上之談，剽擬史傳以成者也。故自序

稱其圖皆經目驗，當非誇大之言矣。惟培源所繪悉本清代修制，於現時地勢不免略有改易，然故言近今兵要防務者，誠能推古鑒今，而不無可依據者焉。若用之考昔時成法，則更有所本稽矣。圖用淡墨色繪製，首有培源自序，並名章二，一曰培源，一曰蒙泉。序前有翁方綱題簽。書末附王昶、宋如林、林龍光、呂星垣、金有容、鈕沅、侍程師義、王蔚宗、陳廷慶諸人親筆跋語，大致皆署嘉慶十五年。當即培源繪製初成時所撰。則此本為培源原稿當無疑義矣。

華夷圖一幅　墨拓本

此圖為刻石，在陝西西安碑林中。題阜昌七年十月朔岐學上石。考阜昌為偽齊劉豫之年號，阜昌七年，即南宋紹興七年，金天會之十五年也。全圖所繪，東抵新羅，西盡蔥嶺，南至安南、真臘，北盡長城。中國本部之京府州郡之名，大抵皆用宋制，雖不免傷於簡略，然國之四邊舉有四夷外蕃諸國之名，據其圖中題識，知其所錄皆擇自唐賈耽之華夷圖，至如西有河海諸國，西北有奄蔡，北有骨利幹，東北有流鬼，以

其時不通朝貢，無事於中國，故皆付諸闕如，然亦可見其去取之不苟矣。世傳此圖或為賈圖之縮本，然考舊唐書賈耽傳，貞元十七年耽表言，謹令工人畫地內華夷圖，廣三丈，縱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是賈圖所載東西三萬里，南北三萬三千里，且繪有畫方之法。今此圖不但未繪有方格，且所繪之地僅方萬餘里，尚不及賈圖之半，圖中西域諸國亦僅於圖側摘錄其名，且頗簡畧，故雖據賈圖所繪，但非貞元華夷之舊矣。更考圖中所載，多及宋朝通貢之語，

其稱契丹，謂即今稱大遼國，其姓耶律氏，又渤海於梁之間有女貞國，名一作女真，避宋仁宗諱改名女直。此刻仍作女貞，又遼以幽州為南京，此圖仍作幽州字，而宋之四京，獨詳其三，又頗似宋人製作，究不能臆定依據何代之書所作也。且考圖文紀及遼真，未書言金，又似金建國以前圖版從之，劉豫處遼金

宋混亂之會，尚無一定之根據，故其圖頗此失紘，不能以此定其時代也。考賈耽地理之學，為有唐一代之冠，而所著書皆不傳，其言入四夷道路者，僅存於唐書地理志。華夷圖固早已亡佚，故此圖雖經後世有所增刪，而已非賈圖之舊，然亦尚可見其梗概也。

禹蹟圖一幅　墨拓本

此圖亦不著製者名氏，與華夷圖並存於陝西西安碑林。圖凡一幅，亦題云阜昌七年四月刻石，上書禹貢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古今山水名，並有畫方，注明每方折地百里，橫方五十二，豎方七十有三。其圖雖以考古山川之原委為主，然所繪中國河流海岸之形勢，頗近實際，遠近比例，雖未精確，亦復大致可觀。所載山川，多與古合。考宋毛晃禹貢指南，稱先儒所刻禹蹟圖，黑水在雍州西北，而西南流至雲南之西南，乃有黑水口，東南流而入南海，中間地理闊遠，今此圖黑水與毛說合，是為宋以前相傳之舊圖可明矣。按圖象之學，自古重之。山海經前五篇乃孟經也，其後十二篇為周秦以來釋圖之言，故往往雜以後代郡縣。今案其文有云在其東、或在其北，云捕魚水中，云兩手各操一蛇，云左手指青卯北之屬，皆據形言之耳。山海經本有圖，故陶潛以之入詩，張駿、郭璞以之作讚。始知班固藝文志入之形家，有以也。不知者乃以為域外之言，堪輿之學，非聖經矣。又史記言蕭

何收秦圖書，大宛傳言昆侖，天子案古圖書。三王世家有御史奏輿地圖，漢書言李陵圖所過山川地形，元帝示後宮人單于圖，明帝賜王景禹貢圖，又班固案秦地圖，虞喜志林、薛瓚注漢書，皆案漢輿地圖。晉書言裴秀自製禹貢地域圖十八篇，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言起京兆府，盡隴右，凡四十七鎮，每鎮皆圖在篇首，今俱不存。則此圖之傳，良足寶貴。讀禹貢者固當有所採擇矣。世傳亦以是圖並華夷圖共為賈圖之嚆矢，蓋皆據唐書賈耽傳而勝測之詳，此外圖亦無實據也。又按光緒山西通志金石志，亦著錄有此圖，並稱石在稷山縣，係真刻，石橫二尺五寸，為方七十一，豎三尺，為方八十一，共五千七百五十一方。每方折地百里，志禹貢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山川地名，列注極精。今移砌關帝廟，又注稱此志不詳為何時所刻，疑為關中之摹勒本也，云云。則此圖除西安碑林之碑石，其亦尚有別本刻石歟。

平江圖一幅　墨拓本

此圖為南宋平江城廂之圖、全圖縮為一幅、其所繪南宋時城郭市坊之形極為精細、而於官廳房舍尤為詳備、考宋平江即今吳縣地、原圖刻於石上、在今蘇州府學宮門側、惟無主碑人姓氏、亦無年代跋語、殊不能考其正確時代、程祖慶吳郡金石目、據碑末所署刻工姓氏呂梃張允成允迪三人等姓名、疊見於宋理宗寧宗兩朝碑刻、故斷為南宋故物、然亦未詳其年月、近人王謇作宋平江城坊考、據趙汝談吳郡志序、及吳郡志官宇門所載南宋紹定二年郡守李壽朋重建坊市故實、又證以碑中公署寺觀皆為紹定二年以前之陳跡、斷此碑即刻於是年、其言頗為確實有據、考宋紹興初、宋高宗啟自浙移駐平江、命漕臣即子城營治宮室、其時郡守王㬇承建炎兵火之餘、興葺官署學校、不遺餘力、而㬇又能究心藝事、重刊營造法式於此、即世所稱紹興本者、故其營繕猶遵奉汴梁遺法、而此圖雖成於理宗紹定二年、距王氏經營僅八十餘載、固尚能傳彼時之盛、且圖中所載官廳房舍坊市街巷諸名稱、又大半為吳中諸方志所不及者、實為考南宋吳中故實者當依據之圖矣、

宋地理圖一幅　墨拓本

此圖亦為一碑石，碑在今吴縣舊蘇州府前，圖末有宋淳祐七年王致遠跋，稱此圖蓋為黄山黄公所作，致遠得原本於蜀，因摹刻以永其傳。其所謂黄山黄公者，即宋人黄裳也。考宋史黄裳本傳，稱裳為隆慶府普城人，黄山蓋其自號。乾道五年進士，光宗登極，遷嘉王府翊善，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本性、曰帝王伯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紹運，以百官終焉，各述大旨陳之。裳製渾天儀與地圖，侑以詩章，欲王觀象，則知進學如天運之不息；披圖則思祖宗境土半陷於異域而未歸，是其圖之進當在光宗初年也。而此圖即其所進八圖之一。今觀其圖，共凡一幅，東至新羅國界，西至黄河河源積石山，南至瓊州，北至塞外之黄龍府。圖中所錄宋代京府州郡之名，以及山脈河流形勢，均極詳盡。至其所以略於西南者，亦其時滇中未入版圖故也。惜其圖幅雖較大於阜昌之禹跡華夷二圖，但山脈水緣弗能密合，又無方格以計道里，其形式固劣也。然唐宋以來輿圖大都均已亡佚，其可傳於今者，僅西安碑林之禹跡華夷二圖及蜀中税安禮之指掌圖與此圖而已。故圖之製作方法雖欠完善，然於其時地理形勢皆能略具規模，亦考宋代疆域沿革者依據之本也。又考玉海地理圖云：黄裳作輿地圖，以木為之。朱文公文集答李季章書，亦稱黄文叔頃年嘗作地理木圖。據此可知裳圖之原本當為一木質地形圖，而致遠所稱此圖原本當即木本之圖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京城全圖一幅　清内府藏墨繪本

此圖不題製者名氏，舊爲清内府所藏，全圖總爲一巨幅，分訂五十一册，分東中西三排，每排十七册，縱約二尺二寸，横東西排一丈三尺，中排一丈六尺，考清會典京師城池規制，定内外城東西共長二千八百七十二丈三寸，北面二千二百三十二丈四尺五寸，衡之是圖，其比例當約爲北京全面積六百五十分之一，圖中不但於京師衢巷，均能詳舉其形勢，即宫殿府第衙署寺廟等，亦皆悉舉其名，至其遠近比例，自不能一一精確，然亦大致可覩，瞭然如指諸掌，圖中不著繪修年月，查乾隆二十六年造辦處圖房舊目錄薈萃中已載之，自當在乾隆二十六年以前，更就圖中地名考之，若順天府志稱京師西帥府胡同之賢良寺，乾隆二十年移建於冰盞胡同，此圖則仍在原地，清會典稱長安門外之三座門，增建於乾隆十九年，清宮史稱景山五峯各有亭，建於乾隆十六年，此圖則尚付闕如，又清會典稱西苑闡福寺，建於乾隆十一年，壽皇殿於乾隆十三年移建於景

山中，此圖所繪均與會典所載相同，據以上各條均可證此圖當爲乾隆十四五年間所繪也，至繪圖者尚未能考出，緣官書所修者不列繪者名氏者甚多，實亦無由考之也，是圖之成，距今已百數十餘年，圖中所繪有關京師沿革至爲重要，固不能因與近時不合而廢之，此後百十餘年間京師迭遭変亂，尤以庚子之役更易猶多，而史家之考京師沿革者，若坊巷衚衕集、日下舊聞考、帝京景物略、春明夢餘錄諸書，所記雖詳，而無圖以證之，是以欲考舊京滄桑陳跡者，固當以此圖爲藍本矣。

清皇朝直省全圖一冊　清光緒三十二年刊印本

清鄒代鈞製、代鈞字沅帆、新化人、光緒間隨使歐西、歸充京師大學堂教員、官學部參議、生平專致力於地理之學、著有西征日記等書、其關於輿圖者、刻有湖南省圖、及中俄交界圖等、皆為世所稱許、此圖成於光緒三十二年、其圖大旨據胡林翼輿圖為底本、以西洋地圖製作之成式而為之者、全圖共凡二十五幅、先為一統總圖、而系以各省區圖、每省為圖一幅、曰直隸、曰盛京、曰山東、曰山西、曰河南、曰江蘇、曰安徽、曰江西、曰浙江、曰福建、曰湖北、曰湖南、曰陝西、曰甘肅、曰新疆、曰四川、曰廣東、曰廣西、曰雲南、曰貴州、曰吉林、曰黑龍江、曰內外蒙古、曰青海西藏、各圖均以北京為中線、總圖比例為一千三百九十五萬分之一、分圖比例不等、圖中郡邑界劃分明、所載地名亦頗詳盡、雖如村鎮市墟之微、亦皆擇其要者而錄之、至若水陸交通及一切行政建置、尤為具備、各圖均以銅版設色刊印、故極明晰、其圖所繪雖皆為清季版圖、於今形勢已不免稍有變遷、然亦僅為區劃上之更置而已、因之現代輿圖作家、往往尚有以其為藍本者、是其圖之權威、至今亦尚能存在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邦畿水利集說四卷附九十九淀考一卷　清沈氏來稿本

清沈聯芳撰。聯芳字叢山，江蘇元和人，官直隸青縣知縣。先是嘉慶八年，直督顏檢飭屬勘議畿輔水利，將奏請次第興舉，聯芳自以職在河壖，修防疏濬，所當講求，因就所知，采諸志乘河圖，輯為此編。凡四卷，一至三卷為京師西南諸水，四卷為京東諸水，皆先舉經流，遞詳支幹，附以經論，及施工緩急之目。凡前人已創之議論，或議而未行，或行而未竟，無不蒐徵博引，斷以己見。其大旨曰濬減河以洩運河，曰別濬治以殺水勢，曰擴泊淀以儲水，曰濬子牙正支二河，曰疏永定河之下流，曰治文安之水以利農田，皆言之極中要害。其九十九淀考一卷，列詳興廢之緣，亦極精審。言畿輔水利者，誠能考核當時情勢，隨事揣摩，因其異同，而推求沿革之故，列於疏濬築防，亦未為無補也。原書為抄本，前有其弟欽裴序，及甘泉汪喜孫、仁和吳昌綬手跋，書中並有朱墨點校，蓋為仁和龔自珍及吳昌綬先後校定者也。據吳昌綬跋，知為聯芳原稿本。蓋彼時言畿輔水利者，若林則徐、吳邦慶，均皆推崇其論，而引用其說，則當時傳本殊多也。

芙蓉湖修隄錄八卷 清道光刊本及光緒十五年活字本

清張之杲撰。之杲，錢塘人，官陽湖縣知縣，遷泰州知州。居官時於農田水利極力講求。常州有芙蓉湖，廣袤百里，地居陽湖、無錫兩邑。自晉內史張闓始清湖治田後，迄唐宋元各代皆無人經理。至明宣德間巡撫周忱始為營田，而歲出穀以數十萬計，邑人賴其利。厥後及清亦屢有經營。道光二十年六月積雨水溢，岸裂隄崩，全圩傾圮，風水相激，勢同洪流，沿圩而居者屋廬漂沒。之杲乃親為履勘，籌費興修。凡五月始將隄復舊圩，乃輯此篇以備後日籌修之準。全書凡八卷，標目三十有五。第一卷為圩圖、碑記及各圖董保各項，第二卷為當時公移諸案牘，第三至六卷為興、築修葺埧岸水口之丈尺與工役民夫之集，第七卷為祠宇、河港、橋梁、風俗、土產、諸說，第八卷為明萬曆、天啟以及清康熙各朝之修隄舊案。大旨皆從前人之治湖錄、採湖錄諸書錄出者，蓋是書以詁當時之諸水利條規為主，故以前代章程選刊於後，亦備稽考之意也。至書中所錄橋梁、風俗、土產諸說，雖與水利無涉，不免有蕪雜之譏，然亦可知水利之興廢與一方之風土盛衰均有莫大之利害也。原書有道光二十六年之杲等原序，末有黃天蕩圩人姚信書後，知此書於道光二十六年始刊成也。至光緒十五年知縣金士準尚有重刊活字本，仍據原書刊印，惟於道光以後之續修圩堤諸案亦略有增補，又校之杲原刻更為完備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清河宣防紀畧圖說一卷　清光緒二十九年刊本

清裴季倫撰。季倫字芝階，中州人，光緒間官直隸，歷河干凡二十餘年，頗能勤其職，凡直省之河道源流，以及一切工事，均皆切實講求，詳察利弊，此篇乃其專論清河工事者也，故名曰清河宣防紀畧圖說。書凡一卷，首冠清河道屬之堤工圖，（圖凡五，）曰滋河瀦龍西淀大清趙王等河堤全圖，曰新容雄大清河南北堤圖，曰無深滋河南堤圖，曰祁安博蠡高瀦龍河南北堤圖，曰任邱西淀千里堤並任雄趙王河南堤圖。次為河道工程諸說，（清河所屬堤界及大清瀦龍趙王西淀滋河水勢土性情形，並春日工作夏秋防汛暨挖河堵口各事，）共凡六十六（圖）目，靡不條分縷析，疏證詳明。考直隸五大河，惟永定河最稱難治，清河次之。清河之所以難治者，支派紛歧，迴環貫注，加以永定南岸一經決失，挾河而入，將清河淤塞，水無所容，其受通深，非全局在胸，洞明形勢，未易辨言治。季倫久歷河干於斯，河之利病得諸目驗，故其所言皆能精要，言畿輔水利者，固當有以取之矣。其書成於光緒二十九年，前有吳鍾英序及季倫自序。鍾英之序尤推崇其書，而稱其為畿輔水利从書所未備，語頗洽當，蓋非頌美之詞也。

陽江舜河水利備覽不分卷 清光緒刊本

清胡景堂撰。景堂字東甦，陽湖人。陽湖故有舜河，源出於陽湖大寧鄉，爲晉人傍山鑿港而成，北行入江陰境，經虞門通大江，港門曰新溝，旱則引湖內灌，澇則導水外洩，內灌則溉河。陽湖、江陰兩邑悉受其利。惟以年久失修，以致淤泥堆積，水道日窄。景堂慮水利將廢，乃與江陰繆荃孫謀諸兩邑鄉紳，創議修濬。咸以爲然，因於光緒戊子冬十月開工，迄己丑春二月，共百二十餘日而竣。景堂復採錄圖志中之有關舜河水利者，並當時公牘，而爲此篇，以備後人程式也。其書分門爲六，先水利論，次公牘，次章程，次前事考，次圖，次役田，末附以治水要言。其公牘上溯至萬曆五年，前事上溯至洪武五年，並下迄於光緒間。書中條舉件繫，經緯分明。於治水條規，尤爲詳備。附錄治水要言，亦採集前人成說，亦可謂勤於搜輯，而有功於一方水利者矣。前有繆荃孫序，於是役之始末記述頗詳，蓋是役之成，荃孫固亦有力焉。

狂夫言一卷 浮溪精舍叢書本

清謝錫臣撰。錫臣事蹟未詳。書凡一卷，先考河勢，次論河水治導之策，大旨主廢堤防之制，施以疏濬之法，而清河底，使水由地中行，復神禹九河之舊，通注於海而暢其流，以免氾濫衝決之憂，謂爲治河之上策，並舉其利若干條，覘其所論，亦紙上空談，不切時勢之論，與欲復井田封建同一迂謬耳。惟書中力闢昔時治河往往託之鬼神之非，及治河當以推測步算之法爲先，方可定地之高卑遠近、廣狹險易之勢數語，實爲治河精要之論。末有宋翔鳳咸豐三年跋，稱錫臣爲康熙間人，亦不詳其鄉貫。原書舊藏於含山令管君廨舍，爲管君高祖手抄本，翔鳳以其書流傳頗罕，乃錄之編於其所刊浮溪精舍叢書，以廣流傳也。

水经注图说残稿四卷　清道光刊董方立遗书本

清董祐诚撰祐诚字方立阳湖人嘉庆戊寅举人少负经世才足迹半天下凡山川形势采览所及历历识之始为汉魏六朝之文继复肆力于律历数理舆地名物诸学著述颇丰皆为世所称卒年三十三岁其兄基诚痛其志之戚惜其年之啬遂辑其遗书数种校而刊之曰董方立遗书此即其中一也前有基诚序称祐诚究心地理之学书节取水经注泐以当时水道分图系说自成一书为之累年所得凡四卷卷中图说俱备惟河水自积石以下有图而无说图大者仅数尺小者亦径尺许当别为一册而录入遗书者仅其说也云云据此可知原稿本有图基诚是否另为刊行不可考矣书中于水道迁流及州郡城廓之沿革考證极为详明即于通典史志诸书亦多驳正郦注尤能有所发明其论河源则推崇郦氏出于葱岭之说力诋通典所识之非虽其书未能終青所录仅河水汾水浍水文水原公水洞过水晋水涑水等八条然亦颇为当时之研水经者所重视王先谦撰合校水经注时曾悉录其说杨守敬亦采其脉水专家为郦氏忠臣是其书价值之大不待言矣至流传之本除此本外尚有光绪六年会稽章氏重刊附诸赵一清本后此外则杨守敬丛刊书目称成都有翻刻本未之见也

重修泉河紀略八卷　明萬曆刊本

明張文奇輯。文奇字原正，長洲人，萬曆進士，以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管理山東南旺分司，歷副使。明代建都北燕，歲漕東南粟四百萬石，故其時治河均兼及漕運，而山東諸泉尤為漕河之命脈，因設南旺、寧陽、濟寧諸分司，專司泉源之政。明正德四年王寵撰東泉志，是為泉河有志之始。嘉靖三十九年張橋以東泉志未及河事，復改輯泉河志，志之兼及河事，又自橋始也。嘉靖四十五年張純又以二書會有詳略，更取東泉志、泉河志二書，合輯泉河紀略八卷，即此書之初篇也。隆慶五年張克文又以純書尚缺濟寧未備，於是續加編次，附刊於紀略書後。文奇此篇則以克文所續別成一帙，未能類從，難於觀覽，且其時距克文成書雖不及十年，然其間泉河建議、官司沿革頗多異同，因又合紀略及續略重為纂輯，体例仍準紀略原式，而內容頗多增訂。第一卷為歷代河渠，計一百五十七條，起自禹貢，而迄於萬曆七年。第二卷為漕河諸考，目十二，詳於會通，而兼及其餘。第三卷為諸泉總考，以及分派，而廢泉亦并錄之。第四卷為泉司姓氏職掌，惟河夫錢糧槩從略焉。第五卷為漕河禁例十七則，及有關泉河奏疏十篇。第六卷為碑文，計元六，明三十有二，大都皆為元明閘開會通新河以及郡邑水利之文，其有關泉河者，悉擇要而錄之。第七卷為雜著，內有張純論泉河工事之文，及歷修泉河志略序跋等。卷目中有海運論，亦純所撰，大旨主河海兼運之說，亦從元人之議也。第八卷則殿以泉源閘河圖二幅，圖中於泉源、閘壩二事紀載最為明晰。蓋其書雖紀河事而作，猶本方志体例為之，故搜採既甚完備，條畫亦頗詳明，凡歷代治河之方，以及泉河源流、治理沿革，無不備載。考前代河運規模以及泉河利病者，其必有所取矣。書前載張純原序，蓋文奇不沒其創始之功故也。

籌河論一卷 清刊本

清魏源撰。源字默深，邵陽人。道光甲辰進士，以知州歷官江蘇東台興化諸縣，工詞章，熟於掌故，尤悉心時務，精輿地之學，著述綦富，均已行世，而尤以海國圖志、聖武記等書，為世所推。是篇作於道光十二年，大旨主張改河北行，使河循張秋運河，趨大清入海，以復漢唐故道。系於北岸壽張至臨清間，盡塞減水閘，倒塘濟運，實為河運兩全之計，並舉其利有六，略謂工費歲可省五百萬，十數年可漸復乾隆之舊，其利一。河北自衛輝南境，凡沙河所經，如原武、陽武、延津、封邱、考城，直走山東，皆歷年河決正溜所衝之地，非沙壓即斥鹵，皆土曠人稀，無稻秫閭閻，而南至開封，下至淮海，舊河涸出淤地千餘里，以還河北災業之民，舍磽瘠得膏腴，不煩給價買地，大利二。洪澤湖竭出入海，高堰可不蓄水，涸出淮西上游民田數萬頃，大利三。五壩不啟，下河不災，淮揚化為樂國，大利四。河不常患，帑不虛糜，而後國家得以全力飭邊防、興水利，盡除一切苟簡權宜之政，大利五。其新河歲修數十萬金，但取諸舊河舊湖涸出淤地升科之項，而有餘，國家更不費一錢以治河，大利六。觀其所論，頗能中切時弊，其後咸豐六年，銅瓦廂之決，河復北流，由大清河入海，適與所論相合。然考元明以來，河臣之所以均使河南流，而不北趨者，要皆因保障運道為軍國大計也。故其時雖有倡改道北流者，終恐妨及漕運，而不果行。至咸豐六年，黃河北徙，其時復有主復南河故道者，又以經費過巨，且其時海運已通，黃流穿運，不致影響轉輸，是亦未能果行，可知河之南流北行，要皆因古今形勢不同，各有所需也。故源之所論，行之於咸豐以後則可，行之於道光則格於時勢，不能見諸實行也。

治河策一卷　清道光刊本

清傅咸如撰。咸如字景廣，事蹟未詳。書成於道光四年，蓋為清代河患最巨之時期也。書中大旨力主王景水門之法，而加以變通，大致謂古今治河者不出三策：一曰九河，其分水來水，制度高大堅固，不必官吏防守，自不潰決，謂之上策；一曰水門，制度堅固，中流兩岸皆有可恃，設官吏防守，亦不潰決，謂之中策；一曰隄防，中流常洪，兩岸不堅，雖官吏防守，亦多潰決，謂之下策。今人居稠密，不能空數百里之地以容九河，專恃隄防，又數數為害，莫若折衷於二者之間，不拘九河而分水來水，得其大意，不廢隄防，而緊要之地亦修石隄，中間列多設來水刷沙之制以治之。綜其所論，意在以王景水門之法，行禹疏九河舊制，雖全本古法，然亦頗有條理，且皆引證前人成法，不為空疏之論，固不宜以書生之見而廢之，而亦考治河之方者所當參考者也。書內屢稱其書尚有附圖，今此書不載，或已遺佚，抑未刊刻，不可知矣。末附補論清運一篇，以復蒙津口古石閘引黃濟運為主，而於借湖入運之說，頗為指摘。雖今海運已遠，運道久已淤塞，然欲考前代河運沿革者，當亦有所採擇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永定河續志十六卷卷首一卷　清光緒刊本

清朱其詔纂、其詔光緒間曾官永定河道、籍貫未詳、永定河志始於嘉慶間、為河道李逢亨所纂修、其詔以李志之成、閱時已六十餘年、不但河流形勢已屢有變遷、即疏築機宜之因革損益、亦互有異同、因慮其年久失修、文獻無徵、乃設局籌款續為纂輯、所採材料起自嘉慶二十年、迄於光緒六年、全書分門為八、首冠諭旨、第一卷為繪圖、二卷為工程、三卷為經費與建置、四至七卷為職官、八卷為兵制、九至十四卷為奏議、十五至十六為附錄、附錄者皆為雜記之文及有關治理永定河之論著、共凡三十篇、今觀書中所冠之永定河圖、頗為精詳、其繪法全仿李兆洛一統輿圖之例、按分計里、縱橫分繪、頗使觀覽、蓋皆經實測而成者也、各卷之中、亦均蒐採詳盡、極有條理、體例則多本舊志、而略有更改、若兵制一門、李志載諸經費門兵餉條下、是志搜討較舊志特為詳盡、更以河兵防汛為河防要素、故均別為一門、於體例亦頗有當、固非徒事詭異之舉者也、末附永定河神廟陳設儀注之文、為永定河道游智開所補者、又留別詩文數則、為同知陳遴心輯刊時附錄於後者、不免有贅疣之譏、蓋是志尚未刻成、其詔已去職、因之接刻之役、屬諸遴心者也、

鎮江水利圖說不分卷　明崇禎間刊本

明姜志禮撰。志禮字立之，丹陽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尚寶司卿，致仕後加太常寺少卿。著有姜問節全集八卷，刊行於世。是書成於崇禎五年，首列志禮所撰續漕河議，次爲萬曆間邑人姜寶漕河議，末爲邑人駐舉所撰丹陽縣中禁侵佃練湖記。志禮之續漕河議，即爲續姜寶之文而作者，大致主革丹陽新佃湖田有妨水道者，而講蓄湖水，令滿以待濟運，修復呂城、奔牛兩閘壩，以啟閉而資盤剝於丹陽運河通金壇七里橋地方，橋旁有閘基，與京口閘各以時下板，以防走洩。閘常拼蓋淺諸河，以試運回空船及官船之來去者。末並附練湖啟閉閘壩條款凡六，似爲建議當道時所作者也。原書並無序文目錄，書雖稱鎮江水利，然只及運道工事等，於鎮江水利無所及，是名稱與書內不相符合。且原書既名圖說，似當有圖，但圖上供缺，如是其爲著作時原缺歟，抑爲殘本歟，實不可考矣。惟書中所採各文，均爲志書所不及者，是不但可供修志之採補，亦爲考運道當稽考之

籍也。

清河駁辯一卷 清道光五年刊本

清康文何撰。文何字星涼，山西交城縣人，監生，寄籍江蘇上元。好讀書，無志功名，嘗遍游名山大川，閱歷各要地四十餘年，處處時加詢問，而於漕河吃緊之處更留意諮訪。先是嘉慶十六年南河屢決，甫塞倒灌，運河淤墊旁溢，接通清口。文何是時勢之適，察地形之高低，以為黃河之害皆由海門鉗口埧要工不修，拖風船、鐵篦子、混江龍不用，黃水到此散漫無力，因而沙淤日高，河底日長。直以嘉慶十二年間將江廣十九幫淤淺淮揚一帶，知其將來必有阻滯，因創而截盤運、黃不入淮之策，凡十事，上諸當道。時兩江總督百齡善其說，更上之清廷，而總漕許兆椿非之，終為所沮而罷。其後道光四年，南河又決高堰，量史曹以借黃之說進，翰林潘錫恩切駁之，大旨亦主黃不入淮，而截盤運之策雖亦為當道者所沮，旋復採其說而行，卒以成功。文何以其與己意同出一轍，乃將當時所上條陳諸事，及總漕許兆椿駁斥之文，一一引證，反覆辯論，輯為此篇，以明其說之創於己，而證其不誣也。今觀其書，雖為論漕運而作，然於河事亦多有所陳，考前代濟河者固當有所取矣。前有包世臣題詞，末附陸在元諸人贈詩，大抵皆推崇其論，亦昔人互相標榜之習，固無甚精要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水利芻議不分卷（民國排印本）

清茅謙撰。謙丹徒人，字詠山，諸生，好論時勢經濟，而於農田水利之學尤能精研覃思，務在尋其要旨。中年而後，嘗歷游湘皖京津豫粵諸省，多所建白，凡有所論，悉記於冊。歿，則次其先後，手自刪存，歿後其子乃登等裒輯其詩文遺稿，以謙生平特長於水利之學，議論獨多，故別編為此篇。不分卷次，共分六十有四目，前後雜無義例，然古今治水得失之原，與夫南北各地旱潦癥結所在，以及一切有關水利之籌劃設備，靡不灼見要領。其通論治水之法，則有兩條例：一曰決九川距四海，二曰濬畎澮距川，有一總手段，曰掘地，有一總成績，曰水由地中行，人得平土而居之。又言治粵潦有四大綱：曰疏海口，曰挽江身，曰強海堤，曰開湖蕩。至其言治淮，則力主導淮入江之說，尤為後人所崇，而灼見行於事實者也。按謙究心水利，歷五十餘年，故其言皆能洞鑒癥結之所在，言水利者若能將其說而行之，義可收事半工倍之效乎。原書前有金壇馮煦、泰縣韓國鈞等序，末有謙自序及其子廼登等附記、門人張長慶跋，是此書謙雖曾編次刪存，要未成書，故廼登附記及長慶跋文中又詳切言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雄州水利諸陂記一卷　清嘉慶間刊本

清羅含章撰。含章字月川，本姓程，雲南景東廳人。乾隆五十七年舉人，嘉慶六年大挑一等，分發廣東，歷官封川、南雄諸州縣，政績頗著，爲當道所嘉許，因功擢官山東、河南諸省，皆爲水患之區，故嘗得奉命襄助河務，而於直隸水利尤多建樹，累官至浙江巡撫。乃復姓程，著有讀鑑辨正、明倫述要及嶺南諸集。此爲官南雄時所作者。先是含章以南雄山高土燥，水源短淺，地瘠民貧，積欠錢糧動累鉅萬，考其積欠之由，固非民之不良，實由水泉未諳，民食不足之故。於是相度地勢，濬建陂塘，並捐廉爲倡，悉心經畫，積二年之力，新開之陂凡十一，修復之陂凡十，官開之塘凡四，民開之塘凡九十有三，自是南雄水利大興。工成後，又以所撰陂塘諸記彙輯而爲此書，以爲後世所取法。各記中詳載各陂塘興工之始末，及修築之丈尺，而於各陂塘興廢之利害，議論尤能明晰，實非誇美表功之冊，亦言粵東水利者當考核之籍也。書成於嘉慶丁丑年，前有武陵趙慎畛敘及含章自序。慎畛力崇其爲循吏，並稱其文皆紀實之作，亦非標榜之論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固始水利續志二卷　清乾隆刊本

清謝聘撰。聘，武進人，乾隆間進士，官固始縣知縣。生平於史學及地理多所考訂，為官亦有政聲，於水利尤多建樹。按固始北境瀕臨淮河，宿稱澤國，故多水患。自楚相孫叔敖築陂濬泉，始有水利可言。康熙間知縣楊汝楫莅任是邦，以故跡漸湮，乃仿前人遺規，凡陂防溝渠，莫不盡力興舉，至今民賴其利。汝楫於工成後，曾撰固始水利志，以誌其始末。迨乾隆末年，聘官斯土，以楊志詳於興利，未遑杜弊，且其時距楊志之成，已有百餘年，其間沿革頗多異同，乃彙擇當時條議章程，續為此篇，以備後世有所取法焉。其體例悉仍舊志，上卷為圖說，曰清河水利，曰堪河水利，曰曲河水利，曰柳溝水利，曰白露河水利，曰急流羊行水利，曰四鄉土埂水利等。其凡七圖，各附以說。凡各河源委支脈分合，以及修築疏濬蓄洩啟閉之法，皆能條分縷晰，即各河宣洩利弊，亦能議論詳明。下為水利條議，及歷來興修水利之公牘章程等，雖皆案牘之資，亦可補志書之不足也。凡欲瞭固始水利之沿革者，亦深可資借鏡而採擇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水利雜記一卷　清抄本

清鄭日奎撰。日奎字次公，號靜庵，貴溪人。康熙己未進士，散館改禮部主事，遷郎中。此篇為其預修治河方略時，稽考舊籍，輯錄成篇者。全書凡一卷，就其書名標題之，似為通論水利之文，實際只言京東水利也。書中大旨以京東遵化、豐潤、薊諸邑，負從地瀕，水與田平，稍施疏決，即歸畝畎，並皆能其浸野而去，故隙而稍勤土膏，方能潤澤，旬日不雨，禾苗遂過其槁。此言水而不知水利者也。若於近泉之處為陂為塘，蓄山泉之水，以備亢暘，則閘垂之陽，淮汎有資，而山硗為沃野矣。廣平、大名所屬州縣，為滏、漳、衛諸河經流之處，皆古爰井田地，漫衍千里，曠然平原，因無丈尺之渠以瀦瀉其間，故雨暘依時，可幸有秋；倘淫雨連綿，遂苦墊溺。此視水為有害而無利者也。若於諸河平廣之區，為閘為堰，為溝為洫，俾水達田間，以時蓄洩，即使夏秋漲潦時，則之水上有所遊遍寬緩，而無決嚙之虞矣。河間、保定所屬各州縣，聚瀦沉漳流，瀉於下流而入海之道，僅賴一渠，壅淺不及，故壅塞漫溢，平陸盡成沮洳，此受水之害而不能收水之利者也。若訪古來舊蹟，廣渠盡為開導，使水去無所壅，而下溼之地，酉為瀦水之所，使水有所鍾；其近水可以耕作者，為圩為堤，使外為洪涵而內成阡陌，傚東南卑濕之法，設浚以備旱潦，則雄冀之墟，皆南畝矣。考其所論，大率襲取前代成說，並敘述頗能有條不紊，文筆尤為雅潔，言畿輔水利者，當有所採擇焉。小方壺齋以書曾刊有此書，僅節錄要點，非全璧也。

運河要論不分卷 原稿本

題味道山叟撰。其姓氏里居莫可考究。是書所論運河，只及山東一省。總前五篇為其自撰，外餘者大半彙輯前人議論東省運河之文，與歷來河督之奏稿、公牘，以及河工章程、例案等而成者。自乾隆迄於咸豐，共凡三百五十七則，搜羅尚富，然漫無次序，不成体例也。惟書首所載運河要論一文，頗為詳明，且於前人所行全漳入衛之說，指摘甚多。略謂山東運河，自導漳入衛以後，始有河岸漫溢之事。至伏秋之時，其奔騰北注，尤有不可防禦之勢，不知讓河以犯，而岸盡崩，民隄並無幫貲修築，隄工高寬不過數尺，向甚卑薄，既不足以資捍禦，而自臨清以至拓園鎮，綿亙四百餘里，其間並無河湖瀦泊，如南旺、安山等湖可資宣洩，而河身灣曲之處，即為迴溜頂沖之地，稍授之以危險可乘之隙，盡此數者，一遇伏秋水發，漳衛閘河之水一齊添漲，洪波浩瀚，水勢盈槽，兜河堤潰，內外撼擊，有不潰決為患者乎？所論頗為中切。證以國志所載康熙五十三年全漳入衛以來，迭始漫

溢為害之說，更可為此書所論之明驗矣。書前有作者自序，略稱其服務河干二十餘年，凡前人舊作奏所經心，因擇其重要者錄之，以備稽考之意云云。又書中尚載有所撰請修河渠志稟一則，則此書或為其官河工時所集錄者，蓋備纂修河志時之資料也。

籌運論一卷　清抄本

清戚自芳撰。自芳，山陽人，事跡未詳。是書為論黃河北徙以後淮揚運道之形勢者。蓋其時中河之水全力注運，助淮為虐。籌運者不於運河之上源設法匯蓄，僅汲汲於運隄上增卑益厚，而不作治本之策。自芳因作此篇，以供治者之採擇焉。觀其所論，大旨力主導中河之水自入於海，以復道光以前舊制，并謂入海之路凡二，曰舊黃河，曰鹽河。舊黃河為淮泗故道，而河底較高；鹽河則非淮泗故道，而河底較深，故更主以鹽河為入海之路，尊潘靳之成法也。次則興復洪澤之利，以蓄淮流而濟灌溉。書中於引湖入運之一策，及隄防修築之法，尤能切要條而不紊。雖不出前人範圍，然疏證則頗詳明，蓋自芳生長斯地，故討論自極精審。考運河及淮揚水利者，亦可因之有所參證也。書前有自芳自序，下鈐自芳印記。書中刪改頗多，疑為自芳撰述原稿。其書除此抄本外，小方壺齋輿地叢書曾收入印行，則當時或尚有其他刻本歟。

雲南溫泉志補四卷　民國刊本

清童振藻撰。振藻字仲華，淮安人。嘗幕游滇邊，生平喜研地理之學，著述頗富，均刊行於世。此書為志雲南溫泉之專籍。蓋以前代志籍於溫泉俱皆畧而弗詳，近人雖有專書，惟滇南一域，因遠處邊徼，仲偶窾阻，亦第獲十之二三而已。滇人李季山嘗作之，固可稱大觀，然亦猶多舛誤。振藻因作是篇以補其不足，故名雲南溫泉志補也。其書大半參攷大清一統志與郡邑志乘諸書，并捃摭詩詞文章游記之作有關滇地溫泉者，彙錄而成，以道縣之制分為四卷。第一卷為滇中道所屬各縣，第二卷為蒙自道所屬各縣，第三卷為騰越道所屬各縣，第四卷為普洱道所屬各縣，共凡六十七縣，泉共一百七十有六。縣名之下，各著以沿革；每泉之下，摘錄名家游記，條列於後。其有疑者，又各加按語，不但於前人舊說多所攷訂，而於泉之功用，若某泉可浴，某泉有何種礦質，亦悉詳為叙述，固非專為記載奇景殊蹟之作，亦有切於實用者也。纂地志者固可供參考之資，即地質學家及

醫學家亦可供研究也。

讀水經注小識四卷 清光緒石印本

清龐鴻書撰。鴻書字劬庵，江蘇常熟人，光緒庚辰進士，散館授編修，累官至貴州巡撫，博通經史，於水經尤所致力，嘗以其時流傳之水經注，多為趙東潛本，而不如戴東原本之精，乃取趙本以戴本改定之，其有疑者，則雜採諸書訂其異同，稽疑摘誤，歷十年之久，積之得數百條，乃編排比次為四卷，悉依趙本卷目為序，書中於全趙諸本指摘頗多，獨於東原校本則力為推崇，若渭津水條，酈注作溫水入焉，趙本則以溫當作濕，東原本改為涇，鴻書考費閩之濕水即盧水，在屯留縣入渭，不當在鄠縣，故力詆趙氏作濕之非，並識其不知地之相去幾何，而冒然臆改，不若東原之說形與相近也。其說頗有可取，究因參考未富，故亦每有假借附會之弊，不能與王先謙之合校本相提並論也。

水道直指一卷　清嘉慶刊本

清張匡學撰。匡學字三悅，休寧人。少聰穎絕人，於諸經義疏無不舉究，而水經尤所致力。嘗著有水經注釋地四十卷，及補遺二卷，刊行於世，考據精核，為時所稱。又以水道通塞，黃河遷移，互有異同，頗難考稽，而水經注又多不可証，因作此篇，以補釋地之不足。書凡一卷，列水名一百六十五條，每水皆以發源地為主，兼以郡邑，列其先後，其源委支脈之分合，方綿曲折而匯流之地，則統以當時水道為斷。是水名之見於水經者，皆為注出。高山巨嶺之有關水道者，間亦有所記載。前有其弟節序，稱其壯游四方，通太行，上龍門，觀砥柱，出奇險絕，如在目前。游歷所至，為某山某水，某城某支港，莫不詳詢土人而識之，蓋亦躬親考查者也。惟西北諸水，概未載入，不免遺疏漏之譏。或匡學未至其地，故不敢臆為記載乎。全書文辭極為簡潔精審，若與齊召南水道提綱相較，固不免有詳略之別，然粗具規模，亦足資考水道者之研索矣。

磚工記一卷　清抄本

清蔣湘南撰。湘南字子瀟，河南固始人。道光十五年舉人。治經宗許鄭，旁通象緯曆律輿地水利農田諸學。尤工詩古文辭，著有十四日經日紀、七經樓文鈔、春暉閣詩鈔諸書。此書專記道光間東河總督栗毓美創作磚壩之工事者。先是道光十五年，毓美以布政使授東河總督。正值原陽三堡支河告險，碑磅訇磕，寬至一百二十餘丈，倉卒間竹楗石畚皆不具，文武官員遑遽無措。毓美乃令迎溜拋磚，磚壘壘高出水上，大溜立即外移，在工者咸驚以為神。毓美乃下令收買民磚，於受衝處成壩六十餘所，壩始成，風雨大至，支河首尾皆決數十丈，而壩無傷。又試之他岸，卒皆有成效，因奏請清廷，請河工易稭埽為磚，而節工費，帝頗嘉其意。卒以當時河工積弊已久，官吏不以節費為策，故磚制旋廢。湘南以其細心惜物，且為治河者應知要策，乃將其目覩磚工之始末，著為斯篇。書僅一卷，先為現工各記六篇，蓋皆為湘南目覩各工情形筆之於書者。末附磚工諸章程及毓美所

上奏疏今觀其書雖篇帙無多然於鹹美當時創造磚工之本末悉已備載敘述至為雅潔書中所附磚工諸章尤可為考河工制度沿革者之資料光緒間梅啟照曾以磚工成案刊印於其學彊恕齋筆算从書中然所輯皆案牘之資不若是書之完備也原書前後無序跋曾否刊刻不可考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豫河三志十四卷　民國排印本

戴謂川撰謂川光山人是志乃續陳善同之續志而輯者全書分六門首為圖一卷凡豫省黃河形勢變遷以及水位漲落與河流含沙量等悉皆繪入記載亦詳共凡十有二幅次職官二卷末附兵夫所以志章則之編製考核也又次工程六卷志修防雜工料石等項而造林交通水利均屬之又次財政一卷志政賞及工款雜項收入河產等項又次附錄二卷志公牘名著之有關豫省河務者次表一卷分三子目曰職官曰工程曰財政各門敘事皆依編年体例按事之前後為序惟附錄之公牘與名著則以其原文性質分為四項每項亦按年月編次今觀其書所載不但於近年豫省治河章則文書簿籍俱能悉載無遺復博採成規參以新法舉凡造林交通水利財政諸端罔不序列誠是以供河工考鏡之資而備治河者之採擇矣惟体例似有不免可議者如第五門之附錄為公牘名著但附錄之稱本為指全書之附錄而言以其所收材料不能列入專門而可供全書參攷

者始業為附錄此則以附錄為門類之名似不宜也
又第六門之表所載為職官工程財政者此三類已
有專門似不必更特立一門記之亦為修志者所不
採者也其他若財政門中既有雜項而又別列雜案
似更冗雜可刪亦殊有乖体例也至河道形勢僅有
圖而不著其文者實因前志均已完備故畧而不載
不能謂其缺漏也

築圩圖說一卷 清刊本

清孫峻撰峻字耕遠著有文瀾閣志及陳忠肅公基
錄諸書均載於武林从書中此為其論圩圍工事之
籍蓋為鄉里修築圩圍而作者按圩即圍也江淮間
水高圩田築堤以防之曰圩田峻籍江淮多圩田之
區故能詳其制也書凡一卷先繪圖八曰圩形如釜
圖曰有塘有搶水瀉易乾岸嶽圖曰水漲無虞圖曰
小圩圍畔圖曰上塘下塘圖曰外塘裡塘圖曰未經
疏鑿圖凡圩圍建立之形及其功用悉皆繪具於圖
次為圖說既可與圖互相參照且上均有所發明大
旨以築圩岸必先計分清高塍內水撤除上塍水倒
拔中塍水疏通下塍水表列淹西內水災害禾苗為
起塍岸之心故築圩首務分清內水雖僅數語然已
概括其要矣末並舉築圩六弊及築圩岸築窄田
步算稻把有數明其租值有數之法與築圩派夫注
等其所謂六弊者即田水寬民侵高低心力不齊不
能相商相濟不能自飽樣斷功斷一着有旋築旋廢
難築易廢諸語蓋峻洞見圩田利弊因撰此書令人

如所徵成也全書立名大都從俗往往多有不可理
解者以鄉農易明易曉之故俗名土語自所難免然
其書皆經目驗或據匠人口述以著之於篇者固不
能以字義繩之而病其鄙雜也後之考水利農田者
亦可藉之有所攷索焉

畿南河渠通論未分卷　小方壺齋本

不著撰者名氏書中所論畿南之範圍要皆以天津
入海諸水也全書不分卷次敘述極有條理凡畿南
海河南北運河淀河清河合同河中亭河子牙河滏
陽河寧晉泊廣河津之水道源委及歷代之疏濬得
失利弊莫不詳切論之又以海河為直隸諸水入海
之絡脈故所論尤為詳明其大意云畿南諸水多伏
秋之交二運并漲淀水爭趨驕注於三岔一口而独
潮撤猶徊漩不下倒漾橫流上游隄岸田廬皆受其

淹所謂尾閭不暢胸腹俱病者也故欲治直隸之水
者莫如疏達海口而欲疏達海之口者莫如減入口
之水雍正三年怡賢親王與修水利於南北運各建
壩開河減水分流別道歸海豈但為運計哉入口之
水減則達海之口寬而北來之永定河南來之子牙
河中間七十二清河乃得舒然入三岔口而東注所
論極為明暢實用上大禹治水先從低處下手之意
也書中採有奉命勘查字樣又其治水條理中多採
自怡賢親王者當是清代官吏勘查河干著之於篇

者、大半閱歷者之言也。

河源異同辨一卷 青芳本

清范本礼撰。本礼上海人，事跡未詳。其書大旨以漢以後之言河源者，聚訟紛紜，而卒不得河源之真者，要皆含蔥嶺而求崑崙也。因考諸書，知崑崙至漢時已僅虛名，故求河源者，只當問其河源非河源，不當問其是崑崙非崑崙。河源所在，即崑崙所在也。至水經之言河出崑崙，又南入蔥嶺山者，亦拘於崑崙之名實，不知蔥嶺即崑崙也。至據欽定河源紀畧所載，知蔥嶺河源類濤一片，未至羅布泊以前，即受回部千百支幹之水，而阿勒坦噶達素奇老山中之池，流泉噴出，皆黃色，復證諸爾雅之說，謂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其色黃等語，與紀畧所云河源之形式頗能吻合，因以蔥嶺所出當為初源，阿勒坦噶達素奇老山所出當為重源無疑云云。其書篇帙無多，考覈尚稱完備，揆之請高宗欽定河源紀畧，自不能仰窺其萬一，然於漢以來言河源之異同者，所記尚稱詳盡，辨證亦頗明晰。書中於杜佑、鄭樵諸人所論河源，皆有所駁辨，尤以言河源者但云出蔥

嶽不必玉出崑崙數語，更能言有所本，亦考河源者當依據之籍也。原書首頁鈐有李札印章，或即李札原稿歟。

抵制導淮由鹽河入海稟稿一卷　民國排印本

清武可倫撰。可倫字文閣，海州人。清宣統元年，江蘇諮議局局長張謇提議治淮，議設江淮水利公司，次年翰林院侍讀學士許鼎霖、資政院議員周廷弼，議導淮由淮北鹽河北朝河入海。海州紳民深慮此議一行，必將舉全州之田土鹽灘生命財產盡付諸汪洋，乃稟請督撫各大憲速寢其議，領銜聲請其事者可倫也。事成後，可倫乃輯其先後稟稿，集為此書刊刻行世，以備導淮者有所參攷耳。全書所錄雖皆當時稟牘之文，然書中所執抵制導淮由鹽河入海之理由，及江北水利全局之形勢，均皆深切著明。大致以導淮必先導沂泗，治下游則闢雲梯故道，而東由洪黃河口入海；治上游則先濬楊莊，引沂泗之水入廢黃河，攻沙以先之，次開張福口引河，由七堡順清二口，引洪澤湖之水入廢黃河，合沂泗以暢之，使淮水尾閭濬深通，中河之水俱合淮入海，則劉老澗至砥劉等口，即可永閉，至永濟橋俟淮集刷寬時，相度情形，亦可酌量啓閉，而海州境內各河道尤應一

律與，挑底海淤，清安、戚并水患，淮揚皖豫永慶安瀾，為百世之利。專淮入海，引水就下，以海為壑，由地勢升至十三四丈之高原，長趨直往，懸崖飛瀑，高屋建瓴，縱使海河湖河兩岸一律開寬，亦必宣洩不及，況淫横決，內郵之水，本難容納，至以長淮挾有泗沂湖運諸大水，汨汨其來，海屬數百萬生靈將不免其魚之歎云云。其所持論頗為公正，而非一偏之見，雖為鄉里請命之作，然書專淮者固當有所考核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河工要議四卷　清排印本

清章晉墀、王喬年仝撰。晉墀，浙江人；喬年，山東人。均習河渠之學。清宣統間，呂珮芬官永定河時，鑒於河工人員多非專門，因奏請設立河工研究所，晉墀、喬年先後被聘主持其事，乃同輯有清一代治河成書，証以永定河當時辦法，彙集編次，而成斯篇，以供講授者。全書分四門，門各有子目。第一卷曰工程，紀河流大勢、河水趨向，與支河引河、隄埽閘壩、涵洞橋渡之功用；第二卷曰料物，紀辦工需用之土柴椿橛繩纜石磚木灰鐵麻諸料物之品式，及其產地價格等；第三卷曰器具，紀河工器用之名稱及其制作之法；第四卷曰營守事宜，紀河道隄防修築之工事，及官民修守之制度。其書雖以通論河工命名，然於永定河應用之工程記載特為詳盡，卽書前緒言於治水源理言之亦極精切，要以疏築兼施為主，以濬治河口尤為河防之急，誠古今治河名家之通論也。按晉墀、喬年均曾久歷河干，故其所言皆得諸躬親閱歷，又能引證前人治河諸書成說，以駁其說之當否，故其

所作自非託諸空談者可比且其書準今酌古不失矩矱言河務者所必當參攷者也民國七年董德潤曾為校刊據德潤之序知其刊印此書亦頗藏永定河工人員備參攷者更可知其書為從事河工者之圭臬矣

江水問答一卷 清道光刊本

清趙仁基撰仁基字子厚號海廬武進人道光五年進士少時端視矩行言無詭語尤工詞章時論亦所經心官宜春崇仁懷寧等縣擢江西南贛兵備道著有幽樓集和陶詩及雜文若干卷仁基未達時暴游楚北飄搖所歷洞悉上下江險要及服官地域又皆沿江要區爰著此篇以上皖撫鄧廷楨頗為所許後廷楨擢粵督因之未見施行全書一卷仿潘季馴河議辨惑作例列問答凡十二篇先數篇為江水致患之由末為治理長江之計計有二曰廣湖瀦以清其源蓋以江之受病非一於漢水為尤甚楚號澤國潛沱雲夢遺蹟尚存沔陽天門之間舊皆湖瀦明之中葉湖瀦漸淤以致漢江潤水無所遊滌故力主復湖瀦之舊而令夾漢居民勿與水爭地其洞庭鄱陽諸湖雖能澄水使清而湖底日高不能蓄水久之亦為江患故亦宜嚴禁四圍居民勿侵湖地使之寬為游衍以緩其流沿江小水致多亦宜一一施治隨地相度視其泥沙尤至者為閥以障之使水既澄而後入

江以紓江底之患，此補救上游利害萬一之術也。二曰防横決以過其流，蓋以江流横溢，淤後沙停，非高為隄防，峻其堤束，則不能刷沙使去，濬江使深。然治江盡築隄防，又恐閩賦民力，均非所及；且隄高數丈，江亦隨之而高，人力所至，終不能與天爭勝，故主自漢陽而下至於海口，凡二千餘里，兩岸有山夾江對峙，其山下距江尚有餘地者，盡以讓之於江，使江水以山為限，其連屬之山中有斷缺者，再補以隄防云云。今觀其論，雖未出前人不與水爭地之範圍，然亦多所變通。其文中謂盡以沿江山脚之地讓之於江一語，論者或以為言雖成理，行之不易，等諸儒生紙上談兵。考其實際，要皆為治本之計，本非一日之力，即可以成功者，故治理揚子江者亦不可廢也。

畿輔河道事宜不分卷　清抄本

此書不著作者名氏，大旨以節錄治理畿輔水利之文為主，凡有清一代之官僚奏疏，以及私家著述，悉為甄錄，只二十五篇，大半已俱載於通志及吳邦慶畿輔水利叢書中，惟所錄藍承勳、吳襄二人之畿輔水議，則頗罕見。考襄字七雲，江南青陽人，康熙癸巳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著有畿輔河渠考略，為其充三朝國史治河方略纂修官時所纂者。承修字對揚，號芝堂，高桂人，雍正副貢，歷官山東袞州知府，權分巡天津道按察副使，在官屢興水利，頗有治績，著有畿輔水利考二書，原本俱已亡佚，而諸河渠書亦未見刊載，幸賴此書節錄，得略可見其梗概，亦殊為珍貴矣。書末附有永定河工程要覽，未著作者姓氏，並於一切修防汛地、歸現河夫、額數、閘壩、修規、船料、工價、則例，為詳明，尤以所錄工程名目及一切計算工料之法，更為他書所未及，似皆實地經驗所得，而筆之於書者。原書抄繕極為粗陋，魯魚亥豕，尤不勝舉，其工程名詞亦均以俗稱為多，惟校以工部則例頗同。有

異同，是此書實非著述之稿，殆為清代河工人員某錄之籍，以備參考者也。

運河搶修工程圖說二卷　清光緒抄本

清朱錦雲撰。錦雲字少孟，淮安人，少習河幕，歷河干二十餘年，於工料之計算，尤為特長。光緒二十六年，幕客山東兵備道者，其時大雨連綿，汶泗所流諸流暴漲，滙注湖河，更垂風浪撞激，塗要堤岸，俾挽難施，幸賴工員隨時相機搶修防風等工，竭力搶護，得保平穩。錦雲曾預斯役，工竣後因撰此篇，以紀其始末。書凡二卷，上卷為圖，以繪運河捕上下泉河廳所屬運河決口諸圖，設色彩繪，極為精工，並以畫方計里。

雖為繪決口形勢而作，然於河道原委，以及沿河之城鎮村落，均繪其詳明。二卷為工程紀略，即記是役興修埽壩堤閘涵洞丈尺、工段之數，與工料價值工程費用之事宜，並附工程做法，所以記山東運河者，較於運河工程之制作，特能詳切言之。其所載太半為前代成法，然皆本其所知，加以實驗，絕非依據舊籍者可比。故治理運河者，仍當有所參考也。書前有錦雲自序及其餘記，序文中稱其書已刊行，則此冊或即錦雲原稿乎。

吳江水考增輯五卷附篇二卷 清光緒刊本

清蕭家曦撰。家曦字叔亮，吳江人。喜著書，尤關心邑中利弊，其所述作亦大半有關鄉里之文。光緒己丑吳中秋霪大雨，湖水暴漲，淹禾穀盡，雖屢經疏濬，均不能洩，太史亦束手無策。家曦以自來言吳中水利諸家，當以明沈啓所撰吳江水考最為詳核，不但於三吳水道原委俱能脈絡明晰，即歷代治水條規亦搜集無遺。惟以其書創成於嘉靖，歷時已三百餘年，其間水道既遷徙不常，人事亦多有所變遷，乃據沈氏原本考諸典籍所載，凡原書缺略者，悉為增輯，以供牧民者之採擇焉。全書凡七卷，編例悉仍其舊，凡分水圖、水考、水源、水官、水則、水年、堤水岸式、水蝕、水治、水柵、水議等十一門，其所增輯頗能詳略得宜。若水道、水源則按地之區處，錯落增益，循連屬境，序次井然；其水官、水年、水蝕、水治各門，例以編年之式，接續於後，直至光緒間止。凡興革利害得失，均能知其所在矣。至水則、水柵、水堤、水岸諸式，亦各有所增益。水議一門，除錄原書外，更採言論，俾達者易辨。為二卷。凡有清一代之臣僚奏疏，以及私家著述論三吳水利者，均可於此集中窺其大略矣。今縱觀其書，因仍沈氏原著於條例，自無所建白，然所增輯均為時勢所需者，即原書之訛誤亦多加考核而糾正之，故沈書而後欲睹三吳水利之大概者，不能不賴家曦增輯之功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畿輔治河說一卷　清抄本

清崔廼翬撰。廼翬江蘇宜興人，咸豐己未進士。此篇為光緒初年廼翬官直隸大名道時奉委周歷河干，隨筆記之以上當道之書也。書首先列直隸五大河總說，次為各河分說，子目共三十有八：曰海河說，曰小清直口減水說，曰北運河說，曰北運河隄說，曰潮白兩河說，曰永定河北隄說，曰永定河南隄說，曰永定河上口石隄說，曰永定河下口疏濬說，曰永定河下口濬清溝說，曰鳳河說，曰牤牛河說，曰大清河總說，曰東淀三汊河說，曰中亭玉帶兩河說，曰白溝分道說，曰西淀趙北口說，曰漕甕兩河說，曰濬河隄說，曰保定府清河置閘說，曰保定河清河引河說，曰唐河新舊道說，曰沙河說，曰滋河說，曰豬龍河說，曰豬龍河隄說，曰滹沱水患說，曰河敵擬開滹沱引河無裨大局說，曰滹沱仍歸鄧村故道說，曰滹沱分治說，曰十字河以上滏陽河說，曰十字河以下滏陽河說，曰子牙河說，曰分窪圍口支河說，曰治滹四字訣說，曰南運河說，曰南運河隄說，共三十八篇。凡諸水源委曲折，疏排利弊，莫不議論詳明，瞭如指畫。其所言治海河之法，尤為深切著明，大致主張增其出水之口，以減其入口之水。欲減其入口之水者，當在東北兩運河外，并減渾清滹三河；欲增其出水之口者，當在大沽口外多濬南北小口，若袁坨陳家溝，自新河多挑龍鬚口等，為其最要者。所言亦極中理。修志者莫不採之，蓋廼翬所紀本出隨時揣摩，因其異同以推求濬革之故，故於直隸諸水疏濬築防，亦未為無補焉。

各省水道圖說三卷 清抄本

是書不著繪製者名氏，凡三卷，書名雖題爲圖說，然亦有說而無圖，疑爲殘缺之本也。其說所載皆各省及外藩各地之水道，第一卷爲順天府、直隸、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山東、河南、山西、甘肅、湖南、湖北、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諸省，第二卷盛京、奉天、吉林、黑龍江諸將軍所轄各境，第三卷爲西寧、伊犁、西藏、喀爾喀諸部落及科布多、烏里雅蘇台諸城。書中於疏濬隄防之事，諸渠之利弊得失等，雖無所論，然水道之來源去委，列敘述極多，於西北諸水尤稱詳盡，條畫亦頗分明，談水道者觀此一篇，則宏綱細目亦可見其大概矣。其書未著年代，何時成書無由得知，然考黃河第六次改道在咸豐五年，而是書所載黃河尚由江蘇入海，自是咸豐以前所繪製者矣。

黃河考一卷 清抄本

明張後拱撰。有實下語二卷，前提要已存其目，提要且謂後爲陳繼儒一流人物云云。此書乃考明嘉靖二十四年間河患者，先論歷來黃河變遷大勢，末議治河策畧，大旨力闢借河入運之非，而引王獻開膠萊河之議，以主復海運之說，又以黃河上流兩岸多高山夾束，致少潰決，因又主廢隄防之制，竟有堅山可爲壁岸之處，引之入海，并謂河害之在梁宋者多，蓋以其地多浮土壓沙，設能在徐邳以下擇地而之，則水而行之河，得長山而爲之岸，使水行山足，河安流直東射而入于海，其若旁河郡縣土地可永免昏墊魚鱉之災，實爲萬世之利。觀其所論，近於迂謬，不知其時河臣之主借河利漕者，實亦爲時勢所需要，而王獻之議是否可行，與隄防之制是否可廢，古人已有明論，至所謂改道徐州入海之說，尤爲荒誕不經，與賈魯之不與水爭尺咫之地之說，同爲書生之見，實不足與論黃河大勢也。前提要謂爲陳繼儒一流之人，固亦宜矣。原書曾收入秘冊从書中，此爲

別出之單行本也、

魯國之圖一幅　拓本

圖為宋代石刻拓本、原石在今湖北陽新縣、陽新縣即清代之興國州、據光緒興國州志及楊守敬湖北金石志均著錄之、並稱此碑尚存在興國州學前、其圖所繪為古魯國之地、蓋為孔子故里、即今之曲阜故城地也、圖之四至、東至景靈宮顏子墓諸地、西至泗水、南至陵城以及孟子墓、北至汶水以北以及九仙杜首太云諸山、所繪房屋樹林山脈之形、均為立体式、亦即近人所謂鳥瞰圖式者也、雖因其繪製過早致遠近比例之非難、不免有失準之譏、然圖中所載古魯城之形勢以及山川里巷城門、與先聖廟壇陵墓之名、列頗詳盡、亦考聖賢之故蹟以及古魯國邦家文物者當參攷之圖也、末有宋紹興甲戌四月十五日左迪功郎充興國軍軍教授俞舜凱跋、按此圖得自襲慶府、藏之逾三十年、及其官興國軍時、乃摸刻於軍之大成殿東廡者、惟未叙及原圖繪製之人、殊為可惜、今以原圖考之、圖中所繪古城東有景寧宮、考景寧宮為宋大中祥符間所建者、蓋以黃帝生

於壽邱，故於曲阜建景靈宮太極觀以奉之。又移舜凱旋於路曲。二十四年，文中有云藏之三十年之語，可證此圖當為北宋人所繪製，固無可疑矣。至跋文中所稱襲慶府者，即今之山東滋陽縣西二十五里，考諸滋陽縣志，無此碑之名。原圖究為石刻，或為木刻，固不能考矣。

皇輿全圖一冊　清道光間稿本

清董祐誠撰。祐誠有水經圖注，已著錄。此圖成於道光三年，大旨參考康乾兩朝內府輿圖摹繪以成者。全圖凡四十二幅，其總圖第一，四至所繪，東至費雅喀，西極葱嶺，北界俄羅斯，南至於海。以次為直隸圖第二，盛京圖第三，吉林所屬北境圖第四，吉林所屬南境圖第五，黑龍江所屬北境圖第六，黑龍江所屬南境圖第七，山東圖第八，山西圖第九，河南圖第十，江蘇圖第十一，安徽圖第十二，江西圖第十三，福建圖第十四，浙江圖第十五，湖北圖第十六，湖南圖第十七，陝西圖第十八，甘肅關內圖第十九，甘肅關外圖第二十，新疆北路圖一第二十一，新疆北路圖二第二十二，新疆南路圖一第二十三，新疆南路圖二第二十四，四川圖第二十五，廣東圖第二十六，廣西圖第二十七，雲南圖第二十八，貴州圖第二十九，內蒙古東四盟圖第三十，內蒙古西二盟圖第三十一，阿拉善額濟納二旗圖第三十二，喀爾喀北路土謝圖汗部圖第三十三，喀爾喀中三音諾顏部圖第三

十四喀尔喀東路車臣汗部圖第三十五喀尔喀西路札薩克圖汗部圖第三十六唐努烏梁海圖第三十七科布多圖第三十八青海圖第三十九前藏圖第四十後藏圖第四十一後藏西境阿里圖第四十二各圖均設色彩繪注經緯畫方於極為精工尤以水道特詳皆條分縷晰脈絡分明至郡邑城鎮之名則以道光二年為斷考祐誠所繪輿圖其傳於世者皆李兆洛所互訂者無由知其廬山真面此圖內所繪不及李氏互訂本之精確然欲觀董氏原圖者則此圖不能廢矣

養羊法一卷 玉函山房本

漢卜式撰案漢書卜式傳曰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與弟者數矣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武帝召拜中郎官至御史大夫清玉函山房主人馬國翰云其人蓋心計之士殊無足取獨其論牧羊如治民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羣頗得持要之旨史傳式不習文章未必能著書傳世而梁七錄有卜式養羊法一卷疑出依託為之隋書經籍志注云已亡考賈思勰齊民要術載養羊篇中引卜式蓋遺法也茲據補錄為牧而求肥息者或有取於斯焉云至其書有曰臘月正月生羔為種者上十一月二月生者次之圈必與人居相連開窗向圈圈中作臺開竇無令停水二日一除勿使糞穢圈內須並牆豎柴柵令周匝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種大豆一頃雜穀并草留之不須鋤治八九月中

則作青茭。積茭之法。於高燥之處。豎桑棘木作兩圓柵。各五六步。畜積茭著柵中。高一丈亦無嫌。任羊遶柵。竟日連夜。口常不住。終冬過春。無不肥充。若不作柵。假有千車茭。擲與十口羊。亦不得飽。羣羊踐躡而已。不得一莖入口。不收茭者。初冬乘秋。似如有膚。羊羔乳食其母。比至正月。母皆瘦死。羔小未能獨食水草。尋亦俱死。非直不滋息。或滅羣斷種矣。故寒月生者須然火於其邊。凡初產者。宜煮穀豆飼之。內羔子坑中。十五日後。方喫草。乃放之。以上皆卜式所謂畜牧而求肥息之法也。謹節錄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蔡癸書一卷 玉函山房本

漢蔡癸撰。清馬國翰輯。案國翰云。漢志農家謂漢書藝文志農家類也。有蔡癸一篇。注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宏農太守。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邯鄲人。其書。隋唐志皆不著錄。亡佚已久。考賈思勰齊民要術。引崔寔政論。有趙過教民耕殖。其法三犂共一牛云云。而太平御覽。引作宣帝使蔡癸教民耕事。文正同。蓋癸書述趙過法。而崔氏引之也。又漢書食貨志詳言趙過代田之法。後次以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知當日教民耕植。不外代田也。茲據採補附錄漢志。俾有徵攷。農圃小道。亦具見師承如此云云。至其書注。則據御覽引崔元始正論曰。宣帝使蔡癸教民耕。相三犂共一牛。一人持之。下種挽耬。皆取備焉。日種一頃也。並附錄漢書食貨志。武帝末年。封丞相為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畮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用力少而得穀多。文詳漢書食貨志。茲不具錄。

養魚經一卷 玉函山房本

周陶朱公撰。清馬國翰輯。案國翰云。陶朱公即范蠡。史記貨殖列傳。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書作於居陶之時。故題陶朱公。括地志言陶即陶山。在齊州平陽縣界。陶與齊近。故齊君聘而問之。書言威王者。齊威王也。梁七錄作陶朱公養魚法。唐書藝文志作范蠡養魚經。今佚。惟齊民要術及引之。陶宗儀說郛卷一百七有此書。蓋亦從要術錄出。經首增多朱公居陶句。威王上有齊字。當是以意加之。而要術所引。又作魚池法。未載於經。茲據訂正。思勰謂朱公收利。未可頓求。然依法為池養。必大豐足。終天靡窮。斯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無貲之利也。余甚韙乎其言。云云。至其書則謂以六畝地為池。池中有九洲。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魚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內池中。令水無聲。魚必生。至四月內一神守。六月內二神守。八月內三神守。神守者鼈也。所以內鼈者。魚滿三百六十。則蛟龍為之長。而將魚飛去。內鼈則魚不復去。在池中周遶九洲無窮。自謂江湖也。至來年二月。得鯉魚長一尺者一萬五千枚。三尺者四萬五千枚。二尺者萬枚。枚直五十。得錢一百二十五萬。至明年。得長一尺者十萬枚。長二尺者五萬枚。長三尺者五萬枚。長四尺者四萬枚。留長二尺者二千枚作種。所餘皆取錢五百一十五萬候至明年。不可勝計也。王乃於後苑治池。一年得錢三十餘萬。又作魚池法。三尺大鯉非近江湖。倉卒難求。若養小魚積年不大。欲令生大魚法。要須截取藪澤陂湖饒大魚之處。近水際土。以布池底。二年之內。即生大魚。蓋由土中先有大魚子。得水即生也。

野老書一卷（玉函山房本）

撰人名氏闕。清馬國翰輯。案：國翰云：漢志（謂漢書藝文志也）農家有野老十七篇，注：六國時，在齊楚間。應劭曰：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種，故號野老。志（注止此）。隋唐志皆不著錄（謂隋唐書藝文志，皆無此書名也），書佚已久（謂自隋唐以至今已散佚）。今攷呂氏春秋載上農、任地、辯土、審時四篇，家宛斯先生繹史云（此指馬驌繹史言，宛斯驌之字也）：蓋古農家野老之言，而呂子述之。茲據補錄。書中稱后稷語，古奧精微，其論待時失時形色情狀，洵非老農不能道。以此勞民勸相，洵堪於式。宜呂氏賓客取載多篇，與周公月令相輔而行也。云至其書分上農、任地、辯土、審時四篇，說皆詳呂氏春秋。蓋皆古老農相傳遺說，呂氏賓客故載之。以老農無定名，故概呼曰野老，猶云田野間之老人所留傳之書也。以野老書繼神農書，蓋皆古農書之僅有存者，宜呂氏賓客之詳錄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神農書一卷（玉函山房本）

炎帝神農氏撰。清馬國翰輯。案：國翰云：漢書藝文志農家神農二十篇，兵陰陽家神農兵法一篇，五行家神農大幽五行二十六卷（今攷藝文志作二十七卷，未知孰是），雜占家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經方家神農黃帝食禁七卷，神仙家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其農家二十篇注：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由此類推，凡志所載篇目，大抵皆依附為之。今其書並佚。考唐開元占經載有八穀生長一篇，差為完具。又亟引神農古數節管子、淮南子、漢食貨志等書，或引神農之救，或引神農之法，或引神農之教，又藝文類聚引神農求雨書，得有篇目可稱者凡六。其他佚文散見時見傳注所引，併據輯錄，不可區分，統入農家。至他書所引食禁，別採集與本草相次，不錄於茲。云至其書分八穀生長篇、占篇、數篇、法

篇、教篇、求雨篇、雜篇、篇、共七篇。其八穀分十五種。如禾出於上黨羊頭之山右谷中。黍出大梁之山左谷中。大豆出於沮石之山谷中。小豆出於農石之山谷中。秫出於農石之山谷中。蕎麥出於農石之山谷中。麻出於農石之山谷中。稻出於農石之山谷中。以上皆神農所得。至後六種云，以生長日種，其多寡則神農教民種之之法也。

尹都尉書一卷 玉函山房本

漢尹氏撰。清馬國翰輯。案國翰云：尹氏名字里居俱無考。都尉，其官號也。漢志農家有尹都尉十四篇，注不知何世。考氾勝之書曰：驗美田至十九石，中田十三石，薄田一十石。尹澤取減法，神農復加之。尹澤疑都尉之名，意其為漢成帝以前人也。國翰言如此。今考都尉書，分種瓜、種芥、種葵、種薤、種蔥六篇。齊民要術備載其法，如種瓜法分收瓜子及田底種時、種法、鋤法、散灰根下、以土培根各法。又耕法勞之令平，法凡一頃地中，須開十字大巷，通兩乘車來去。其瓜都在十字巷中，瓜生至初花，必須三四遍熟鋤，勿令草生。鋤法，令上下四廂高，微雨時得停水。瓜蔓在下，摘瓜法在步道上，引手而取，勿聽浪人踏瓜蔓及翻覆之。凡瓜所以早爛者，由腳蹴及摘時不慎，翻動其蔓又故也。種芥法：蜀芥、芸薹取葉者，皆七月半種地，欲糞熟，蜀芥一畝用子一升，芸薹一畝用子

四升。種法與蕪菁同。既生亦不鋤之。十月收蕪菁
訖時收蜀芥。芸薹足霜乃收。種芥子及蜀芥
芸薹取子者。皆二三月好。雨澤時種。旱則畦種
水澆。五月熟而收子。種葵法。臨種亦燥曝葵子。
地不厭良。故墟彌善。薄則糞之。葵生三葉。然
後澆之。早種者必秋耕。十月末地將凍。散子
勞之。人足踐踏之乃佳。地釋即生。鋤不厭數。五
月初更種之。六月一日種白葵。秋葵。秋葵堪
食。仍留五月種者取子。於此時附地剪却春

葵令根上蘖生者。柔輭至好。仍供常食。美於
秋菜。種蓼法。三月可種荏蓼。荏性甚易生。
蓼尤宜水畦種也。蓼作菹者。長二寸則剪之。
袋洗盛於醬甕中。又長更剪。得嫩者取子
者候實成。速收之。五月六月中蓼可為虀以
食蒜。種蒜法。蒜宜白輭良地。三轉乃佳。二
月三月種。率七八支為一本。蒜子三月葉青。
便出之。燥曝。挼去莩。餘切却蔓根。先重耬
耩地盤。燥培而種之。率一尺一本。葉生即

鋤之不厭數。五月鋒。八月初耩。葉不用翦。九
月十月出賣。擬種子至春地釋即曝之。種蔥
法。收蔥子必薄布陰乾。勿令浥鬱。其擬種之
地必須春種菉豆。五月稀殺之。比至七月耕數
徧。一畝用子四五升。炒穀拌和之。兩耬重耩。
竅瓠下之。以批契繼腰曳之。七月納種。至四
月始鋤。鋤遍乃翦。翦與地平。翦欲旦起。避
熱時。良地乃三翦。薄地再翦。

氾勝之書二卷（玉函山房本）

漢氾勝之撰，清馬國翰輯。案國翰云：漢書注（師古注）：氾勝之，成帝時為議郎。劉向別錄：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徙為御史。（此下並云）晉書食貨志：昔漢遣輕車使者氾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文選注引王隱晉書：氾勝之之敦睦九族。廣韻二十九凡氾字注：又姓，出敦煌。論此二說，皇甫謐云：本姓凡氏，遭秦亂，避地於氾水，因改焉。漢有氾勝之，撰書言種植之事。子輯為敦煌太守，子孫因家焉。鄭樵通志氏族略：漢有氾勝之，為黃門侍郎。此其事蹟可考者。其書舊列農家，漢志十八篇，隋唐志並二卷，今亡佚，散見賈思勰齊民要術。據賈書篇輯錄，猶得十四篇。又從黍穄篇別出種稗，從種穀篇別出區田法，為篇十二。又從文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所引，為類篇上下十八篇之書，循完，依隋志分為二卷。書言樹藝之法，親切詳明，鄭康成注禮亟引之。賈公彥序謂漢時農書有數家，氾勝之為上，聞不虛也云。是書分上下二篇：上篇為耕田篇、收種篇、種穀篇、區種法、黍穄篇、大豆篇、小豆篇、麻子篇、種麻篇、大小麥篇、種稻篇、種稗篇；下篇為種瓜篇、種瓠篇、種芋篇、種桑篇、雜種篇，上下篇。今考勝之所言，並載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思勰所言尤為詳備。此前人書反賴後人書而存，設無後人之書，前人書不幾湮沒而莫知其所出歟？此賈思勰書之所以可貴，而氾勝之書之所以至今猶存其梗概也。不有思勰，則勝之之書今人知之，即勝之名亦人知之也已。

范子計然三卷　玉函山房本

周范蠡撰。清馬國翰輯。案國翰云。蠡爲越大夫。事蹟詳史記越王句踐世家及貨殖列傳。裴駰集解引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蠡南陽人。列仙傳曰。蠡徐人。張守節正義引會稽典錄云。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戶人。又引越絶云。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在陶曰朱公。又曰。居楚爲范伯。書名計然。此據本書。計然葵邱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徐廣史記音義云。范蠡之師也。名研。司馬貞史記索隱。計然。吳越春秋謂之計倪。又謂倪與研。是一人。漢隋皆不著錄。唐書藝文志有范子計然十五卷。注范蠡問計然答。馬總意林云。范子十二卷。案鄭樵通志氏族略云。越有范蠡。著書曰計然。又辛氏注引范蠡傳。范蠡師事計然。姓宰氏。字文子。志斗宰爲宰。宰之誤。漢志農家宰氏十七篇。或即計然歟。（志文於宰氏十七篇下注曰不知何世也。案以宰氏即計然疑誤也）賈思勰齊民要術嘗引之。是其書北魏時尚

行。隋志偶未及載耳。輯爲三卷。書於物之出皆因郡縣。漢人屢入其有之。至其熟悉物情。而善覘時變。其真自不可掩也云云。至其書分上中下三篇。上篇爲內經篇陰謀篇富國篇會計擬議篇。中篇爲范蠡計然問答。如天地日月風雲五行五方五穀三光四時九宮九田古今人事。罔不備。下篇爲敍各物出產地。自玉石錦繡犀角兔毫麝皮等物外。藥材居多。記以備用。要皆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之便。洵務國之善策也。故畢錄之。

氾勝之遺書一卷（鄦齋叢書本）

清宋葆淳撰。案葆淳云。湯有旱災。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一本有負水澆稼四字）區田非必須良田也。諸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邱城上皆可為區田。區田不耕旁地。庶盡地力。凡區種不先治地。便荒地為之。以畝為率。令一畝之地長十八丈。廣四丈八尺。當橫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町間分為十四道。以通人行。道廣一尺五寸。町皆廣一尺五寸。長四丈八尺。直橫鑿町作溝。溝溝一尺。深一尺。積穰於溝間。相去亦一尺。嘗悉以一尺地積穰不相受。令宏作二尺地以積穰。上農夫區方深各六寸。間相去九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一日作三千區。區區種粟二十粒。畝用種二升。秋收區別三升粟。畝收百斛。中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用種一升。收粟五十一石。一日作三百區。下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五百六十七區。用種六升。收二十八石。一日作二百區。以上皆宋葆淳引氾勝之書區種法篇語。此氾勝之遺書一卷。別入鄦齋叢書。殆即全史食貨志所謂農民有地一頃者。區種一畝。五畝即此。元史食貨志所謂田無水者鑿井。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之意歟。

老圃良言一卷 學海類編本

明巢鳴盛撰。案鳴盛嘉興人。字止庵。據云種植之事。大要有十。一曰下種。二曰分插。三曰接換。四曰移植。五曰修補。六曰保護。七曰催養。八曰卻蟲。九曰貯土。十曰澆灌。依法試之。罔有不效。嘉蔬美果。實叨其惠。因述為老圃良言。以告世之從事灌園者。

天工開物三卷 舊刊本

明宋應星撰。案此書上卷。為乃粒第一。乃服第二。彰施第三。粹精第四。作鹹第五。甘嗜第六。中卷。為陶埏第七。冶鑄第八。舟車第九。錘鍛第十。燔石第十一。膏液第十二。殺青第十三。下卷。為五金第十四。佳兵第十五。丹青第十六。麴糵第十七。珠玉第十八。蓋皆應星所分配。取周易繫辭。開務成物之意。曰天工者。猶云此皆上天之工作。非人力所能施。天即自然。而然。不假造作之意。孟子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莫之為而為者。天也之微義歟。

種樹書全一卷 農學叢刻本

明錢塘都汴子京訂。案此與前夷門廣牘本之種樹書三卷異。文字或異。文義實同。如以瓠石放李樹岐枝多結子。夷門廣牘三卷本作結實。下茄瓜天蘿子蒜苡許般花草。夷門廣牘三卷本作許般花子。扦楊柳木香長春佛見笑薔[illegible]梔子。夷門廣牘三卷本扦作鐵。種樹木宜上旬。夷門廣牘三卷本作雜樹木宜上旬。木綿花苦費山藥[illegible]冬瓜接許般花果宜三十日。夷門廣牘三卷本[illegible]花果作接許般花果樹。宜三十日。夷門廣牘三卷本在木綿花苦費山藥冬茄等語下。移許般花果樹[illegible]已上。凡種時並忌南風火日。夷門廣牘三卷本凡種時作凡[illegible]種蒔。並忌南風火下。無日字。均不如此書之簡當。故此書改三卷為一卷。題曰訂者。殆即訂正之意。禮記禮器。所謂禮有以少為[illegible]貴者歟。

種樹書三卷 夷門廣牘本

唐郭橐駝著。明周履靖校。案唐柳子厚文集有種樹郭橐駝傳。據云。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橐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

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勖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饔飧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以上文見柳子厚集。此種樹書，即依託其文，衍為書三卷。上卷言種樹木瓜蓏蔬菜等類。中卷言種豆麥及種竹等類。下卷言種花果等類。每卷首並有九焦在某天火在某地火在某等語。此書題曰種樹書，即題曰唐郭橐駝著，並附明周履靖校，蓋偽書也。明人好作偽，如申培詩說、子貢詩傳等類，皆是也。託為古書，古實無此書名也。種樹書殆即周履靖所偽，而遁居於校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固安高閬生萊孫甫謹校正

花傭月令一卷 傳硯齋叢書本

清江都徐石麒撰，儀徵吳丙湘校。琴案：石麒字又陵，號坦庵，自偁花傭，蓋以為花傭工之人自居也。此書之首，載有其鄉人焦循序，謂其書以十二月為經，以移植、分栽、下種、過接、扦壓、滋培、修整、收藏、防忌凡事為之緯。蓋其遯居湖上，歲以養花種樹為樂，舉所試而驗者筆之於楮也。昔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蓋不知治人之道，則刑固傷之，恩亦傷之，猶種樹者不知治樹之道，則栽培翦伐皆無當也。柳宗元作郭橐駝傳，以為官戒，吾於坦庵之書亦然云云。蓋養花種樹之法，胥括於此一卷中矣。

農圃四書四卷 農學叢刻本

明鍾名臣鼎揚氏撰其書分稻品暨蠶經養魚經藝菊書四類稻類分二十七種蠶類分九事養魚分三法藝菊分六法皆農圃中所從事故名曰農圃四書圃者農之副業農必兼圃而農事始備詩豳風可證也故圃學亦統曰農學名為四書實一書也入之叢刻即合刻也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孔子曰吾不如老圃此可見農圃亦非不學而可能之事故四民以農次於士蓋非知農之實事無以補士之空言亦非託士之空言不能傳農之實事也故士以農為副業農即以圃為副業此農圃四書之所以可寶貴而不可不讀之書在民國尤不可忽歟

木棉譜 藝海珠塵本

清褚華撰吳省蘭輯吳祖泰校棠褚華字秋岳號文洲江蘇上海人諸生吳省蘭字泉之吳祖泰字裕傳尚書禹貢云島夷卉服孔安國傳曰南海島夷草服葛越孔穎達疏曰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為之蔡沈集傳曰島夷東南海島之夷卉草也葛越木棉之屬織貝錦名織為貝文詩曰貝錦是也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入篚焉（蔡說止此）木棉譜釋木棉品類極詳自淩子至采棉車軋（軋出棉子也）弓彈（彈其花使之鬆動活軟也）靡不具備洵可備委曲詳盡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築圍説一卷（婁東雜著本）

明陳瑚撰，郤廷烈校。案陳瑚字確菴，郤廷烈字子顯。據此書云：善治水者，必先治田；善治田者，必先治岸。通一丈之岸，則障一丈之水；有一尺之岸，則障一尺之水。益低鄉之河，容受衆流，較田反高，若非四圍築隄，則蕩然巨浸，不可復田。故古人治低田之法，大約岸高二丈，低亦不下一丈。大水之年，江河之水，雖汎濫衍溢，而隄尚高出於塘浦之外，則水不能入於民田。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高於三江，三江之水高於大海，不煩排決，而水自湍流。此低田之賴圩岸，甚於都邑之賴城郭也。旱則開河，水則築隄，所謂因勢利導，甚便之舉也。田主出財，佃戶出力，所謂同舟共濟，不易之分也。村岸無修築之期，村田無成熟之望，不將使數百年之沃壤，竟為洿池藪澤而已耶。愚於其中田無寸壤，然目擊心傷，竊同村中二三友人，私行勘丈，畫為圖式，并條列事宜，仰冀仁人君子之採擇焉。此後列舉築圍事宜，委曲詳盡，具見本書，茲不復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野蔌品一卷廣百川學海本

明高濂輯屠本畯校閱案此書所録蔌品共九十六種据云凡欲食此野菜品者須要采洗潔淨仍看葉背心料小蟲不令誤食先辦料頭每醋一大酒鍾入甘草末三分白糖霜一錢蔴油半盞和起作拌菜料頭或加搗薑些少又是一製凡花菜采來洗淨滾湯焯起速入水漂一時然後取起搾乾拌料供食其色青翠不變如生且又脆嫩不爛更多風味家菜亦如此法他若炙煿作虀不在此製云云查明徐光啟農政全書荒政後附王磐西樓氏之野菜譜一卷與此書用意正同磐書僅六十餘種此書更多出三十餘種蓋饑荒年之尤可寶貴者矣

田家五行二卷附一卷農學叢刻本

明張師說撰附五行拾遺及紀歷撮要都城訂東方朔探春歷記沈來聘訂案張師說字九生都城字維翰沈來聘字以珍皆錢塘人此書均言田家占驗事故名曰五行其書上卷記一年十二月節氣及天文地理類下卷記草木鳥獸鱗魚及三旬六甲氣候涓吉祥瑞類要皆占驗事也蓋老農之閱歷經驗亦非荒渺無稽矣

看花雜詠一卷 小石山房本

清歸莊撰。案歸莊字元恭。崑山人。其雜詠為崑山看梅七絕十八首。花市買水仙蘭花置舟中。口占七絕二首。入鄧尉山五言排律一首。遊銅井。訪李秋孫于山齋。葛瑞五徐昭法同集。山齋對雨。山中看梅。觀梅宿靈巖禪院。七律五首。嬾梅七絕二首。桃花七絕二首。西府海棠。七絕一首。見山茶花。口占七絕二首。飲于張子石丈。和尋花韻。七律一首。牡丹三咏。七絕二首。大桃紅七絕一首。寓海濱朱氏。臥室之前後左右。皆牡丹花。題七絕一首。嚴顥亭黃門荷亭讌集。五律一首。學山園賞紫藤。七絕一首。虎邱三宮殿觀玉蘭。五律一首。同詣陸鴻逸郊園看牡丹。七律一首。東行尋牡丹舟中作。七律一首。七絕二首。自嘉定至海濱尋牡丹。七絕一首。嚴伯俊邀泛湖觀荷。七律三首。陳集生邀往郊外訪桂。五律一首。同李秋孫訪桂。七律一首。同李秋孫徐鶴心葉九來𧂐園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桂。七律一首。重九前二日。自崑山發舟至九峯。途中作。五言排律一首。重九前一日。至細林山。訪諸乾一。知其在陸氏園賞桂。扁舟就之。共酌花下。還宿細林。五言排律一首。登橫雲山。五言排律一首。曹秋岳司農。招集倦圃賞桂。同徐蘭生姜西銘、薛楚玉、俞右吉、朱子葆、子蓉、及金校書文璧。五言排律一首。朱氏園看桂。七言排律一首。東行尋古桂舟中作。七律一首。咏瓶中桂。七律一首。尋菊槎溪。訪張子石丈。七絕一首。宿白鶴寺惺公房。七絕一首。客中述懷。七律一首。子石自城馳歸。復邀飲。席上。疊前韻一首。歸舟再疊前韻一首。張子美齋中賞菊。七律一首。飲翁氏菊花下。七律二首。殘菊七絕一首。衆芳五言排律一首。庭中葵五言排律一首。夜起玩瓶中諸花。口占七絕一首。冬日偕九來縱步尋天竹臘梅。還過其齋。小酌即事。七律一首。九朱見和看花詩。再疊前韻寄之。七律一首。寒夜獨酌。九來復和前詩。叩門見貽。再疊元韻奉柬。七律二首。天燭五

律一首贈種花叟七律一首計共詩七十七首絶律排律體例各殊故總名雜詠猶云雜亂詠之並無定例如無韻文之名雜說也惟其有韻故名曰詠推其無例故名曰雜蓋隨所見而詠之即隨所詠而錄之因以雜亂無章寓自謙之意此看花雜詠命名之微意歟

御製耕織圖康熙年刻本

案耕織圖係清聖祖仁皇帝玄燁於康熙三十五年撰是年春二月社日親題併書以頒示子孫羣臣俾知粒食維艱授衣匪易至盛事也據自序云古人有言衣帛當思織女之寒食粟當念農夫之苦朕惓惓於此至深且切爰繪畊織圖各二十三幅每幅製詩一章以吟詠其勤苦而書之於圖自始事迄終事農人胼手胝足之勞蠶女繭絲機杼之瘁咸備極其情狀復命鏤版流傳用以示子孫臣庶云云等語蓋有清一代重農之典胥昉於此書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馬首農言一卷（咸豐五年刻本）

清祁寯藻撰。案此書目錄曰地勢、氣候，曰種植，曰農器，曰農諺，曰占驗，曰方言，曰五穀病，曰糧價物價，曰水利，曰畜牧，曰備荒，曰祠祀，曰織事，曰雜說，凡十四篇。後附王筠友跋、勘記。據長洲彭蘊章序云：壽陽踞大行之頂，環山為邑，其氣候特寒，穀雨播種，秋分隕霜，淳甫相國居邑之平舒村，民風淳樸，比户勤農，人無猗頓之資，家有山樞之儉，上自鮐背，下至垂髫，莫不以占晴雨、力耕耘為治生之務。此農言一書所由作也。其自序又云：農家者言，質而不文，因時度地，各述所聞，耳目既習，徵驗亦久，煩言碎辭，以筆代口，古馬首邑，今曰壽陽，先疇世服，詒自黃羊云云。蓋農言之近俗而取便於實行者，莫此書若矣，故特表而出之。

欽定授衣廣訓（喜咏軒本）

清董誥等奉勅撰。案此書分上下二卷，上卷為佈種、灌溉、耘畦、摘尖、採棉、揀曬、收販、軋核，下卷為彈花、拘節、紡綫、挽經、布漿、上機、織布、練染。棉古字作緜，為凡絲密者之通偁，今隸從木，以別於絲，而其名乃有專屬。載籍名曰吉貝，亦曰古貝，尚書揚州厥篚織貝，蔡傳謂即吉貝木棉之精好者也。蓋自周官典婦功之職，既絲枲並掌，又別設典枲掌布絲縷紵之麻草之物，明其為類衆多，所治非一務也。而箋疏者胥略焉，迄於唐而木棉多見歌詠，然大抵言樹高尋丈者耳（此木本之棉，乃真木棉也）。今人但呼摩枝弱莖，花如葵而實似桃，春種秋斂者為棉（此草本之棉，非古所謂棉也），而棉字从木之本義失矣。又此書為清乾隆年間直隸總督方觀承進呈，書與圖皆出觀承之手。嘉慶年間，文學士董誥為文穎館總裁，奉旨交該館輯為一書，命名授衣廣訓，故書即題董誥撰也。然則此書實方觀承所撰，董誥特冒其名

耳。非真董誥手撰此書也。故茲亦特表而出之。且此書本題董誥等奉勅撰。刪去等奉勅三字。更為失真中之尤失其真者矣。

尋花日記二卷 小石山房本

清歸莊元恭氏撰。案此書分上下二卷。其上卷後書曰是遊也。花則因梅而及杏櫻桃山茶玉蘭桃李。山則自虎邱鄧尉玄墓以及天平華山。其餘小山不可勝記。所主同遊往往皆騷客酒人道流名僧。無一俗士。亦窮愁中一快事也。所微不足者酒有限又不甚佳。詩有唱而無和。為未盡遊觀之興。然亦可謂不負湖山花木矣。其下卷則為看牡丹記。其後書曰。窮儒看花景象如此。

然意興則不減也。且必待富貴之具而後遂其遊賞。豈可得哉。吾以為三州縣三十餘家者。其花石樓臺之勝。服玩之珍奇。歌舞之妙麗。洵不可及矣。乃若胸懷無累。行止自由。恐未有如余者也。茲遊不可以不記。雖然竊恐中州西川人見之笑我為井底蛙夏蟲也。尋菊記則曰。余於花無不愛。菊則寒姿晚香。尤與幽人節士為宜。明日聞北門外陸氏多菊。不憚遠步過之。主人不在而館師則崑山人也。延至前後庭遍觀。爛然悅目。約計且三

百本。悉雖其種，得六十有四。是日汪氏亦送花譜來。計八十種。顧今陸汪兩家之花，與古今譜種名多不同，又何也。今就兩家之譜，具列于左。因取汪氏陸氏俱有者，自金紅松子、銀紅松子至洞賓袍、秋牡丹，共四十七種。汪氏所有者，自紫松子至麥粟，共三十二種。陸氏所有者，自大紅毬至黃木香，共二十七種。並列於册。其後跋復云：元恭今年飽看牡丹菊花，記其遊最詳，並題看牡丹詩云：亂離時遂繁華事，貧賤人看富貴花。此二語可括紀遊十數紙矣。又詩語凝鍊，謹併記之。

澤農要錄六卷 畿輔河道水利叢書

清吳邦慶撰。案邦慶為清順天府霸州人。霸州即今河北省霸縣。據此書邦慶序曰：余家世農，未通籍時，頗留心耕稼之事。客歲以假旋里，松楸附近，緣連年積水，頗有藝治稻畦者。聞詢其種藝之方，則有與諸書合者，或取諸書所載而彼未備者，以鄉語告之，彼則躍然試之，輒有效。始知古人不我欺，而農家者流諸書為可寶貴。方今聖天子軫念郊圻，爰遣水患，飭諭直省大吏疏濬河道，並將興修水利，沮洳之區，行將變為稻鄉。但北人藝稻者少，種植收穫之方，終多簡略。余因取齊民要術、農桑輯要，及王禎農書、徐光啟農政全書中有關於墾水田藝秔稻諸法，皆詳載之。又恭讀欽定授時通考，內載列聖題耕圖詩，節次詳盡，於水耕火耨者，大有裨助。敬錄諸卷首，釐為十門，訂為六卷，顏之曰澤農要錄。留心斯事者，得是書而考之，暇時與二三父老課晴問雨之餘，詳為演

說。較諸召募農師。其收效未必不較捷。而於古士農合一之制。亦藉以少存餘意云。書中言授時第一。田制第二。辨種第三。耕墾第四。樹藝第五。耘耔第六。培壅第七。灌溉第八。用水第九。收穫第十。統名曰澤農要錄。蓋以北人高原之田。收南人澤國之利。其綱要具備於此書矣。錄入畿輔河道水利叢書。此吳邦慶所以為北方開墾稻田之鼻祖也歟。又書中辭錄高聖祖世宗高宗仁宗各吟咏詩詞。亦深足引起務農者之興趣。而讀之益無怠無荒。以仰企古無不學之農。亦少不農之知。農與士庶不復判若二途也矣。

農說一卷 二十二年 全書本

明馬一龍撰。案此書序云。孟河子曰。力田養母。此吾今日第一義。家貧親老。屢疏乞恩侍養。歸而無所取備。以供甘旨。上負吾君。下負吾母。皇皇然不能一朝寧處也。昔吾有先君大艱。外兄史玉陽氏、及二楊子、憐吾貧。助之金百餘。不足、復繼之粟。乃與田老講求資身充養之計。作農說一章。以示傭人。逐條更為詳說。好事者多來索書。因命工刻版布諸鄉人之有志於農者。書中詳言陰陽水火之所以生。所以成。下及薙草之方。耒耜之利。纖悉畢具。洵農家不可不讀之書也。名曰農說。殆即取明白如話之意也歟。

農書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張履祥撰。案履祥字考夫。一字念芝。桐鄉人。居桐鄉之楊園村。故世偁楊園先生。據清人李元度次青氏。編入先正事略名儒篇。謂先生九歲喪父。母夫人訓之成立。嘗中酒。母責之曰。孔孟亦是兩家無父兒。止為肯學好人。便成大聖大賢。爾勿自棄也。年十五補諸生。讀小學近思錄有得。作願學記。渡江而東。拜劉念臺先生門下。聞甲申三月之變。縞素不食。攜書籠步歸楊園。益肆力程朱之書。平居雖盛暑。方巾深衣。端拱若泥塑。或舟行百里。坐不少欹。晚年寫寒風佇立圖自題。以見志。嘗云。三代以上。折衷於孔孟。三代以下。折衷於程朱。又曰。學者舍稼穡別無治生之道。能稼穡則無求於人。而廉恥立。禮讓興。而世道可以復古矣。故其所補農書。皆得身試者云云。先正事略語止此。此書分上下二卷。上卷為漣川沈氏原本。下卷為履祥補著。吳江沈楙惠跋語謂先生之勞筋力于畎畝。非樂為細民之事。而其偶託于筆墨。亦務在有益于人。蓋此書之定評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農具記一卷 檀几叢書本

清陳玉堪撰。案玉堪字椒峰，毘陵人。此書為其課奴子耕田所見農具凡若干，詢之老農，又考之古昔所備圖書所載，有合有不合，有名異而實同，有名實俱異而所用亦殊者，因為文記之以備考。此本係武林王晫丹麓輯，天都張潮山來校。記中言犁之事、牛之事、耕之事、灌之事，並言布種之器、收穫之器、作場之器、治穀之器。原評謂其文字有經有緯，維極考核，極典古，極長極奧，使人讀之自有線路可尋。又云：於璅屑處見奇古，於猥俗處見精詳，是注爾雅之才，記考工之法。以上皆原注語，非溢美也，因併記之。

農丹一卷 藕香零拾本

清張標撰。案標江都人，順治年進士，工部虞衡司主事。據此書標自序云：古者戶有田，家自耕，人人農也。今則富者連阡陌，貧者至無立錐。又疑力田未必逢年，相與棄本逐末。必材智窳駑下，資身絕無策者，始甘心為人傭耕而不辭。此輩名雖為農，實則大姓之奴隸也。其視主田無異傳舍，鹵莽從事，不惟農之人亡，農之理盡亡矣。故有田者不習耕，而耕者患無田。顧名核實，今天下正患無一農耳。以余所訂諸先正農說，大約治田一畝足食三人，最宜小戶貧家販夫販婦移其微貲，無不可為。治田與治雜業不同，雜業獨男子任之，餘則坐食耳。治田男婦老幼俱可合作。又水草塗糞，咸天地自然之利，不比他業動須錢買。種田愈少，其事彌精，其獲彌厚。此務農之利收於富人者恆薄，而在於小戶貧家獨數倍而莫算也。士君子居父母之邦，有志移風易俗，躬治數畝，為閭井倡，歲時復為社會，講說其義，同儕則觀摩

易生。鬻利則趨赴偏捷。俾展轉相倣。一鄉以及一邑。以及他方。家給人足。盜賊不生。風日醇厚。我亦優游桑梓。不失為太平之人。以此勵志。則高士之風也。以此養親供賦。則忠臣孝子之行也。識此意者。定不揶揄予言云云。此後為天時篇第一。地利上篇第二。地利下篇第三。親田篇第四。養種上篇第五。養種下篇第六。糞壤篇第七。人事篇第八。辨穀篇第九。占驗篇第十。統名農丹。蓋以此為農家之丹寶。（凡物精華萃聚之點皆謂之丹。丹者井穴中所生之寶也。人所鍊者必九轉乃成。精盡物所鍊之丹。必向月吞吐。亦鍊法也。或為人攫取吞之。亦必仙去。推之牛黃狗寶。亦皆丹之類也。故醫藥之丹。即以為少見而可貴之總名。）乃農家大可寶貴之書。讀者幸勿以其近而忽之也。

欽定授時通考七十八卷（乾隆七年武英殿奉敕刊本）

清鄂爾泰等奉敕撰。案此書目錄分天時（春夏秋冬）、土宜（田制水利之類）、穀種（稻粱黍稷之類）、功作（墾耕耘耔收穫之類）、勸課（詔令章奏祈報之類）、蓄聚（常平社倉義倉之類）、農餘（蔬果雜植畜牧之類）、蠶桑（浴種飼養分箔入簇擇繭繅絲織染之類）。計共八門。係鄂爾泰張廷玉總裁編定。（故題曰鄂爾泰等奉敕撰）也。此書係欽定所由來。與董誥之欽定授衣廣訓。義旨併同。其纂修則出吏部左侍郎蔣溥、戶部左侍郎梁詩正等之手。尤與鄂爾泰等無涉矣。然則鄂爾泰等。亦特冒其名。與董誥之冒名欽定授衣廣訓正同。蔣溥梁詩正等。又實與方觀承之手撰正同也。蓋欽定各書之體例類如此。其主名固不必求真矣。

蠶桑實濟六卷 津河廣仁堂刻本

樹桑捷驗卷一案卷一目錄為水深土厚高寒之處宜樹桑說 地卑水淺處甚宜樹桑說 河決水淹之地急宜樹桑說 家宅墳園宜樹桑說 種桑秧法 接桑種 修桑條 培桑土 去桑蟲 種桑子法 盤桑條法 壓條分桑法 栽樹桑法 栽地桑法 散種地桑法 移栽小桑法 修科樹法 又科樹法 接桑法 又案此書目錄凡六皆廣仁堂所聞於邑諸生劉君輔庭者輔庭業蠶桑久故能舉身所閱歷之事確鑿言之此外雖偶有增益亦皆經驗良方廣仁堂固未敢以私意妄參致有空談而無實效也

育蠶預備卷二案卷二目錄為預收蠶食 預收簇料 預收蓐草 預收火料 預置火具 預織蓆薦 預製桑剪 預製葉刀 預編葉筐 預編蠶筐 預織葉篩 預織蠶篩 預造蠶架 預織箔曲 預造蠶槌 預造蠶椽 預編蠶盤 預造蠶杓 預造蠶匙 預織蠶網 預養蠶貓 預製蒸籠 預造繰車 預造絲軒 預築蠶室

育蠶切忌卷三案卷三目錄為忌寒冷 忌驟寒驟熱 忌西南風 忌倉卒開門 忌食溼葉及乾枯葉 忌食霧葉 忌食氣水葉 忌食黃沙葉 忌食肥葉 忌餧葉失時 忌沙澳不除 忌高抛遠擲 忌穢氣 忌香氣 忌燈油 忌面生人

育蠶急務卷四案卷四目錄為立蠶母 祭先蠶 論蠶 擇種下子法 養種蠶 灑蠶種 浴蠶種法 醃種 養蠶總要 初蠶下蟻法 劈蟻法 裹種附 窩種附 子轉附 抱頭 收蠶附蠶初生名蝸兒 餧蠶附 體蠶 頭眠飼法 停眠飼法 大眠飼法 上簇法 飼四起四眠蠶 摘繭法 蒸繭法 剝繭 分繭 繰絲法 繰水絲法 繰火絲法 謝蠶神說

蠶桑雜附卷五案卷五目錄為綿繭蒸法 紡法 腳踏紡車 種柘法 養熟蠶法 養

擗蠶法。種木綿法。

蠶桑補遺卷六案卷六目錄爲蟻葉核計。按時捕蟲。編蔓貯葉。糝葉除溼。造製摺架。購買撞網。體刮須知。對時飼葉。臨眠取齊。量蟻備簇。擇繭防誤。火炕收繭。此書凡六卷目錄凡一百零七件。廣仁堂並收之。亦可謂極繁瑣而實極切要之叢刻矣。

蠶桑簡篇 青照堂叢書本次篇

清楊名颺撰。案名颺係滇南人。此書作於道光己丑年、季夏既望。漢中府官廨中序。謂漢南俗勤耕耨山頭地角皆種雜糧。亦既不遺曠土矣。惟務稼穡者多。而務蠶桑者少。境內原出縑綢。養蠶織紡之法。固不待教而知也。祇以樹桑不多。因而樹桑有限。每桑一株。約採葉三四十觔。有桑五株。可育一觔絲之蠶。每地一畝種桑四五十株。收絲八九觔。值銀十餘兩。若種麥穀即收二石。豐年不過值銀一兩有餘。且樹穀必終歲勤勞。猶有催科之憂。樹桑祇用農隙。兼無賦稅之擾。孰難而孰易。孰利孰多而孰寡。必有能辨之者。則欲養蠶。盍先樹桑。莫謂無地可植。路旁隄畔。盡是良疇。莫謂土性不宜。低隰高原。豈無佳蔭。莫謂不習養蠶種桑。何益試思。織女豈盡天生。蠶經原可共讀。特患未知其利。而不為耳。武侯居西蜀。有桑八百株。即謂子孫可小康。張詠治崇陽。拔茶而種桑。遂使民皆富足。惟是小民可與樂成。難與謀始。要在賢有司。乘時因地。而利

導之耳。余重守漢川。亟與諸同好講求斯事。於漢臺之麓。種桑百株。迄今無一不活。種椹一畝。已長八九尺。可見桑本易生之物。合郡已種四十餘萬樹。足徵人亦樂從。然而官令所不到。遂不自為之。固由不盡知其利。抑由不盡知其方也。健庵葉中丞輯雙峰楊氏豳風廣義。訂桑蠶須知一冊。本極詳明。而山農猶以文繁難於卒讀。義深不能悉解。因節取而淺說之。兼參以蘭坡明府蠶桑寶要。摘為簡編。期於家喻戶曉。以廣其傳而溥其利云云。書中

首作勸桑行詩一長篇。繼以栽桑法則。曰辨桑種。種桑子。種桑樹。盤桑條。壓桑條。接桑樹。培桑土。治桑蟲。養蠶法則。總說。摘要。收蠶食。收斑糠。收簇料。收蓐草。收火料。織蠶箔。造蠶架。編葉筐。編葉篩。編蠶篩。編蠶盤。制蠶匙。編蠶網。設蠶室。避忌。擇種。浴種。下蟻。劈蟻頭眠。二眠。三眠。眠後。上簇。摘繭。蒸繭。繅絲。養野蠶法。紡野繭法。種樹法。

以上目錄四十條。皆青照堂叢書次篇所收。亦可謂極繁瑣而實極切要之叢刻矣。

蠶事要略 浙西村舍叢書本

清張行孚撰。案行孚字子中，署曰安吉者，係清浙江湖州府、安吉縣，即今浙江省、安吉縣也。此書自總論外，分種桑、移栽、接桑、掘桑、修桑、浴蠶種、護蠶種、蠶初生，【輯要謂之生蛾，湖俗謂之烏蛾】采桑，飼蠶總括、替蠶總括，【輯要謂之擡蠶】換笞箔總括，【此箔湖俗謂之團匾，以竹為之】蠶眠總括，【古書皆言蠶三眠三起，今湖俗則以四眠四起為纔，其三眠三起者，止能括繭，不宜繅絲者甚少也】育作帚頭，【凡蠶作繭之艸，湖俗謂之帚頭，輯要謂之簇】搭山棚，【蠶簇棚，枯蘆所作，即書所謂曲薄也，湖俗謂之上山】著火，【凡蠶初上山，須用大盆盛炭火，置山之四角，又中央以蠶初生時之沙蒸之，一日一夜乃止】摘繭，【凡蠶上山至四五日，須聚人摘繭，可以繅絲者，須剝淨繭外浮絲；不可繅絲者，揀出拓綿。凡繭小而堅者宜繅絲，大而鬆者宜拓綿】繅絲，【凡絲粗者織湖縐紡紬之類，細者織貢緞及洋人所織諸物。細絲必小堅好繭為之，粗絲雖精鬆大之繭亦可為也】煮繭黃，【將繅後遺剩之薄繭，及繭上剝下之浮絲，夜間在繅盆內煮之，至明日將所煮之物，振去蠶蛹，打成一片，曬燥可以打綿，織之即為綿紬】拓綿，【凡拓綿用稻草灰將繭煮一夜，明日將繭取起，在清水中淘淨，將繭撕開，包在手上，用手拓大，再將拓大者數繭套在竹梁上，拓之】生蠶種，【凡出繭之蛾，待作繭後，將蛾別捉一箔中，待其雌雄交接既已，將雌蛾捉在桑皮紙上，一紙須十餘蛾。凡蛾翼飛動而色潔白者良，可用；若翼蜷倒而色不潔白者不良，去之可也。又生種之時，須時刻提蛾，如紙上已有種處，將蛾提開，令其到無種處再生，免致蠶師種堆積】論蠶種，【食拓葉者謂之拓蠶，亦止作綿，不能作絲】二蠶，【周禮禁原蠶，鄭為桑樹一年數采，則滋液竭而根本傷，來年桑葉必不茂，而頭蠶不能多育矣，王者禁之，為其殘桑也】蠶房，【蠶性最靜，凡人聲喧擾，生人衝撞，皆忌之，故育蠶之家極宜清靜，其門戶須緊閉，門上須插桃枝為標幟，至摘繭則不忌矣】祈報，【十二月十二日，俗謂蠶生日；二月十五日，俗謂花朝。凡育蠶之家皆祀蠶神，花朝日併祀蠶神之象，以女人騎馬，俗名馬鳴王。蓋蠶為女人之事，而又傳始於西陵氏，故塑女人。蠶與馬同祖，故又塑為騎馬，蓋想當然而為之】雜忌總括，【忌食溼葉、熱葉，及側近舂擣與諸鼓擊門窗及諸聲響，併忌飲酒人及產婦與屋內哭泣及一切惡氣】此書收入浙西村叢書，名曰要略，蓋亦極瑣屑，而實極簡要之叢刻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區種五種五卷附錄一卷 光緒四年刻本

清趙夢齡輯。案夢齡為清浙江省杭州府仁和縣人，即今浙江省錢塘道仁和縣人。夢齡字菊齋，別號西湖寄生。此書之作，始於嘉慶初年，成於道光壬寅，先後留心四十年，得如干種，其說詳，其法備，其義參互兩益精。所偁五種，即氾勝之遺書、教稼書、區田編、加庶編、豐豫莊本書。書中所言事，俱詳見前書，茲不復贅。蓋前皆散言之，茲乃薈萃而言之，其研究益極，久其抉擇於是尤精矣。又嘉慶庚辰仲春，濟寧孫玉庭氏謂夢齡既以此帙示余，復將博采詩禮注疏、文選注、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綜錄以授剞劂。余雅重君之志，且信古法之可行於今也，故樂為之序云云。蓋審問慎思明辨，夢齡誠事不憚繁，語不厭複者矣。

豐豫莊本書 津河廣仁堂刻本

清潘曾沂撰。案曾沂吳縣人。此書有櫃田圖，曾沂序偁農政全書中有此法。又自偁小浮山人，則曾沂之別號也。又豐豫莊課耕會記目七，曰深耕，曰早植，曰稀種，曰墊底，曰按實，曰去艸，曰壅根。又引耿蒿陽先生種田說，曰親田，曰養種，曰曬種，曰蓄糞，曰治旱，曰備荒。又豐豫屬佃戶潘陞帶同承種佃戶查繼昌、范三喜、張秀、王阿二四名，遵蘇州府知府示諭，至迎春所飲酒諭話，親自給賞，以示鼓勵。後又載明嘉靖時李時珍為四川蓬溪令，念力田耕作勤勞，諸病百出，特著惠濟丸製藥授民，病者無不立愈，全活甚衆。詳開藥劑服法，並有治牛馬豬羊各瘟及瘴疫等症各方，纖悉詳盡，名曰潘豐豫莊便農藥方，皆農家極便利之良方。彙列廣仁堂刻本，亦可謂極瑣屑而極簡要之叢刻矣。

捕蝗要訣（咸豐六年七月抄本）

清直隸布政使司錢炘和撰。案炘和為雲南人。通籍後分發四川。調任直隸。守津九載。咸豐六年春。擢布政司布政使。至是年六月。即患雨多。交秋又復㵄旱。永定決口。黃水橫流。患旱患蟲。不一而足。正深焦灼。忽於七月二十六日。申酉之間。又有飛蝗自西南而來。飛過經時。停落何方。未據州縣具報。已分委確查。民瘼攸關。頗深憂懼。茲查有舊存捕蝗要說、二十●則。圖說十二幅。語簡意賅。定捕蝗之要訣。爰付剞劂。通行查辦。俾各牧令有所依據。仿照、撲捕。或亦消患未萌。轉歉為豐之一助云。書中捕蝗二十則。曰辨蝗之種。曰別蝗之候。曰識蝗之性。曰分蝗之形。曰買未出蝻子。曰捕初生蝻子。曰捕半大蝗蝻。曰捕長翅飛蝗。曰布圍之法。曰人穿之法。曰刨坑之法。曰火攻之法。曰分別人夫。曰齊集器具。曰論勅賞錢。曰設廠收買。曰查廠必親。曰祈禱必誠。曰勿派鄉夫。曰勿傷禾稼。統名曰捕蝗要訣。蓋謂此為

捕蝗最緊要之訣法也。而此抄本。遂由舊存之本。而變為新定之本。至今此書為捕蝗之要書。錢炘和亦遂為講捕蝗之要人。而書與人遂均千古而不可沒滅。於是咸豐六年。亦遂為捕蝗事肇祉元胎。做落權輿之定本矣。此錢炘和所以與捕蝗要訣竝傳不朽也歟。

農圃六書四卷　致富奇書本

明周之璵撰。浦巖校。案之璵字玉鳧，浦巖字石隱。此書序傳清順治甲午陽月三日浦巖書於寧止堂。蓋此書為陳介眉氏繼儒舊本，周之璵、浦巖二人共述之，以傳於世也。書中卷一目錄為樹藝（蔬菜瓜豆竹木樹果水果木本花草本花藥草皆志），卷二為畜牧（雞魚牛馬猪鵝鴨鴿蜜蜂貓狗附錄於此），卷三為占候（逐月占及風雨陰陽星辰河漢），卷四為傳攷（如禮記月令及一年二十四氣七十二候又氣候歌等皆志）。蓋六書仍一書，四卷亦仍一卷也。此求富之良方，即致富之要術，俾曰奇書，孰云不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甘薯錄　賜硯堂叢書本

明陸燿撰。案陸燿字清來，吳江縣人。吳江古名松陵，即今江蘇。此書並注長洲顧沅湘舟校（湘舟顧沅之字），長洲亦江蘇縣名也。書中目錄為辨類、勸功、取種、藏實、製用、衛生六事，各事並有詳明辨法，洵種薯之要錄也。又昭代叢書於此書後附陸燿之同里人沈楙悳跋曰：甘藷之性宜于沙土高地，閩廣山海多植之以當穀食，而北地則種者為罕。陸朗夫先生（朗夫陸燿之號也）旬宣山左時（旬宣即布政使也），輯為此錄，其康濟實心槩可想見，閱者勿徒作尋常譜錄觀也。辛丑冬日識云。蓋種藷食藷之法具備於此書，宜賜硯堂叢刻之兼搜而傳採之歟。

樗繭譜一冊（鄭珍莫友芝合編本）

清鄭珍撰。案此書首標遵義鄭珍纂、獨山莫友芝注。其目錄曰誌惠、曰定樹、曰定繭、曰蠶期、曰蠶山、曰蠶地、曰蠶樹、曰蠶祥、曰蠶忌、曰蠶害、曰蠶病、曰蠶眠、曰蠶食、曰居守、曰春蠶、曰烘種、曰𧕿蛾觀（俗名配對）、曰蛾卵、曰傳種、曰辨筐（專謂蠶之筐）、曰上樹、曰秋蠶、曰薅林（薅音蒿）、曰剪移、曰下繭、曰剝繭、曰繭病、曰坑繭、曰繰絲、曰繰刷、曰淨絲、曰道經、曰道緯、曰韋緯、曰諸紬、曰紬病、曰脫紬（脫音□）、曰毛繭、曰湯繭、曰蠶筐（□□□□尺底高□尺蠶書七八寸許）、曰蠶刷（以掃蠶之子蠶）、曰蠶簍、曰蠶剪、曰擊

笴（笴音可，一名□□）、曰機、曰竿、曰排套、曰沙撮、曰擊轆（擊音□，斜轆上也，蠶□至二蠶□□）、曰茅刷（以茅經用，用擊蠶以蓍用以刷）、曰種槲、曰自敘、曰書後，末注附跋語曰：道光十七年四月既望，獨山莫友芝跋云云。今案獨山古名紫泉，（屬）貴州黔中道，治貴陽縣，與遵義同，此莫友芝與鄭珍所以同編此譜而並傳至今也歟。

區田圖說（大亭山館叢書本）

清楊葆彝撰。署曰陽湖者，係清江蘇常州府陽湖縣，即今江蘇省淮揚道武進陽湖縣也。此書據葆彝云：自古四民之於天下，蓋有消長之機。三代而上，舜禹躬耕，可謂農天下。漢代以降，射策甲科，則為士天下。自泰西通中國，競放機巧，直謂之工天下，今也舉世重利輕義，搢紳而甘為賈豎之行，得不謂之商天下耶？嗟乎！人不務本而逐末，藝不貴樸而尚奇，漸削造化，遷流胡底，可大懼也。往者晉豫奇荒，赤地千里，惜無以區田之法從

而效之者。余刊是編，簡而易行，冀有心人廣為勸導，安在井田之制不可復見於今？剝復循環，或將轉而為農天下也云云。大亭山館刊布於叢書本，此楊葆彝之功能，所以永傳於不朽也歟。

柞蠶簡法補遺一卷 安徽勸業道署編印 附圖說十二條

清童祥熊撰。案祥熊為安徽勸業道。據此書序。謂余既刊柞蠶簡法一書。復派劉鞏山大令至河南魯山。詳為調查。以其目所經驗。開具節略內。烘蛾烘蟻諸法。有為前編所未詳者。亦有稍異者。乃復囑徐澄園大令。依條編次之。附之以圖。為柞蠶簡法補遺。刊印傳佈。以資倡導。查近年柞蠶發達。以河南山東為最。兩省地氣不同。故其育法。亦稍有異。皖省溫度。與河南適等。試育者因地制宜。當以所得於魯山諸法。為傳習之要素云。又此書種柞法。育蠶法。為總務科長蔣汝正校閱。農務科長徐瀾編輯。後有圖說。据云。野蠶產於登萊。萊有檿絲之貢。蘇氏遂以東萊之山繭當之。而後儒多沿其誤。近人詩文集雜著中。則或誤以為檸繭。或誤以為柘繭。此皆不知其所出之樹也。其知者則又柞與櫟莫辨。槲與檞不分。良以野蠶之推行未廣。在作者既未目覩。而流俗之

傳聞。言人人殊。其膠葛固無足異。南皮張孝達尚書。書目答問中。有劉祖震橡繭圖說二卷。今物色之不獲。因仿其意。繪為圖。而係以說。共計蛾圖一。蠶圖一。繭圖一。樹圖九。雖形似粗具。而物類分明。不至混淆。或亦多識之一助也。總計此書為宣統二年編印。至今已二十餘年。在民國亦可永垂於無盡也矣。

蠶桑說一卷 太平縣署排印本

民國黃某撰。案黃某為安徽省太平縣縣長。與本縣人趙敬如同編此書。書成。發給民間領去閱看。如鄉民不識字。則請識字人為之講解。即已不飼蠶而桑葉亦可售賣獲利。亦豐。且婦女為之。更可習勤而警惰。自辦桑種。至開設繭行。收買蠶繭。凡四十一條。委曲詳盡。亦洵可稱講解蠶桑之善本矣。總計此書出示之期。為光緒二十二年。至今已三十餘年。此說殆與民國同垂於無盡也矣。

廣東蠶桑譜二卷 奇和堂藥局本

清陳啟沅撰。案啟沅字芷馨。此書為其子陳錦篔、字竹君、繪圖並校。卷一目錄。曰蠶桑總論。曰練種法。曰論放蛾泡水要法。曰養蠶贊育篇。卷二目錄。曰論繅絲法。附繅絲圖。曰頭造宜忌篇。曰第二造宜忌篇。曰第三造宜忌篇。曰第四造宜忌篇。曰第五造宜忌篇。曰第六造宜忌篇。曰寒造宜忌篇。曰種桑宜忌篇。曰蠶桑譜後。據自序。為光緒二十三年。仲春之月。至今已四十餘年。奇和堂本。亦可永垂於無盡也矣。

蠶桑簡明輯說一卷補遺附圖一卷（錢塘黃氏原本）

清黃世本撰。案世本為浙江省杭州府錢塘縣人。民國刪府。祇留縣名。此書序謂浙西余桑梓鄉。蠶桑事向所熟聞。夙夜思維。欲與吾民共習之。而家喻戶曉未得其術。適見澄江吳君孔彰所著蠶桑捷效書。一再披覽。說甚周詳。因復廣事咨詢。旁加搜採。區分門類。彙為成編。倥偬授梓。未遑潤色。而栽種之法。哺養之程。無不備焉。纂次既畢。以簡明輯說名其篇云云。時光緒八年。歲在壬午。暮春既望。錢塘黃世本敘。光緒十四年。冬書局重刊。至今蓋已四十餘年。總計此書目錄自種桑說至補遺目次凡三十三條。亦可謂永垂無盡之善本也矣。

農家諺（說郛叢書本）

後漢崔寔撰。案寔為崔駰之孫。崔瑗之子。字子真。涿郡安平人也。一名台。字元始。少沈靜。好典籍。父卒隱居墓側。服竟。三公並辟。皆不就。桓帝初。召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以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為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辨而确。當世稱之。此書蓋其言農事之作。諺者。案廣韻去聲三十三線曰。俗言。尚書無逸篇。孔氏傳曰。俚語曰諺。說郛采入叢書本中。亦通俗書極簡要之善本矣。

柞蠶彙誌一卷 浙江官紙局雕本

清增韞撰。案增韞於宣統元年。為浙江巡撫。檄調其前在東省之同官董季友來浙為勸業道。季友乃以韞前所作之柞蠶雜誌。設場試驗。成效昭然。遂搜採羣說。輯柞蠶彙誌一書。以民間固有之利。俯拾即是。其成功也速。其收效也巨。大利之興。其在茲乎。至培樹飼蠶諸法。具載誌中。不復覼縷云。蓋紀實也。此書成於宣統元年。冬十一月。為浙江試署勸業道董元亮序。宣統二年。官紙局乃雕版印行。計至今已幾三十年矣。總計柞樹栽培法十六則。春蠶飼育法九則。秋蠶飼育法九則。護繭法四則。繅絲法四則。增韞之發明柞蠶之利。殆與民國同不朽矣。

漁具詠一卷 說郛叢書本

唐陸龜蒙撰。案龜蒙字魯望。長興人。寓居松江甫里。自號江湖散人。天隨子。甫里先生。以高士召不至。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為益友。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三卷。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所居前後皆樹杞菊。以供杯案。或言好事之家日欲擊鮮以飽君。君獨閉關空腹。何自苦若此。龜蒙笑曰。我數年來忍飢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門有巨石。乃遠祖績為鬱林守。罷歸無裝。取石以重其船。若人偉其廉。號鬱林石云。蓋龜蒙以浮家泛宅。逐水而居。此漁具詠。乃擇漁具之適用者。為十五題。曰網。曰罩。曰罱（女減居）。曰釣筒。曰釣車。曰魚梁。曰叉魚。曰射魚。曰鳴榔。曰滬（吳人今謂之簖）。曰𥶡（吳人今謂之叢）。曰種魚。曰藥魚。曰舴艋。曰笭箵。又和添漁具五篇。曰漁庵。曰釣磯。曰蓑衣。曰箬笠。曰背篷。而漁具之適用者。備於此矣。說郛叢書兹錄之。亦大足為漁具備攷之善本也矣。

蠶桑簡要錄 南溪官舍刊本

清饒敦秩撰案敦秩為東湖人（即湖北宜昌縣今删府祇留縣名）敦秩謂南溪瀕大江土脈鬆燥種桑極宜惟民俗狃於成見禾麥外惟種蔗為大宗桑利則素所未習間有養蠶者祇知飼柘今為破其陋習導以良法爰搜博採擴摭近今蠶桑諸說如歸安姚氏之易知錄澄江吳氏之捷效錄錢塘黃氏之簡明輯說及蜀中衛氏之萃編等書詳加選擇分類彙錄語刪枝葉義取淺近而栽培之法餧飼之程無不備焉編次卒業因以簡要錄名之並誌緣起於簡端云時為光緒二十八年仲冬月既望計至今三十餘年總計種桑法則凡七條養蠶法則凡二十一條名曰蠶桑簡要錄並請於省城設總局四道為桑秧四局以興蠶業而闢利源至永垂為令洵無媿極簡而又極要之善本也歟錢氏題偁其齋為古歡齋亦足見其樂此而不疲矣

治蝗全法四卷 栖白雪堂叢書本

清顧彥輯案彥字士美江蘇省常州府金匱縣人民國屬蘇常道删府名改隸無錫併金匱縣此書之作自消除蝗根至祈禱晴雨凡九十六條治蝗之法蓋備盡矣名曰治蝗全法洵治蝗之妙術亦即治蝗之要訣也其所言皆切要可行書成於咸豐丁巳首夏距今幾百年矣至同治六年北省亦患蝗災時固安高徵君廩貢生小鋒先生居縣西南之渠溝鎮出其所有穀粟散給附近邨莊貧苦飢民並開設粥廠於通衢按日早暮施放二次飢民賴以存活者無算維時順天府南路廳同知蕭履中勘災至境見飛蝗蔽野其中獨有一田蝗皆繞避不入詢之鄉保知為徵君行善所致乃立入旅館覩書為善獲福四大字匾額昇送徵君之門詳敘徵君行善顛末俾懸挂於門以為行善者勸復其事聞於朝由同鄉高陽李鴻藻等具結保奏授戶部主事蓋蝗似無知而亦非盡無知也天道

固福善禍淫。其報應不爽也。類如此。故並為誌之。

事詳賈廷琳固安文獻志。茲不復贅。

種芋法 說郛叢書本

明黃省曾撰。省曾為吳郡人。吳郡即蘇州。民國屬蘇常道。改併爲吳縣。此書言種芋事。一曰名。車轂芋。鋸子芋。旁巨芋。青邊芋。號名君子芋。又芋有水旱之別。旱者宜出水中者較名。二曰食忌。謂旅生有毒者也。三曰藝。藝即種也。四曰事。謂可以為充飢之食品也。名之曰芋者。許氏說文解字曰。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也。徐鍇曰。芋猶云吁。吁驚辭。故曰駭人。又許氏說文解字芋篆下為芋篆說解曰。齊謂芋為莒。此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蓋芋與莒同音。芋之詮即在音中。故說郛舉其音。而詮即並見也。

山蠶易簡 光緒甲申犢芝氏本

清茹朝政編。案朝政字續芝。貴筑人。此書為其所輯。目錄凡十條。曰種樹。曰撿種。曰烘繭。曰下子。曰育蟻。曰收繭。曰秋蠶。曰剃山。曰衛蠶。曰繅絲。攷山蠶所食之樹有六。曰槲。曰櫟。曰柞。曰青㭎。曰椽。曰椿。譬之穀桑蠶稻麥也。山蠶菽粟菰秫也。所謂山蠶。其一切剛柔燥濕種植餧飼與夫上箔分繭繅絲之次第。舉不可循湖蠶之事以求。祇能織貴州紬與河南紬之類。故曰易簡也。

裨農冣要三卷 潼川文明堂梨印

清陳開沚撰。案開沚字宛溪。家世清貧。力於農事。耕耘之暇。兼及蠶桑。歷十餘年。頗收其效。益騐〻乎偁小康矣。里人相與慕之。知必非鹵莽從事者。時進而問所以。宛溪益慨然思有以公之於人。於是舉生平所心得而行之獲畝者。酌古準今。條分縷析。殫歲月之力。輯為是編。其在詩曰。十畝之閒。桑者閑〻。十畝之外。桑者泄〻。為是詩者。豈第高蹈遠引。儉德避難已哉。蓋亦自食其力。以長育子孫。世〻為本。公循理之良民。伐檀詩人之流亞也。予與陳君生既同鄉。性復相近。讀其書。不禁怦〻心動焉。行當辭塵離俗。呼黃犢。招白雲。以樹以畜。以耕以稼。使鄉鄰有識者曰。此清白吏子孫。數傳而後。猶有勤耕桑者。亦云幸矣。則陳君是編。予當終身佩之。且令子若孫世寶之。時光緒丁酉。孟冬。王龍勳。藝庵甫。識於潼川草堂書院云〻。總計此書目錄。上卷為製蠶具法。凡三

十一條。中卷為培養桑樹法，凡二十六條。下卷為飼蠶繅絲法，凡五十條。然則潼川文明堂此本亦可隨民國而永垂於無盡也矣。

蠶桑圖說合編 高州富文樓藏版

清何石安、魏默深輯。案此書為高廉兵備道許楫廉募人勸以蠶事，並將蠶桑事宜刊刻成書，分飭各府州縣勸導，身先倡率，使族隣共知，則傚互相勸勉，各於隙地遍行種桑，將見三年之內收美利於無窮，而女織男耕，亦漸歸純厚云云。此同治十年八月高廉道許所出示也。又道光二十四年仲冬蘇藩使者瑞昌文柱序曰：近世陳文恭公撫陝，宋仁圃廉訪治黔，周芸皋太守治襄陽，均以勸興桑蠶著績，何況吳越接壤之地。柱藩吳以來，思所以紓吳農之困，佐其養生之資，既檄行各屬剴切示諭，復取近人所著蠶桑切要及丹徒蠶桑局章程刊布，加以圖說，幷仿製器具，頒行所部。或曰：陳宋諸公行諸地曠賦輕之地，非其所施於土狹人稠賦重之區，奈何舍穡事談桑事。答曰：正惟其土狹人稠賦重，

農田所入不足供上乃必以桑佐耤也語曰種桑三年採葉一世管子曰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以之勸人多未見信因築南山草堂種桑千株率內人躬操其事由是桑之所出愈多蠶之所育愈繁石坐高其利思以己之所得公諸同人因述淺說以勸同志道光癸卯嘉平月朔日等語總計此書目錄凡桑說五蠶說十圖說十六共三十一條高州富文樓本亦可永垂於無盡也矣

野蠶錄四卷 安慶官印書館印本

清王元綖輯。案元綖為山東甯海人。此書卷首錄高宗純皇帝聖諭。卷一為考證雜錄。卷二為野蠶名、樹名、種樹、育蠶。卷三為春蠶秋蠶、繅絲、繅具。卷四為織綢、出口表、圖說、外紀。又攷卷二之野蠶名曰作蠶。曰桑蠶。即爾雅所謂檿桑繭。亦即尚書貢之檿絲也。曰柘蠶。曰樗蠶。曰椒蠶。曰棘蠶。曰婆羅蠶。曰杻蠶。曰柳蠶。曰柰蠶。曰榆蠶。曰楓蠶。曰橘蠶。曰枸杞蠶。曰葵蠶。曰苦參蠶。曰蘹香蠶。曰蕭蠶。蕭、即蒿也。共十八種。皆即元綖之所謂野蠶也。然則安慶官印書館印本當即周禮所謂原蠶也歟。

桑蠶提要二卷附桑蠶說一卷（瑞州府署光緒壬辰夏月重刊本）

清方大湜述。江毓昌重刊。案大湜係湖南省巴陵縣人。毓昌係江寧省上元縣人。此書以庚辰三月刻於襄陽桑蠶局。魯魚叢雜。殊不耐觀。會大湜遷官直隸。公餘之暇。博攷古今人言桑蠶書。擇其簡易可行。為襄陽原本之所未備者。時加纂補。乃寄京師重刻之。視原本稍有增損云云。計卷一桑政凡二十三條。（總分論凡九十六則。自桑種起至蠶外餘利止。）附錄六條。共十二則。（自柘起至臭椿止。）卷二蠶事凡四十條。（總分論凡一百六十則。自蠶種起至抽線止。）附錄八條。共五十六則。（自夏蠶起至養山蠶春秋法止。）總計目錄凡三百二十四則。附江毓昌桑蠶說。據云。方菊人方伯（菊人即方大湜之字）輯桑蠶提要。法極詳備。惟文義稍深。篇幅較長。恐非婦孺所解。師其意作桑蠶說。計種桑說八則。修剪法圖二。接桑法圖四。飼蠶法至繅絲抽線。凡十二則。書雖淺近。而法極全備。然則瑞州府署光緒壬辰夏月重刊本。亦可隨民國而永埀於無盡也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蠶桑萃編十五卷（浙江書局刊本）

清徐樹銘、裕祿奏請。案蠶政與農工並重。此書卷首為綸音。卷一為歷代詔制。自羲皇起至明止。共三十一代。歷代勸課。自鄭子產開畝樹桑起至姜戎知濱州課民種桑止。卷二為桑政。辨土類、辨水類、論耕類、論糞類、辨桑類、辨葉類、辨畦類、禱雨類、種椹類、辨栽類、移栽類、壓插類、接博類、澆灌類、培壅類、耘鋤類、修剪類、護桑類、治蟲類、兼種。凡二十類。共一百七十四則。卷三為蠶政。蠶始類、蠶性類、蠶室類、蠶具類、蠶料類、蠶飼類、採葉類、審候類、易器類、留子類、浴子類、生蟻類、收蟻類、育蟻類、頭眠類、二眠類、三眠類、大眠類、上簇類、摘繭類。凡二十類。共一百六十三則。卷四為繅政。繅法類、繅具類、製繭類、煑絲類。凡四類。共三十八則。卷五為紡政。紡絡類、紡器類、水紡類、旱紡類。凡四類。共二十四則。卷六為染政。染始類、染練類、料物類、色澤類。凡四類。共三十六則。卷七為織政。機具類、工藝類、經緯類。（養繻蠶。綫粗細附三則。法與細緞綢不同。）緞綢類。凡四類。共

二十三則。卷八為綿譜。繭餘類、製綿類、凡二類。共七則。卷九為線譜。繭絨類、抽線類、凡二類。共五則。卷十為花譜。花卉類、花紋類、凡二類。共十則。卷十一為圖譜。桑器圖■類、蠶器圖■類、紡織器圖類、凡三類。共四十八則。卷十二圖譜。為桑圖詠類、蠶圖詠類、紡織圖詠類、凡三類。共二十八則。卷十三圖譜。為豳風圖詠類、三則。四時圖詠類、十二則。卷十四為外記。泰西蠶事類、英人康發達擬整頓蠶務法。講求蠶法。查看蠶病、法與法國蠶子收成數目。及蠶病情形。法國蠶務。英人江金往學情形。卷十五為外記。東洋蠶絲類。日本蠶務無則。浙江書局刊行。本司統中外而極完備。極詳明之善本也矣。

蠶桑要言一卷 求志無本

清呂子香撰。案子香為浙江新昌縣人。署天台縣訓導。此書係述其鄉俗之美利。著為書以勸導天台之民。而又先購桑種數萬株。教其栽培。意固良而法亦美也。使人人讀而知之。法而行之。盡其地利。而杜其淫隋。化民仁俗。其用心益密矣。計種桑育蠶目錄。其種桑法要言。曰桑秧。曰土宜。曰墾地、曰種法、曰壅法、曰值草、桑法、曰接法、曰值湖桑法、曰推廣培壅法、曰收葉遲早、曰獲利之厚。其育蠶法要言。曰選種、曰備葉、曰蠶器、曰蠶室、曰哺蠶。（吾曰鳩蠶。謂以蠶子包帶腋胸間。如人在山鳩一般。或即哺字之誤讀。）曰担蠶。（謂用鵞翎掃下也。嘉湖間謂收蟻。）曰烘火、曰飼蠶、曰替蠶、曰蠶眠、曰灑食、曰放食、曰葉忌、曰采葉、曰蠶忌、曰雷忌、曰蠶病、曰做山、曰上山、曰護山、曰接山、曰朗山、曰收繭、曰蓄貓、曰夏蠶、曰占驗。總計目錄凡三十九條。求志無本亦可謂永垂無盡之善本也矣。

河洛精蘊九卷 蘊真書屋藏版

清江永撰。案永字慎修，安徽婺源人。出就外傅，見邱濬大學衍義補中多徵引周禮，熟讀之。為諸生數十年，肆戶授徒，束脩所入，盡以購書，遂博通古今，尤專心於十三經注疏，自壯至老，丹黃不去手。休寧戴震少不譽於鄉曲，永獨重之，引為忘年交，震之學得諸永者為多。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卒，年八十有二。所著禮學、韵學、算學等書居多。此河洛精蘊冒天地人之道於六十四卦之中。計內篇目錄為河洛之精，第一卷自河圖起至圖書八卦餘論止，共十三條；第二卷自論後天八卦未必始於文王至圖說（附六十四卦方圓說）止，共十七條；第三卷自大衍之數五十說起至變占餘義說止，共九條。外篇為河洛之蘊，第四卷自河洛未分變方圖起至總說（附八卦變說）止，共二十五條；第五卷自變卦說起至總論止，共二十四條；第六卷自句股原始起至六乘方至十一乘方圖止，共二十二條；第七卷自律呂聲音本於河圖洛書說起至五十音應大衍之數圖止，共十九條；第八卷自河圖為物理根源圖起至紫白洛書說止，共三十條；第九卷自納甲說起

至傷寒傳足不傳手說止，共十六條。此書凡卦畫次序、方位、蓍策、變占，一一說河洛而抉其精，以及天文地理人事，一一從河洛而闡其蘊，是編也。亦可以悟術數之所自始，而得萬法之權輿。其有裨於後學，非淺鮮也。此蘊真書屋所以特表而出之也歟。

易經如話十二卷 活字印本

清婺源汪紱撰。案紱字燦人，別字雙池，初能言，母江氏授四書五經，八歲悉成誦。未嘗從師。母歿，父淹滯金陵，往迎父，父曰吾無家，安歸，叱之返。紱無以自活，為景德鎮畫盌傭，且傭且讀。旋館楓嶺浦城，補邑諸生。父卒，慟幾絕，扶櫬歸。二十歲後著書十餘萬言，旁及百氏九流，至壯，盡焚之。自後凡有述作，皆從反身切己而出，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為歸。所著易有易經詮義十五卷及此如話十二卷。婺源為朱子故里，士多治樸學，而以紱與江永為冣著云。

易卦圖說一卷 東璧遺書本

清崔述撰。案述字武承，號東壁，直隸大名人。乾隆二十七年舉人。嘉慶元年授羅源縣知縣。時武弁多藉海寇邀功，誣商漁為盜，述屢平反之。於是奸徒控其擅釋巨盜，使者故知述得免議。四年調上杭，關稅向羸數千金，述悉解充緝盜公費，未幾投劾歸。著書三十四種，而考信錄一書尤生平心力所專注，其上古考信錄二卷為易傳僅溯至伏羲，春秋傳僅溯至黃帝，不應後人所知反詳於古人。述言如此。蓋述家世傳周易，凡四世矣。考信錄既成，乃繪為圖，而繫以說，成此一卷。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於道光四年正月，刻之東陽縣署云。

河洛圖說四卷 嘉慶午刊本

清李錫書撰 錫書字見庵 山西首靜樂縣人 乾隆己亥舉人 庚戌進士 甲寅應棉上縣主講 戊午夏至後一日 學人有以河洛圖証者 因分別其端倪 繪為圖而說之 計目錄卷壹為河圖圖說 洛書圖說 河圖方圓圖說 同異說 生數說 則河圖作八卦圖說 本河圖定八卦方位次序圖說 卷貳為先天後天六圖圖說 卷叁為太極圖說 朱子註太極圖說 六十四卦節氣圖說 五行配八卦圖說 洛書配先天八卦圖說 洛書配後天八卦圖說 明王齋則河圖以作易圖說 洛書序疇圖說 卷四為周易備占圖說 後復跋語云 向在綿山與友人講易 因朱子本義首載八圖 向無注釋 從而說焉 久而成帙 今來蜀歲久 偶然檢點 二十年來如逢故我 載入錦官錄中 正如涸裡飛花 坊人作樂耳 見庵書志云 此嘉慶三年冬至日見庵自記後之跋語也

周易客難 道光丙午年鈔

清龔元玠撰 元玠字瑑山 一字畏齋 江西南昌人 乾隆癸酉應順天鄉試 主試孫嘉[淦]見元玠治河策條對精[詳] 拔首卷 榜列三十名外 而經藝五策進呈御覽 前此所未有也 甲戌成進士 任銅仁縣知縣 縣多山 易藏奸匪 城舊有七門 守門兵無棲止 會風[雨] 往往他適 元玠乃建卡房以嚴防守 學宮漸圮 倡修之 以次葺先農壇城隍廟及城垣之殘缺 煥然一新 以輯兇限滿 降改教職 補撫州教授 尋以銅仁命案承審失實 再降一級離任 元玠性至孝 年五十丁父母憂 不茹酒肉 不入內室 晚居家 雖與田夫語 必援據經史出之 不解則罕譬喻之 年八十二卒 著有十三經客難五十餘卷 黃淮安瀾編二卷 文集若干卷 周易客難全書 周易總論 十二辟卦 先天卦位 河圖 後天卦位 乾文言 六十四卦變卦問答 共計四十條 其曾孫寄生等 特捐貲將周易客難刻出為倡 而胡愚谷 鄭厚垒 陳廉[泉] 復聯集同人勸助 遂陸續開雕 諸經全帙 乃獲梓成云

卦氣表一卷 湘南集署會心閣本

清蔣湘南撰。案湘南字子瀟。固始人。此書欽謂嘗讀稽覽圖。反復於甲子卦氣起中孚之語。而憬然悟曰。卦氣其歸藏之遺法乎。歸藏本黃帝之氏。商人傳其書。猶之連山為神農之氏。夏人傳其書也。黃帝八年。始造甲子。作調秝。蓋其時歲在甲子。月建甲子。朔日甲子。夜半甲子時。冬至。黃帝推步之以為秝首。六十四卦中。惟中孚之陰陽相含象之。因取中孚以為氣首。非甲子卦氣起中孚乎。上古未有書契。伏羲畫卦以象天地人物。本名之為象。黃帝作甲子秝。即取六十四卦分爻值日。以紀秝中之節氣。故名之為秝象。帝堯命羲和曰欽若昊天。秝象是也。秝象之名在帝堯之前。故帝堯得而舉之。而秝始於黃帝。則所謂秝象者。非甲子秝而何。秝與象連名。非卦氣而何。稽覽圖未之明言。故千古儒者夢夢耳。伏羲畫卦。以正人道。即以卦爻當文字。不能更依卦次也。二事本一事。故伏羲重卦之次。即文王周易之次。以乾坤始。以坎離終。黃帝紀秝之次。不用伏羲重卦之次。伏羲時無秝象之名。自無卦氣之序。卦氣者。以中孚復始。以蹇頤終也。中孚上下四陽。中包二陰。以六十四卦貞一歲之氣候也。除坎離震兌四卦不用。祇用六十卦。蓋以四卦居南北東西四正方。故名之為方伯。為六十卦之監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易卦變圖說一卷 樸學廬刊本

清宋祖駿撰。案祖駿，江蘇長洲人，字偉度。此書以需訟卦變居首。朱子本義謂卦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案文王之易，以反對為序，訟之反為需。訟之九二，即需之九五，自需外卦而來於內卦得中，故曰剛來而得中。然則需之九五，即訟之九二，至節渙為卦變之終。本義謂卦變自漸，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節反為渙，節之九五來為渙之九二，節之六三為渙之六四，得位乎外而上同於九五也。惟程傳不取卦變之說，謂凡卦皆自乾坤來，朱子本義則有兩說，謂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二陰二陽之卦各十五，皆自臨遯而來；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皆自泰否而來。此樸學廬所以有卦變圖說之刊也歟。蓋言卦變者，莫詳切於此書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讀易日札一冊 乾隆刊本

清茹敦和撰。案敦和，會稽人，字遜來，又字三樵，乾隆進士，官知縣。此書係逐日隨便札記，故無卷數。首大有初九无交害也，終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蓋隨寫隨記，因名日札，謂逐日所記，別無意義，故名日札，猶云隨筆隨錄，無卷數，亦無冊數，殆隨便自記之手札也。故即名日札，亦極隨便，札記之本也矣。成帙後因付刊印，故即題曰乾隆刊本，亦足隨民國而永傳於無盡也矣。

周易索詁十二卷 順受堂鐫本

清倪象占撰。象占初名承天。後以字行。字惕無。又更字韭山。浙江象山縣人。優貢生。嘉善縣訓導。此書目錄。卷首為卦因圖。反對圖。八卦立體圖。八卦運行圖。陰陽變化圖。卦變圖。大卦圖。十辟圖。互卦圖。上篇自乾至離三十卦。下篇為自咸至未濟三十四卦。反對為自乾至未濟三十六卦圖。卷一至卷十。為伏羲文王周公之上下經。卷十一卷十二。為孔子之繫辭上下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蓋順受堂鐫本。因極顯豁而又極切要之善本。攷象占取之以成索詁。索、求也。詁、訓詁也。求訓詁極於至當而無可復易之處。此順受堂之所以得名。非第授之所可同日語也。

周易注略四卷三易讀法一卷 榆中棲雲山藏版

清劉一明撰。案一明自號素樸散人、悟元子。又自俩其居曰自在窩。此書為其門人洮陽張寮、尤無甫。湟中張志遠、通候甫。校閱[illegible]。謝祥瑞、英甫。刊梓。時為嘉[illegible]四年。歲次己未春正月、元宵節。素樸散人、悟元子。自敘於棲雲山、自在窩中。蓋注略其講法。讀法則伏[illegible]周公孔子三家之讀法。榆中棲雲山相傳。流行不絕之正讀也。蓋劉一明易之通行於民國者。極淺顯而實極切要也矣。

周易觀象四冊 梅城署中精舍刊本

清蔣紹宗撰。紹宗字湜廬。遼寧長白縣人。此書前有河圖。洛書。小橫圖。大橫圖。先天圖。圓方之圖。後天圖。書名觀象者。据紹宗序謂六經之義。浩若煙海。潔靜精微。尤莫如易。歷秦刼而後。代有傳述。顧承其流者。言數則入飛符納甲卦氣之陋。言義理則近乎老莊之旨。諸如此類。大抵得數而遺義理。得義理而遺象。夫象亦烏可遺哉。孔子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君子觀則得之。讀易者可或忽諸。予自齠齡向學。未幾以弟子員舉於鄉。選授南邦之石門瀘溪劉陽諸邑。其浮沈青紫。固別有況味。而此線裝物。終未嘗斯須去。及攝篆星沙。因公罣議。輒价逵車以返。襆被琴囊而外。惟篋中數卷而已。抵第時。家君從隴政後俸滿告歸。仲氏亦登賢書。一門之內盎然也。予即欲樂守舊園。理其傳經。庶於素所期待者。誠不在祿養間也。尋以軍功議起。仍馳驛楚垣。莅任衡陽。其地多名賢舊跡。署之西偏。有周子愛蓮堂。列諸講院。崇祀之下。益憬然於先正。足以興起末學。而上接羲文周孔之傳者。真千載一時耳。予終懍惶不勝。以書名未定為辭。客曰。是書自乾坤以迄坎離。自咸恆以迄既未濟。自上下繫以及諸傳。無在非象。君之所解。亦無在非像其象。即以觀象名之。自是真面目也。固不自揣。述前後所得於父師。而成於良友者。彙而誌諸簡端云云。然則梅城精舍刊本。亦蔣紹宗流傳之善本也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生齋讀易日識六卷（當湖方氏藏本）

清方垌撰。垌案垌字子春。生齋其讀書齋名也。平湖縣人。（平與當一義。在漢為海鹽，後陷為湖。始析置平湖，言與湖平也。屬浙江嘉興縣。民國初屬錢塘道，後廢道，直屬浙江省政府。此書成於道光丙申秋七月朔。稿本沈維鐈刊行。）据此書首乾終无妄。按沈維鐈序云：此書未終而子春遽歿。然則當湖方氏藏本，其子春未成之缺本也歟。

周易函書補義八卷（李氏所慎盈藏本）

清胡煦撰。案煦字曉滄，號紫弦，河南省光山縣人。康熙進士。雍正間官至禮部侍郎。燕山闕（今當在甯夏省境）李源春潭南補義。此書卷帙浩繁，編次無序。其子季堂釐為約注、約旨、別錄三種。其孫士瑩、士珩需次大梁，乃又與其子彥和校訂授梓，閱再歲而成書。据卷一為循環大極圖、河洛陰陽動靜析圖、配卦。卷二為羲文先天卦畫析聯、先天九宮、先天六卦衍圖、飛宮日月交光納音。卷三至卷六為上下經。卷七八為上下繫說卦、序卦、雜卦。此李氏所慎盈藏本，亦胡煦流傳之善本也矣。

周易述翼五卷 鐵花盦叢書本

清黃應麒撰。案應麒，廣賁禺人。賁禺即番禺，賁與番為雙聲也。道光孝廉，字厚庵。庵字俗作菴，玉篇舍也，廣韵小草舍也，集韵圜屋為庵，又結草木為廬皆曰庵，見後漢書皇甫規傳注。此書貫穿經史，上下古今，而以孔子之言為主，所謂以經解經者也。全書成於道光二十二年歲在壬寅七月丁未朔旦，山陰宋澤元校刊。然則鐵花盦本又可永傳于無盡也矣。

周易觀辭一卷 義亭山館叢書本

清王景賢撰。案景賢，福建省閩縣人，字希丝，一字頌仙，官至廣東按察使。此書成於咸豐庚申季冬，序於七十二峯樓。全書按上下經六十四卦次第，逐條論列，末附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傭甫跋語，則同治癸亥人日所記。然則義亭山館本又可永傳於無盡也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讀易雜說一卷 房山房叢書本

清陳世鎔撰案世鎔字大治一字雪樓安徽懷甯人道光舉人官甘肅知縣江蘇省江浦縣陳洙字杏川號珠泉重校此書雜說三連六斷仰盂覆碗中虛中滿上缺下斷第一說奇耦象形如奇為一象天則為乾耦為--象地則為坤艮為☶象山則配天立乎地之上一陽在上即天象也坎象水一陽在中即水象也巽象風陽主出陰主

入風起于地而善入首得乎陰氣者也故巽象焉離象火火中虛而明陽實陰虛離一耦中虛故象火兌象澤澤水之所鍾上能容而下不漏兌似之故象澤天地之用莫大于雷風水火山澤舉雷風水火山澤而凡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盈天地之象皆可引信而觸類矣古無韵書只以方音為說漢書儒林傳謂費直易無章句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即以漢之方音為說至唐孔穎達正義乃分十二篇編為古周易朱子本義從之即今之周易此前讀易者各從其方音之便讀之故有讀易雜說云云雜說者猶云方音說也方音不一故以雜賅之雜即不一之意也此書蓋言義兼言音矣

周易輯義初編四卷（瓊南萬安書院刊本）

清盧兆鼇撰。兆鼇字桐坡，湖南省湘南縣人。此書據欽定、奉程傳及朱子本義為正宗，若乃聲音之道，感人最深，故六經皆有韻之文。而三百篇外，周易尤最為活變、最為精密，雖五方風土各殊，通轉又隨時代屢易，然天籟所發，達之古今天下同然。按言之長短，聲之高下，密詠恬吟，各隨天籟，通之以讀三百篇之例，安見優而游之，有以自求，饜而飫之，有以自趣。不轉與義蘊、相深于不盡乎云云。皆道光七年歲次丁亥孟春月。然則瓊南萬安書院刊本亦盧兆鼇流傳聲音訓詁之善本也矣。

周易通解三卷釋義一卷（雅堂刊本）

清卞斌撰。斌字叔均，號雅堂，浙江歸安縣人。嘉慶進士，刑部郎中，官至廣西分巡左江兵備道，光祿寺卿。此書據梁章鉅序言，成於道光十八年孟夏，並言雅堂所學無所不通，而尤精於易，其所述周易通解，大要以經訓經，錯而綜之，引而伸之，旁而通之，務達乎義而止。繫辭不云乎：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誠求之於易，則無穿鑿附會之譏，誠求之於簡，則無浮誕支離之弊。以易訓易，而易愈明。此固雅堂數十年詣力之所存，而深得此意於漢宋諸儒不傳之表者也。蓋卞斌自序於道光十九年己亥仲春。如此云云，亦深得漢人以十翼解經之微旨也矣。（費氏易意即如此，說詳漢書儒林傳，已載讀易雜說篇，故不復贅。）

師白山房講易三卷 本山房藏本

清張學尹撰。案學尹字子任，又號聽翁，湖南省湘陰縣人。此書按凡例云講義悉遵欽定周易折中、御纂周易述義二書。其隨經附列河圖則列天一地二章，洛書則列天生神物節，伏羲八卦橫圖則列易有太極節，先天八卦圓圖及六十四卦橫圖圓圖方圖則列天地定位章，後天八卦圖則列帝出乎震章。蓋自包犧畫卦，文王講之，周公講之，吾夫子講之，而天地之易遂成為四聖人之易。據學尹謂此書成於道光九年，歲在己丑孟秋之月穀旦，師白山人張學尹書於宛南書院。然則師白山房藏本，其張學尹講義流傳之善本也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經部

周易爻徵廣義八卷 光緒刊本

清閻汝弼撰。案汝弼字夢巖，山西省壽陽縣人。此書據自敘言訓詁則遵漢學，以其去古未遠，具有師承也；講義則遵宋學，以其切理饜心，皆從閱歷中來也。間有與程朱異者，亦博採諸說，慎所去取，以求其近是，不欲存門戶之見也。近世言漢學者每詆宋儒為空虛，言宋學者每詆漢儒為穿鑿，不知穿鑿固所不免，何不擇其自然者以為攷據之資；空虛容或有之，何不擇其確有體驗者以為身心之助。且微言大義互相發明，不妨兼收並採，究厥指歸，又何必問其為漢學耶，為宋學耶，分門別戶，愚所諱言，故略辨數語，以質之通儒。至爻辰納甲，亦易中應有之義，故於乾坤二卦略舉其梗概，若變卦之說紛紛不一，此則專從虞氏易，餘皆不錄。至此書卷首，為河圖洛書、干支二圖，伏羲

八卦次序、及方位二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八卦大圓圖。文王八卦次序、及方位二圖。五星圖。二十八宿圖。八音八風圖。十二州圖。十二律圖。十二辰圖。二十四氣圖。七十二候圖。八卦納甲圖。卦變圖。六十四卦反對圖。卷一至卷六、皆為上下經。卷末為上下繫傳、說卦、序卦、雜卦。首光緒元年歲次乙亥十月壽陽閻汝弼自敘云云。然則光緒刊本亦足徵廣義流傳無盡之善本也矣。

讀易舉例 首分上中下三卷上經十五卷下經十七卷 可儀堂刊本

清俞大謨撰。案大謨字安谷、江蘇省江都縣人。此書據清聖祖周易折中、高宗周易述義二書。其持論斟酌於漢學宋學之間。與朱子本義頗有異同。攷朱子語錄有曰、某作易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大概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於孔象辭中發之。如此乃不失文王本義。但未暇整頓爾云云。是朱子本義蓋欲有所改訂而未能。則後人之辨訂、亦未始非朱子之志也。大

謨象數測管窺、強作解事。寧負夢寐所不能安。伏望當代大人先生察其舛訛、加以正定。俾得仰副聖天子博采兼收之至意。是大謨之厚幸也夫。總計首卷上、為總例三十條。中下為象證二十五條。上經十五卷、下經十七卷。例分卦始、卦根、卦內、卦外、卦畫、卦象、卦稱、卦性、卦德、卦用、卦情、卦名、卦義、卦時、卦主、卦以卦位、卦方、卦數、卦互、卦錯、卦綜、卦變。共凡二十三則。六十四卦皆具此例。然則可儀堂刊本、亦俞大謨流

傳之善本也矣。

槎溪學易三卷 保定蓮粤池刊本

清陳鼐撰。案鼐字作梅，江蘇溧陽縣人。此書据序言，倣繫傳之體，師程子以人事說易，而參用漢人消息錯綜之義。大旨主於抑陰扶陽，勸善懲惡，歸於聖人寡過之意。其言切近而文，以史事佚人易知而易從。刻既成，予為之序，其端曰：聖人於陽克陰之時，欲陽自為主；於陰克陽之時，尤欲陽自為主。陰陽動而善惡分，善惡分而吉凶見。故曰吉凶與民同患。蓋君子小人之辨明，而泰否之兆著焉。且卦也者，著天下之時；爻也者，倣天下之動。非歷艱屯，更憂患，極天下之時之動之變，又烏從而極深研幾，引申觸類，以盡天下之能事也云。同治十三年四月合肥李鴻章序。蓋槎溪為陳君作梅學易之齋名，亦即保定蓮粤池之別名也歟。

讀易初稿八卷 白芙堂活字刊本

清丁敘忠撰。案敘忠字秩臣，湖南省、長沙縣人。此書謂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以功用言謂之鬼神，以妙用言謂之神，以性情言謂之乾。又曰乾坤只是卦名，乾只是箇健，坤只是箇順。又曰乾道更多，上面半截坤只是後面半截，坤是箇无頭底物事，都不能為首，只循規蹈矩依而行之，所以彖節云乾元十，坤元一。乾至九止，奇數也；坤數偶，无奇數也。乾元十者，有坤以承之。

坤既十者有乾以成之。箇之又曰乾坤陰陽以位相對言，固只一般，然以分言，乾尊坤卑，陽尊陰卑，不可並也。以一家言之，父母固皆尊，母終不可以並父，所謂尊無二上也。又曰易中只是陰陽，乾坤是陰陽之純粹者，乾能備三才萬物之象，而三才萬物之一物，不能兼乾之象，故不得獨名曰天，而必名曰乾也。天固不足以盡乾，而非天則无以見乾之理，人物本天以生，與天初无二理，言天則人物在其中矣。八卦之名皆與同義。此丁敘忠白芙堂活字刊本，亦讀易初稿之善本也矣。

讀易備忘四卷 慎修堂藏本

清王滌心撰。案滌心字子潔，河南省、內鄉縣人，道光舉人，歷知句容、儀徵等縣，官至直隸道員，著書二十餘種，字子涵，名檢心，君之胞弟也。此書序謂至易至簡者易也，所以至易至簡者，惟其元亨利貞也，所以元亨利貞者，惟其乾也。有乾而坤生，有乾坤而六十四卦生，分之則為六十四卦，合之則祇有一乾，而乾之全體大用，總不出乎元亨利貞，知乾元亨利貞之足以該易，則可以得伏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文王周公孔子之本心，然則備忘之法，亦無忘乾元亨利貞而易簡之道得矣。此慎修本所以為讀易之善本也歟。

易卦私箋上下二卷 拙存堂刊本

清蔣衡撰。衡字湘帆，一字拙存，晚號江南拙叟，康熙時以國子生為貢生，江蘇省金壇縣人。善讀書，工書法，時銓選廣文，制府撤試鴻博，皆不赴。西入秦，摩挲碑洞諸石刻，慨然曰：十三經皆當時經生書，非歐虞筆也，中有舛謬，且多殘缺，遂矢志鍵關，歷一紀書成，適適知愛者為圖裝潢，奏呈御覽，藏之內府。因作易卦私箋，是書蓋會彖傳爻辭大小象之旨，歸於一致云云。然則太學之石刻十三經，即衡進呈之原本，寶璽褒揚，崇經實學，具見於是書矣。今拙存堂刊本巍然仍存，亦流行無盡之善本也矣。

漢儒易義針度四卷 道光小字本

清朱昌壽撰。案昌壽字西泉，浙江省仁和縣人。据此書自序云：近科鄉會試易藝，獲售者競尚漢學，某家藏秘冊，及諸圖之罕傳者，實為易學之金針，奈傳抄日衆，幾不暇給，友人屢請付梓，以廣其傳，某誠不敢自私也。因略為校勘，釐成四卷，并以數語名曰漢儒易義針度云云。卷一易義例，為互卦說、變卦說之卦說、反對卦說、旁通說、爻辰說、明位、明象、明彖、初爻至五爻、上爻用九用六解，元吉大吉解，貞悔解，初筮原筮解，貴賤效爻，有等考，乾坤升降，易尚時中說，虞氏逸象，九家逸象，五行精義。卷二為先天後天圖，爻辰入宮圖（鄭氏注卷），十二次圖，十二次月建圖，十二次星宿圖，十二分野圖，十二宮二十四氣圖，十二律圖，十二禽圖，十二消息圖考，辟卦七十二候卦氣圖考，納甲圖考，世卦圖考，飛伏例，否泰貞辰圖考。卷三為上經卦演，下經卦演。卷四為爻辰直二十八宿占，後附近科文式目次，為癸酉

科、戊寅科、戊子科、乙未科、丁酉科。共五科。又有諸法指明目錄。變卦、互卦、互世卦、飛伏共十二則。蓋係專爲爻辰參易所占。故不列天市、太微、紫微三垣。且不及瑣屑陰晴兵凶諸不祥事。然則易義針度。亦近世刊行流布之善本也矣。

周易廓二十四卷 獨秀山莊藏本

清陳世鎔撰。案世鎔字大冶。一字雪樓。安徽皖江縣人。皖江即懷寧也。道光舉人。官甘肅知縣。此書據云揚雄有言。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今之言易者。其害豈但楊墨哉。世無孟子。欲以窮鄉下士。障百川而迴狂瀾。誠知其難也。雖然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斯文未喪。焉知四聖人不亟思拯人心之陷溺。而相余廓之歸於一治乎云云。是書卷一至卷十六。皆爲上下經。卷十七爲繫辭上傳。卷十八爲繫辭下傳。卷十九爲說卦傳。卷二十爲序卦傳、雜卦傳。卷二十一爲圖說。卷二十二爲漢易源流考。卷二十三爲春秋筮法。卷二十四爲讀易雜說。已錄入房山房叢書中。咸豐元年元旦。皖江陳世鎔敘。然則獨秀山莊刊本。亦廓清衆說之善本也矣。

篤志齋周易經解三卷附春秋解二卷（南皮張氏刊本）

清張應譽撰。案應譽字伊知。河北省南皮縣人。此書卷一卷二。為上下經解。說爻辭。不解彖象。卷三為上下繫、說卦。應譽係子青族人。子青敦族誼而崇樸學。以是編屬伊知壽諸梓。併屬錢振倫以校勘之役。振倫因書所見以為序。昔則同治十年春正月也。然則篤志齋周易經解三卷。亦南皮張氏於自經兵燹書籍蕩落後。保存無失。傳布流行之善本也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易圖續編二冊（金陵王氏家藏本）

清王肇宗撰。案肇宗。金陵上元縣人。此書前有六十四卦卦序。（此即六十四序。分載全象。八卦大小綱目。上下經正十六卦。上下經交對。陰陽水火。仍皆以八為紀。）六十四卦卦象。（此即六十四象。指明交對之義。與上下經分紀之象也。）有上下經二圖。（上經以天地為主。下經以水火為主。）先天位次圖。又有全經綱領節目。及上下經正卦分對待。天事在外。人事在內諸圖。陰陽節氣圖。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圖。（天有四時。地有五行。皆陰陽之所合發也。）諸卦綱紀天人內外圖。又有諸卦統歸綱領諸圖。天地統二十四卦。水火統十六卦。雷風山澤統八卦諸圖。先天變後天圖。乾坤六子總攝先後位象圖。先後天以洛書為用圖。（洛書數與先天方位合。）乾坤六子變先後天二圖。乾坤一氣圖。全經統序圖。蓋此書係遵邵堯夫說。宗陳摶道家之言。於是儒家說變為道家說矣。王肇宗傳本。亦道家說之混入儒家。而其源實莫可究詰也歟。

周易屬辭十二卷通例五卷通說二卷 吉修堂存本

清蕭光遠撰案光遠字吉堂道光舉人貴州省遵義縣人據是書自序云卦象字為母文異字為子析及偏旁諧聲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互相開通故曰屬辭也初時屬辭繁乃著通說以分之又于通例中著解以分之又于通例中著十數類以分之三編離合棄取冥思默索獨往獨來又質於學使丁虛園先生獲正音韻之譌朋友中莫君子偲點定商量始終無閒偏旁諧聲補救尤多至鈔錄之功則前後來遊數百人咸與厥事十易藁始成今本夫易廣矣大矣象數義理前人之說備矣光遠錐指管窺何足言易哉然則光遠於漢宋兩家之學兼通并備吉修堂存本亦屬辭通例通說之善本也矣

讀易傳心十二卷附圖說三卷 木存堂藏本

清韓怡撰案怡字雲卿江蘇省丹徒縣人此書依費直傳例以十翼解說上下經更以卦辭爻辭互相發明于大傳說卦序卦雜卦彖象傳文言傳之下昔惟聖知聖今以經解經然必以孔子十翼為宗通有難明又旁引子史它說曲諭之起乾隆甲寅春訖嘉慶辛卯秋凡八閱歲而成書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序云云然則木存堂本亦韓雲卿總揆流傳之善本也歟

周易述傳十卷 家塾藏本

清丁裕彥撰。案裕彥字毓清，山東省濰揚縣人。是書十卷，皆以經解經。伏羲之卦即經也。列於經文之前，皆以下卦遇上卦兩卦相遇自著其象，因為卦名，卦名即發明卦之象也。文王彖辭、周公爻辭，皆照卦名所指之象立言也。解文王彖辭、周公爻辭，皆依孔子傳中所言。解繫辭上下傳，見孔子於釋經文之外，又闡易之所為，皆天地陰陽動靜為氣化，人事自然而然之奧。又是經之注，以從朱注為主。凡經傳辭下所列音義，皆從朱注音義，以朱子善體經傳文義，故所立音義無差也。

周易用初六卷 寶孺堂藏本

清杜宗嶽撰。案宗嶽字鏡泉，山東省福山縣人。此書由乾卦潛龍勿用得解，句句踏實，而理不蹈空，筆筆凌虛，而道皆可據，庶幾乎古聖心傳，孔子道統，可於是本中見之。周子之說，程朱之傳，可於是本識之。讀是編者，勿泥於字句辭章，而忘作書之本意云云。然則是書所謂用初，亦即乾元勿用之用也歟。

周易遵述十一卷附賸義一卷 信芳閣藏本

清蔣本撰。案本字根庵，江蘇省毘陵郡人，即今江蘇武進縣地也。此書序謂根庵自寫其書，取正不取奇，取精不取多，取大不取巧，宗宋儒之理而不廢漢儒之象，以近人之注較之，如葉氏佩蓀以移易為宗旨而不取變易，蘇氏秉國以變易為宗旨而不取爻位，連氏斗山兼取交易、移易、變易，而於不易之義則失；黎氏世序本日月為易之義，專取爻位為坎離，而於周流之義則失；晏氏斯盛不取圖書之說，並互體而廢之；任氏啟運則以河圖之十五為全易之要；李氏塨則全刪卦氣之類，而專主互體；孫氏宗彝引易歸禮，於易之中無所專主，轉專主於易之外焉。噫，根庵蓋苦心好學之士也。計其成書之日至今垂六十年，計其人歿世久矣，不知其書何以落於淮陰，乃竟為惜庵春堂所遇，壽諸梨棗，然則是書也，亦蔣本精心採取流布無窮之善本也歟。

讀易錄十八卷 霸縣孝友堂存本

清陳克緒撰。克緒字易庵，嘉慶副榜，河北省文安縣人。據是書原敘，謂博覽周邵程朱諸先儒講義，貫澈前四聖作易繫易之深思，理數河洛，闡其奧秘，卦爻象彖，究其精微，變化生成，通其妙用，位次名義，抉其本原，或從先儒以折中，或由心得以注疏，其出自己見，乃發洩前賢未盡之精蘊也。又是書前數卷，闡發圖書精蘊，與諸卦位次先後之所以然，具有心得，發前人所未發。後數卷就原書注釋，每卦有分注，有總論，皆與前賢之意合。間參以己見，盡於此道三折肱矣。夫注易者不下百餘家，皆主數，程子大傳，朱子本義則主理。蓋理可賅數，數不能外理也。克緒逝世後，其子鈞早逝世，次子鈐字菊齋，號魯柏山人，先輸金數十，然後達知同人，隨意贊襄，今果集腋成裘，梓已告竣，因泐數語以誌此兩書之傳，孝子之心，大可嘉也云云。然則孝友堂存本亦陳易庵精心結撰之善本也矣。

易講會籤一卷附兩孚益記一卷 乾隆刊本

清茹敦和撰。敦和字遜來，又字三樵，浙江省會稽縣人，乾隆進士，官知縣。此書蓋會聚衆義，孚合而成，謂全易六十四卦之義，無不通者也，通故名會，又名孚，此敦和之精心結撰，所以併二書為一書也。至其引證之精詳，講求之細密，尤屬耐人尋思。然則乾隆刊本洵可備古今通行之善本也矣。

傳家易傳義存疑三卷 姑孰傳聚文堂刊本

清章世臣撰。案世臣字多卿，安徽省望江縣人。中年舉孝廉方正，擢太平府教授。是書遵注疏本及程子傳、朱子本義，並錄漢唐諸儒古義及御纂折中、述義二書，又是書無畫亦無圖，心有未安，不能無疑，彙而存之，採取諸儒論說之較長者，疏證於其下，將以備參考也。夫聖賢之書，有肆情攻駁者，亂臣也；有曲意回護者，佞臣也；有據理校正者，功臣也。吾輯是編，不足為功臣，不肯為佞臣，而終不敢為亂臣，其與傳義有異同者，必徵引舊說以折衷，至其說之得失，吾猶未敢自決，故名之曰存疑，存之以俟人之自擇焉。曰傳家者，自視未堪以問世，聊仿白雲郭氏之意，藏諸家笥，俾後人知所研習焉耳。光緒甲申中秋節，章世臣識云。然則姑孰傳聚文堂刊本，亦漢宋兼采之善本也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陳旉農書三卷附農學論一卷 農學會刊本

清劉敦煥、文廷式、陳驤等輯。案敦煥字偉庵，湖北漢陽縣人，官候選同知；廷式字芸閣，江西萍鄉縣人，光緒己丑科榜眼；陳驤字石麟，直隸天津縣人，戊子科舉人。是書上卷論財力、地勢、耕耨、天時、六種、糞田、薅耘、節用、居處、稽功、器用、念慮、善其根苗、祈報，計十四篇；中卷為牛說、牧養役用、醫治，計三篇；下卷為種桑法、收蠶種法、育蠶之法、用火採桑之法，計四篇。是書較舊陳旉農書簡而易明。農學論，係香山張壽浯著，論講求農器、凡氣學、熱學、水學、地學、物性原質等學，莫不日起精進，總化學、算學而貫通之，是故庶植蕃息，纍實豐茂，不特橫目之類相與鼓腹，即遊牧之族亦且繁碩孳乳，足以為法也矣。

種植叢書一冊 活字印本

清黃紹箕劉崧英陳壽彭等譯輯。案紹箕字仲弢，浙江省瑞安縣人，光緒庚辰科翰林。崧英字小雲，福建省侯官縣人，丁酉科拔貢。壽彭，侯官縣人。是書係黃紹箕陳壽彭等譯輯。目錄第一為加非攷（加非即法國之加非茶也），阿芙蓉攷，黔蜀種鴉片法（鴉片即阿芙蓉也），種煙葉法，植漆法，植楮法，植雁皮法，植三椏樹法，家菌長養法，種印度粟法，薄荷栽培製造法，廣種柏樹興利除害條陳，計共十八條。然則是書，亦可謂極精細選擇之善本也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棉業叢書一冊 活字印本

清陳壽彭譯輯，朱祖榮撰。案壽彭祖榮皆江蘇省（陳晉安縣人，朱如皋縣人）。是書按總論，謂木棉與米皆為植物，米則僅宜於亞洲，中國之人食之者衆，其功固偉，究不及木棉衣被萬國，厥功尤大也。然則木棉在植物中，可推為上品第一矣。產于平地，最宜于緯線三十五度墨洲非洲亞洲熱帶之地，生長甚易，且可種于温帶之間，如歐洲澳洲，培植得法，亦能暢茂。其種不一，有木本者，有草本者。叢書為木棉攷，種棉實驗說，勸種洋棉說，山東試種洋棉簡法，美國種棉述要，種美棉簡法，通屬種棉述略，計共七條。然則陳壽彭朱祖榮同輯之棉業叢書一冊，亦可謂極精細極詳明之善本也矣。

蠶桑叢書八卷附杭州蠶學館章程 活字印本

清汪曰楨撰。案曰楨浙江省烏程縣人。是書湖蠶述卷一為總論、蠶具、栽桑（摘總論云蠶食頭葉謂之頭蠶，食二葉者謂之二蠶，食柘葉者謂之柘蠶，蠶人名三眠蠶），卷二為浴種（臘月十二日為蠶生日，取清水一盂向蠶室方采枯桑葉數片浸以浴種，去其蛾溺毒氣也）、護種、貸錢、糊筐、收蠶（蠶蟻禁忌附）、稍葉、飼蠶、頭眠、餉食、二眠、出火、大眠、分蠶、鋪地，卷三為縛山棚（老蠶作繭，架棚以居之，謂之山棚）、架草、上山、搽火、回山、擇繭、繅絲、剝蛹，卷四為作綿、澼絮、生蛾、布子、相種、藏種、望蠶信、賣絲、紡織、賽神、二蠶、桑蠶、占驗，計共目錄四十條。卷五為蠶書，宋秦觀少游撰。是書係由淮海集摘出，乃與其妻徐氏所編，其繼配即蘇小妹也。卷六為奧國飼蠶法、藏種飼蠶蠶具飼育（計共二十三風），野蠶識略，陳晤耘譯述，杭州蠶學館章程。然則是書八卷，殆汪曰楨議輯中外之蠶書善本也歟。

卷八

耕祿藁一卷 左氏百川學海本

宋胡錡著。一卷二十五篇。案胡錡字國器，撫適蒼縣人。是書述民以食為天，農不可惰，帝躬耕籍田，昭其示勸，寓兵於農，內備外擾，水陸轉輸，移民就食，流溉就燥，鑿渠潤溉，百鍊選精，鼓鑄耒耜，國家授歷，無違農時，分田給土，均平盈虛，斲木為斛，民靡有爭，倉廩蓄穀，視歲斂散，農事咸備，故黎元擊土鼓，樂田畯云。

富強芻議八卷 壽椿廬印本

清楊毓煇撰。案毓煇字然青，廣東省大埔縣人。是書八卷，五類，卷一為富強總義，卷二為富強之本（內有請求農學、種植水利，設入農書）。卷三為富強之用上，卷四為富強之用下，卷五為富強開源之法上，卷六為富強開源之法下，卷七為富強剔弊之端上，卷八為富強剔弊之端下，計共五十條，綱領條目，燦若列眉。而復先後有序，體用兼賅。採西法之所長，補中法之不逮。語語皆徵經濟，坐言即可起行，即讀其文，能開拓萬古之心胸，觀其手可推倒一世豪傑。以視空談時務，而不能實籌振興之法者，相去殆判天淵。識中國救時之藥石，富強之良規也。然則毓煇是書，誠精細完備之善本也矣。

樹桑養蠶要略一冊 蓮池書局刊本

清蓮池書局撰，不著人名。是書蓋悉取諸蠶桑書之成語，編纂為篇。目錄為栽桑、移桑、壓接本桑、培壅、澆糞及接野桑等法，計共十九條。初生蠶子、青蟻、飼葉、頭眠、二眠、三眠、蠶老、上山、置火盤、擇繭、剝繭、繅絲等法，計共三十二條。是書成於光緒十四年，亦極簡單而實極完備之本也矣。

農事私議二卷 刊本

是書一卷，作者佚名。清光緒庚子年刊本。一曰農官。中國周代農官甚多，設有甸師、載師、遂人、遂大夫、縣正、鄙長、里宰、牟人、稻人等官。秦漢以後，司農之職不備，今須設官以為農事。二曰墾荒。其墾殖墾戶以示重農興利之意。三曰勸農。或蠲免，或給獎，以勸農民，則農利興矣。四曰編纂農產志。轄境之地、歲年歲之豐歉、農民之勤惰、物產之數目、品第之良否、牧畜之肥瘠、農器之利否，均須詳為圖說，以資遵守。五曰墾荒代賑。則地闢而民得食。六曰移植。因季候之寒暖、土味之肥瘠，物之適於此而不適於彼者，須以人工採其新奇物種。七曰選用佳種。選用同地或異地之佳種，或以人工媒合之，其利亦厚。八曰風車運水。微風即轉，不少停休，惟外洋之風車收風較大，甚合用。九曰糞田。或用人畜之矢溺，或將地上之耕其一概盡，今年之收地即明年之耕地，或種豆製油，以豆粕肥田，或浴腐枝葉以供肥料，或堆土和以枝葉，徐燒之，均等他肥，或將貝殼、牡蠣燒之為粉，亦可肥田。右述九事，為理國之經、治生之本。世有達者舉而行之，獲益匪尠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農部

田家曆一卷 農郭叢書本

程羽文撰。案羽文係吳郡（今江蘇省蘇縣）人。年代不可考。是書述農人於每月應作之農事，列為月表。凡播種、收穫等事，農人遵之不失時也。

正月 糞田 春耒 種林檎 栽桑柘 開荒

二月 種芋 種胡麻 種茄 種桃 種梨 種櫻桃

三月 移茄 種豆 種稻 種葱 種薑 種瓠

四月 收蔓菁芥蘿蔔等子 鋤葱 收筍 伐木（此月伐木不蛀）

五月 種蜀芥 種麥 種黍 種粱 種麻

六月 收芥子 收苜蓿 種小蒜 種蘿蔔 斫竹（不蛀）

七月 種蜀芥 分薤 收荷葉 收瓜蒂 收楮子

八月 收薏苡 收江豆 開蜜 收棗 收胡桃

九月 採菊 種麥 種稻 種蒜 種蓮 收木瓜

十月 收諸般穀類及豆類 種瓜 種葵

十一月 刈蒿棘 採薪 造農器 折麻放麻

十二月 收糞 糞地 造農器

吳下田家志一卷 說郛叢書本

宋陸泳撰。案泳係吳郡（今江蘇省蘇縣）人。此卷題曰三旬，每月三十天，分為上中下三旬，以干支配日及節氣，推測農事之宜、忌。更以現時之天象推測風雨，驗之不爽。

上旬交月雨，主月內多雨。中旬自十一至二十日，下旬自二十一至三十日也。

風吹月建，主米陡貴。

春雨甲子，乘船入市。夏雨甲子，赤地千里。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飛雪千里。

甲子旬中無燥土。久雨久晴，且看換甲。

立春一日，百草回芽。大寒無過莧。五日寒食便下田。

清明斷雪。穀雨斷霜。

未吃端午粽，寒衣未可送。

黃梅三時才出門，簑衣箬帽要隨身。

朝立秋，暮颼颼。

八月初一鴈門開，懶婦刀尺裁。

一九二九弗出手，九九犁耙一齊出。

耕田栽秧，忌日痕。

種麥宜庚午、辛未、辛巳、辛卯、庚子、庚戌。

種豆宜甲子、乙丑、壬申、丙子、戊寅、壬午、壬寅。

種瓜宜甲子、乙丑、辛巳、庚子、丙寅、乙卯。

種菜宜戊寅、庚寅、辛卯、壬戌。

種芋宜壬申、辛巳、壬午、庚未。

種移栽菓子，忌壬戌、丙戌。

取納六畜，忌出入鶴神方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蠶桑織務紀要一册　河南蠶桑織務局編刊

清陳寶箴魏綸先序。案寶箴廣西省義寧縣人。綸先湖南省衡陽縣人。是書於光緒七年奏創興蠶桑織務摺。勸捈種湖桑示。祥符縣開局稟。勸種桑養蠶通飭。春分時發湖桑通飭。新栽湖桑須剪本不准移栽通飭。勸種葚桑及種法通飭。採辦桑秧委員稟陳購買桑秧之大小、桑秧起土之節候、蠶細桑根、起運、栽種等方法。此冊之末、附蠶桑要略一編。分種桑法。（一辨桑種。二種桑葚。三治畦種葚。四壓地桑。五剪桑樹。六栽培湖桑。七修桑樹。八蠶屋。九接桑。十剪鋤土去蠖。十二收霜桑葉。）養蠶法。（一蠶種。二飼蠶。三上簇。四采繭。五繅絲。六收種。七避忌。）養野蠶法。（一種樹。二養蠶。三紡織。）叙述極為詳明。蠶桑織工依法行之。獲利必厚也。

釋鑑稽古略續集三卷　慧空經房本

明釋大聞撰、聞字幻輪、歸安杏溪遠菴沙門、此集為述釋氏文實、用編年體、始於元世祖至元元年甲子、終於明熹宗天啟七年丁卯、以帝王年代為綱、而以佛祖源流法門行業為緯、且繼承元覺岸之釋氏稽古略而述、故亦略名續稽古略也、緣崇禎十一年、杏溪居士嚴爾珪序資重刻釋氏稽古略、請僧大聞為任校訂、聞見其書斷止宋末、元明兩朝釋門事蹟、缺而不傳、深致慨焉、是乃搜拾史料、續承其後、以明崇禎十五年、成書三卷、復經嚴君校梓行世、此書取材詳備、而體例謹嚴、於元世祖至明熹宗三百六十四年間釋教事蹟、頗能詳其大要、無所遺墜、列傳之僧、凡四百三十餘人、源流派別、亦頗明晰、其間所出釋家撰述、且俱備載、如四庫提要所評覺岸稽古略體例氾濫之弊、此集尚能免之、不可謂非佛法史中之佳構也、書分三卷、上卷述元世祖至順帝間事、中卷述明太祖時事、下卷述明建文帝至熹宗間佛事、且於兩朝帝王名賢有關佛教之記述頗詳、今本係民國十三年夏杭州僧清遠據錢塘丁氏八千樓藏本審勘翻刻、書前有大聞自撰序文一篇、叙述此書編述顛末、續藏經內亦收有此書、惟前之序文則未附入焉、

大明高僧傳八卷 江北刻經處本

明釋如惺撰。惺天台山慈雲寺比丘，係從當代禪僧家先清和尚出家，嘗於萬曆庚子校刊佛法金湯篇，旋又輯明代護法者若干人以補其缺，因見宋高僧傳而後僧傳缺如，由是閱於史誌文集，見載有名僧事蹟之可傳者，輒隨錄之，至萬曆四十五年中，成書六卷，始自南宋，迄於明初，略得高僧百七十九人，內正傳百十九人，附見者六十人，因命名為大明高僧傳，或亦稱為高僧傳續四集，蓋清楊仁山所命名，以其紹承梁慧皎高僧傳、唐道宣續高僧傳、宋贊寧宋高僧傳三集而後，故命為四集也。梁唐宋三傳中，均以高僧分列十科，本書僅以譯經、解義、習禪三篇別之，蓋南宋以來，釋門名賢為數較減，抑搜羅採拾容有未盡，而譯經篇中，正傳僅沙囉巴一人，解義正傳則有淨真等四十五人，習禪正傳則有正覺等一百十二人，於此亦可見宋傳而後，釋教仍盛，而翻經一科，則甚寥落矣。且如惺自序亦云，書係隨喜編錄，用備後來僧史者之採摭，其未敢自視以為定本，於以可見。且此書各朝正傳僧數，南宋七十九人，元二十二人，明十八人，宋朝已多缺漏，元明二代，其數決非止此，史無論矣，因是民國衡陽喻謙，仍復追承贊寧宋傳，採輯宋元明清諸代高僧事蹟，編為新續高僧傳四集六十六卷，即取如惺此書資料，併入其內，仍以十科別之，自較為可觀矣。又昔梁慧皎撰高僧傳十六卷，自未立傳，而唐道宣續高僧傳中立傳之，道宣又未自傳，而贊寧於宋高僧傳中又傳之，至此書中，乃竟未為贊寧立傳，今江北刻經處刊行此書，別製贊寧傳附錄其後，殆亦所以補其缺遺耳。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二卷

唐釋義淨撰、淨譯有金光明最勝王經等經律論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撰有南海寄歸內法傳等五部九卷、見並存大藏中、此傳乃其天授二年、方自西國、還於南海佛利室逝之時所撰、列傳之僧五十六人、皆是當代沙門、冒大難險、遠希法顯、近慕玄奘、遠赴西乾、忘身求法者也、然而勝途多艱、妙領難儔、如淨序云、去者數盈半百、留者僅有幾人、設令得到西國者、以大唐無寺、飄寄棲然、為客遑遑、停寄無所、遂使流離萍轉、罕居一處、身既不安、道寧隆矣、實可嘉其誠、冀傳芳於來葉、粗據見聞、撰題行狀云、傳中錄僧玄照道希等五十六人、列次第多以去時年代近遠存亡而比先後、諸僧所由來處、則有京師、洛陽、荊州、益州、并州、交州、愛州、晉州、澧州、乃至新羅、高昌、吐蕃等地、淨離印赴南海時、尚有荊州無行師、道琳師、新羅慧輪師、澧州僧哲師、洛陽智弘師五人、見在彼方、後此不知存亡何處、由此可知其時西行求法之艱、而諸德顧行之篤、且當時印度佛教之狀態、與夫印度南海交通之情形、玄奘義淨時代中土教界慕法之熱忱、均可於是傳見之矣、又此書言大高雅、辭數情真、其南海寄歸文則較質直、而書筆致似非一轍、然此二書、實係同時所作、證之寄歸傳前且云、南海寄歸傳、又大唐西域高僧傳二卷、并雜經論十卷、并錄附歸、畫者淨歸唐後、復以此傳付諸修潤者歟、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三卷

唐釋彥琮撰、琮長安弘福寺沙門、曾受學於玄奘門下、識量聰達、博通羣經、善屬文章、尤工著述、龍朔元年、撰大唐西京寺錄十卷、明年、復編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六卷、又魏國西寺慧立初製玄奘法師傳、琮於垂拱四年、加以箋補、成書十卷、名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見傳於世、此書乃琮貞觀年間所撰、詳述唐初名僧法琳一生弘護法教之事歷者、蓋琮本為法琳弟子、故於琳之護法偉蹟、知之特詳、琳襄陽人、姓陳氏、幼出家、歷遊金陵楚郢等處、廣參名匠、博採內外諸典、護法為任、高祖武德之際、道教勃盛、釋門否塞、琳入投道門、悉窮其教、會太史令傅奕、奏上詆謗佛教事十有餘條、意在毀佛逐僧、廢寺、道士李少卿、又上十異九迷論、道士劉進喜、又上顯正論、皆毀謗佛法無益於世、京師諸僧亦有抗論者、悉無所濟、琳乃出而先後著破邪論二卷、辯正論八卷以折之、廣引孔老敬佛之文、多陳王臣奉法之事、作論既成、遐邇傳布、有道士秦英、扇動宮備、以琳著論、毀其宗祖、文帝大怒、逮琳辯對、桎梏論難、前後重沓、琳詞宏義闡、愜附帝心、乃獲免罪、放於益部為僧、在途終殁、道俗摧痛、遠近崇仰、其詳具如本書所述、此書文章優異、理致周備、括拾無遺、刪補有則、蓋亦僧中之良史也、傳前有隴西居士李懷琳序、懷琳亦為法琳弟子、與彥琮為同門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十卷 支那內學院本

唐釋慧立本、釋彥悰箋、慧立俗姓趙、豳國公劉人、隋地居郎司隸從事毅之子、博考儒釋、雅善篇章、出家後、住豳州昭仁寺、貞觀十九年、玄奘初歸自印度、開譯場於長安弘福寺、詔徵天下曉法能文之士襄焉、立以其年六月應徵至、任綴文、自是追隨玄奘二十年、玄奘寂、立乃綜其生平作玄奘法師傳五卷、為未定稿、慧立卒、後其稿散佚、至垂拱四年、彥悰乃蒐輯本文、箋補為十卷、即成此書、悰亦奘門弟子也、此書不獨於玄奘一生之事蹟紀載綦詳、且更由此可知玄奘時代西域印度佛教之狀況、乃至太宗高宗時代唐長安文化發展之情形、誠為文化史上之重要資料也、此後關於玄奘傳記之作品、尚有道宣之續高僧傳、智昇之開元釋教錄、靖邁之譯經圖記、冥詳玄奘法師行狀、劉軻之大遍覺法師塔銘、宣昇邁詳皆奘門人、惟軻之銘、作於開成四年、距其寂後一百七十五矣、諸家所記、什九皆取材於此書、故此書實奘傳之基本文獻也、又此傳前有彥悰所述序文、辭意精美、近百餘年來英法俄德文中均有此書譯本、為之疏證者、且復不少、其在本國、則此本外、尚有揚州刻經處本、然譌脫時不免焉、今本乃民國十二年冬、支那內學院所校印、

其文字校勘、係依日本弘藏教本、而對勘以麗宋元明四藏本、有異同處、皆斟酌修正、復用可洪音義、慧琳音義校勘俗字、文字上殆精審無遺、至記載校勘、則取大唐西域記、及道宣智昇冥詳劉軻所記述、凡事蹟有異同詳略處、皆旁注比對、又此傳中自貞觀十九年以前、不記年月、今校本於卷端皆標列年號、及玄奘歲數、實具年譜之雛形、卷首並附有玄奘遺像及奘之五印行跡圖、尤足推為善本也、

天台九祖傳一卷

宋釋士衡編、衡雲間竺峯天台宗沙門、此書作於南宋寧宗嘉定元年、述其宗祖龍樹、慧文、慧思、智者、灌頂、智威、慧威、玄朗、湛然九人之事蹟、蓋為追繩祖德、啟發來賢之意也、緣天台宗係由北齊慧文讀誦龍樹大智度論三智一心中得之文、及中論因緣所生法一偈、而起一心三觀之道、慧文復以此法口授南嶽慧思、復以傳於智者、智者著有摩訶止觀等書二十七部一百四十二卷、大弘斯道、蔚成一宗、因智者居天台山、故時以天台宗名、智者於止觀中、推述龍樹為初祖、慧文為二祖、慧思為三祖、而智者事實上實為天台宗開祖也、智者以下、灌頂乃至湛然、次第相承、丕振宗風、考上列九人傳記、龍樹傳早有姚秦鳩摩羅什所譯別傳一卷、慧文、慧思、智者、灌頂、事並原載續高僧傳、此外又有灌頂所撰智者別傳一卷、智威、慧威、玄朗、湛然事蹟、宋高僧傳亦已載之、綜觀此書內容所出、即根據以上文獻而編述者耳、

往生集三卷 金陵刻經處本

明釋袾宏撰、宏俗姓沈氏、別號蓮池、杭州仁和人、年十七、補諸生、以學行重於時、三十二歲、出家受具、編參諸方知識、後開杭雲棲寺、盛揚淨土法門、弘教利生、學德昭懋、朝野尊仰、遐邇心傾、近代高德唯一人也、宏著述甚富、有菩薩戒疏發隱等二十九種五十八卷行世、此集作於萬曆十二年夏、宏時力倡淨行、因閱昔有傳往生者、歲久湮沒、不可復觀、而斷遺跡班班互載於內外百家之書、宏乃隨所見及、輒附筆劄、仍摘其因果昭灼者、日積之成編、嗣乃從其類而後先之、天證之以諸聖同歸、足之以生存感應、計百六十有條、而間為之贊、以發其隱義、題曰往生集、計書三卷、欲使緇素之流、覩於是書、而增篤其淨信耳、全書所載共分八類、一沙門往生類、列慧遠等九十九人、二王臣往生類、列烏萇國王等三十三人、三處士往生類、列周續之等二十八人、四尼僧往生類、列尼大明等五人、五婦女往生類、列隋皇后等三十二人、六惡人往生類、列張善和等八人、七畜生往生類、列龍子等三條、八不分門類、列僧明本等二十人、九諸聖同歸類、列釋生極樂等十四義、十生存感應類、列鬼不敢嗽等十二事、各類之後、均列總論、綜其事理而論述焉、此集文詞

修潔、足啟淨信、實淨業者之龜鑑也、書前附有宏之自序、末附勸修淨土等文三章、今本為光緒二十四年金陵刻經處所校刊也、

景德傳燈錄三卷 大藏經本

宋釋道原纂。原東吳僧、冥心禪悅、披奕世之祖圖、采諸方之語次序其源流、錯綜其詞文、錄七佛以至大法眼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以景德元年、成三十卷、目之曰景德傳燈錄、蓋即禪宗歷代傳法史錄也、詣闕奉進、冀於流傳、真宗聞之、深為嘉納、乃詔翰林學士楊億、兵部員外郎李維、太常丞王曙等、同加刊削、為之訂定、並頒行焉、此錄夙被稱為禪林最要史籍、首敘七佛、次述天竺二十八祖、乃至東土三十三祖慧能、下及五家七宗、五十二世禪燈法系、歷代正出旁出諸師、莫不詳為敘述、若網在綱、有條不紊、洵禪林僧寶之森然大觀也、卷首附有楊億序、希渭重刊狀、禪法西來年表、卷末附有楊億寄李維敘師資始末書、長樂鄭昂跋、天童宏智和尚跋、劉棐之後序等、然據此錄頒行後一百二十八年紹興壬子鄭昂跋云、此錄原為湖州鐵觀音院僧拱辰所撰、書成將遊京師投進、途中一僧同舟、因出示之、一夕、其僧負之而走、及至都、則道原者已進而被賞矣、事與郭象竊向秀莊子注同、其實然否、殊本可考矣、

續傳燈錄三十六卷 續藏經本

明釋居頂撰。字圓極，居靈谷寺。此書撰於永樂二年，繼道原景德傳燈錄而述禪門高僧之列，故名續傳燈錄也。此錄取材於五燈會元、佛祖慧命、僧寶傳、分燈錄、與大禪門宗派圖、諸祖語錄等，集其文則仍其舊，略加取捨，而不苟為芟薙，以存其真。其世則專揭大鑑於上，而不以五家宗派分裂之。所載禪僧始於大鑑下十世，迄於大鑑下二十世，凡十世，嗣三千一百有一人，一一列其傳紀，詳其法系，明其分派，條理謹嚴，堪與景德錄並美焉。今本前附有頂之自序，係從居頂文集中錄來，大藏經中亦有此書，惟前之序文則未載入也。

傳法正宗記九卷 傳法正宗定祖圖一卷 傳法正宗論二卷 江北刻經處本

宋釋契嵩編。契嵩有鐔津大集二十二卷，四庫中已著錄。嵩博通內典，並精儒學，嘗著原教論、孝論、輔教篇等數十篇，以明儒釋一貫之義，而與其時排佛者抗，又作非韓，以闢韓愈，當世學者咸心折焉。此書乃於杭州靈隱寺永安精舍所作，以明禪宗列祖嫡嫡相傳之次第者，蓋以當時禪門於其傳法宗祖，未甚分明，教門淺學，各執傳記，古今多有諍競，嵩因研討大藏經論，傳諸禪門祖宗所出本末，因刪繁撮要，而成此書。其傳法正宗記成書九卷，首卷陳釋迦如來表，卷二叙述禪祖至十一祖迦葉、阿難、商那和修、優婆毱多、提多迦、彌遮迦、婆須蜜、佛陀難提、伏馱蜜多、富那夜奢等十一人，卷三叙述第十二祖至二十祖馬鳴、迦毘摩羅、龍樹、迦那提婆、羅睺羅多、僧迦難提、伽耶舍多、鳩摩羅多、闍夜多等九人，卷四叙述第二十一祖至二十五祖婆修盤頭、摩拏羅、鶴勒那、師子、婆舍斯多等五人，卷五叙述第二十六祖至二十八祖不如蜜多、般若多羅、菩提達摩等三人，卷六叙述震旦第二十九祖至三十二祖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等五人，卷七卷八述大鑒下至十二世正宗分家十三百

四人，卷九為旁出略傳二百五人，宗證略傳十一人，此正宗記之大要也，其傳法正宗定祖圖一卷，即圖寫正宗記所載三十三祖，而附以略傳，并及宗證諸師傳記，其正宗論則有二卷，計分四篇，係就正宗記所出禪宗列祖之次第，加以詳細論述者，蓋以當時禪門之徒，言及二十八祖廢立問題，有據付法藏因緣傳，謂至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付法中斷，繼以四祖，為禪家妄立者，由是契嵩乃著此書，據出三藏記集所載薩婆多部師資相承之說，以其中之婆羅多羅為今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以弗若蜜多為今二十六祖不如密多，以達磨多羅為今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師子尊者以後尚屬嫡嫡相傳，以證論寶林傳、景德傳燈錄等所傳之不謬，此中所明祖系，雖曰決疑啟信，功在禪門，然其所說，不無附會，是書起稿於宋仁宗至和二年，迄至嘉祐六年完成，是年冬，因觀察史李公之介，表達朝廷，翌年三月，敕共其前著輔教篇三卷入藏，四月賜紫方袍，並賜明教大師之號，今正宗記卷首附有上皇帝書，及知開封府王侍讀所奏劄子，中書劄子許收入大藏，又不許辭讓師號，治平元年覺初等刊行序，隆興二年林之重刊序等，定祖圖首有契嵩自序，今本為民國四年仲夏磚橋法藏寺江北刻經處刊。

釋門自鏡錄二卷 續藏經本

唐釋懷信述，信為唐揚州西靈塔寺僧，敦行頭教，嘗感靈應，事蹟具如宋高僧傳本傳所載，此書專述歷代釋門因果報應等事，蓋以見於當時沙門，行持漸弛，多越禮法，因編此書，以為佛徒龜鏡，藉昭懲規，故名釋門自鏡錄也，全書二卷，計分十錄，一業繫長遠錄，二勃逆闡提錄，三輕毀教法錄，四妬賢嫉化錄，五忿恚貪鄙錄，六俗學無裨錄，七懈慢不勤錄，八害物傷慈錄，九飲噉非法錄，十慳損僧物錄，以上十錄，共收事記七十三條，均為沙門違不尊因，感苦惡果之紀載，正列事記七十一人，附見者十四人，南北朝至唐代之事蹟尤多，各條下多有出典，此中事記，多有他書未載，而此書獨傳之者，實南北朝至唐代關於佛教信仰上之一重要資料也，錄前列懷信自序曰，余九歲出家，今逾六十云云，可知此書為信晚年之所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釋迦如來成道記註一卷 揚州藏經本

唐王勃撰、宋釋道誠註、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有詩文集十六卷、四庫中已著錄、勃為文精麗、詞情英邁、才藻之美、冠於時流、此記乃其居高宗咸亨上元間所作、係釋迦如來八相成道及入滅後之法化弘通之情形、辭旨精美、要言不繁、宋錢塘沙門道誠復就勃文加以註釋、道誠號慧悟、住錢塘月輪山、因讀王子安集、得見此記、文意精切、悉採本原、遂乃引據本行因果、華嚴涅槃等經、婆沙俱舍等論、就勃記文、明確註之、成書一卷、即此書也、今本為揚州宛虹橋藏經院僧行徹所校刊、書前附有行徹初刊暨重刻序文二篇、

釋迦如來應化錄六卷 續藏經本

明釋寶成編集、寶成姓虞氏、原名悍、號興庵、江蘇常熟人、康熙三十六年丁丑進士、後出家、住報恩寺、此書即居寺時所作也、全書六卷、分目二百八條、蒐緝經典而編述釋迦如來一代八十年中之學道生涯及弘道事蹟、而尤詳於其後五十年中之弘道錄、此中言文、悉由諸經論中纂輯出之、匪由自撰、首尾亦無序跋存、故亦未確知其編述因緣及年月也、

隆興編年通論二十八卷 續藏經本

宋釋祖琇撰。琇字石室，事蹟不詳。此書題下署云：隆興府石室沙門祖琇撰。然考佛祖歷代通載卷三十云：隆興甲申，沙門祖琇，號石室，撰隆興佛運通論，成行於世。隆興甲申，蓋為南宋孝宗隆興二年，隆興二字，非府名也。又石室二字，當為琇之別號，亦非地名。通載所紀，較為近理。今本題下所云隆興府石室沙門者，似係傳鈔衍誤所致。全書二十八卷，用編年體，敘述東漢佛教傳於中土以來，乃至五代時，凡九百年間中國佛教之事蹟，與夫歷代名賢嚮於佛法之史實，莫不逐事詳為敘述。又各條下，附列論評，紓其己見。所論各事，語意精闢，別具支眼。由是可知琇蓋深於儒學，博讀羣書者。書名編年通論，蓋夫敘夫評，史論並行，佛教史籍中之另出一格者也。

釋門正統八卷 續藏經本

宋釋宗鑑集。鑑為良渚天台宗沙門。此書可謂天台宗傳記史也。原係居士吳鎧庵所作，鎧庵名克己，嘗為建安節使，習天台教，欲倣遷例，修天台史，未畢而卒。宗鑑乃取其書，增續補修，準其原例而完成之，以述天台中心之釋門正統，蓋對禪宗景德錄等所傳而作也。全書八卷，內本紀及世家二卷，志二卷，傳及記共四卷。其本紀中，有釋迦牟尼本紀、龍樹本紀，附傳西土大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人。其世家中，有北齊南嶽世家、智者世家、法華天宮左溪世家、荊溪世家、遠修外琇妹宗通七人世家、法智世家，附傳普明至修雅等十八人，是則天台列祖傳也。次諸志中，列有身土、弟子、塔廟、護法、利生、順俗、興衰、斥偽八志，皆就天台教理而述。次列傳中，有荷負扶持傳，列傳八人；本支輝映傳，列傳六人；扣繫宗途傳，列傳四人；中興一世，列傳九人；中興二世，列傳十人；中興三世，列傳十三人；中興四世，列傳十五人；五世列傳七人；六世列傳二人；七世列傳一人，是皆天台高賢之傳記也。護法內傳十有六人，皆錄台宗之護法者。護法外傳十有四人，是為宗外之護法者。次諸記中，禪宗相涉記，列禪宗高賢菩提磨達等五人；又賢首相涉記，列賢首宗高賢法順等七

人、又慈恩相涉記、列慈恩宗高賢玄奘等二人、又律宗相關記、列律宗高賢道宣等二人、又密宗思復載記、列密宗高賢金剛智等五人、此書作於南宋嘉熙元年後、此三十二卷、釋志磐佛祖統記五十四卷、蓋據此體例推廣而言之、此書乃其雛型耳、

續佛祖統記二卷 續藏經本

不詳撰人、此書具名續佛祖統記諸佛列傳、蓋廣續宋志磐佛祖統記而作、仍以傳述南宋以來乃至明初天台宗尊宿為中心也、書成二卷、上卷敘法照等十三人、下卷敘必才等十七人、合共僧三十人、此外別無本記世家志記表等、蓋僅續前記列傳而述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釋氏通鑑十二卷 靖藏經本

宋釋本覺編集、覺爲括山一菴首座比丘、自幼出家、氣骨超俗、博採經論、篤志禪宗、嘗以諸經史傳繫年前後、不相聯貫、不便觀覽、又以歷代大德所示聖蹟、每多湮沒不顯於時、由是異心典籍、廣索旁求、倣儒書編年之例、纂爲此書、起周昭王甲寅、止後周恭帝庚申、上下凡一千九百三十年、釋門事蹟、悉皆搜羅、諸祖諸師、備載罔佚、此中引用佛家史籍、有五燈錄、佛運統記等五十九部、儒家史籍、有通鑑、漢書等四十四部、道家史籍、有神仙傳等三部、亦可見其搜集之勤也、書成於南宋度宗咸淳年間、具名歷代編年釋氏通鑑、脫稿後、本覺又復捐資鋟梓、明天啟中、京師畢熙志獲此宋本、頗有遺脫、又復爲之校補刊印、書前有南宋咸淳六年厲福用鍇序、及明天啟丙寅畢抵康畢熙志等序文三篇、

歷朝釋氏資鑑十卷

元釋熙仲撰、仲福州康峯沙門、跡託玄宗、神遊史籍、因閱內典、至道宣感通錄載天人似告所著續高僧傳、廣弘明集等文、神助聖化、靈異彰顯、遂乃感而撫拾儒釋羣書、自有始以來迄於元代、歷朝佛法關繫隆替利害、乃至大德王臣機語合契對辯唱酬、去華取實、筆而革之、於至元二年丙子、集成此書、旋乃夢感異人、閱此屢以資鑑稱之、寤而自曰歷朝釋氏資鑑、或亦簡稱釋氏資鑑、全十二卷、首卷叙述周秦兩漢佛事、卷二叙述三國兩晉間事、卷三至五述南北朝迄至隋代、卷六至八述唐五代、九至十一述兩宋佛事、卷十二述元初事、本附元朝帝師行實、首尾復有薛天祐題及自題跋等、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三十卷

元釋曇噩述。噩四明鄞東僧、撰懷文史、嘗以梁唐宋三代僧傳、均以十科序列、不無失當、乃以六學十二科分之、則佛法行而僧業明矣、六者、波羅密之為言度也、度則學之至、學乃度之始、其譯經傳宗、是慧學也、遺身利物、是施學也、弘法護教、是戒學也、攝念持志、是忍辱學也、義解感通、是精進學也、證悟神化、是定學也、噩因閱諸龕藏、以紬繹之、首搪髮櫛、屬稿而成是書、計列傳一千二百七十有三、傳人如傳之數、以卷計之、則凡三十、卷一至二、錄譯經科、列傳迦葉摩騰等六十八人、卷三至八、錄傳宗科、列傳曇村迦羅等二百二十八人、是為慧學、卷九述遺身科、列傳僧群等二十五人、卷十述利物科、列傳法相等四十五人、是為施學、卷十一至十四、述弘法科、列傳支遁林等百二十四人、卷十五至十六、述護法科、列傳僧鐘等四十七人、是為戒學、卷十七至十八、述攝念科、列傳帛遠等百九人、卷十九至二十、述持志科、列傳支孝龍等百二十七人、是為忍辱學、卷二十一至二十三、述義解科、列傳竺法蘭等百九人、卷二十四至二十六、述感通科、列傳安慧等百四十七人、是為精進學、卷二十七至二十八、述證悟科、列傳竺僧顯等七十六人、卷二十九至三十、述神化科、列傳僧朗等七十四人、是為定學、以上所列高僧、始自東漢、迄於北宋、均以六學科分、故名新脩科分六學僧傳、或亦簡稱六學僧傳、此傳成於至元乙丑、時噩六十五歲、越十餘年、至癸卯後、始付鋟梓、今傳前有正元丙午噩八十二歲時之自序焉、又首附有淳祐六年皇子魏王無嗣此傳之題跋一文、不知何人何故附入、

補續高僧傳二十六卷

明釋明河撰、字汰如、吳郡華山寺沙門、一雨潤之高弟、雪浪之法孫也。每事參容通內外典、念歷代高僧傳搜討未該、事蹟湮滅、因自結囊負笈、南走閩越、北涉燕臺、若雁宕石梁匡廬衡嶽、絕壑窮嵓荒林廢剎、碑殘所在、蒐討忘疲、募勒寫抄、悉皆綜集、復得學憲曹公志發藏書、傾筐佐之、竭思覃精、筆削成傳、前後計閱三十春秋、乃成此書、自趙宋至於明代四百餘載、不分宗派、凡名緇賢傳、將湮沒者、悉該揭焉、全書二十六卷、錄僧五百餘人、列傳四百七十有三、所出部類、亦如梁皎唐宣宋寧三傳、分列十科、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習禪、四曰明律、五曰護法、六曰感通、七曰遺身、八曰讚誦、九曰興福、十曰雜科、書甫成、河即示寂、其弟子自扃於崇禎年中為之付梓、傳前有范景文、黃端伯、讀徹、周永年四序、傳後有毛晉自扃、馬弘道三跋、叙述其事頗詳、

續武林西湖高僧事略一卷 武林掌故叢編本

明釋袾宏輯、宏別有往生集、已著錄、此書乃宏萬曆年間、居武林雲棲時、續補宋元敬元復之武林西湖高僧事略而作也。蓋前集止於宋元、自後無續之者、宏乃補入元季明初、得僧性原朗、楚石琦、容谷隆、毒峯善、雪庭某等五人、一一為之列傳、所述五師、雖一二誕生於元、而出世示寂、大都在洪永間、故概以明人採焉、

漕倉事宜輯覽五種共十三卷 大連圖書館藏手題稿本

清董醇輯。所輯計海運議輯二卷、采買案輯四卷、折漕議彙二卷、盤敔案輯二卷、漕運議輯三卷。各冊書皮及書之首頁皆有先生手題隸字簽。以上所舉蓋據原裝布套手題次序也。若分考五種題簽之年月，海運議輯海運議輯上卷為道光二十七年之仲冬，下卷為是年之十二月。漕運議輯上卷為道光二十八年之正月，中卷春三月，下卷為二月。采買案輯一卷為道光二十九年夏六月，二卷為七月，三卷為八月，四卷為九月。折漕議彙上卷為道光二十九年秋九月，下卷為咸豐元年春正月。盤敔案輯有題簽而無年月，各冊書皮皆蓋有董醇私印四字白文方印，及醞卿二字朱文方印。各冊首頁除題年月後皆有荻筆書屋之室主人手錄字樣，且皆蓋有董醇二字白文方印及醞卿父三字白文方印。審其字蹟與印色，殆為一時所題。其年月當為題時所逆度纂輯之時日。故所題之漕運議輯有中卷為三月，下卷為二月之誤耳。所輯五種皆有序目。海運議輯序稱我朝之行海運自道光丙戌始。我朝之論海運則不自道光丙戌始，是宜廣搜舊聞以資考鏡。稽其所輯有阮元之海運考跋、及海運考上、海運考下、高培源之海運論、藍鼎元之漕糧兼資海運疏、謝占壬之海運提要序、齊彥槐之海運南漕議、施彥士之海運議、何國宗之勘覆膠萊河疏，是皆道光丙戌以前瞻遠對於海運之論也。采買案輯四卷，蓋因采買之說行之於常平倉則極便，行之於京倉則不便，序中言其不便原因，係將各路陸運、水運、碾運加以比較，是當時前賢所論采買事宜，輯為是編，稽其所輯，第一卷自戶部覆山東撫籌運米石摺、至戶部覆浙江撫稅衣大價咨，共文二十四篇。卷二自江西撫奏采買搭運摺至湖南撫奏押運委員借領撥費摺，共文七篇。卷三自湖南撫奏採運米石摺、至湖南撫請緩碾米摺，共文十九篇。卷四自戶部奏請盛京採買河南碾運摺、至戶部覆盛京籌議採買摺，共文十七篇，蓋冀地方大吏之經理漕運者，檢舊牘成帙，以備參考，而能補偏救敝也。折漕彙議二卷，蓋言其時各省應納漕粮

因地方偶被災歉或求蠲緩或求折銀乃日久弊生遂致捏報災荒詔成惡習先生於是手錄折漕諸議都為此編編中除先錄會議堂司各衙門並自雲南司聯銜說帖呈王大臣戶部覆吳文鎔共文十六篇以供理漕諸公之採擇盤敖案輯者蓋以倉中存粟必須盤查而後知其收放之數以清弊竇而都中倉廒為數頗繁盤查頗非易事嘉慶乙巳御史慶明建以放代盤之議所謂以放代盤者如每放三倉舊粮一粒未完新粮一粒不進由所放之數即可盤出與各入數是否相符俾領米之人皆查覈之人誠善策也然總司倉務者畏其難往往與部議相齟齬此編所輯上卷自御史朱澄請盤查倉廒至道光二年盤放案內起止年月盈餘正米土米數目共文十三篇下卷自刑科掌印給事中龔文齡請查中倉至道光三十年盤放案內起止月分盈餘掃積米數共文二十四篇皆盤放之法則與利弊者漕運議輯三卷言居冀州之壤仰居於青究豫徐揚荊而取給之法須賴漕運此是編所以輯也所輯卷上自任源祥漕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議至惲敬新喻東門漕倉記共文十八篇卷中自林起龍清寬糧船盤詰疏至晏斯盛上制府論布商易米書共文十八篇卷下則錄明邱濬大學衍義補中論漕輓之宜也自序言國家理漕長運策蓋善之善者是編所輯多論長運其議支運遞運轉運及有關漕運者咸附焉合此五種名曰漕倉事宜先生於漕倉一事可謂有援精審無往而不知利弊矣

光緒拾貳年節年地糧奏銷黃冊 大連圖書館藏原寫本

清李鴻章造。此冊黃綾冊皮，皮面口際題曰直隸光緒拾貳年節年地糧奏銷黃冊貳冊，皮面中題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臣李鴻章清造。蓋有長方關防，文為漢滿對照，直隸總督管巡撫事理河道關防十四字。冊內錄為各府奉旨豁民欠銀兩顆數，如首頁所錄，其文曰：永平宣化遵化等三府州屬豁免民欠存留地糧正銀若干，內永平府屬之遷安、撫甯貳縣未完民欠存留地糧正銀若干。兩前冊件於光緒拾年八月初五日，欽奉恩旨，豁免歷歸豁免案內造報。歸全編所錄，略若此，蓋是年直隸全省各府州縣奏報豁免民欠銀兩之清冊也。此冊共五百三十餘頁，每頁皆蓋有與冊皮相同之關防，為研究其時直隸田賦者最可珍視之史料也。惜原題貳冊，此特其貳冊中之第貳冊耳。

乾隆二十七年到通漕糧銷算清冊 大連圖書館藏原寫本

清溫福、薛炳合造。時溫福官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世襲雲騎尉，炳亦官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冊中所錄為各省某年起運正粟米若干、改兌正粟米若干、耗米若干、京倉收過米若干、通倉收過米若干、京倉掛欠米若干。全編凡三百餘頁，每頁騎縫皆蓋有戶部總督倉場關防之滿漢合文關防。冊皮為黃綾，亦蓋有關防，首為進呈奏文，其文略曰：奏為銷算事，竊照乾隆貳拾柒年起運貳拾陸年併帶運乾隆貳拾伍年轉運到通漕糧，臣等據坐糧廳鄂忻等呈，前任坐糧廳風現任坐糧廳閻循琦遵照部覆款項，備造各省正改兌及應收附餘新耗將各弁完欠銷算餘米餘銀應扣應抵細數，彙造清冊前來，臣等覆加察核，將總漕撫道諸臣并運弁名員逐一分晰開具題外，理合繕冊進呈御覽，謹具奏聞云云。此下即開舉之各項米數，末有書乾隆二十八年五月及溫福二氏之銜名，蓋當時進呈御覽之原冊也。

乾隆貳拾捌年分通濟庫一應收放錢糧奏繳清冊一冊

運閣書館藏原寫本

清溫福蔣炳謹造。福時官總督倉場戶部侍郎，世襲雲騎尉加一級紀錄一次，又軍功紀錄二次。炳時官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此冊黃綾皮，題曰乾隆貳拾捌年分通濟庫一應收放錢糧奏繳清冊，蓋有長方關防，文為漢滿對照戶部總督倉場關防八字。全冊共一百五十餘頁，每頁騎縫皆蓋有同冊皮之長方關防。冊內所錄分舊管某年存銀若干兩，新收某年銀若干兩，收某處某年文錢若干兩，某年某月放某處銀若干報之清冊也。冊首有溫福原奏，其文云：奏為查核通庫收支錢糧，以清混冒事。案照前倉場侍郎臣題前事等因，奉旨漕欠由閘等項錢糧以後着年終奏銷，欽遵在案。又准戶部咨為題明職掌以杜駁查遲誤時日事，內開輕齋銀兩責令總督倉場催收送通濟庫，積貯年終，將一年支過各款銀兩數目，分晰造冊，照例題報，以便察核等因，奉旨：是，依議行。欽此。欽遵，責令坐糧廳收放在案。今據坐糧廳鄂忻等造送乾隆貳拾捌年正月初一日至本年拾貳月叁拾日收放米折由閘輕齋席木等銀，分別管收除在數目冊報前來。臣等覆加察核，除具題外，謹將收放各項銀兩數目繕冊進呈，謹具奏聞。此外無序跋。蓋視當時造報之清冊也。治史者，亦當視拱璧也。

山海關榷政便覽四卷 大連圖書館藏寫本

清蕃軒主人編卷首有乾隆五十九年七月若江居士序及是年八月蕃軒主人序蕃軒主人序云山海自康熙三十二年設關以迄於今百有餘年其間流風善政彰彰具在第以來之高閣日久相沿漸成訛舛若不亟為訂而輯之將遺者愈遺散者愈散予之幸顧非伊朝夕且是編度支出納而外無所用其蒐羅癸丑之冬爰與二三同志略為檢查而披閱之事稽於牘即據牘直事不參己見越明年甲寅仲秋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九閱月而成卷帙據此序則此編之為蕃軒主所編已無疑第其姓氏尚待考索此編共四卷卷一目為設關衙署歷任監督筆帖式養廉海旱各口總目海口卷二目為新海口正額人參豆額盈餘耗飯正項關除盈餘關除卷三目為到任事宜任滿事宜代徵餘日書辦委員季報考核稽循環單票款式本關書役卷四目為部頒則例樑艜稅船戥秤斗斛看參飯銀變賣馬價現行事件附錄各卷其書體例海旱各口通里遠近俱以相距大關為準至座落州縣境界各分註於每口之下正額加額皆註其銀兩數目海旱各口情形因時制宜開閉互異編中皆條列分明以備考核所錄原卷均挨順年月以為先後次序歷任監督各任內如有升遷事故者本條下僅列到任及任滿日期其原委悉歸附錄卷內總之此編事無鉅細凡事關於山海關榷政者犂以薈萃於其間以便參考故以便覽名其編惟其凡例云部頒則例業經刊刷以及現行抄本具有專案兹不備錄是當時原卷甚繁而今已耗散無存此編又未備錄不無遺憾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四年檔案一冊大連圖書館藏抄本

不著編者姓氏編中所紀皆乾隆四年各宮殿處所換下之陳設物品例如首頁所紀為乾隆四年正月十一日七品首領薩穆哈來說太監毛團傳旨墨妙竹林冊頁做一楠木箱盛裝欽此於正月十三日司庫劉山久七品首領薩穆哈將盛妙珠林冊頁箱樣一件持進交太監毛團胡世傑呈覽奉旨著做洋漆畫金花樣簽子安在蓋上欽此八月三十日呈進據此可知其時傳旨製作各物先造各種模形以備聖選

然後奉旨造進然以一安置冊頁之木箱於正月奉旨製作至八月始行造就進呈事之遲延有如是者以下所錄皆為某月某日某太監交下某物係於某處換下者于某月某日進呈例如八月二十一日催總白世秀來說太監毛團胡世傑交青花白地葫蘆瓶一件係養心殿換下無地方于八月三十日呈進是也蓋全編皆管理物品之太監所呈安置各物清單也編中所列物品不可枚舉至其所述處所有奉三無私養心殿九洲清晏同樂園金魚池重華宮淡

泊寧靜萬方安和怡情書史懷情芳保合太和西峯秀色海色初霞各處而養心殿為最多按自清帝出宮改清宮為故宮博物院好古之士不惟其實物為考據之資得一目錄亦視為至寶若此冊者亦留心故宮物品者所宜取鏡焉

圓明園內工則例二十冊　大連圖書館藏乾隆寫本

不著編者姓氏。目分大木作現行則例、裝修作現行則例、石作現行則例、搭材作現行則例、土作現行則例、油作現行則例、畫作現行則例、裱作現行則例、內裡裝修作現行則例、漆作現行則例、佛作現行則例、陳設作現行則例、木料價值現行則例、雜項價值現行則例、物料輕重現行則例。考此冊之作，因其時內外工程，內庭遵宮殿定例核算，外工照工部定例核算，至圓明園工程按現行則例核算，並編刊頒行。

因乾隆六年修理內工，奏明照圓明園則例辦理。但各項工作物料條目繁多，其圓工則例未及遍載者，倣照宮殿部司則例核至各工無例可稽款項，擬例呈明核算，奏銷後將曾經奏銷比擬則例繕造成冊，釐為十六本，以為工務之取証。其各工則例分目極細，如大木作則例，則分簷柱、金柱、方柱、山柱、牌柱、拱柱、架梁、枕頭梁、天花梁、桃尖梁、抱頭梁、穿梁、步梁、隨梁、遞角梁、抹角梁、入角梁、順梁，此特其柱梁二者，此外名稱不可勝舉。讀之不惟可考其時之物價，且可藉以研究其時之建築。佛工現行則例，於各佛胎之衣帶、頭盔、甲胄以及手持各物，莫不詳載其名，以及尺寸之大小，則又為留心佛像者急知，切不可以其為則例而輕之也。惟原編為十六冊，此為二十冊，當為轉抄時未遵原訂冊數耳。

闕里儀注三卷附勵儀糾謬三卷文廟樂譜一卷 清乾隆三十四年刊本

清孔繼汾錄。繼汾官承德郎，原任戶部廣西清吏司主事，為孔子六十九代孫。繼汾以闕里禮生新進者受儀節於其前輩，或抄承，或口授，未有定本，是以字句多譌，乃考錄舊儀，刪訂正誤，為儀注。有五篇，其中五篇者，詁釋奠四篇，釋菜兩篇，時享三篇，常薦三篇，誕辰一篇，墓祭一篇，行香告祭及各書院總載一篇，並取祭品祭器，撮其大要，別敘品式六篇，以附其後。書成，請宗付典籍官，俾生徒有所本焉。其勵糾謬三卷，以闕里禮樂自罹宋元兵燹之後，蕩棄無餘，賴有導江張連善詳加考索，清康熙間孔聘之一經倫之，自康熙以後八十餘年，中間多有損益，乃事有不合經傳，不出會典者，輒指聘之為口實。繼汾用是著為此集，隨事論列，得若干條。其中未更正者，固直抉紕謬；即已經更正者，亦必仍詳故事，書成，釐為三卷：一曰論祭儀，二曰論祭品，三曰論祭器。此書考訂頗精。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此編一出，而廟廷不復失儀矣。文廟樂譜一卷，為乾隆十一年總理律呂正義館和碩莊親王允祿等奉敕之作。其書先樂譜，後舞譜。其樂仲春月用夾鐘為宮，仲秋月用南呂為宮，仲冬月用黃鍾為宮，仲夏月用蕤賓為宮。並填有宮之，以便應用。此編為繼汾所校刊，非其編輯。卷末有乾隆三十年繼汾跋。

熙朝紀政八卷 清光緒壬寅本

清王慶雲撰。慶雲，閩縣人，字雁汀，道光進士，咸豐間累擢陝西巡撫，時洪陽軍擾及陝西，慶雲督兵防禦有功，擢四川總督，貴州教匪倡亂，思南失守，慶雲敗之，官至工部尚書，卒謚文勤。其熙朝紀政一書，卷一自紀節儉至紀殿試朝考，共十二目；卷二自紀舉人授官至紀大計，共十二目；卷三自京營表序至紀丁額，共八目；卷四自紀賦冊糧票至直省出入歲餘表，共八目；卷五自紀庫至紀社倉義倉，共十二目；卷六

自紀平糶共十五目；卷七自紀鹽法至紀禁酒，共十目；卷八自紀關稅至紀鐵斛鐵尺，共十一目。右舉各卷目數，附目尚未計也。其書採輯極富，刪削極精，而又冶於一爐，庶成一家之言，且皆注明出典，尤為政書之善者。卷七紀河東鹽法篇上注云：是篇本皇朝通考，參以會典事例，其採用他官書者，則注明所本，是即其例。又各篇之後所加按語極多，如卷一紀進士篇後加按語云：通考順治十六年廷試朱錦等三百七十六人，賜徐元文等及第出身，按條例無科，又通

考順治十二年秦鉽榜廷試四百四十九人，條例作三百五十人，當更考，是即其例。按皇朝通考迄乾隆五十年而止，此編紀清開以降勳猷茂績，粲然畢陳，年代既後，故所紀不惟裨通考之闕，且可證通考之誤。卷首有光緒二十七年山陰湯壽潛序，述此篇來源頗詳，此本亦即湯氏校刊者。

光緒財政通纂五十四卷 清光緒二十九年本

清杜翰藩纂。翰藩萬縣人，字詩笠。書嘆中國地大物博，乃至光緒以降，一耗於賠償息借，再耗於軍餉海防，三耗於創辦新政，耗者百，生者一，用者百，為者一。舉國皇爭談振興，而振興庶政若農工商學以及輿地之書，風行海內，惟理財專書，尚少散見，各坊本者率非典要。故自光緒初元起，所有關係財政奏議公牘，不辭辛悴，編纂成書，分為五十四卷，別為二十四門。其二十四門：卷一卷二曰國債，卷三至卷六曰稅釐，卷七至卷十二曰商務，卷十三至卷十六曰鐵路，卷十七十八曰船政，卷十九至二十一曰礦務，卷二十二曰洋藥，卷二十三二十四曰絲茶，卷二十五二十六曰銀幣，卷二十七二十八曰鹽務，卷二十九卷三十曰賦役，卷三十一三十二曰農務，卷三十三曰郵政，卷三十四曰電報，卷三十五三十六曰製造，卷三十七曰屯墾，卷三十八曰賑務，卷三十九卷四十曰兵餉，卷四十一曰漕運，卷四十二曰河工，卷四十三曰廉俸，卷四十四曰出使，卷四十五至四十八曰學堂，卷四十九至五十四曰通論。杜氏於是書之編纂，經始於戊戌，舉行特科，適與友人議輯經濟通考。杜氏分理財一門，未成而特科罷，輯政亦輟。既而復變科舉，乃取舊稿加以增删，以考訂一朝經制典章者，莫如通考，是編分類，竊取其義。其分類次第，首為國債，以清債息，莫亟於籌國本，中國之本，惟關稅為大宗，次稅釐，征收之源，出於商，故次商務，商務之道在通，次鐵路、船政，海陸交暢，商賈雲集，次礦務，次洋藥，次絲茶，中國行政，急於防弊，緩於興利，道貴濬源，而增拓之，次銀幣、鹽政，次賦役、農務，所以制出入之經也，然有以出為入者，次郵政、電報，次製造、屯墾，有出而不入者，所謂以節流為開源是也，次賑務、兵餉，次河工、漕運，次廉俸、出洋，而以學堂終焉。其有數事而萃於一文者，故別設通論一門，編中專輯一朝搜採，無多有不及，獨設專門者，則附見別條之下，如水利附農政，倉儲附漕運，後是也。姓氏所以徵信，是以篇中不惟名臣章奏皆注姓氏，即私家著錄亦皆注出，皆善例也。卷首有方旭、劉肇序及自作序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惟劉序謂為五十六卷凡例謂為五十卷皆與書不合大抵序及凡例其作在先成書時重加釐訂而序例未改耳

現行常例不分卷清光緒刊本

不著編者姓氏其書總目曰捐加級紀錄捐復降革留任捐復降革離任捐革加五捐復捐復原銜捐入補班捐復原資捐免坐補捐免試俸捐免實授捐免保舉捐免考試捐離任捐職銜捐封典捐分發每目中所分子目極稱詳盡如捐復降革留任目中所分子目一在京文職捐復降級留任一在外文職捐復捐復降級留任一在京武職捐復降級留任一在外武職捐復降級留任一在京文職革職留任除翰詹科道以上另行請旨辦理外其餘郎中以下各官革職留任概准捐復一在外文職革職留任除藩臬以上另行請旨辦理外其餘道員以下各官革職概准捐復按捐納之事始於漢之納粟拜爵歷代沿用之清中葉後此風甚熾初偶因軍餉不繼或興大工程准富民報效巨款而予以獎敘後遂視為國家正項之入款明訂價格以行之由是不惟無官者可以捐得官兌官者亦可得以捐復不惟一己之職銜可捐而即封典亦可捐例如封典常例嫡堂伯叔祖等尊長均

准唯貤封若捐封則從堂再從堂尊長亦可一體貤封此編於各種捐例言之極悉蓋捐例如朝屢有增改此編為光緒朝物也故較完美實研究清季捐例者之一寶筏也

設

駁案彙編四十一卷 清光緒戊申刊本

新編三十二卷清乾隆四十六年全士潮等編續七卷嘉慶二十一年編編者不詳秋審比較彙案二卷光緒八年吳春榮編按乾隆四十六年刑部司務廳司務總辦秋審兼湖廣司督催所律例館纂修全士潮字秋濤偕同曹諸君取乾隆元年至四十九年允奉上諭指駁改擬及內外臣工援案奏准永為定例者依次編輯書成釐為三十二卷名曰駁案新編其總目卷至卷三曰名例卷四曰吏律職制戶律婚姻卷五曰戶律倉庫戶律課程戶律錢債禮律儀制兵律軍政刑律盜賊卷七至卷九亦刑律盜賊卷十至卷十八公刑律人命卷十九至卷二十六刑律鬭毆卷二十七刑律訴訟卷二十八刑律訴訟刑律受贓刑律詐偽卷二十九刑律犯姦刑律雜犯卷三十三十一刑律捕亡卷三十二刑律捕亡刑律斷獄編中博採廣收芟擊提要按門排纂頗稱精密當時司牧者得是編而讀之即一案而通乎情法之準究心律令之源庶可為引證比附之資矣駁案續編七卷目無

總綱卷一自犯罪發遣偽造敕假印至竊行宮物件共八目卷二自積匪糾竊勒贖窩分至故殺姪女圖賴族人共十目卷三自夫姪行竊撞溺擅殺至毆死姦妻前夫之女照擅殺擬抵共十一目卷四自因奸謀殺本夫致死母子二命至挾制誘賣婦女致翁自縊共七目卷五嘱令假裝自縊致斃至共毆致斃共八目卷六自挾讐放火延燒因而殺人至假差嚇詐賄縱正賊勒索逼命共十二目卷七自子媳毆斃翁姑犯夫匿報及賄和分别擬罪至挾嫌糾衆搶奪銀

錢因贓未追賞經奉部駁擬軍共六目此皆嘉慶朝之駁案也秋審比較彙案二卷上卷自輪姦未從及強姦已成未成至聽糾斃命共三十一目卷下自鬬殺他物五傷以上至謀殺加功共四十五目皆咸同光三朝成案錄兩患當至三書之合為一編據光緒九年江西按察使劉瑞芬序蓋出於山陰朱梅臣先生之手至秋審實緩比較彙案之為桑春榮編亦據劉序而云然第考桑氏秋審實緩比較彙案序云為梅園觀察所輯與劉序不同此為待考者且梅園亦不知何許也

禮樂圖 清嘉慶己卯刊本

清錢鶴年撰。鶴年字梅江，官漢陰通判。此圖分禮殿內陳設禮樂總圖、殿內樂器總圖、殿外樂器舞器總圖，總圖以後為禮器分圖、樂器分圖。禮器分圖為簠、爵、坫、登、鉶、簠、簋、籩、豆、俎、香鼎、燭臺、尊、[illegible]、龍勺、雲雷尊、象尊、犧尊、祝版、毛血碟、第沙池、胙盤、盥器、盥盤架。樂器分圖為旌、幡、搏拊、楹鼓、鼗鼓、琴、瑟、金鐘、玉磬、編鐘、編磬、田鼓、鳳簫、塤、篪、管、洞簫、龍笛、笙、柷、敔、旌節、籥、翟。末附舞佾圖。按漢陰僻處山陬，聖廟之禮器樂器多有未備。錢氏下車伊始，即欲補造，適嘉慶己卯聖廟落成，將釋奠於先師，而祭器樂器殘缺失次，爰訪之耆儒考之編簡，按其度數，稽其分寸，察其小大長短，製祭器若干件、樂器若干件。又按闕里誌樂舞令佾生演習，以原圖舞狀累百，中多重複，其變異者不過數式，復慮諸生難以備記，於是極力求簡，以便易習。恐日久位置失序，因繪成各圖，以防遺忘。雖不能盡合古制，而規模粗備，亦足裨一邑之禮樂典制也。各器總圖於陳設位置繪極清晰，分圖則詳記原物尺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及其用途。舞佾圖則繪俯仰屈伸之狀，亦有志考古者所宜參考之籍。

欽定宗室覺羅律例二卷附二卷 清宣統二年本

清宗室和碩禮親王世鐸等奉勅編。書共二卷，編中名例，分罰金刑、徒刑、流刑、遣刑、死刑，其卷上總目，自爵宗訴訟章程至宗室控告地畝案件解京質訊，共十六目；卷下自宗室滋事送府暫行收管，至宗室犯案應照刑律判斷遵本府定例分別折擬，共三十目。附卷卷上，共三目，曰宗室覺羅犯禁煙條例分別折罰圈禁辦法、宗室覺羅犯違警律折罰養贍錢糧辦法、宗室覺羅查照秋審辦法。附卷下，宗室覺羅充當陸軍差使有犯照陸軍定章治罪考。宣統二年四月上諭：據[illegible]臣奏編定現行刑律，朕詳加披覽，尚屬安協，著即刊刻成書，頒行京外，一體遵守，此當時改定新律也。同年六上諭：所有新定宗室覺羅訴訟章程，著俟新定民刑訴訟法頒布後，再行會同奏明實行。現在宗室覺羅訴訟一切事宜，著暫行仍照向章辦理云云，是覺羅氏之新律例，此時尚未改定。至同年十月，宗人府始奏遵照新章，修訂宗室覺羅現行律，乃由世鐸等遴選熟諳府務三司章京五員，派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提調，從事纂修，京章筆帖式數員分充協修，所修即此編也。

直省釋奠禮樂記六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 清光緒十七年廣東藩署刊本

清應寶時纂。此書共六卷，卷一曰祀位，卷二曰制度，卷三曰陳設，卷四曰儀節，卷五曰樂譜，卷六曰舞譜，卷首恭錄一則，卷末附錄五則，蓋為集合數書而成，而迻則加以按語。若卷一之祀位，乃錄自同治二年禮部議請文廟祀位；卷二之制度，其為錄自闕里文獻考、御製律呂正義、皇朝禮器圖三書；卷三之陳設，為錄自欽定大清通禮；卷四之儀節，為錄自欽定大清通禮、闕里文獻考、欽定大清會典圖；卷五之樂譜，為錄自御製律呂正義；卷六之舞譜，亦為錄自御製律呂正義；卷末之附錄，為錄黌宮祀事錄、聖門禮誌、醴陵縣文廟丁祭譜三書。考其採錄之法，為一事互見各書者，則擇其詳者而錄之；如有未備，則更取他書以補其缺，如卷二制度中之大呂壎，原為錄御製律呂正義者，文後復用會典圖以補之；如二書遇有異同，則加案語以備參考，如卷二所錄闕里文獻考載銅簠簋等器，皆述明其尺寸制度，視皇朝禮器圖所載微有異同，是即其證，亦可謂善於錄書，深知著述之旨矣。此編王之春氏所重刊，其重刊之故，蓋光緒己丑王氏以按察使權廣東布政使，方春祭祀，隨李筱荃制軍游子代護院往觀，諸生習禮儀節既畧，其竽笙簫管之器、俎豆尊彝簠簋之屬，或不能備，悄然有禮壞樂衰之歎，因命王氏加以整飭。王氏乃夙夜稽求，徵圖考籍，按其制度，審其聲音，正其儀容，復屬通守許培楨佐其事，進匠而制禮器，徵師而教聲歌，選髦士而習樂舞，闕者補之，完者飾之，偽者正之，窳者易之，凡數閱月，於是大備，復取此書畢槧刻之，頒之學宮，使後之將事者，知國家制禮作樂崇德尚學之至意。卷首有王氏序。

九卿議定物料價值四卷附下冊四卷 清乾隆元年刊本

清邁柱等纂。柱，滿州鑲藍旗人，姓喜塔拉氏。康熙間由筆帖式授國子助教，雍正間累擢湖廣總督，秉公正直，無一毫瞻顧，修築江隄，戡定苗疆，頗有治績，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卒謚文恭。此編因雍正七年工部尚書事務和碩果親王奏稱工部辦各項物料，俱遵九卿定例核算，但雍正元年九卿所定各項價值內有未經議定之項，爰請將未經定擬各項物料價值，動下九卿，統行定議。於是諭敕九卿將雍

正元年九卿定價內未經議定之項，並現行條例內遺多過少之處，逐一詳核。此編即此次所議物料價值也。共為四卷。總目卷一曰金銀銅器、鐵器、錫器、磁器、樂器。卷二曰器皿、器械、鞍轡、緞綾、綢絹、紗布、絨綿、棉花、顏料、香料、紙張。卷四曰雜木、繩觔、蓆箔、竹竿、柴炭、煤觔、雜項。卷四曰毛羽皮張、氊片、油單、物料輕重、零星雜料、染價、傭價。下冊四卷，總目卷一曰松木。卷二曰杭木、松檔木、楠木、雜木、木料運價、石料例價運價、磚瓦、繩觔、葦蓆。卷三曰琉璃瓦料。卷四曰銅器、鐵器、顏料、紙張、布疋各項器皿工價運價。考其編中所定物價，價目等赤金每兩銀玖兩壹錢伍分，今核銀拾兩；貳等赤金每兩銀捌兩捌錢伍分，今核定銀玖兩。緞價各色漢府緞每丈照舊例，今核銀貳兩三錢；藍閃緞每丈舊例，今核定銀壹兩陸錢。顏料價銀硃錠每兩舊例銀壹錢四分，今核定銀三分伍釐；徽墨每觔舊例銀一兩六錢，今核定銀六錢。工價木石磚瓦油畫等匠舊例舊匠長工每日給錢壹百八十文，短工每日給錢壹百四十文，今核定不論長短工，給錢

一百伍十文。編中所定物價不可具舉，然執之以例今日，可以窺見物價之變遷與其時生活之狀況。又其時徽墨每觔舊例銀陸銀，今核定為六錢，前後所核竟差銀一兩。雍正元年九卿之浮議，於此可見。此編視之雖若一賬簿，然留心民生生活史者實引為拱璧也。

平定伊犁回部全圖 大連圖書館藏本，銅版本。

清乾隆敕繪。其圖一平定伊犁受降，二格登鄂拉斫營，三鄂壘扎拉圖之戰，四和落霍澌之捷，五庫隴癸之戰，六烏什酋長獻城降，七墨水圍解，八呼爾滿大捷，九通古思魯克之戰，十霍斯庫魯克之戰，十一阿爾楚爾之戰，十二伊西洱庫爾淖爾之戰，十三拔達山汗納款，十四平定回部獻俘，十五郊勞回部成功諸將士，十六凱宴成功諸將士。得詩八章。右圖十有六幀，始於伊犁受降，訖於回部獻俘，幀端各系以御製詩，成於奏凱錄功即事紀實者十，追敘時地補圖補詠者六。圖末有傅恒等跋云：自乙亥軍興，迄己卯蕆事，凡諸賡詠凡二百八十餘篇，咸勒石武成殿廡，用誌始末。至若五十功臣，則繪像紫光閣，題贊以寵異之，又繪其次者五十人，勅傅恒、尹繼善、劉統勳、阿里袞、舒赫德、于敏中等擬贊，而閣碑左右，則繪平定伊犁回部之圖，茲冊復因事綴圖，或採之奏牘所陳，或徵諸認詢所述，凡行間之奮敵、攖冒矢石、著勞勣者，悉寫其山川，並列其事蹟，傳其狀貌，雖事後人，肖今來撫斷斷，皆得按帙而指數之曰：是役也，某實任之，而先登則某之績，分部冀勤則某某之力也，是準部之所以殄滅，回部之所以感亡也。又瞻郊勞錫宴諸圖，則又曰：聖主所以獎勞臣示渥貴，慶武功也云云。御製序云：伊犁平定於己卯，越七年丙戌，戰圖始成，因詢軍營征戰形勢，以及結構丹青，有需時日也。讀此二則，於此圖之始末與命意，皆可得之矣。

御製平定狆苗戰圖四詠銅版印本

清高宗御製。共圖四幅，每圖皆先序後詩。其序一曰雲貴總督勒保奏報，剿捕狆苗，南籠圍解，詩以誌事。三十六韻。二曰雲貴總督勒保奏報攻克洞洒當丈賊巢，首逆七綹鬚王囊仙就擒，詩以誌喜。三曰雲貴總督勒保奏報攻克北卿巴林賊巢，擒獲首逆王抱羊，苗疆底定，詩以誌喜。四曰雲貴總督鄂輝奏報勦淨狆苗餘黨，全黔底定，詩以誌慰。按貴州南籠府狆苗有王囊仙者，故洞灑寨苗婦，當丈寨苗韋七綹

鬚以囊仙有幻術，摩苗信之，推為首，以作亂，分遣賊黨大王公、李阿六、王抱羊等，於嘉慶二年圍南籠府及府屬之永豐、黃草壩、捧鮓、新城、冊亨，安順府屬之永寧、歸化各城，冊亨旋被陷。滇黔道梗，雲貴總督勒保遂先殲勦南籠下山塘等處苗匪，次克水煙坪、隆下，擒獲賊目供輔仙、達仙姑，內有允仙、囊仙二人為首，號召衆苗，在大王公之上，並有偽總兵、將軍等號云云。後各匪首先後就擒，而勒保調允湖廣總督，以鄂輝為雲貴總督，遂繼勒保殲滅餘黨。此四圖即記二人功績也。是此役固在嘉慶二年，而御製詩仍出高宗手。高宗此時為太上皇耳。勒保，滿洲鑲黃旗人，字宜軒，嘉慶時累官雲貴總督。勦川楚教匪，授經略。自貴州入川，以駐達州無功奪職。尋起為四川總督，用堅壁清野之策，蕩平教匪，積功封威勤伯，官至武英殿大學士。性善詼諧，待士卒循厚，在軍中不喜談兵，而寄心膂於將帥，使各盡所長，故能卒殲巨寇。鄂輝，滿洲正白旗人。乾隆間從平臺灣林爽文之亂，巴勒布滋擾西藏，鄂輝收復侵佔之地，規畫設站，定

界事宜多議行。累官四川總督，坐事奪職，後再起，官至雲貴總督。

高宗御題平定臺灣戰圖銅版印本

清高宗御製，共圖十三幅，每幅皆有御製小序，後附以詩。其小序一曰賜凱旋將軍福康安參贊海蘭察等宴即席成什；二曰福康安奏報抵鹿門登岸並已圍賊侍衛等皆平安渡海詩以誌慰；三曰枋寮之戰；四曰福康安等奏攻勦小半天山賊匪並圖截賊首情形詩以誌事；五曰福康安奏報攻克斗六門詩以誌事；六曰福康安奏報抵七曰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信至信詩以誌喜；八曰大武壠之戰；九曰福康安

摺奏生擒逆首林爽文信至信詩以誌事；十曰集集埔之戰；十一曰福康安奏報攻克大里杙賊巢詩以誌事；十二曰大埔林之戰；十三曰福康安奏報大勦諸賊開通諸羅並進攻斗六門賊勢潰散信至詩以誌慰。昨改賜諸羅縣名為嘉義，合縣士民守城之忠實堪彰善也。按林爽文臺灣人，乾隆五十二年時僅亂於臺灣，結天地會以惑眾，陷彰化郡，圍嘉義縣。詔以福康安為將軍，偕參贊大臣海蘭察往勦，進兵援嘉義，連克十餘莊。會日暮雨大至，戰益厲，立解縣圍。

乘勝進攻大理杙賊巢，殲賊目數十，首逆逃入番社，生擒其孥。五十三年正月，令巴圖魯侍衛十數人易裝入緝，生擒文爽，檻送京師。二月進勦兇犯莊大田以獻，餘悉定。臺灣平，事見國朝先正事略。福康安傳既東華錄中。福康安，滿洲鑲黃旗人，姓富察氏，傅恒子，字瑤林，生而貴盛，由三等侍衛不十年擢任將軍。乾隆中葉平金川、臺灣、安南、衛藏，所至皆有功，晉封貝子，一時榮寵無與倫比。其用兵有膽畧，生平從未嘗挫。此幅蓋繪其平林爽文之戰績也。

御筆平定苗疆戰圖十六詠銅版印本

清高宗御製共圖十六幅每幅皆有序有詩第閱卷[illegible]於此役戰績即可窺見一斑矣其十六詠之名序一興師二十韻貴州松桃廳逆苗石柳鄧勾結湖南永綏廳逆苗石三保聚眾焚掠客民延及四川秀山縣界命福康安統兵進勦詩以誌事二和琳奏報勦捕秀山苗匪至湖南界分設卡隘肅清後路剋期會福康安進討詩以誌事二十韻三攻克樣木山四福康安奏報大勦逆苗攻解松桃之圍詩成二十韻誌喜五福康安和琳奏大勦土空塞苗匪解永綏城圍詩以誌事六福康安和琳奏報攻克蘭草坪滾牛坡勦殲苗眾將近賊巢穴詩以誌事七福康安和琳奏報攻克黃瓜寨賊巢詩以誌事八福康安和琳奏報攻克蘇麻塞一帶賊巢詩以誌事九福康安和琳等奏攻得賊巢降俘眾進圍鴉保廖家隴平賊穴生擒賊首吳半生等大功近成得詩二律一韻十福康安和琳奏報攻克高多寨生擒逆首吳半生大功告成詩以誌喜十一攻克廖家沖生擒首逆石三保十二收復乾州十三攻克强虎哨十四賞將軍明亮等奏報官兵攻克平隴賊巢詩以誌慰十五捷來十六明亮等奏報攻克[illegible]隆苗寨擒斬石柳鄧大功告成詩以誌喜按乾隆六十年春黔苗石柳鄧僭正大營[illegible]腦崖松桃廳三城焚苗石三保圍永綏廳逆遞梁吳半生附之有旨命福康安督師進勦會川督和琳兵至合力進攻焚燬賊寨四十石柳鄧遁入石三保黃瓜寨中扼河以拒大兵繞戰潛渡縱民牧牛而伏兵以待賊渡河掠牛伏起奪船以渡上下游同濟破木城賊棄寨遁乃兵分五路冒風雨進勦遂據黃瓜山大梁俯臨其寨乘夜見之焚毀大寨廿十有六擒賊百餘殲斃無算吳半生遁往西梁糾苗眾三十餘寨來拒石三保援之大軍擊西梁上中下三寨破之禽石柳鄧石三保吳半生先後就擒其亂遂平此東華錄載之頗詳撮其大要如右

狆猓

平猓戰圖 大連兩鐵圖書館藏墨蹟本

不著繪者考清嘉慶壬戌之春雲南維西猓猓恒作綳紏衆焚掠時官雲南制軍為琅玕乃督師平之琅玕滿洲正藍旗人姓覺羅氏乾隆間授主事嘉慶間累官雲南總督勦辦貴州石峴苗匪雲南維西猓匪俱有功卒諡恪勤此圖蓋繪其平猓戰績者圖共三十二幅每幅皆題四字以名其圖所題計一曰護橋夜戰二曰躪跕輸粮三曰守渡對禦四曰購線擒兇五曰瀾滄逐寇六曰康普焚巢七曰阿猓獻俘八曰其極斬寇九曰菖蒲逐逃十曰所全餘黨十一曰搉墓斬邪十二曰再收康普十三曰合江視晴十四曰石鼓籌餉十五曰劍城勵士十六曰山羊獲囚十七曰大悲誓陣十八曰別馱奪險十九曰雪嶺揚兵二十曰邊城禦寇二十一曰利木塞隘二十二曰踰雪攻柵二十三曰祭江連舟二十四日招恕分賞二十五曰黑日截渡二十六曰普陀焚寨二十七曰除奸議伏二十八曰越險進蹤二十九曰力破磨巖三十曰窮探三岔三十一曰搖渠奉捷三十二曰淨謐賞叓名圖於所題四字之後先用散文以記其事記後再附以詩詩皆出於蕭霖王天柱李書吉王鏞四人之手四人者名皆不顯而寫作俱佳對於琅公推崇備至或皆琅公幕中士也冊首有杜鈞隸書平猓戰圖四大字鈐印二方一曰藕莊杜鈞一曰直道事人男子業所書字亦絕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平定金川得勝戰圖銅版印本

清高宗御製圖共十六幅繫以御製詩十六圖者曰
將軍阿桂奏報攻克羅瓦山碉痾獲賊眾相機進戰
詩以誌事副將軍明亮奏報攻克宜喜甲索等處碉
卡詩以誌事副將軍明亮奏報攻克宜喜達爾圖山梁
已據要隘等進取賊巢詩以誌事副將軍明亮奏報
攻克日旁一帶碉寨詩以誌事副將軍明亮奏報攻
克石真噶賊碉詩以誌事將軍阿桂奏報官軍收復
小金川全境詩以誌事將軍阿桂奏報攻克菑則大

海昆色爾山梁並拉枯喇嘛寺等處詩以誌事八月
二十四日丑時將軍阿桂奏報攻克勒烏圍紅旗
是晚奏捷至知攻克賊巢詳悉詩以誌事將軍阿桂
奏報攻克康薩爾山梁碉寨木城詩以誌事將軍阿
桂奏攻克噶喇依賊巢紅旗報捷喜成凱歌十首
郊臺迎勞將軍阿桂凱旋將士禮成凱歌四首將軍
阿桂奏報大兵攻克喇穆喇穆山梁及日則了口詩
以誌事將軍阿桂奏報攻克木思工噶克了口等碉
卡詩以誌事將軍阿桂奏報攻克科布曲索隆古山

梁等處碉寨即期迅擣賊巢詩以誌事金川平定御
午門受俘即事成什紫光閣凱宴成功諸將士作按
金川水名在四川西北邊境即大渡河之上游又有
小金川源出懋功廳西北南流來會其地為大小金
川土司地乾隆時土司莎羅奔索諾木先後作亂使
將軍阿桂副將軍明亮平之阿桂滿洲正白旗人姓
章嘉氏字廣廷號雲崖乾隆時舉鄉試初以蔭入官
旋補兵部主事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定伊犁討緬甸
平兩金川皆有功封誠謀英勇公明亮滿洲鑲黃旗

人姓富察氏乾隆間由生員累擢伊犁領隊大臣從
平烏什回征緬甸金川平甘肅撒拉爾回征川楚教
匪功績甚著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封三等襄勇伯此
圖即二氏平金川時之各役戰績也

宣宗御題平定教回戰圖銅版印本

清宣宗御製共圖八幅一曰沙布都爾莊之戰二曰八月初七日凱宴成功諸將士于正大光明殿即席賦成三曰柯爾坪之戰四曰阿瓦巴特莊之戰五曰渾巴什河之戰六曰洋阿爾巴特之戰七曰楊威將軍長齡參贊大臣楊遇春武隆阿奏報分遣提督臣楊芳等帶兵收復和闐生擒賊目噶爾勒詩以誌事八曰正月二十二日圍刻楊威將軍長齡參贊大臣楊芳由八百里加緊馳奏紅旗報捷於卡外喀爾鐵蓋山督率大兵生擒首逆張格爾邊徼肅清大功告藏用成七言六韻以誌欣慶按有張格爾者為回酋大和卓木博羅尼都之裔乾隆中博羅尼都以叛被誅其子薩木克自巴達克山逃歷教等張格爾其次子也以誦經祈福傳食部落嘉慶二十五年糾布魯特數萬寇邊領隊大臣色普徵額率兵敗之張格爾僅餘二三十人舍騎遁去道光間復入邊連陷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四城楊遇春楊芳等攻克之追至喀爾鐵蓋山被擒伏誅此圖即繪此役戰

績也楊遇春崇慶人字時齋乾隆時武舉人從征甘肅臺灣廓爾喀皆有功又平貴州苗川楚回教匪官至陝甘總督封一等昭勇侯自結髮從戎大小數十百戰皆陷陣冒矢石未嘗受毫髮傷世稱福將每戰張黑旗時稱為楊家軍楊芳松桃人字誠村從楊遇春剿川楚回教匪每戰輒為軍鋒因平張格爾封一等果勇侯威望與遇春埒時稱二楊

漢學師承表一卷 大連圖書館藏稿本

清嚴以威撰。以威字覲侍，歸安人。以畢氏沅仿史表體例，有兩漢傳經表之作；蔣氏[illegible]豫亦作是表。二書所列體例略殊，彼此互異。且慨魏晉以下漢儒師說不絕如縷，至清崇尚經學，通人輩出，漢學於是乎復明。於是上起兩漢，下訖清季，分世代，依經次，作漢學師承表一卷。凡畢氏、蔣氏二書采列者，稍變通其例。其表先為總表，後為分表。總表名曰漢學師承表，以易、書、詩、三禮、三傳、孝經、論語、孟子、爾雅為綱，以時代、人物為緯。分表曰易漢學師承表、書漢學師承表、詩漢學師承表、三禮漢學師承表、春秋三傳漢學師承表。其分表取歷朝明漢儒師說者，著之於篇，其授受無攷者，闕之；宗派未明者，闕之；又或兼通各經，所著書雖有關漢學而不專指家法者，亦闕之。卷首有光緒己卯自序，卷後有自記，書面有辛亥十一月歸安嚴啟豐題記云：漢學師承表一卷，先遵化公未刊著作也。嗟乎！平泉樹石，猶惜家珍；屈到嗜芰，尚留俎豆。況睹筆墨遺光，能不深劍履之悲耶。首頁題名下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印二方，一曰嚴啟豐印，一曰婕莊。是啟豐者，殆以威子，以威[illegible]遵化冡，此乃初稿本也。

東周紀年一卷 清乾隆二十三年刊本

清張坊纂輯。坊湘潭人，字和五。此書以東周為綱，以魯宗國晉盟主為經，而緯以眾諸侯元年。於其上格記聖賢經書，下格記列國史事，甲子編年，天王弁首。其所謂以東周為綱，以魯宗國晉盟主為經，而緯以眾諸侯元年為緯者，例如首頁表之首行為周平王辛未元年，此所謂綱也；下注以魯孝公二十六、晉文侯十一，此所謂經也；而又附注鄭武公，即所謂眾諸侯元年為緯也。其所謂上格記聖賢經書者，例如平王癸酉三年，其上格所記聖賢經，云詩王風黍離閔宗周也；其下格所記列國史事，云宋自微子至戴公，禮樂廢壞，大夫正考甫始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旋失其七，即其例也。其取材，書載東周，詩遵毛序，禮分經傳，易宗十翼，春秋分三傳。書止三十頁，彙列五百二十二年，而王公侯伯之始末，公卿大夫之功烈，聖賢之生卒、著述、出處去就，俱載其中，一屋散錢，一線穿就，使讀書者瞭如指掌，誠著述之良法也。卷後附辨九篇：一本金父防叔奔魯辨，二孔子仕魯辨，三顏子生卒辨，四左邱明辨，五子思子年歲辨，六子夏年歲辨，七子夏受業子思之門辨，八孟子歷游先後辨，九孟子遷徙生卒辨。其九辨皆折衷羣書，決於一說，使各書之顯相矛盾者，皆明辨而詳說，以為考史者之資助。

欽定勦捕臨清逆匪紀畧十六卷 清乾隆間精刊本

清舒赫德等奉勅編。赫德滿洲正白旗人，字伯雄，別字明亭。乾隆間由筆帖式授中書舍人，累官武英殿大學士。平定準回二部，紓籌畫策，厥功甚偉。卒謚文襄。按乾隆間山東兖州人有王倫者，以清水邪教運氣治病，教拳勇，徒黨甚衆。壽張縣知縣沈齊義捕逐，連陷壽張、堂邑、陽穀。所擾壽張、陽穀、堂邑三城，俱將庫存銀兩搜刼，釋放監犯，收入夥內。壽張縣知縣沈齊義、署堂邑知縣陳枚、壽張營遊擊趕福、陽穀縣縣丞劉希燾、典史方光祀，或因持械捕擊，或罵賊不屈，俱被殺害。按王倫等破陽穀之後，即趨臨城，因阻運道。乾隆三十九年秋九月，朝廷簡派大學士舒赫德督率將兵，分布運河兩岸，獲賊目梵偉、王經隆、孟燦等七人。其首王倫則懼罪自焚。赫德復窮逃各匪，四出殲滅。此即所謂臨清逆匪也。赫德等因將此役前後諭旨以及有關此役之諸臣奏議編纂成帙，釐為十六卷，名曰勦捕臨清逆匪紀畧。卷末附御製詩二章，內有句云：滋事一月平。六日蓋王倫自八月二十八日起事，至九月二十九日自焚，黨悉就擒獲，計僅一月，而八旗兵合勦，自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計九六日耳。學者讀紀畧而臨清之原委瞭然，誦宸章而紀畧之本末亦易曉矣。

列代建元表十卷 清道光七年刊本

清錢東垣撰東垣嘉定人字既甫一字亦軒博覽群籍稽古有識不屑屑於記問章句之學受學於錢竹汀先生質疑問難由是經學小學諸子雜家靡不淹通而於史學尤精嘗謂一史有一史之表王侯公卿是也衆史有衆史之表繼年禪繼是也一史無表一代之文獻無徵衆史無表百世之嬗遷難稽因就諸史之建元輯之成表釐為十卷計卷一始自三皇迄晉三十帝卷二前為周共和以前十帝此與卷一之三皇五帝夏商皆世表也卷二自周厲王迄卷四為周秦年表卷五為漢偽新後漢蜀漢年表卷六為晉東晉年表卷七為宋齊梁陳隋年表卷八為唐及梁唐晉漢周年表卷九為宋年表卷十為明年表是書紀年嬗繼大都以正史為斷間亦參以稗官野史注有異語致証必精而後止年表譜自共和以後幹校不載東京以前尤足徵學術之精密使學者按而讀之自三皇五帝訖有明數千百年間易姓長短享國久近一統分據嬗繼正偽並殊方閏緒瞭如掌上羅紋實讀史之一助也表中考証極多如卷三周釐王五年書曰崩子閔嗣錢氏加考証云閔世本及漢書古今人表並作毋涼今從史記文獻通考作閔誤又周惠王十五年為魯莊公之三十二年書曰莊公薨子般立兩月被弒弟啟立錢氏加考証云啟史記作開避景帝諱也漢志作啟方今從世本云云若此之類逐年皆有非綜合諸史未能為也

文廟靖難記文朝聖政紀十一卷（大連圖書館藏明經世堂鈔本）

明張輔等纂。按此編共十一卷，二十四冊。卷一首頁有盛伯羲題字，曰永樂靖難聖政記，明世經堂鈔本，明人校正，伯羲藏，是殆盛氏故物也。考書原題卷一卷二皆曰文廟靖難紀，自卷三至卷十一，皆曰文廟政紀聖政紀，卷數相連，而命名則異，是其書尚有總名。靖難聖政特全書之二目耳。更考卷一之前，冠有宣德五年正月張輔等進文廟實錄表，其表內稱宣德元年五月，兩朝實錄臣輔臣等發左右詞臣之所記，閣中外官府之所上，兼考章疏，參之見聞，編載事功，必備著其本末，纂述謨訓，必致謹於精微，閣制度者，雖細不遺，切機務者，雖明必審，於紀述聖神之道德，如繪畫造化之功，斷凝諸形容，誠難髣髴，乃若附錄臣下，必在推明是非。迄五年正月，恭成太宗文皇帝實錄百三十卷，仁宗昭皇帝實錄十卷，合百五十四冊，謹繕上進云云。是此二編之總名，殆即文廟實錄也。按永樂為政，一循太祖舊規，申明法制，修述禮樂，蒐古人著為大典，表章正學，集四書五經性理大全，垂訓

萬世，德威廣被，四夷咸服，功烈之盛，前古不多見焉。此編行款，每頁每面十三行，行二十二字，各卷所校訛鈔之字甚多，亦明季之原校。首冊首頁鈐有三印，一曰記名姓而已，一曰六不居士，一曰啓迪寶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清文釋義五十二卷 大連圖書館藏稿本

不著撰者姓氏。清文者，八旗之方言也。故詔令奏章皆用之。自聖祖仁皇帝御製清文鑑一書，頒行中外，使八旗習清文者悉有依據。雍正間李公延基以清文鑑卷帙浩繁，翻閱匪易，謹纂十二字頭，輯一編，名曰清文彙書。厥後高宗純皇帝復因清語宜增，乃欽定增訂清文鑑，續入數千言。宗室宜公又以純廟續增之語彙書未載，復輯一書，名曰清文補彙。第在乾隆後又百餘年，新語迭出，既無成書，難免舛漏。編者見支治庵先生手鈔一冊，凡彙書、補彙重複紛亂者裒而正之，爰將李、宜兩公譯註逐加討論，一一補釋其中，成書五十二卷，名曰清文釋義。其書以清文作綱，以漢文釋之於下，蓋取法字典，意在釋義，仿照漢書詮註例，不惟習清文者有所考據，即習漢文者亦可因是書而得清文之奧。編中凡清文彙書、清文補彙原有講義均已逐句補釋，其向無講義按四子經書依次補注，凡乾隆五十一年以後以及各館纂辦書籍續纂新語另為一篇，續於本字之末。其散其

羣書未經進呈御覽之字，一概不錄，蓋所以明非天子不考文也。編中清文皆以單字為主，如遇聖祖子若曾子、孟子，以宋儒周子、程子之類，凡清文連寫者均附入續增之內。如遇彙書內有陳語新鑑改定新語，即註明新鑑改為某字。此編為集各書而成，其采摭書目為御製四書五經、御製春秋三傳、御製孝經、御製古文淵鑑、御製性理精義、御製綱目三編、御製一學三貫清文鑑、御製聖諭廣訓及高宗、仁宗、宣宗三朝聖訓，共十數種，都凡四韻成語，靡不賫解，義無不備載，蓋習清文之津梁也。

玉譜類編四卷 清光緒己丑瀏陽官署刊本

清徐壽基撰。壽基武進人，字桂珽，所輯玉譜類編共四卷。其總目卷一曰釋名、出產、形質、色澤、精神、典故、符瑞、靈異、珍奇；卷二曰天文、歲時、地理、人事、人品、身體；卷三曰輯瑞、禮器、樂器、器用、文具、武備；卷四曰閨閣、宮寶、服飾、飲食、像生、草木、玩古、編事。多搜輯古籍加以排比之作。釋名一篇幾皆是之，如釋名篇於珈云：詩衛風副笄六珈，傳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副笄既笄而加飾也。是即其例。全篇玉名百數十種，其考釋皆若此。不但此篇，其他各篇亦莫不然，如精神篇於玉靈云：史記龜策傳灼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韋應物龜頭山神女歌：玉靈蕩漾凌清波。蘇軾端硯銘：與墨為入，玉靈之石；與水為出，陰鑑之液。是也。甚有一則而引書數十種者。興籍中之述玉之語，鉤稽殆遍，而其分門別類尤稱精密。觀其閨閣一篇，分為玉梳、玉妝、玉奩、玉籍、玉釵、玉瓔、玉鐵、玉梭、玉翦、玉鏡、玉鑑、玉攢、玉插、玉搔頭、玉綫裙、玉脫條諸名稱，可謂吾以類相從矣。如於一名既見於彼，亦宜見於此者，則互見之；後見者第注見某篇數字，則不加另加考釋，如閨閣篇中之玉簪、玉釵二條注曰見器用，玉搔頭、玉綫裙皆注曰見服飾，亦為例之善者。卷四之玩古篇分定玉之時，識玉之質，別玉之土，論玉之沁，辨玉之偽，盤玉之功諸則，尤足為後世賞鑒家之肩助。

欽定八旗氏族通譜輯要上下二卷 清乾隆五十七年刊本

清阿桂等奉敕撰桂滿洲正白旗人字廣廷號雲崖乾隆時舉鄉試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定伊犁討緬甸平兩金川皆有功封誠謀英勇公卒謚文誠案八旗滿洲姓氏多係複姓自一字至三四五字不等無似漢人以單字為姓者緣滿洲先世散居於長白山一帶溯其得姓之始或以所居之山川為姓或遇事物可紀祥者因以為姓厥後雖遷移不常均世世謹守罔敢改易前纂之氏族通譜止就各該本家自其先世相授受或有記載因何得姓者註之六百四十五姓中註明以山川為姓以地名為姓者僅三十八姓其餘均未註明乾隆五十七年阿桂等奉旨纂輯是篇校閱前書於地名者因居其半有直以國語蒙古語為姓者此滿姓氏之大凡也此編首卷六百七十八姓每姓皆詳註其得姓之源與散之地帶例如鈕祜祿氏註云為滿洲著姓原係地名因以為姓其氏族甚繁散處於長白山葉嶺及各地方皆即其例編中駁辯陶宗儀輟耕之處所在多有因輟耕錄所

抹

載金姓氏條下有完顏漢姓曰王富察漢姓曰李等語率合附會不知滿洲姓氏之源也例如舒穆祿氏條下駁耕錄云今考金史國語解石抹即舒穆嚕輟耕錄載金姓氏條內石抹漢姓曰蕭而俗稱舒穆祿曰姓係均屬非是即其例也下卷一為附載滿洲旗分內之蒙古姓氏二為附載滿洲旗分內之高麗姓氏三為附載滿洲旗分內之尼堪即漢姓氏其體前二目一如上卷第三目則但標姓氏不加註釋矣考八旗氏族者如得此編頗簡便

文廟通考六卷卷首一卷 清同治十一年浙江書局刊本

清牛樹梅編。此書共六冊，卷首一卷不計焉。其總目卷首崇聖祠中正、崇聖祠配享先賢、崇聖祠從祀先儒。卷一總目，曰大成殿中正、大成殿四配、大成殿十二哲。卷二兩廡先賢，合七十九位。卷三至卷六兩廡先儒，合六十三位。編中皆列傳，所有一切祭祀典禮不與焉。考編所考，除孔子外，皆極簡略，而於孔所考最佳之點，為按明史嘉靖九年禮部議曰：人以聖人為至聖，人以孔子為至聖，宋真宗稱孔子為至聖，其義

已備。今宜去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遵國子監規製木主，擬定大小尺寸，著為定式。塑像即令屏撤，以別釋氏之教云云。尚稱引用適當，他皆至易為者。至牛氏編輯此書之緣起，以道光乙丙申間館直隸蔚州署，借得文廟錄一書，手鈔一部，竟為友人持去。後至蜀，於書肆見南充唐晞三先生所輯文廟通錄，搜買數部，分贈親友。嗣復至川，遍問書肆，則渺然矣。函寄南充寅友乃得之。既而王介堂司馬以寄存聖域述聞板印送多部，則黃君本驥原本，王燕堂太守所刻也。兩書對校，同異相錯，而後來從祀諸人皆缺焉。牛氏乃借書校補，並參通錄二書，節錄授梓，題曰文廟通考。按咸同之際，南中數省以洪楊之亂，遍地烟塵，聖廟之中終歲塵積，誰復知兩廡之為何人者。夫泮水一脈，天下萬世之命脈也。顧乃褻越陵夷，至於不堪。牛氏之為是書，蓋欲設法廣布，冀有心者識羣賢之面目，以循循於夫子之宮牆，亦挽頹風之一術也。惟其既為會合二書，加以校補，而某也為述聞，某也通錄，某也為校補，悉未注出，殊有悖編輯體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經星三垣圖歌輯考四冊不分卷大連圖書館藏鈔本

不著撰人。其書大綱先為總說，次為三垣圖說，以次為星宿圖說。其總說曰天體、曰渾天、曰河漢、曰太陽、曰太陰、曰歲星精義賦、曰熒惑精義賦、曰填星精義賦、曰太白精義賦、曰天星總數、曰星經入度過度考、曰二十八宿形象併所司考。其三垣圖先為太微垣圖，圖後附以太微垣歌、太微垣精義賦、太微垣度數、太微垣考，次為紫微垣圖，圖後紫微垣歌、紫垣精義賦、紫微垣度數、紫微垣考，三為天市垣圖，圖後所附文字亦如前二圖，但無精義賦，易以天市垣舍牀耳。星宿圖由斗星以較星，皆先圖後說，如斗宿圖後為斗宿歌、斗宿舍次、斗宿度數、斗宿考是也。其圖為用朱黃黑三色所繪，而標其為某星，如太微垣圖除以彩色為諸星後，而注明某為五帝座、某為五諸侯、某為內屏、某為上相、次相、某為上將、次將等是也。覩之極為明瞭，若更讀以所附太微垣歌，則易備記憶矣。按天星總數，紫垣三十八座，計百八十四星；太微垣一十四座，計五十八星；天市垣一十四座，計五十九星；列舍並附宮三十五座，計一百八十二星；中外宮一百八十二座，計九百八十一星。以上共二百八十三座，計星一千四百六十四，外微星一萬一千五百二十。此編體例頗善，可為初學之津梁。

詔求直言六卷恩詔恭錄一卷 大連圖書館藏稿本

清董醇編按此書詔求直言六卷無序無跋亦不著編者姓氏但冊題簽皆出董氏且執之以與其所編漕運事宜手題字跡相較而更質之以體例其為董氏所編毫無可疑且恩詔恭錄一卷首有董氏自序亦足證明也其目首卷除道光庚戌二月初八日諭羣臣各抒所見外自二月十七日王本梧論水師營伍至二月二十四王東槐停捐輸禁礦場籌倉儲三條共文十九篇卷二自三月二十七日趙光肅吏治修武備勤緝捕杜虧空四條至六月初十日王植請飭法飭紀共文二十八篇卷三自六月初十日李本仁勵人才作士氣二條至九月十七日方光環請禁私征地租共文二十三篇卷四自九月二十三日陸建瀛閩漕請照舊辦理並片奏折漕之害至十月二十二日朱蘭請刻王為聯共文二十九篇卷五自庚戌三月十一日戶部覆曾琳賢請停歎匿捐未至七月初七日戶部覆徐澤醇杜槊裕課共文十九篇卷六自八月初五日戶部覆蔣文慶文光倉儲採買至

十一月十三日戶部會同覆朱蘭請刻王為聯共文十七篇恩詔恭錄一卷乃其所輯乾隆以至道光之覃恩詔書也詔求直言者蓋道光三十年一人之聰明智慮或有未周必兼聽並觀而後上下之情通措施於允協一詔以求直言於是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責者於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據實直陳編中所錄皆是也五六兩冊之部覆時與九卿陳奏針鋒尤足供讀者之研索焉

綱鑑精采二十卷 日本明治十年刊本

明葉向高輯，日本坂田丈平校。向高字進卿，號臺山，福清人。萬曆進士，選庶吉士，累官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卒謚文忠。著有類說。葉氏嘗以古今事迹之成敗、國家治亂之幾微、人物臧否之疑似、制度因革之纖悉，欲一一窮之，則紛若蝟毛，豈初學小子所能涉獵，於是去其繁華，筆其簡要，以成是編。據此書序，有明時坊間梓行者，版刻粗惡，脫誤極多。日本氏後藤墅藏欲校點以公諸世，未果而殁。土佐值松直久將繼其遺志，又以事不果。坂田丈平氏因加詳校，付之手民。此書原本題名頗不一，例每卷首題曰綱鑑論策，或書口則曰精采，正宗大方序首則曰通鑑精采正宗，其序文中則曰精采綱鑑。坂田丈平因從其簡雅者，定稱綱鑑精采。考編中所輯，除通鑑原文外，前人評語亦多輯出。所輯評語，有項平菴、胡雙湖、劉道源、劉恕、胡致堂、丁南湖、呂東萊諸氏。其書眉又錄有策問甚多，例如第二卷第七頁為吳起殺妻事，書眉錄策問曰：吳起殺妻求將，何文侯不疑而將之？答曰：人之為將，不必擇其有節行好禮者而為之，惟顧其方略何如耳。苟方略足以為將，又求其素行，惟伊尹、太公而已。故漢用陳平不疑其盜嫂受金，魏用吳起不疑其殘忍。類此者編中甚多，蓋為其時便於舉業之書也。卷首有明治二年孟夏朗盧阪谷素序、明治十年阪田丈平例言，及葉氏之建都備考，卷末附萬曆甲辰太倉王衡序。序中言此書為王鳳洲輯纂，殊為可疑。大抵原本既為坊間梓行，或為書肆倩人偽作，否則或就他書掩襲，改竄致有此謬。阪田丈平於例言中亦言之。

寒山子詩集二卷 元刊本

唐高僧寒山子撰。寒山子居天台唐興縣寒嵒，時往還國清寺，與拾得交友，好吟詞偈，狀類風狂，以樺皮為冠，布襦木履，人莫識之。閭丘胤官丹丘，往寺求之，寒山走歸嵒，入穴而去，其穴自合。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別集類有寒山子詩集一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提要謂相傳即允令寺僧道翹尋寒山平日於竹木石壁上及人家廳壁所書，得三百餘首，又取拾得土地堂壁上所書偈言，並纂集成卷。豐干則僅存房中壁

上詩二首。允自為之序。宋時又名三隱集，見淳熙十六年沙門道南所作記中。唐書藝文志載寒山詩，入釋家類，作七卷。今本併為一卷，以拾得豐干詩別為一卷附之，則明新安吳明春所校刻也。此本首端有寒山子詩集序，為朝議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州守刺史上柱國賜緋魚袋閭丘胤撰。書之內容曰五言詩、七言詩、豐干禪師錄、拾得錄詩、天台山國清禪寺三隱集記。以上與四庫本無甚歧異，所異者，此册三隱集記後有郭斋跋云：夫寒山詩者，昔天台國清南老將前太守閭丘採集詩卷，重新刊本流通。此本年遠不存，元貞間余偶得之於錢塘，謹自重書，用以流傳，必有慕道之士一覽而深省者。時元貞丙申聖制日前休子郭斋焚香敬書。跋後為釋言及慈受深和尚擬寒山詩，皆為四庫本所無者。又五言詩後有杭州錢塘門裏車橋南大街郭宅紙鋪印行十七字。此所謂郭宅，當即郭斋。按郭跋為元貞丙申作，元貞為元成宗年號，丙申蓋元貞二年也。其書編纂極亂，因郭氏固為紙鋪主人，故未能重加董理耳。

福惠全書三十二卷（嘉永三年日本刊本）

清黃六鴻著，日本小畑行簡訓譯。六鴻字子正，一字思湖，曾知郯城、東光兩縣事，康熙甲戌官工科掌印給事中。嘗欲造福地方，施惠百姓，爰撰福惠全書三十二卷。總目：卷一曰筮仕部，卷二至卷五曰蒞任部，卷六至卷七曰錢穀部，卷八曰雜課部，卷九曰編審部，卷十曰清丈部，卷十一至二十曰刑名部，卷二十一至二十三曰保甲部，卷二十四曰典禮部，卷二十五、二十六曰教養部，卷二十七曰荒政部，卷二十八、二十九曰郵政部，卷三十、三十一曰庶政部，卷三十二曰陞遷部。每部皆首綴以總論，後分以條目。總之，是集類分各部，部分各條，條必盡部，俾覽者無遺漏之憾；義必盡條，俾行者有採擷之益。故凡入仕當官有所關係之事，雖屬細微末節，亦必指陳其要，俾司牧者翻閱瞭然。嘗見牧令諸書，多以文告判牘為主，雖字珠句玉，燦爛可觀，然揆之事理，率不親切。此編優點，在於每事必得其情理之是非，審其行為之可否。情理得而是非定，行為審而可否決。其所謂文告判牘據事敷說者，概未濫入編中。有一事而兩部互見者，如蒞任部查閱監倉暨刑名部之監禁防範，蒞任之查閱驛局暨郵政部之驛站餵養，與禮部賓興考試暨教養部之生童課試，皆因類以為言，期於詳明，雖重複不足為病。為牧令者如執此一編，遵而行其，造福地方，施惠百姓，豈淺鮮哉。日本小畑行簡先生謂其可為萬世龜鑑，乃研精勵思覃訓譯此編，因之遍行海外。卷首嘉永三年小畑行簡序，及康熙甲戌黃氏自序。按嘉永三年乃清道光三十年也。

臣鑒錄二十卷 清康熙己酉刊本

清蔣伊編輯。伊有萬世玉衡錄四卷，四庫已著錄。其臣鑒錄二十卷，蓋人臣報國賴有文章，下士立心，又資書籍，因掇拾殘編，詳分部次，計勸部七十二類，懲部五十類。前列事實，後載格言，書成，曾進呈御覽。其勸部曰忠君、愛國、撫民、勤官、廉潔、仁恕、善諫、薦賢、寬厚、伉直、忠信、端方、孝行、友悌、慎行、察獄、讓功、掩過、興學、成教、德化、循良、卹災、捍患、好學、尚儉、敦本、詒謀、齊家、睦族、立誠、戒淫、息兵、減賦、廣慈、好生、愛養、綏徠、廉公、恬尚、蒼慎、撝謙、明敏、勤學、興利、除害、和衷、石交、沉靜、雅量、周急、濟乏、種德、方便、知足、遠識、應變、解紛、內省、悔過、弘獎、德言、通商、旅養、無告、謹言、惜福、知人、愛才、樂善、報德、扶危、愛物。懲部為欺君、誤國、虐民、曠官、貪冒、殘忍、容悅、逢長、忌刻、蔽賢、讒謗、奸險、權寵、邪佞、詐偽、執拗、不孝、不弟、奢僭、驕慢、濫刑、枉獄、矜功、飾過、廢學、壞俗、闇昧、怠惰、掊克、聚政、淫慝、暴虐、開釁、殺掠、厚斂、朋黨、嫉妬、傾陷、暴殄、隱匿、忘恩、輕薄、洩露、營競、躁進、失教、市交、禍急、口過、害物。其所以為此書者，乃冀頒行天下，俾大法小廉，咸識而制行，普天率土，皆寓目而警心，往行堪師，進德之資具在；前車可鑒者，懲之路方新。殆匡下仰裨聖化之作也。

吏部條法　大連圖書館藏永樂大典本

永樂大典本。按大連滿鐵圖書館所藏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卷、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一、又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四、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五，同為六暮韻，有吏部條法一書。凡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二為吏部七，目曰差注總法撮要。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一、為吏部八，目為差注門，差注撮要卷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四，為吏部十一，目曰差注門五差注撮要也。卷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五，為吏部十二，目曰奏辟門奏辟門之撮要。蓋為一不完之條法也。其書首卷故不知編者為孰氏，亦不知為何時所編。然考其差注門總法撮要中所載有禧祐令、元豐三年、四年各敕、紹興三年敕、乾道二年敕、慶元五年敕，以是知此條法固為宋代者。其差注門撮分京官、知縣、通判、簽判、知縣、縣丞、教授、山長等，各官皆述其選令，然後注闕。為知州一官，其選令曰：尚書左選令：諸知州軍闕，曉示滿半年無本等人願就者，評注第二任通判資序云云，即是其例。注闕者，所注為述當有闕之處所，蓋

知州之注闕為英德府、鬱林州、南恩州、梅州、封州、昭州、新州、貴州、象州、梧州、潯州、高州、藤州、化州、循州、南寧軍、萬安軍、吉陽軍等是也。其奏辟門，為紀奏辟官吏之條，其目有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敕、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令、尚書侍郎左選通用令、尚書右選令、侍郎左選令、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格、尚書侍郎左右選申明若此之類。不可舉。其書雖非完整，然究心宋季職官者，可取資以補宋職官志之所不及焉。

恩封宗室王公表四冊　清乾隆四十一年刊本

清莊親王永瑢等編。其編此表，以宗室中以軍功封授王公、世襲罔替，欽乾隆三十九年奉旨裒集表傳。其以親封之王公，非由功績，例不備書。乾隆諭恩封之親王、郡王，無論現在有無襲次，亦敬謹纂入，故此表凡爵係恩封承襲各應遞降，惟怡賢親王奉世宗憲皇帝特恩，令其世襲罔替，不入遞降之例。其餘皆以次降襲，如親王累降至鎮國公而止，郡王累降至輔國公而止，貝勒至未入八分鎮國公而止，貝子至未入八分輔國公而止，鎮國公至頭等鎮國將軍而止，輔國公至頭等輔國將軍而止，皆令世襲罔替。無庸再降。自乾隆三十九年定例後，各遵例編載。王公敘次先後，以現在有襲者為正表，無襲為副表。其表現在襲次及未經承襲者，共三十三頁；現無襲次者共二十一頁；無嗣者共二十二頁；恩賜品級者共十頁。其表式如世祖章皇帝第五子常寧，則先列常寧於康熙十年封授親王，次書其長子海善初次降襲貝勒，更次書常寧第二子承襲貝勒，依次書裴蘇三次承襲貝勒，再次則書明韶四次降襲貝子矣。各表排列備極清晰，嘗研究清室王公封爵襲爵者之寶筏也。

乾隆奏稿二冊 大連圖書館舊鈔本

不著編者姓氏。第一冊所抄為自乾隆四十八年正月至三月，第二冊為自乾隆五十年五月至六月。右奏稿皆刪奏者官銜姓名，起首即曰奏為某事。第一冊首篇為奏請聖駕六舉南巡事，二為奏繳貼寫宸翰因石刻碑摹仰祈聖鑒事，並附清單，三為奏請恩准留明幹道員經理善後事宜以裨地方事，四為奏明請旨事，五叩謝天恩事，依次以文多不具錄。按此奏稿雖不著編者姓氏，然考稿中所述與文獻叢

至有關。即如首冊第二奏為乾隆庚子年聖駕五次南巡先後頒江蘇各處行宮名勝祠宇御製詩章匾對軍機處傳旨鈎臨刻石奏，後所附清單，共為九十七件，某件為頒與某處，至為清晰，實為考乾隆御製文字者不可不讀之作。又乾隆五十年河南歸德府屬柘城有刁民聚眾滋事一案，此編第二冊前後各奏述之極晰，殊可補東華錄之所不及。又乾隆五十年奏為動項修建營房循例奏明仰祈聖鑒一摺，後附鳳陽、懷遠、盱眙、滁州、桐城、霍邱、無為、東流、五河、阜陽、

太平、懷寧、貴池、和州、宣城、望江、安慶衛、霍山等縣衛應修應建營房估需工料銀數清單。據之可考該時之物價，亦史料中之可寶貴者。

信及錄不分卷　大連圖書館藏寫本

清林則徐撰。金陵陳國樑編。卷末有陳氏自䟦云：前清宣統元年，余曾搜輯鄧尚書林文忠公詩之有關於粵東禁煙時事者，彙刻為鄧林唱和集。中外讀者頗為稱許。美國友人丁韙良嘗欲譯為西文，以年老畏難而輟。民國元年，余又從文忠公家得其雲左山房雜著，又禁煙公牘，名信及錄者，均係未刻之稿，因即照抄付刻，未成。嗣古文雜著為上海廣益書局之書賈炳榮、胡寄塵二人借去，私付石印，校刻甚劣。其意只在牟利，不足深責。信及錄頗有與中西書籍所載足以互相考證者，遷延至今，剞劂未就，思之歉憾。余自民國二年隱居不出，且世之竊高位者，方以收買存土，又假燒煙二字以獲鉅資，對於偶有諍論之人，非多方粉飾，即中以奇禍，廉恥喪盡，愈變愈奇。此書即刻成，恐亦無人寓目，故仍之，以俟異日。金陵陳國樑謹識。其公牘以諭批為多，所謂諭，如諭驅逐奸夷咉噸等回諭，查奸夷化林治等曹回國是也。批則皆對來文而言，故編中凡屬來文，莫不收入。所謂來文者，如咪唎堅國領事吐哪稟該國稿片實係代英吉利銷賣已之義律由，與夫英吉利國領事義律稟請將三板一隻給與參遜帶領躉船繳煙由，若此者皆附原批。詳讀此編，則當時之禁煙始末，得過半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東漢札記二冊 大連圖書館藏稿本

無撰人，亦無序跋。第一冊首蓋印二方，一長方朱文為「露芽」二字，一方形白文為「程樹田印」四字。後冊末頁亦蓋二印，一為長方白文為「花裏讀書人」五字，一方形朱文為「錫卿」二字。前後四印，是否一人之物，與是否即撰者之印，抑為藏書者之印，皆不可考。其書首冊為帝紀及皇后紀，帝紀皆先錄帝諱及其出身，然後依年紀其要政，帝紀論贊亦皆錄入，而每帝標題之首，皆標某陵字樣，如世祖光武皇帝標原陵二字，顯宗孝明皇帝標顯節陵三字，肅宗孝章皇帝標敬陵二字是也。又每帝標題之下，皆注某在位年數與改元之年號，是亂[illegible]以正史為本，參證編年史者。皇后紀除錄后事蹟外，總序及總論亦皆錄入。列傳所錄，一為劉玄劉盆子傳，二為王劉張李彭盧傳，三為隗囂公孫述列傳，四為宗室四王三侯列傳，五為李王鄧來列傳，六為鄧寇列傳。其書惟事鈔錄，不加論斷，亦無考證，惟其所錄尚能挈其大而遺其細，學者得此二冊，於東漢要政可窺概略。但第錄紀傳，不錄各志，又所錄紀傳亦不提綱以醒眉目，皆為此編之可議者。書之行款，每頁每面十一行，每行二十餘字，字為行書，故無定數，於句讀事蹟與夫詞藻之可取圈點極精，視其紙張，當出於光緒末葉，大抵係於場屋獵取功名之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稿 卷 部

顧氏歷代明人畫譜四冊 國本叢刊景印萬曆本

明顧炳輯。炳錢塘人，字黯然，號懷泉，徵授中秘善畫花鳥。炳少而孤，大父鍾愛其穎慧，不欲苦以呫嗶之業。性出舊所藏名人墨蹟畫片，令其恣意探索，駸駸乎進蹤作者。後遍歷名山，延訪高士，結茅吳山之麓，技日益進。嗣以應選供事武英，流輩咸推服之。以退食之暇，搜羅故所見聞，慨然謂往來於胸臆，不若寄興於毫穎，托蹟於鋟鏤，乃悉舉唐宋及明代名筆之卓爾不群者，極力模擬，屬諸公象以贊述，俾覽者因跡以契其神。按圖而并論其世，書成，釐為四冊。首冊為晉顧愷之、宋陸探微、梁張僧繇、陳顧野王，皆每代一人，唐則自閻立德至邊鸞，共十一人，五代為關仝、黃筌、黃居寶三人。第二冊為宋人，自仁宗皇帝至陳居中，共共二十九人。第三冊前半冊為元，自趙孟頫至盛懋，共十四人，下半冊為明，自商喜至周臣，共十六人。第四冊亦明人，自唐寅至王廷策，共二十六人。是編採摹名畫，略仿宣和博古圖[illegible]減小元樣，竊附古人所謂鋪舒大軸非有餘，消縮短幅非不足。全玄洲先生謂其網羅古今名畫，使昌并立閣本諸帖，博古諸圖而為三，則古今名畫其真者既待顯呈其蹟，以益永其傳，而贗同者當前亦足以驗若攙券，洞鑒然摩而不昏眩，非譽語也。每幅題跋皆同時名家，其中固多獨抒藻思，然亦多直錄原稿本文者。

冷枚畫佛一册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康熙丁酉刊本

清冷枚繪 枚膠州人字吉臣焦秉貞弟子供奉內廷工人物尤工仕女康熙辛卯與畫萬壽盛典圖總裁則王掞祁也 此畫佛一册共二十幅各幅標題一曰龍女受經二曰天花亂舞三曰觀音大士四曰神通賑家五曰道高伏虎六曰法力馴獅七曰蓮華獻壽八日福神參禮九日佛在心頭十日印月讀經十一曰頑石點頭十二曰指上靈標十三曰媛猴獻果十四日入定煉魔十五曰面壁示禪十六曰朝陽補衲

十七曰心空六擾十八曰貝葉繕經十九曰德重降龍二十曰駡韋馱 蓋所畫多為佛之故事否則即為禪語如所謂佛之故事者若道高伏虎面壁示禪等皆是也按釋道兩家俱相傳有降龍伏虎故事謂能制御真龍真虎也如苻秦僧涉能使龍下鉢中後漢道士趙炳能禁虎使伏地又十八羅漢有降龍伏虎二尊者皆是也神仙傳天竺菩提達摩梁武帝普通元年泛海至金陵與帝語師知機不契遂去梁渡江止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故云面壁示禪至佛在心

頭心空六擾等則皆佛語之類矣每幅皆另有名家題跋附於畫後題者計一為王時濟二王纘曾三徐榮疇四金昆五王賓六溫儀七周輔八石杰九王祖續十陳溥十一錢元昌十二陸榮秬十三周本治十四王祖慎十五王時鴻十六朱稻孫十七獅峯居士十八曹日瑛十九高焯二十徐王昱每幅佛像筆法飄逸衣縷冠冕莫不工精各家題跋字亦卓絕矣此册者可稱書畫並美也

杭郡印輯八卷 清光緒三十一年刊印本

清丁仁編。印章之學，蘇杭為盛。杭之印學，在明當推丁秋平、陸仁父為先導。至清丁龍泓氏出，遂集文何之長，陶鎔秦漢，自成一家。黄小松、蔣山堂傳其衣鉢，益以鐵生，而武林四家遂烜赫宇宙。其餘若秋堂、曼生、琴隖、次閒，以迄叔蓋諸子，以此擅名，又數十家。庚辛而劫，諸名家所刻印章，大半燬於兵燹，僅存徑徑珍秘於好古之手，不肯遽出。丁氏訪有年，益以先世所藏、所得武林諸家刻石，幾及千品，因擇其尤精者，

每人各撮數方，并附傳，間有友所藏至精之品，不忍割愛，亦採入焉。自秋平以迄子喬，共得三十餘家，而以六舟僧所刻者殿於末。書成釐為八卷。卷一為丁良卯、陸惠、丁敬、黄易四人，卷二為奚岡、蔣仁、陳豫鍾三人，卷三為陳鴻壽、項經章、屠倬、高塏、江介五人，卷四為徐楙、孫均、高日濬、孫錫晉四人，卷五為趙之琛、趙懿、丁柱、張光洽四人，卷六為陳祖望、戴熙、毛庚、錢松四人，卷七為胡震、華復、錢式、戴以恒、吳鳳楷五人，卷八為陳雷、吴重光、王同、吳誥、張國楨、汪行恭、達受七人。今綜觀諸家，或古茂，或雄勁，或工秀，師法不必盡同，而苦思力學，直造元奧，卒歸於絕詣，為後學所不易臻。

華泰齋集印譜四卷　清咸豐壬子鈐印本

清張學宗輯。學宗江蘇銅山縣人，字秩卿，嗜古多聞，載籍甚富，而於印章尤稱酷好，實腹石凍，鐵竹牙銅，漢字秦文，罔不搜羅，於是彙之成書，釐為四卷。其書體例每印之下皆先作釋文，次注印質，卷末自為跋語云：余最愛黃氏朗郁所鐫神韻韶秀，古雅宜人，故所藏之印黃氏手鐫者為最夥，或有見而笑之者，余亦無以自解云云。然考編中各印皆不注鐫者姓名，故究某印出於黃氏之手，殊屬無可考見。考黃氏名鶴，閩中高士，擅長鐵筆，與學宗為文字交，此編卷二有黃序一篇，而編中於其所鐫各印竟未注出，不無闕失。又其所選各印，習為閒章，無姓名印，詳審各印風度，大抵咸與學宗同時名家所作，固優劣參半，且有流入野狐禪者，若卷一第十頁之囊得一生一世拙七字印，第十三頁之柳岸風來四字印，第二卷第二頁之書紳二字印，第八頁之也樵二字印，第十五頁之自娛松花四字印，皆俗氣入骨，不堪寓目，然佳者亦不為少，但若繩之以秦漢，則皆未能入室也。各卷卷首皆有序言，計卷一有喬松年、閻福恒二序，卷二有黃鶴、周士鏈二序，卷三前為張序，惟缺末頁，致名無考，後為崔壽序，卷四有嚴圻、陸嘉言二序，卷末為學宗自跋。統考各序，僉作於咸豐二年壬子，惟卷四之陸嘉言序作於道光三十年庚戌，按各序皆為綜論全編之文，理宜悉置卷一之前，乃竟分錄各卷之首，不知其編者之用意所在也。

石華印說一卷 日本大正五年印本

清釋玄樸撰。玄樸字若樸，西肥人，嘗謂古今印章之書多，而可以為規矩者殆希，玄樸好印章，遍觀印章之書，抄其可為規矩者若干，損益其文，著為此編。以印譜中有印選大而詭遇者，有摘古今詩句而為多字者，有奇怪詭譎者，有刻畫者，浸不法古，鄙俗多廢古雅，好詭譎奇怪，遂與其學為戲，是其書因為崇奈。傳國玉璽、方書印章、附私印、三代印、秦印、漢印、魏印、六朝印、唐印、宋印、元印、明印、玉印、金印、銅印、銀印、寶石印、瑪瑙印、磁印、石印、家有摩南印、摹印篆法、鑄印、蠟印、刻印、鑿印、刻玉印、碾印、名印、表字印、號印、表印、書齋印、收藏印、堂館閣印、篆文章法、運筆、運刀、朱文印、白文印、朱白相間法、回文印、破碎印、深細印、偏減法、印體、印製成文、印鈕。卷首有寶曆辛巳攝津源德春序，卷末有攝津田城正凱跋。蓋皆抄襲前人之說，殊少獨抒己見者，然選擇頗精，非得印學三昧者，亦未能也。

伊爾根覺羅氏家譜一卷 清道光元年刊本

清德清撰。清之始祖諱沙魯，歷四世至諱赫臣者，由瓦爾喀地方挈族來附，蒙清太祖高皇帝授為半分佐領，始立功自効，嗣後世世相承，至德清承襲騎都尉，由侍衛歷任江西撫標中軍參將、河東總河協副將，升授湖南鎮筸鎮總兵，嗣任頭等侍衛，據稱其家譜向無刻本，所藏清書一冊，沙魯公上有清字繹為沙都巴圖魯五，似是官爵之稱，而與始祖並列者五行，始祖次居其三，上冠此五行，或又疑為始祖所自出云。其譜之世系，以河魯為始祖，二世為塞都，三世為愛棗呢，四世為葉臣、赫臣，五世為充福，六世為托拉密、喀齋蘭，至七世則分長次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房矣。世系至十一世為止，德清即沙魯之十一世孫也。世系共二十五頁，以下則為家傳及事蹟，家傳為已死事略，皆現者，其家傳自赫臣始，其祖沙魯及二世之塞都、三世愛棗呢、四世之葉臣皆無傳，因其上世自赫臣為瓦爾喀地方哈布察村人，始棄土偕族歸清太祖高皇帝，隨往烏喇等處，著有勞績，且因

葉黑抗命奉命招撫被執遇害至天命四年葉黑既平太祖追憫前勲授其子充福為整佐領由是乃世清臣耳其譜雖極簡畧然睹其家傳述功績亦可逆知清季大事耳

完顏宗譜上下二卷大連圖書館藏乾隆壬午寫本

清九式重訂式字仲一孝廉按完顏氏自肅慎啓土至金大盛衰宋末東歸散居至清世祖定鼎燕京一時從龍盛族完顏稱最後復分隸八旗其本支瑚普察一派獨隸內府管領乾隆癸酉帝躬祭金陵特命八旗完顏氏悉得陪祀於是應詔至者五十九族推其本支舊譜自東歸後僅記有遷徙地名從龍來歷雖間存傳記多未論次乾隆乙卯式父永以瑚普察譜自重修後所有六七世之官爵婚喪尚需補記即八九

世之名次妻氏亦應登載遂命式補修而考定之式乃謹依家譜並參古制自始祖以九世紀代以經世緯齒系派以勾繩比編傳記刪其繁冗禮制載其遺意凡四載而譜成繕錄十餘本分藏四支各派家中其譜分上下二卷上卷目為序文義例完顏氏溯源瑚普察衍派譜牒表記墳墓圖誌下卷目為列傳分記家禮節次垂識遺型拾遺雜錄其書最優之點為瑚普察衍派及譜牒表記二篇瑚普察衍派一篇先述瑚普察四世譜系繼為分支派說而又附以五表五

表者一十世總系二長支世系三次支世系四次支伯仲二派附名當署世系五支世系作說以述以其分支之源列表以明各支之傳統全譜綱領盡於是篇其譜牒表記因自瑚普寀始祖以下共歷九世分為四支十五派於是列為二表一表自始世至五世一表自六世至十世其表朱線墨格標以經緯彙記多人分合源流釐然不爽雖歷久遠亦不紊亂至於姓氏溯源列傳分紀為譜牒者例皆有之其家禮節次一篇分吉祭婚嫁嘉慶相見喪葬墓祭諸子目每

一子目又分若干細目於一切禮節之宜忌述之極詳實為究心滿族禮制者必讀之篇卷首凡例十則一曰嚴姓二曰嚴世次三曰嚴支派四曰嚴釐名五曰嚴繼絕六曰嚴妻妾七曰嚴事實八曰嚴志錄九曰嚴書體十曰嚴目次閱之可知其編纂之旨序四篇一為癸未李杜琴一為乾隆壬午雷衍教一為雍正庚戌阿爾泰一乾隆壬午自序凡例之前蓋印二一長方白文曰依賴勤編一方形朱文曰瑚普寀全脩凡例後蓋二方印一朱文曰完顏世物一白文曰瑚普寀八世孫九式此書無刻本當時僅錄十餘本此為其一至足貴也

皇明開國功臣錄三十卷 明正德二年刊本

明黃金輯金籍貫無考第知其為甲辰進士歷官吏部郎中廣西藩參其游學時見鄉中藏有開國事勛之書輒爭先讀之蓋此時已有志纂著特好於舉業未能成書及入官公務鞅掌復為擱筆既而轉勳部乃以暇日稍稍為之而一卷二卷六卷十六卷十八卷成矣俄而讁廣西奔涉長途故又擱筆嗣後解官結廬泉山始獲以平生所裒益以近聞成書三十二卷此其自述編纂始末也其目卷一自徐達

至沐英共七人補遺李善長馮勝二人卷二自胡大海至張德勝共八人卷三自陶安至王禕共四人卷四耿炳文吳良二人卷五傅友德廖永忠二人卷六自梁世傑至胡深共七人卷七自唐勝宗至顧時共五人卷八自吳禎至鄭遇春共五人卷九自康茂才至楊璟共四人卷十自胡美至薛顯共四人卷十一自俞通源至陸聚共六人卷十二吳復金朝興郭英三人卷十三仇成至胡海共七人卷十四自張赫至胡通共十五人卷十五自朱文正至胡德共十六人卷

十六自韓成至劉成共十一人卷十七自周凱至劉真共二十人卷十八自俞通玉至劉林共三十六人卷十九為豫章忠臣廟康山忠臣廟卷二十自沈仁至袁洪共十三人卷二十一自汪河至蔡哲共六人卷二十二自張天祐至孫茶共二十人卷二十三自韓觀至耿天璧共十六人卷二十四自宋思顏至薛文勝共二十人卷二十五自張旭至趙鑑共二十四人卷二十六自劉益至胡淵共三十二人卷二十七自王璞至王銘共二十五人卷二十八自陳亨至楊

興共三十三人卷二十九自霍耀至閻敏共二十六人卷三十自劉先至陶良共五十八人卷三十一自徐義至金寶共九十人卷三十二為續編自寧安慶至李觀共十五人其為此之旨蓋以功至開國之大也功大而不紀無以顯白忠良揚厲烈昭且元末極亂雖洪武帝起而定之然無諸臣相輔亦難促平黃氏攟摭搜羅發微扶隱參以往籍輯為是書凡開國功臣之履歷緒業一覽而盡不惟可以傳域中而亦足以慰地下惜其所採皆無出典惟卷八唐先傳

後注有墓碑二字又是卷韓溫傳後注有國志云考
韓溫即張溫顯然在此三十二帙為僅見矣

八旗各局收貯砲位數目二冊大連圖書館藏精寫本
不著編者姓氏冊中所載為八旗漢軍各局所收貯
之砲位如某旗所貯砲幾位每位重若干斤長幾尺
幾寸藥幾兩幾錢子幾兩幾錢其次序先鑲黃旗次
正白旗三鑲白旗四正藍旗五正黃旗六正紅旗七
鑲紅旗八鑲藍旗丑各旗各局砲位之總數則乾隆
三十一年算明者其書為用五色筆鈔本字皆宋體
工整之至稽其所載如正白旗云金龍銅砲一位武
成永固大將軍八位御製制勝將軍六位神威無敵

大將軍一位神位將軍二十位神功將軍五位九節
十成銅砲三位渾鉋一位臺灣銅砲二位鐵心銅砲
十位沖天銅砲一位嚴威鐵砲三位行營鐵信砲
五位其正白旗三為用黃筆所書某某將軍某砲若
干位等皆用硃筆某將軍者蓋即砲名也某將軍某
砲若干位之後則用綠筆寫每位或一位二位字樣
其下則用墨筆注明重量長度藥量子量者砲位數
重量之後則用黃筆書其總數如正白旗之總數為
共銅砲五十八位共鐵砲九位是也末用藍筆書其

冀明之年代如正白旗所書云正白一旗于乾隆三十一年冀明共銅鐵砲六十七位是也書共二卷其一為滿文例亦若此

施氏七書講義四十二卷 大連圖書館藏日本複刊本

金施子美撰七書講義者一孫子講義二吳子講義三司馬法講義四尉繚子講義五黃石公三略講義六太公六韜講義七太宗對問講義蓋皆兵書講義也

按兵家之書不知凡幾漢初有一百八十二家刪要用者三十五家其後任宏論次分其書為四種唐有三十三家藏其書於四庫者凡六十部失姓名而不著錄者不與焉金武舉之科惟用七書以取士因著七書講義四十二卷其書體例每書先作總述然後將原書原文逐加講釋其各書總述如卷三十四於六韜云六韜者太公所著之書也六韜作於太公以其時而論則周也而叙者則於孫吳司馬之後者蓋書之所傳以其得之先後而為序不必拘其時也殆即其例至對各書原文所加講釋如孫子始計篇原文有實而備之一語施氏加講釋云此言敵未可攻則固所守待其可取而後取之敵勢既實是未可取也故備之楚倚相謂吳人甲輯兵聚不如備之也又原文有親而離之句所加講釋云彼之上下情親則

合以謀我故彼雖親吾必有以離之陳平間楚而去亞父孝寬詐為手書而間段深偽作謠言而誅明月李抱說武俊而敗朱滔是能離其親也即爲其例全書講義皆若此可謂議論出自胸臆又引史傳為之參證古人成敗之迹奇正之用皆自得以整觀焉卷首有貞祐壬午江伯序稱其公子美為儒者流談兵家事年少而升右庠不數載而取高第為孫吳之學者多宗師之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八旗漢軍排槍陣式圖一冊 大連圖書館藏鈔本

不著編者姓氏按同治元年起立八旗漢軍排槍隊由各該旗調派官兵入營操練此冊先述緣起以及設備與夫規制並將演練各項陣式繪為圖様稽其所繪一為八旗漢軍排槍隊進退連環陣二為八旗漢軍排槍隊砲隊合陣三為八旗漢軍排槍隊內火器營馬隊攻營陣四為八旗漢軍排槍隊夜操陣五為八旗漢軍排槍隊營盤圖每一陣圖皆繪圖多式蓋由起始以至於末中間轉變無俱備也每圖之前皆有說明如旗漢軍排槍進退連環方城陣其說明為出隊八旗橫排一字陣式鳴海螺分為三十二隊演九進鳴海螺為梅花演連環畢鳴海螺演九進一連環鳴海螺合為四門方城陣式演三台一連環畢鳴海螺撒歸一字八旗合演退連環畢仍排一字定軍旗三壓金三棒聽撒回云按其所述固明晰若再按圖加以分說如某圖為橫排一字陣某圖為三十二隊演九進某圖為梅花隊演連環則閱者益行明瞭遠勝於第加說明於各圖之前矣其營盤在沙河橋

西南中營前地方分左右翼方營二座每營週圍八十六丈營墻高七尺厚三尺墻脚土臺高三尺寬四尺墻外環濠一道寬一丈深四尺每營中軍房三間兵房共六十四間各按四旗地段蓋造住兵四百名計每兵六名住房一間其末冊於隊中制度說明尚詳而考清季兵制者所宜參考也

兵法教藝不分卷 清道光二十四年刊本

清王植撰植清苑人字叔培號曉林嘉慶進士授編修咸豐時官至江西巡撫有經解述深柳書堂詩文集嘗謂兩兵相當槍礮相對及其逼近必有短接之時斯時人自為戰習於藝者勝矣昔人云兵以大器而强亦以大器而弱為其專恃大器遂置別技於不講能遠接而不能近搏一有不利遂至獸奔鳥駭耳故列千萬貫育之象使礮石勿當其鋒而擊其短則勝在我載拾諸兵法中切於教士諸技藝著之於篇以

俾營伍之講求編中分類一曰弓二曰弩三曰刀四曰鎗五曰鏡鈀六曰牌七曰棍八曰拳其體例每類皆先為極詳之說明然後分為圖說例如弓篇其總說弁言為射以觀德古之言射者眾唐王琚射法二篇宜靖謂其多言射之容止非戰陣所急斯言也知所務矣採諸家而次之其雜採眾說約數千言以下則分為宜握射圖掌心推射圖馬箭分騎式馬箭對鐙式馬箭抹鞦式此後七類例皆若此而於鎗篇言之尤詳總說所列鎗法多至三十餘種自云諸法頗

屬煩雜，兵士愚下，豈能一一皆習，但載之不得不備。
如用封閉提挈、上攔下攔，已足應用，是其書搜輯[illegible]
不厭其詳，且能提示綱要，使學者知所緩急，總之長
器凡二等，曰矛曰弩；短器凡四等，曰刀曰鎗曰鏡把
曰牌，而棍者所以習夫手足，為短器之本，拳者即古
者之手搏，雖不切於用，而亦可習其身臂，故並載之。

雞園漫記七冊 不分卷　清光緒十三年刊本

清徐墉之撰。雞園主人，好讀書，又苦健忘，遇會心處，
筆為積錄，遂多，因以其漫然無甚條次，爰以漫記名
其編。書共七冊，前冊所記為十三經紀字、康熙字典讀
府詩、甲子記、諱帙、澄清堂十七帖、右軍臨鍾表、
墓田帖、孔子廟碑、道因碑、雲麾碑、字品、五音、石經樓
紀，此下所記，則極瑣屑，不具舉。約十三種，記宋前人
紀者甚多，而各不同，本欲為書以諸之散亡與，抑傳寫
記謬歟，皆不可究。其自譚帖至雲麾碑諸目，皆錄
孫退谷銷夏記者；第二冊所記，以錄自各[illegible]
代子部書者為最多；第三冊多為錄自司馬光通鑑
者；第四冊為錄前人舊書詩；第五冊前半冊選記，後
半冊皆錄新化黃鶴四書異同商摘疑，抄第六冊錄
通鑑；第七冊以錄蠶耕錄為多。其書隨筆抄錄，漫無
體例，且文毫無考證，置諸座右，以備檢查而已，不足
云為著述也。

經緯天機首部四卷中卷三卷尾部四卷 清光緒癸未刊本

清王道周撰。道周字坦如，江右修水人。嘗觀天象以證地道而及人事，爰著為經緯天機，釐為三部。首部四卷，總目為梓慎元機，卷二曰天文確證，卷三曰河洛精藝，卷四曰緯象化氣，蓋言天文者。中部卷一曰地道發微，卷二曰天下輿地，卷三曰鍾靈毓秀，蓋言地道也。尾部卷一曰復黃石公奇門，卷二仿武侯八陣，卷三武備機兆，卷四曰時務各論，蓋言人事也。其首部卷二之天文確證，自天體發明說至南極星圖說，共分八十四子目，皆繪而為圖，附以說明，學者讀之極易明瞭。卷三河洛精藝，卷四之緯象氣化，亦兼皆分析至精，圖說互用，雖多採輯之作，而時能出之己見。中部之地道，其卷二之天下輿誌，自天地輿說以至五洲之域，搜輯亦極宏富，惟卷三之鍾靈毓秀，則不無過於附會矣。下部之人事，復黃公奇門及仿武侯八陣圖，皆至無謂，至於時務各論，尚在人事中，則尚差強人意。卷首有蘇元春序，蘇序謂其論天文形及立法，成圖而推步，秀驪自閔晉虞喜、隋劉焯、唐傅仁均、僧一行、宋何承天、元郭守敬各法，未闢其新逕。論河洛緯象之用，則有正理，而古今更未見者也。其論地體所以然，並天下輿誌測定經緯度，而重新以識鍾靈毓秀，皆世所罕及。其論軍事以遁甲機兆為趨避，以兵法陣法策法為制勝，亦有識見存焉。自序謂其究三才之學，以一貫之，不惟地理可為樞紐，而天下大勢興衰之理具。蘇序固有為過情之譽，且正惟其欲究三才之學，始有迂腐之病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蹶張心法一卷單刀法選一卷長槍法選一卷（清刊本）

清程宗猷撰。宗猷新都人，字冲斗。其蹶心法一卷，蓋法古代弩機之制而改古制為新制之作，緣其偶遊壽春遇土人得完中銅機一具，重觔餘，不辨何代物，因購之以製三十六鈞腰開之强弩，凡數十易材而後成其制度尺寸，晴與熙寧詔造入陣弩相上下，然力强則難於材幹，且體重張遲，猶慊齟齬，復思法大機以小，易栝壓以竹，補其規而雙之，弩如身不滿尺七，而檐稍有加，或支諸武懸肘，攜帶甚便而應用收効并甚捷，爰繪各圖，加以說明，而成是編，以弩類閒多然，皆以蹶而張也，故名曰蹶張心法，共為圖說百數，其圖說自古弩之制以及其新改之凡各種總圖分圖與夫用法，皆極詳明，軼諸近世考古之士，惟知視銅質審字形，斷物之真偽，而不知其用者，勝一籌矣。單刀法選一卷，目分單刀說、單刀式說、單刀式圖、單刀圖二十三勢，併說；續總刀圖說、總敘單刀一路、總敘單刀圖、續刀圖十二勢，併說。長槍法選一卷，目為長鎗說、六合原論併註、散劄拔萃二條、長鎗式說、

長鎗式圖、長鎗式圖併說，撰其用意，以三者皆兵器，鎗法直而刀法圓，鎗刀有所不及時，而以弩射之，則相輔為用，此所以既為蹶張心法，而又附以刀法鎗法也。

外營操演陣圖一冊 天津圖書館藏寫本

不著者姓名。共十六圖，圖用彩色所繪，極精。每圖皆貼有紅簽，書其圖次，以及陣名。十六圖者，第一陣大隊槍兵列為長蛇陣式，第二陣槍兵分為五隊按方列齊，第三陣調一營槍兵二龍出水兩儀陣式，第四陣前敵變為三才，演打三進，第五陣四營槍兵分兩翼出隊接應，演打三進畢，同前敵隊五營合演一連環，第六陣新陣技藝出隊十面埋伏式，第七陣技藝變為一字沖鋒迎敵式，第八陣演打小過堂式，第九陣五營兵變為四方，一統合演一連環變成三疊式，第十陣新陣技藝由方城變為一字接應演五子式，第十一陣槍兵變為三疊式演打退步十三槍，第十二陣大隊槍兵仍按五方列齊，第十三陣大隊槍兵仍歸一字長蛇陣式，合演一連環，第十四陣演射馬上三箭式，第十五陣演馬上槍式，第十六陣演練馬上長槍式。按綠營即綠騎兵，其旗用綠為別。起於明時，清因之，有馬兵、步戰兵、守兵三等，隸於提督總兵。總督巡撫節制提鎮，皆有本標之綠旗兵。總兵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之下，有副將、參將、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等，此綠營制度之大概也。若此是冊，並繪其操演之法也。

鹿門校刻墨子全編六卷 寶曆七年翻明刊本

明茅坤校閱。按當時子書梓者尤肆，茅墨子尚未印行。涵春樓主人童思泉得宋刊墨子，爰懇鹿門茅先生為之校讐。其書卷首有寶歷七年儀子羽重刊序。韓愈讀墨子，萬歷辛巳茅坤新刻墨子序，陸弘祚新刻墨子序。書共六卷。卷一自親士至尚同中，卷二自尚同下至節葬下，卷三自天志上至非命上，卷四自非命中至大取，卷五自耕柱至備城門，卷六自備高臨至雜守。書中茅作校刊，不加注釋。其校刊有以己意校者，有以他本校者。如所染篇有子墨子言句，茅校曰言恐衍。又七患篇有食無備粟句，茅校曰食疑倉誤。辭過篇有冬則練帛之中句，茅校曰之中下恐脫語。若此之類，皆以己意校者。如法儀篇有得不祥馬句，茅校曰不祥馬以下篇末李贄本全無。如天志中篇有然後得為政乎句，茅校曰一本然上有貴且知者四字。若此之類，皆以他本校者。又有校以己意而證以他書者，如非儒下有子貢季路句，茅校曰子貢當作子羔，音誤。孔子家語及史記說苑皆作羔，是。惟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以他本校者，但曰一本作某，未將所據本之名稱指出，殊為可議。然此本以校今日通行之本，其足證傳寫之誤，當非鮮耳。

經書載天學之綱一冊 大連圖書館舊鈔綫裝本

不著編者姓氏其書爲就經書中所言天之語摭拾而出分門別類畧加解釋所分門類贊上天之文二曰天有主宰至感至赫尊無二上三曰上天爲天地人物之本四曰上天極大極明而無所不知無所不在五曰上天無形而論上天必有視聽聞言之說者爲真六曰上天爲君爲父爲師而有命令之權七曰世上君師父之權皆上天之命八曰敬天修身書偏上天之命時時事事當敬當順九曰欽敬上天之

命惟聖德能之十曰君民皆當敬事上天惟聖王郊祀燔柴用犧牲獻酒樂登以報之十一曰上天知人心善惡賞罰至公無私十二曰上天本愛人不惡人而有厚於人善惡厭人惡之情十三曰上天哀憐容改人認罪洗心齋戒沐浴哀呼籲天十四曰上天爲百祿禍恩之原一一皆宜禱求之十五曰上天降以大祥惟人自招十八曰極善而生順天命者死得永安十九曰惡極而悖天道滅天理者自絕於天受苦罰永苦二十曰經書載天學總綱統集真義末附經俗古今符合天學之綱及經俗古今上下敬天一同集義其各門所載經書原句除注明其出處或詩或書或易禮外間亦畧爲注釋如上天爲天地人物之本所載經書原句一爲禮記之萬物本於天二爲禮記之禮必求於太一分而爲天地三爲孝經之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四爲孟子之天之生民也五爲詩經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其[illegible]註釋[illegible]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一句其注釋三則一爲索隱曰太一者天地之本也二爲史記云古者天子春秋祭太一東

南郊祀用太宰三曰禮云祀帝於郊是其注釋不第引經且間引史焉其經書載天學總綱統集真義一篇可與上舉各題之義蘊互相發明所附經俗古今符合天學之綱則爲列若干成語而以愚民士人經書分釋於下如天有主宰句其所分釋爲愚民云頭上有一個老天爺士人云頭上有青天經書云高高在上是其例按此編搜輯周詳完備分析亦稱精細惟所標各題之詞句實不無過於繁瑣焉

雅俗稽言四十卷 大連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六年刊本

明張晃其纂。晃其留心服古，積有五車十簏之富，筆墨之暇，上窮經史，下參野乘，考同證異，三十寒暑，七易稿而書成，顏曰雅俗稽言。集成宦游，授梓於鄂之蒲圻，而以其親筆稿付大女適鄧者收藏，若預知有滄桑之變。已而果丁兵燹，片版無存，間有藏本，率皆殘編斷簡，獨幸其大女珍重父書，傾側擾攘之際，室廬蕩然，而此稿為所護守，略無遺失。其大女殁，而此稿又流入他家。康熙癸酉，其曾孫名孟倫者，得其稿於邑士羅子茂文之家，乞歸而使全之。其蠹蝕間有，又得他氏遺稿參補，而四十卷始爛然焉。於是其從孫嗣侗、嗣鄭暨孟倫等，蒐校付梓，蓋康熙三十六年事也。其書卷一天文，二至四天時，五至七地理，八人倫，九飲食，十宮室，十一冠服，十二十三器皿，十四禮制音樂，十五至十七人事，十八至二十二人物，二十三至二十五經說，二十六史說，二十七子說，二十八至三十一詩文，三十二至三十四字學，三十五至三十七動物，三十八至四十植物。其書蓋其讀經史子集記傳圖志序錄，隨所繙閱，即為記載。卷首有引用書目，約一千餘種，已可見採摭之富。其分門類從其多者，故參互聯絡，亦往往有所附見。自云事詞太繁，熟者不待言，太生僻者不必言，惟是今昔沿革，人物同異，有考訂有議論者，乃言，故名曰雅俗稽言，使學者展而讀之，則鉅者纖者，顯者微者，無不溯源窮委，而悉折衷以權見。雖其所標題有既揭總名，而其中篇章記錄亦復標出，如曰禮記矣，又出王制、坊記，曰律書矣，又出元命苞、援神契之類是也。即第求其言之有稽，不足為病也。

古今事類四十九卷 大連圖書館藏鈔本

明穆光胤編纂。此書目錄第一卷天部、卷二卷歲時部、第三卷第四卷地部、第五卷帝王部、第六卷后妃部、第七卷儲宮部、第八卷帝戚部、第九卷至第十一卷設官部、第十二卷封爵部、第十三卷政道部、第十四卷禮儀部、第十五卷樂部、第十六卷文學部、第十七卷武功部、第十八卷邊塞部、第十九卷至第二十二卷人部、第二十三卷釋部、第二十四卷道部、第二十五卷靈異部、第二十六卷方術部、第二十七卷公藝部、第二十八卷京邑部、第二十九卷州郡部、第三十卷居處部、第三十一卷產業部、第三十二卷火部、第三十三卷珍寶部、第三十四卷布帛部、第三十五卷儀飾部、第三十六卷服飾部、第三十七卷器物部、第三十八卷舟部、第三十九卷車部、第四十卷食物部、第四十一卷五穀部、第四十二卷藥部、第四十三卷果部、第四十四卷草部、第四十五卷木部、第四十六卷鳥部、第四十七卷獸部、第四十八卷鱗介部、第四十九卷昆蟲部。其法每部皆分若干子目，每子目中皆括若干名詞，加以注釋。其書蓋合藝文類聚、初學記、北堂書鈔、天中記、歲華紀麗等書合纂而成，故採錄甚當。且每則皆標出典，在類書中堪稱佳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墨娥小錄十冊不分卷 大清乾隆丁亥重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卷首有隆慶二年七月吾陽郡長春道人吳原序及乾隆丙戌秋學圃山農重刊序。其書共十冊:冊一曰文府清事,冊二曰博古緒餘,冊三曰藝術提要,冊四曰曆法天元,冊五曰種植花史、養生宜忌,冊六曰香譜,曰牙牌譜,冊七曰飲膳修製,冊八曰湯茗勝品,冊九曰醫法捷徑,曰吾真篇,冊十曰丹房燒煉附方術。每冊每類又皆列若干子目,如曆法天元中之子目,為曆算法、求曆法、時刻約法、圖立春秋歌、指閏月歌、指節氣歌、指求食神法、天餘歲九宮圖、求[illegible]辰干支法、求值日星禽法、占金神七煞法、六壬心傳指盤加天盤訣、二十四氣候歌、量天尺定箕時刻、節候範圍起例、先天後天起例、八卦圖演禽捷法。其他九類之子目不具舉。此書自文藝種植服食治生[illegible]數諸凡怡玩一切不廢,如元凱武庫,隨取具足。卷首吳氏序稱:余暇日檢篋藏書,偶及是集,不知輯於何人,並無脫稿行世,以為民生日用所需,甚悉,因訂其誤,外益其缺,命工鏤以成帙云。學圃山農序稱墨娥小錄一帙,明隆慶[illegible]間吳君文煥之重刊也。然原[illegible]姓氏不知何時人云云。然按吳氏原序,此編實創刊於吳氏,學圃山農云為吳氏重刊者誤矣。又學圃山農稱吳繼為文煥,大抵文煥為繼之字,未識其何所據而云然。

風角書八卷 寫天一閣主人舊藏張稷若手抄稿本

清張爾岐撰。爾岐濟陽人，字稷若，號蒿庵，明季諸生。入清隱居教授，不求聞達。所著有夏小正傳註一卷，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儀禮考註訂誤一卷，弟子職注一卷，周易說略四卷，春秋傳義四卷，蒿菴集三卷，蒿庵閒話三卷。此編成於明崇正十年於八月奏閏。昔人論風角之書頗繁，遂刪其重複者，為八卷。卷一曰風角占總例，卷二曰五音占法，卷三曰六情占法，卷四曰京房八風占，卷五曰干支占法，卷六曰率類風占，卷七曰覩風占法，卷八曰候星風占。按風角者，古占候之法，以五音占風，而定吉凶也。五音占風者，宮風聲如牛吼空中，商風聲如離群之鳥，角風聲如千人語，如奔馬，羽風聲如擊濕鼓。其說見太白陰經。後漢郎顗父善風角星筭，唐劉孝恭著風角十卷，見唐書藝文志。爾岐填愼載籍，以篤志力行為本，於風角之學，信之頗篤。編首自序，謂疑者或以天地噫氣，不涉人事。余思董子之言矣，天地之間若虛而實，常漸是濟濟之中，而以治亂之氣，相殺錯也。則風也者，殺類之至神者也。有自天者焉，自天者被乎人；有自人者焉，自人者見乎天。謂不涉人事者非也，謂人之精氣不足感天，使風之至者，亦非也。司馬太史云，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眾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產氣始萌者天也，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者非人乎云云。此外所述風占，雖不必致疑之理尚多，茲不備錄。爾岐與顧炎武為契友，顧氏嘗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又曰稷若所著儀禮鄭注句讀，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不求聞達，故無當世名，然書尚可傳。其學見重於顧氏者若此。又此冊世無刻本，且為手稿，雖非獨出己見之作，亦可珍也。

憲本四卷卷首一卷 大連圖書館藏寫本

清陳濬然撰。濬然安徽桐城縣舉人，指分江蘇知縣。其憲本四卷為濬然恭呈御覽之本，曰憲本，以所言皆憲法之本也。又卷首一卷，為總述。卷一目曰國報新義、國報新法，卷二曰職任法、幹理法，卷三曰哲俠辯、平國辯，卷四曰憲政補要。其國報新義首言法生於道，必審時地為變通，重國報通下情而後可言憲法。繼言重國報明是非，則一國精神自出，而後可以用人行政。末言定報律而後可言國報，明楷而後可言報律。蓋概括定名、辨制、明禁、釋爭四義而言也。其國報新法言報體有六：一讜議略，二綱目略，三敘述略，四圖表略，五考證略，六學歌略。讜議略者，論策辯說書疏是也。綱目略者，廷詔省牘外邦是也。圖表略者，地官民兵學工態食物礦商財是也。考證略者，問告是也。學歌略者，國歌懷遠震俗振志達情是也。以下各卷皆闡述立憲救國之旨。而其言或曰孔子刪經，實存國粹；其撰大學實簡易教人；或言孔子如天，以明為哲學之義。統觀全編，皆腐儒而言新政者。卷首有自序，言是書成於丙午秋，故所述多當時語。舊名憲法治原，今易為憲本云。

儒釋質疑論上下二卷　高麗刊本

不著撰人。其書為調和儒釋之作。編中大義為言古今相繼治世之大教，有儒者焉，有老者焉，有佛者焉。世謂三教之道皆本乎心，而儒者攻乎逆，佛者契乎真，接於其兩間而為之膠粘者，老氏之道也。又云釋曰真，舉性體而言也；老曰神，明就變化而言也；儒曰大本，依事物而言也。其論三教不同點，大體若此。至於其所謂逆者、真者之要義，曰明之悟之之謂真，修之治之之謂逆。蓋極言儒釋途徑雖屬異趣，其

為治世之教，旨則相同，互相攻擊，殊屬非是。故編中嘗云：有謂佛老無益於世者，吾不信也。且如一塊骨肉之身，原於性天，質於五行，開九竅，具六識，而後知有三綱五常之道，而修治平之道自是而漸。若喪其形質心性而欲修齊治平，其誰得乎？又云：儒而排老者，貪花而不知有樹也；老而排佛者，養樹而不知有根也，可謂智乎？恣意毀斥者，樹而撤根也，欲榮久，其可得乎？即此數語，其於三教之不偏不黨，已可概見。夫以三教同足治世，實宜各行其是，以收異途同歸

之效，乃竟各立門戶，互相毀斥，皆不無有失其教之大旨。此是編之所以作也。是編體例多設為問答之詞，雖為調和儒釋之作，而駁儒家、戳釋者，似較其駁釋家、毀儒為畧。擊此非有袒於釋，蓋毀釋者、証釋者實較毀儒者多，是以可為釋辯者，其事較多耳。此編為朝鮮刊本，無序無跋，亦無付梓年月，每頁十行，行二十一字。

真寶珠集三卷明天順六年朝鮮刊本

元倪妙行集編首署古杭無住居士倪妙行集妙行事跡無考所以知其為元朝人以卷端有至元甲申結制日荊山智瑢佛祖公卿真仙碩德歌銘教言一篇按至元甲申為元世祖二十一年妙行與智瑢一籍古杭一籍荊山皆非朝鮮人其所署自屬中國年號其為元人當無可疑卷首有妙行自序大義為妙行根鈍材疏因病識藥敬於傳燈錄內撮其歌銘玄旨與夫大善知識要截語句集為三卷刊梓流通所

貴簡而易曉覽而易入可謂千真寶珠利用無盡云云書共三卷其目卷一自傳大士心王銘至同安察禪師十玄歌共十六目卷二自達磨大師心要至張無盡居士謁兜率悅禪師問道共二十二目卷三自唐德宗詔雲光法師問道至慈受深和尚詩共十四目全書首以歌銘玄談從聞思修入三摩地次以祖祖心傳師師口授撤重關之鑰露全提之秘分身應世接物利生不壞假名而談實相天以三教聖賢微言妙句合於斯道有補世教者貫而通之俾知教

末書三焉書之末頁有天順六年壬午歲朝鮮國刊經都監奉教雕造十八字考天順為明英宗年號其六年亦即壬午是朝鮮此時奉明正朔故以明帝紀年也紀年後付刊書者及校勘者銜名云進義副尉匠黃任信書威毅將軍行龍驤衛攝護軍知製教臣尹猶商館編修官兼判軍資監事知戶曹事臣盧思慎通政大夫承院同副承旨知製教元春秋嘉善大夫中樞院副使臣韓繼禧三人校勘書之行款每頁十一行行十七字

地水師邊略四卷 明萬曆十七年刊本

明潘鳳梧撰。鳳梧桐鄉人，貴州鄉試舉人。其地水師邊略四卷，卷一目曰地水師邊略奏疏，卷二目曰地水師圖演，卷三目曰地水師條陳，卷四目曰地水師或問。其名曰地水師者，以幼習羲經，謂伏羲何以指地水為師，嘗繹思之，地中無水則是戰場，戎馬可以馳驅，故伏羲為畎澮溝洫以制馭之，地中有水，是謂重險，戎馬不能往來，故聖王脩畎澮溝洫以隄防之。嘗欲於關內設為陣，用以禦虜，又欲於離關稍遠平陽寬廣有水之處鑿為方河，中設堡城，因是朝營夕慮，積有有數年，為此四卷。其地水師邊略奏疏，蓋明地水師為禦虜之長策；地水師圖演，蓋取易經地水二卦，作圖演之，明易經中有水者無征伐，無水者用行師，益見有止戈之義，神武不殺之威。其圖曰神武圖、三驅圖、禦寇圖、知險圖、射隼圖、經編圖、大川圖、井養圖、賞功圖、日戒圖、全車圖、時成圖、于淵圖、安慶圖、重險圖、方河圖。每圖皆先畫卦繫，以彖辭象辭，因各圖眉自卦中繹出也。地水師條陳，為言開河、固守之策，與夫屯田之益，內有開河有十益一篇，即著華所在處也。地水師或問，則便南北之地不甚相遠，溝河之制極為便益。其全書殆本伏羲之意，以論明季之邊務，在邊防書中，亦一奇特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山海經雜述二卷山海經三卷山海經詳註十二卷

清康熙丁未刊本

清吳志伊撰志伊仁和人字任臣山海經初見漢志劉歆校定為一十八篇云是伯益所撰其後或指為先秦之書至晉郭璞為之傳凡二十二篇每卷有讚梁張僧繇又為圖畫宋咸平中校理舒雅重繪為十卷其書流傳中多疏畧仁和吳志伊極溯源流為稽述一卷取舒繪本次第增訂為圖象五卷又於郭注外蒐而討為詳注十八卷其雜述一卷皆雜鈔前人論山海之語並其他無關山海經文之為今本所無引書數百卷以為究心是書者之急需圖五卷一靈祇二異域三獸族四羽禽五鱗介此為採摘前人舊作無可稱述詳註十八卷一南山經二西山經三北山經四東山經五中山經六海外南經七海外西經八海外北經九海外東經十海內南經十一海內西經十二海內北經十三海內東經十四大荒東經十五大荒南經十六大荒西經十七大荒北經十八海內經搜集既富且皆精審惟多無所依據以意為之

是其疵耳或謂是書語近荒怪司馬遷已不敢言然天地之間何所不有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未嘗謂非道之所存蓋是禹貢之外篇職方之附庸耳卷首有康熙丁未仁和柴紹炳序稱吳氏殫精是書使山川方域草木鳥魚靡不考鏡同異條貫表裏網羅群籍要諸明備云云蓋非過譽也

欽定選擇曆書十卷　清康熙刊本

清欽天監監正馬祜等奉勅撰。卷一為正月擇日宜忌、二月擇日宜忌、三月擇日宜忌，卷二至卷四為自四月擇日宜忌至十二月擇日宜忌，附六日時辰吉凶，卷五為自公規至除服吉日，共二十一目，卷六為甲子年起至戊寅年止二十四山向洪範五行，卷七為乙卯年起至癸巳年止二十四山向洪範五行，卷八為甲午年起至戊申年止二十四山向洪範五行，卷九為自乙酉年起至癸亥年止二十四山向洪範五行，卷十為類總論集錄。康熙七年五月十六日，欽天監奉旨，各得各家通書，但不及選擇書、萬年曆、曆法通書大全三書。曆法通書大全內有洪範五行，各條已奉旨不用外，但選擇選書缺行嫁利月、山向、正五行等，共二十四條時，正五行照三台通書所有正五行取用，其缺少二十件，于曆法通書大全內所有合曆法者二十三件取用，所謂二十四件者，曰公規、春牛經、推測時刻、氣候、歲時紀事、逐月起工、駕馬吉日、逐月定磉扇架吉日、逐月修廚吉、逐月造門吉日、塑繪神像吉日、男女合婚、定局、行嫁大小利月、養子納婿、作欄馬枋、養蠶、作醃、合壽木、作生墳、斬草吉日、入棺吉時、入殮吉時、入殮安葬的呼日、跌殺出去方、開喪成服吉日、除服，即第五卷所載者也。其選擇事類，謂上冊受封宜月德合、忌四廢等日，襲爵受封宜王官民相守日，忌官符徒隸等日，臨政親民宜王民相守日，忌雷公蚩尤等日，其他各類於目中已可逆知其大概，蓋有清一代曆書之總則，各年憲書之範本也。

浮梁縣志十二卷 清乾隆四十八年刊本

清知浮梁縣事程廷濟總修，彭澤縣舉人淩汝綿纂。廷濟字有野，浙江嘉善縣人，廩貢，乾隆四十四年來任。汝綿字蘭皐，曾任廣西柳城縣知縣，借鋪梁縣訓導。按浮梁縣志自乾隆壬戌年修輯成書，壬午年不戒於火，於是典章殘闕，掌故無稽。嗣奉上諭，省府州縣誌書悉加纂修，程氏自蒞是土，亟思所以應功令而存掌故，乃與諸紳士盡心商確，於乾隆四十六年二月開局，至四十八年書成，釐十二卷。卷一疆域，卷二建置，卷三學校，卷四典禮，卷五上為食貨，卷五下為物產，卷六官司，卷七選舉，卷八人物，卷九列女，卷十名蹟，卷十一藝文，卷十二雜記，卷首目為上諭暨修議、修志列條規、凡例、目錄、綸音、繪圖、舊序。據凡云：發凡起例，舊志所訂，然亦有因時損益，前後更易者。又梁氏所訂修志規條言：志書所以正風俗而行久遠。凡有事涉荒渺及一應煩詞縟語，悉行刪去。又云：縣志祇載一邑之事，實有關於本邑風俗者，敎者自應選擇登載，稍涉傳聞，皆須慎重。凡宋人之於遼金，元明人之於元，其記載事蹟有用敵國之詞語，句乖戾者，俱加改竄。其以上所訂，皆屬善例，故其書徵材該博而虛誕者，必依義例，嚴明而苛刻者，弗尚，在其時江西志書中，固一佳著也。

遼海志略一百六十卷大連圖書館藏同治稿本

清隋汝齡纂汝齡金州人字九卿讀書明理官游江南學既博衍識尤精卓按遼東西地雖在海外唐虞三代及秦漢皆屬內地至晉中原多故始陷於外史冊明文物故多缺略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志略專以漢之遼東遼西元菟樂浪四郡為主遼東即今之瀋陽一帶遼西即今之錦州西北及永平承德一帶元菟東及今朝鮮之西界樂浪南及今朝鮮之北界由漢魏及晉至永嘉之亂慕容氏據有其地後陷於高麗旋為魏所復魏分東西復陷於高麗至唐始滅高麗收復其地設立州縣未久為渤海所據遼滅渤海創建三京分置軍府雉堞屹然相望金元因之大同小異明改為衛所規模非舊矣其地山海縈帶奇氣盤鬱鍾靈發瑞宜極其盛為清朝龍興之基斯地之文物解祇遂異於他所顧諸編載雖有成書或限於體例未能推廣隋君嘗以生長於遼儲二年之心力成遼海志略一書釐為百六十卷別為二十四門二十四門首曰天文志地輿志城池志關隘志宮殿壇廟山川志古跡志建置沿革志風俗志官秩志封爵志編年紀事志帝紀志割劇志屬國外藩志選舉志仕宦志人物志名宦志流寓志方外志考據雜記藝文至卷一之各圖不計焉其書之分門別類亦無異於其他地志惟編年紀事志求諸他志實不恒見此編則由上古以迄於明如箕子之封於朝鮮鮮卑烏桓之在漢魏慕容高馮之在晉宋散見於史冊及諸家紀載者皆彙而錄之使其始終條貫成為一州之專書其編年以綱目為主其採自正史[illegible]有或各國史書及他紀載者皆從朱子以正統繫年亦殊斟酌適當按在此書之先原有遼海編遼東志盛京通志諸書此則汎濫推廣既輯三書之所遺補三書之所無後來居上理之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依安縣志一卷　民國十九年石印本

民國依安縣長萬錫璋監修。錫璋字榮九，河北昌黎人，師範科舉人，北京大學文科畢業，民國三年第一屆考取縣知事，十九年來任。按依安土地原係依克明安旗故地，命名之義蓋取諸此。自民國十三年設治，十八年改縣，由設治而改縣，相隔不過數年，人民均係隣近各縣或奉吉直魯移來之民非土著之民，縣為初設之際，欲考典籍，則文獻無徵，詢及父老，則語言不詳。是以前縣長梁公山石提倡創修縣志，以備稽考，未幾去職，萬氏乃繼續編纂，並督同編輯採訪各員就原稿詳加校核，應删者删之，或原稿所無者另行調查而加入之，分門別類，草率成篇。其目分輿地、建置、戶口、田賦、職官、選舉、學校、警團、人物、奇墓、風俗、物產，編中紀事極形簡畧，惟風俗目中言依安新荒初闢，民戶多由異地遷來，五方雜處，風俗習慣各有不同，然習俗染江省之風俗，則屬一致，於是釐分婚姻、喪葬、居處、衣食等目，分別敘述，尚屬可取耳。

鎮東縣志五卷　民國十六年石印本

民國知事陳占甲監修。占甲字冠一，奉天遼陽人，北京國立大學法科畢業，於民國十四年到任。按鎮東縣在昔為蒙古地，前清宣統元年始設治，有司對於開榛闢莽、敷政移民，日不暇給，而縣志尚付缺如。民國十五年秋，陳令冠一蒞任斯土，孜孜以修志為急務，迺以地處蒙疆，而耆儒宿學寥若晨星，遂致然興冀平周君祚濱從事編輯，五閱月而書告成，釐為三卷。計卷一曰地理，其子目為位置、幅幀、邊界、區劃、山脈、河流、城基、鎮基、道路、物產、氣候等。卷二曰荒務，其子目為荒務局、原放、續放一、續放二、續放三、墾務招墾、催墾、驗照、田畝等。卷三曰政治，其子目為沿革、政績、教育、警察、保甲、財賦、選舉、司法、監獄、防軍、電報、郵政、電話、隄工等。卷四曰人事，其子目為民族、蒙亂、戶口、農業、商業、醫業、宗教、禮俗等。卷五曰人物，其子目為鄉耆、鄉官、將選、義勇、民族、科第。考鎮邑於民國元年遭逢蒙亂，卷檔被毀，蒙族北徙，以前公旗狀況及雜居情形，均不可考。此編僅就採訪所得之傳聞，翻

檢近存之公牘編輯成書地理僅詳載山川疆域分過區劃以邑本荒區向無古蹟金石是以皆付闕如又邑中蒙漢雜處戶口稀少農工商業均未發達民國後雖人事稍繁而禮俗仍多簡陋故所志人事亦極簡畧至於藝文以邑治既晚開化亦遲讀書學子雖不乏人而於著作尚無所見是以亦從闕焉

海城縣志八卷 民國十三年刊本

民國海城縣知事廷瑞監修廷瑞字輯卿北京蒙古正黃旗人民國八年蒞任海邑向無志書清光緒丙午歲武進管公鳳龢權縣篆始召鄉人士各輯所聞編纂鄉土志未及蔵事而管公去職繼任宜興陳公藝復督邑紳續成之宣統元年會稽金公衍海蒞任始以付梓顏曰海城縣志爲本邑志乘之權輿原書僅訂一冊因限於篇幅紀載從畧民國紀元之十二年廷輯卿知事監理重修凡十三閱月而告成釐爲八卷總目分地理人物政治人事物產藝文六類又各繫以子目共計四十有六茲編所記歷代建置悉本盛京通志方輿紀要諸書可據者從之無據者闕之又因山川疆域今昔互異所紀山脈河流雖本盛京通志然於通志所遺者則增補之改隸他邑者則刪去之以符名實壇廟古蹟遵盛京通志及現存祠祀古蹟逐一詳載其有昔存今廢者則加以說明免生疑竇編中於風俗習慣婚喪禮儀無不旁搜博採一一詳記以覘風會之變遷至邑中之山林川澤

原隰邱陵墳衍五地之物，生而農工商礦蠶漁牧畜各種實業，均見發展，特詳誌之，以見地利之厚，是皆此書之優点，惟藝文志祇收詩文若干首，不收書目，而其例又云，仿諸漢書藝文志，亦無荒謬，卷首有十三年自序，又王永江、王鏡寰、佟兆元、戴文郎序，並附宣統元年金衍海舊序。

突泉鄉土志一卷 奉天國立圖書館藏抄本

無撰人，抄寫本共七頁，考突泉之設治，自前清光緒三十四年，經奉天總督徐世昌奏請設治於卜闊博洛格地方，按蒙文卜闊博洛格之義，意即漢文所謂蒜泉也，在縣城北十里許，突出一泉，縣屬因名之曰醴泉，兹復改稱曰突泉，皆因該泉而得名焉，其地在秦漢屬遼東北境，後漢為鮮卑地，南北朝及隋唐為靺鞨地，遼屬上京之東境，及東京之北境，金置肇州，隸會寧府，元為遼王乃顏分地，此編目分設治之時期，地理之沿革，位置、疆域、面積、氣候、山脈、河流、土質、政治、村落、戶口、民族、習俗、物產、道路，簡略達於極點，蓋敷衍公令之作，不得稱為著述也，卷首雖無撰人，亦無年月，然考其設治之時期，篇中首曰前清光緒云云，則其為成於民國，毫無可疑，又首頁與第二頁之騎縫印，為篆文之奉天省突泉縣之印，旁無滿文，尤足證其為民國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洮安縣志畧一卷奉天滿鐵圖書館藏寫本

民國知洮安縣事蔣國銓纂修按此書無序無䟦又無纂修年月惟其新政目中所述新政不過稍見萌芽較諸開通地方萬難及一乃民國九年秋間烏逆倡亂田禾没收生民塗炭警學自治一律停辦公云云是此編蓋成於民國初年也書中分沿革疆界治所及區域經緯方里戶口村落道路山林礦水古蹟田賦税卡土性物產人類氏族宗教新政兵事風俗十八目各目所記皆極簡畧惟新政目中分教育巡

警自治實業三項所述尚較詳細而風俗一目言境內蒙漢雜居蒙古好牧獵不講農商常有追逐一兎喪其百金之馬而不惜者又民信佛教每年中產之家必請喇嘛諷太平經數次男女粗率不知避忌有父死不葬弟娶寡嫂等惡習頗能將邑中特異為之記出按洮安本境自唐虞夏商周至春秋戰國代遠年湮無從考覈秦漢時屬遼東郡北境後漢為鮮卑地南北朝為契丹地遼屬東京之北郡名為肇州遺地猶有存者前清國初錫爵為哲里木盟科尔沁右前旗扎薩克圖郡王地光緒二十九年經盛京將軍增祺奏請放荒設治于洮水之東北其設治也晚故事蹟鮮可述者

遼源州志書奉天國立圖書館藏寫本
無撰人。編中分目，一沿革，二職官，三疆界，四各衙署
建置，五村鎮，六戶口，七商務，八道路，九鐵路，十營兵
所駐，十一租界，十二旗官，十三險要，十四海濱港，十
五鹽灘，十六荒地，十七山川，十八林礦，十九航路，二
十田賦，二十一権稅，二十二物產，二十三古蹟，二十
四教育，二十五警察，二十六自治，二十七郵政，二十
八文報，二十九電報，三十風俗，三十一民情，三十二
義塚，三十三節烈。編中多[illegible]有目錄而無記載，如於
節烈云設治以前無案可考，近年亦未據紳耆舉報；
於租界云州屬並非通商地方，向無租界；又旗官云
旗官均在今蒙界內，州境並無旗官。似此之類，目皆
虛設，實不如刪之為得。按遼源州未設州治之以前
係內蒙古哲里木盟科爾沁部左翼中旗達爾罕王
旗及博多羅噶台親王旗遊牧處所，人煙稀少，室廬
無多，原屬蒙草荒煙平沙無垠之境。嗣同治初年，蒙
王先後將荒地放墾，戶口日繁，村落增多。光緒七年，
始因鄭家屯設分防主簿一缺，隸於奉天昌圖府之

康平縣。於光緒二十八年改設州治，仍隸昌圖府管
轄。是其沿革之大致也。因設治未久，事鮮可述，故編中
所載極稱簡略，然該縣兵事，多有可以徵諸正史者，此
編不得不加搜[illegible]，且並兵事一目亦無之，[illegible]同時纂修
者未有惡書云。

扶餘縣志二十章　民國十三年石印本

民國張其軍纂。其軍字步瀛，吉林扶餘縣東長春嶺人，日本東京法政大學卒業，歷充吉林法政專門學校教員、吉林交涉署諮議職。此編共二十章，其目：第一章扶餘縣之名義及沿革，第二章扶餘縣之地勢位置及疆界，第三章面積人口，第四章本縣市面狀況，第五章教育，第六章農業，第七章工業，第八章商業，第九章漁業，第十章氣候，第十一章河川，第十二章種族及宗教，第十三章建築及物產，第十四章金融，第十五章稅捐，第十六章交通，第十七章扶餘各縣之比較，第十八章風俗習慣，第十九章古蹟及名勝，第二十章總論。考扶餘縣治東經八度十七分，北緯四十五度十五分，在吉林省城西北六百里。隋朝高句麗強盛時代，高句麗之北部即今日人所稱之北滿洲，有靺鞨民族之一支蔓居之。其民族又有伯咄之部，在隋書謂伯咄之部居粟末部之北，唐書謂伯咄部居粟末部之北，而吉林通志則謂即今之伯都訥地方。唐時並屬渤海，金為上京近畿地，縣北猶存金世宗所立之得勝[illegible]碑。自西歷紀元九一六年至一一二五年，現在本縣地域即當時遼朝北部所稱遼魯嗢之一部，居在地是也。金女真皇帝即位以來，以至元朝，稱本縣為肇州。元時并視為殖民地，編入萬戶府，省移民萬餘于此，專從事於農業。迨至明朝，改萬戶府為三岔河衛。于明末時復被哈沁蒙古人侵領。清初平定蒙人，遂仿照明時所設之護衛隊，于各農村設立官，立軍隊站，而各站均以旗兵編成之義勇守備兵以鎮懾之，即以軍隊站担任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廳蒙古諸王間文書往還之輸送事務。在清初時，蒙古人所稱之訥爾汗者，即當時之伯都訥站。自伯都訥站設後，而當時哈拉沁之蒙人因大勢所迫，不得均遷于松花江之左岸。當時訥爾汗之小村落，至今其殘垣敗壁猶存，見之令人懷古。嗣因伯都訥站距江寫遠，文化進步以來，勢不能不遴選商業適當地點，于是康熙三十二年遂擇定現在之縣城，築城為市，而名之曰新城。三十三年因旗軍制之頒布，遂設有副都統。其後國人之往還愈多，更不得

不設文官，因以副都統兼任知事。雍正時又改稱長寧縣。乾隆元年復廢縣制，改設州同、巡檢，又辦理蒙古事務主事等官。至二十六年復歸其權于副都統。為補助副都統之不足，復設理藩院之行政機關，以佐之，今之扶餘、榆樹二縣隸其管下。後嘉慶十六年，分理藩院為伯都訥及大榆樹兩大警務區，設同知專理旗民事情，其副都統之軍權則毫不變更。光緒八年，撫民同知衙門移治孤榆樹，即今榆樹縣。改設分防巡檢。三十二年春，升巡檢為新城府，自此遂與榆樹縣分治。民國二年三月，改縣。三年一月，因與縣名重複，改為扶餘縣。蓋在中國後漢時有扶風種族占據北滿一帶，今之農安縣即當時扶餘國之首府，因以名焉。篇中各門叙事，皆極詳盡。其第十七章扶餘與各縣之比較，尤為歷來縣志之所無，修縣志者皆宜以此為圭臬。

梨樹縣志　奉天市立圖書館藏寫本

不著撰人。按梨樹初為內蒙之疆域。嘉慶八年蒙王招墾，奉旨弛禁，流民出邊墾內地，人民漸紛集。嗣因墾民廣聚，旗蒙繁，添設昌圖廳通判，尋改同知。光緒四年昌圖升府，盛京將軍奏請即梨樹城改設縣治。實則設縣治時，名曰奉化縣。民國初年，改曰梨樹。此編共分十三目：一曰歷史，二曰政績，三曰兵事，四曰實業，五曰人種，六曰戶口，七曰民族，八曰宗教，九曰地理，十曰山，十一曰水，十二曰道路，十三曰商務。列目與奉化鄉土志大致相類。所異者，此編無耆舊一目，而奉化志有之。然奉化志之耆舊有目無錄，實則與此編同。又此編之實業一目亦有目無錄，而奉化志則略有紀載。列目之異，惟此而已。然其列目雖出一轍，而其紀事則絕不沿襲。例如氏族一目，奉化志惟記某族某年由某處遷來縣之某處，此編所叙，迥不相類。如叙劉氏云：治西七家屯劉文秀，治家有法，五世同爨。歐陽氏云：歐陽氏世居治東小城子，一族數十家，幾佔北三區之半。蓋尤見於奉化志，皆不曾彼

錄、等各氏族之狀況，乃奉化志中所未載，故皆詳著於此耳。又其所敘李氏一族，先云治東仙馬村皆李氏，繼乃將李氏之登科者皆依次錄出，求之志書，亦爲創舉。或謂登科者，宜另立選舉一目，繫諸氏族，似有未安。但邑中登科者除李氏外，既無其人，繫諸氏族，不另立目，亦未爲不可也。此外各目敘事，亦皆與奉化志異。無如簡略，則無二致。

奉化縣鄉土志　奉天省立圖書館藏寫本

不著撰人。按奉化，虞爲營州，夏屬冀州，周屬幽州，西漢爲新平縣，唐初屬營州，遼屬中京大定府，金仍之。元置大寧路，領州九、縣七。明初悉棄諸漢北，至中葉又由漢北入漢南。清太祖時漢南臣服。道光元年在梨樹城買賣街設分防照磨一員。光緒三年即梨樹城改設縣治，隸昌圖府。其縣初無志書，光緒季年始有是編。其目一歷史，二政績錄，三兵事錄，四耆舊錄，五人類，六戶口，七氏族，八宗教，九實業，十地理，十一山，十二水，十三道路，十四物產，十五商務。考其所紀頗形簡略，惟氏族一門於邑中巨室皆能述自某地於某年來縣，殊爲創例之善者。所記例如孔氏於嘉慶十二年由山東惠民縣遷來，孟氏於道光二年由山東萊州遷來，惠民社太史氏於嘉慶九年由山東遷來，瑞祥社趙氏於嘉慶二十三年由永平府樂亭縣遷此，地惠遠社李氏於嘉慶十五年由熱河承德府朝陽縣遷此。首善社按奉化設縣未久，事鮮可紀，且又以甲午庚子迭遭兵燹，以致案牘亦多無存，是以各

門紀事莫不挂一漏萬至氏族一門其所以尚能補述各氏之來源如數家珍者大抵皆就各氏譜牒所錄耳若舊錄有目無錄宗教所記簡略太甚似此徒存其目尚不若刪之為愈

蓋平縣鄉土志二卷 奉天市立圖書館藏寫本

不著撰人按蓋平周屬朝鮮秦為燕人衛滿屬元菟郡晉初屬平州後屬高句驪唐為蓋牟城元為蓋州路明為蓋州衛清初仍之至康熙三年始設為縣此編成於光緒之季年僅寥寥二卷其目卷一曰歷史政績兵事耆舊列女人類戶口氏族宗教卷二曰地理古蹟市鎮學堂山水道路物產商務地理分子目為三一曰經緯度二曰疆里三曰區域而區域又有城內城外之別此外各目皆無子目矣編中所紀極為

簡略蓋因其縣向無志書而所有案牘又經甲午庚子甲辰三大戰焚劫一空無從稽考即以政績而論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四朝名宦之履歷實績案皆無存惟自道光咸豐以來就父老傳聞者略一二兵事一目古事之見於正史者皆未錄惟錄甲午以後近事數則而以庚子之亂為尤詳耆舊列女二目各錄數十人人類一目述儒屬尚詳餘皆極略所可為稱者為氏族一目將縣中鉅族若趙氏滕氏秦氏馬氏恩氏古氏羅氏沈氏等族皆能於其遷至蓋平之時

代與夫蓄衍之概況敘之頗悉則為同省同時各志所不及者又古蹟一門述頂山保鐵嶺湯池堡石門嶺青石嶺等處亦有可取他則無足道者

海龍府鄉土志 奉天省立圖書館藏清光緒丁未寫本

清海龍府勸學所同人編輯 按海龍府在周為肅慎氏地 漢晉屬挹婁國 南北朝為勿吉地 隋唐屬婁國 唐及五代為渤海遼回霸部 元為合蘭府水達路 明為輝發蒙古扈倫等部之一 清初太祖三十五年滅輝發 輝國置鮮圍場 光緒四年因古城舊址設海龍城 置海龍廳 二十八年添設東平西安西豐三縣 陞海龍廳為府治 轄柳河東平西安西豐四縣 其地向無志書 此編分歷史 政績 學務 警務 武備 兵事 耆舊 人類

田賦 戶口 氏族 宗教 實業 天度 地理 山水 道路 物產 商務 共二十門 其書名為府志 而其所紀則僅述附治之一隅 屬縣之事概付闕如 又耆舊一目 第著開闢未久 查無耆舊八字 虛設其目 殊屬無謂 人類中惟書滿洲 蒙古 漢軍 民籍 回回等字 不及其他 不無簡略可哂 然其兵事一目 所載清太祖之平滿洲之蘇克蘇滸河部 渾河部 壬申部 董鄂部 哲陳部 長白山之訥殷部 鴨綠江部 東海之渥集部 瓦爾喀部 庫爾喀部 扈倫之烏喇部 哈達部 葉赫部 輝發部 於用兵克服之

太

始皆極詳盡，至清末甲午一役，記亦頗有條理。山水所記，亦差强人意。此外於歷史目中，叙發揮事尚稱完備，他則無可取矣。

西安縣鄉土志一卷 奉天市立圖書館藏寫本

清西安縣知事孟憲彝、王考儒監修，邑人金元正、段成梓、劉錫三等編纂，邑人金長緒等調查，苗增雨繪圖。其目曰歷史、政績、兵事、耆舊、人類、田賦、戶口、氏族、宗教、實業、地理、山水、道路、物產、商務。按西安三代為肅慎氏地，周為慎氏國南境，漢晉南北朝隋為高麗北境，唐為渤海，遼為長嶺府境，金為恤品路，元為咸平府東境，明初為三萬衛，末年為扈倫國葉赫部所據。清天命四年，滅葉赫，後設大圍場。光緒二十八年設西安縣。編中政績，先叙設圍場及招墾升科始末，繼叙設官及一切建設之概況。兵事自唐命李勣滅高麗始，而於清帝滅葉赫述之頗詳，並叙清帝圍獵事，其記事，有時亦參閱故籍，如記康熙二十年三月，祭先山陵禮成，由烏喇行圍，[illegible]駐驛於城東十里山，備為萬壽節，因賜萬壽山，事則參考東華錄者。山水二目，述其名稱，時多先用滿語，後用譯音，例亦頗佳。

復縣鄉土志　奉天國立圖書館鈔寫本

無撰人。其目曰歷史、政績錄、兵事錄、耆舊錄、戶口、宗教、實業、自治區域、山水、濱海之地、道路、鐵路、物產、商務等。按復州唐虞夏商未詳，周秦為朝鮮界，後韓地，漢屬元菟郡，魏屬平州，晉隋屬高句驪，金為復州，懷德軍，領永康、紀成二縣，元屬蓋州，治後入遼陽路，明洪武元年改設復州衛，清初裁，改隸蓋平縣，雍正五年改設復州通判，轄復、金二州，十二年升為州，隸奉天府。編中所紀政績，自金完顏齊穆宗曾孫大定初同知復州軍州事始，至清陳銓、嚴正基、陰振猷、薛安仁、鮑師釗、廷旻，摭六人事。其簡略可謂已達極點。惟其所紀兵事，則略有考證。如云洪武八年，納克楚侵遼東，見備禦嚴，不敢攻，越蓋州，經趨金州，指揮葉富、王勝、指揮使馬雲、葉旺等出奇計，合兵追擊至復州界畢里河，斬獲無算云云，蓋見於通鑑者也。又如天啟元年春三月，清兵取遼陽，循海而南，海、蓋、金、復四衛人望風奔竄，多航海走山東，其不能達者，棲止各島，亦略見於通鑑者。此外各門，[illegible]其有參考故籍者。要然即此數事，亦可同時纂修各志所未能企及矣。

昌圖縣鄉土志一冊 奉天滿鐵圖書館藏寫本

無撰人。書共一冊，二十二頁，每頁皆蓋有滿文之昌圖府印，當為官書也。而首頁且失去前三行，其目分本境未置本境以前、既置本境以後、本境歷任官政績錄、兵事錄、耆舊錄、人類、戶口、氏族、宗教、實業、地理、物產、商務編，首冠以昌圖府輿圖，為光緒戊申四月，奉天府人崔熙鑾繪，知府事銅陵查富璣題。考本境歷任官政績錄中最末知府名福境，為光緒二十五年到任，是此編實成於清光緒之末，或即知府查富璣所纂也。按昌圖在商周為肅慎，秦漢屬遼東北境，隋唐為契丹鞍韉地，遼為上京東境，金分屬咸平路，元為開元路北境，明為遼海衛地，清初為科爾沁左翼前旗地。嘉慶十一年設理事通判，同治三年改同知，光緒三年升為府治。故各目所載悉自同治始。其間最可紀述者為民族，嘉慶以前尚無他族居處，自嘉慶八年開放蒙荒，始有漢人，嗣生息日蕃。至光緒時，漢族幾占全境十分之八，所有蒙族僅七里界與遼河東沿之七十二屯，尚有少數聚居。漢族風俗與山東相近，蒙人因與漢人相處日久，其風俗亦與漢人無異。宗教喇嘛紅黃二教約三百餘，天主教約千人，耶穌教約六七百人，回教約八十餘人。此外以地理所記為詳，其實業目中所載僅四條：一曰士族約九千餘戶，二曰農族約三萬餘戶，三曰工族約七千餘戶，四曰商族約五千餘戶，以四民為實業，殊為乖謬已極。且其物產門中，因有動物製造、植物製造、鑛物製造三子目，與夫商務一門，皆實業也，何竟以四民當之哉。

柳河志一冊 奉天滿鐵圖書館藏寫本

無撰人。此書為寫本，共十八頁，每頁騎縫皆蓋有漢篆文奉天省柳河縣之印，印無滿文，蓋民國文物也。全編分目，一歷史，二政績，三兵事，四耆舊，五人類，六戶口，七氏族，八宗教，九實業，十地理，十一山，十二水，十三道路，十四物產，十五商務。按柳河古為肅慎氏國，南境漢晉北魏以迄隋唐為高句麗北境，遼為定理府地，金為婆速府路，元為咸平府西南境，明為棟鄂西境，清朝設大圍場鮮圍場，地與鮮圍接壤，名之曰栗山，以由部領票採取參枝，因以命名。光緒二年，盛京將軍崇實招民開墾，設通化縣。通化縣北境兼設柳樹河分防縣丞一缺。二十八年，盛京將軍增祺奏請龍崗以北劃通化頤養、存養、息養、涵養、育養、受養、育養、蒙養、純養、安養、休養、東善養、西善養、興養、恩養、撫養、宏養、惠養、引養、培養、和養二十一保，改柳河鎮為柳河縣，設知縣一員，典史一員。三十二年，盛京將軍趙爾巽添設縣丞，分防巡檢一員，隸于海龍府。各門所紀，皆自光緒設縣始，是以簡略遠於[illegible]點。一切體例，一如昌圖鄉土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湖南程限不分卷清咸豐刊本

清湖南按察使司編按自乾隆十四年嘉慶七年及道光咸豐朝間皆勅令各省督撫遇有沿途衝要機務期於遞通令按地方衡僻山川險易酌定接遞公文限期日行里數報部此編蓋咸豐二年湖南所造之程限也湖南一省北連湖北南通廣西西達貴州爰按自省城起相連通衢正站倘遇緊要急遞陸百里與其次緊要三百里之程限編為此册其目凡一為湖南程限二為至湖北程限三為至河南程限四為至貴州程限五為至雲南程限六為至直隸程限七為至廣西程限八為至廣東程限九為至江南程限十為至江西程限十二為至福建程限十三為至浙江程限十四為至四川程限十五為至陝西程限十六為至甘肅程限十七為至山西程限十八為至山東程限其紀程限如至河南程為先紀自湖南長沙起至江夏縣之里數次紀自湖北江夏縣起至河南開封途中所經之站驛名稱及各站相距之里數然後總紀自湖北江夏縣起至河南祥符縣止計程一千一百六十里應照湖北河南定限日行三百里計算限三日拾時三刻三分依次日行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各應於若干日時到達更次則為日行二百里與百里之計算大抵最急者為六百里最緩為百里矣此外如至河南之許州懷慶南陽皆有之按各省程限大清會典畧有紀載惟不似此編之詳夫當時公文之傳遞惟恃馬力日行六百里其速度決非後人所可思及者惟編所云為就陸路而言如有江河之阻不惟非藉舟渡不可而其程限之計算自與陸行異而編中竟未之述明殊為可異

噶瑪蘭志畧十四卷 大連圖書館藏原稿本

清噶瑪蘭通判柯培元纂。培元，山東膠州舉人，歷縣知事。道光十五年十一月署任。噶瑪蘭，臺灣府志作蛤仔難，自昔不隸於中華，前明謂之北港，亦謂之東番。自清嘉慶十五年四月收入版圖，勘丈陞科，經理兵事，譯蛤子難為噶瑪蘭。十七年八月，設民番糧捕通判一員，隸於臺灣府，自是群黎蒸蒸向化，而修志一事，猶未暇及。柯氏署篆其地，慨然以修志為己任，博考旁搜，分門別目，積歲月之力，成志畧十四卷。其目曰天文、建置、疆域、山川、城池、街市、關隘、津梁、海防、水利、戶口、田賦、鹽法、鐵政、祀典、祠廟、寺觀、學校、公署、職官、兵制、鋪遞、宦績、人物、武功、祥異、物產、風俗、番市、藝文、雜識。其書採輯極博，第以建置一篇言之，所採計有臺灣外紀、臺灣舊志、臺海使槎錄、名山藏、方輿紀畧、東征集、番俗六考等書，皆剪裁得當，安置適宜。其風俗志分以士習、民風、農事、女工、工役、商賈、衣服各子目，記載極詳，且能紀其特點，如婚禮迎娶之日，諸年少親友鳴金提燈，概乘肩輿，沿途點放爆竹，謂之

伴行。至女家，婿駐於庭中，內弟捧盤索爆竹，婿取贈之，名曰舅子爆，皆為他處所無者。宦績志中附以幕賓，實開志書未有之先例，然名宦之所以成名宦，幕賓與有力焉，附載於後，所見極是。按噶瑪蘭自嘉慶間始歸版圖，降及道光，為穰無多，而此編門類之完備，紀之詳贍，與歷史悠久之志書，毫無以異，非學識兼到者未能為也。卷首有道光十七年全閩督學使者武進吳孝銘序。

吳山汪王廟志畧 清光緒三十一年刊本

清汪文炳輯。炳字丰樵，廣東香山人。光緒二十三年以銓曹改就縣令，選授浙江富春。逾年修輯縣志，繙閱杭州府志，載新都越國公有汪王廟在吳山大觀臺之麓，徧訪莫知其處。嗣調泉唐令，訪大觀臺遺址，猶未確得所在。於是登山再訪，遇大德廟住持，言王廟靈爽素著，燹火時均所目擊，故址尚可指認。爰約搢紳暨王支裔，謀所以修復之，並輯王廟志一卷。其目一曰世系，二曰行實，三曰祠祀，四曰誥敕，五曰碑碣，六曰題詠。自行實後，皆有附考。其書除徵詢耆舊外，多為摭拾故籍之作，其所據，計有選舉家譜、選長支譜、郭西小誌、水鏡神相編、靈蹟考、汪氏家譜、康熙杭州府志、康熙錢塘縣志、張鉞杭郡雜詠、休寧家譜、武林石刻記、清波類志、汪氏祕籍、汪藻浮溪集、朱彭拓山堂集、施紹武靈石山房稾、沈廣敬琴硯山房詩草、陳文述西今懷古集、陳裴之澄懷堂詩集、李堂冬榮草堂詩集、汪震桐香館詩、右張應昌彝壽軒詩鈔等書。按汪王諱華，字英發，新安人，少以勇俠聞。隋末保據郡境，併有宣杭睦婺饒五州，建號吳王，部內賴以平安者十餘年。唐武德間為王雄誕所敗，遂降，授總管歙宣杭睦饒婺六州軍事、歙州刺史，封越國公，卒於長安。此冊言簡意核，考證確鑿。卷首有光緒三十一年八月陳璚序及自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紫陽書院志畧八卷 清嘉慶丙寅刊本

清董桂敷編。桂敷，婺源人，號小樵，嘉慶進士，官編修，有自知室文集。按紫陽書院原有志畧，成於雍正乙卯；乾隆丙辰間，當分綱列目，秩然有條，惟卷帙未完備，且有標目數十，而卷中僅存一二者，蓋一時未暇收輯，故逮六七年，迄無成本。董氏此編，於原志缺略有可補者補之，其實無可考則缺之，書成釐為八卷：總目卷一，曰圖說卷二，曰道統卷三，曰建置卷四，曰崇祀卷五，曰學規卷六，曰禮產卷七，曰藝文卷八，曰雜志。其書與原志不同之處：一為原志分目禮產在藝文之後，茲易居前；一為圖說一卷，舊只存全圖說一篇，茲皆補圖其祠宇廳舍；一為道統卷內，舊只抄宋史道學一傳，餘俱未備，茲皆補全；一為始建姓名，自四先生外，尚數十人，舊本缺錄，茲編以不盡悉，惟就諸文稿中所有者登之，末卷附以重修姓字；一為學規所列條目，舊本未錄，茲依文集及大全補入。是此次所編，確較舊志為完備。惟卷八有雜志一目，按雜志者，[illegible]事之無所統系，別為一卷，以備稽考也。若有所統系者，則應置諸應歸之類，不宜收諸雜志矣。考雜志所收，有啓建書院序、募建文昌閣啓、再勸樂募修漢鎮新安書院序諸篇，是皆宜歸諸藝文者，收諸雜志，殊非其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梁守城記一卷 痛史本

清周在浚撰。在浚（祥符人）字雪客，官經歷。有雲煙過眼錄、晉釋、黎莊集、秋水集、天發神讖碑釋文。其大梁守城記一卷，為記明末闖賊自崇禎十四年正月攻汴，至十五年九月陷汴，在此年餘中守城之苦心防禦始末也。緣崇禎十四年正月闖賊李自成攻河南府，報兵延，雒陽不守。時撫軍李仙風渡河追勦土賊，總鎮陳永福提兵趨援，草雄至二月賊乘汴守兵盡出，長驅抵汴。先以馬賊三百偽稱官兵，一賊單騎前驅，已及城門，有伙工息揜門下，見賊至，持擔奮擊，馬倒賊仆，門始得閉。巡按御史高名衡下令築門固守。賊率衆攻西城，祥符令王燮率衙役登城，按君某守西門，守道蘇壯、開封司理黃澍、副馬左方伯梁炳守東門，開封守吳士講守南門，二守桑開第守北門，懸格募民有能出城殺賊，或以箭石擊賊死者，賞各有差。士民咸奮爭登城致死，由是官民合力，相與固守。賊兩次攻汴，均未得逞。至十五年之正月，且出奇兵襲賊，賊受鉅創。至九月賊決河坑城，汴遂不保。編中敘守陴

擊賊備極詳細。言軍中削竹為箭，其大如箸，長一二寸，鐵鏃如錐，刻木為槽，安放於中，引弦激槽，其箭可射三[illegible]十餘步。闖圍城時，滿城放箭，箭中賊目即是役也。初汴中男女百萬，加以外邑大户在野庶民避寇入城者又二萬餘户，賊難以來，兵死、飢死、水死，得出萬人而已。周邸侍衛宮眷萬人，隨鷁者數百人而已。國家之物，刀器械、火器、甲冑，盡為賊有，亦孟痛矣。

平定緬甸一卷 庭聞錄附本

清劉健撰健南昌人著有庭聞錄六卷事蹟無考據其庭聞錄康熙五十八年自序云先中憲公居永昌曾著吳三桂傳及滇變二種乙未歲封稿於壁中入寶山避兵踰年返求僅存十之一健因舉當日趨庭所聞猶能記憶者書之冊云云是先生為乾隆時人其尊翁蓋亦述作之士也按緬甸古朱波地宋寧宗時始通中國清乾隆十九年緬甸酋長莽達喇為錫箔諸夷所滅有木疏土司甕籍牙者起兵破諸夷取

其都阿瓦盡臣諸部三十二年甕籍牙死其子孟駁無內犯心邊臣匿其情不上聞蓋為邀功地也帝命明瑞為將軍兼總督合滿洲兵三千及雲南四川兵大舉征緬預定明瑞由木邦孟良攻東路參贊額爾登保由孟密老官屯攻北路會於阿瓦三十三年明瑞抵小孟育額爾登保之援不至明瑞出師戰歿三十四年大學士傅恒乞督兵征緬帝乃命為經略以阿桂阿里袞副之緬寇諱駭乃請和時阿里袞卒於軍阿桂亦病是帝以大軍再舉再破敵已揚國威急

諭許和班師編中依年撮敘於各次用兵記極詳細惟其敘事至此而止殊不知乾隆之三十五年緬仍背約不入貢而緬用其暹羅阿桂請乘此大舉帝以出征無背臣飭嚴譴阿桂罷其職以溫福代之四十一年緬酋移書索木邦蠻莫三土司又南向用兵械暹羅帝以其恃險命溫福征之會金川反溫福不遑征緬及金川平緬酋大恐請入貢以上各事編中皆未言大抵劉氏此編為成於乾隆之三十四年或以後劉氏已歿後事已非所知矣

逆藩三記一卷 秘冊叢說本

明何喬遠撰喬遠晉江人字穉孝號匪莪萬曆進士崇禎間累官南京工部右侍郎立朝持正敢言喜博覽著書嘗輯明季十三朝遺事為名山藏又纂閩書百五十卷頒行於世其逆藩三記者所記一為漢王高煦一為安化王寘鐇一為寧王宸濠皆明季謀叛之藩王也按高煦為成祖第二子輕趫善騎射以雄武自負成祖起兵靖難高煦為軍鋒屢轉敗為功永樂初封漢王國雲南不肯行時媒孽東宮謀奪嫡以不法徙封樂安益怨望蓄異謀仁宗崩每僾客之至宣宗即位遂舉兵反帝親征至樂安高煦出降錮於逍遙城覆以巨甕燃炭炙殺之寘鐇狀貌魁梧襲封安化王素狂誕正德中以誅劉瑾為名與其黨指揮周昂等舉兵反遊擊將軍仇鉞佯以兵隸賊營乘昂來問疾刺殺昂因率眾縛寘鐇檻送京師賜死宸濠弘治中襲封寧王交通肘腋黨羽甚眾時武宗無儲嗣遊幸不時人情危懼宸濠遂謀亂會帝遣人收其護衛乃決計反稱奉太后密旨自南昌起兵攻南康九江浮江東下攻安慶將據南京王守仁巡撫南贛以兵攻南昌宸濠回救守仁破擒之誅於通州三藩逆跡大致若此何氏所記堪稱詳盡且可補明史之所不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徽信錄二卷 叢睦汪氏遺書本

清汪箴撰。箴錢塘人，字季銘，別號留下村農。咸同間研食四方，見聞既廣，遇有可紀載者，輒隨筆錄之，積之既久，裒然成集，自題曰徽信錄。同治壬戌，臺灣戴匪之亂，稿多散佚，此編所輯存者十不及一二，釐為上下二卷。卷上曰粵匪洪秀全始末紀畧，卷下曰廣東英夷入城紀畧、半線遭難紀畧、漳州徐觀察殉難紀畧。其洪秀全始末紀畧，計自道光丁未金田起事至同治乙丑廓清，中間十餘年之事，雖未悉舉，是編而其始末梗概已具於此。蓋汪氏往來閩北，達三十年，兵燹餘生，目覩耳聞，多屬事實，且又參以官書，故首尾貫注，成一家言也。廣東英夷入城紀畧者，為咸豐初年葉名琛為兩廣總督，喜自負，好大言，時水師登英艇，執逃匪，下英旗，英人以為辱，進攻廣州，名琛被捕，英人挾之至香港，尋徙印度而卒。至同治中，和議既定，夷商始出城，此篇蓋紀此役始末也。半線遭難紀畧，為汪氏自述咸豐中客遊彰化，治水利，至同治元年，而彰邑有天地會之變，因為此文，紀其始末。漳州徐觀察殉難紀畧者，按徐名鑑，如皋人，字曉峰，以字行，又號雲溪，隨袁甲三轉戰大江南北，前七年，薦擢汀漳龍兵備道，同治三年，死於漳州粵匪之亂，狀極慘烈。汪氏於殉難情狀知之頗詳，故筆之於書，以彰先烈。總之汪氏此書，非完帙，然即寥寥數篇，亦足備采風者之蒐羅焉。

乾隆朝文字獄吳文世雲氏草筆文獻叢編本

故宮博物院編。按，清乾隆間衢州府江山縣生員毛德聰告本邑有宦家鄭濤與弟生員鄭淵延請淳安縣生員吳文世在家著雲氏草一書，其中多悖逆，於是遂興大獄。此編蓋輯其時其事之檔案也。所輯計一為毛德聰首告鄭濤等延請吳文世造書訕謗朝廷狀；二為富勒渾等參奏江山縣知縣王昭麟摺；三為江山縣知縣王昭麟及典史姚承華等革職諭；四為郝碩奏報雲氏刻匠李俊傑口供摺；五為李黃氏李振達等口供；六為吳文世親筆默寫書內文句據毛氏首告狀。其書共二卷，上卷論說，下卷五七言詩，其中悖逆訕謗者不可勝數。至卷有骰子序一篇，首云君令臣且逆，父令子且逆，官長之令庶人且逆，惟骰子之令一擲而不可逆云云。富勒渾摺則為參奏江山縣知縣王昭麟於毛德聰首告鄭濤等並不詳報，嚴辦教諭鄭昭耀訓導施鳳起典史姚承華扶同隱匿，請旨一併革職審辦者。又毛氏狀內云雲氏草一書為僱江西進賢縣刻匠李俊傑所刻，然據口供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各檔，與毛氏所告不相符。吳文世親筆默寫書內文句計上卷為雜著，目曰八股說、陰騭文辨、伯母方孺人苦節狀等，多有題無文；下卷為詩歌，亦多有題無詩，即有文有詩者亦無悖逆語。至於原書，據毛氏狀稱伊於乾隆四十三年二月得刻本，不料六月鄭濤偷其親春王元和等將刻本騙去，是原書在當並未獲得，故內容究屬何似，殊難考見。且此獄檔案止此數篇，亦無從得窺全案始末耳。

乾隆朝文字獄劉峩刷賣聖諱實錄案文獻叢編
故宫博物院編計所編一為河南巡撫鄭大進摺二為江西巡撫郝碩奏摺三為山西巡撫覺羅巴延三摺四為直隸總督周元理摺五為福建巡撫黃檢摺六為閩浙總督楊景素摺七為雲貴總督李侍堯雲南巡撫裴宗錫會奏摺八為貴州巡撫覺羅圖思德摺九為河南巡撫陳輝祖摺十刑部等衙門摺十一聖諱實錄原書 按乾隆四十三年祥符縣知事訪得縣民劉峩裱褙鋪內刷賣聖諱實錄一書擺攤于

犯乃親赴劉峩家起獲板四塊並刷成書七本書內列有廟諱御名依本字正體寫刻款據劉峩供稱此板係伊祖劉振得自李伯行當時李伯行拿獲訊究據稱此板係向已故之馬均璧買得隨將馬均璧家屬一併拿獲惟因馬均璧病故其買自何人其家屬實不知情第閱書內有得於江右藩幕之語似其書即起於江右而著書姓名及發刊月日俱未開載雖飭江西撫臣查究亦無底蘊編者按皆闕於此案原委肴然詳審聖諱實錄原書廟諱御名凡上一字應

書某字應缺與當時科場條例所刊約略相同其所稱字異音同之字亦當避而不用殆為實心尊聖諱使人知避乃竟不慎誤將應避字樣各依本字正體寫刻致干法令而劉峩亦竟以此擬斬亦云酷矣

道學淵源錄一百卷民國排印本

清黃嗣東輯嗣東漢陽人字小魯以拔貢取八旗官學教習改刑部郎中出為陝西候補道有濂學編六卷魯田詩文集兩卷其道學淵源錄一百卷計為河洛淵源錄洙泗淵源錄兩漢淵源錄河汾淵源錄濂洛淵源錄江漢淵源錄姚江淵源錄聖清淵源錄先生之為是編正當光緒之季年國政失綱新說蠭涌謀國者不究斂本但震於鄰敵之暴興因不惜外馳遠騖舉隆古聖賢相傳之道法漠不屑意爰有濂學編之輯嗣復廣羅三代以迄清末聖哲儒者之說部列條舉而為是錄其書所採有熊文端學統張清恪道統錄黃南雷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唐確慎國朝學案李中丞桓耆獻類徵各書全編以道學為主而其人之風節足以挽回世道人心者雖非講學家間亦採入春秋以降六朝五代廉恥道微剝棧已極如管仲之功荀卿之學陶潛之不事二姓羅隱之志在討賊皆亟錄之以資觀感至於兼收漢學及姚江者非有騎牆之見蓋因聖道廣大不欲拘守門戶之隘也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仿宋元學案例錄各為表以冠於首俾便查閱非如班史以九品為優劣也卷首有義甯陳三立撰請道府君墓誌銘先生之子慶曾重印道學淵源錄志畧李哲明跋語及自作道學淵源錄小序皆於錄中要旨述之頗詳

遠春樓四史筆存四卷叢睦汪氏遺書本
清汪科爵輯科爵錢塘人字蓻裳其四史筆存四卷
卷一三國志卷二晉書卷三宋書卷四南齊書編中
所輯皆上列四史中之名詞而加以注釋者如卷一
之三國志首輯蜀書昭烈帝紀中大劇被髮入山婚
親三則於大劇加注釋云昭烈謂宋忠曰今禍至方
告我不亦大劇乎於被髮入山加注釋云昭烈謂周
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時
孫權使瑜往攻劉璋於婚親加注釋云吳壹費觀等
璋之婚親也全編所輯類皆似此蓋摭拾詞藻之書
以備為文之助者然其所輯例應分門別類始易採
用而汪氏竟以各史見之先後為次屬殊無謂因其
所輯如為皆係原書旁解之詞注氏加以己意遂則
釋出使讀此四史者作為參證其以原書見之先後
為第理之宜也今其所錄悉為各史之原文復不析其
類別誠不知輯書之旨究安在哉又其於三國志中
特注云參裴松之註於宋書南齊書皆特注參南史
而編中某則為各史原文某則為裴註某則為南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皆未注明亦屬非例

廿二史發蒙一卷盾玉叢譚本

清馮承昭輯。承昭，平湖人，字倜卿，別號白楠居士。事跡無考。按其光緒四年自序中有「余授徒五十餘年，回憶少壯時罪愆叢生，悔恨何及。今輯此編，冀贖前愆於萬一，以之自勉，亦以之勉同人」諸語，是馬氏殆一老塾師也。至其輯為是書之旨，因見肆中有日記故事續集一書，每事各繪一圖，使童子喜於流覽，其法甚善。蒙師日講一二事，以歆動之，厥功非小。更慮人情多厭故喜新，一書講之數周，不免有數見不鮮之憾，於是檢廿二史中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諸事蹟，擇其易曉而動聽者，彙為一編，題曰廿二史發微，以為鄉塾之一助。考其所錄，逐則皆標出典，如錄後漢書周盤傳云：「蔡順母終，未及葬，里中失火，將及其舍，順抱棺柩號哭，火遂越燒他家，順獨得免。」又錄宋史趙汝愚傳云：「趙善應官江西兵馬都監，母畏雷，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露坐達旦，啟而後入。」此皆所錄關於孝道者，他亦似此。卷首有馬氏同里朱之榛序，稱「史之學童便於誦習者，如唐李瀚蒙求、宋王令十七史蒙求兩書，今少流傳，倜卿馬先生增益朱子小學明倫敬身兩篇為廿二史發蒙」云云。茲詳校編中，不惟未錄李氏、王氏蒙求中之一語，且未錄朱子小學明倫敬身兩篇，大抵此書或馬氏於蒙求之外，遵朱子明倫敬身之旨編成此編，朱氏之序言之未晰耳。

易知摘要類編十二卷 清同治甲戌刊本

清富俊輯。俊蒙古正黃旗人，姓卓特氏，繙譯進士，嘉慶道光間四任吉林將軍，於雙城堡伯都訥開墾屯田成效甚著，官至東閣大學士，卒謚文誠。嘗以讀史之家患以綱目為宗，然旨深帙繁，驟難貫通，如求其明且簡，有惟易知錄稱最，故當頁書宵夜恒籍以部署至會意處，隨時摘要分誌於簡，閱數歲錄十二卷，各以類從，名曰易知摘要，爲類計，卷一曰統系國都帝王，卷二曰儲后祀典尊體典故，卷三曰官制學校婚喪刑獄錢穀災賑河道，卷四曰治體政令，卷五卷六曰忠良，卷七曰嗣奔節義，卷八曰諫諍卓識拴馭，卷九卷十曰軍旅，卷十一曰藩屬釋道災異推測，卷十二曰奸姦宦寺史評。所錄以易知錄為主，故事蹟之見於他鑑本者概不增入，又易知錄中所載各家評語凡有關考證及正人心端風俗者，亦均附錄於各類之末。所錄每條之上必標明某朝某帝廟號年月，敘錄同時之事則排次彙抄，不復標揭帝號，惟所錄各家評說有與目文前後時不相同者，仍各標出帝號於其上，以便考證。按易知錄一書，固簡明精當，可為考古之資，然界一事而首尾竟委終有未便，此編分類摘記，一經展卷，瞭如指掌，誠為讀史之津梁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史部

史學纂要二卷 遜敏堂叢書本

清黄傳驥纂傳驥宜黄人字莘夫咸豐時舉人博洽多聞於書無所不讀其史學纂要二卷卷上目四上古三皇五帝夏商周春秋戰國總論魯齊宋晉楚鄭曹蔡陳衛吳越燕趙魏韓田齊秦陳趙齊燕梁魏韓以上六目蓋秦末漢初諸國也梁關中西楚閩越南越西漢新東漢蜀漢魏吳西晉東晉共爲四十三目卷下目曰前趙後趙前燕後燕北燕南燕前秦後秦西秦成漢前涼後涼南涼北涼西涼夏以上蓋十六國也曰南宋南齊南梁後梁南陳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以上蓋南北朝也曰隋唐藩鎮梁後唐晉漢周以上五目蓋五代也曰吳南唐前蜀後蜀楚閩吳越荆南南漢北漢以上蓋十國也以次曰北宋南宋遼北遼西遼西夏金元明李自成張獻忠共五十五目每目皆撮述大概多者千言少者數十字皆爲四字韻語例如於十六國之前燕云前燕慕容鮮卑初强及廆受封皝遂稱王儁取冉閔帝業以昌暐以恪存而以評亡起成丁酉共卅三年太和庚午滅於苻堅全編數十目體皆若此殆亦蒙求之類專示天下後生小子之初讀史者昌黎云記事者必提其要此編於史得其旨矣惜其文字力求簡畧多爲初學未能瞭然如於不甚顯明之處畧加注釋則有惠後學更加於此卷首有咸豐辛亥上饒鄭志明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醉翁談錄八卷 通園叢書本

宋金盈之撰。盈之事蹟無考。此卷首署銜名云從政郎新衛錄事參軍金盈之撰。書共八卷，卷一曰名公佳製，卷二曰榮貴要覽，卷三卷四曰京城風俗記，卷五曰瑣闥異聞，卷六曰禪林叢錄，卷七卷八曰平康巷陌記。名公佳製者，皆輯前人之詩文。榮貴要覽者，為恩遇之致貴。京城風俗記者，述節令之好尚。瑣闥異聞者，蘇諧識怪之流亞。禪林叢錄者，為僧人之軼聞。平康巷陌記者，為妓女之趣青。全書以追述北宋汴京事，頗為僅見之書。夢華但述京事，而民風俗不如此書為詳。此書見於千頃堂書目、璧經堂經進書目、郘亭經眼錄。書只八卷，一說作四卷，未見書目則為五卷，卷末有松陵楊復吉、烏程張鈞衡跋。楊跋稱是書為藩籍錄所未載，即不朝僅錢塘沈集輯草雜事詩，則為最著錄傳，而於一語記之，故定疑為近人僞託，理或然也云云。張跋稱異聞叢錄，而類似說中多有之。其中述唐事平康巷陌記，大半掇拾北里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是此書已殘缺，後人誤以北里志補之，所采唐時各事，亦係補綴云云。據二氏之跋，楊氏疑其全編皆係僞託，張氏則云內有後人所補綴，余當以張跋為是也。

粵西筆述不分卷 清道光二十五年刊本

清張祥河輯。祥河，婁縣人，嘉慶進士，道光間由內閣中書累遷陝西巡撫，平西安同州等府刀匪，官至工部尚書，卒謚溫和。祥河工詩詞，善畫山水花卉，有小重山房集。其粵西筆述一書，蓋因先生曾備職護湘藩，宦海內知好郵書輒問粵事，愧無以答，爰於暇日翻撿各志，仿日下舊聞體例，擇其足供瀏覽者錄之，斷自前明而止。書成，名曰粵西筆述。編中雖未標明類別，而實則亦以類相從，且去取之間頗徵事實，不尚子虛。其自序稱銅鼓為苗寨賽神之具，用非伏波武侯所遺；李衛公上書西嶽，係他人偽託；煙瘴柄輕不聞，瘴母獠夢，向化宜有發頭；又如王廣曰詢手鏡稱橫州牡獠而生子，鄺湛若亦雅稱木客吟詩，雲譚孃瑚猻酒之類，荒遠難稽，姑置勿論云云，已可知其去之嚴矣。按粵西幅員廣袤，山川盤鬱，內雜諸蠻，外連交趾，餘如巖洞之瓌異，金石之瓘璟，風俗物產之奇異，歷代遊宦過客往往臚其見聞，自成一書，雖其間繁簡不同，要皆軼事遺文，可資掌故。至粵西通志，清

季重修者，自郝志始，繼之者曰李，曰金，曰謝。先生此編則以金志為藍本，而又參稽他書者，故雖為帙無多，而引用書籍多至數十百種，凡關於金石文字記之尤詳，且逐則皆標出典，兼之時以己意加有按語，其大體固有因無創，而其不尚子虛，殊足稱也。

吉林紀事詩四卷 清宣統三年刊本

清沈兆禔撰。兆禔，豫章人，字鈞平，光緒己卯舉人。官江蘇甘泉、東臺兩縣知縣，有政聲。嗣被制府附片以縱容收發勒索訟費奏參。宣統二年，作吉省之行，充督練兵備處考功。戎機之暇，得吉林紀事詩二百餘首，仿益陽蕭鼒西疆雜述詩、績溪程蒲孫瓊州雜詠詩自註之例，每首各加箋註，計卷一發祥五首，巡幸一首，天文一首，輿地二十六首，歲時附風俗四十二首；卷二卷三總目曰職官，計分省十四首，民政司九首，交涉司九首，提法司六首，提學司六首，度支司七首，勸業道十四首，分巡道暨府廳州縣一首，旗務處附蒙務處九首，軍政七首；卷四人物六首，金石二首，物產二十六首，雜俎十九首。所謂每首各加箋註者，如輿地中有詩云：廣開郡縣設民官，衝要非徒繁庶觀。滿漢已融文武界，要從根本策通盤。註云：宣統元年，督撫會奏添改民官疏：邊省與內地情形內若重在治民，固以民庶之繁庶為準；邊地重在守土，應以地方之衝要為衡。兩語最為扼要。蓋注詩之本事也。

詩及小註多取材經史，旁徵子集百數十種，所採通志、政書、報章，亦分別采擇。又以山川疆域非圖不明，沿革變通非表不備，故卷首先為吉林全省輿圖及吉林全省疆域職官簡明一覽表，以醒眉目。總之，是編可作紀事詩讀，亦可作省志讀也。

嶺南叢述六十卷 清道光庚寅刊本

清鄧淳編淳東莞人字粹如儀徵阮雲臺開府兩粵續修廣東通志命鄧氏採訪其邑事上聞即委以分校志成鄧君復衷篋中舊錄分類四十分卷六十為嶺南叢述一書其四十類者曰天文歲時輿地羣山諸水道宦紀禮制樂器文學武備倫紀流品人事知遇身體疾病夢徵閨閣服飾宮室墓域器物珍寶飲食百花草木竹藤百果蔬穀稱禽走獸鱗介昆蟲技術神仙釋家怪異諸蠻請氣其書體例以徵引事

實為主故雅俗兼收然字字採前撰述不加臆斷按嶺南自宋而後風氣人物直與中州相埒五代以前雖有時人傑士然大半皆謫宦雜處故茲採輯凡關於宋季以前者必詳加攷證輿地宦紀人物人事各類均載其大畧以窺一斑惟鳥獸蟲魚草木珍寶則較各門皆詳蓋鳥獸等物雖繁而有定人物各門愈引而愈無窮況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未始學人讀書之助也按前明曹學佺撰蜀中廣記一百八卷大致似通志而所分十二門則多類雜記不似通志之

以疆域山川職官田賦為主惟其採摭頗繁富故有足稱今鄧君是書大畧相似而旁搜博據信而有徵固足採拾不為論說較之陳士元江漢叢談何宇度益部談資旨趣雖同凡例自別孔子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此書無愧近之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孚惠全書六十四卷滿日文化協會印本

清彭元瑞輯。元瑞，南昌人，字掌仍，一字輯五，號雲楣，官至工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卒謚文勤。其人天才敏贍，與紀昀同有才人之目，有恩餘堂稿。以自高宗御極六十年中，蠲紓賑貸之政，周溥稠疊，厚澤深仁，為往古帝王所有（未有），輯御製詩章、欽頒諭旨，分類比事，參用編年纂為孚惠全書六十四卷。計卷一至卷三曰普蠲錢漕，卷四至卷六曰減除舊額，卷七卷八曰巡幸蠲免，卷九至卷十一曰差役蠲緩，卷十二至卷二十六曰偏隅蠲緩，卷二十七至卷四十六曰偏隅賑借，卷四十七至卷五十三曰截撥裕倉，卷五十四卷五十五曰平糶減價，卷五十六曰常例常賑，卷五十七至卷六十四曰蠲除積逋。全編所錄皆歷年諭旨，如普蠲錢漕內所錄乾隆十二年三月初十日上諭云：朕普免天下錢糧，今歲係安徽有輪免之年，聞該省有馬田稻租一項，係歸公田，不在蠲免之例，但念氏佃終歲勤動，不得一體邀恩，未免向隅，著加恩將馬稻租息蠲免十分之三云云。考欽全書悉為此類，在彭氏當時不過藉以表彰聖德，然今日讀之，不獨可觀其蠲免善政，且可考其時各地田賦制度，互有不同，足其他政書所未及者。卷首有彭氏進呈表文，極駢驪之能事，時乾隆六十年九月也。

劉逆說一卷 遜敏堂叢書本

清蘇州唐某撰唐某不知其名行事亦無考此劉逆說一卷蓋道光二十年五月英逆犯江蘇自江陰直趨長江攻陷鎮江府進逼江寧省城唐某客江南久江南北形勢略識梗概初聞賊將入江即上書當道請速為備嗣聞已入鵝鼻又以大攻之策因倩友人俱不報巡撫江蘇程公矞采與唐固未之識唐念事亟不敢避嫌遂亦以策上程公答書嘉許而已謀卒不用此編所載即其劉逆方略也按逆船初入江時唐亟上大攻之策其策蓋按籌海圖編內載明戚繼光製噴筒法因倣製以焚逆船唐自謂其法至為便捷乃竟無人肯故編中時有憤激之詞如云當局第為棄□守城之說預存以賄乞和之謀是以鵝鼻嘴不放一槍縱令揚帆直入紫金山全不設守坐任架礮不攻調防諸將賊未且而率卒先逃習未誅一卒亦未動一人此志仁人所以除解體拊膺飲血云云其抑鬱不平有如是者全編以言大攻為主故於製噴筒之法述之極詳且極自信其法必可奏效蓋唐

固於見聞不知其時外洋之堅艦絕非噴筒所可敵禦者然其愛國之誠亦不多覯在彼徒長沙之哭當事者殊惡其喋喋耳

履園叢話二十四卷 清道光十八年刊本

清錢泳輯。泳全匱人，字梅溪，官府經歷。工八法，尤精隸古，兼長詩畫，有說文識小錄、守望新書、履園金石目、述德編、登樓雜記、梅花溪詩鈔、蘭林集等。又於灌園之暇，就耳目所睹聞，著叢話二十四卷，其目一曰舊聞，識國初軼事，備野乘也；二曰閱古，詳所見三代秦漢以來法物，而資小學也；三曰考索，雜取古書事物疑義，以證心得也；四曰水學，論三吳水利之不可緩也；五曰景賢，勸孝弟，警薄俗也；六曰耆舊，思老成

奉模楷也；七曰臆論，警頑風也；八曰譚詩，正雅音也；九曰碑帖，從好也；十曰收藏，慨雲煙之過眼也；十一曰書畫，示正法眼藏也；十二曰藝能，即形下以見道也；十三曰科第，紀人材之盛也；十四曰祥異，明天地之大也；十五曰鬼神，十六曰精怪，窮陰陽之變也；十七曰報應，昭天人之際也；十八曰古蹟，十九曰陵墓，二十曰園林，記雪泥之鴻爪也；二十一曰笑柄，寓莊於諧也；二十二曰夢幻，示實於虛也，而以雜記終焉。每目中又附子目，如閱古中之子目有周句鑃、周邢叔鐘、周太簇鐘、周散邑銅盤、秦權、漢量等共數十目。凡人情物理，上自朝廷之故實，下至草野之新聞，無不備舉，以資考證，蓋亦齋諧世說之流亞也。卷五有道光五年孫保湘序，及道光十八年自序。其自序稱歷嘗浙閩齊魯燕趙之間，或出或處垂五十年，既未讀萬卷書，亦未嘗行萬里路，然所聞所見，日積日多，鄉居多事，抑鬱無聊，惟恐失之，自為筆記，以所居履園名曰叢話云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寶瓠齋雜俎 清光緒甲申刊本

清易順鼎撰。順鼎湖南龍陽人，字實父，一字中實，又號哭庵。其寶瓠齋雜俎計有經義莛撞四卷、讀經肎記一卷、讀老札記二卷、補遺一卷、淮南許注鉤沈一卷。易氏少溺文詞，中年以後始有志讀經。五上燕臺，再踰黙領，一遊并門，南北往還，以舟車為家室，一知半解，皆札記之，嘗手錄百餘條，以質張孝達、王壬父兩先生，謂頗得一經師家法，因加排比，付諸剞氏，命名曰經義莛撞。至讀經肎記與莛撞大旨相同，所異者莛撞遂則皆有標目，肎記無之耳。其讀老札記之作，蓋因長沙陳伯嚴曾以所注老子見示，於是易氏毅然有讀老之志，遂取王弼注本，札記百餘條，陳百嚴謂其考證精碻，可繼高郵王氏之緒，乃理而董之，成書二卷。其後所得，別為補遺一卷。考老子一書，世少善本，高郵王氏僅著雜志數條，惟畢氏考異臚列各本甚為詳備，俞氏平議攷訂古誼亦多碻鑿。然畢氏專攷異文，而於老氏之本義則殊闕略；俞氏能知古誼，而於王注之舛誤則未詳。今易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此記頗能薈萃諸家之長，并補其短，在清季治老書中堪稱善本也。易氏又好讀淮南許注，繙紬羣册，摭拾單詞，積有歲時，頗成卷袠。其書兼收兩宋，並取諸家，凡所稱引，皆從甄錄，加以詮次，名曰鉤沈，治此學者殊堪引為資助焉。

潛確類書一百二十卷 明刊本

明陳仁錫編。仁錫，長洲人，字明卿，天啟進士，授編修，典誥勅，以不肯撰魏忠賢鐵券文落職。崇禎初召復故官，累遷南京國子監祭酒，卒謚文莊。性好學，喜著書，有繫辭易經頌雪、訂古周禮、四書考、史品赤函、古文奇賞、蘇文奇賞等書。所輯潛確類書一百二十卷，亦名潛確居類書，分部一十有三，為類一千四百有奇。其十三部者：計一曰玄象，二曰歲時，三區宇，四曰人倫，五曰方外，六曰藝習，七曰寰攷，八曰遭遇，九曰交與，十曰服御，十一曰飲啖，十二曰藝植，十三曰飛躍。陳氏嘗謂類書自六朝以降，浩如煙埃，汗牛充棟，然指趣既殊，綱羅自異，舊刻如事文類聚、初學記、北堂書鈔、杜氏通典、白孔六帖等，或集於衆手，或割裂章，或拘牽對偶，事多傳附，惟唐類函一書，實為該贍，顧事迄楊隋，鮮稱觀止，於是遠規彙昊，近逮明季，綜覽古今，廣蒐遐搜，分曹部著，以成是編。卷端有自撰凡例，以明書之意旨，如於玄象、歲時、云民事必本於時，時序必本於天，舍天時而談民事，誠未知所彙篇首玄象，凡三卷，次歲時，凡二卷，即其例也。全書徵引書籍約一千二百餘種，搜羅之富，頗不多覯。但其凡例有云：杜氏通典、白孔六帖等，率為詞家所宗，譜稽是編所錄對偶一種，往往刻强半為騈麗之資，斯夫何異乎前哲者哉。卷首自述，稱十六歲時讀書瑯林之潛確居，据拾成帙，而刻成於崇禎庚午，續訂于辛未，又明季始偁功，成童之年有此鉅著，其好著述已可概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奩史一百卷拾遺一卷 清嘉慶二年刊本

清王初桐纂。初桐，嘉定人，字于陽，別號巏堥山人，諸生，乾隆中官齊河縣丞，歷署新城、淄川等知縣。天才藻麗，尤工倚聲。有魯齊韓詩譜、夏小正正訛、儀禮正訛、爾雅鄭樵注糾謬、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考證、資治通鑑考證、續資治通鑑長編考證、路史正訛、水經注補正等書。按奩史之作，昉於淩義渠，論者稱為幽艷，然止兩卷而已。王氏薈萃諸子百家之書，而勒爲之，廣爲二百卷，刪存一百卷。夫婦、婚姻、統系、眷屬、妾婢、娼妓、肢體、容貌、性情、蠶織、針線、井臼、文墨、幹略、技藝、音樂、姓名、事爲、誕育、術業、衣裳、冠帶、襪履、釵釧、梳粧、脂粉、宮室、牀第、飲食、器用、珠寶、蘭麝、花木、禽蟲、仙佛、拾遺，凡三十門，各附以子目。首夫婦者，著造端也；終仙佛者，志皈依也。大而典章制度，小而一名一物，瑰奇不遺，至纖至悉。所引諸書，若正史、通史、別史、雜史、經義、類書、說部、書目、書畫、物譜、詩話、題跋、詩詞、文集等，多至三千餘種，至僞書如天祿閣外史、俗書如堅瓠集之類，原不足錄，然間有一典半實，從未見於他書者，亦摘取之。稗官野記，有其事不確，而慧可解頤，奇可醒世，麗可爲詞章之助者，亦皆選入。若諸書記載錯出互異，或兩著之，或並證之，或附注之。僞書名雖剿，事跡則同，則舉而棄其餘。全編所錄，則以雅馴爲主，凡鄙褻庸陋者，皆擯不錄。卷首有嘉慶二年長白伊江阿序，云王氏有內記室，博雅知書，是編抄撮之功半出其手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識小類編八卷清嘉慶四年己未刊本

清夏大觀編。大觀湘潭人，字繼臨，一字楓江，工於文，而尤長於詩賦，旁及詞曲。書法妍美，間為花鳥，亦擅勝場。其識小類編八卷：卷一曰天文、地理；卷二曰歲時、書籍；卷三曰史傳；卷四曰文詞、文字；卷五曰音韻；卷六曰歌曲、官職、人事、稱謂；卷七曰器用、服飾、飲食、宮室、祠廟、仙釋、鬼神、術數；卷八曰畜獸、禽鳥、鱗介、昆蟲、穀、竹木、花果、蔬瓜。考自宋元以迄於清，因事命名類書之作，浩如烟海。夏氏此編，上自天地，下及名物，

摭拾之富，多有為往哲纂輯所未及者。且尋常類書每多專事搜輯，不加考證。夏氏此編固皆採摭羣書，惟遇不經之談，莫不加以按語，詳加駁作。如於卷一天文之牛女相會中，稱淮南子及續齊諧記有織女嫁牽牛之說，漢唐相沿，至有七夕乞巧之事。考星經并無是說，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是也。考要云織女星在女宿之北，是牽牛與織女同處一方，原有定次。今謂二星阻於河漢，每年七夕始會，其果何所考據乎云云。編中若此類所在多有，故其書雖鱗鱗比比，抄輯而於所輯之是而非、非而是者，頗能疏通證明，發蒙指所未詳，補諸書所不逮。此編為夏氏門人巴陵李大珩字鳴翰者所校刊，編首有嘉慶己未李氏讀後記，稱前明顧寧人先生日知錄細大不捐，析衷至當，茲則名異而義符云云，亦至言也。

忠雅堂集卅[illegible]卷 精刊本

清蔣士銓撰。士銓鉛山人，字心餘，一字苕生，號清容。其先為錢氏，自長興遷居鉛山，始姓蔣。乾隆進士，官編修。前忠雅堂全集計文集十二卷、詩集二十七卷、補遺二卷、銅絃詞二卷、外集冬青樹二卷、桂林霜二卷、空谷香二卷、一片石一卷、第二碑一卷、雪中人一卷、香祖樓二卷、臨川夢二卷。文集卷首有錢載序、阮元集蔣心餘先生傳、錢序，集中碑傳記序銘贊書跋渾然敦厚，藹然肫摯，至其自作府君行狀及家祭告哀諸篇，皆發於至性，而動為世道人心計，誠非苟然以騁其才者。詩詞卷首有金德瑛、袁枚二序。袁序稱其有所餘于詩之外，故能有立於詩之中，其操筆措意，橫出銳入，凡境為之空，填詞各種亦稱，不具錄。總之先生詩古文詞皆負海內盛名，而最擅長者莫如詩，古詩勝於近體，七古又勝於五古，蒼蒼莽莽，不主故常，如昆陽夜戰，雷雨交作，又如洞庭君吹笛，海立雲垂，實足開拓心胸。據袁枚蔣君墓志，高麗使臣餉墨四笏，求其樂府以歸，其詩之盛名如此。至全

集不署編刊者姓氏，然據文集之錢序稱修撰君之孫志伊挈是集至謀重刊，而屬余為序。梁先生之長子知廉，字修隅，志伊為修隅之孫，是此全集當即先生之曾孫志伊所編刊者。

棣懷堂隨筆十一卷 清道光二十四年刊本

清李象鵾撰。象鵾，長沙人，字雲皋，號雙圃，嘉慶進士，官至貴州布政使，所至皆有政績。其棣懷堂隨筆十一卷，卷一曰春明雜著，卷二曰上谷存牘，卷三曰中州存牘，卷四曰里居雜著，卷五卷六曰虔南存牘，卷七卷八曰黔臬存牘，卷九至卷十一曰黔藩存牘。春明雜著為先生所著，雜有駢有散，其友張學尹稱其情文雙絕，四六出入六朝，兼收唐宋，而能絕去組織之跡，使人忘為駢體。史論綜核事實，推見至隱。按先生由名翰林出守上谷，屢移劇郡，觀察直隸江右，陳臬吳下，調任黔南。存牘各卷蓋其歷官各省時所為也。其中書訊呈劄並批示等類，不外農桑學校鹽漕河渠諸大端，皆暢言其理，以求其是。逐篇之後，皆友人評語。如上谷存牘卷二有判保安州舉人張環等三十五家控莊頭張廷樺越畔開渠川斷不公事判語二千餘言，末附評語云：此案經州稟提原被人證二十餘人，張孝廉環博通經史，口若懸河，研訊經旬日，遮供單皆能自圓其說，原告十餘人，惟此最難折服，及閱此判，首先具結，其析理之明，可以想見。又稟設廠煮粥，由哀矜惻怛之心，流於楮墨。綜覽其存牘，可稱無不到之理，無不豁之辭。昔呂新吾先生政事闡理學，而李氏則理學為政事，非詞章家所能同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南野堂筆記十二卷清嘉慶元年刊本

清吳文溥撰文溥嘉興人字博如諸生先生之別號甚多愛王摩詰詩我心素已閒請川澹此句遂別號澹川其始讀書吳涇曰瓜牛生僦屋東津曰兒友晚居春波室南蕃南野堂曰南野主人其買米江淮而歸也曰空穀客之秦登華山曰小笑若仙入陸經蒼洞曰蒼生道人渡臺灣曰瓠浮子雨入楚俱以臘月曰凍帆浮生生平鬱氣無所發抒悉寫於詩一切人世閒歡娛勞苦之境與夫山海奧區之茗蕘茗邈人物風俗之幽秀麗都皆先生詩稿也所著有南野堂集計吳涇草九十九首江淮編一百廿二首鬳中草九十二首東津錄一百十七首閩游編七十九首雜編一百四十三首後編一百十五首其南野堂筆記十二卷蓋先生自言其生平作詩甘苦得失之所在又深思夫古人蘊含微妙之旨求得其歸趣而指陳焉復集當世才人學人之佳篇雋句而讚歎之而纂錄之而論次其為人筆記大旨涯略若此卷首有自題詩云驪龍何處抱珠眠象罔由來意不傳竊取一枝毛鄭筆自家詩句自家箋又曰一篇一句入新裁相思總愛才多少詞人心血在屋梁落月夢魂來是名曰筆記實則詩話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制義叢話二十四卷 清咸豐己未重刊本

清梁章鉅撰。章鉅，福建長樂人，字閎中，又字茝林，嘉慶進士，道光間官至江蘇巡撫，兼署兩江總督。著有經歷夏小正通釋、論語孟子三國志旁證、清書錄、稱謂錄、金石書畫題跋、浪跡叢談等。[illegible]慨自宋熙寧間以經義取士，至明初遂著為功令，制義與詩賦代興，敘[illegible]律益精，體格益備，專門名家代不乏人，摘本選本之刻，汗牛充棟，[illegible]重之者曰制義代聖賢立言，因文見道，非詩賦浮華可比；輕之者曰時文，全屬空言，毫無實用，甚至揣摩坊刻，束書不觀。是二說也，皆未盡然。蓋自有制義以來，未有不根柢經史、通達古今而能卓然成家者；至若他書一切不觀，雖可偶取科名，如詢及制義之源流、正變盛衰升降，則茫然不知所云。宋以後詩話日出，獨少文話，至論制義者更絕無其書。阮雲臺宮令粵東學海堂諸生輯四書文話，亦惜未成。梁氏有慨於此，故輯制義叢話二十四卷，前敘掌故，後綴瑣事，復摭舉心賞之文，擷其菁華，闡其奧妙，凡程式之定制、流派之互異、明宗旨、紀遇合、別體裁、攷典制、參稽史傳、旁及軼事，無不備載。蓋博採廣擷以成，非專於制義中研求者比也。

練川名人畫像六卷續編三卷 清光緒四年重刊本

清程祖慶撰祖慶嘉定人字稺蘅擅分隸精繪事以上舍生應京兆試咸豐乙卯購得唐李荃太白陰經足本繕寫進呈顯皇帝特賞謄錄官成廟實錄告成叙勞得浙江鹽大使歿於同治甲子按嘉定在唐為疁城鄉自宋建嘉定縣僻處海濱地有練川古名練祁市程氏曾輯先賢著述為練水文徵復搜摹嘉定名人畫像自宋迄清凡若干人彙為此冊計第一卷為宋元名人第二三卷為明季名人共四十八人第四卷為國朝名人共三十人附卷卷上為宋明及國朝之名宦附卷卷下為元明及國朝之寓賢續編三卷計卷上為明季名人共二十一人卷下皆國朝名人共四十六人編中各像皆訪自故家所藏悉依原本鉤摹先後以年齒為序年無考者以科第及交游輩行為序像側標題仕者書官有贈書贈不仕者書處士其有德行之旌於朝者亦書之像後各繫以傳名字官階生卒年壽著述祠墓之可考者悉載之引據舊籍則仍原文諸像之有傳贊墓志序記見於

前人著述者則撮十之一二分注傳後其遺文逸獻之散見者亦皆采注以資考訂互有異同則並錄之思夫士君子以品節學問表著鄉邑傳後世原不藉圖像以傳而後人若心有所慕則未嘗不想見其容貌程氏此編殆以是也其書正編初刊於道光己卯續編刊於道光庚戌據續編卷末光緒四年其同邑張修府跋云以故鄉兵燹畫像既已化為煙雲是冊原板亦不可復問即印本流傳亦寥寥無幾爰復集貲重刊云

大戴禮記正誤一卷皇清經解本

清汪中撰此書為校正大戴禮記譌誤之作所匡或篇數或正字句苟有所有悉行錄出其正篇數者如稱六藝論戴德傳傳記八十五篇司馬貞曰大戴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崇文書目大戴禮記十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中興書目今所存止四十篇其篇第始三十九編次不倫也四五兩卷曾子十篇也卷九卷十一兩卷即漢書藝文志之孔子三朝七篇皆各自成書云云蓋即正篇數之作也於篇數之外且逐篇與其他集載籍校其異如於大戴原書[illegible]王言第三十九云與家語王言解大同小異於哀公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云禮記哀公問篇同自章首至然後能以其敎百姓家語問禮篇有之孔子侍坐以下家語大婚解畧同云云是其例也至正字句之處所在尤多如王言第三十九大戴記原文有其不出而臥手司汪氏正云臥家語作化又原文有雖有國馬汪氏正云馬盧本作焉家語作馬今按馬本正作馬又原文有不以其地治之語

汪氏正云地馬本作道似此者約數百則全書引用浩博以正其是汪氏可稱披荊棘為此經者闢一坦途矣

燕說四卷 清同治丁卯刊本

清史夢蘭撰。夢蘭，樂亭人，字香垞，道光舉人，敘知縣。事母孝，杜門好學。同治間曾國藩、李鴻章聘之，皆辭不就。所學以躬行為本，尤嚴於義利公私之辨。有迭雅、四書翼註、駢枝、輿地韻編、圖書便覽、識輔、藝文考等書。嘗以幽燕之間雜物稱名之際，往往荒童窳妄習其語，而學士大夫不能舉其字者，爰於涉獵羣書之際，凡遇載籍中有與鄉童諺謰語危辭相發明者，輒隨筆記之，積久成編，釐為四卷。其體例每則皆以諺語為綱，而以見諸典籍之詞詳錄於下。如卷一第三十一則，其綱云：言語煩複曰絮叨。引兩鈔摘腴以釋之曰：方言以濡滯不決絕曰絮，猶絮之柔韌牽連無幅也。今俗以言語煩瑣為絮絮叨叨，蓋本此。又卷二第十二則，其綱云：以手析物曰斯。引典籍以釋之曰：說文註：斯，析也。爾雅：斯，離也。詩云：斧以斯之。即析薪之義。呂氏春秋報更篇：趙宣孟見骫桑下餓人，與之脯一朐，曰斯食之。今人以手裂物曰斯，當用此字。俗作撕，非。云云是也。甚有一語博引羣書，必得其義蘊而後已，且時出精義，證通俗用字之譌。如云：高舉曰擡。擡音臺，俗作抬，非。抬，超之切，同笞，擊也。云云是即其例。由此編以推，方言知妄巷之誤，動閱訓典，習焉不察，遂忘其祖。編中或據前言，或參己見，證古今不無異字，秦越亦有同音，以雅詁俗，以彼證此，斯真韓非子所謂郢書而燕說者，因名之曰燕說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補後漢書藝文志一卷補後漢書藝文攷十卷（清光緒乙未刊本）

清曾樸撰樸常熟人曾慨蔚宗後漢書志既已蟬車軸司馬彪書有志而不志藝文七錄言袁松山書有藝文惜已亡佚而有志之士又無一人起而網羅總括以補其不逮者奚於治經之暇取後漢書本傳隋書經籍志經典釋文叙錄凡涉後漢志行寫出纔乃博攷羣書兼及二藏共得書五百餘部遂廼創立部目斟酌出入分為七志篇別內外成補後漢書藝文志一卷爾復仿朱氏經義攷之例徵其指義網其散失成補後漢書藝文志攷十卷補志一卷目曰自叙叙錄凡例補志補志計內篇六外篇一補志攷十卷其目計卷一至卷四為六藝志攷紀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緯侯等卷五卷六為記傳志攷紀史記雜史舊事雜傳地域等卷七為子兵志攷紀儒道陰陽法名墨從橫雜家農小說兵等卷八為文翰志攷紀詩賦雜文等卷九為數術志攷方伎志攷數術志攷紀天文曆數五行雜占形法等方伎志攷紀醫經經方神仙房中等卷十為道佛志攷紀道佛經附錄三篇一曰前錄一曰後錄一曰存疑紀新莽時人及三國時人蓋其所謂補後漢書藝文志者惟列著者書名與夫卷數而志攷則凡有關志中各目之文悉加搜索著於各目之下是以引用浩博堪稱名著考其所引皆為考訂之逸文訓釋之碎與文獻通攷中之經籍攷殆同一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二十一史戰畧考三十三卷清光緒己亥刊本

明茅元儀原輯清黎庶昌編訂茅氏撰有武備志一書搜輯前代權謀形勢占驗不遺餘力此戰畧致一編則取春秋迄元之戰事也此編為黎庶昌氏所編訂共三十三卷計卷一曰春秋卷二曰戰國卷三卷四曰西漢卷五卷六曰東漢卷七至卷十曰三國卷十一十二曰晉卷十三曰宋卷十四曰齊卷十五十六曰梁卷十七曰陳卷十八曰隋卷十九至二十四曰唐卷二十五二十六曰五代卷二十七至二十九曰北宋卷三十至三十二曰南宋卷三十三曰元編中於各史凡關於戰畧之文悉行摘出蓋茅氏以戰爭一道知古昧今通人所誚明今闇古瞶者所非是以古之為將者形勢奇變非臨陣而莫決先事預謀則堅持而前料自非平昔熟于史事審求其臨陣之跡而詳目前之營制陳法山川地理者烏可言此此是編之所以作也黎庶昌氏因光緒季年邊隅未靖朝廷方搆知兵之才以大其用而權謀營制愈變愈奇雖不必盡求合古拘於古法而其智謀計畫一出

奇致勝要皆不背古意爰取茅氏原輯删其繁瑣以公同好其自序稱若從茲而更致今日營制陣法山水地以及乘輪駕駛神而明之不惟為讀史之助亦庶為談兵者所許云惟其書第按時代依次抄錄不能提綱挈領以類相從使讀者滿目迷離無類可尋故所輯雖富倒殊非善

皇朝謚法表十卷　清光緒三十年刊本

清楊樹編。樹字珍林，安順人。謚法考一書，始於鮑子年旁採諸字，搜羅甚備。繼此則徐沅青、翁海珊並有增輯，王幼霞、薛小雲以前書體例礙於續修，更為編年，使後來易於從事，意良善也。楊氏終以體例前後未能畫一，因仿史表之例，以朝代為經，謚法為緯，重加編排，更為一書，庶增修既易，檢閱亦省。其目計卷一曰王謚，卷二曰公主謚，卷三曰貝勒貝子公謚、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恩將軍附，卷四曰外戚謚，卷五曰

藩王謚，卷六曰文臣謚，卷七曰武臣謚，卷八曰命婦謚，卷九曰外藩謚，卷十曰追削表。中次第一以會典所列為序，按皇朝通志謚法畧自清初載至乾隆四十餘年，極為詳備。鮑氏第所撰謚法考於慧哲宣獻通達諸王謚法，誤為封號。此編爰遵通志悉數補入。其有與通志官名不合并有遺漏者，亦加刊正。又鮑氏等之舊作於經畧大將軍等官有載有不載。楊氏業得謚之人皆有本官，其所帶之經畧將軍等官，原非常設，故悉行節去，至定南王孔有德等既不可列入宗諸王表中，又不應列入武臣表中，故遵通志另立藩王一表。凡此諸例，皆頗有見。此編卷首有楊氏自作序例，無年月，卷末有光緒二十八年清苑劉振鏞、光緒三十年宛平顧芳跋。據劉跋，楊氏之表未及付梓，出守蒲州，以稿囑劉氏踵其事。時值兵燹，因致停閣。至光緒二十八年始刊刻成書。據顧跋，表中經陸年莊、馮果卿、崔鼎丞皆從事修補，增入數頁云。是此表雖為楊氏原稿，而增訂者亦大有人在耳。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 ７
作者＝
页数＝８００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